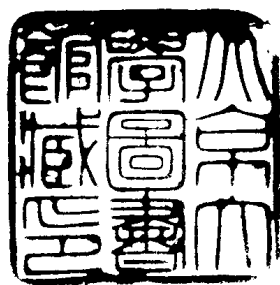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九册

史部第三九册目次

史部・别史類

明書一百七十一卷（二）

〔清〕傅維鱗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本誠堂刻本

史官傅維鱗　纂

志十六

邊防志

史官論曰書禹貢辨五服之等甸爲王畿侯比王中綏列外蕃而要荒爲戎狄於內外深辨其綏服二等曰揆文教奮武衛蓋其愼哉周人九服之制因之而要荒曰蕃爲鎮藩故書戒通道詩謹籓伐而春秋尤致嚴之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旨哉言乎乃周官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扼走集不廢險固之用而掌固司險于職事修守戰號戒者甚密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險用之大亦焉可廢哉戰國下衰冠帶之國爭蠶攻奪而燕趙秦皆瀕邊各築長城爲捍拒其後秦使蒙恬奮擊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逴山嚴塹谿谷起臨洮抵遼萬餘里築亭障蓋侯衛廢而邊防重天子之自爲守始此漢困平城後雖和親往往闌入殺長吏無寧歲即孝武出師征伐攘之幕徼然而憊矣晉衰之禍所不忍言唐因而成功而加戍轉邊多苦勞惟張仁愿入漠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而牧馬至今稱之石晉割獻之後宋祖每對侍臣欷歔激昂大加痛惋厥嗣不惟不能復燕

益例以至于亾嗟乎歷稽前代治亂強弱咸由邊而况明
耶明幅員綿邈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爲邊者九千餘里北
接朝鮮南連交趾守海者萬五千里諸例築堞障屯戍君
臣日吐嚼嗟咽於斯蓋有難以言語形容者夫梯航王享
蹂躪侵掠無攸於異古云天道無親惟德是助達人何常
愼德乃賓邊防之本在朝廷而不在荒徼兵興之間也觀
三代之書而後之爲治者可知矣茲採明之始終邊事輿
其籌謨之要者著於篇以俟後之評辨者覽焉作邊防志
明興汛掃寰宇際天極地輿拓四表遼遠萬邦而太宗郎
故奠藩地爲京師揭古冀北垂於垓埏之上崇山負海圍

擬崤函本太行輿鴈門諸山塞垣連絡據乎要險居庸東
折玉帶神嶺諸山環擁拱揖諸陵在焉故居庸爲京師北
門隸薊鎭薊舊鎭大寧郎兀良哈朶顏大寧福餘三衛地
爲藩鎭甚設循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所
謂渝關也控遏遼東爲遼陽鎭又東薄於海右轉循太行
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爲古燕趙之郊而宣府大
同宿重兵鎭焉宣府大同漢上谷雲中也而大同平川曠
野黃砂白草故敵患特鍾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中獨有
間道騎行可一人郎元兀八兒導別兵南牧處也紫荆倒
馬二關扼焉而重兵鎭保定扈京師又右轉爲鴈門寧武

偏頭三關隸山西起代郡外接大同內經太原北境西盡
雍河而鴈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右陝有三邊
四鎭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唐所謂三受降城
也在河北後內遷失險而延綏內徙榆林榆林險將勇士
力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
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獅雄鎭西絡寧夏固原二鎭寧夏
西北倚賀蘭而南東阻河守在花馬池包固原其中自敵
得套固原改開城州地益重與寧夏爲唇齒爲敵衝又自
賀蘭山直西至鎭番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漢所謂
河西四郡武帝置之斷匈奴右臂者也明初置甘州五衛

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京州衛於武威西寧衛於湟中又
置山丹永昌鎭番莊浪四衛列鎭河外外薄於沙磧而肅
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左番右彝肅州尤孤此皆自京西
右轉而循西以爲徼者也自蘭州南抵岷洮階文界西番
與四川接壤同其苦患又西南出爲雲南古稱滇南轉爲
貴州又東南轉爲嶺表中包湘楚跨百粵三江而諸彝獠
蠻僰猺獞苗狼黎鬱猓之屬各窟宅其中大者擁據連城
細者保恃深箐然稍奉約束聽羈縻而統于藩省撫巡示
威宣德而鄖陽蒼梧南贛爲重鎭自京師東薄大海泛登
萊包淮揚南際於閩廣瀰洋萬里通四瀆八表爲一瀦處

獨在倭此明之幅員邊圉設險守國之大畧也初太祖旣定天下卽元都設北平都司卽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立興營諸屯衛建寧藩其中與遼東宣府東西相羅絡爲外邊已遣魏國公達率列侯北巡邊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關修隘爲內邊故薊州西接居庸東負海盡漁陽盧龍稱雄鎭設衛開平置八驛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與和萬全爲要地遼陽旣下不郡縣獨置衛所墳之權衛事艮佐吉本衛地遼遠僻處海隅肘腋閒皆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撫軍民且益之兵於是置都衛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總轄遼東軍塡焉而遼陽開元有安

樂自在二州處保塞降彝於是大學士宋訥上策言今邊內旣安蠻彝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棄弗討則歲久茲患討之則士馬疲耗餽餉艱費非所以靖天下也陛下誠討安萬世則莫若固邊而固邊在足食足食在屯田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入寇後將軍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禦之單于爲引遁以四萬騎而分屯九郡碁布壘列而充國于其中統制之當時分畫槩可想見今諸將中豈無智謀勇畧如充國其人者哉誠選其良出屯邊東西約五百里隨遠近難易爲屯屯各有分地率所領衛兵耕作其中而時訓練之彼此相望首尾相應敵至則戰敵去

則耕此久長之策也上大善之命諸將屯練以備邊於是勅後軍都督言彝敵衆近塞兵衛未設故設兵守關今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爲守禦又敵遠遁而山海關又以戍守廢屯田養馬非計也自今一片石等關止存戍卒足瞭望譏逋逃而止餘悉令屯田當是時上以天下甫定垂意邊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凉寧夏至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各手勅勞諭令固疆圉諭遼東帥曰滄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旣寧期必戍守乃有盖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命北彝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舊冬十有二月寇我金州爾指揮雲等忠義于天苦同士卒以寡

敵衆遼盖諸將深謀扼險渠魁以獲朕甚嘉之勞海南衛指揮勅曰南溟浩瀚中有甸藩方數千里地多炎熱時多瘴雲卿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勞西凉指揮勅曰朕惟凉州之域北控□沙西南制戎羗爲烏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者退金風生爾禦邊勞甚朕甚閔之茲特遣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懷多仁以服戎羗勞寧夏帥曰寧夏之地背山面河□人介之以爲旅拒昔趙元昊用之梟大將軍掃清河漢今命爾守此關內之北門□人之前且卿其晨昏深謀無怠下至昌國守禦千戶所亦御札存問而勅大帥武定侯英言遼東邊軍已苦甚毋營繕盡其力

今後作軍皆勇力善戰之士柰何乎勞之近高麗表奏言
多不實聞彼自國中至於鴨綠江皆備軍糧驛各數萬石
且招東寧女直人入境此其意欲有為也朕觀高麗自古
時與中國搆兵今遼東擢之士因僞不即發沙嶺倉賑必
且啟招誘逋逃之心非完計也其止他營造立營屋以居
士十年後繕作未晚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
也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高麗龍州民自言遼瀕帥
衆降未審將軍嘗識其詐否人情孰不安土重遷豈有舍
桑梓而歸異國者此其詐也况中國始寧當養兵息民慎
毋妄生事開邊隙令外夷藉口傳曰毋納逋逃符至其朋

諭出境會士卒饋遼左有溺舟者上諭羣臣言昔遼地早
元時至富饒朕往至行省統焉以其地早寒土曠不欲以
建置煩民罷之立衛戍守歲輸餽非獲已中毋以為變今
聞有溺死者為終久不寨其議屯田圖長利焉而中書省
上言西北酋歸附者衆不宜處之邊當散之內地上曰凡
治胡人必順其性胡人地寒若遷之內地則去寒而即熱
失其本性易亂不若順而撫之使其歸邊地擇水草孳牧
異日可無五胡之變嘗命魏公達曹公文忠往山西北平
練兵諭之曰處太平者毋忘戰略荒裔者重守邊朕同爾
等起布衣定禍亂勤勞有歲似亦少休然念創業之勤及

思古人居安慮危之戒弗敢自寧今命卿等各于其地練
士卒葺城池嚴守備使邊境寧則朕無西北憂卿等亦可
高枕矣達等頓首曰陛下宵旰憂勤不忘武備古云天子
有道守在四夷臣等敢不恭命上復戒曰禦邊之道必以
持重若黷武窮兵朕所痛惡卿等念之而淮安侯雲龍中
山侯和潁川侯友德等以次遣皆臨軒諭遣巡諸邊諸將
意如此當是時制邊之策惟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專而
功成而山海夷獠怙阻險時竊發為暴上毋勅將軍往訊
輒戒之曰必無深入窮巢穴無逐利輕動但令自屏達喙
息無為郡縣擾可也而祖訓中典言四方諸夷皆限山隔

海僻處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也使不
自量而擾邊則不祥彼作宜捕逐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
輕用兵肆伐亦不祥甚哉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
一時利便興兵傷民切記其不可惟□戎密邇西北邊世
為患必選時練兵時謹備焉噫至哉訓矣始寧王王薊遼
太寧朵顏福寧三衛隸故獷悍力戰而戍卒皆中州選徙
之衆苦北地寒日夜謀思歸會朝廷削王三護衛而燕兵
起遂大師兼程趨大寧擁王與偕南招諸□及思歸戍卒
以從以大寧地許三衛戎使助戰戰疾力及改元永樂乃
遂徙北平行都司于保定為大寧都司而散與營諸衛于

京甸於是盡故大寧白雲紅螺地界三衛彝俾世爲外濟
巳封元裔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分其衆居苦峪城而關外
設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
東曰罕東左衛皆本西北彝爲號名設衛填焉而時遣親
臣大學士榮行巡邊巳守臣元孽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
數患邊上命榮馳至陝會彭城侯彬討之榮還言赤斤出
嘉峪關且千里地若險乏水草而餉艱又天冱寒士疲馬
瘠不可輒用兵且小醜當自歸不足患也上從之而老的
罕果自來歸時天子歲伐□往往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
太息曰吾殲此殘敵吾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

夏吾高枕可無事西北邊矣巳大寧既畀三衛彝遼東西
與宣府聲援不易通興和亦隨廢而開平失固然是時上
甚英武數伐□犂其庭敵益遠遁又死降相繼敵僵尸餓
息百蠻諸戎重譯奉琛固無爲議邊矣先是敵犯遼東都
指揮永禦之戰不力會入朝又匿不以聞上怒立誅之榜
諭天下都司衛所言諸有盜賊及敵聲息不以聞者鞭殺
官而下罪視此盖嚴邊臣欺蔽之誅如此江陰侯吳高言
山西行都司所屬衛以屯種妨團操請令團操便上諭兵
部曰團操急固當然食不足將誰與守宜視地勢險制多
寡之數陽和留十之四天城朔方留十之三蔚州留十之

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爲著令其重營屯如此又勅寧
夏邊將言寧夏屯所多敵猝至各屯孤必且先受掠苦可
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浚濠廣丈有五尺深如廣之
半築土城高二丈城開八門諸旁近屯財輜重糧草其中
無警則居本屯事耕牧毋儆有警則驅馬牛羊入城固守
以待援即寇至無所掠而邊完此特屯守事朕過計如此
諸戰守畫將軍其熟思盖周防至於此車里宣慰司土彝
與威遠土知州隙攻執之黔西平侯晟請討上謂兵部曰
兵易動難安一舉而易傷人必多且小彝固可以文告下
也乃勅晟責諭彝彝悔罪而解其時如古北路諸小關嘗

壘關內外沿邊皆築烽墩嘗遣書諭趙王高燧曰朕居北
京二十餘年每邊報至惟謹守諸扼未嘗遣人輕出昔少
山武寧王以元勳亦惟嚴守備慎防出入故無敗厥後凡
遇警第固守毋輕出兵而諸邊各險惡地皆祟石垣深濠
塹夯山皆戍守有警則傳大砲其戒禦若此宣宗皇帝自
爲太孫時從北伐習兵元年平漢二年巡邊破兀良哈之
衆□益警惕而上皆勅諸邊將言古人制戎彝惟在備邊
若城堡堅固士練糧足瞭望嚴豈患敵哉顧備者玩慢自
狠邊耳當是時邊民有陷敵中得亾歸者上念其脫萬死
自歸可憫優賚祿復家爲著令正統初天子幼冲皇太后

倚輔臣經大政朝廷清明都御史羅亨信巡邊遇□于安
與都督蔣貴用指揮安敬議留不進亨信直馳抵其營責
之曰汝受國恩厚今臨陣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乎且汝
獨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與死敵貴等色動而以芻糧不繼
爲解亨信即露章劾貴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乞誅以振
法於是命兵尚書王驥出行邊驥馳至甘肅閱邊備潤甚
莊浪永昌山丹諸路守兵少烽堠不飭軍無律而命亂慨
然嘆曰邊防如此而欲敵無侵軼難矣翼日大集衆轅門
問曰先年大軍遇敵於魚海先退者爲誰衆咸叩首曰都
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以狥曰自今遇敵畏縮前卻者視此

一軍股慄因謹斥堠整部伍申訓練利器械會敵犯莊浪
擊敗之選甘州卒五萬留屯而定爲更代番上法省輸邊
已乃還明年敵復入驥復出行邊與都督貴太監曹安初
破敵於鐵門關再襲於狼心山敵以走死時侍郎柴車總
陝西嚴都指揮能以其人冒功事奏罷所陞官能訴之上
上許復而車持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臣方有按覈以
肅法今宥能如餘人何詔鐫能秩而賜車金綺從二品秩
時參將石亨請科大同民三丁取一以戍邊勑軍餘盡撥
屯種量畝起科都御史亨信言敵方驕悍邊地磽薄民疲
困復驅使實伍勒令起科是絕其衣食之路而迫使逃亡

也揆今時勢宜布恩信以結人心人心得則邊圉固矣事
得褒其後王振擅權而雲南麓川彝思任發叛頻擾邊緬
甸彝自詭必得其要領請致師閫振欲示威遠彝於是命
定西伯蔣貴總兵太監吉祥監軍兵尚書王驥督大師討
之而閩浙盜起翰林侍讀劉球上言帝王馭彝狄不窮兵
於小彝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麓川連歲用
兵士卒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借令緬甸言果
信具得其首馘不過獻俘大廷礫諸市梟諸道而已而緬
甸彝必且挾以爲功將與木邦求麓川以爲分不與則致
怨與之則兩彝坐大是殄一麓川生二麓川也何益脫有

蹉跌又兵爭方始皇上慎重死四多所矜貸於天地好生
之心合而欲得一失地遠竄之酋驅十餘萬無罪之人就
死地以從之豈非過哉今北□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
歲增貢使以覘術仰包藏禍心未易可察而思任發依阻
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置豺狼而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
荒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宜勅尚書驥會思機發
削四面之地分新附之衆而宥其罪罷川廣貴州之師以
息民其西北諸邊將遣給事中御史行巡謹烽燧修墩堡
選將練卒廣屯田豊糧餉爲意外之防書上逢振怒死劉
獄中麓川本僻遠彝不當中國一郡發兵十五萬轉餉半

天下當盛暑行師而黔國公晟戰不利道病卒都督方政
戰死蓋大師三動連兵十年士傷死無算僅以破克而中
國益耗病振顧益驕都御史羅亨信言□也先屢生事爲
釁端此其發不遠宜預於直北要害增城堡爲備不聽已
也先寇大同振挾親征因遂有土木之變嗚呼閹之無良
乃禍抵此哉當是時天下幾搖賴廟謨而定語具四國傳
中方英宗稱上皇在迤北時敵挾至紫荆至大同已長驅
至京師西北關於是召宣府遼東兵入衛破敵固安總兵
郭登又破之大同敵北出塞都御史羅通襲破之栁羊山
時邊城覆陷而大臣有奏請留邊將守都城者諸邊孤危

□警旦夕至民大駭相訌棄城走都御史亨信督宣府學
劍坐城門令曰敢出城者手刃之而奮將士爲死守衆始
定會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
馬營不棄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敵騎何以薄
都城故邊關不固卽京師完亦僅僅九門完耳如陵寢何
如郊廟社稷壇壝何如田野生民荼毒何宜急遣居庸宣
府兵還鎮奏可而邊人差安當是時侍講劉定之疏十事
畧言昨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敵之入又不能遏敵之
出雖名關塞實則坦途蓋士伍單微亭障缺敗蹊隧縱横
而然非朝夕之積也宜增兵愼防繕亭塞障谿隧如古者

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縱横掘塹爲地網因其水泉隨
處停潴爲水櫃或多樹榆栁以制奔逐或多招土軍以助
官軍往降胡多留居京甸授官給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故昨或衝關塞奔歸故里或乘機便肆爲寇掠今宜乘大
兵方集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毋爲婚姻變其衣
服被以華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或以
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庶省俸給而無後憂是
時兵尚書謙以忠力爲天子所倚信柄國昌平侯洪奏請
遣都御史通出鴈門護行通意不欲行疏言謙洪本建此
畫獨委難於臣乞令與臣俱謙卽疏言今國家多事非臣

子辭難之日臣謙請山西事固當往請得行上不許仍命
通謙奏城昌平以衛山陵城臨清以襟喉漕河而獨石馬
營等八城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持不可曰獨石棄則宣
府懷來不可守宣府懷來不可守則京師孤矣命都督孫
往鎮邊給事中政以叅政贊軍於是安宿師龍門關且戰
且守而盛列上利害可興革者八條次第行乃設暖舖便
行旅均蔬圃給將士賻死扶傷興學練士請官給買牛種
摘戍卒不任職者驅之耕課歲穫佐興邊大權洽而兒先
既以大寧界夥諸彝裂險阻闌門庭時殘邊士而要官賞
自若喜峰密雲白羊諸屯僅縮縮自保在宣府會左肯

而勢孤在盧龍譬後背傴僂而前難任在遼海爲扼吭於諸陵爲左腹迫切憂土木之變三衛彝實鄉導以行及也先秋其主脫脫不花而自立遣使貢少保謙言也先惡不可悔其名朝貢或以憐我不可狃也獨議邊大同爲京北巨鎭爲山西鴈門倒馬諸關一帶藩籬而遼東宣府延安寧夏甘肅並稱要害一處稍挫互相搖動不可不備已都御史鄒來學議自永平山海至猪圈頭凡千三百餘里新營堡三十四墩塞百一十七營委指揮一員管束每二三營或四五營選把總一員提督之諸營堡內簡其銳分四屯駐操無事時不守關獨專訓練有警照平日所分信地

策應而輕健耐走知地里便藏伏者聚一營爲緩急使邊關重置關馬石墻布渠落使峻陡狹隘旁積木石而分撥梭填防之墩臺連絡烽火相望寇小至營各駐操毋動傳本所定策應營赴之寇大至始通調赴敵所至左右營掎前角後爲截勦計如此則我兵乘險伺便物力不屈彼衆雖黎辟蛇豕投穽中亦安所得肆哉其密雲東自河口至臺田峪路經八百餘里關七十墩臺百五十六營堡八其沿邊平漫地皆修削偏坡其關口倍薄增卑深壕塹守爲其分地一太監一御史鎭古北口若迤東則以都指揮主之迤西亦都指揮主之其潮河川龍王峪五寨地平漫難

隄防平居晝地而守然且不給飭有警何措今照石匣驛於東西地里適均饒水草可屯營處建駐操營其中取海運官軍及近京衛備京操官軍摘屯駐團操便而謙復爲上言大同民生長邊安便其俗習性勇悍慣戰而迤南諸戍衛所軍苦逃亾卽淸勾徒擾况滿軍不足因葬損民而大同之他戍卒詣臣言地方艱難得就近補伍願自備鞍馬誅殺賊自效不敢妄支糧賞臣愚以爲因政有經權而邊情有緩急今大同急矣如因人情之便而權之今大同等府僉附近軍實衛多則另立衛所分轄仍豁除其原籍衛所籍名册淸勾則士卒免離鄉背井之苦家室田作撫

卹而教練之一旦有警祖宗墳墓宗族產業之故繋其中心將樂戰効死其與調山西河南卒主客堅脆功相萬也皆報行當是時諸籌邊固圉之畫井井中要會故邊鄙不聳民忘大創焉時大同一老卒訟定襄伯登承勅命掛印總兵而副都御史年富倚風憲並坐專號令爲越職不法下尚書少保謙斜言昔齊田穰苴以布衣監貴臣莊賈軍賈違法穰苴立斬賈而破秦晉之師唐裴度以御史中丞督淮西軍所督者皆名王上公爲使相者也用平淮蔡朝廷酌古今之宜用文職大臣充提督自總戎而下咸聽節制號令賞罰得守便宜行都御史爲朝廷風紀之司於儀

伯無屬坐總兵官左固當且卒安得言而妄言撓軍當誅
詔誅卒蓋是時大同卒桀橫放不制如此矣徵廟畫無法
制主用豈復有軍哉時都御史秉督邊儲賦牛種給貧者
督之耕塞屯以起邊儲充足會瓦刺入貢秉疏言迤北使
臣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入貢外令存養宣府支草料
臣按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不過二萬石給我士馬尚
且不足其何以供敵往永樂宣德時敵使進馬官驗不堪
者令退牧塞地毋入境住劄得窺伺正統間許牧大同故
敵得詗知地險數犯邊今敵畜多恐其計不止為國費蓋
慎防如此已瓦刺以前所掠男女詣邊請易米朝報許大

口一石小口五斗事下敵不易秉口與之粟石軍吏以邊
制爭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為彝人俘耶專之而得罪不敢
辭也事聞上嘆賞已劾總兵紀廣上言邊圉孔亟不得以
微文掊大將下御史覈報詔秉還言官交章言以邊將故
還總督後無以明威秉得留天順中敵犯甘凉大學士賢
請起前都御史竑督軍明年叅政尹旻以敵退河開請罷
師議者僅有後警難之賢曰兵在外可暫不可久暫為地
久則老且敵安可常若虞其復來宿大兵不解是無終已
時也今陝民疲困已極不及河開時罷軍寬其供億民必
逃民逃則軍乏興雖欲久宿師無由也且今歲邊民不得

耕邊愈益匱當如邊何莫若勅陝西軍屯耕境上嚴為防
諸調卒盡撤可也師得罷固原土達滿四者明初歸附羌
也處平凉固原間令闢荒檄以居以畜牧射獵為生號滿
家營成化初為官司所名捕索之賄而反據石城數月有
衆二萬石城山四面皆峭壁高數十仞頂平廣可容數千
人詔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失利賊益猖獗詔都督劉玉總
兵都御史項忠督師與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合剿賊賊走
壁阻溪固不出伏羌伯忠怙勇前仰攻中矢石死軍驟督
師忠親自陣斬千戶以徇陳乃定會彗星出西方廷議洶
洶欲濟師忠上書言賊前四出攻剽傷害實多惡盈矣今

入山自保譬虎已投穽即咆哮無所用之我師憑仗皇威
氣直以壯今圍守甚固破壞可必無為濟師且京軍脆怯
即至無所用兵志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
卒以成功今彗西出殆其類也於是閣學士時敏然任以
為觀項疏曲折知賊不足平也已大兵移據水草以困賊
賊益困相持者百日賊定方事急時中議者扇訛言難自
持而賊氣驕日率驍騎日劫營冒陳大小百餘戰忠被甲
冒矢石親督師不少追文升頗嗤其自愛忠曰奉命討賊
久無成功死所甘心何謂自愛乎凱還具奏言固原延慶
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為賊巢穴為北彝所出沒此要地

當守而催一千戶所屑其間軍少勢孤此劇盜之所以陸
梁也州北西安廢城距固原三百餘里爲敵衝宜添設衛
所以塡之便奏可而事平河套者黃河北折入敵中已復
南所謂千里而一曲者也周漢朔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
夏赫連勃勃之統萬城唐張仁愿築受降城於此而宋趙
元昊據寧夏因以爲國固套三面阻河土沃饒宜產可耕
種南切近楡林東至山西偏頭關西抵寧夏幾二千里南
至邊北至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明初即受降
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邊兵登東勝城一憑望則
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遙敵匹馬一人不能隱蹤

城輒痛哭引去而套爲內地敵居沙漠河限之伺冰凍乃
入氷欲解輒去而邊人惟獨防秋冬春夏得以其餘力田
套中修城敵往來盜邊或窺遼東或犯宣大或走寧夏甘
涼甘肅伺間入非久輒去而延慶爲內地迫東勝內徙套
險固不守而敵始渡河景泰初敵乃犯延慶猶不敢深入
天順間阿羅出始瞯知河套地肥美時出入圍獵尚不敢
久居成化初毛里孩始劫中國人爲作使因入套遂駐牧
其中大同總兵楊信疏請勅閣學士賢主其議下兵部會
官議搜套務盡絕其本根且言秋方熟敵必入掠鄜延慶
慶間宜推擇將帥統步騎大舉疾入得盡平部諸召信還

受成筭會毛里孩寇大同陽求貢而罷於是自孤山至花
馬池千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不下五百餘里退無所
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勢分載糧而行則不繼遂棄寧
夏外險莫之守守南河矣又明年給事中程萬里言兵志
有言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毛里孩以土達嚮聚日夜伺
欲犯邊臣伏計河套距邊僅二三百里彼客我主以客就
主以主制客此可敗者一敵自恃衆強併吞諸部志滿氣
驕馳驅不息士馬僬頓此可敗者二比聞散逐水草兵力
四分此可敗者三誠選京師宜大勁兵四萬人擇驍將統
之嚴賞罰先諜知所在出不意徑潛搗其巢破之必矣當

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其事也今及寇未發宜早圖而
欲守則飭兵毋徒以文移故誤邊下廷議命吏侍郎盛參
行視議上方暑盛還言套地沙深水淺難駐牧春遲霜早
多不可田故棲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爲
長便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而
土兵助之事復寢後五年兵尚書白圭復發其議總督
御史王越欲儲敵且自爲功以延綏士卒衣裝壞馬死者
過半請暫休得面奏越既召而寇擁衆驟渡河掠武靖
及越刻日行會輔病越獨將諜知寇出它掠遺老弱于
可擊乃選精騎萬餘自寨齎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

伏兵數百人使休以待事行四日天未明至寇營縱火焚
其帳而萬騎齊躁之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牛羊器械
無算寇巢穴諸畜產畢盡寇聞自外疾走還則廬帳皆盡
乃相向慟哭而悉力追我師越結陣徐行殿者鬪與戰引
而南至伏中伏前後發掩擊大破之敵恚猶未懈再鬪再
遇伏乃大慟渡河遁自是邊無寇患者二十年而言官糾
以爲幸勝濫功上曰濫功固罪敵遠遁不無功部勿問明
年始加宮保增俸掌都察院事越抗言將士功大賞輕乞
移已官償之不報後以從大閤直出大同襲破威寧海顩
得封威寧伯翰林崔銑深嘆以爲越出奇取捷於邊功甚

偉夫忌功娟才心悖干戈戩諒哉先是延綏紀功兵郎中
楊琛言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營
堡疎兵少而套□數爲患臣訪有百戶朱長者年七十餘
自幼行游河套熟其地謂臣言套內地廣腴有鹽池海子
之饒葭州民多種食其壖地正統間寧夏副總兵黃鑑奏
欲於偏頭東勝河西岸起一顆樹至榆溝紅鹽池至寧夏
黑山嘴等處立城堡十三墩臺七十三東西七百餘里聯
隔一河而氣勢直與偏頭寧夏接爲扼敵而衝其腹心時
議者以地平漫難據已之誠將延綏一路營堡移置直抵
中雖不免暫勞實永世之利也詔會官議延安知府王[illegible]

言神木府谷等縣堡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闊疎撫按分
巡罕有至者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至衣食不給戰馬不
飼器械不修敵猝至譙㯹乞行撫按分巡官戢邊部兵尚
書王復行飭邊復疏言臣奉命東自黃河府谷堡西至定
邊營抵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幾二千餘里平漫多沙無
險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地錯互不均多寫遠
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顧在其外遇敵警傳報倉
卒卽調兵無及虛聲應援而已須改城堡增墩臺庶溝牆
高深足以防阻城堡寬大足積芻粟容客兵墩臺稠密聲
勢聯絡而緩急足兼應也詔允行當是時明初健將士馬

既盡敵入套盤結居內而塞垣覆在其外議者爭言修築
爲內防計矣其後都御史余子俊撫延綏行視邊相度邊
形勢往往徒步盡數千里咸得其要領乃畫便宜上報可
下於是大興修築先是正統中實始城榆林未設衛至是
子俊乃益廣其城增營堡置榆林鎭屯重兵而榆林遂爲
雄鎭已改尚書督宣大軍子俊具奏言臣熟觀大同地方
於宣府等而山川平曠惟車戰爲便遂大造戰車當是時
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亦修寧夏邊多完固而馬文升時
撫陝西人稱爲三巡撫焉弘治中朝廷淸明而中外皆搶
心體國爲經遠計馬文升劉大夏相繼爲本兵文升具疏

衡宣大同三鎭旣有鎭守太監而各路復有分守守備監
鎗等內臣三鎭關塞城堡遠者相距不過一二百里內官
至數十員毎員軍士役占並數千人大半多納月錢絕其
操練防邊鎭巡不能禁革因以掣肘乞取回以靖邊陲
平凉廣開城爲固原州設鎭置總督其中而都御史計進
督大同數條邊事上文升知進才輒覆允戎務修飭□□
小王子稗進名數貢馬爲好進善撫之故河曲無敵患而
內地稍寧然東勝棄已不復法久復玩邊墻日頹薄不治
而□□乩加斯蘭毎八月自西河入套中圍獵春河開出
剽宣大以爲常而承平益久兵益罷不任戰七年秋火篩

寇大同威寧勢猖獗京師戒嚴上亟召文升入便殿畫戰
守仍命保國公朱暉等率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
戰具敵尋引去明年犯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都
御史楊一淸從平凉率帳下兵五千人疾赴援至瓦亭遇
敵圍花馬池見軍容盛移侵隆德尋遁已而諸大臣議復
河套詔進楊一淸總制陝西三邊於是申復東勝條三策
上一議守守寇所必入一議戰戰寇所必敗一議攻攻賊
所必救疏畧言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今北
諸邊所患在兵多而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
不乘兵當合而不合甚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

往往墮賊計中將今沿邊至腹裏分爲四路以定邊與武
花馬池靈州一帶爲藩籬以石溝鹽池韋州萌城山城一
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鎭戎西安州海剌都一帶爲庭除
以安定會寧隆德平凉一帶爲室奥行令總副參遊分地
駐劄聲勢聯絡並力防禦分布旣定謹烽堠據要害守水
頭以待會寇始至謹毋與之爭鋒入城堡以避待其深入
左右鎭襲蹤而躡其後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寇
所欲當則堅壁淸野以老之使不得逞待其隋歸然後以
重兵衝其腹心出其後背晝則追鋒絕路夜則銜枚劫營
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且挫衄豈能

善其歸哉又言寇自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盈
橫肆無忌有年所矣今冬河凍必深入套自非撲擣巢穴
患未巳也臣非不知來戰去守爲禦戎之常犁庭掃穴非
帝王之得已况河套本內地而彼據爲巢此田中之禽利
用搏執因非稱兵于陰山之窟濺血于不毛之地喜功好
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爲今宜調宣大二鎭遊騎官兵於
延綏中東二路駐劄聽張安節制寇若止在套擾牧未嘗
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决不輕敵如仍前深入原擬中路
遊截之兵固壘不動行令東路參遊部爲奇正列車爲營
擇形便爲營務使聲勢相聯前後相望以進擣之旣近賊

壘畜勇疾前衝其腹心拾其羸而戮其壯役奪其鎧馬而
縱其牛羊大兵仍堅紮嚴備不許輕動伺我兵還而寇縱
突則或爲羽翼或爲後殿而霆擊之則我雖退而兵漸增
彼既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
而回則殿後使有餘勇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孰快于
此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勅兵部
詳議亟行已又言臣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陝
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
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漫衍城堡稀疎兵力
单弱一或失守敵衆拆墻而入犯環慶寇固原深入平鳳

臨鞏其間土漢雜處儻兵連禍結內變因之根本動搖誠
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中都御史徐
廷璋余子俊等修築邊墻敵不爲患邇自花馬池折墻而
入戕破內地姑葺邊墻爲不足畏寧夏鎮巡屢乞築濬提
督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總制尚書
秦紘僅添修四五小堡敵復自花馬池清水營深入焚破
曾不能少有禁禦臣始至鎮以坐談不如親見躬親閱視
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其急務約之四端修濬墻塹以固邊
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
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夫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

之蔽張仁愿之所以距突厥也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
之險矣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
遂使套中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固在彼而寧夏外
險反備南河此陝西寇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誠復
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
地歸我耕牧得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固其上矣卽不然
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雖非上計猶愈無
策醜寇聞之未敢輕犯而我得休養生息以爲後圖則東
勝又豈終不可復也哉故臣竊以城延綏至急也自延綏
定邊營迤東石澇池起至寧夏橫城三百里沿途墩臺間

多壞塞獨興武清水卜刺紅山四堡切近邊墻易於防禦
其餘城堡俱各絕遠聲勢隔越且垣低堡淺墩臺稀踈節
被敵衆窺伺中無大兵阻遏賊衆塡壑而進開空邊墻一
日可二三十處墩軍往往逃竄烽火不接縱使徵召客兵
而墻外平漫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無
險可據難以遏其初至之鋒長驅一日夜則已至固原參
爲今之計必於舊墻內外幇築高厚墻每里築臺三座
離百二十步傍堡於水草要害有水草處增添小堡高厚
丈尺畧與邊墻等他所空缺亦增築焉復濬壕塹設鈴索
張旗幟令連貫相應分委守邊者協同守備分轄防護其

定邊安邊迤西責成巡撫都御史依所計度應築者築應
剷者剷一體修治務使邊有備而腹裏無虞萬全之謀也
至若寧夏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溝塹之阻顧西設寧夏一
衛東止花馬池一千戶所敵大舉必從東入不惟無險可
恃抑且兵力單寡宜添設衛所屯耕防守則勢不偏重而
邊墻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惟是靈州北臨虜套西
控大河誠寧夏之襟喉中原之門戶寇賊出沒之重地也
靈州不守則寧夏爾為外境而環慶勢孤無環慶則無陝
西矣臣頃巡視城池壕塹悉皆廢弛夫以寧夏之地上無
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失今不圖將來內變不止敵情

當慮而已洪武間有土達土民六百餘戶自歸設守禦所
緩輯給之田地草場使得耕牧徑屬陝西都司一遇有警
土達輒自備鞍馬報效累有克獲後奏革本所遂隸寧夏
土民亦隸寧山衛經歷司所司不知存恤草場為有力者
豪奪馬匹站死不復追賠人畜彫耗死徙居半又於所屬
路阻黃河寇賊外侵科差內擾控訴無所自非靈州改設
守禦所如故而土民聽本所吏目帶管欲撫綏無由其環
慶兵備副使止轄慶陽事務猶甚況兼理靈州鹽池距慶
陽遠實難遙制乞改駐靈州練軍理訟撫安土達兼理鹽
課聽陝西寧夏巡撫節制則軍民免十羊九牧之擾土民

有趨利避害之望又韋州地廣實寇要衝今城池坍塌守
既不嚴戰乃無兵況密邇螺山慶府墳塋在焉先年恭王
墳為寇掘發自非添設常備之兵貽患未已而慶府中護
衛若儀衛司校尉舍餘別無差用比之秦肅二府千里備
邊勞逸懸殊今若責於韋州操守保障最為長便且以慶
府擁衛之人保其先王肢體之地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
義兩盡自難他辭又考按圖冊兼廣詢訪寧夏橫城北黃
河東岸舊有邊墻俱棄不守乃於河西別築墩臺由是套
賊多寡遠近緩急無自覺知又因黑山營被寇攻圍遂移
平寇而平寇遂為極邊要害居民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

撲捉墩軍窺伺城堡乃寇犯常事顧吾所以待之何如耳
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也今河東墩臺既
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墩堡獨不可盜乞之乎敵
窺黑山遂棄不守使賊近窺平□亦將并棄之乎然則河
東邊墻墩臺誠宜幇築與河西烟火相接而黑山則挑選
精銳屯宿按伏為平□聲援則封守慎固之道也但陝西
財匱民勞修邊之議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
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恤自
古之舉大事者未有不一勞而後永逸者也世之論邊者
主於戰以為功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三軍策勵將

七修車馬備器械儲糧餉明斥堠以待敵之逃塞當督率
諸將共行天罰雖成功在天所不敢必而臣不敢避也乃
今顧以邊墻爲言者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套中無
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欲及時經理毋貽
後憂爲耳皆奏可而一淸銳意經理凡糴餉約費銀十餘
萬起後約費銀十六萬及諸犒賞藥餌木石之類亦計處
周悉會孝宗崩正德改元逆瑾專政以修邊過費繫治而
功止四十里訖不就嗣是北□亦不剌阿爾禿厮兩種與
小王子相讐殺因據西海屯朔方而河西之有寇始於此
河西遼東堡塞諸奚□日漸携貳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宿

益多力益分財益匱而中國日益困邊臣建白利獨在修
邊或云進幾里扞敵或云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敵患日
進四年入犯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十年入馬蘭谷
塞殺參將陳乾深入固原平凉嘉靖初敵復入花馬池大
掠西安鳳翔起一淸以少傅兵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邊務
召還內閣四年敵掠陝西塞六年敵入寧夏塞尚書王憲
督師都督杭雄總兵擊却之斬級三百七年敵大掠寧夏
起尚書瓊總督陝西邊瓊請於花馬池至定邊營八十餘
里修邊墻禦敵墻成據要害且堅厚可乘至今人稱爲王
總制墻於是慶敵所從入饒水草之地集將校緣邊敵遮

墻輒難用弩砲火器擊射之敵被傷去已兵尚書承勛言
曩河曲所患者獨土魯番耳今亦卜剌又深入巢西海與
犄角爲寇故今陝西邊患延綏固原爲最急又甘肅軍餉
專仰河東宜及時糴粟貯蘭州爲河西備至於莊浪實二
敵出入所走集宜繕寨設屯以隔絶二敵相通之路又兀
良哈最近京師善撫之卽屬彝不善撫卽門庭之寇也宜
謹其術御又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
起曠日持久釀大患且成交阯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或歸
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皇上覃思經遠豫定廟
算用人理財以保固社稷吏尚書萼以宜大楡林遼東饑

亟請上優恤以大慰其心且言寧夏地宜五穀兼魚鹽之
饒蓋黃河在天下皆害於寧夏獨利也故本色粗足而邊
於歲支不敷遼東土曠人稀宜營田副參所轄軍不必聚
屯城中資私役令各擇肥美據形勝而營先年李承勛行
巡邊見故與水縣地肥美立三大營以耕而大路之寇遂
絶見瀋陽地肥美而寇時入掠妨農耕築墻包山立臺其
頗以守望瀋陽人今利賴之蓋營田之法視屯田尤便宜
小試小效大用大效宜大寧夏宜皆可行而主於積粟實
實邊如國盛時蓋一時大臣經國如此其後□吉囊俺荅
二酋者兼與諸戎解讐結約數爲中國患而大同軍數叛

主戌總制大臣逋逃走敵中者數千人敵擇其狡健者多
與馬牛羊帳幙奸遇之細者爲僧道丐子出入詗我邊西
至甘凉東至山海並邊垣散入諸言語衣服本華人入市
廛無間至乃時時潛入京畿爲內間探者猶相從問訊應
唯唯已忽抽刃躍起賊殺人人乃驚走而敵騎如雲四塞
至矣民無所得避其尤桀者高懷智李天章趙全之倫各
擁衆數萬前寇軍每入塞恣深入居戮得意去終莫能禁
禦也蓋是時敵多從大同卒入大同與大同卒約我無爾
掠爾聽我南我歸且遺爾輜畜買賂與結約折箭爲誓去
而深入陝西河東諸內地爲寇災雲中上谷無寧歲其後

柄國者益放濁邊文武臣冐功掩罪必以賂邊備大圮雖
大臣總制邊功見簡書可稱述者代有然適保疆圉能毋
失敗而止他莫能悉也十八年上幸承天命尚書樊都御
史伯温行巡邊出帑金五十萬大賚還伯温念五堡在大
同北川原漫衍難守當築也前都御史張文錦規築而事
僨由措置失宜後繼者閉目搖手不復爲五堡計則戀廢
過矣於是以紅寺舊堡適當諸堡中而規狹小不稱閉展
之得多宿軍爲諸堡走集名弘賜堡以紅寺西護堡村爲
紅上布袋等溝通敵蹊閒也於村創堡爲鎮□堡以沙河
舊堡在河北陷於泥中而河南好女村北距河險東與燕
村等堡相難絡也築之名鎮河堡以南原舊堡溝坐崎嶇
難援也稍西南車房地高阜肥厚創鎮邊堡以鎮城舊無
水泉難守稍東爲鎮川堡五堡成中有平山可憑望虎賊
乃於上築會邊堡蔵兵守之二十三年兵侍郎翁萬達行
脊邊發卒分地乘障時邊備久弛萬達既部遣已尋遣健
卒數百閒行察動息以硃和油資以筒中均給之約曰諸
堡壁無守者第硃署其處勿復問明捕論而予卒得所署
書各圅縛聽効治由是人人震恐無敢去障者八月□大
入則徵諸將兵逆擊而令材官善射者夾道伏□挫頊引
去上賜璽書勞焉於是萬達察殘傷哭死士東自老營堡

距滑石澗築邊墻二萬丈大同宗室充灼謀開敵則當援
指大同將周尚文發之詔擊充灼論如法諜報敵犯宣府
欲奪居庸關萬達曰敵素以宣府諸將易與耳今盛氣入
其鋒不可當則檄尚文部銳卒代將時尚文老矣尚健鬬
與士卒同苦樂士願爲之死得檄即馳赴力戰者三日夜
萬達從壯騎數千赴之會大風車戈柴亟進距敵四十里
而軍敵大驚曰翁太師至矣解圍去進兵部尚書丙午虜
敵深入陝西大肆殺掠時總督侍郎曾銑奏議復河套明
年河西總兵咸寧侯仇鸞爲奸銑發之詔逮鸞鸞誣銑行
賂掩敗冐功妄議復套搖闗中人心遂亦逮銑下詔獄將

大學士言是銑議而大學士嵩素忌言深傾之因落言少師以尚書致仕乃織坐銑交結近侍律并逮言死西市敵益安套無復再議矣其後敵犯京師既退僉都御史王忬請於都城築外郛使附郊人得寧居廣置村堡使野民得保聚無遺鹵禽設總督薊遼保定以供衛京邑與涿州昌平密雲爲四重鎮各置大帥重兵有急得相爲援奏可次第行如章而薊州置總督已以副都御史督大同又以侍郎督薊遼與宣大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移薊保兵爲外守而結好朶顏諸屬彝甚恩北邊賴之隆慶元年冬□破石州城大掠而去上日講畢問大學士徐階等以石州陷故諭令選將調兵加意防守給事中魏時亮因上言陛下憂及敵犯於日講後延問輔臣仰見加意勤政願益推此心遠法帝王無怠無荒近法孝皇召問大臣則敵患不足平矣三年薊遼總督譚綸奏沿邊三協增築敵臺三千座而以曾經招謗乃臧築臺一千六百座而大學士高拱陳邊務八事毀最邊吏積餉修險練卒鍜甲督屯理鹽養馬招降皆以數課計其功罪而遂嚴飭諸邊力行之其後有鐵嶺李氏者本朝鮮人至成梁父子於萬曆中以斬級功封寧遠伯遂總鎮遼東地欲比雲南黔國故事至三十三年春與巡撫遼東都御史趙楫欲將鴉鶻關外張其哈喇佃子等處居民招來內徙以邀功賞有沮之者輒大怒䟽而甘心焉其年冬遂逼內遷幾至激變復陰令廢弁韓宗功率兵丁假彝叫囂逐之隨焚其室廬毀其器用時冰雪寒冱遷者死無算凡少壯強有力者逃之塞外者十四五僅得老弱孤貧者六萬餘人皆派於全遼二十五衛安插奏聞而其時總督蹇達及成梁楫以招徠功厚賚有差遂棄高腴數百里未幾陷撫順失清河而邊事遂不支云

志十七

經籍志一

史官傅維鱗 纂

史官論曰夫經籍者譜微言繹大義所以繼絕業于往哲啓方悟于將來也其于王事經緯天地炳麗辰常使日月久其照剛柔得其止觀文以化成天下恒必由之故大訓陳于東序藏書掌于柱下籍氏以名其官執秩以修其令若易象春秋之觀不備墳典丘索之史不良則王道不亢矣昔漢懲秦灰往往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石渠天祿

之藏使諸儒較論同異天子親臨觀稱制決之彬彬盛矣沿及魏晉代有右文劉之七略荀之四部其最著也若夫篇第甲乙筆分斑玉縹囊緗軸踵事增華珉篆牙籤藏書競餙于蒐苑均為干城在聖道不無小補要以六藝之作興壞在人盛衰在天雖石室金縢之固一盈一虛如蹇舟焉惟一代好文之主手煥天章如漢祖之躬受新書唐宗之親裁帝鑑而又推情與下樂道不勸或賜侍稽千卷或送至甫一車使遺書復出于人間壁簡載傳于伏女此則上好下甚觀文以化成天下者也明興太祖有御製文集大誥誥民寶訓訓子孫而制作鴻備逮邁前代至業輯大典表章性理大全諸書尤在太宗宣世之間更多裒集其餘列局編纂職在史官賜書獻納載諸國乘雖負圖訪篋之代何以加焉而天府所珍實稱雄富爰錄其梗槩以冠來禩至於家握靈蛇人矜龍虎著成一氏藏之名山及列之市肆者充棟汗牛莫可紀極茲不具贅焉作經籍志

太祖于未即位時即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始可得而見如此表章六經開闡聖學實有功後世吾每無事輒觀孔子之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

萬世之師法也洪武元年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巳命學士朱昇等修女誡二年上以祭祀為國大事乃命禮官及儒臣編集郊祀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為鑒戒者為書曰存心錄二月詔修元史以宋濂等主其事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于後世故一代興衰必有一代之史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故□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至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干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臣言不見用以至土崩其間君

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凡有可述詳著于
篇毋溢美毋隱惡務合公論以垂鑒戒而元紀及至正三
十六年事尚闕乃遣儒士歐陽佑等於北平等處訪求之
八月元史成共明年二月復續修元史已詔中書編祖訓
錄及禮書三年大明集禮書成凡朝會燕享樂舞升降儀
飾制度名數悉備計五十卷頒行之十一月大明志書成
以儒士魏俊民等編類天下州郡地理形勢及降附始末
成皆授以官四年御史臺憲綱成上親爲删定七月上覽
存心錄復命贊善劉三吾等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
臣下者爲書曰省躬錄五年禮尚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

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及奏事簿籍宜依會
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考從之六年春命孔克表
等取諸經要言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知聖賢
意旨乃親釋二章以爲準成名曰羣經類要已命陶凱等
采摘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曰昭鑒錄以
賜諸王四月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五月祖訓
錄成上謂侍臣曰朕爲此書蓋所以垂訓子孫朕創業艱
難常憂子孫不知所守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
克成編後世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違祖訓
蔑日矣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愼國政

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營繕供用親爲序七月詔
宋濂搜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爲辨姦錄頒太子諸王是年
承旨詹同等請編大明日曆明年五月成自上起兵至卽
位及六年癸丑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施設
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詳合一百卷而宋濂又
請如唐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後世
上從之於是分四十類自敬天以至制蠻爲五卷曰皇明
寶訓自是後凡有出政史官日錄續之冬孝慈錄成詳定
喪服之制已御製道德經註成上謂儒臣曰朕觀老子所
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之類於養生治國之道大有所助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
朕因註之以發其義是年詔禁四六文詞因取柳宗元代
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頒爲天下式八年學士濂取
上所行關於政要者成書曰洪武聖政記三月洪武正韻
成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等以中
原雅音校正之其時有陝州人獻天書斬之御製資世通
訓成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次臣道次士用民用商用
等十一章皆申戒之意詔刊頒之十二年春秋本末成先
是上以春秋本諸會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
始難于考索乃命文學傅藻等分列國而類聚附以左氏

傳首周次魯秩然有序十三年胡惟庸敗上命翰林史官纂錄歷代諸侯王以下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成命名臣戒錄頒布中外之臣使知所警是年寰宇通志成書以天下道里分方輿爲目凡八十六年上將享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召吳沉等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三者盡而人道至矣第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以類編輯庶便省覽書成上大悅賜名精誠錄十七年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是時有盱眙人獻天書命斬之十八年編書傳會尚書陳氏蔡氏二傳并古註疏彙爲一書

御製大誥成示天下先是元綱大紊上每嘆曰華風淪沒彝道傾頹自即位以來制禮樂定法制改衣冠別章服正綱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使民曉然知有禮義莫敢犯分而撓法乃著爲大誥示天下又曰忠君孝親治人修己盡在此矣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頒之臣民永以爲訓十九年大誥續編成又作大誥三編皆頒布中外命儒臣修志戒錄以補臣戒錄之遺二十年御註洪範成語劉三吾曰朕觀洪範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原于天道驗於人事帝王爲治之道也朕疏其旨以便省觀三吾頓首曰皇上明聖道以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在此註矣頒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之已命禮尚書李原名等編禮儀定式明臣僚尊卑之宜成頒行天下二十一年頒武士訓戒錄二十三年詔刊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有未當者命官復訂前太常博士孫吾與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本刊行之曰定正冬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善本命書坊刻行二十五年頒醒貪要錄於諸司取文武大小官歲給祿米之數以米計穀以穀計田與其用力多寡爲書頒布中外使食祿者知所以恤民冬永鑑錄及世名總錄成二十六年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册以著成法恐

後之涖官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吏部同翰林儒臣倣周禮作書曰諸司職掌是時藍玉敗籍其家上見其服舍器用多僭踰乃召翰林稽考前代功臣封爵人民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編輯爲書曰稽制錄二親爲之序以頒示功臣用遏其侈心云二十七年詔訂正蔡氏書傳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賜名曰書傳會選命士子肄以應舉而永樂中刊大全後此書竟不行是年修寰宇通志時陝西一士人上仁政書上覽之謂侍臣曰既曰仁政則必當愛民何故所言皆勞民傷財之事自相悖戾彼山林儒生不深究事體然立

意可嘉不必指瑕以杜言路賞而遣之有道士以丹書獻
上却之侍臣請留觀上曰彼所獻者非存神固氣之道即
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政
治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仁壽豈獨一已之長生耶若受
之則迂怪者爭進矣故却之毋爲所惑二十八年頒祖訓
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勅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
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
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
之君生長深宮未諳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
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

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
如漢高刑白馬誓曰非劉氏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
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亾此可爲深戒者朕少遭亂離
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
制立法革□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立爲
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祖訓頒行天下諸
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
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已命儒臣編禮制集要又編洪武
志其書述山川都邑宮闕壇廟甚詳三十年大明律誥成
又須所輯爲政要錄是文即位尤急儒修購遺書中舊典

日惟汲汲不遑逸元年正月命禮侍郎董倫等爲總裁官
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方成而燕兵起太宗入金川覽之以
知府葉仲惠纂修處有指斥燕事爲逆論死籍其家乃復
以曹公李景隆等重修太祖實錄九年復命姚廣孝等三
修太祖實錄極詆建文君臣之非及賞乎倍厚元年分遣
廷臣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太祖御製者皆送官錄
進既裒集成書門太祖御製文集已命解縉等修古今列
女傳二年命儒臣編自古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曰
文華寶鑑二月命修補國子監經書板十一月解縉進所
纂韻書賜名文獻大典三年仁孝皇后內訓成書凡七十

八册又著夢感物說又著希有大功德經八十七卷四年
遣使四出購求遺書諭之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
與之庶所得者多五年永樂大典成先是令解縉等於天
下古今事物散在諸書備輯自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
之書備輯爲一書上覽之多有未備者乃復命姚廣孝等
纂修及繕寫者殆三千人歷四載而成計二萬二千九百
卷一萬一千一百本十二年上諭侍臣曰五經四書皆聖
賢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
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
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

有統會爾等亦聚類成編二書務極精備庶埀後世乃命
胡廣等開館於東華門外光祿給饌明年書成命名五經
四書大全十四年編輯歷代名臣奏議書十五年仁宗在
東宮卜筮專用揲蓍而斷以周易因命楊士奇纂朱氏本
義要旨爲一編既進因名周易直旨既而士奇又曰周易
雖爲卜筮書而文王周孔義象十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爲
君爲臣之道悉具請編輯以進踰年上之賜名曰周易大
義是時徐好古進尚書直旨金幼孜進春秋直旨仁宗皆
命留覽十六年纂修天下郡縣志十七年爲善陰隲書成
書列百五十六人事十八年孝順事實書成書列二百七

人皆須行天下帝自製務本之訓以示皇孫已命羣臣編
神仙傳十九年楊榮撰皇都大一統賦以進洪熙元年勅
修太宗實錄誥天元玉曆賦宣宗即位時御製如憂民吟
酒論猗蘭南有嘉魚詩憫農詩捕蝗詩招隱詩招隱歌之
類不可勝紀匪念切民依則君臣相悅文章之治獨此稱
優元年閏七月詔修仁宗實錄以英公張輔等董其事宣
之曰國史貴詳卿等宜盡心五年成太宗實錄一百三十
卷實訓十五卷仁宗實錄十卷實訓六卷御製帝訓自君
德至藥餌共二十五篇時有獻歷代紀年圖者上覽既稱
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

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天下而亦享
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
上曰國家創垂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
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宏遠所
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爲逆刼掠京城曾
無匡濟之功至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
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
於淪溺並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
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侍臣皆頓首服七年御製官箴自
都督至儒學箴凡三十五篇已上又以載籍所記前代外

戚及臣下善惡足爲鑒戒乃采其事爲外戚事鑒歷代臣
鑒頒賜羣臣正統三年宣宗章皇帝實錄成四年刋布憲
綱於中外十三年五倫書成先是宣宗嘗親采經傳百家
嘉言善行之有關於五倫者類分爲六十二卷命曰五倫
書至是上追承先志乃成之副都御史吳訥進性理羣書
補註納之景泰中勅儒臣纂修宋元綱目復命禮部纂修
天下地里志吏部侍郎李賢取君鑒中二十二君行事最
切要者集爲鑒古錄上之上覽之問內侍王誠曰此奏欲
何爲對曰欲陛下學此數君耳上領之天順二年勅翰林
官修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修天下郡縣志未成景泰

中修寰宇通志成而未刻至上復辟乃合二書而成之凡
九十卷府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
成化初進英宗睿皇帝實錄附郕戾王九年命儒臣校訂
朱熹通鑑綱目梓之以傳已復命大學士彭時等復纂宋
元綱目侍講尹直請萃聖朝儀文法制爲令編從之十五
年禮侍郎周洪謨進所纂疑辨錄言四書五經雖經朱熹
註釋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誤者乞再考訂上曰昔太宗時
已有大全諸書頒行已久不必更十八年御製文華大訓
成其書綱凡四曰進學曰養德曰厚倫曰明治目凡二十
四以授皇太子已命太監杜福友於江南民段銓取截江

綱古書一部及廬岐僧院取刻縣觀音羅漢像尚書王恕
諫不聽二十年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朱子四書集註來
進上以狂妄罪之二十三年掌國子監禮部侍郎丘濬進
所著大學衍義補上覽之大喜曰是書考據精詳論述該
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進尚書掌詹事府弘治改
元勅修憲宗純皇帝實錄四年成十年命修大明會典上
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於一乃勅大學士徐溥等修
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
頒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於職
以備一代之制十六年命翰林官修歷代通鑑纂要前後

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留覽正德元年勅大學士
劉健等修孝宗敬皇帝實錄四年成其時劉瑾專政以私
治中纂修會典壞祖宗制書雜以新例悉毁之旣修者官
有差嘉靖改元命修武宗毅皇帝實錄乃撿正德間留中
不報疏八百六十餘本付史館明年成四年御註周書伊
訓篇無逸篇弁太祖所註洪範篇令儒臣復通加詳釋曰
書經三要大學士費宏請修獻皇帝實錄遂取長史張景
明日錄越錦等各存嘉言善行錄及部存謝恩存心諸疏
宣付史館及成宏等推避不受賞以爲皆興邸太監張佐
等日紀之功乃各予世職酬其勞五年時福建建陽書坊

刊刻多訛恐按御史楊瑞等請差官校勘上命侍讀江汝
行往校已編修孫承恩編尚書善惡事爲詩上之賜名鑑
古韻語十月頒獻皇帝恩紀詩集乃受命分封之國感遇
宗錫予之恩而紀之凡七卷又含春堂稿則未之國之詩
凡五卷六年命重刊大學衍義上親製序文工部尚書張
璁上大禮要畧先是上諭禮部曰獻皇帝尊號已定世廟
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全書特命儒臣重加編纂以成一
定之典璁遂自纂大禮要畧二卷以進上命付史館[illegible]
勅上命張璁桂萼等纂修大禮全書旣成名曰明倫大典
十月重修大明會典先是會典廢上謂侍臣曰會典或有

錯誤朕覽不能無疑恐不復則後無所考宜會官修復以
成一代之制七年命編纂御書文禮如貞觀政要洪武聖
政記例曰嘉靖政要以張璁領其事上允錦衣衛千戶沈
麟請校勘歷代史書頒布天下六月明倫大典成刊行天
下南吏部侍郎湛若水進所撰聖學格物通一百卷上嘉
賞之後又進二禮經傳測學士許誥上所撰通鑑綱目前
編圖書管見太極圖論詔留覽八年重校大明集禮刊行
之同安縣儒士李如玉纂集周禮會註十五卷令其子龍
闕進上命有司以禮奬勸給官帶復其家太僕寺丞陳雲
章進所著書傳太學疑中庸疑夜思錄上以其謬言滑亂

經傳斥之初太僕寺丞何淵進太廟世室說希進用及大
典刱而不錄淵乃集其說爲五卷上之上怒其瀆降永州
衛經歷十一年重刊二十一史前國子監原無金史遼史
上命購求善本刊行之十三年太康儒士安都進所著十
九史節畧四百七十卷上以狂妄命毀之十五年命集列
聖寶訓二十年都督陳寅進所編皇考聖母御製事蹟上
嘉賚之命承天府督工尚書顧璘聘文學纂修興都志山
西遼州同知季文察進樂書報留覽二十三年上命刊行
獻皇帝躬集醫方選要四十年詔重刊衛生方四十一年
命重錄永樂大典四十五年史館進承天大誌上以先爲

太常少卿丘岳所請至是書成進禮部右侍郎餘賞賚有
差隆慶元年勅修世宗肅皇帝實錄及寶訓纂集御製文
集詩集給事中王之垣進承天基命紀錄事實三十卷上
留覽三年東莞陳建私輯皇明資治通紀給事中李貴奏
其謬誤上命焚燬之俾史館勿採命頒示藩條例於諸王
府重修吏部員外郎李默所撰大明輿地圖總河尚書翁
大立上五患十二圖書上留覽萬曆元年詔修穆宗莊皇
帝實錄明年成大學士張居正進帝鑑圖說四年重修大
明會典六年宗藩事例宗藩要例書成頒示各王府十六
年命經筵勿講貞觀政要上曰太宗多慚德此書何足[illegible]

詔府國子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景皇帝實錄
上允行二十二年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四十五年纂
修玉牒成熹宗即位詔修神宗光宗實錄頒行欽定芳格
二年十月重修玉牒成四年詔儒臣校訂大學衍義補以
進五年命各省樓購誌傳奏疏文集等書附進表朝覲官
齎進以備省採命纂宗藩限祿書成六年進三朝要典訓
稿神宗光宗實錄副本六月進三朝要典書詳列挺擊移
宮紅丸緣由及章疏甚悉命藏皇史宬刊布天下命毀廣
西副使費學佺所纂野史紀畧爲與要典相反七年神光
二宗實錄成崇禎元年詔修熹宗悊皇帝實錄二年頒欽

定逆案書於天下三年命增修大明會典四年命重刊天
下賦役全書命儒臣修六字格言九年命大學士徐光啓
同西儒修正曆法成名崇禎曆書
殿閣皇史宬內通籍庫藏書
制書一百六十七部　易類一百九十部　書類六百五
十七部　詩經四十二部　春秋類八十部　三禮類五
十七部　禮書五十八部　樂書九部　諸經總錄四十
部　四書類九十一部　性理類一百十七部　性理附
十六部　經濟類九十三部　史類一百七部　史一百
二十九部　史雜一百三十六部　子類六十部　子雜

二百三十八部　文集六百五十二部　詩詞類四百八
十八部　類書一百八十部　韻書八十五部　姓氏十
四部　法帖二百零九部　畫譜六十八部　政書五十
部　刑書二十九部　兵書八十二部　算法二十七部
陰陽書二百九十六部　醫書一百八十九部　農圃
十四部　釋道書不具載　舊籍原無卷數今仍因之

制書

皇明祖訓　祖訓錄　祖訓條章　大明寶訓　皇明[illegible]
[illegible]訓　大明宗譜　大明譜系　大明帝紀　玉牒　御製[illegible]
文集　御製文稿　御製詩文　御製詩集　御製[illegible]

御製豐年詩　御製詩篇　御製大誥　御製戒酒文
御製祝文　御製戊辰集　御製顛人傳　御製書註
御諭　御製尚書註　御製道德經註　御製洪範註
玉音　御製武臣大誥　御製詞　御製資世通訓
御製徐武寧神道碑　賜諸番詔勅　賜諸番書　御製
追贈誥文　勅文武羣臣書　御寶書　御製大訓條目
文華寶鑑　御製册文　各處衛所官誥勅　御書文
傳　聖學心法　御製由明五常勅　誥李善長文　御
製長孫訓　御製務本之訓　洪武聖政記　孝慈錄
孝慈高皇后傳　儲君昭鑑錄　仁孝皇后夢感經　爲

善陰騭書　文華進講錄　仁孝皇后勸善書　孝順事
實　仁孝皇后內訓　歷代臣鑑　新編類書　欽定五
經四書性理大全　勸世嘉言　新編令要　新編禮書
新編歷代故事　新編琴書集成　新編相鑑　歷代
君臣事實　仁廟御書阿彌經　勸善文　省躬錄　忠
義錄　君臣昭鑑錄　雜錄　存心錄　精誠錄　臣戒
錄　翊運錄　鐵榜文　貞烈事實　昭鑑錄簡畧　[illegible]
王事要　稽制錄　武臣鑑戒錄　古今列女傳　外戚
事鑑　鹵簿圖　歷代公主錄　功臣鐵券文　直註古
今列女傳　外家積慶圖　永樂大典　納徵傳制[illegible]

圖　大明禮制　大明集禮　洪武禮制　禮儀定式
皇朝禮制　國朝禮制　禮制集要　稽古定制　冕服
圖　朝服圖　命婦朝賀禮儀　喪禮儀注　冠服圖
朝儀　親王婚禮儀注　喪禮祝文　公主婚禮儀注
太常祭禮　侑食樂歌九奏　陳設樂器儀注　祭祀禮
儀　寶匣等式圖　祭祀儀注　王府宗支封號錄　清
理佛教榜文　諸司職掌　申明禮制榜文　行移減繁
體式　禮制榜文　黃長史不臣榜文　榲長規戒錄
彰善榜文　黃教諭不才榜文　彰善癉惡錄　大明律
大祀歌　志戒錄　宗廟親陳服圖　大明令　律例

條式　逆臣錄　洪武七政曆度書　歷代姦臣備傳
紀非錄　京城四至水馬驛程錄　天下都司衛所紀
集犯錄　闕隘丈尺軍數錄　昭示姦黨錄　癉惡續錄
齊王紀非錄　技藝鑑戒錄　醒貪錄　國子監沿革
錄　天下郡邑志　華夷譯語　洪武寶訓　洪熙寶訓
寰宇通衢御序　太和山誌　洪武實錄　洪熙實錄
永樂寶訓　宣德寶訓　天順實錄　弘治實錄　永
樂實錄　宣德實錄　成化實錄　正德實錄　大誥條
例　大明會典　仁廟御製詩集　百令條目　歷朝詔
制　歷朝御製文集　忠靖冠服圖　恩紀會吾堂集

敬一箴註　宸翰錄　春遊詠和集　明倫大典　五箴
註　嘉靖實錄　隆慶實錄　萬曆實錄　泰昌實錄
天啓實錄

易

古周易　周易子夏傳　周易王弼註纂圖　焦氏易林
周易王弼註　周易鄭康成註　京氏易傳　周易王
弼註抄　周易長孫無忌要義　關氏易傳　衛元嵩元
包　周易孔穎達註疏　李鼎祚易傳集解　周易陸氏
釋文　溫公易說　東萊周易古今經彖　周易安定口
義　東坡易解　蘇氏易傳　程氏易說　程朱易說

周易撮要　橫渠易說　程氏易傳　楊氏易傳　周易
義海　濮上朱震易圖　東萊繫詞精義　南軒繫辭說
都挈易變體義　蔡淵易象意言　蔡節齋易解　南
軒易說　蔡氏筮書　蔡淵易傳訓解　鄭氏易翼　朱
子本義　朱子易學啓蒙　林栗易集解　本義啓蒙翼
傳　易沈氏小傳　朱文公易解　易經朱子遺說　易
趙以夫通　朱子啓蒙　趙汝楳易序叢書　易趙復齋
說　易郭氏解　周易趙汝楳輯聞　趙汝楳易難　周
易鄭剛中窺餘　楊忱中易原　易陳了翁說　周易丁
易東象義　楊慈湖易成　李謙齋詳解　何澁易經發

揮　易張行成述衍　王愷易心　何基係辭發揮　易
張行成通變　易會通　麻衣正易心法　大易曾種雜
言　易乾鑿度　讀易老人解說　大易曾種粹言　易
陳普解　丁易東大衍索隱　周易項安世玩辭　王日
休準係易解　朱元昇三易備遺　劉氏易數鉤隱　易
陳宏童子問　李簡學易記　易史徵口訣義　周子方
學易記　易洞虛衍義　易後山齋總義　鄭滁孫易法
象通贊　無逸齋心易贊　陳應潤易爻變易緼　大易
宋諸儒集義　鄭滁孫中天述考　周易宋諸儒集義
胡方平學易啓蒙　吳沆大易璇璣　胡炳文易本義

易張清子傳　周易李恕音訓　保八易源奧義　易吳
徵纂言　陳訥河圖易象本義　周易齊履謙本說　周
易蓬軒錢氏圖說　周易紇石烈集傳　周易保八原旨
張理易象圖說　易林至理　鄭綺大易圖說　易纂
潤田晴解　易疑擬題　周易俞石澗集說　周易孤汾
道叟証類　張應珍義白易傳　方定孫宗山讀易記
周易許復衍義　周易梁寅參議　抄易學通變　周易
本義附錄　易家人卦衍義　抄大易總筌　易吳徵纂
言外翼　抄郭東山易書　抄清全齋讀易編　陸氏纂
注

書

古三墳書　尚書　古文尚書　尚書孔穎達疏　書
吳方老禪傳　尚書孔傳　尚書孔穎達正義　尚書解
尚書注疏　尚書音義　書梅塵說　書傳纂疏　尚
書要義　書東萊說　尚書纂傳　尚書東坡傳　書傳
纂註　尚書陳大猷集傳　書錢融堂傳　蔡書書鈔
尚書陳大猷或問　尚書薛季宣古文訓　尚書胡上行
詳解　尚書吳文正公纂言　尚書王天與纂傳　經書
李公凱句解　尚書許謙叢說　尚書纂疏　尚書黃存
齋通考　尚書金履祥表　書傳會選　尚書趙杞主意

尚書方時發索至　書義新格　尚書趙杞辨疑　程
國賓書義元會　洪範直解　尚書陳氏詳解　程大昌
禹貢論　傅寅禹貢說　書經衍簡體要　毛晃禹貢指
南　書鄭敷文說　蔡九峯洪範皇極內篇　倪士毅書
義要訣　胡一中定正洪範疏　王柏對讀書管見　禹
去非洪範補傳　趙善湘洪範疏　汲冢周書　田峰洪
範洛書辨　胡先生洪範義　楊慈湖五誥解　陸氏洪
範本義

詩

詩經　詩鄭氏箋　詩經正義　詩傳　詩經註疏　詩

經要義　陸氏詩經釋文　陸璣詩鳥獸草木蟲魚疏
陸氏詩經音義　唐城伯演傳　詩放齋說　詩歐陽氏
本義　詩李黃集解　詩逸齋補傳　李簡詩學備忘
詩解于氏傳　呂氏讀詩記　詩王氏總聞　翟思忠詩
傳傍通　詩楊慈湖解　詩朱子集傳　林泉生詩義矜
式　詩錢文子傳　詩傳通釋　嚴粲詩緝　詩胡一桂
纂疏　詩傳遺說　劉氏詩解　詩許謙名物鈔　輔氏
童子問　詩林岊講義　曾堅詩疑大鳴　詩李恕音訓
　詩趙德辨疑　朱倬詩經疑問　彭氏音詩經主意
朱善詩經解頤　詩義斷法　段氏詩義指南　朱公遷

疏義　詩經題斷　陸氏序詩　詩圖說
　春秋
春秋左傳註疏　春秋左傳釋文　春秋左傳正義　春
秋左傳類編　春秋左傳　春秋左傳羅氏節　春秋左
傳續說　國語　春秋左傳廣誨蒙　春秋左傳法語
春秋左傳章指　孔氏春秋左傳本末　春秋董氏繁露
　春秋陸淳集傳微旨　春秋公羊傳註疏　春秋公羊
傳解詁　春秋公羊傳音義　春秋穀梁傳釋文　春秋
公羊傳　春秋穀梁傳註疏　春秋胡氏傳　春秋穀梁
傳　春秋陸德明音義　春秋劉敞傳　春秋啖趙纂例

　春秋呂東萊集傳微旨　春秋陸淳三書　春秋張大
亨五體例象　春秋孫明復發微　春秋劉敞意林　春
秋圖說　春秋呂東萊博議　春秋劉敞旌衡　春秋摘
奇　春秋蘇穎濱集　春秋東萊集解　春秋透天關
春秋孫覺經解　春秋葉石林傳　春秋通天竅　春秋
王當列國傳　春秋陳傅良後傳　沈文伯春秋比事
春秋戴少望講義　春秋呂大圭王論　春秋家鉉辨集
傳綱領　春秋呂大圭或問　春秋高允憲書法大旨
春秋胡氏年表　春秋吳文正公纂言　春秋胡氏通例
　春秋李祺王伯世紀　春秋洪皓紀詠　敬鉉春秋備

忘續遺說　春秋高閌集註　敬鉉春秋傳例說略　春
秋家鉉辨詳說　春秋黃仲炎通說　春秋程伯剛分記
　春秋趙鵬飛經筌　春秋程端學辨義　春秋程端學
或問　春秋程端學本義　春秋陳則通提綱　春秋李
俞集義　春秋崔氏本例　春秋張洽註　春秋杜諤會
義　陳深讀春秋編　春秋金鎖匙　春秋王晳皇綱論
　春秋徐晉卿對類賦　春秋齊履謙統紀　春秋趙子
常屬辭　春秋公羊傳釋文　敬鉉春秋備忘　春秋王
元杰讞義　春秋俞皋釋義　春秋石元齊書法　春秋
李廉會通　陸氏春秋名臣錄　春秋李衡集說　春秋

汪氏纂疏
三禮
周禮正文　周禮鄭氏註　周禮何解　周禮黃度說
周禮賈公彥註疏　周禮陸德明釋文　周禮賈公彥正
義　周禮唐諸儒要義　周禮王荆公解義　周禮王昭
禹註解　周禮鄭宗顏講義　周禮陳祥道纂圖　周禮
王葆之訂義　周禮夏休井田譜　周禮王與之訂義
周禮毛應龍集傳　周禮陳傅良說　俞言周禮闕　儀
禮經傳通解　周禮易祓總義　周禮復古編　朱文公
儀禮圖　周禮林希逸考工記　儀禮夏公彥註疏　儀

禮陸德明音義　儀禮唐諸儒要義　朱文公儀禮圖解
儀禮李如圭集註　少儀呂東萊外傳　儀禮敖繼公
集說　儀禮吳草廬逸經　儀禮鄭氏註　禮記呂氏傳
陸氏經禮存羊　禮記鄭氏註　禮記正文　大戴禮
記　禮記正義　禮記釋文　禮記集說　禮記註疏
禮記音義　禮記外傳　禮記圖說　夏小正經傳考
禮記祥節　禮記集說　夏小正戴氏傳　禮記要義
禮記集義　禮記纂言　禮經會元　二經雅言　三禮
圖　禮記祥解　禮經集傳　禮記纂圖　月令考
禮書
唐郊祭錄　宋元豐郊廟奉祀禮文　唐開元禮　宋太
常議定九章冕服錄　宋政和冠婚喪祭書　宋陳祥道
禮書　文公家禮　宋政和祭禮新儀　宋太常因革禮
南宋朝儀　宋通祀儀記　蘇洵修定諸家諡法　宋
諡號錄　宋中興禮書　宋侯國通祀儀式　溫公書儀
宋五禮新儀撮　宋通祀輯略　中興禮書續編　宋
春秋釋奠儀　宋士庶通禮　文公家禮附錄　宋陸氏
禮象　咸淳五輅　釋奠陳設須知錄　高閎原移禮
鄉飲酒儀　黃勉齋喪服圖　楊慈湖婚禮家記　楊慈
湖冠祭家禮　元集禮　楊慈湖喪禮家記　吳伯豐祭

禮從宜　元禮書　歷代崇儒廟學典禮本末　龔端禮
五服書　元皇朝儀注　元續集禮　龔端禮五服圖
元朝儀備錄　元釋奠儀圖　元釋奠格例　元鄉飲酒
禮　元釋奠通載　元祭葬會要　孫偉時亨儀範　元
通祀禮編　趙氏禮經葬制　元太常集禮藁　元通祀
纂要　古今家祭禮　元郊祀禮　元禮器說　元昭儉
錄　四家禮　元釋奠圖　元祭器圖　五服解義　三
家禮
樂書
宋皇祐新樂圖記　趙鳳儀釋奠樂器圖　鄭起潛聲律

圖說 元邵舜九成樂編 蔡氏律呂本原 劉氏律呂成書 陳暘樂書 蔡氏律呂新書 元中和樂經

明書第七十六卷

史官傅維鱗 纂

志十七 經籍志二

諸經總錄

十一經滙 陸德明經典釋文 九經要覽 六經圖 唐玄度九經字義 九經直音 張參五經文字 賈昌朝羣經音辨 九經總例 劉敞七經小傳 魏了翁九經要義 六經圖辨 毛居正六經正誤 伊川六經說 五經義式 姜得平詩書遺意 二蘇五經 經義標準 王應麟六經玄文編 趙孟至九經釋音 歐陽長

孺九經治要 端本堂經訓要義 九經三傳沿革例 宋儒邢昺等孝經註疏 陳漢室詩書輯要 黃鵬二鄭六經圖辨 陳淮之五經辨疑 成齋孝經說 爾雅郭璞註 袁俊翁經史疑節 隋曹憲博雅 鄭樵爾雅註 許魯齋孝經直說 江直方孝經外傳 貫[illegible]齋孝經直解 晏璧孝經刊誤說 宋儒邢昺等爾雅疏 陶凱九經類要 張達善四書歸極 温公孝經指揮 孝經論孟音義 陸佃爾雅新義 陸佃埤雅 姜蒙齋孝經說 洪焱祖爾雅翼古孝經 程端蒙大爾雅 危素爾雅界義

四書
四書正文　四書集編　四書集註　四書集畧　四書
附錄　四書或問　四書纂疏　四書輯語　四書語類
四書發明　四書集成　四書輯釋　四書事文引證
四書集義精要　四書朱張註　四書汪註類編　四
書集註箋義　四書朱貞註　四書章圖　四書纂箋
四書管窺　四書通証　四書標題　四書管見　四書
輯義　四書叢說　四書類辨　四書提要　四書疑節
四書音義　四書問辨　四書考文　四書待問　四
書音釋　四書經疑貫通　四書經疑會同　四書主意

四書經疑問斷　大學通旨舉要　四書通　大學正
文　大學衍義　大學要畧　論語纂圖　大學總義
大學發微　論語疏註　論語集說　大學要畧遺書
論語張宣公解　論語何晏解　論語文公類語　論語
集註考証　論語東坡解　論語要義　論語本旨　四
書口義　論語精義　論語音義　論語通釋　四書意
源　論語通義　論語問答　論語蔡覺軒集疏　論語
纂圖句解　論語旁通　論語類纘拾遺　論語陳用之
解　論語章解圖說　論語慈湖解　中庸輯畧　論語
中義新書　孟子趙氏註　中庸或問　中庸發明　中
庸提綱　中庸胡先生義　中庸指歸　中庸註疏　孟
子張宣公解　孟子註疏　孟子纂圖　孟子精義　孟
子詳解　孟子問答　孟子節文　孟子蔡覺軒集註
論語評　尊孟辨

性理
先聖大訓　顏子　曾子　孔子家語　子思子　小學
曾思二子　通書發揮　周子附錄　程子碎言　周
子通書　通書發揮　程氏經說　趙氏遺書　周子太
極通書　周子太極圖　周子通書訓　周子太極問答
太極圖發揮　皇極經世書　程氏文集　伊洛精義

張子西銘　濂溪集　二程語錄　伊洛淵源　程氏
外書　二程門人集師說　程子發蒙新書　西銘解義
皇極經世書類要　皇極經世指要　西銘綱領　張
子正蒙　張子經學理窟　皇極經世運卦　張子語錄
西銘發揮綱領　皇極經世衍數　皇極經世正聲正
音綱目　觀物外編衍義　皇極經世圖譜　經世圖
邵子漁樵問答　皇極內篇　皇極通變　上蔡語錄
延平問答　觀物外編　龜山語錄　延平語錄　胡子
知言　晦菴語錄　紫陽宗旨　朱子三書　小學纂疏
文公語畧　朱子成書　性理羣書　南軒語錄　文

公語錄續後集　晦庵語續錄　近思錄發揮　真文忠
公心政經　東萊讀書記　真西山學規　朱文公續語
錄　朱文公註易參同契　近思錄　朱子語錄格言
真文忠公經集傳　道命錄　象山語錄　勉齋語錄
慈湖遺書　麗澤論說　象山遺言　勉齋講義　北溪
家義　先儒講義　真西山讀書記　饒雙峰講義　王
魯齋研幾圖　真文忠公四書註　諸儒鳴道集　楚澤
先生問學　王實齋心學　陳潛室木鍾集　十先生奧
論　許廬齋學言　陳舜中審是錄　許魯齋心法　性
理會元　性理指要　理學類編　性理文錦　性理淵

源　性理正宗　劉荀明本　性理字訓　史繩祖池陽
講書本末　石洞紀聞　魯齋語錄　梅谿堂講義　朋
善錄　經學明訓　魯齋遺言　洙泗源流　天原發微
饒煥錄朱張問答　洙泗問津　增廣字訓　諸路縣
試講義　樂庵語錄　聖門事業圖　鳴道集說　家小
圖書　孔子追謚詔文　孔子世家補　孔子實錄　孔
聖圖譜　闕里譜系　勉齋年譜　孔子年編　素王事
紀　孔庭纂要　傳峰年譜　朱文公傳　宋名臣言行
錄　尹和靖言行錄　龜山年譜　紫陽先生年譜　吳
文正公年譜

經濟
前後漢詔令　魏鄭公諫錄　范文正公奏議　唐太宗
帝範　陸宣公奏議　包孝肅公奏議　南唐陳致雍
典奏議　王明叟內翰奏議　宋富范劉三老奏議　張
魏公中興備覽　宋仁皇訓錄　富文忠公奏議　范蜀
公奏議　建言聖政草　東南防守利便錄　蘇東坡奏
議　任伯雨懇草　李文肅公經濟編　江東望奏議
陳修撰奏議　葉正則賢良進卷　張東軒奏議　唐賢
策要　宋詔令　呂東萊集歷代奏議　朱子奏議　帝
學錄　龍井輿之中興政要　胡忠簡公奏議　陳正獻

公奏議　張魏公奏議　趙忠定公奏議　韓元吉登對
錄　楊萬里論策　鄭曾公西垣詞草　吳仲舉麟吐金
集　鑑古編　彭龜年內治聖鑑　呂東萊制度辨說
董煟活民書　趙庸齋瑣闥集　崔菊坡奏疏　倪思承
明集　年清忠公奏議　趙庸齋表箋　朱子經濟衡文
章公權進卷　鄭立庵內制　陳模東宮備覽　宋摭
垣詞草　鄭立庵外制　國之林青宮備覽　梅山奏議
宋太平寶訓　錢文子漢唐制度　李橘園策　萬年
龜鑑錄　曹彥約經帷管見　呂中皇朝大事記講義
謝疊山致定策券　宋名臣經濟錄續編　宋名臣經濟

錄　劉顏輔飭名對　大元通制　宋名臣奏議　皇明
崇儒寶訓　國朝綸綍　國朝典章　帝皇寶範　張珍
累代世範纂要　詔赦條畫　元經筵錄　趙天麟太平
金鏡策　張養浩經筵餘音　贍思河防通議　歷代事
實　鄭以忠宮學正要　吳助教萬言策　梁寅策要
虛白處士為政九要　林泉生古今制度通纂　孫可淵
集詔誥章表　郭明如集詔誥章表　劉鼎策場制度通
考　馮子亮衆策答蹄　李緝翁三場文範　劉錦文答
策秘訣　元儒時務策準　梁寅方策精要　朱禮對策
機要　董倫太平直言

史

史記　晉書　梁書　陳書　司馬貞史記索隱　蘇子
由古史　南史　隋書　王益之兩漢年記　荀悅前漢
記　北史　唐書　前漢書　前漢贊論　南宋書　呂
東萊大事記　後漢書　後漢贊論　南齊書　劉敞漢
書標註　王益之西漢年記考異　王倬班史名物編
歷狀元資治通鑑詳節　趙居信蜀漢本末　蕭公續後
漢書　袁宏後漢記　陶岳五代史補　竇苹唐書音訓
五代史纂誤　資治通鑑目錄　三國志　後魏書
北齊書　王十朋唐書詳節　九國志　後周書　南唐
書　司馬溫公稽古錄　王禹偁五代史闕文　新唐書
畧　貞觀正要　呂東萊十七史詳節　唐書音釋　唐
書直筆　五代史通鑑　舊唐書　五代史　齊推通曆
宋東都事畧　唐贊論　宋鑑編　資治通鑑　齊紀
大畧　資治通鑑前例　胡三省音註通鑑　少微通鑑
資治通鑑考異　宋九朝紀事本末　皇王大紀　通
鑑前編　通鑑綱目　綱目衆要　宋燀周鑑　通鑑外
紀　通鑑續編　綱目提要　綱目書法　唐鑑　宋史
宋史畧　宋朝要錄　宋鑑通考　宋鑑　金史　元
史畧　宋朝事實　宋太平紀事本末　宋中興紀事本

末　遼史　宋中興編年綱目　曾先之十八史畧　元
史　宋九朝通畧　宋中興小歷　遼史目錄釋疑　宋
十朝綱要　歷代甲子圖　元朝秘史續集　宋丁未錄
契丹國志　大金國志　元史節要　宋鑑纂要　史
考集補　元朝秘史　元史補遺　歷代帝王流紀　宋
中興編年備要　歷年總數　歷代帝王譜括　歷代帝
王圖　元史外聞　歷代譜贊　京口耆舊錄　稽古圖
歷代史譜　歷代紀年　北盟錄

史附

路史　孝史　呂東萊觀史類編　劉國器綱目書法集

要　張南軒通鑑論篤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致堂
管見　通鑑釋文　通鑑總類　綱目集覽　史學金鑑
　通鑑缺疑　通鑑補遺　綱目稽疑　呂大著通鑑精
義　通鑑釋文辨誤　小學史斷　孔克表綱目音訓
周益通鑑論斷　古今通要　劉國器綱目發微　十七
史纂講義　史記闕文　尹起莘綱目發明　洪邁史記
法語　吳越備史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帝王本支考
三國志精語　七制三宗史編句解　穆天子傳　唐
中朝故事　孫吾與綱目音釋　十七史纂通要　高氏
小史　陳興道經史互紀　洪邁西漢法語　十二國史

錢參政諸史提要　章衡編年通載　吳越春秋　五
孟之西漢發論　何備西漢補遺　西漢會要　趙青山
史記纂　東漢會要　楊正衡晉書音義　洪邁東漢精
語　西漢博聞　唐太宗建元實跡　陳思書小史　錢
時兩漢筆記　孔甫唐史治論　宋太平治跡　李壽六
朝博義　唐宋名賢確論　越絕書　漢雋　晉書精語
　宋朝宰輔編年錄　唐會要　蜀鑑　南史精語　李
心傳舊聞證誤　孝康實錄　唐元和錄　宋隆平集
南唐近事　南起居註　五代會要　宣政雜錄　江南
餘載　宋會要　宋中興日錄　分修宋史　曾公遺錄

　靖康錄　建炎時政記　宋史後補　唐才子傳　中
興百官年表　宋中興十三處戰功錄　孝子傳　中興
百官題名記　范文正公年譜拾遺　忠臣傳　中興金
政　中興館閣錄　宋續編兩朝綱目　東坡遺事　南
北史列傳　三朝名臣言行錄　廉吏傳　三國編年要
畧　四朝名臣言行錄　列女傳　少陵先生年譜　五
朝名臣言行錄　劉向列女傳　四朝聞見錄　曹武惠
王言行錄　諸葛武侯傳　中興忠義錄　富鄭公使北
語錄　李心傳建炎繫年要錄　安定先生言行錄　劉
氏忠錄　文丞相傳　呂忠穆公逢辰記　范文正公年

譜　宋朝名臣編要　韓魏公家傳　范文正公遺跡
宋朝名臣事畧　戊辰修史傳　古列女傳直說　呂文
穆公外傳　西夏折支錄　慈湖先生行狀　鄂國金陀
粹編　高麗國書簡　崔清獻公言行錄　宋名臣言行
錄　元秘書志　日本國歷代世紀　宋濂列曆官紀
朝鮮本末　黑韃事畧　夷夏錄　陸氏廿一史闕文
諸史會編　十六國春秋

　史雜

直說通畧　歷代源流　古今通畧　歷代敘畧　歷代
帝王紀事纂要　讀史明雜辨　路史發揮　歷代帝王

年運銓要　續通鑑要畧　史學提要　通鑑末議　古
今紀要　歷鑑淵源　通鑑採異　通鑑紀要　萬古通
今　歷鑑蒙求　江東十鑑　古今通系圖　漢武帝洞
冥記　晉史發明論斷　舊唐書雜論　三國六朝事實
鼓遊晉史駢辭　南北分門事類　開元天寶遺事
唐新史傳纂　南北史續世說　東平忠靖王傳　天寶
西幸記　池詠漢略　公子書　晉史掘麈　安祿山事
跡　池詠唐鑰　桓溫傳　唐史駢辭　唐滕王外傳
唐春天錄　唐國史補　昭明事跡　唐小說　唐宰輔
記　大唐新語　尚書故實　平蔡錄　薛仁貴征遼事

畧　李濬松牕雜記　謫仙外傳　令狐澄貞陵遺事
邵伯溫聞見錄　高力士傳　李贊王近事會元　林文
節公野史　王壺野史　裴庭裕東觀奏記　番陽名臣
事畧　西齋話記　呂東萊大事記解提　南部煙花錄
大越史畧　范仲將道鄉危言錄　岳珂愧郯錄　岳
珂桯史　李肇翰林志　竟紹本義　雜錄備對　厚德
錄　慶元黨禁錄　常侍言旨　宣和遺事　征南錄
清溪弄兵錄　嘉定狀元及第圖記　辛巳泣蘄錄　靖
康守城錄　嘉定宰相慶會圖記　炎德復輝錄　石湖
居士攬轡錄　元聖武開天記　朝野雜記　魏泰東軒

筆錄　証解通系錄　聞見續稿　建德復辟錄　文昌
雜錄　吳中舊事　丙丁龜鑑　茶翁貫耳編　武林舊
事　孫公談圃　石林燕語　閒燕扇華編　鶴慣錄
玉堂雜記　金德運議　完顏亮史記　叢米記　咸淳
遺事　汝南遺事　蔡右政績記　元平宋錄　水溟記
聞　却掃編　東平王世家　壬辰雜編　南蠻叙畧
耆定錄　宋南渡錄　風俗通　歸潛記　弔伐錄　謀
夏錄　博物志　保越錄　元史論

子書

老子道德經　老子龔士禹句解　關尹子　莊子南華

經　老子林希逸口義　鄧析子　老子河上公註　老
子邵若愚直解　晏子新書　老子蘇子由註　列子林
希逸口義　文子纘義　管子房玄齡註　莊子晉郭象
註　列子張湛註　亢倉子何粲註　莊子呂惠卿解
太玄溫公註　莊子成玄英註疏　管子　慎子　公孫
龍子　莊子林希逸口義　墨子　商子　呂氏春秋
子華子　鶡冠子　荀子唐楊倞註　劉向新序　鬼谷
子　鬻速子　荀子龔士禹解　楊子法言　韓非子
燕丹子　劉向說苑　太玄經　抱樸子　孔叢子　淮
南子　太玄索隱　集玄　天隱子　荀悅申鑒　陳元

方創荀子疵　文中子元經　潛虛演義　諸子瓊林
傅子　文中子中說　司馬溫公潛虛　過文中子言
史子標言　諸子言要英華　吳杭里仁子　戰國策
鶡冠子　尹文子　郁離子　貝區子　草木子　淮
南鴻烈解
　子雜
弟子職　王子年拾遺記　唐摭言　王勃盤鑒鉛籤
賈誼新書　曹大家女誡　李德裕次柳氏舊聞　馬融
忠經　應劭風俗通　南唐逸史釣磯立談　王充論衡
　劉劭人物志　段成式酉陽雜俎　劉熙釋名　方言

郭璞注　劉崇遠金華新編　蔡邕獨斷　劉公嘉話
李涪刊誤　元城語錄　顏氏家訓　仲蒙子書　東坡
志林　道山清話　李德裕戎閑談　劉餗隋唐嘉話
柳子龍城錄　休仲蒙續孟書　李途紀室新書　趙齊
因話錄　陸龜蒙水名錄　張固幽閒鼓吹　禹道益智
書　李齊翁資暇集　范攄雲溪友議　范蜀公六正書
　王泉子聞見真錄　陳后山談叢　孔平仲雜說　林
和靖〻心詮要　晁說之客語　沈括忘懷錄　王文正
公筆錄　聰明子森光錄　王陶談淵　朱景文公筆錄
　司馬溫公家範　沈括筆談　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

記　范蜀公東齋記事　歐陽萬里孝文同風　蘇黃門
龍川略志　張文潛明道雜志　三槐王氏雜錄　呂氏
鄉約　朱無惑萍州可談　張舜民郴行錄　李氏紀聞
　孔平仲珩璜新編　文瑩玉壺清話　楊公筆錄　馮
謝子桂花叢談　趙德麟侯鯖錄　沈氏寓簡　錢希白
新書　蘇鶚杜陽雜編　吳質常譚　黃休復茅亭客話
　陸氏家世舊聞　容齋隨筆　王澗之澠水錄　高若
承事物紀原　補筆談　李獻臣雲齋廣錄　黃朝英青
箱雜記　仙隱錄　李敬齋古今黈　呂原明雜記　朱
子童蒙須知　馬永易實賓錄　呂氏童蒙訓　葉少蘊

避暑錄　彭淵林墨客揮犀　江鄰幾雜誌　姚子西溪
叢語　陸游老學庵筆記　王性之默記　晦庵訓子帖
　陵陽先生室中語　紫陽東遊記　東萊辨志錄　李
邦彥省心錄言　晦庵讀書法　楊慈湖蔽書　劉彥冲
聖傳十論　范石湖驂鸞錄　東萊圖範　葉少蘊東軒
雜錄　楊慈湖吳中錄　東萊雜說　東萊家範　鶴山
渠陽雜鈔　朱翼椅覺寮雜記　鶴山雅言　聶麟學濟
資用　李之彥東谷所見　韓澗泉日記　涂近正明綸
集　鄭時中影響錄　唐仲友愚書　龔鼎臣東原錄
黃光大積善錄　趙希循會心錄　雪溪揮塵錄　王明

清夜錄　李伯崇樂善錄　王明清餘話　俞文豹吹
劍錄　趙孟奎善善錄　徐彌家訓範　曾汲古服膺錄
　廣議夫關化書　高似孫諱略　方斯家訓集鑑　吳
人傑盼石新論　周密齊東野語　袁氏世範　陳子兼
捫蝨新話　周密浩然雅談　劉氏訓蒙　劉昌詩蘆浦
筆記　何光勝言錄　陳世崇家義　羅大經鶴林玉露
　周密澄懷　范晞文筆記　高晦叟珍席放談　吳準
齋雜說　逆齋論說　周密煙雲過眼錄　羅子蒼識遺
　王堂文考　軒渠集　吳曾能改齋漫錄　姚忠孝遺
遙傳記　徂異集　張世南遊宦紀聞　張師正倦遊雜
明書　卷七十六　十四
錄　胡仔苕溪漁隱　吳枋宜齋野乘　齊齋閒卷錄
弁曲洧舊聞　羅文恭筆記　方勺泊宅編　何薳春渚
記聞　王正德餘師錄　王洙談錄　馬純陶朱新錄
方炳瀨翁漫說　劉言邇言　龔濬卿西湖紀逸　許仲
龍金淵學言　逍玄集　沈君玉逸民漫鈔　龔國正[illegible]
稗常談　釆真集　倪氏思經鈔堂雜誌　秀野堂勝記
　心寶治論　江文振製錦管見　莊綽雜肋編　[illegible]
閒評　張淏雲谷雜記　邢凱坦齋通編　吳沆環溪集
　龔芥隱筆記　周輝清波雜志　郭彖睽車志　施君
羨別稗常談　王懋野客重言　戴埴鼠璞　趙彥衛雲

麓漫鈔　費袞梁溪漫志　是齋售用　百衲居士叢談
　朱伯仁烟波圖　陳思小字錄　吳自牧夢粱錄　茅
吉市聞見錄　史料景行錄　耐德翁就日錄　謝伋四
六談塵　湘山野錄　葉夢牧豎閒談　譚友聞自號錄
　北窗叢錄　俞琳孫獨學聲悟　程端禮讀書日程
筆畧　趙子集隨時錄用　熊大年集書指意　叙異
耆舊續聞　譬喻叢言　吳亮忍經　續澄懷錄　常談
勝錄　廣川書跋　雲山夜話　王廉迂論　吳仲良家
寶世範　楊瑀山居新語　撫遊新說　范立本明心寶
鑒　謝應芳辨惑編　閒中新錄　蒲處貫保生要錄
明書　卷七十六　十五
洛上翁谷中書　虬髯客傳　袁明德訓蒙要語　黃文
獻公筆記　滑稽逸傳　葉留延壽錄　變辨日聞錄
詠諧珍選　雜錄　劉詞順生錄　侍兒小名錄　青瑣
高議　詩謎　續行都紀事　張氏太古會原論　學莊
可書　曾文寶雜類　兼明書　古今諺　滑稽集　北
里志　古今高士傳

　文集
昭明文選　文選補遺　文章正宗　文選類林　文苑
英華　文章規範　帝王文制　麗澤集文　古文關鍵
　層瀾文選　崇古文記　掇英古文　古今文鈔　妙

絶古今　文選雙字類要　文苑英華辨証　續文章正
宗　文選五臣同異　滏溪近古文華　宋皇朝文鑑
迂齋標註諸家文集　文心雕龍　二百家文粹　周紫
芝太倉稊米集　文章緣起　元國朝文類　麗澤文式
修辭鑑衡　古賦辯體　西漢文類　文章蹊隧　賦
宗撮要　日誦賦範　東漢文鑑　諸儒奧論　賦題星
鳳　楚辭註解　海内儒宗　求賢文數　古今選王
三國文類　天下同文　古文苑　西漢策　文海　文
說　楊子雲文集　二國文　東漢策　文則　賦纂
張說之文集　唐文粹　古賦題　楚辭　變離騷　革

公西六集　宋文鑑　續楚詞　元賦　宣城集　四六
寶苑　大全文粹　宋諸賢獻壽文　包宏齋宏辭總類
嵇康文集　昭明太子文集　陸宣公文集著華　陸
氏二俊文集　江文通文集　曹子建文集　皇甫持正
文集　張曲江文集　駱賓王文集　陳伯玉文集　王
右丞文集　祀充韓文音義　沈佺期文集　元次山文
集　潘緯柳文音義　顏曾公文集　韓昌黎文集　元
氏長慶集　陸宣公文集　柳子厚文集　白氏長慶集
獨孤公文集　劉禹錫文集　司空表聖文集　權載
之文集　李翺之文集　王黃州小畜集　李文公文集

呂和叔文集　杜牧之樊川集　李元賓文集　歐陽
詹文集　韓魏公安陽集　李義山文集　皮日休文集
何自然小山雜著　沈下賢文集　李衛公文集　楊
文公武夷新集　黃御史文集　張乖崖文集　南陽趙
叔靈文集　徐騎省文集　柳仲塗文集　河南穆伯長
文集　楊文公別集　余襄公文集　范文正公尺牘
夏英公文集　文潞公文集　晏元獻公文集　范文正
公文集　米元憲公文集　三蘇文集　范忠宣公文集
趙清獻公文集　東坡翰墨　張安道樂全文集　蔡
端明文集　眉山嘉祐集　歐陽文忠公文集　蘇老泉

文集　蘇東坡文集　胡文恭公文集　東坡別集　王
荊公臨川集　司馬溫公文集　東坡後集　司馬溫公
家傳　東坡尺牘　蘇穎濱文集　陳忠肅公了齋集
程氏文集　王荊公文集　王逢原廣陵文集　周濂溪
文集　程伊川大全集　程伊川文集　程明道文集
劉元城盡言集　伊川擊壤集　曾南豐文集　三劉先
生文集　劉龍雲文集　劉元城文集　劉貢父彭城集
劉忠肅公集　古靈陳先生集　左史劉公集　徐節
孝文集　許景衡橫塘集　鄭史郎溪集　石徂徠文集
蘇子美文集　黃山谷文集　晁補之雞肋集　李泰

伯文集　陳后山文集　李覯皇祐續稿　山谷刀筆
秦淮海文集　晁説之嵩山文藁　山谷簡尺　張宛丘
文集　樓叔韞鄖峯漫錄　李薦濟南集　梅宛陵文集
彭氏鄱陽文集　唐子西文集　強祠部文集　文與
可丹淵集　尹和靖文集　黄庶伐檀集　李昭巳樂靜
集　祖龍學文集　金君卿文集　王章簡王堂集　王
氏華陽集　蘇魏公文集　周美成清真雜著　范太史
文集　王魏公文集　吳元鈞靜德文集　周美成文集
李復潏水集　沈氏三先生文集　韋錢唐文集　華
鎮雲溪集　陸農師陶山文集、孔清江文集　楊傑無

爲集　許用章希通編　王賢良儒志　周博士文集
許翰襄陵文集　謝幼槃文集　呂願浩文集　宋長文
樂圃餘稿　毛滂東堂集　江浮溪文集　米希寶晉英
光集　忠簡宗公集　李文肅公集　葛文康丹陽集
李莊簡公集　王紫微文集　王氏初寮文集　張順民
集　李濬齊文集　李邦彦北門集　汪公麟集、張紫
薇文集　劉氏學易文集　焉太師文集　洪皓鄱陽集
蘇叔郿斜川集　呂濬軒文集　曾撙齋文集　道鄉
鄒公文集　陳默堂文集　孫氏鴻慶集　黄氏賓山文
集　王氏濟美集　孫尚文尺牘　胡安國武夷集　楊

誠齋文集　周益公文集　李新跨鼇文集　蔡定齋文
集　周益公表啓　李端叔姑溪集　崔宮教集　劉屏
山文集　晁子思嵩山集　陳止齋集　胡五峯文集
王氏東皐文集　程忠惠文集　張南軒文集　李忠定
公梁溪集　呂東萊文集　張敬軒文集　曹忠靖松隱
文集　林艾軒文集　廖氏高峯集　劉行簡苕溪集
費匏齋文集　真西山文集　胡致堂斐然集　魏鶴山
文集　裘竹齋文集　葉夢得建康集　葉水心文集
陳龍川文集　歐陽徹飄然集　郭印雲溪集　鄧文節
文集　沈與求龜溪集　崔舍人文集　丘文定公文集

李知幾方舟集　羅鄂州文集　曹文簡公集　龜山
楊先生文集　樓鑰玫瑰集　王雁軒文集　李正民大
隱文集　劉須溪餘墨　曾協雲莊集　李正民芸庵類
稿　張拙軒初稿　林獻齋文集　張九成橫浦文集
陸象山文集　鄭景望集　張子問毘陵文集　胡澹庵
文集　趙時齋集　綦崇禮北海之集　王魯齋集　許
渠獻醜集　王之道相山文集　劉龍洲集　戴栩浣川
集　高定子著齋類稿　許文正公集　郝經陵川集
鄭剛中北山集　元遺山文集　程雪樓文集　李璧雁
湖文集　盧疎齋集　楊曼碩文集　王龜齡梅溪文集

何太虛集　宋聚燕石集　周麟之海陵文集　劉申
齋文集　劉靜修文集　王繼齡會稽三賦　吳禮部集
虞伯生文集　馮時行縉雲文集　姚牧齋文集　米
本至治集　洪造盤州文集　趙青山文集　陳子方文
集　吳黹湖山文集　陳都官文集　趙鼎臣竹隱畸士
文集　赤城集　韓維南陽集　劉才邵杉溪居士文集
清漳集　仲并浮山先生文集　汪應辰玉山文集
趙元鎮忠正德文集　董仲達霜傑文集　周益公文集
王堂類稿　眉山蘇仲茲文集　范至能石湖居士文
集　趙中甫中齋拙稿　陳齊之唯室文集　薛季宣艮

齋浪語集　曹教授槁林文集　歐陽守道巽南文集
畢仲游西臺文集　周氏楊湖居士集　史堯弼蓮峯家
集　程文簡公演蕃集　吳頤道金溪文集　唐仲友說
齋文集　王之望漢濱文集　袁起巖東塘文集　項平
安丙辰悔稿　艾軒三先生文集　松陵集　趙孟堅彝
齋文編　陸子壽復齋文集　廬陵集　龐祐甫白蘋集
稿　黃師憲知稼翁集　枯苔集　方巨山秋崖小稿
何一之格峯時議　南州集　貞與宗九華文集　崔舍
人玉堂類稿　臨汀集　楊夢錫客亭類稿　廖行之省
齋文集　章貢集　魏了翁渠陽集　黃天山三餘集

李雲陽文集　韓元吉南澗集　王性之雪溪集　滕王
霄文集　鄭甫樸櫚文集　李俊章貢文集　曹文貞公
集　潘氏默成文集　王質雪山文集　周伯琦官箴
路史羅氏文集　葛侍郎歸愚集　劉太史文集　孫尚
書大全集　王祐敬齋文集　三十六峯賦　孫介蠲湖
文集　韋齋朱先生集　潛溪精舍集　王谷雪齋文集
晦庵先生文集　蘇平仲文集　慕容彥逢摛文堂集
周信道銘力編　夷陵集　張氏于湖居士文集　王
炎雙溪文集　澧陽集　趙汝談南塘文集　王萊龜湖
文集　劉漫塘稿　趙庸齋紫霞洲集　趙文齋蓬萊集

汝陽荒稿　陳耆卿篔窗文集　周南仲山房稿　胡
仲子集　李夢伯可齋文集　南皐劉先生集　劉習之
文集　呂子約大愚叟集　禎樵宏辭所業　高月碑文
集　徐衡仲西窗文集　袁廣微蒙齋集　袁賢遺澤
李彌遜竹溪文集　袁廣微蒙齋濟江集　劉光祖後溪
文粹　張元幹蘆川歸來集　袁廣微蒙齋續集　陳樞
可齋文集　鄭起菊山清雋集　包宏齋敝帚稿　洪舜
俞平齋文集　徐元杰棋野文集　許應龍東澗文集
鶴林魏先生文集　度周卿性善堂稿　性善堂續稿
陽昌朝字溪文集　喻良能香山文集　陳元晉漁墅家

類稿　楊敬仲慈湖文集　馬翔仲碧梧玩芳集　金謙
一文安家集　楊弘道小亨集　柯清獻公文集　悟溪
石刻集　虞儔尊白堂集　張叔蘭梅坡稿　滁陽慶曆
集　姚成一雪坡文集　黃應龍璧林文集　許景遷野
堂行卷　高斯得恥堂存稿　熊瑞泉山耀梧集　劉子
澄王淵文稿　王應麟困學紀聞　陳仁子牧萊脞語
衛宗武秋聲集　牟巘陵陽文集　王子充文集　劉後
村居士集　文山先生遺文　鄭氏白麟溪集　家鉉翁
則堂文集　程許公滄洲塵缶編　王若虛滹南文集
吳則禮居士集　趙開閒瀣水集　王秋澗文全集　朱

右白雲稿　王元老拙軒集　程文憲公文集　徐大章
文集　默庵安先生文集　耶律文獻公集　鄭眞文集
臨川吳先生文集　姚雲江村近稿　貝瓊文集　李
顯卿寓鄉文集　蕭𣂏勤齋文集　成都文類　王景初
蘭軒文集　劉敏中中閒集　潤州類稿　任叔實松鄉
文集　高文簡公文集　三蘇年表　朱希顏瓢泉吟稿
徐野齋幽放集　洪瑍野錄　舒岳祥閬風集　梁寅
文集　張文穆公集　鄭杓衍極裁記　趙文敏公文集
孫作滄螺集　張之翰西巖文集　王文忠公文集
南州前集　胡祗遹紫山文集　王士熙江亭集　楊[illegible]

類集　元明善清和文集　虞伯生道園學古錄　馬伯
庸石田文集　虞伯生道園類稿　張養浩雲莊集　王
輿鈞藍縷稿　渾源劉氏集　張雲莊家藏集　熊朋來
豫章集　李氏孝感集　陳旅仲安雅堂集　魏太初青
崖文集　耶律湛然居士集　蕭道源順齋叢稿　王元
明達意集　程文黟南文集　潘氏遺芳集　徐文俊從
好集　林希元長林稿　陳氏字學集　葉彥淸王楊集
鄭玉師山文集　魏氏溯源編　王教訥齋文集　程
端禮畏齋集　李孝先鴈山十記　韓明善五雲漫稿
葉見太蘭莊舊稿　陳氏鹿皮子文集　宋玄僖庸庵文

集　李仲公文集　馮子振受命寶賦　蘇天爵慈溪文
集　王蒔潛蒔梁文集　方澄孫烏山小稿　余廷心青
陽文集　劉德玄亦玄集　許有仁壬正集　宋景濂潛
文集　吳萊淵穎文集　黃文獻公文集　宋景濂文粹
宋景濂潛溪集　宋景濂潛溪續集　劉伯溫覆瓿集
李延興乙山文集　答祿與權文集　鄭氏三先生文
集　吳存樂庵遺稿　吳氏天爵堂類稿　龔敩鵝湖文
集　吳海聞過齋集　何淑蠖閣文集　絳守居園池記
僧契嵩鐔津文集　僧笑隱蒲室集　僧北澗文集
僧雲屋谷響集　僧克新雪廬稿　僧雲麓文集　鐵崖

先賢傳集　趙景輝散學齋文　諸賢贊頌論疏輯　[illegible]
柳莊集

明書第七十七卷

史官傅維鱗纂

志十七　經籍志三

詩詞

歷代千家詩選　古今詩選　萬寶詩山　樂府詩集
選類古詩　詩林廣記　古樂府集　樂府解題　選詩
演義　選詩補註　三謝詩集　鮑昭詩集　王維詩集
隸古詩集　陶淵明詩　唐御覽詩　唐人百部稿
駱賓王詩　李白選詩　李太白集　杜浣花集　杜詩
學　李翰林集　李詩范選　杜草堂集　杜詩箋　杜

詩發微　杜詩集句　杜詩邵庵註　杜詩解　杜詩[illegible]
選　杜詩補註　杜少陵詩格　杜詩全　杜詩節齋解
樂府新集　高達夫詩集　劉長卿詩集　乾坤清氣
集　岑參詩集　韋蘇州詩集　孟浩然詩集　韓昌黎
詩集　劉文房隨州稿　盧綸詩集　陰何詩集　孟東
野詩集　皮日休松陵集　羅隱詩集　李端詩集　陳
子昂宋之問詩集　盧仝詩集　王建詩集　唐諸賢五
言古詩　姚合少監詩集　包佶秘監詩集　張文昌詩
集　李嘉祐詩集　王昌齡詩集　溫庭筠詩集　李商
隱詩集　韓君平詩集　李長吉詩集　李君虞詩集

郎士元詩集　許用晦詩集　張籍詩集　鄭谷詩集
李山甫詩集　唐詩鼓吹　河岳英靈集　張祜詩集
李郢退昔遊詩　白樂天諷諫集　唐詩極玄集　李咸
用推官詩　許郢州丁卯集　唐六十家詩抄　唐衆妙
集　唐詩三體　唐百家詩選　唐詩拾遺　唐詩雋永
唐詩名家　唐十家詩　唐中興間氣集　唐漢上題
襟集　唐賢君山詩　唐二相題詩　唐賢金精山詩
草　唐賢崑山雜詠　唐賢岳陽樓詩　唐詩選　鮑溶
詩集　唐宋詩翼　唐賢永嘉雜詠　唐音　許渾詩集
唐宋百衲　唐宋名賢詩集　宋蓮社詩盟　章泉趙

先生詩集　宋蘇東坡詩集　宋麗澤詩集　東坡和陶
詩話　東坡詩王狀元分類　東坡古詩　蘇穎濱詩集
東坡詩須溪批點　宋朝詩選　王荊公詩集　黃山
谷詩集　黃山谷詩外集　黃山谷編年詩集　劉後村
詩集　黃山谷先生集　梅宛陵羣英集　梅宛陵詩集
朱文公詩集　朱文公感興詩　梅直講詩集　蔡九
峯詩集　蘇洞冷然齋集　伊邵合集　呂東萊詩集
寇忠愍巴東集　伊川擊壤集　許涉齋詩集　李照西
漢史詠　章簡公詩集　洪炎西渡集　李壺子月溪集
曾子淸詩集　李松庵詩集　高似孫烟雨詩草　朱

韋齋集　游逍遙詩集　陳蒙隱詩集　卓山詩集　張
紫微集　戴石屏詩集　陳簡齊詩集　四靈詩　沈虞
卿野堂集　元公玉堂詩集　章甫自鳴集　姜將立梅
山稿　吳海藏居士集　謝溪堂詩集　張約齋南湖集
王同祖學詩稿　游心泉詩稿　楊雲鵬陶然集　姚
孝桃心源記　楊信祖詩稿　游紫霞蘇堂集　陳晏窩
花集句　晁次應集　張敬齋言志錄　謝德輿集釣臺
詩　阮戶部集　洪适天台石橋詩選　項平甫悔稿
陳后山詩稿　趙宋英氣　假推蒙詩　項安世悔稿
劉顧庵詩集　王甫方新集　釣臺集　趙蓮庵古括篇

張子野詩集　李商老自涉園詩稿　謝幼槃竹友集
武夷詩集　劉克莊南岳集　徐玉臺玉雪詩集　洪
芻老圃集　慶湖賀遺老詩編　方是閑居士集　李希
聲詩集　劉莘老聲畫集　皇宋百家詩選　方泉先生
詩集　具茨先生詩集　宋諸賢絕句詩　益齋讀易詩
陸放翁劍南稿　陸放翁劍南續稿　陸放翁詩集
宋中興江湖集　易幼學松菊寓言　沈偃林集　宋中
興吟鑑　宋岳忠武王廟詩集　楊慈湖中稿　宋中元
氣集　宋孝忠臣事實詩　會稽掇英集　宋文天祥詩
集　蔡宗伯少陵詩正異　西崐酬唱　交山吟嘯集

盧山雜著　詩淵　邵齋酬唱　京口詩集　簡東山集
林無悶居士詩集　元音　麗澤詩集　詩人玉屑
蘿襟稿　元風雅補遺　皇元風雅　元上京紀行詩
金遲心思雨軒稿　名賢詩集　庸齋紫霞洲詩稿　袁
通父靜春堂詩集　道園遺稿　陳剛中安南錄　長笛
天地間集　虞邵庵詩集　陳剛中出使詩　汪氏鳳池
吟稿　劉文貞公集　靜修先生詩集　張思廉玉笥集
許文懿古詩集　鶴年先生詩集、鄧天隱居士詩集
芝田永言集　呂濬金臺稿　王渼川輞川集　郝經
先生詩集　陳自堂存稿　董德明廬山集　元耶律丞

相雙溪集　楊仲弘詩集　范德機詩稿　華趙二先生
南征錄　楊曼碩詩集　党學士詩集　楊廉夫集　劉
麻詩集　元中州集　滕東庵詩集　薩天錫詩集　遺
山詩　回文詩類　滕元秀詩稿　傅占瑀詩集　陳夔
山詩稿　宋子虛吟嚬集　趙子昂詩集　杜東洲吟稿
桐鄉居士徐綱集　玩齋吟稿　玩齋先生集　王逢
士梧溪集　寓庵詩稿　寓齋先生詩集　許圭塘倡和
集　徐積齋集　孤山晚稿　陳秋巖詩集　朱鶴山詩
集　馬雪庵集　吳仲孚詩集　周此山詩稿　小山大
集　傅西巖吟稿　渼泉曹公詩稿　范石湖三英雜吟

鄭樗庵類稿　鄭氏麟溪集　珠林集　周賀詩集
蒲順齋叢稿　張孟循詩集　緣軒集　瀞遊集　程以
文詩集　吾子行詩集　白湛淵詩集　剡源集　陳郁
藏一詩集　黃仲寶詩集　張仲寶詩集　碧空集　朱
慶元詩集　黃叔美詩集　陳子尚詩集　吳維清言
嵩安詩集　汪水雲詩集　樂隆吉集　劉羽庭詩集
韓澗泉詩集　勾曲外史集　金元素南遊寓行興　張
孟兼詩集　瀘濱性情集　張中逵江湖吟嘯集　劉容
悠太史集　中原星鳳集　王子與徵士詩集　孟伯真
漫遊集　中流一壺詩　侁仁父金淵集　吳陽舉廷潤

集　王綠盤隱詩草　連伯正丙子稿　韓性五雲漫稿
鄭國遺風稿　洪厓笑拍亭集　關隴行稿　方蒲陽
小集　王子讓滄海遺珠稿　嚴滄浪集　山翁自在吟
耶律梅花千詠詩　張仲舉蛻餘集　張仲舉詩集
丁景伯竹林吟稿　王貞白雲溪集　許梅屋詩稿　婁
璧七十二泉詩稿　趙端行天分吟　陳澤雲野趣　郭
居敬香詩集　蔡文瑞樗邊集　臨溪居士詩集　高九
萬菊澗詩稿　丁仲容檜亭詩稿　廉侯甘棠集　陸厚
幼壯俚語　洪潛夫杏庭稿　西湖竹枝集　陳允平蛻
鳴集　宋太史夔山吟　鐵崖先生集　劉孟藻自怡集

周公謹娛展集　汪濟倣牛稿　李宗表草閣集　顧
梅山集　遺山樂府　大明詩選　危太僕詩集　張子
淵詩集　西庵樂府　陳衆仲詩集　劉職方詩集　天
谷吟集　王敏龍門稿　金雪厓先生集　周巽泉性情
集　藍靜之詩集　石光霽樗散集　淮海居士長短句
張山房詩集　高季廸缶鳴集　邵氏中中子詩集
桂隱遺稿　張青山居士集　龔資遂泮宮稿　李照夢
髮稿　童中州和陶詩　何孟春詠物詩　江陵百詠詩
王蓮吾梅花詩　元先生長短句　稼軒長短句　康
和齋詩集　片雲山人小稿　秋聲書屋詩　江雨軒詩

集　風雅翼　劉彥昺詩集　劉尚賓集　陸誠庵詩集
百題詩　王友行詩集　韓山人詩集　石雲遺稿
吳吾吾類稿　張貞子水雲集　洞天留題詩　吳先生
外集　張伯雨師友集　竹林清風集　吟嘯續集　李
嚴詩辯　唐詩品　南北朝詩話　顏範詩評　童蒙詩
訓　因話錄　吳環溪詩話　鍾氏詩品　溫公詩話
後山詩話　詩話總龜　全唐詩話　六一詩話　竹莊
詩話　詩話集錄　彥周詩話　苕溪詩話　清林詩話
貢父詩話　庚溪詩話　容齋詩話　竹坡詩話　珊
瑚詩話　珊瑚鈎詩話　紫先生詩話　北山詩話　趙

威伯詩話　劉先生詩話　東萊紫微詩話　續詩話
復齋謾紀　瑤池集　歲寒堂詩話　詩學武庫　洞霄
詩集　霞外詩編　丘氏雙貞詩集　花蕊夫人詩集
王道士江海吟稿　蕭敬拾遺集　朱淑貞詩集　黃山
岳西川貶錄　唐宋高僧詩　僧閑雲軒集　僧盤谷遊
山集　宋僧濟山詩集　僧竹窗小稿　非空上人集
唐高僧詩　僧谷響集　僧雪窗集　僧湘石集　僧發
山集　僧全室稿　支離子詩集　東嘉韞玉傳奇　瀲
季灘集　樂府廣題　袁尚志古樂府　樂府新聲　靜
軒樂府　柳公樂章　續東几詩餘　草堂詩餘　須溪

詞集　澗泉詩餘　樂府品題　詞林藻鑑　梅苑詞稿
諸家詩詞　辛稼軒詞集　滕玉霄詞集　賀氏聯珠
琴趣外篇　陽春白雪　戲曲大全　風月錦囊　笑
苑千金　選唱曠詞　新詞小說　清江漁譜　十英曲
會　綠窗談藪　煙粉靈怪　簡齋詞集　諸家燕宴詞
白石道人歌曲編　煙波漁隱詞　名賢珠玉集
類書
冊府元龜　太平御覽　文獻通考　白孔六帖　項氏
家說　畫一元龜　白氏六帖　楊氏六帖　黃氏日抄
藝文類聚　元朝經世大典　通志　習學記言　登

書一覽　帝王紀世圖說　玉海　羣書備覽　萬英會
元　通志畧　類要　致知編　建章錄　太平總類
明善編　數類　讀書志　自警編　書叙指南　杜氏
通典　金玉新書　宋朝類苑　事類合璧　書林事類
　宋朝類書．修文御覽　兼金合璧　事文類聚　晏
元獻公類要　集言　北堂書鈔　事類備要　趙明誠
金石錄　通典　集事淵海　山堂考索　萬卷菁華
羣書備類　羣書類句　事文小編　羣書備檢　羣書
引論　祕府書林　聲律會元　敏求機要　故事備要
　分門故事　分門字苑　困學紀聞　故事金璧　簡

明故事　詞學題苑　六藝綱目　文史括要　分聲類
說　格物類編　經學會元　類書　解題　朝野類要
　張光祖言行龜鑑　翰苑新書　翰墨新書　劉抑之
經學足用　八詩六帖　翰墨全書　類說　攷古編
學林　班固白虎通　萬花谷　玉府　攷古集　禁苑
　房融好還集　百衲錦　鄭師中御筆兼善錄　廣益
集　聚寶論　善俗十書　劉清之戒子通錄　經史百
家制度　小學紺珠　博古圖　大事記通釋　海錄碎
事　瑣碎錄　考古圖　記纂淵海　羣書備數　唐語
林　儒林備要　大字碎金　內翰談苑　紺珠集　世
說新語　通用碎金　鄭氏談綺　續世說　記堂新書
　武庫珉函　婚姻備用　故事金璧　類林雜說　閨
閣類編　志書分記　事林廣記　六藝類要、韻語陽
秋　詞學題海　書林廣記　文史聯珠　崇文總目
居家必用　太平廣記　萬啓類編　藝文志考　詩學
大成　啓箚青錢　經子法語　全方備組　詩學集成
　啓箚淵海　啓箚天機錦　史總類　四庫闕書錄
珍珠囊　啓箚雲錦囊　蓺堅志　吳宏典型錄　忘筌
書、詩苑叢珠　尺牘法言　中州啓箚　四六翰式
書簡提徑　尺牘筌蹄　仕學規範　四六錦繡　李梅

亭四六集、李端叔三昧集　廣韻　小說蒙求　李橋山
四六集　幼學日誦格言　李翰林蒙求　名物蒙求
三字蒙求　賦學訓蒙　五典毓蒙　歷代蒙求　正蒙
四書　對偶指蒙　訓蒙提法　啓蒙宏綱　百川學海
　古今類事　事類旁通　幼學須知　集英四六　類
對事苑　六藝珍篤　事偶韻語　故事題解　對類賽
大成　小四書　聲律發蒙　對相織字　宋舒津蒙求
　博聞錄　釋文三註　叙古千文
　　韻書
集古韻　鐘鼎篆韻　漢隸分韻　復古編　漢隸家原

隸娗韻寶　隸韻　隸釋　隸分辨　古文韻選　說
文字原　字通　隸續　六書攷　許氏說文　說文續
釋　西漢字統　班馬字韻　六書正譌　六書十義
西漢字類　班馬字類　六書類釋　書學正韻　六書
統　洪武正韻　廣韻　韻會定正字切　禮部韻　韻
會定正　玉篇　添補收正韻書　禮部韻畧　韻府羣
玉　五音集韻　五音類聚　禮部玉篇　韻什來要
韻府輯畧　五音韻譜　五音篇要　紫雲韻　押韻釋
疑　丁度集韻　字原韻畧　精明韻　押韻集成　集
韻淵藪　聲音文字通　回溪史韻　文選韻粹　書同

文　廣干祿字書　字滕博義　詩宗集韻　切韻法
類篇　總韻　押韻淵海　草書韻總　韻補　詩韻
字鑑　正字韻綱　正始之音　韻圖　韻目　韻字
璦林雅韻　切韻指事圖　草韻　韻寶　韻譜　十書
直言　五音切韻法　大定重校類篇　蒙古書韻　草
書集韻　切字佩觿錄　草書韻畧　高宗草韻　切韻
心鑑　四聲等子　禮部韻切　切韻指南　五音篇海

姓氏

古今姓氏辨証　古今同姓名錄　氏族大全　氏族類
稿　元和姓纂　孔氏族譜　姓字瑞華　姓氏急就章

世說叙錄　章氏家乘　古今同姓名續錄　安成周
氏家譜　董氏家傳　氏族言行類稿　混一姓氏志
千家姓　萬姓統宗　萬姓統譜　姓氏源流

法帖

晉唐以來君臣名人墨蹟一部三十冊　石刻周易　三石
刻毛詩　石刻真篆禮記　石刻尚書　石刻周禮　石
刻春秋經傳　石刻禮記　石刻左氏傳　石刻論語
石鼓文　石刻儀禮　石刻公羊傳　石刻孟子　石鼓
音　石刻穀梁傳　石刻孝經　石刻考異　鐘鼎帖
石鼓文音訓　石刻爾雅　鐘鼎大篆　篆謙卦　鐘鼎

彝器款識　篆書譜　古編　篆書大風歌　篆字泰山碑
刻　篆吳紀功碑　華青令篆書　篆法什訓　篆書偏
傍　篆繹山斷碑　籀史　篆書千字　集古篆字　篆隸
書德政頌　篆隸一　篆王清獻碑陰記　篆李白酒樓記
篆書千文　隸書　大智禪師碑　篆隸真草千文　隸書
書篆帖　隸字孝經　篆書二十體　隸書春申君廟碑
古隸法帖　隸書受禪表　隸書漢唐邑令碑　隸書
鍾繇上尊號帖　歷代帝王帖　歷代法帖　隸書帝王
名臣法帖　隸書華岳帖　梁鵠隸書　隸書于長君碑
歷代名臣法帖　真草法帖　隸書房公韓公碑　歷

代名賢法帖　秘閣續帖　歷代帝王名臣法帖釋文
淳熙秘閣續帖　臨江文獻堂帖幷釋文　太清樓法帖
釋文　歷代款識法帖　歷代行書法帖　太清樓法帖
歷代眞草法帖　曹氏星鳳樓帖　懷素藏眞帖　淳
化帖　汝帖　篆韻　唐紀功頌　瘞鶴銘　古法帖
字帖　晉帖　唐宋御書　三段石　宋太宗御書　宋
徽宗草書千文　祈蔡旌銘　宋高宗御劄　古今能書
優劣評　玄秘塔銘　甲秀堂帖　懷素千文　寶晉帖
羲之筆陣圖　張旭法帖　晉宋法帖　羲之帖　歐
陽通法帖　聖教序　蘭亭續帖　羲之法帖　二王法

帖　蘭亭帖　蘭亭行書　獻之法帖　東方朔贊　蘭
亭考　曹娥碑　皇甫君碑　歐陽詢醴泉銘　十七帖
廟堂碑　虞世南書　顏魯公千祿字　顏魯公帖
智永千文　李邕碑帖　玄秘塔碑　草書千文　岳麓
寺碑　曹飾壇碑　雲麾將軍碑　南岳司天王碑　唐
徐府君碑　許眞君誡訓　南岳魏夫人碑　唐朱府君
碑　唐茅山玄靜先生碑　元崇正眞人杜君碑　茅山
崇禧萬壽宮碑　張即之行書蘭亭　李府君神道碑
張純王神道碑　紫陽觀碑　王清獻神道碑　韓國公
北岳碑　秘閣法帖　九成宮記　隆闡大師碑銘　中

山王碑帖　顏公廟碑　禪師十玄譚帖　赤壁賦墨蹟
洛神賦　海市詩帖　夏承碑　東坡松醪賦　出師
表　多寶佛塔　急就篇　東坡眞行書　郴帖　七觀
帖　諸家碑帖　鮮于太常墨蹟　書範　井欄碑　百
刻草書　黃華老人草書　山谷諸帖　永帝眞跡　過
庭書譜　法帖要錄　山谷法帖　宣和書譜　法帖譜
系　法帖刊誤　知足翁題詠　宋名賢墨蹟　唐宋名
臣眞跡　巙巙子山書　唐孟舉千文　大觀法帖釋文
陰符經　讀書譜　法書贊　集古錄　學古編　愛
蓮帖　墨池編　法書考　覽古編　金壺記　集古目

錄　文房圖贊　顏峯遺墨　孫氏自說　趙魏公書
文房四譜　神樂觀碑　翰林要訣　題署法書記　經
進法書考　武岡法帖釋文　紫芝生千文　古今法書
苑　蒙古應恩錄　東觀餘論　書史會要　字帖緒餘
帖韻一聲　諸家雜說　古文草書　許氏說文　書
苑精華　慶豐碑　存古正字　書字經　書學纂要
絳帖評　稽古編　泉帖　鼎帖

畫譜

君臣圖像　聖賢圖像　秘閣書畫目　名畫評　古今
名畫錄　畫斷　歷代名畫記　續畫見聞誌　畫繼星

說　圖繪寶鑑　蘭亭觴詠說　圖賓公像譜　龍虎小
圖　玄元像傳　宋七朝畫　史六駿圖譜　唐名畫錄
林泉高致　宣和畫譜　米家畫史　公私畫譜　續
宋畫評　南宮畫史　竹譜詳錄　山家清供　竹譜
菊譜　牡丹譜　荔枝譜　橘譜　茶經　梅譜　蘭譜
松石格　草木疏　香譜　酒經　酒譜　琴譜　茶
具圖　米芾硯史　燕樂原辨　食譜　琴論　霞外音
雲林石譜　幽人對竹　宣和北苑貢茶錄　鼎硯譜
琴史　振古琴苑　太古遺音　精微論　捨九集
正音　琴苑須知　琴律發微　太古正音　大雅運音

曲譜　琴聲韻圖　太古徽音　琴苑雜鈔　棊書
投壺考正　紹興內府琴譜　飲膳正要　棊經清樂集

政書

徐氏漢官考　唐官品纂要　漢官考　唐宋官制　宋
官制舊典　唐六典　漢官儀　宋職分記　宋官制新
典　元選格　宋祖宗唐制　宋麟臺故事　蔡質漢官
典儀　宋三省總括　元太常沿革　慶元條法事類
司馬溫公官制遺稿　清明錄　元風憲宏綱　蘇子啓
集百官龜鑑　元典章　元成憲綱要　開禧吏部七司
法　劉漫塘荒政續編　元通制　元省部政典舉要

陳古靈薦民提綱　立教錄　宋六曹法　昇定條法總
類　張養浩廟堂忠告　吏學指南　鄭王道論俗編
張養浩牧民忠告　陳古靈州縣提綱　李光弼作邑自
箴　張養浩風憲忠告　庚辰救荒續錄　蔡輔之資政
格言　趙秉百里指南　爲政楷範　彭仁仲政刑類要
官民要覽續集　爲政誠銘　元論民政要　爲政準
則　憲臺通紀　西臺對越集　爲政通論　職林

刑書

唐律　續律　唐律疏　唐律明法類說　唐律刑疏賦
註解　唐刑疏　泰和律令格式　唐律棊盤抹子　唐

律纂例　宋註定刑疏　刑疏賦　宋刑疏　永徽法經
宋申明疏律　平冤錄　宋刑律　元刑流一覽　泰
和新定律　刑疏賦註精要　元會要格例　元折獄龜
鑑　元至正修格　官民準則　百家備覽　洗冤錄
折獄比事　刑疏律文　棠陰比事　無冤錄

兵法

武經七書　武經七書講義　黃石公素書　武經總要
李靖四門經歷　李衛公武略　孫子　孫子衍義
孫子校註　李衛公兵法　吳子　孫子口義　孫子比
事　李衛公兵機　八陣圖要　武侯新書　玄機秘旨

武侯集　武侯將苑　武侯遺文　武學發明　兵法
十論　風后握奇經　李衛公元戎必勝錄　兵機備要
黃石公心鏡　黃石公占變三畧　百戰奇法　奇法
陣圖　太白陽經　行軍須知　武學要覽　軍戎秘術
太白陰經　行軍秘寶　武侯策　少室書　北征錄
武侯遺將八門書　將法書　長短經　虎鈐經　李
衛公望江南　兵機制敵　玉帳玄樞　歷代將書　百
陣圖　治兵會要　集要兵門　百將論斷　百將傳
將鑑節要　將鑑疏畧　呂望秘書　八門遁甲　將鑑
博義　行軍雜占　奇門遁甲　遁甲符應　南渡十將

傳　新編歷代將傳　行兵擇日書　南渡女將軍記
黃石公進兵圖　禽星選擇書　風角集　奇門纂要
六甲天書　太上六甲書　拒守篇　遁甲星鈐　六甲
兵機　兵武三陣圖　禽星擇日書　兵家占候　九天
玄女秘文　玉函玄應檢　天髓靈文　兵要望江南詞
韜鈐精要　軍職範模

算法

元寶鈔通考節要　夏侯陽算經　李德測圓海鏡　算
法百顆珠　詳明算法　通原算法　五曹算經　算學
源流　九章算經　五經算術　孫子算經　楊輝九章

數學九章　周髀算經　通變算寶　捷用算法　算
法補缺　妙錄算經　摘奇算法　算法透簾　海島算
經　錢譜　錢誌　算法全能集　稽古術畧　錢式
泉志

陰陽書

天元玉曆賦　天文總要　步天歌　天文星象　天文
歷代占　六經天文　天文書　三垣星書　漢晉天文
志　天文經星　觀象玩占　乾象賦　高遠坐致　玉
歷通政經　天文類書　天鏡書　甘石星經　陰陽秘
訣書　考驗星書　四星賦　乾坤總占　紫微垣星占

乾象吉凶　通玄經　天文雜占　流元萬分曆　璇璣
極千圖　玉鏡經　天紀神策　歲實根源錄　周天曆
數　堯典曆　太虛曆度　官曆漏刻圖　新儀像法
閏虛志　五緯定曆　年月日通用　華象新書　漏刻
圖　曆法新議　銅壺漏箭制度　千圭玉　玉髓經
陰陽氣運　準齋几漏新式　選鈐例　造一曆　二十
四氣論　測玄圖訣　涓吉秘要　通天竅　涓吉成書
乾象　日荷　涓吉全書　尅擇書　三元節要　選
擇星定通考　奇門五總龜　上官涓吉活法　九宮八
卦遁法　八門九星式　地理全書明圖　紫微鸞駕

選擇大全　八門易數　萬曆會問　選擇心鏡　尅擇
一覽　天河運轉　萬曆大全　諸書雜法　曆日集成
尅擇通書　萬曆錦囊　尅擇選書　曆法統宗　選
擇易見　曆法集成　選時玉曆　彈冠必用　選擇諸
書　地理新書　選擇元龜　奇儀要覽　地理全書
地理通釋　陰陽正理論　賽成書　地理全書辨方訣
例　地理龍穴圖　選擇書　地理全書洞林照膽　玉
曆　地理明眞論　地里五星圖　地理大成　相書
地理正義論　地理撥沙經　地理精要　地理切論
郭氏元經　玉髓纂玄　塋原總錄　地理髓經　郭璞

塋經　玉髓眞經　山海秘奥　原陵秘塋經　地理抄
土牛經　尋龍秘訣　黄石入宅論　狐首經　金樹
集　洞林別訣　相山經　楊公直指　陰陽總要　選
塋總錄　脩鬼經　尋龍入式　安塋備要　山頭年月
小塋袖金訣　地理選擇　人倫廣鑑　金函鈐　月
波洞中記　陰陽妙訣　華山秘要　觀妙經　通神鬼
眼　五目之書　子平口訣　通變淵源　相鑑類編
五行精紀　子平淵源　洞微淵源　通神照膽經　寸
金易鑑　五星集要　步天經　三命指迷賦　蘭臺妙
選　五星要覽　百中經　玉照定眞經　五星秘訣

星命五總龜　星寶　鬼谷子遺文　排星要用　三辰
隱辰經　玉函　星命總括　五星流宗　三辰通載
七政緒論　五星鈇鉢　虛實五星　八卦飛星　中天
八卦　紫微照膽經　洞玄經　變化賦　紫微眞數
紫微千金賦　銅板經　消息賦　黄金尺賦　紫微堂
星數　天地一覽　七曜禽經　紫微數　範圍生成數
演禽眞經　演禽定鈐　範圍數　星禽演法　範圍
定數　禽演　地理龍穴沙水　範圍樞要　禽書　文
公斷易奇書　範圍索隱　三命正經　大定集成　周
易象占　天元總數　洞微玉册　堯夫星數　周易尚

占　周易外卦　易課占法　易鑑明斷　璇璣鈐　周
易爻占　易影龜鑑　易斷玄機　天玄賦　玄機　周
易古占法　易斷奇書　周易秘奥　易占　鬼谷折字
林　木鐸奇書　叢聖心書　心易類占　心易內篇
易古心鏡　占法立要　康節心易　心易發明　易法
勾玄　卦書雜占　易課　郭璞洞林　金鎖玉匙　卜
筮元龜　心鏡　京房易軌　金鎖玄關　雙林卦影
火珠林雜占　學易淵微　六觀斷例　範圍易　康節
萬物數　考變占法　太極玄機　青函經　麻衣四字
占　潛虛占書　三要靈經　海底眼　先天觀梅數

走失詳註　六壬歌訣　六壬課　九天玄女黃藏經
六壬心印賦　六壬斷訣　九天玄女六壬課　六壬金
口訣　六壬占法　麻衣四言獨步　六壬起課例　壬
課軌華式　歷代人臣災異　六壬心照經　壬課鬼心
經　九天玄妙課　射覆六壬　四聖神課　龜鑑影
鬼谷指心課　天鏡占書　周公神課　鸞駕時　淳風
怪書　金鞭指路　雨暘靈鑑　靈棊經　火輪秘訣
蘭臺玉局　眞禽要訣　解夢書　黃金尺秘　天罡點
時法　囘囘課書　禽演賦　相子秘訣　地理一粒粟
神仙手課　鵝池訣　白猿手覺書　三元正經　轉

神選擇　觀音課　馬合麻課書　三元要論　大義疊
書　眞君籖　二十八宿直日占　筮書　北京城隍籤

醫書

素問　素問玄機　醫說　素問玄珠　素問靈樞集
劉王點脉訣　岐伯五藏論　素問保命集　王叔和脉
訣　濟生拔萃方　聖濟總錄　扁鵲脉髓　難經集註
醫經小學　難經本義　醫方大成　王氏脉經　宣
和論方　素問鈔　難經辨釋　十便良方　葛氏肘後
方　玉函經　蘇沈良方　經驗良方　世醫得效方
嚴氏濟生續方　許學士本事方　御藥院方　得生堂

經驗方　黎居士簡易方　續簡易方　太平和濟方
仙傳集驗方　是齋百一選方　王氏博濟方　孫氏仁
孝方　華陀中藏經方　袖珍方　仁齋直指方　瘡瘍
集驗方　如宜方　易簡方　錢氏補遺方　世傳神效
方　指南方　魏氏家藏方　管見良方　瀋陽坡加減
方　畊庵集效方　神異諸方　余居士選奇方　旅舍
備急方　和活人秘要方　全生指迷集　野夫多效方
無求子活人書　廣南攝生論　原証治方　濟急單
方　儒門事親　諸方撮要　拾遺妙方　金匱方論
衞生家寶　醫學發明　醫學先知　備急纂要　東垣

心要　潔古家珍　心印紺珠　子和心法　玄門內照
丹溪醫論　巢氏病源　服藥須知　傷寒發明　傷
寒撮要　衞生寶鑑　瑞竹堂方　傷寒集義　傷寒提
要　傷寒直格　醫壘元戎　傷寒指掌圖　成無已傷
寒論　傷寒類書　傷寒明理論　張仲景傷寒鈐　千
金方　傷寒立法考　傷寒百問歌　証治準繩　傷寒
論　傷寒救俗方　傷寒百証歌　産經　仲景精華鈐
活人書百問　素問運氣論奥　紀玄妙用集　通神
明鑑論　婦人大全良方　活人書括　運氣精華　醫
門雜記　産寶百問　四時治要　內經運氣　天元玉

攝　孟氏詵方　產育寶慶集　萬全護命方　龍木論
全嬰方　仙傳濟陰方　銅人針灸圖　保幼方　保
嬰集　全嬰總訣　嬰孫寶書　活幼心書　養子直訣
幼幼新書　活幼口義　醫方妙選　養子要言　小
兒痘疹方　陳氏小兒方　三十六弔書　小兒形証方
保嬰瘡疹方　十四經發揮　小兒保生要方　嬰孩
妙訣　脊骨腧六灸法　六十六雜病方　眼科口訣
七十二証眼論　鍼灸四書　明堂灸經　外科精要
諸風類方　鍼經指南　針灸集成　臍科程文　本草
類要　銅人鍼灸經　秘傳外科方　博濟神應方　鍼

灸資生經　許孫瘡科方　本草元命包　七十二証眼
科歌訣　朱彦修傳　本草經註　李東垣內外傷辨
本草源流　本草衍義　本草歌括　湯液本草　丹溪
本草　養生雜類　圖經本草　寶慶本草　本草綱目
食用本草　江西本草　類集本草　褚氏遺書　壽
親養老新書　小兒方　續粥方　丹溪醫論　聖濟經
解義　存貞圖　端效方　仁齋直指方脉論　橐駝醫
藥方　鷹鶻鵰鴿方　司牧安驥集　痊驥良經　蕃牧
纂驗方　延壽書　相鶴經　馬經　食說　鷹鶻論
牛經

農圃

齊民要術　農桑輯要　種蒔占書　節令要覽　種藝
雜歷　山居備用　四時纂要　歲時種植　國老談苑
山居四要　治農書　道僧丹訣　栽桑圖　農書

內府經籍板

二十一史十三經共六萬八千一百二十五葉　五倫書
一千七百二葉　周易大全一千一百十八葉　書傳大
全七百六十三葉　詩傳大全九百九葉　春秋大全一
千四百五十九葉　禮記大全一千二百五十九葉　書
傳五百八十三葉　易傳五百八十二葉　詩傳六百三

十五葉　春秋傳四百四十葉　禮記一千六十一葉
四書大全一千五百九十九葉　四書集註八百二十葉
性理大全二千二百六十九葉　資治通鑑綱目四千
一百葉　續資治通鑑綱目一千一百二十二葉　少微
通鑑節要一千四百三十八葉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一
千六百八十三葉　晏宏資治通鑑綱目四千二十葉
文獻通考一萬八百三十六葉　歷代名臣奏議九千七
百二十葉　歷代通鑑纂要三千六百三十二葉　大明
會典六千五百九十葉　事文類聚八千三百六十葉
大明一統志三千一百五十葉　明倫大典七百二十葉

大明集禮二千四百七十六葉　大學衍義一千三百八十八葉　大學衍義補三千六百葉　對類八百七十三葉　諸司職掌四百二十八葉　大明官制三百十葉　御製大誥二百五十三葉　大明律二百七葉　御製文集七百十三葉　洪武正韻五百葉　御製詩集八十四葉　韻府羣玉一千四十葉　經史海篇直音五百十二葉　廣韻二百五十五葉　玉篇三百十五葉　經書音釋一百七葉　詩韻釋義一百五十八葉　四書白文三百十二葉　詩學大成一千葉　爾雅埤雅三百九十七葉　許氏說文六百五十葉　呂真人文集二百四十

葉　孔子家語一百四十四葉　通書大全九百九十葉　列女傳一百二十五葉　神課金口訣二百四十葉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八百七十六葉　臞仙肘後神樞一百七十八葉　選擇曆書二百五十六葉　雍熙樂府一千七百五十三葉　三國志通俗演義二千一百五十葉　歷代臣鑒五百六十葉　貞觀正要三百七十葉　居家必用八百八十葉　聖學心法三百十五葉　釋文三註千字文七十一葉　胡曾詩九十九葉　蒙求一百四十五葉　伏臘正要一百七十五葉　唐賢三體詩一百七十二葉　古文精粹二百五十六葉　李白詩三百

六葉　高皇后傳四十七葉　女訓四十九葉　內訓五十葉　尚書孝經大學中庸三百三十六葉　選詩補註三百十二葉　唐詩鼓吹二百六十六葉　周易占法二百四十葉　草堂詩餘一百九十葉　忠紀含春堂詩二百四十葉　小四書二百四十葉　明心寶鑑一百十五葉　擊壤集三百五十葉　勸忍百箴三百葉　古文真寶三百九十一葉　醫要集覽二百八十葉　草韻辨體二百七十葉　增定華夷譯語一千七百八葉　評史心見三百五十葉　通鑑博論二百九十葉　重刊證類本草一千三百四十五葉　皇明祖訓五十葉　祖訓條章

十二葉　皇明典禮九十五葉　洪武禮制八十二葉　御製洪範篇序三十葉　稽古定制十九葉　慈聖宣文皇太后女鑒六十九葉　鄭氏女孝經四十二葉　曹大家女訓十六葉　內則詩六十二葉　內令十二葉　邪鑒錄一百五十二葉　勤政要典七十三葉　外戚事鑒六十八葉　山居四要八十三葉　臞仙肘後經一百十二葉　玉匣記八十二葉　省躬錄七十三葉　祈異賦四十九葉　步天歌八葉　傳心妙訣四十五葉　詳明算法一百十葉　草字碎金九十二葉　真字碎金九十二葉　隷字碎金九十二葉　千家姓五十九葉　孝順

事實二百九十二葉　爲善陰騭三百七十二葉　小學
書解一百六葉　忠經四十二葉　孝經大義四十三葉
歴代紀年三十六葉　四時歌曲十一葉　隨機應化
錄六十葉　高皇帝道德經註解六十九葉　達達字孝
經四十二葉　醫按書三十二葉　蒙求白文三十九葉
山歌四葉　華夷譯語八十八葉　古字便覽五十二
葉　八行遺事集二十八葉　警世篇三十一葉　忠經
直解十六葉　太上感應靈篇九十二葉　憲綱五十葉
百家姓十葉　大學三十六葉　千字文十七葉　孝
經十六葉　中庸五十六葉　千家詩四十四葉　七言

雜字十三葉　三字經二十六葉　啓蒙集四十葉　啓
蒙書法二十一葉　草訣百韻十四葉　草訣百韻歌四
十葉　八行圖說四十一葉　孝經直解三十六葉　周
公解夢書大全七十葉　四書直解一千八百四十葉
書經直解八百二十葉　通鑑直解一千四十二葉　帝
鑑圖說三百五十六葉　洪武正韻玉鍵一百三十葉
佛經一藏十八萬八十二葉　道經一藏十二萬二千五
百八十九葉　番經一藏十五萬七十四葉

明書第七十八卷

史官傅維鱗纂

志十八

服璽志一

史官論曰服物所以辨等也璽章所以昭信也無等則上
下褻無信則中外疑惟褻與疑不可以爲治古天子端冕
凝旒百辟垂紳正笏明有尊也符節分寸人虎佩緩異乎
爵秩明有執也尊則不褻執則不疑而治體以成焉明典
酌古定制上下之等甚辨而中外之信孔昭誠可爲後世
法作服璽志

○皇帝冕服

袞冕凡祭天地宗廟及正旦冬至聖節則服袞冕祭社稷
先農冊拜亦如之洪武十六年定冕前圓後方玄表纁裏
前後十二旒每旒五采玉十二珠五采繅十有二就就相
去一寸紅絲組爲纓黈纊充耳玉簪導　袞玄衣黃裳十
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織在衣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六章繡在裳　白羅大帶紅裏　蔽膝隨裳色繡龍火
山文　玉革帶玉佩　大綬六采赤黃黑白縹綠小綬三
色同大綬間施三玉環　白羅中單黻領青緣襈黃襪黃
舄金飾

二十六年定袞十二章　冕版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
冠上有覆玄表朱裏前後各有十二旒旒五采玉珠十二
玉簪導朱纓　圭長一尺二寸　袞玄衣纁裳衣六章織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裳六章織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中
單以素紗爲之　紅羅蔽膝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
織火龍山三章　革帶佩玉長三尺三寸　大帶素表朱
裏兩邊用綠上以朱錦下以綠錦　大綬六采用黃白赤
玄縹綠織成純玄質五百首小綬三色同大綬間織三玉
環　朱襪赤舄
永樂三年定冕冠十有二旒冠以皂紗爲之上覆曰綖桐

板爲質衣之以綺玄表朱裏前圓後方廣一尺二寸長二
尺四寸前後各十有二旒每旒各五采繅十有二就貫五
采玉珠十二赤白青黃黑相次以玉衡維冠玉簪貫紐紐
與冠武並繫纓處皆飾以金綖以左右垂黈纊充耳（用黃玉）
繫以玄紞承以玉瑱朱紘　玉圭長一尺二寸剡其上刻
山四蓋周鎭圭之制黃綺約其下別以袋韜之金龍文
袞服十有二章玄衣八章日月龍在肩星辰山在背火華
蟲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織成本色領褾襈裾纁裳四章織藻
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前後不相屬共腰有襞積
本色綼裼　中單以素紗爲之青領褾襈領織黻文十三

蔽膝隨裳色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本色綠有紃施
於縫中其上玉鉤二　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衝
牙一璜二瑀下有玉花玉花下又垂二玉滴琢飾雲龍文
描金自珩而下繫組五貫以玉珠行則衝牙二滴與璜相
觸有聲其上金鉤二有二小綬六采以副之六采黃白赤
玄縹綠纁質　大帶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
朱下綼以綠紐約用素組　大綬六采黃白赤玄縹綠纁
質小綬三色同大綬間施三玉環龍文皆織成　襪舄皆
赤色舄用黑絇純以黃飾舄首
嘉靖八年定冠制以圓匡烏紗冒之冠上有覆板長二尺

四寸廣二尺二寸玄表朱裏前圓後方前後各七采玉珠
十二旒以黃赤青白黑紅綠爲之玉珩玉簪導朱纓青纊
充耳綴以玉珠二凡尺皆以周尺爲度　衣玄色凡織六
章日月在肩各徑五寸星山在後龍華蟲在兩袖長不掩
裳之六章　裳黃色爲幅七前三幅後四幅連屬如帷凡
繡六章分作四行火宗彝藻爲二行米黼黻爲二行　中
單素紗爲之青綠領織黻文十三　蔽膝隨裳色羅爲之上
繡龍一下繡火三繫于革帶大帶素表朱裏上綠以朱下
以綠不用錦　革帶前用玉其後無玉以佩綬繫而掩之
圭白玉爲之長尺二寸剡其上下以黃絇約之上刻山形

四盛以黃綺囊藉以黃錦　朱韈赤舃黃絛綠玄纓結
皮弁服凡朔望視朝降詔降香進表四夷朝貢朝覲則服
皮弁服嘉靖間命祭太歲山川等神皆服
洪武二十六年定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十二縫每縫
中綴五采玉十二以爲飾玉簪導紅組纓其服絳紗衣蔽
膝隨衣色白玉佩革帶玉鉤䚢緋大白帶白韈黑舃
永樂三年定皮弁用黑紗冒之前後各十二縫其中各綴
五采玉十二縫及冠武及貫簪繫纓處皆飾以金玉簪朱
紘纓玉以赤白青黃黑相次　玉圭長如冕服之圭有脊
并雙植文剡其上黃綺約其下及有韜金龍文　絳紗袍

本色領褾襈裾　紅裳如冕服內裳制但不織章數　中
單以素紗爲之如深衣制紅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三
蔽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玉鉤二　玉佩大帶大綬韈舃俱
如冕服內制
常服
洪武三年定常服烏紗折角向上金盤領窄袖袍束帶間
用金玉琥珀透犀
永樂三年定冠以烏紗冒之折角向上（今名翼善冠）　袍黃色
盤領窄袖前後及兩肩各金織盤龍一　帶用玉　靴以
皮爲之

武弁服國初親征遣將禮則服武弁乘革輅其制未詳
詳定自嘉靖初年始
嘉靖八年定弁上銳色用赤上十二縫中綴五采玉落落
如星狀　韎衣韎裳韎韐俱赤色如常制　佩綬革帶如
常制佩綬及韎韐俱上繫于革帶　舃如其裳之色　玉
圭視鎮圭差小剡上方下有篆文曰討罪安民
燕弁冠服
嘉靖七年定冠匡如皮弁之制以烏紗冒之分十有二瓣
各以金線壓之前飾五采玉雲各一後列四山朱絛爲組
纓雙玉簪　服如古玄端之制身用玄邊緣以青兩肩繡

日月前蟠圓龍一後蟠方龍二邊加龍文八十一領與兩
袪共龍文五九衽同前後齊共龍文四九　襯用深衣之
制黃色袂圓袪方下齊負繩及踝十二幅　素帶朱裏青
表綠緣邊腰圍飾以玉龍九片　[illegible]玄爲之朱緣紅（纓黃[illegible]　襪用白）
○皇后冠服（附冊寶）　皇后受冊謁廟朝會服禮服燕居則常
服
禮服
洪武三年定冠爲圓匡冒以翡翠上飾以九龍四鳳大花
十二樹小花如大花之數兩博鬢十二鈿服褘衣深青爲
質畫翟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黻領朱羅縠褾襈裾

蔽膝隨衣色以緅爲領緣用翟爲章三等大帶隨衣色朱
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玉革帶青韈
青舄以金飾
永樂三年定九龍四鳳冠漆竹絲爲圓匡冒以翡翠上飾
翠龍九金鳳四正中一龍銜大珠一上有翠蓋下垂珠結
餘皆口銜珠滴翠雲四十片大珠花十二樹皆牡丹花每樹花二朶蕋頭二箇翠花九葉
小珠花如大珠花之數皆穰花飄枝每枝花一朶半開一朶翠葉五葉
三博鬢左右共六扇 飾以金龍翠雲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幅上
飾珠寶鈿花十二翠鈿如其數托裏金口圈一幅 珠翠
面花五事珠排環一對皂羅額子一描金龍文用珠二十

一顆 翟衣深青爲質織翟文十有二等凡一百四十八對閒以
小輪花紅領褾襈裾織金雲龍紵絲紗羅隨用 中單玉
色紗爲之紅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三或用綠羅 蔽膝
隨衣色織翟爲章三等閒以小輪花四以緅爲領緣織金
雲龍文紵絲紗羅隨用 玉穀圭長七寸周尺剡其上琢穀
文黃綺約其下別以黃袋韜之金龍文 玉革帶青綺鞓
描金雲龍文玉事件十金事件四 大帶表裏俱青紅相
半其末純紅而下垂織金雲龍文上以朱緣下以綠緣[illegible]
青綺副帶一 綬五采黃赤白縹綠纁質間施二玉環皆
織成小綬三色同大綬 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

衝牙一璜二瑀下有玉花玉花下又垂二玉滴球飾雲龍
文描金自珩而下繫組五貫以玉珠行則衝牙二滴與二
璜相觸有聲上有金鉤有小綬五采以副之五采黃赤白
縹綠纁質織成 青韈舄韈以青羅爲之舄用青綺飾以
描金雲龍文皂線純每舄首加珠五顆

常服

洪武三年定雙鳳翊龍冠首飾釧鐲金玉珠寶翡翠隨用
諸色團衫金繡龍鳳文帶用金玉
四年定龍鳳珠翠冠眞紅大袖衣霞披紅羅長裙紅褙子
冠制如特髻上加龍鳳飾衣用織金龍鳳文加繡飾

永樂三年定雙鳳翊龍冠以皂縠爲之附以翠博山上飾
金龍一翊以二珠翠鳳皆口銜珠滴前後珠牡丹花二朶
蕋頭八箇翠葉三十六葉珠翠穰花鬢二朶珠翠雲二十
一片翠口圈一副金寶鈿花九上飾珠九顆金鳳一對口
銜珠結三博鬢左右共六扇 飾以鸞鳳金寶鈿二十四邊垂珠
滴金簪一對珊瑚鳳冠觜一副 大衫霞帔衫用黃色紵
絲紗羅隨用霞帔深青爲質織金雲霞龍文或繡或鋪翠
圈金飾以珠紵絲紗羅隨用玉墜子琢龍文 四襖襖子
即褙子 深青爲質金繡團龍文紵絲紗羅隨用 鞠衣紅色
胸背雲龍文用織金或繡或加鋪翠圈金飾以珠或素紵

絲紗羅并餘色隨用　大帶紅線羅爲之有緣餘或青或
綠各隨鞠衣色　緣襈襖子黃色紅領褾襈裾皆織金采
色雲龍文紵絲紗羅隨用　綠襈裙紅色綠緣襈織金采
色雲龍文紵絲紗羅隨用　玉帶青綺鞓描金雲龍文玉
事件十金事件三　玉花采結綬以紅綠線羅爲結上有
玉綬花一琢雲龍文綬帶上玉墜珠六顆并金垂頭花板
四片小金葉六箇紅綠線羅繫帶一　白玉雲樣玎璫二如
佩制每事上有金鉤一金如意雲蓋一件兩面鈒雲龍文
下懸紅組五貫金方心雲板一件兩面亦鈒雲龍文俱襯
以紅綺下垂金長頭花四件中有小金鐘一箇末綴白玉

雲朵五　青襪舄與翟衣內制同
冊寶冊用金二片每片依周尺長一尺二寸闊五寸厚二
分五釐鐫刻其書每片側邊上下有篆用紅羅聯貫開闔
如今書帙之狀背各用紅錦褾護藉以紅錦小褥冊盝以
木爲之飾以渾金瀝粉蟠龍用紅紵絲襯裏內以紅羅銷
金小袱裹冊外以紅羅銷金夾袱裹之五色小絛繫於匣
外　寶用金龜鈕朱篆文用篆書曰皇后之寶依周尺方
五寸九分厚一寸九分寶池用金闊取容寶寶匣二副每
副三重外匣用木飾並與冊盝同中匣用金鈒蟠龍內小
匣仍用木與外匣同小匣內置一寶座四角雕蟠龍飾以
渾金座上用小錦褥褥上一匱寶池用銷金紅羅小夾袱
裹寶其匣外各用紅羅銷金大夾袱覆之

○皇妃冠服　凡皇妃受冊助祭朝會用禮服燕居常服

禮服

洪武三年定冠飾以九翬四鳳花釵九樹小花如大花之
數兩博鬢九鈿翟衣青質繡翟編次于衣及裳重爲九等
青紗中單黻領朱縠褾襈裾蔽膝隨裳色加文繡重雉爲
章二等以緅爲領緣大帶隨衣色玉革帶青襪舄佩綬
永樂三年定九翟冠二頂冠以皂縠爲之附以翠博山飾
以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翟四皆口銜珠滴冠中寶珠一

座前後珠牡丹花二朵蕊頭八箇翠葉三十六葉珠翠穰
花鬢二朵承以小連雲六片翠頂雲一座上飾珠五顆珠
翠雲十一片翠口圈一副金寶鈿花九箇上用珠九顆金
鳳一對口銜珠結金簪一對　珠翠牡丹花穰花各二朵
面花二對梅花環四珠環各一對　大衫霞帔衫用紅色
紵絲紗羅隨用霞帔深青爲質織金雲霞鳳文或繡或鋪
翠圈金飾以珠紵絲紗羅隨用玉墜子瑑鳳文　四褙襖
子即背子桃花色金繡團鳳文紵絲紗羅隨用　鞠衣青色
胸背鸞鳳雲文用織金或繡或加鋪翠圈金飾以珠燕居
服用素除黃外餘色及紵絲紗羅隨用　大帶青綠羅爲

之有緑餘或紅或緑各隨鞠衣色　緑襈襖子青色紅領
褾襈裾織金雲鳳文紵絲紗羅隨用　緑襈裾紅色緑緣
襈織金花鳳文紵絲紗羅隨用　玉穀圭長七寸剡其上
瑑穀文以錦約其下并韜　玉革帶青綺鞓描金雲鳳文
玉事件十金事件三　玉花采結綬以紅緑線羅爲結上
有玉綬花一瑑寶相花文綬帶上玉墜珠六顆并金垂頭
花板四片金葉兒六箇紅線羅繫帶一　玉佩二如中宮佩
制珩以下瑑飾雲鳳文描金上有金鉤　青襪舄襪以青
線羅爲之舄用青綺飾以描金雲鳳文皂線純每舄首加
珠三顆

常服

洪武三年定鸞鳳冠首飾釧鐲用金玉珠寶翠諸色團衫
金繡鸞鳳不用黃帶用金玉犀
又定山松特髻假鬢花鈿或花釵鳳冠眞紅大袖衣霞帔
紅羅裙紅羅褙子衣用織金及繡鳳文
冊印冊用鍍金銀冊二片其長短闊厚與諸王冊同冊盝
飾以渾金瀝粉蟠鳳其物用褁褥皆與諸王同印用金龜
鈕其尺寸與諸王寶同文曰皇妃之印其餘制度皆與諸
王同匣皆飾以蟠鳳皇貴妃有寶餘無寶

○皇嬪冠服

嘉靖十年定冠用九翟次皇妃之鳳大衫鞠衣如皇妃制
圭用次玉穀文
冊冊用銀少殺於皇妃五分之一以金飾之

○內命婦冠服

洪武五年定三品以上用花釵翟衣四品五品用山松特
髻大衫爲禮服貴人視三品以皇妃燕居冠及大衫霞帔
爲禮服珠翠慶雲冠鞠衣褙子緣襈襖裙爲常服

○皇太子冠服　冊寶附　皇太子陪祀天地宗廟及正旦冬
至朝會則服袞冕從祭社稷及受冊納妃亦如之朔望朝
降詔降香進表四夷朝貢朝覲則服皮弁

袞冕

洪武二十六年定袞冕九章　冕九旒旒九玉金簪導紅
組纓兩玉瑱　圭長九寸五分　玄衣纁裳五章織山龍
華蟲宗彝火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　白紗中單黻領
蔽膝隨裳色織火山二章　革帶金鉤鰈玉佩　綬五采
用赤白玄縹緑織成純赤質三百三十首小綬三色同大
綬間織三玉環　大帶白表朱裏上緑以紅下緑以緑
白襪赤舄
永樂三年定冕冠玄表朱裏前圓後方前後各九旒每旒
各五采繅九就貫五采玉九赤白青黃黑相次玉衡金簪

玄紞垂青纊充耳用青玉承以白玉瑱朱紘纓　玉圭長九
寸五分以錦約其下并韜　衮服九章玄衣五章龍在肩
山在背火華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織成本色領褾襈裾纁
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不相屬共腰
有襞積本色綼裼　中單以素紗爲之青領褾襈裾領織
黻文十一　蔽膝隨裳色四章織藻粉米黼黻本色緣有
紃施于縫中其上玉鉤二　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
一衝牙一璜二瑀下有玉花花下垂二玉滴瑑雲龍文描
金自珩而下繫組五貫以玉珠上有金鉤小綬四采以副
之四采赤白縹綠纁質　大帶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

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綠紐約用青組　大綬四采赤白縹
綠纁質小綬三采間施二玉環龍文皆織成　韍舄皆赤
色舄用黑絇純黑飾舄首

皮弁服

永樂三年定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九縫每縫中綴五
采玉九縫及冠武并貫簪繫纓處皆飾以金金簪朱纓
玉圭如冕服內制　絳紗袍本色領褾襈裾　紅裳如冕
服內裳制但不織章數　中單以素紗爲之如深衣制紅
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一　蔽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紃施
于縫中其上玉鉤二　玉佩如冕服內制但無雲龍文有
小綬四采以副之　大帶　大綬　韍舄赤色皆如冕服
內制

常服

洪武元年定烏紗折上巾
永樂三年定冠烏紗折角向上巾亦名翼善冠親郡王及世子俱同
袍赤色盤領窄袖前後及兩肩各金織蟠龍一　帶用玉
靴皮爲之
冊寶冊用金二片長闊規制盝匣妝飾悉與皇后冊同寶
用金龜紐朱綬文用篆書曰皇太子寶方厚規制池匣救
飾亦與皇后寶同

○皇太子妃

冠服禮服洪武三年定與皇妃同
永樂三年定九翬四鳳冠漆竹絲爲圓匡冒以翡翠上飾
翠翬九金鳳四皆口銜珠滴珠翠雲四十片大珠花九樹
皆牡丹花每樹花一朵半開一朵蕊頭二箇翠葉九葉　小珠花如大珠花之數皆穰花飄
枝每枝花一朵半開一朵翠葉五葉　雙博鬢左右共四扇　飾以鸞鳳皆垂珠滴翠
口圈一副上飾珠寶鈿花九翠鈿如其數托裹金口圈一
副　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環一對珠皂羅額子一描金鳳
文用珠二十一顆　翟衣深青爲質織翟文九等凡一百三十八
對間以小輪花紅領褾襈裾織金雲鳳文紵絲紗羅隨用

中單玉色紗爲之紅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一或用綠
羅　蔽膝隨衣色織翟爲章二等間以小輪花三以緅爲
領緣織金雲鳳文紵絲紗羅隨用　玉穀圭長七寸剡其
上瑑穀文以錦約其下弁韜　玉革帶青綺鞓描金雲鳳
文玉事件十金事件四　大帶表裏俱青紅相半其末純
紅而下垂織金雲鳳文上以朱緣下以綠緣弁青綺副帶
一　綬四采赤白縹綠纁質皆織成間施二玉環小綬三
色同大綬　玉佩二珩以下瑑飾雲鳳文描金上有金鉤
以小綬四采副之四采赤白縹綠纁質織成　青韈舄韈
以青線羅爲之舄用青綺飾以描金雲鳳文皂線純每舄

首加珠三顆

常服

洪武三年定犀冠刻以花鳳首飾釧鐲用金玉珠寶翠隨
色圓領衫金繡鸞鳳惟不用黃帶用金玉犀四年又定冠

皇妃同

永樂三年定燕居冠以皂縠爲之附以翠博山上飾寶珠
一座翊以二珠翠鳳皆口銜珠滴前後珠牡丹花二朶蘂
頭八箇翠葉三十六葉珠翠穰花鬢二朶珠翠雲十六片
翠口圈一副金寶鈿花九上飾珠九顆金鳳一對口銜珠
結雙博鬢左右共四箇飾以鸞鳳金寶鈿十　八濼垂珠滴金簪

一對珊瑚鳳冠觜一副　大衫霞帔衫用紅色紵絲紗羅
隨用霞帔深青爲質織金或繡或鋪翠圈金飾以珠紵絲
紗羅隨用玉墜子瑑鳳文　四襖襖子即背子　桃花色金繡
團鳳文紵絲紗羅隨用　鞠衣青色胸背鸞鳳雲文用繡
金或繡或加鋪翠圈金飾以珠或素除黃外餘色弁紵絲
紗羅隨用　大帶青綠羅爲之有綠飾或紅或綠各隨鞠
衣色　綠襈襖子青色紅領褾襈裾織金采色雲鳳文紵
絲紗羅隨用　綠襈裾紅色綠綠襈織金采色花鳳文紵
絲紗羅隨用　玉帶青綺鞓描金雲鳳文玉事件十金事
件三玉花采結綬以紅綠線羅爲結上有玉綬花一瑑雲

鳳文綬帶上玉墜珠六顆弁金垂頭花瓣四片小金葉六
箇紅線羅繫帶一　白玉雲樣玎璫二如佩制每事上有
金鉤一金如意雲蓋一件兩面鈒雲鳳文下懸紅組五貫
金方心雲板一件兩面亦鈒雲鳳文俱襯以紅綺下垂金
長頭花四件中有小金鐘一箇末綴白玉雲朶五　青韈
舄與前翟衣內制同

○親王冠服冊寶附　親王助祭謁廟正旦冬至等朝賀則
服袞冕受冊納妃亦如之朔望朝降詔降香進表四夷朝
貢朝覲則服皮弁

袞冕

洪武二十六年定衮冕九章　冕五采玉珠九旒紅組纓
青纊充耳金簪導　圭長九寸二分五釐　青衣纁裳衣
五章織山龍華蟲火宗彝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　白紗
中單黻領青緣　蔽膝隨裳色織火山二章　革帶金鉤
䚢佩玉　綬五采赤白玄縹綠織成純赤質三百二十首
小綬三色同大綬間織三玉環　大帶表裏白羅朱綠緣
白韈朱舄
永樂三年定冕冠朱表朱裏前圓後方前後各九旒每旒
各五采繅九就貫五采玉九赤白青黃黑相次玉衡金簪
玄紞垂青纊充耳用青玉承以白玉瑱朱紘纓　玉圭長九

寸二分五釐以錦約其下并韜　衮服九章青衣五章龍
在肩山在背火華蟲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織成本色領褾襈
裾纁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不相屬
共腰有襞積本色綼裼　中單以素紗爲之青領褾襈裾
領織黻文十一　蔽膝隨裳色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
本色緣有紃施于縫中其上玉鉤二　玉佩如東宮佩制
自珩以下瑑雲龍文上有金鉤小綬四采以副之四采赤
白縹綠纁質　大帶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
朱下綼以綠紐約用青組　大綬四采赤白縹綠小綬三
采間施二玉環龍文皆織成纁質　韈舄皆赤色舄用黑
絇純黑飾舄首
皮弁服
永樂三年定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九縫每縫中綴五
采玉九縫及冠武弁貫簪繫纓處皆飾以金金簪朱纓
玉圭如冕服內制　絳紗袍本色領褾襈裾　紅裳如冕
服內裳制但不織章數　中單以素紗爲之如深衣制紅
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一　蔽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紃施
於縫中其上玉鉤二　玉佩如冕服內佩制但無雲龍文
有小綬四采以副之　大帶　大綬　韈舄俱如冕服內
制

常服
永樂三年定冠袍帶靴俱與東宮同
保和冠服
嘉靖七年定冠制以燕弁爲準親王用九襈世子用八襈
郡王用七襈俱去簪與五玉後山皆一扇爲之分畫爲四
郡王長子冠如忠靖之制用五襈服用青身青綠前後方
龍補各一身用素地邊用雲其補子郡王以上采妝郡王
長子織金爲之襯用深衣玉色帶青表綠裏綠緣履用皂
綠結白韈
册寶册用金二片長闊規制畫匣妝飾與皇太子册同寶

用金龜鈕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其文曰某王之寶池匣妝飾與皇太子寶同但太子寶盝匣雕蟠龍王則雕蟠螭

○親王妃冠服王妃受册助祭朝會則服禮服

禮服

洪武三年定冠飾以九翬四鳳花釵九樹小花如大花之數兩博鬢九鈿翟衣青質五色九等繡翟編次於衣及裳素紗中單黻領朱縠褾襈裾蔽膝隨裳色以緅爲領緣繡翟爲章二等大帶隨衣色玉革帶青韈舄佩綬

永樂三[illegible]定九翟冠二頂冠以皂縠爲之附以翠博山飾

以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翟四皆口銜珠滴冠中寶珠一座前後珠牡丹花二朵蕊頭八箇翠葉三十六葉珠翠穰花鬢二朵承以小連雲六片翠頂雲一座上有珠九顆珠翠雲十一片翠口圈一副金寶鈿花九箇上用珠九顆金鳳一對口銜珠結金替一對　珠翠牡丹花穰花各二朵面花二對梅花環四珠環各一雙　大衫霞帔衫用大紅紵絲紗羅隨用霞帔以深青爲質金繡雲霞鳳文紵絲紗羅隨用金墜子亦鈒鳳文　四䙆襖子即褙子桃紅色金繡團鳳文紵絲紗羅隨用　鞠衣青色如深衣制胸背金繡雲鳳文紵絲紗羅并各色隨用惟不用黃燕居服用素

大帶青綠羅爲之有綠或用紅羅　玉穀圭長七寸剡其上瑑穀文以錦約其下幷韜（公主不用圭）　玉革帶青綺韈舄金雲鳳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　玉花采結綬以紅綠線羅爲結上有玉綬花一瑑寶相花文綬帶上玉墜珠六顆幷金垂頭花板四片小金葉六箇紅綠羅繫帶一　玉佩二如東宮妃佩制珩以下瑑雲鳳文描金上有金鉤　青韈舄韈以青綠羅爲之舄用青紵飾以描金雲鳳文皂線純每舄首加珠三顆

常服

洪武三年定犀冠刻以花鳳首飾釧鐲用金玉珠寶翠諸

色團領衫金繡花鳳惟不用黃帶用金玉犀

洪武四年定與皇妃同

○公主冠服與親王妃同

册印册用銀二片長闊規制悉與親王册同印用金龜鈕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其文曰某國公主之印綬用朱印池用金池匣妝飾亦與親王同但親王飾蟠螭公主則用飾蟠鳳

○世子冠服世子遇聖節千秋節幷正旦冬至進賀表箋及其父王生日諸節慶賀皆服袞冕

袞冕

洪武二十六年定衮冕七章　冕三采玉珠七旒紅組纓青纊充耳金簪導　圭長九寸　青衣纁裳衣三章織華蟲火宗彝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　素紗中單青領襈赤韍　革帶佩白玉玄組綬　綬紫質用紫黃赤三采織成間織三白玉環　白韈赤舄

永樂三年定冕冠玄表朱裏前圓後方前後各八旒每旒五采繅八就各貫三采玉珠八赤白青色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纊充耳用青玉朱紘纓承以白玉瑱　玉圭長九寸以錦約其下并韜　青衣纁裳七章青衣三章火一在肩其二與華蟲宗彝各三在兩袖皆織成本色領褾襈裾

纁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不相屬共腰有襞積本色緣裼　中單以素紗為之青領褾襈裾領織黻文九　蔽膝隨裳色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其上玉鉤二　玉佩二如親王之佩制珩以下瑑雲龍文上有金鉤以小綬四采副之四采赤白縹綠纁質　大帶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緋上緣以朱下緣以綠紐約用青組　大綬四采赤白縹綠纁質小綬三采間施二玉環皆織成　韈舄皆赤色舄用黑絇純黑飾舄首

皮弁服

永樂三年定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八縫每縫中綴三采玉八縫及冠武并貫簪繫纓處皆飾以金金簪朱纓玉圭如冕服內制　絳紗袍本色領褾襈裾　紅裳如冕服內裳制但不織章數　中單以素紗為之如深衣制紅領褾襈裾領織黻文九　蔽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紃施于縫中其上玉鉤二　玉佩如冕服內佩制但無雲龍文有小綬四采以副之　大帶　大綬　韈舄俱如冕服內制

常服

永樂三年定冠袍帶靴俱與親王同

保和冠服制見前

○世子妃冠服

永樂三年定與親王妃同惟冠用七翟

明書第七十九卷

史官傅維鱗 纂

志十八

服璽志二

○郡王冠服一

袞冕

永樂三年定冕冠玄表朱裏前圓後方前後七旒每旒五
采繅七就各貫玉珠七赤白青色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
青纊充耳用青玉 朱紘纓承以白玉瑱 玉圭長九寸以錦
約其下并韜 青衣纁裳五章青衣三章粉米一在肩其

二并藻宗彝各三在兩袖皆織成本色領褾襈裾纁裳二
章織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不相屬共腰有襞積本色
紳褖 中單以素紗爲之青領褾襈裾領織黻文七 蔽
膝隨裳色二章織黼黻各二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其上
玉鉤二 玉佩如親王佩制珩以下瑑雲龍文上有金鉤
以小綬四采副之四采赤白縹綠纁質 大帶素表朱裏
在腰及垂皆有紳上紳以朱下紳以綠紐約用青組 大
綬四采赤白縹綠纁質小綬三采間施二玉環皆織成
襪舄皆赤色舄用黑絇純黑飾舄首

皮弁服

永樂三年定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七縫每縫中綴三
采玉七縫及冠武并貫簪繫纓處皆飾以金金簪朱纓
玉圭如冕服內制 絳紗袍本色領褾襈裾 紅裳如冕
服內裳制但不織章數 中單以素紗爲之如深衣制紅
領褾襈裾領織黻文七 蔽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紃施於
縫中其上玉鉤二 玉佩如冕服內制但無雲龍文有小
綬四采以副之 大帶 大綬 襪舄俱如冕服內制

常服

永樂三年定冠袍帶靴俱與親王同

保和冠服 制見前

○郡王妃冠服

永樂三年定七翟冠二頂冠以皁縠爲之附以翠博山飾
以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翟四皆口銜珠滴冠中寶珠一
座前後珠牡丹花二朵蕊頭八箇翠葉三十六葉珠翠穰
花鬢二朵承以小連雲六片翠頂雲一座飾以珠五顆珠
翠雲十一片翠口圈一副金寶鈿花八箇上用珠八顆金
翟一對口銜珠結金簪一對 珠翠牡丹花穰花各二朵
面花二對梅花環四珠環各一對 大衫霞帔衫用大紅
紵絲紗羅隨用霞帔以深青爲質金繡雲霞翟文紵絲紗
羅隨用金墜子亦鈒翟文 四䙓襖子即褙子 桃花色金繡

翟文紵絲紗羅隨用　鞠衣青色胸背金繡雲翟文紵絲紗羅并各色隨用惟不用黃燕居服用素　大帶青線羅爲之有緣或用紅羅　玉穀圭長七寸剡其上瑑穀文以錦約其下并韜　玉革帶青綺鞓描金雲翟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　玉花采結綬以紅綠線羅爲結上有玉綬花一瑑寶相花文綬帶上玉墜珠六顆并金垂頭花板四片小金葉六筒紅綠羅綮帶一　玉佩二如親王妃佩制所以下瑑雲翟文描金上有金鉤　青韈舄韈以青線羅爲之舄用青綺飾以描金　翟文皁線純每舄首加珠三顆

〇長子冠服

朝服七梁冠大紅素羅衣白素紗中單大紅素羅裳及蔽膝大紅素羅白素紗二色夾帶玉朝帶丹礬紅花錦錦鷄綬玉佩象牙笏白絹韈皁皮雲頭履鞋

公服皁皺紗幞頭大紅素紵絲衣玉革帶

常服烏紗帽大紅紵絲織金獅子開䙆圓領玉束帶皁皮銅線靴

保和冠服制見前

〇郡王冠服

永樂三年定與郡王妃同惟不用圭及少四珠環一對

〇長子夫人冠服珠翠五翟冠大紅紵絲大衫深青紵絲金繡翟鷄褙子青羅金繡翟鷄霞帔金墜頭

〇鎭國將軍冠服與長子同鎭國將軍夫人冠服與長子夫人同

〇輔國將軍冠服與鎭國將軍同惟冠六梁帶用犀輔國將軍夫人冠服與鎭國將軍夫人同惟冠用四翟抹金銀墜頭

〇奉國將軍冠服與輔國將軍同惟冠五梁帶用金鈒花常服大紅織金虎豹奉國將軍淑人冠服與輔國將軍夫人同惟褙子霞帔金繡孔雀文

〇鎭國中尉冠服與奉國將軍同惟冠四梁帶用素金佩

用藥玉鎭國中尉恭人冠服與奉國將軍淑人同

〇輔國中尉冠服與鎭國中尉同惟冠三梁帶用銀鈒花綬用盤鵰公服用深青素羅常服紅織金熊羆輔國中尉宜人冠服與鎭國中尉恭人同惟冠用三翟褙子霞帔金繡鴛鴦文銀墜頭

〇奉國中尉冠服與輔國中尉同惟冠二梁帶用素銀綬用練鵲幞頭黑漆常服紅織金彪奉國中尉安人冠服與輔國中尉宜人同惟大衫用丹礬紅褙子霞帔金繡練鵲文

〇縣主冠服珠翠五翟冠大紅紵絲大衫深青紵絲金繡

孔雀稍子青羅金繡孔雀霞帔抹金 銀墜頭
○郡君冠服與縣主同惟冠用四翟 稍子霞帔金繡鴛鴦
文
○縣君冠服與郡君同惟冠用三翟
○鄉君冠服與縣君同惟大衫用丹 礬紅稍子霞帔金繡
練鵲文
○文武官冠服
朝服凡大祀慶成正旦冬至聖節及 頒降開讀詔赦進表
傳制則文武官各服朝服其武官應 直守衛者不拘此服
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朝服梁冠 赤羅衣白紗中單俱

用青飾領緣赤羅裳青緣赤羅蔽膝 大帶用赤白二色絹
革帶佩綬白襪黑履一品至九品俱 以冠上梁數分等第
公冠八梁加籠巾貂蟬立筆五折 四柱香草五段前後
用玉爲蟬 侯冠七梁加籠巾貂蟬 立筆四折四柱香草
四段前後用金爲蟬 伯冠七梁加籠巾貂蟬立筆二折
四柱香草二段前後玳瑁爲蟬俱左 插雉尾 駙馬冠與
侯同不用雉尾 一品冠七梁不用籠巾貂蟬革帶與佩
俱用玉綬用綠黃赤紫四色絲織成 雲鳳四色花錦下結
青絲網綬環二用玉笏用象牙 二品冠六梁革帶綬環
用犀餘同一品 三品冠五梁革帶用金佩用玉綬用黃

綠赤紫四色絲織成雲鶴花錦下結青絲網綬環二用金
笏用象牙 四品冠四梁革帶用金佩用藥玉餘同三品
五品冠三梁革帶用銀鈒花綬用 黃綠赤紫四色絲織
成盤雕花錦下結青絲網綬環二用 銀鍍金笏用象牙
六品七品冠二梁御史加獬豸革帶 用銀佩用藥玉綬用
黃綠赤三色絲織成練鵲花錦下結 青絲網綬環二用銀
笏用槐木 八品九品冠一梁革帶 用烏角佩用藥玉綬
用黃綠二色絲織成鸂鶒花錦下結 青絲網綬環二用銅
笏用槐木 雜職未入流品人員若 遇大朝賀進表隨班
行禮止用公服三十年奏准亦照九 品官具朝服行禮

嘉靖八年定梁冠照舊式上衣用赤 羅青緣其長過腰指
寸七寸毋掩下裳中單白紗爲之青 緣下裳七幅前三後
四每幅三襞積赤羅青緣蔽膝綴革 帶 綬各照品級花
樣革帶之後佩綬繫而掩之其環亦 各照品級用玉犀金
銀銅爲之不以織於綬大帶表裏俱 素惟兩耳及下垂緣
以綠色又用青組約之革帶 一品玉 二品犀三品四品金
五品銀鈒花六品七品銀八品九品 烏角俱照舊式佩玉
一如詩傳之制去雙滴及二珩其三 品以上用玉四品以
下用藥玉各照舊襪履俱照舊式
祭服凡上親祀郊廟社稷文武官分 獻陪祀則服祭服

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陪祭服一品至九品青羅衣白紗中單俱用皁領緣赤羅裳皁緣赤羅蔽膝方心曲領其冠帶佩綬等第並同朝服又令品官家用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四品以下并去佩綬又令雜職祭服與九品同

嘉靖八年定上衣用青羅皁緣長與朝服同下裳用赤羅皁緣制與朝服同蔽膝綬環大帶革帶佩玉襪履俱與朝同去方心曲領

公服在京文武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謝恩見辭則服公服在外文武官每日清早公座亦服之後常朝止便

服惟朔望具公服朝參其武官應直守衛者不拘此服

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公服用盤領右衽袍或紵絲紗羅絹從宜製造袖寬三尺一品至四品緋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綠袍未入流雜職官袍笏帶與八品以下同公服花樣一品用大獨科花徑五寸二品小獨科花徑三寸三品散荅花無枝葉徑二寸四品五品小雜花紋徑一寸五分六品七品小雜花徑一寸八品以下無紋幞頭用漆紗二等展各長一尺二寸其雜職官員幞頭用垂帶笏依朝服爲之腰帶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五品以下用烏角鞓用青革仍垂撻尾於下靴用皁　凡公侯駙馬伯公服服色花樣腰帶與一品同

凡文武官公服花樣如無從織買用素隨宜又令凡內外未入流雜職官幞頭展角與入流官同不用垂帶

常服

洪武三年定凡文武官常朝視事以烏紗帽團領衫束帶爲公服一品玉帶二品花犀帶三品金鈒花帶四品素金帶五品銀鈒花帶六品七品素銀帶八品九品烏角帶

二十六年定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二品仙鶴錦雞三品四品孔雀雲鴈五品白鷳六品七品鷺鷥鸂鶒八品九品黃鸝鵪鶉練雀風憲官用獬豸武官一品二品

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九品犀牛海馬

凡常服制度

洪武二十三年令官員人等衣服寬窄以身爲度文職官衣長自領至裔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樁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官同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樁廣一尺袖口僅出拳

凡束帶

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駙馬伯與一品同雜職未入流官與八品九品同

凡服色禁制
洪武二十六年令品官常服用雜色紵絲綾羅綵繡庶民止用紬絹紗布不許別用又令官吏及軍民僧道人等衣服帳幔並不許用玄黃紫三色并織繡龍鳳文違者罪及染造之人其朝見人員四時並用顏色衣服不許純素
景泰四年令錦衣衛指揮侍衛者得衣麒麟服色
天順二年令官民人等衣服不得用蟒龍飛魚斗牛大鵬像生獅子四寶相花大西番蓮大雲花樣并玄黃紫及玄色樣黑綠柳黃薑黃明黃等色
成化二年令官民人等不許僭用服色花樣弘治十三年

奏准令後公侯伯及文武大臣各處鎮守守備等官敢有違例奏討蟒衣飛魚等項衣服者該科參駁科道糾劾該部執奏治以重罪
嘉靖六年令在京在外官民人等不許濫服五彩妝花樣造違禁顏色及將蟒龍造爲女衣或加飾妝彩圖利貨賣其朝貢夷人不許擅買違式衣服如違將買者賣者一體拿問治罪
十六年題准今後在京在外文武官員除本等品級服色及特賜外不許擅用蟒衣飛魚斗牛等項違禁華異服色其大紅紵絲紗羅服惟四品以上官及在京九卿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司經局尚寶司光祿寺鴻臚寺五品堂上官經筵講官方許穿用其餘衙門雖五品官及五品以下官經筵不係講官者俱穿青綠錦繡遇有吉禮止許穿紅布絨褐品官花樣照依品級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仙鶴二品錦鷄三品孔雀四品雲鴈五品白鷴六品鷺鷥七品鸂鶒八品黃鸝九品鵪鶉雜職官練鵲風憲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不許混同穿用錦衣衛指揮侍衛者得衣麒麟服色其餘帶俸及不係侍衛人員及千百戶等官雖係侍衛俱不許僭用

凡致仕罷閒官員服色
洪武三年令年老致仕及侍親辭閒官許用紗帽束帶若爲事黜降者服與庶人同三十年令致仕官服色與見任同若遇朝賀及謝恩見辭一體具服行禮
忠靜冠服
嘉靖七年定忠靜冠即古玄冠冠匡如制以烏紗冒之兩山俱列於後冠頂仍方中微起三梁各壓以金線邊以金緣之四品以下去金邊以淺色絲線緣之忠靜服即古玄端服色文用深青以紵絲紗羅爲之三品以上用雲四品以下用素邊緣以藍青前後飾以本等花樣補子深衣用

王色素帶如古大夫之帶制青表綠緣邊并裏素襪色用
青絲纓結白襪凡王府將軍中尉及左右長史審理正副
紀善教授等官俱以品官之制服之儀賓不得概服在京
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下翰林院國子監行人司官在外
方面官各府堂官州縣正官儒學教官及武官都督以上
許服其餘不許
○儀賓冠服儀賓朝服公服常服俱照品級與文武官同
惟笏皆用象牙常服花樣視武官
弘治十三年定郡王儀賓鈒花金帶胸背獅子縣主儀賓
鈒花金帶郡君儀賓光素金帶胸背俱虎豹縣君儀賓鈒

花銀帶鄉君儀賓光素銀帶胸背俱彪故違僭用者革去
冠帶戴平頭巾於本處儒學讀書習禮三年方許復職
○命婦冠服
禮服凡命婦入內朝見君后在家見舅姑并夫及祭祀則
服禮服
洪武五年定凡命婦圓衫以紅羅為之繡重雉為等第一
品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六品四
等七品三等其餘不用繡雉
二十四年定命婦冠服公侯伯與一品同大袖衫用真紅
色一品至五品紵絲綾羅隨用六品至九品綾羅紬絹隨

用霞帔褙子皆用深青段匹公侯及一品二品金繡雲霞
翟文三品四品金繡雲霞孔雀文五品繡雲霞鴛鴦文六
品七品繡雲霞練雀文大袖衫領闊三寸兩領直下一尺
間綴紐子三前身長四尺一寸三分後身長五尺一寸內
九寸八分行則招起末綴紐子二紐在掩紐之下拜則放
之袖長三尺二寸二分根闊一尺口闊三尺五分落摺一
尺一寸五分掩紐二就用衫料斜裁長二寸七分闊二寸
五分各於領下一尺六寸九分處綴之於掩下各綴紐門
一以紐在摺起後身之餘者襻子亦用衫料兩塊斜裁上
尖下平連尖長一尺六寸三分每塊下平處各闊一尺五

分縫合於領下一尺七分處綴之上綴尖皆縫合以藏霞
帔後垂之末者霞帔二條各長五尺七寸闊三寸二分各
繡禽七隨品級用前後三 各繡臨末左右取尖長二寸
七分前後分垂橫綴青羅襻子牢連之前垂三尺三寸
五分尖綴墜子一後垂二尺三寸五分臨末插襻子內藏
之墜子中鈒花禽一四面雲霞文禽如霞帔隨品級用笏
以象牙為之圓首方腳長六寸四分闊一寸五分厚一分
五釐
二十六年定一品冠用金事件珠翟五箇珠牡丹開頭二箇珠半開三箇翠雲二十四片翠牡丹葉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帶金寶鈿花八箇金翟二箇口啣珠結二箇 二品至四品

冠用金事件珠翟四箇珠牡丹開頭二箇珠半開四箇翠雲二十四片翠牡丹葉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帶金寶鈿花八箇金翟二箇口啣珠結二箇　一品至二品霞帔用雲霞翟文鈒花金墜子褙子用雲霞翟文　三品至四品霞帔用雲霞孔雀文鈒花金墜子褙子用雲霞孔雀文　五品至六品冠用抹金事件珠翟三箇珠牡丹開頭二箇珠半開頭五箇翠雲二十四片翠牡丹葉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帶抹金銀寶鈿花八箇抹金銀翟二箇口啣珠結子二箇　五品霞帔用雲霞鴛鴦文鍍金鈒花銀墜子褙子用雲霞鴛鴦文　六品霞帔用雲霞練鵲文鈒花銀墜子褙子用雲霞練鵲文　七品至九品冠用抹金銀事件珠翟二箇珠月桂開頭二箇珠半開六箇翠雲二十四片翠月桂葉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帶抹金銀寶鈿花八箇抹金銀翟二箇口啣珠結子二箇　七品霞帔墜子褙子與六品同　八品九品霞帔用繡纏枝花墜子與七品同褙子纏摘枝團花

常服

洪武二十四年定命婦常服用顏色團領衫

○進士巾服

洪武初定進士巾如命烏紗帽之製頂微平展角闊寸餘長五寸許系以垂帶皂紗為之深色藍羅袍緣以青羅袖廣而不殺革帶青鞓飾以黑角垂撻於後笏用槐木廷試後赴國子監領出傳臚日服之至上表謝恩後謁先師孔子行釋菜禮畢始易常服其巾袍等仍送國子監交收

○狀元冠服

朝冠二梁朝服緋羅為之圓領白絹中單錦綬蔽膝全槐笏一把紗帽一頂光素銀帶一條藥玉佩一副朝靴氈襪各一雙俱內府製造　禮部官引至御前頒賜上表謝恩日服之

○生員巾服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員襴衫用玉色布絹為之寬袖皂緣皂絛軟巾垂帶

○吏員巾服

洪武四年定各衙門掾史令史書吏司吏典吏穿皂盤領衫繫絲絛戴四方平定巾十四年定皂衣改用青色

三十年定令史典吏皆服吏巾巾樣不與庶民同

○士庶巾服公使人等附

洪武三年定士庶初戴四帶巾令改四方平定巾雜色盤領衣不許用黃執役之士首服鏤金額交腳幞頭服諸色辟邪寶相花裙襖銅葵花束帶皂紋靴刻期冠方頂巾衣胸背鷹鷂花腰線襖子諸色闊絲匾縧象牙雕花環行縢八帶鞋皂隸冠圓頂巾衣皂衣又令庶民男女衣服並不得僭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許用紬絹素紗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靴不得裁製花樣金線飾裝四年定皂隸公使人穿皂盤領衫戴平頂巾繫白褡褳帶錫牌

六年令庶民巾環不得用金玉瑪瑙珊瑚琥珀未入流品

者並同庶民帽不得用頂帽珠許用水晶香木校尉只除
束帶幞頭靴鞋刻期雕刻雜花象牙絲環外餘同庶民
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
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又令
校尉用金鵝帽黑漆戧金荔枝銅釘樣每五釘攢就
四面稍起邊欄鞓用青緊束之各衙門祗禁原穿皂衣改
用淡青又令僧道服色禪僧茶褐常服青條玉色袈裟講
僧玉色常服綠條淺紅袈裟教僧皂常服黑條淺紅袈裟
僧官皆如之道士常服青法服朝服皆用赤色道官亦如
之惟僧錄司袈裟道錄司官法服朝服皆綠紋飾以金

二十二年令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䕶腦官下
舍人并儒士吏員民人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
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二十三年令耆民儒士生員衣製同文職惟袖長過手復
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袖長過手六寸袖樁
廣一尺袖口五寸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
樁廣不過一尺窄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
二十五年令文武官同籍父兄伯叔弟侄子壻及儒士生
員吏典知印承差欽天監天文生太醫院醫士瑜珈僧正
一道士將軍散騎舍人帶刀之人正丑馬軍并馬軍小旗
教讀大誥師生許穿靴校尉力士遇上直許穿出外不許
其庶民商賈技藝步軍及軍下餘丁管步軍總小旗官下
家人火者皁隸伴當在外醫卜陰陽人皆不許止許穿皮
扎翰其北平山西山東陝西河南并直隸徐州地寒人民
許穿牛皮直縫靴
二十六年禁官民步卒等不許服對襟衣惟騎射士不拘
正德元年禁商販吏典僕役倡優下賤皆不許服用貂裘
僧道隸卒下賤之人俱不許服用紵絲紗羅綾
十六年禁軍民人等如有穿紫花罩甲等服或禁門或四
外遊走者許緝事并地方人等擒拿

萬曆二年禁舉人監生生儒下至民庶奴隸之輩有僭戴
忠靖金線冠巾穿錦綺鑲履及張傘蓋戴煖耳者聽五城
御史緝拏重責枷示仍送問

〇士庶妻冠服 婢使人等附

洪武三年定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
用銀服淺色團衫許用紵絲綾羅紬絹五年令凡民間婦
人禮服惟用紫絁不用金繡凡婦人袍衫止用紫綠
桃紅及諸淺淡顏色不許用大紅鴉青黃色帶用藍絹布
凡女子在室者服飾之制皆作三小髻金釵珠頭䯼窄袖
褙子凡婢使人等綰高頂髻用絹布狹領長襖長裙小婢

使綰髽髻用長袖短衣長裙
成化十年令禁官民人等婦女不許僭用渾金衣服寶石
首飾
正德元年令軍民婦女不許用銷金衣服帳幔寶石首飾
鐲釧及娼妓不許用金首飾銀鐲釧犯者本身家長夫男
匠作各治重罪
○教坊司冠巾服
洪武三年定樂藝冠青卍字頂巾繫紅綠搭膊樂妓則戴
明角冠皂褙子不許與庶民妻同御前供奉排長皆服鼓
吹冠紅羅胸背小袖袍紅絹搭膊皂靴色長皆服鼓吹冠

紅青綠紵絲彩畫百花袍紅絹搭膊歌工皆服弁冠紅羅
織金胸背大袖袍紅生絹錦領中單黑角束帶紅熟絹錦
脚袴皂皮琴鞋白綿布夾襪樂工服色與歌工同　凡教
坊司官常服冠帶與百官同至御前供奉執粉漆笏服黑
漆幞頭黑綠羅大袖襴袍黑角偏帶皂靴又令教坊司伶
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又令樂人戴鼓吹冠不用
錦縧惟用紅褡褳服色不拘紅綠又令教坊司婦人不許
戴冠穿褙子又令　樂工當承應許穿靴出外不許又令樂
人衣服許用明綠桃紅玉色水紅茶褐顏色其餘不得穿
用俳色長樂工俱戴皂頭巾繫雜綵縧　凡中宮供奉女

樂奉鑾等官妻本色䯼髻青羅圓領提調女樂服黑漆唐
巾大紅羅銷金花圓領鍍金花帶皂靴歌章女樂服黑漆
唐巾大紅羅銷金裙襖胸帶大紅羅抹額青綠羅彩畫雲
肩描金牡丹花皂靴奏樂女樂服色與歌章同
璽印
玉璽三十四顆
皇帝奉天之寶　皇帝之寶　皇帝行寶　皇帝信寶
天子之寶　天子行寶　天子信寶　制誥之寶　敕命
之寶　廣運之寶　御前之寶　皇帝尊親之寶　皇帝
親親之寶　敬天勤民之寶　表章經史之寶　欽天之

璽　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　大明受命之寶　巡狩天
下之寶　垂訓之寶　命德之寶　討罪安民之寶　敕
正萬民之寶　丹符出驗四方又有奉天之寶為唐宋傳
寶惟祀天地用之　凡詔若赦則用皇帝之寶立封及賜勞
則用行寶詔親王大臣用兵則用信寶冊上尊號則用尊
親之寶敕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
之寶封外國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詔外夷調兵則用天
子信寶賜誥則用誥命之寶賜敕用敕命之寶以進御座
則用御前之寶獎諭臣工則用廣運之寶諭來朝官員則
用敬天勤民之寶餘各以類用

印信制度

內閣銀印直紐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玉箸篆文

征西鎮朔平羌平蠻等將軍銀印虎紐方三寸三分厚九
分柳葉篆文

宗人府五軍都督府俱正一品銀印三臺方三寸四分厚
一寸

六部都察院并在外各都司俱正二品銀印二臺方三寸
二分厚二分

衍聖張真人中都留守司俱正二品各布政司從二品銀
印二臺方三寸一分厚七分景泰三年賜衍聖公三臺銀
印

順應二府尹正三品銀印方二寸九分厚六分五釐

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詹事府及京衛并在外各按察司
各衛俱正三品苑馬寺宣慰司俱從三品銅印方二寸七
分厚六分

太僕寺光祿寺并在外各鹽運司俱從三品銅印方二寸
六分厚五分五釐

鴻臚寺并在外各府俱正四品國子監并在外宣撫使俱
從四品銅印方二寸五分厚五分

翰林院左右春坊尚寶司欽天監太醫院上林苑監六部
各司宗人府經歷司并在外各王府長史司各衛千戶所
俱正五品司經局五府經歷司并在外招討司按撫司俱
從五品銅印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釐

在外各州從五品銅印方二寸三分厚四分

都察院經歷司大理寺左右寺五城兵馬司大興宛平
上元江寧各京縣及僧錄司道錄司并在外中都留守司
經歷司斷事司各都司經歷司斷事司各衛百戶所長官
司及各王府審理所俱正六品光祿寺大官等署并在外
各布政司經歷司理問所俱從六品銅印方二寸二分厚
三分五釐

吏科等六科行人司通政司經歷司工部營繕所太常寺
典簿廳上林苑監蕃育等署并在外各按察司經歷司各
縣俱正七品中書舍人順天應天府經歷司京衛經歷司
光祿寺典簿廳太僕寺詹事府主簿廳并在外各衛經
歷司鹽運司經歷司苑馬寺主簿廳宣慰司經歷司俱從
七品銅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

戶部刑部都察院各照磨所兵部典牧所國子監繩愆廳
博士廳典簿廳鴻臚寺欽天監各主簿廳并在外各布政
司照磨所各府經歷司及各王府紀善典寶典膳奉祀良
醫工正各所宣撫司經歷司俱正八品從八品銅印方二

寸厚二分五釐
刑部都察院各司獄司順天應天二府照磨所司獄司鴻臚寺司儀署司賓署國子監典籍廳上林苑監典簿廳內府寶鈔等各庫御馬倉草倉會同館織染所文思院皮作局顏料局鞍轡局寶源局軍器局都稅等司教坊司并在外留守司司獄司各都司司獄司各按察司照磨所司獄司各府照磨所司獄司及各王府長史司典簿廳教授典儀所各府衛儒學稅課司陰陽學醫學僧綱司道紀司及各巡檢司俱正九從九品銅印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釐
各州縣儒學倉庫驛遞閘壩批驗所抽分竹木局河泊所

織染局稅課局陰陽醫學僧道司俱未入流銅條記闊一寸三分長二寸五分厚二分一釐
已上俱直紐九疊篆文或云取乾元用九之義
監察御史銅印直紐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疊篆文
總制總督巡撫等項并鎮守公差等官銅關防直紐闊一寸九分五釐長二寸九分厚三分九疊篆文
萬曆二年鑄給監督徐州淮安臨清德州天津衛關防又給昌平管糧通判關防令兼理居庸關商稅
又給監收肅州倉蘭洮府帶衙通判固原州倉平凉府帶衙通判靖□甘州涼州莊浪西寧洮州六倉鞏昌府帶衙通判監收永豐倉同知各關防是年又題准鑄驗糧關防一顆付委官收掌凡遇解到內府錢糧驗中會同科道覆驗鈐記關防以防抵換四年添鑄南京戶部監督銀庫關防二十六年戶部奏議處海稅事宜給閩海商稅府佐關防

賜印記

太祖嘗賜懿文太子白玉印方一寸二分曰大本堂記
賜中宮皇后白玉印方亦如之曰厚載之記
太宗初賜仁宗玉押曰人主中正仁宗即位時宣宗方為皇太孫復舉以授之命印識章奏明朝惟仁宣二廟優禮

大臣賜銀圖書以示褒美後亦有嗣行之者
仁宗朝蹇義夏元吉楊士奇黃淮楊榮金幼孜俱被賜其文曰繩愆糾繆而義又有蹇忠貞士奇有楊貞一之印
宣宗賜義曰忠厚寬弘原吉曰含弘貞靜士奇曰清方貞一榮曰方直剛正胡濙曰清和恭靖又文恭世家吳中白和敏許達賜太監金英范弘各銀記其文不傳又賜王瑾周瑾銀記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
景皇帝賜少傅胡濙曰忠貞惟篤少保王文曰忠誠匪懈衍聖公孔弘緒曰謹禮崇德是時王直陳循高穀于謙皆

有之特以景帝賜不登志傳
憲宗賜司禮太監覃昌牙記二曰忠誠不怠曰謙亨忠敬
銀記一曰才華明敏石記一曰補袞宣化又特賜方士李
孜省銀圖書二曰妙悟玄通曰忠貞和直得密封言事又
鄧常恩圖書一曰紫鸞陰賜蕭榮一圖書二曰至眞玄妙
曰丹霞歲月
世宗賜楊一清曰耆德忠正又繩愆糾違張孚敬曰忠良
貞一又繩愆弼違又別記永嘉張茂恭桂萼曰忠誠靜愼
又繩愆匡違李時曰忠敏安愼方獻夫曰忠誠直諒費宏
曰舊輔元臣夏言曰學博才優顧鼎臣曰經綸首選翟鑾
曰清謹學士又繩愆輔德嚴嵩曰忠勤敏達仇鸞曰翊國
又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又賜方士邵元節白玉印曰闡教
護國烏玉印曰太和子眞人陶仲文又白玉印曰凌虛子
又烏玉印曰林隱銀記曰秉一保國又賜司禮太監張佐
銀記四曰集謀補德曰端忠誠愼曰輔忠曰勵忠司禮太
監麥福銀記一曰恭勤端愼
神宗以張居正乞歸葬賜銀圖書俾得馳傳密封言事文
曰帝賚忠良
明朝文武臣領敕行事者俱給關防以銅爲之其模制大
小雖相臣行邊與部屬無異獨正德間太監張永征安化

王及再督三關用金鑄嘉靖間大學士顧鼎臣居守用牙
刻關防賜之皆特恩也
洪武二十四年眞人張宇奏前代嘗給正一玄壇傳籙印
今授二品銀印非可施於表箋用於符籙不便遂與龍虎
山正一玄壇之印制用六品今按眞人府總有四印六品
者銅鑄二品銀印則英宗朝因使拜表同鑾有驗鑄金易
之其文乃正一嗣教大眞人府之印自道陵傳下者則子
印其文乃陽平治都功印雲篆也

明書第八十卷

志十九

史官傅維鱗　纂

輿衛志

史官論曰若天子獨行廛市閒匹夫得而摩之印携三五而遊數惡少得而扼之是以帝王備法駕千乘萬騎羣司百官黃鉞雲旗金華芝蓋鑾輿在前屬車在後極聲名文物之盛出警入蹕聲震四遠使天下仰之若神明焉然非以畏民以親民也民性愚朝輿咻之朝感焉莽則否彼見天子之不可近如此而閭閻之事一一齒之膚慮爲之撫疾苦軫寒暑而民以爲上之極其懸絶乃如宿諸懷焉而天子乃益親豈徒侈鵕翿旂罕之觀哉抑亦所以異之也異之斯服服之斯足以長人矣古天子不獨抗矯而使百司得擁章采所謂鳴騶出谷干旄在郊非耶夫臣者君以撫民也以蒞衆也不然使匹夫惡少得而摩之扼之而威令不行矣威令不行則撫之而民不感蒞之而民弗靖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其斯之謂歟明輿準前代豐殺之宜定爲制度倣于秦齊于漢質于唐華于宋彬于元朝廷有鹵簿輿衛百官有儀從呵殿可謂得聲名文物之中矣初輿衛成太祖覽之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上顧謂宣公善長曰此誇大詞也古者九旗之制各有其屬若日月蛟龍熊虎鳥隼龜蛇之類所以昭物辨等威至太平萬歲之名此直誇耳莫若以天佐邦家海宇康寧易之庶幾順理既而復曰此亦近誇其去之有司奏諸造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于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啟華靡之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也作輿衛志

大駕鹵簿

肅旗一面（黃質字硃上濶七尺二寸下三尺二寸黑畫漆描竹竿長八尺二寸下有鐵鑽）靖旗一面（與肅旗制同但用靖字）金鼓旗一對（黃質連腰闊一丈二尺五寸下七尺紅金鼓二字硃漆描竹竿貼金木鎗頭通長一丈四尺九寸內鎗頭長一尺五寸八分上飾紅纓下有鐵鑽）金龍畫角二十四枝（木質黑漆鐵金爲飾上飾寶相花中纏身單龍雲文下節八寶雙海馬）鼓四十八面（木匡加紅油月以革面徑一尺七寸匡畫寶相花面畫雙獅綵毬）金四面（以銅爲之徑一尺七寸）金鉦四面（銅質竹匡用紅絲繫鉦徑九寸五分）杖鼓四箇（[illegible]）笛四管（[illegible]）板四串（[illegible]）白澤旗二面（[illegible]）

頭鬮尾龍鱗葉片裝釘前施硃紅油象搭攀皮一條平盤下方箱四面硃紅漆匡各十有二槅內飾綠地描金繪獸六尺七寸九分四柱長五尺八寸四分檻座高九寸五分皆硃紅漆前二柱戧金柱首寶相花中雲龍文下龜文錦門高五尺一寸九分闊二尺四寸九分左右門各闊一尺二寸五分其上四周遊雕木木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并左右各硃紅漆槅二扇明栿全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槅編黃線縧穿後硃紅漆屏風上雕沉香色描金雲龍五上硃紅漆板戧金雲龍一屏後俱沉香色地上四槅雕描金雲龍四其次雲板如其數下三槅雕描金雲龍三其次雲板亦如之俱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內編黃線縧穿硃紅漆匡軟座黃緞垂座大索四條座下蓮花墜石軟座上施花毯大紅錦褥并席硃紅漆坐椅一座其上靠背雕以沉香色描金雲龍一下雕雲板一片硃紅漆福壽板一并褥椅中黃織金綺靠坐褥四圍椅裙全周圍施黃綺幃幔或用黃線羅亭外用青綺緣邊硃紅簾一十扇各用攢篋黃線圈縧二條黃銅圈全幹頂并圓盤高三尺一分又鍍金銅蹲龍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二寸九分垂攀項黃線圈縧四條盤高一寸九分上以硃紅漆其下外四面沉香色地描金雲內四角青地繪五彩雲以青飾幹

蓋亭內周圍貼金斗栱承硃紅漆匡寶蓋鬪以八頂冒以黃綺謂之黃屋頂心并周圍繡五彩雲龍九天輪三層皆硃紅漆上安雕木貼金邊耀葉板八十一片內綠地雕木貼金雲龍文三疊間繪五彩雲襯板八十一片盤下周圍黃銅釘裝上施黃綺瀝水三層每層八十一摺間繡五彩雲龍文四角垂青綺絡帶四條各繡五彩雲升龍三圓盤四角連輅坐板明攀頂黃線圈縧四條并貼金木魚輅亭前有左右轉角闌杆二扇後一字帶左右轉角闌杆一扇皆硃紅漆內嵌雕木貼金龍間以五彩雲三扇計一十二柱各柱首雕木貼金蹲龍一及線金五彩雲蓮花抱柱闌杆內四周布花毯

太常旗二面 在輅亭後左右明黃線羅夾爲旗每面十有二旂每旂內外繡升龍一硃紅漆攢竹旗竿二左竿旗腰繡日月北斗竿首用鍍金銅龍頭右竿旗腰繡黻字竿首用鍍金銅戟每竿綴抹金銅鈴二垂紅纓十有二綴上施抹金銅寶蓋下垂青線紛綃

踏梯一 硃紅漆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

行馬架二 硃紅漆其上黃紋匾縧用抹金銅葉片裝釘鈒搭鉤全

黃絹幰衣 即遮塵油絹雨衣并青䍐衣各一座

硃紅油盒扇梯一副 硃紅油又一件

拓抹金銅寶瓶并

象鞍獸鑾旗龍各二副

玉輅一乘 高一丈三尺九寸五分闊八尺二寸五分輅上平盤前後車櫺并馬翅及四垂如意滴珠板其下轅二條皆硃紅漆各長二丈二尺九寸五分鍍金銅龍頭龍尾龍鱗葉片裝釘前施硃紅油象搭攀皮一條平盤左右下護泥板及車輪二貫輻一旁輪鑣十有八條皆硃紅漆周圍輞全各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軫內車心各一用抹金銅鈒蓮花攢輪盤裝釘鞘首左右各用漆貼金葳蕤龍頭捶拴一箇以硃金銅鈒龍兩管心裝釘轄中釋黃織鸞轅等索面至地四尺一寸五分輅亭高六尺七寸九分硃紅漆圓柱各長五尺八寸四分前二柱有搏換貼金升龍檻座高九寸五分門高五尺一寸九分闊二尺四寸九分左右門闊二尺二寸五分其上四周遊雕木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并左右各硃紅漆槅二扇明栿全俱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槅匾黃線縧穿後硃紅漆屏風上雕沉香色描金雲龍五屏後下三槅雕木沉香色描金雲龍三下雕雲板如其數俱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內編黃線縧穿硃紅漆匡軟座黃緞垂座大索四條座下蓮花墜石軟座上施花毯大紅錦褥并席硃紅漆坐椅一座具上靠背雕以沉香色描金雲龍一下雕雲板一片硃紅漆福壽板

一并褥椅中黃織金綺靠坐褥四圍椅裙全周圍施黃綺幃幔或用黃線羅亭外青綺緣邊硃紅簾一十扇各用攢篋黃線圈縧二條黃銅圈全幹頂并圓盤高三尺一分又鍍金銅蹲龍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二寸九分垂攀項黃線圈縧四條盤一寸九分上以硃紅漆其下外四面沉香色地描金雲內四角青地繪五彩雲以青飾幹蓋亭內周圍貼金斗栱承硃紅漆匡寶蓋鬪以八頂冒以黃綺謂之黃屋頂心并周圍繡五彩雲龍九天輪三層皆硃紅漆上安雕木貼金邊耀葉板八十一片內青地雕木飾玉色雲龍文三疊間繪五彩雲襯板八十一片盤下周圍黃銅釘裝上施黃綺瀝水三層每層八十一摺間繡五彩雲龍文四角垂青綺絡帶四條各繡五彩雲升龍三圓盤四角連輅座板用黃線攀縧四條并貼金木魚輅亭前有左右轉角闌杆二扇後一字帶左右轉角闌杆一扇皆硃紅漆內嵌雕木貼金龍間以五彩雲三扇計一十二柱各柱首雕木貼金蹲龍一及線金五彩雲蓮花抱柱闌杆內四周布花毯

太常旗二面 在輅亭後左右用黃線羅夾爲旗每面十有二旂每旂內外繡升龍一硃紅漆攢竹旗竿二左竿旗腰繡日月北斗竿首用鍍金銅龍頭右竿旗腰繡黻字竿首用鍍金銅戟每竿綴抹金銅鈴二垂紅

旗竿二左竿旗腰繡日月北斗竿首用鍍金銅龍頭右竿旗腰繡緞字竿首用鍍金銅戟各竿綴抹金銅鈴二并紅纓十有二纓上施抹金銅寶蓋下垂青線盼踏

踏梯一 硃紅漆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

行馬架二 硃紅漆其上黃絨匾絛用抹金銅葉片裝釘鐵搭鈎全

黃絹幃衣 即遮塵油絹雨衣并青氈衣絛

一座

硃紅油盒扇梯一副 又一件

硃紅油拓鞍韉鞦轡鈴纓全

步輦一乘 高一丈二尺二寸五分座高三尺二寸五分方闊八尺二寸五分輦座用硃紅漆其下四面雕木五彩雲渾貼金龍板十二片間以渾貼金仰覆蓮座其下雕木線金五彩雲板二十片座下硃紅漆蟠四條中二條各長三丈五尺九寸左右二條各長二丈九尺五寸九分每蟠以鍍金銅龍頭龍尾裝釘輦亭高六尺三寸九分四柱各長六尺二寸五分檻高一寸四分皆硃紅漆其上四圍雕木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門高五尺七寸九分闊二尺四寸五分左右二門闊二尺三寸五分前并左右各硃紅漆十字欞二扇雕飾沉香色描金雲龍板八片其下雲板如其數後硃紅漆屏風上雕沉香色描金雲龍五屏後雕沉香色描金雲龍板三片又雲檯

如其數俱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內施紅花毯大紅織褥并席硃紅漆坐椅一座其上靠背雕以沉香色描金雲龍一下雕雲板一片硃紅漆福壽板一并褥椅中黃織金綺靠坐褥四圍椅裙全周圍施黃綺幃幔或用黃線織亭外用青綺緣邊硃紅簾一十扇各用搜簾黃線圓縧二條黃銅圈全輦頂并圓盤高二尺六寸一分又鍍金銅蹲龍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二寸九分垂攀頂黃線圓縧圓條盤上下硃紅漆以青飾輦蓋內硃紅漆匡關以八頂月以黃綺謂之黃屋頂心并周團繡五彩雲龍九天輪三層皆硃紅漆上安雕木帖金邊耀葉板八十一片內飾以緣地貼金雲龍文三層間繪五彩雲襯板八十一片盤下層圍黃銅釘裝上施黃綺瀝水三層每層八十一摺間繡五彩雲龍文四角垂青素綺絡帶四條各繡五彩雲升龍二圓盤四角連輦座板用攀頂黃線圓縧四條并貼金木魚輦亭前有硃紅漆左右轉角闌杆二扇後一字帶左右轉角闌杆一扇各嵌雕木貼金龍間以五彩雲三扇計一十桯桯首各雕木貼金蹲龍一用線金五彩樁蓮花抱桯闌杆內四周布紅花毯一

踏梯一 硃紅漆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

硃紅油盒扇梯一副 又一件

硃紅油拓 黃絹幃衣 即遮塵[illegible]

絹雨衣并氈衣各一座

大涼步輦一乘 高一丈二尺五寸九分輦座硃紅漆座板并四面硃紅漆匡桩青地雕木五彩雲桩板二十片間以貼金仰覆蓮座其下硃紅漆如意縧環板如其數座下硃紅漆蟠六條中二條各長四丈三尺五寸九分左右二條各長四丈九分左右二邊二條各長三丈六尺五寸九分前後俱飾以雕木漆貼金龍頭龍尾座高三尺二寸五分方闊一丈二尺五寸九分輦亭高六尺五寸九分闊八尺五寸九分四柱以硃紅漆門高五尺八寸九分闊二尺五寸九分左右二門闊同其上四周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并左右各有槅二扇後槅三扇明栿全皆硃紅漆通編黃線縧穿輦板上施墊壇加紅綿褥并幃硃紅漆坐椅一座坐下四面雕木沉香色描金寶相花其上靠背雕沉香色描金雲龍一下雕雲板一片硃紅漆福壽板一并褥椅中黃織金綺靠坐褥四圍椅裙全周圍施黃綺幃幔或用黃線羅內設硃紅漆桌二隻硃紅漆闌干香桌一座闌杆四柱各柱首雕木貼金蹲龍一銅金銅蓋香爐一并香匙著瓶內設紅錦褥一對亭外青綺緣邊硃紅簾三扇各用搜簾黃線圓縧二條黃銅圈全輦頂高二尺七寸五分又鍍金銅寶珠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三寸二分垂攀頂黃線圓縧

四條頂用硃紅漆上月紅氈四垂以黃氈為如意雲黃氈緣邊上施黃綺瀝水三層每層一百三十二摺間繡五彩雲龍文或用大紅羅月頂用黃羅為如意雲緣條瀝水亦用黃羅頂下周圍以紅氈為幃黃氈緣條四角鍍金銅雲四朵亭內寶蓋繡五龍頂以硃紅漆木匡月以黃綺謂之黃屋頂心并四圍繡雲龍各一輦亭四角王輦座用攀頂黃線圓縧四條并貼金木魚輦亭前左右硃紅漆轉角闌杆二扇後一字帶轉角闌杆一扇皆雕木渾金貼龍間以五彩搭雲板三扇計一十二桯各桯首雕木貼金蹲龍一用線金五彩樁蓮花抱桯闌杆內四周布席

踏梯一 硃紅漆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

硃紅油盒扇梯一副 又一件

硃紅油拓 黃絹幰衣 即遮塵油絹雨衣并氈衣各一座

紅板轎一乘 高六尺九寸五分轎頂高一尺六寸五分

硃紅漆近頂裝圓匡蜊殼寬在上鍍金銅火燄寶珠繫[illegible]覆蓮座高六寸九分四角鍍金銅雲朵轎扛二條前後以鍍金銅龍頭龍尾裝釘黃絨墜角索全四圍硃紅漆板左右門二扇高四尺五寸九分用鍍金銅釘鈒事件轎內硃紅漆坐椅一座福壽板一并褥椅內黃織金綺靠坐褥四圍椅裙全下鋪席并踏褥黃絹轎衣并油絹雨衣各一座

又青毡衣一座紅毡縧條雲子全

皇后鹵簿凡大駕用龍頭者皇后皇妃皇太子妃以下皆易以鳳頭而皇太子以下仍用龍頭

紅杖一對以下如大駕制而稍輕之　清道旗一對　黃麾一對　絳

引旛三對　傳教旛二對　告止旛二對　信旛二對

龍頭竿五對　儀鍠氅五對　戈氅五對　戟氅五對

吾杖三對　立爪三對　臥爪三對　儀刀三對　班劒

三對　鐙杖三對　金鉞三對　骨朶三對　響節六對

羽葆幢二對　紫方傘二把　紅方傘二把　黃銷金

傘一把　黃繡曲柄傘二把　紅繡傘一把　紅素圓傘

二把　紅繡雉方扇六把　紅繡花圓扇六把　青繡方

扇六把　紅羅素扇六把　拂子二把　紅紗燈籠二對

紅油紙燈籠一對　魫燈一對　金交椅一把　金脚

踏一箇　金水盆一箇　金水罐一箇　金香爐一箇

金香盒一箇　金唾盂一箇　金唾壺一箇　行障二乘

坐障一乘　輅一乘　踏梯一　行馬架三　黃絹幰

衣　硃紅油盒扇㮋一副　安車一乘高九尺七寸六分車上平盤板前後

車櫺并雁翅板下轅二條皆硃紅漆轅各長一丈六尺七寸六分用抹金銅鳳頭鳳尾鳳翎葉片裝釘前施硃紅油

馬搭襻皮一條手拏左右垂護泥板及車輪二貫軸一每輻十有八條皆硃紅漆用閘轄全車轂各一軸首左右各

用紅漆鐵插拴一箇轄中鋪黃氈鴛鴦褥亭紫市亭高四尺四寸硃紅漆方柱四長同其上圓闌裝五彩花板十二片

門高三尺七寸六分闊二尺二寸六分左右門闊同前并左右各硃紅漆上明下暗十字櫺二扇後三山屏風屏後

壁板俱硃紅漆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底硃紅漆板上施紅花毯紅錦褥周圍施黃絹幃幔或用黃線羅亭外

用青絹袱邊硃紅簾四扇各用抻簾黃線圓縧二條黃銅圈全車蓋用硃紅漆高二尺六分抹金銅寶珠頂帶蓮座

高六寸四角抹金銅鳳頭用錦縧四條并紅漆木魚蓋下施黃瀝水三層俱銷金鸞鳳文鳳頭下垂紅䌷銷

踏梯一　行馬架一　黃絹幰衣

太皇太后鹵簿

皇太后鹵簿俱同

大樂制度

麾一　戲竹一對　簫十二管　笙十二攢　龍笛十二

管　頭管十二管　方響四架　蓁八架　琵琶八把

箜篌八把　杖鼓三十六箇　鼓衣以紅綺一幅　看杖

板四串　大鼓二面　鼓衣二

中和部樂制度

麾一　柷一　敔一　搏拊二　琴十張　瑟四張　簫

十二管　笙十二攢　笛十二管　塤四箇　篪四管

排簫四架　編鍾二架　編磬二架　應鼓二

東宮儀仗

令旗一對　清道二對　幰弩一張　刀楯一十對　弓

箭二十副　白澤旗二面　青旗二面　紅旗二面　黃

旗二面　白旗二面　黑旗二面　素青旗二十面　金

鼓旗二面　金龍畫角十二枝　花匡鼓二十四面　捆

鼓二面　金鉦二面　金二面　板二串　板鼓二箇
小銅角一對　大銅角一對　纓頭一箇　領頭四對
絳引旛一對　傳教旛一對　告止旛一對　信旛一對
羽葆幢三對　儀鍠氅三對　戈氅三對　戟氅三對
吾杖二對　儀刀二對　班劍二對　金鉞二對　立
瓜二對　臥瓜二對　骨朶二對　鐙杖二對　殳叉一
對　戟十對　矟十對　夾矟一對　麾一把　幢一把
節一把　金節二對　響節六對　青方傘二把　紅
方傘二把　紅銷金傘一把　紅繡直柄圓傘一把　紅
繡曲柄圓傘二把　紅繡花直柄傘二把　紅圓傘二把

青圓傘二把　紅油絹銷金雨傘一把　青繡孔雀圓
扇六把　青繡花圓扇四把　紅繡花圓扇四把　紅繡
孔雀方扇四把　青繡方扇四把　誕馬八匹　鞍籠一
箇　金馬杌一箇　金交椅一把　金脚踏一箇　拂子
二把　紅紵絲拜褥一　金水盆一箇　金水罐一箇　金
香爐一箇　金香盒一箇　金唾盂一箇　金唾壺一箇
紅紗燈籠三對　紅油紙燈籠三對　魫燈三對　仗馬
二匹　金轎一乘　紅旗二面　踏梯一　行馬架三
紅絹襜衣　硃紅油盒扇梯一副　馬鞍鞴鞦轡鈴纓全
鞍籠二　青帳房一座　戲竹一對　大鼓一面　鼓

衣一　板一串　杖鼓十二箇　鼓衣一　看杖　龍笛
二管　笙二攢　箜篌二把　蓁二架　琵琶二把　方
響二架　頭管二管　簫二管

親王儀仗

令旗一對　清道二對　幰弩一張　刀盾一十對　弓
箭二十副　白澤旗一對　金鼓旗一對　畫角十二枚
花匡鼓二十四面　杖鼓二面　金鉦二面　鑼二面
掆鼓二面　板一串　笛二管　小銅角一對　大銅
角一對　戲竹一對　大樂鼓一面　板一串　杖鼓十
二面　笛四管　頭管四管　絳引旛一對　傳教旛一

對　告止旛一對　信旛一對　儀鍠氅一對　戈氅一
對　戟氅一對　吾杖一對　儀刀四對　班劍一對
斧一對　立瓜一對　臥瓜一對　骨朶一對　鐙杖一
對　殳叉一對　戟十對　矟十對　夾矟一對　麾一
把　幢一把　節一把　響節四對　紫方傘二把　紅
方傘二把　紅銷金傘一把　紅繡圓傘一把　紅曲柄
傘二把　紅油絹銷金雨傘一把　青繡圓扇四把　紅
繡圓扇四把　紅繡方扇四把　誕馬八匹　鞍籠一箇
馬杌一箇　拂子二把　交椅一把　脚踏一箇　水
盆一箇　水罐一箇　香爐一箇　唾盂一箇　唾壺一

箇　紅紵絲拜褥一　紅紗燈籠二對　紅油紙燈籠二
對　魫燈一對　帳房一座　象輅一乘　紅旗二面
踏梯一　行馬架三　紅綃襜衣

世子儀仗同

郡王儀仗

令旗一對　清道一對　幰弩一張　刀盾八對　方箭
十八副　金鼓旗一對　畫角十枝　花匡鼓二十面
搁鼓一面　金鉦一面　鑼二面　板一串　笛二管
戲竹一對　大樂鼓一面　板一串　杖鼓八面　笛四
管　頭管四管　絳引幡一對　傳教幡一對　告止幡

一對　信幡一對　吾杖一對　儀刀一對　立瓜一對
骨朶一對　斧一對　戟八對　矟八對　麾一把
幢一把　節一把　響節三對　紅銷金圓傘一把　紅
圓傘一把　紅曲柄傘二把　紅方傘二把　青圓扇四
把　紅圓扇四把　誕馬四匹　鞍籠一箇　馬杌一箇
拂子二把　交椅一把　脚踏一箇　水盆一箇　水
罐一箇　香爐一箇　香盒一箇　紅紵絲拜褥一　紅
紗燈籠二對　魫燈一對　帳房一座

皇妃儀仗

紅杖一對　清道旗一對　絳引旛一對　戈氅一對
戟氅一對　儀鍠氅一對　吾杖一對　儀刀一對　班
劍一對　立瓜一對　鐙杖一對　骨朶一對　金鉞一
對　響節二對　青方傘二把　紅繡圓傘二把　紅繡
方扇四把　紅花圓扇四把　青繡圓扇四把　交椅一
把　脚踏一箇　拂子一把　水盆一箇　水罐一箇
香爐一箇　香盒一箇　唾盂一箇　唾壺一箇　紅紗
燈籠二對　鳳轎一乘（青頂上抹金銅珠頂四角抹金銅[illegible]鳳[illegible][illegible]錄香圓寶蓋并綵結轎身硃紅漆木匡三面篾織紋罩繪以翟文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用硃紅漆木轎扛抹金銅鳳頭鳳尾裝飾青銷金羅緣邊硃紅藤并看帶內紅交牀并坐踏褥各一）　紅銷金羅轎衣一件　紅油絹
雨轎衣一件　行障二業　坐障一業

東宮妃儀仗

紅杖一對　清道旗一對　絳引旛一對　儀鍠氅一對
戈氅一對　戟氅一對　吾杖一對　儀刀一對　班
劍一對　立瓜一對　臥瓜一對　鐙杖一對　骨朶一
對　金鉞一對　響節二對　青方傘二把　紅素圓傘
二把　紅繡圓傘一把　紅繡方扇四把　紅繡花圓扇
四把　青繡圓扇四把　交椅一把　脚踏一箇　拂子
二把　水盆一箇　水罐一箇　香爐一箇　香盒一箇
紅紗燈籠二對　鳳轎一乘　紅羅銷金轎衣一件
紅油絹雨轎衣一件　小轎一乘　紅素羅轎衣二件

紅油絹雨轎衣一件　行障二葉　坐障一葉

公主儀仗

世子妃儀仗（俱同）

郡王妃儀仗

紅杖一對　清道旗一對　絳引旛一對　戟氅一對
吾杖一對　班劍一對　立瓜一對　骨朶一對　響節
一對　青方傘二把　紅圓傘一把　青圓扇二把　紅
圓扇二把　交椅一把　脚踏一箇　拂子二把　紅紗
燈籠一對　水盆一箇　水罐一箇　花轎一乘　木紅
平羅銷金轎一件　木紅油絹雨轎衣一件　行障二葉

坐障一葉

郡王儀仗

紅杖一對　清道旗一對　吾杖一對　立瓜一對　骨
朶一對　響節一對　青方傘一把　紅圓傘一把　青
圓扇二把　紅圓扇二把　交椅一把　脚踏一箇　水
盆一箇　水罐一箇　紅紗燈籠一對　拂子二把　羅
轎一乘　紅羅銷金轎衣一件　紅油絹雨轎衣一件
行障二葉　坐障一葉

官員儀從

凡文武官自四品以上用傘扇藤棍雙引六品以下藤
棍單引　凡官員從人公十人侯八人伯六人一品至三
品六人四品至六品四人七品至九品二人　凡役使奴
婢公侯之家不過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二品不過十
人三品不過八人　凡官員出外四品以上引導三對用
錫棃鋼叉藤棍七品以上引導二對用錫棃藤棍在外方
面堂上官引導三對用錫棃銅叉藤棍各府及鹽運司等
衙門四品以上官引導二對用錫棃藤棍七品以上引導
一對用藤棍八品九品用竹篦一對引導雜職不許引導
若府州縣官催徵用竹篦捉捕用叉刀之類導引者不在
禁限

史官傅維鱗 纂

志二十

食貨志一

史官論曰凡物之情匱則亂積則散有天焉存乎其間天不愛寶道用為苦生養而君曰天子奉天子民者也庖犧燧人逖矣堯難舜黙大禹胼胝成湯不殖周家父子允弟多聖人自日昃不遑暇食以至得人之國不惜鹿臺鉅橋之貲而後日以稼穡艱難為諄誠皆兢懼於其身為天下倘以故數千年間多治少亂天子尊優民用康阜泰以天下養一人蔑仁義專擅勢聚天下之需肆情以騁積前古所未有而物之宮府身死物化率不能以數年後世之君多棄天以自豐其身運際燬除亦致廢裕而子孫蕩侈任心計之臣窮極撲吸百姓或至攻食骨骸殘路饑養兵戈以九重天子有取野販園菜為帳備珍十羨之趣以供靡者矣洌彼實玉明太祖嘗謂侍臣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若重徵會其誰不怨咨又曰善為國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罔知此道謂積財裕國惟事剝削蠶餌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孔僅楊炎王

安石之流自以謂能人主信之然不悟得之有限所傷無窮今國家賦貢皆有定制樽節用度自獲餘饒藏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俾遊惰咸盡力田畝則為者疾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司計之臣皆宜究心毋為聚斂以傷國體嘗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藏以為天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己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為一己私也乃戒後世子孫不得闕庫藉無實玩之供御珍異之獻除服食器用外不以責煩四方累朝節儉宮室不盡于宴遊不燿于海敵而內帑充溢其後至于穆神之時邁無長驅積無竊弄聚貫塵瘞貨物源來雖穆宗稍嗜珍寶神宗頗好封殖未嘗苦虐百姓極于掊克及懷宗末年李賊逼長安徵天下援師集闕下樞臣請帑懷宗言內帑所餘止六萬至于掘浚而祖宗之積天子不知後賊之去也百萬窮斂擾內府之金珠錦綺輸籌擔載絡繹滿途而曾不去二三及賦勢既傾民多避孽河以北亦量之下農歸山僻至被龍衰有積珠數斗僅以易米一囊者其為養者何也匱耶積耶散耶亂耶語曰天之所與莫可奪之天之所奪莫可與之悲夫作食貨志

錢法〇洪武初置寶源局于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

古錢兼行以四百為一貫四文為一錢其貨錢相貿從民
便設官以主其事已勑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當
十當五當三折二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餘各如
其當之數而小錢以一錢為率嚴私鑄之禁工侍郎秦逵
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
欲取民廢銅恐天下毀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
行小民迫于誅責勢必至毀器物以輸其為民害甚矣其
已之八年罷寶源局九年罷行省錢局十年令各布政司
設寶泉局專鑄小錢二十年復停二十三年復定錢制小
錢一文用銅一錢二分餘折當者遞增之凡鈔一貫准錢

一千文二十六年獨戶部鑄而各省之鑪復罷永樂九年
令差官於浙江江西廣東福建鑄永樂通寶錢嗣後凡改
元鑄其年號錢皆與古錢兼行天順中令民間除假錢錫
錢外凡古今錢依數折行不許挑揀正德中嚴錢禁令職
官折俸以十分為率一分給錢里甲收受錢糧准收銅錢
嘉靖中議以洪武通寶有當十當五諸制見今堪用復有
一錢七十文及一百四十二百一十之異三等任從民便
而嚴銷鎔舊錢造作佛像及器用之禁犯者比盜鑄錢律
十九年以鑄錢得不償費停止之二十三年復鑄時御史
閻鄰上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制錢則列聖所鑄如洪
武永樂等通寶是也次曰舊錢如開元祥符等錢是也二
錢並用民咸利之雖偽造不過竊真售贗其於原制尤不
甚相遠也邇者京師之錢輕裂薄小觸手可碎字文雖存
而點畫莫辨甚則不用銅而用鉛鐵不以鑄而以剪裁[illegible]
其肉好即名曰錢每三百文才值銀一錢作之者無忌用
之者不疑而制錢反為壅遏乞敕下緝捕衙門許以制舊
二錢通行其偽造私藏者則以半月自行銷毀犯者論如
律因以所獲偽錢進呈上惡其濫惡竟與命勝示如章已
南京吏部司務朱希阜復上言納例開礦以濟用不若倣
採銅克賦設官鑄錢及禁其偽行其真新錢既成貿易轉

輸賜予俸給皆于此取之甚便上曰今天下郡縣則襲[illegible]
賦以籍為定若復採銅克賦未免紛紜且兩京俱有寶源
局未嘗廢可特令補鑄制錢數及盜鑄者後以錢法不通
戶部言由輕重二弊未能迭相為用請以新舊二錢為則
官司收稅亦准此例不得輒有增損有阻壞者治之上命
以七十文為一錢舊錢倍之復諭工部鑄洪武至正德紀
元錢每號歲百萬嘉靖錢歲一千萬先是民間行用濫惡
錢無復形製名之曰皮棍倒好至以六七十文易銀一分
發偽者或剪錯夾其中因給事中李用敬言乃諭公私用
錢如洪武例而嘉靖錢以七文准一分洪武等及古錢上

品者如制錢條不過二十文准一分其濫惡者禁止之犯者如律是時小錢行用久驟革之小民頗稱不便又以大學士嵩請出內庫錢八千一百萬給官俸并軍糧尋令不論年號悉以七文折算由是市易者官及軍匠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益騷然屬連歲大祲四方流民就食京師死者相枕藉議者謂錢法不通所致於是御史何廷鈺上言乞許民以小錢六十當一分其庫貯諸錢仍以七文行而戶部駁以爲濫錢法所當禁若官令用之是開私鑄之門以王者利柄假盜賊也且方下厲禁未期月輒更法令不信格之小錢雖不復用而民間競私鑄嘉靖通寶錢與制

錢通行四十三年罷寶源局初上以廷議命寶源局及南京雲南造制錢發民間貿易既而所鑄不一有金背火漆旋邊諸名民行久之言官建議鑄錢艱難工匠勞費請革其鏇車以鑢盪代之從之於是鑄工競雜鉛錫便琢治而輪廓粗糲色澤昏暗與前所造大不侔由是姦僞之徒益多盜鑄濫惡貿易不通至有朝入手而即擯棄者商民悔忿并佳者皆不受控閣閣大困其盜鑄者立斬終不能止上憂之召大學士階問弊源階奏言臣惟濫僞諸錢既不能強民通行而寶源局仍鑄不已有五害焉戶工二部每歲以二萬八千餘金投諸無用之地一中奸徒之計開

私販之門二朝廷以此給賞中外臣工而蒙賞者受而無用虛皇上之恩三官府以此給與商民而領受者有虧苦之怨四局中之人坐享其利而朝廷之錢法日阻禁嚴之令因之不行虧損國體五臣以爲不若停止寶源局鑄造其應給錢者即以錢本銀代之上從之已上諭工部曰近來錢法阻滯由于私鑄盛行其立法嚴治而寶源局向所鑄錢輕小蓋由于官匠侵料減工所致爾部究懲之乃逮作官及爐頭工匠送法司讞遣有差穆宗即位令貿易貨物一錢以上者銀錢兼用以下者止許用錢而以制錢及舊錢皆以八文爲一分勿低昂乃鑄隆慶通寶每文重一

錢三分尋以京城內外錢法不通命廷臣議于是戶部奏錢法之弊其說有三當嘉靖初年崇文門等處稅課皆徵錢官吏俸給小民貿易皆資于錢故錢之用廣其後鋪戶濫受惡錢以充俸鈔錢稍不售及稅課專徵銀又民間止用制錢不用古錢故錢法始壅一也又法令疏濶私鑄者多真僞混淆則煩揀擇揀擇太精則礙行使二也又無知小民聽信訛言轉相煽惑謂制錢且罷遂格不行三也臣等以爲僞錢濫惡者可禁其洪武以來制錢及古錢俱宜聽民間兼行其稅課房號諸銀俱令收錢如僞造及低昂價直者重罪之詔從其議已總督薊遼侍郎譚綸言足國

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行錢法以濟銀之不及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鑄錢之費與銀相當朝廷何利焉臣以爲歲鑄錢一萬金則國家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是藏富之術也又謂錢雖鑄民不可强夫錢者泉也謂其流行而不息也今之錢惟欲布之於下而不惟輸之於上故其權在市井而不在朝廷又識以年號亦不免有壅而不通之患臣請朝廷歲出工銀一百二十萬發兩京戶工部及各省開局設官專任其事其所鑄錢卽以俻次年官軍俸糧兼支折色之用以後鑄錢益多則工本當益省錢制必輕重適均

定以十文値銀一分不足則稍重其制以五文爲一分其錢俱以大明通寶爲識期可行之萬世從前制錢及古錢悉聽民便新錢盛行則舊錢自止又令民得以錢輸官如稅糧折色則銀六錢四存留及俸廪軍糧俱從中半收錢如此皆以行錢爲便雖欲强其用銀不可得矣上如給言而大明通寶錢終不鑄萬曆四年令南北直隷及十三布政司俱開局鑄錢每處發錢式詔雲南留前鑄佐海𧴩之用十年停各布政鑄局二十六年給事中郝敬陳錢事甚悉曰責專官定規則廣鑄局鑄大錢採礦銅處工本嚴稽算禁盜鑄算歲息重賞罰曉愚夫聽販賣上善其言而不行已戶部奏錢法上曰今公帑匱乏制錢宜多鑄濟用不但餉軍給商亦可供俸祿賞賚須如法鼓鑄務期上下通行不得隨時低昂以滋弊壞監局司官若能殫心任事効有勞績者優叙之天啓初以光宗在位不久未遑鑄錢命鑄泰昌通寶錢一年以存一代之號崇禎中內帑大竭命各鎮有兵馬處皆開爐鼓鑄以資軍餉而錢式不一盜鑄孔繁末年每銀一兩易錢五六千文錢有煞兒大眼賊短命官諸號因兆李自成之亂洪武時天下共開錢鑪三百二十五座歲鑄錢一萬八千九百四十一萬四千八百文後多盈縮不可得而考云

鈔法○洪武初中書省及在外行省各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費民多盜鑄又商賈貿易錢重道遠不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鼓鑄害遂詔中書省行工部造大明寶鈔工部造鈔屢不就太祖一夕夢神告以當用秀才心肝爲之旣寤未得其計因語孝慈皇后曰神豈殺士而爲之耶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卽心肝也太祖喜曰得之矣明日取太學生課簿搗而製之遂成以皇太子董其事仍嚴僞造之禁以桑穰爲料制方高一尺濶六寸許色青黑外爲龍文闌横題其額曰

大明通行寶鈔闌中爲三方上方爲篆文即題額中上兩旁復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圖錢貫狀十串則爲一貫其下楷書曰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畫鈔文爲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其餘以是爲差其等凡六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貿易違者罪之告發者即以其物充賞若有以金銀易鈔者聽凡商稅課錢鈔兼收錢三鈔七一百文以下則用錢十三年在京在外

各置行用庫令軍民倒鈔貫百昏爛者許入庫易換收工墨價已復諭天下不許取鈔料但有字貫可辨眞僞者不問破爛油汚紙補即收解京抑勒者及不堪辨驗眞僞雜京者罪太宗即位言鈔板歲久篆文磨滅且皆洪武年號今改元宜併更之太宗曰板歲久則當易但不必改洪武爲永樂蓋朕所遵用皆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故鈔終皆洪武年號尋以鈔法不通令諸有以金銀貿易者以奸惡論告捕者以所易金銀充賞鈔昏爛仍許入庫換易收工墨直蓋國家欲以寶鈔統天下利權而銅錢佐爲使通行之制甚設然鈔易昏爛難久藏雖有倒換之令然收

受艱難終廢不行也宣德中令于順天應天蘇松鎮常揚儀眞杭州嘉興湖州福州建寧武昌荊州南昌吉安臨江清江廣州開封濟南濟寧德州臨清桂林太原平陽蒲州成都重慶瀘計三十三處皆立署曰鈔關又諭令天下凡菜果園及塌房車房店舍停商賈者菜地月納舊鈔三百貫果樹十株百貫房舍每間五百貫差御史同戶部官催勑之又令凡以車載貨物者每輛納鈔二百貫至五十貫以小大爲差船如之若油房磨房之類皆納鈔久之民咸怨上命之減三之一正統中復申行之先是永樂中令大口月食鹽一斤納一貫小口月食鹽半斤納百文而皆畀

以下准以鈔贖至是亦復申其制成化中令天下稅糧皆錢鈔兼收及弘治六年令各鈔關每鈔一貫折銀三厘每錢七文折銀一分至是鈔漸微而錢行計太祖時賜鈔千貫則爲銀千兩金二百五十兩而永樂中千貫猶作銀十二兩金止二兩五錢矣及弘治時賜鈔三千貫僅銀四兩餘矣而鈔愈難行于是上議者以爲諸倣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鈔爲中幣錢爲下幣以中下二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幣以權之焉蓋自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閡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于閩廣宣德以來錢始行于西北自天順來鈔之用益微必欲如寶鈔易錢之形一貫

准錢一千銀一兩復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
非盛世所宜有竊以爲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
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鈔每貫亦十文四角完
全未甚折者每貫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
一文通詔天下以爲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
有豐歉貨値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
可易矣上不聽先是成化中南京鎮守言鈔法阻不行遣
御史鄭莹往按之衆以爲非起大獄申著令法不可得而
行也莹念著令已峻非法意徒獨捕一二市豪以獻曰事
人聞令下皆震懼今鈔法通矣事遂已孝宗知其難行不

嚴督聽民便正德中以內庫鈔匱乏無以給賜令天下鈔
關徵解本色從之嘉靖中御史魏有本上言國初關稅全
徵鈔貫嗣後改令錢鈔兼收邇年以來鈔法不通錢法亦
弊而關稅仍收錢鈔無益于國有損于民以收鈔言之每
鈔一張爲一貫每千張爲一塊時價每塊値銀八錢官價
每塊准銀三兩是官以三兩之銀反易八錢之鈔此則上
損國用以收錢言之各處低錢盛行好錢難得官價銀一
錢値好錢七十文時價每銀一錢易好錢不過三十文是
小民費銀二錢以上充一錢之數此則下損民財每銀約
一萬兩內五千收鈔該鈔將二千塊計用大櫃五百方又

五千兩收錢該錢四千串用櫃四百方而水陸脚價進納
猶難計議再入上命錢鈔留各地方而內庫用銀則錢鈔
皆不入矣厥後鈔益無用而各關皆徵銀雖朝廷賜予給
用鈔得之者爲無用之物置之而已懷宗時以國用匱欲
議鑄銅鈔製樣已具而未及行

鹽法〇明以鹽課給邊糧儲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振民
故天下凡榷之利莫如鹽制産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
六曰兩浙兩淮福建山東長蘆河東各設運使運同知副
使判官經歷鹽課提舉司者九曰廣東海北四川鹽井衞
靈州雲南黑鹽井白鹽井五井各設提舉副提舉吏目鹽

課司一百六十九而鹽課歲有定額歲終轉運若提舉司
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覈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
制定行鹽地轉賣毋過界令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戶部
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
遠近險易爲之則招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行支鹽如目
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而
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
者鹽賣發已即所在退引還官運司數進僞造引者斬而
峻勢要令家僕行商中鹽及坐私鹽船隻之令其竈丁煎
賣以附近有丁産殷實人撥充優雜泛蠲其他笞杖斷決

徒流遷徙其刑罪止杖一百仍煎鹽而河東則審里甲爲
鹽戶遇鹽結則名撈而皆遣御史巡行提督之又往往出
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爲常而各司有分司有額課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一總分司四曰嘉興曰松江曰寧紹
曰溫台其鹽課司三十六其額辦歲課鹽二十二萬四千
五十七引有奇兩淮都轉運使司分司三曰泰州曰淮安
曰通州其鹽課司三十其額辦歲課鹽三十五萬二千五
百七十六引有奇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其鹽課司七其額
辦歲課鹽一十萬四千五百七十二引有奇山東都轉運
鹽使司分司二曰膠萊曰濱洛其鹽課司十九其額辦歲

課鹽一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七引有奇河東都轉運使
司其鹽課司三其額辦歲課鹽六千八十萬斤長蘆都轉
運使司分司二曰青州曰滄州其鹽課司二十三其額辦
歲課鹽一十八萬八百七引廣東鹽課提舉司其鹽課司
十四其額辦歲課鹽四萬六千八百五十五引有奇陝西
鹽課司二曰靈州曰漳縣其額歲辦鹽課一千二百五十
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八斤四川鹽課提舉司十五其額辦
歲課鹽一百九十一萬九千五百七十斤有奇雲南鹽課
提舉司十六其額辦歲課鹽二十七萬二千一百三十七
斤又折綿布七百二十段後改折小引鹽惟廣東如故而

行鹽各有分地各王府及南京各衙門俱儀真所關支鹽
六千四百九十引有奇四十九衛及五城兵馬司皆淮安
所關支鹽九千二百九十九引有奇又觧送光祿寺青白
鹽一百五十五引其北京各衙門係長蘆辦納食鹽六萬
四千七百四十四斤有奇而諸滷鹽不與焉初明太祖辛
巳始議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令商人販鬻每二十分而
取其一以資軍餉二年以各處鹽二百斤爲一引毎以四
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後四百者曰大引二百斤
者曰小引名曰改辦小引鹽又以山西行省言邊糧路遠
費重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入米石三斗給長

蘆鹽二百斤以省轉輸從之而陝西如山西例粟不足則
以金銀布帛馬牛之類驗直準之六年商民沮壞鹽法刑
官擬以亂法罪當死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
井豈可遽以亂論法司執奏上曰有罪而殺罔之常典然
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出此原其情不過爲貪利耳
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後定禁令凡除正額鹽外
將餘鹽私貨者死而兩隣車船戶引領牙行其罪輕重各
有差而商人和沙土及影射皆罪之諸禁令甚具巳勅中
書省臣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于邊以淮浙鹽償
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行之數年軍餉不給皆因

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其議減鹽價俾輸粟
者願而省輓輸勞于是凡輸粟者量地遠近減價有差而
鹽運使呂本言舊額鹽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
米一石又準米價低昂聽錢鈔兼支以資竈民然其間有
丁產少而鹽額多者未爲非均也臣謹於各道分司即鹽
場所屬地方驗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蕩除額免科
外他薪鹵所宜得量等分則較一詳定而均平之便詔曰
可雲南布政使張紞言舊例商人納米于金齒者每斗十
斤以穀准米者聽以是多輻輳輸其後有司不收穀商罕
至餉乏請仍舊從之而各場每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

尋定淮浙各竈戶每丁歲辦小引鹽十六引重二百斤復
鹽工丁半之其餘工丁四引民頗稱便焉上以民之艱于
商抑也命戶部聽民買食尚書郭桓執不可上曰天之生
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苟便于民何
拘細利求以利官損民多矣其時凉公玉令僕中到雲南
鹽萬引倚勢先支上知之怒曰此事使奪民利沮壞鹽法
嗣後但是功臣家中鹽悉沒官後有犯者皆不宥永樂中
定戶口食鹽利以疏鈔法先是洪武中因徙發煎鹽歲得
鹽二十五萬九千八百斤有奇太宗即位盡放之而四川
九十五鹽井悉閉十四年命遣徙罪之時鹽法大蠹九月

始命巡鹽御史蓋積弊仁宗即位諭戶部尚書原吉曰鈔
法滯蓋由散出太多宜設法廣斂之民間鈔少想自通原
吉對曰斂之易莫若許有鈔之家中鹽上曰此可一時權
宜耳俟鈔法通則止然必寬爲則例庶人皆趨向遂命多
官議定各處中鹽例各減十之四滄州每引鈔三百貫河
東百五十貫福浙百貫鈔不問新舊引到即支上曰善其
速行之宣德中施大惠于天下令各運司提舉司査中鹽
商若土民年遠事故無子孫支給者行原籍官司每引給
資本鈔二十錠優之蓋隱恤至于此而中中使官軍夾帶
私鹽之誅正統初令竈丁逃移者鹽課司覈實停其徵又

令淮浙貧竈有餘鹽官給米麥收之一小引給米麥二升
已增給至一石而客商守支年深不得鹽者聽以十分爲
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兌於山東運司支給不願給者聽守
支而長蘆鹽運司商所分地不便貿易者聽於所在官司
告驗給文憑改易諸爲通商計甚悉已弊孔乃稍日滋矣
五年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先是永樂中令商自輸邊每
引上粟二斗五升當時內地大賈爭赴九邊墾田積糧以
便開中朝中幕支價平息倍商樂輸輸之利邊無飛輓之
勞緩急有備至是行常股存積法常股七分歲支以爲常
存積者貯于官俟邊方急缺糧儲名中以所貯越次支給

是常股有守候數十年不得支者已常股存積無定額或四或六而常股價輕存積價重蓋亦鹽法一變矣然未嘗輸銀運司也景泰中令竈戶正稅皆納鹽每米豆五斗草五包折徵鹽一小引竈戶稱便復諭戶部言邊不輸粟軍食匱令天下能自備脚力運臨清倉米于代州諸處三百石與冠帶二百石旌異餘有差每引米淮八斗浙六斗長蘆六斗河東二斗而邊怨多米已而薊鎭亦行之初廣東鹽例不出境歲久積多商困徃徃賄守關者走廣西市而巡撫葉盛以爲鹽出境若聽之則法壞而利商禁之則商滯而利闗津乃請許鹽商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公私

皆利之成化中太監潘洪請令翁住中鹽疏積鹽而戶部覆奏言祖制凡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邊儲今洪所請壞祖法且啓在位逐利心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尙不許中况內臣給事內廷凡所養生送死者朝廷爲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登私家乎其勿與尋太監梁芳添奏鎭撫梁山等于兩淮運關欽錫鹽五萬引而江南巡撫王恕執奏近奉明詔不許勢要之家中鹽雖芳等稱欽賜而愚民難以戶曉未免致疑且需索多端人情怨憤乞撤回山等而以鹽備邊儲敢有仍前求討者戶部科糾劾使人無覬覦公有儲積不墜

然舊例中鹽者皆戶部定則例出牓召商無徑奏時有富民呂銘等托勢要奏中淮鹽五萬五千引旨自中出允之時戶部不能執奏而鹽法于是大壞弘治初以蠹耗勑刑部侍郎彭韶行兩淮清理韶念治安長利之道在厚下固本也具疏言天下小民無慮皆窮苦而莫甚于竈戶竈戶者上所使煮海爲鹽收博利者也所當恤宜莫如之矣古未有圖詠臣行視海濵目擊其苦爲之涕下破屋缺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得一飽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賤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積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塲刮泥吸海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

燒灼蓬頭垢面人形盡變酷暑如湯不敢暫離此煮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程課煎辦不前鞭撻隨至此徵鹽之苦也客商至塲無鹽抵償備極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逃亾則身口飄零住業則家計蕩盡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寛恤因爲繪煮海窮民曬淋熬煎負戴折閱若朋償之若累物事情爲圖詩以上而祭酒章懋覩鹽事利弊代都御史爲奏言五端一曰存恤竈戶以爲鹽之出于地而成用必資人濵海之民以煎鹽爲業採辦薪芻朝夕烹煉爲苦甚矣其單丁老弱之家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吏以嚴刑峻督之至鹽入官雨水銷敗又輒有追賠之患此窮戶

之猶可隱者也其殷實戶爲總催者殤蕩歸其兼并鹽課
爲其乾沒煎者既多私賣者廣凡諸竈丁盡其家傭分業
蕩然乞貸爲活雖欲無逃不可得已合行優恤且照黃冊
事例遇竈戶缺聽令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
之數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命鹽司以製下餘鹽行諸縣閘
領計口分給民得鹽以食而納鈔以償固其理也後鹽司
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改爲鹽糧市民猶得納鈔至鄉民
徃徃令輸本色或遠糴于外郡費且十倍爲困甚矣乞依
市民例一體納鈔便三曰申禁鹽竊國家以邊地險遠餉
饋乏而飛輓勞費也乃命商輸粟邊倉給引鹽以償其費

商人喜得厚利競赴之而邊儲近過開中則豪勢家詭名
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藉手于彼即無由中納于此故費
多而中鹽者日少先朝雖有禁例而法玩不行乞申嚴前
例有犯必誅庶人知所警其四五言鹽商挾私鹽徒橫放
之弊以爲商受鹽于官有額也于正數外所求場官私加
斤數以益之至有得以倍蓰者矣已運入江又買私鹽而
夾帶行之所過關津賂其吏不照引勞角其截者十止一
二發賣訖引不即繳往復數次以前引影射而行故私鹽
行而正鹽已壅請勅巡鹽憲臣嚴商人私截之禁違者沒
其貲關津有容全引不截角及費引影射不舉覺者罪如

法乃其閒遊手無賴之徒什伍爲羣駕小舟舟多置篙櫓
載私鹽沿江上下而強賈之即不售輒挺取其財又伺間
爲椎劫已跳身疾棹瞬息相失不復可迹失今不治恐生
他變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此尤宜
深防者也而其責在巡江時天子加意于國家盈縮之變
名閣學士計屯田茶馬之故甚悉已及隨大學士東陽言
主臣今鹽法壞盡矣各邊名召商開中而商賈失利類不
肯中納上問何也閣學士因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
之弊上曰奏討不過幾家東陽對曰奏討之內又有夾帶
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復有各年未盡支曰㕘鹽有剩堆積

曰所鹽皆爲奏討後事端因言國家茶馬法行有歐陽駙
馬者爲夾販高祖大震怒曰我纔一行法乃即欲首壞之
聊遂寘極典此等事今皆不敢言上慨然曰非不敢言乃
不肯言耳於是下戶部查議而部尚書文于是條鹽法積
弊七事以上曰開中引鹽與販私鹽賤買官鹽買補殘鹽
夾帶私鹽越境竊鹽而田及鹽司弛廢當擇人主鹽政於
部下言鹽闕用所須近年欽賞數多又內外勢要人奏討
奏買存積常股鹽割私餘言乃遂攙越支賣夾帶私販以
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違何義哉其仕支蒞官自今各
邊開中引鹽及補買糧草勢要並勿得求討窩佔巡撫糧

儲官毋阿徇受囑違者聽巡按御史究劾巳戶部尚書秦
淇奏淮商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收貯分送各邊按淇
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
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於是淇爲
之奏而閣學士徐溥爲淇厚同年亦受其喫利因然之得
積銀至百餘萬人以爲利而實鹽法之大變商人赴邊開
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踴邊儲自此貧
於內帑而國匱民貧日益艱苦矣是時定每引納銀三錢
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無見許本場買補邊例報中
兩淮爲主兩浙長蘆山東搭配淮歲中七十萬五千一百

八十引至正德中放決而鹽法於是大敗織造太監得以
販鹽其奏討種種鹽場日不暇給其後織造太監王瓚奏
乞長蘆鹽萬二千引是時戶司官李夢陽王宗文等言於
尚書文曰今以淮鹽予內臣不可文執奏上名近臣曰戶
部何不與閣學士徒曰內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數多沿
途害人且壅滯商課先帝末年銳意整理此正今日急務上
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織內官壞耶十人中亦有四五好
人而恩予如故先是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奏立廠於
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吉臨三府發賣因灘高民苦之鹽
欲暫停止而南贛巡撫王守仁遂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

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
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
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將何所
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以貧而斂不休是驅之
從盗也外巳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
復廣鹽著爲定例向鹽課送各邊同年例銀劉瑾專政欲
難戶部而曰祖宗朝無此例遂査原自天順年始瑾怒曰
此戶部官通督撫共盗內帑明驗悉逮各邊都御史革年
例銀而各邊於是大匱因而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務令
百姓每名徵銀二兩五錢准米一石百姓不堪其困戶尚

書顧佐荅劉瑾之非貽弊如此世宗即位乃撥河東我華
鹽每引二錢五分淮八錢浙六錢係定價有差召商上納
而御史秦鉞上言餘鹽納價本朝令與本商自納每引一
兩而開中止八錢或减少正鹽毋餘鹽予也正鹽守支久
而費多願中者少而餘鹽乃到即支掣則願中者衆今合
毋求子餘鹽無自爾積乞以後令本商自納餘鹽之價毋
開中於是正支外聽商收買餘鹽上運司銀每引五七錢
有差嘉靖六年上諭戶部曰鹽課撥濟邊儲泉貨流通民
用倶當今急務邇來鹽法之壞由於私鹽盛行官鹽阻滯
錢法之弊由於私鑄者多官不爲禁其區處之戶尚書鄒

文盛對曰臣思救今日之弊必先申明祖宗之法又在朝廷之上杜奏討之門而奸無所利絕窩占之弊而商有所資然後鹽法不致阻壞若錢法必奉行之吏忝酌物情使市肆無擾宜布條格俾爲僞者不容而後錢法乃行因條鹽法五事曰禁私鹽禁占窩禁奏討明限期添劂引錢法三事曰遵制錢禁私鑄禁私販上納之巳上曰邊儲缺乏其詳畫經久之策戶尙書訥世寧言邊儲缺之由祖制聚粟昔永樂時邊需悉資鹽利每引輸粟二斗五升於邊故富商大賈悉聚邊隴自出財力招遊民墾邊地藝菽粟築屯堡所以歲時屢豐而芻粟不虧自天順成化中變其法謂舊以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時粟一石値二錢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乃課銀四錢二分銀二錢得一石鹽一引得二石是一引致利八引矣乃令商人中鹽輸金戶部或運司邊賈無成撤業而歸以致整臺日頹保聚日渙遊民日去荒地益荒今千里沃野莽然丘墟米一石値金五兩今欲厚邊儲莫良於祖制上深然之而不行至是鄭文盛添劂鹽引事行而巡鹽御史王庭立上言欽依添劂引目而商人莫有應者其故有二一則昔時仲鹽先制鹽而後納價今則否既輸於邊又輸於司荷非巨商必不應命一不便也一則淮南納銀一兩九錢淮北一兩九錢比之

舊額增四錢矣有損無利其誰肯從今宜以添劂之引先行給商待其掣過納價以寬先期倂徵之意而添中餘鹽減三四錢不等以恤虧折庶新法可行上從之而都御史周金因言裁革餘鹽不如收買爲利官買不如商賣便解價不如解邊便照票不如開引可行或謂餘鹽不可過額引目不可增劂鹽銀不可解邊部謂鹽課正引各有常規餘鹽原無定額遏私販以通官鹽正法也假課額餘鹽權宜也革餘鹽則商竈俱困而私鹽盛行倍收餘鹽則早發難齊而邊引壅滯夾帶餘鹽律有明禁增劂引目則祖制有違中鹽有引目別票立則與引目相背官收鹽不若聽商收買簡易可行盡數開邊又恐將來難繼從之初鹽法開中有常股法需收支掣有存積法以待不次之需俱令商人輸與常股鹽並掣夾運以嘝然自餘鹽行而存積之法廢運司積輸無幾而邊儲益虛見法壞時戶兵二部集議以裕邊儲以淸理鹽法爲要請設都御史一人專理長蘆山東淮浙四運司鹽法而給事中郭鑾言官不宜輕設戶尙書李如圭言鹽法不行由占窩賣窩之弊未革商人無利其餘鹽似難輕革上曰變亂鹽法起於餘鹽邊儲不充私鹽盛行正由此其亟罷餘鹽於是悉罷餘鹽倒明年吏尙書許讚請復之而餘鹽復行三十七年更定兩淮掣

鹽法運司一遇各邊中完工本鹽商齎到勘合分正餘鹽
引即聽各商自向小竈買捆出場依期循單赴掣仍量減
鹽引之價淮南引五錢淮北引三錢有奇而淮南以萬六
千引爲一單定以半年南掣四單北二單先是江西派行
淮鹽三十九萬引後南贛吉三府改行廣鹽惟南昌諸府
行淮鹽二十七萬引既而袁臨瑞皆私食廣販鹽撫建廣
三府私食福販鹽於是僅十六萬引而國計大詘巡撫馬
森極言其害於是設關禁始增至四十九萬引先是以主
事一人莅淮浙理鹽法後命大臣吏部希嚴嵩旨以鄢懋
卿往於是懋卿關通苞苴無虛日鹽法大壞故事諸府州

縣巡司邏卒責捕鹽盜脫遺者罪不赳以次懲卿奏立赳
限法每卒一人季限復鹽若干販夫若干舟若干其有舟
無販夫有鹽無舟有販夫無舟鹽者不錄爲次不及數亦
不錄削其顧役錢充舟鹽值故此曹終歲不得支一錢乃
行私販牟大利遇商船旅舟誣爲鹽盜擄鹽入舟益擄掠
致刑獄至殺人害不可言有司或增賦於民徵金作舟鹽
值不復責邏卒而私鹽橫行正鹽愈壅矣迨御史林潤執
罷而尚平其後隆慶初以先年有請行河東鹽於太原汾
州等處而禁民私煎者時議以邊地不毛守貧鹽抵稅而
併禁之令民失業不可復有言太原汾州山路崎嶇商運

艱致乃許行私鹽給票收稅每鹽百斤納銀三分仍聽轉
販於岢嵐保德河曲等處惟平定代石十州縣地稍平行
運鹽然商人亦多不至至是御史趙㢠奏太原大同原屬
河東地以有土鹽故官鹽不行即令開中亦難稅入無幾
宜令鹽御史查覈州縣戶口食鹽之數計口定鹽給票收
稅務使地無遺利法無遺奸或濟邊儲或作撫備者爲令
報可而御史部永春理河東鹽上言鹽池南北產鹽非有
豐嗇之異而採鹽者往往在北不在南以往來之未適招
募之無術歷吏之爲患丁夫之有限也迄未有議處者其
故有三司官習於宴安而不便於收支鹽丁習於偷縱而

不便於撈取牙儈習於罔利而不便於處分耳臣以爲宜
於南岸開門以通往來省伐木遠涉之勞一也池南人跡
罕至而鹽多遺棄請招貧民撈取不必給與募直即以所
取鹽每十取一得給小票發賣民將攘臂而爭趨矣二也
南地勢汙下多爲雨水所傷合令各場於池南旋報旋支
三也往者鹽丁二萬餘名每二十名納一料頭初無遠近
貧富之分其後令富者納直於官官爲募民以充役是以
貧民之力益弱而富民之値日進臣以爲當令民鹽合一
凡鹽夫如里甲編審一料給贍銀八兩或給工本鹽二十
五引以爲幫輸俯仰之資夫里甲自有丁夫而鹽丁之名

亦可除矣四也上從其三而鹽丁如故萬曆中差內官理鹽法所在以朘商害民爲事一商因罪有追銀至二十五萬者弟以各官進銀多寡爲優劣不復問其所從來而鹽法又因二十九年戶部奏以國家經費莫大於軍儲邊餉半資於鹽法故鹽法之通塞邊儲之盈縮係焉頃內監陝增不察原委誤將山東運使鋘掌未銷之引指爲餘積上請變價而廵鹽御史馮應鳳則將舒稅鹽觀將即引上惑天聽虧課病商阻滯鹽法萬萬難行夫鹽法臣部職掌也山東稅派鹽引中間抵山東遼東軍餉其行鹽之地止青登萊三府而濟東兗行運司鹽分存積常股嘉靖初年大

約常股三萬不足以存積補之中歲定存積四萬常股八萬六千有奇遂引多鹽爽銷擘不前隆慶中存積停三萬萬曆十二年鹽法猶疏後復壅至三十六萬九千餘引復停三萬迄今運司新積引目多至三十一萬九千餘引矣此引皆邊商納過糧草之引非積欠爲困之引乃正額候掣之引非貯庫無用之引商人起利何停積祇緣資本不敷故多壓豐若指前引爲餘積是壞令之也商人誰復肯輸納濟邊臣等以爲憂在邊陲不在川商耳不報天啟中御史孫之益上言鹽猶水也須開其必赴之壑而防其阻格之端請就各處行鹽之地及派引而稽之如兩淮行

鹽之地止三十二府而派引七十萬有奇河東行鹽之地止十七府而派引六十萬有奇長蘆行十八府而額引竟十八萬不太寡耶兩廣行二十五府而額引竟六十萬有奇不又寡耶此皆可酌而議增者帶查兩淮開中之法與長蘆兩浙河東同而引價餘鹽參差懸絕此又可酌而議增者至於閩蜀南直三處止納鹽課並無邊中額引難遍地方私鹽引處無礙似宜每引加鹽以塞私販之路照鹽增課以濟邊廩之虛邊寧乃止不久爲地方累也今括及兩淮有折價可議商應支而責之買竈應借而索之價殊於鹽法有豎或無自天啟二年始每新引一引令商人加

掣買補鹽十五斤連折價共納三錢徑批引赴場關支不必令竈戶上納折價是商以市鹽之金輸之官而官以海夫之法取之竈邊事寧則寢上從之後以邊餉匱甚議借每運商三四十萬五六十萬不等而壓引愈多至崇禎時終未能疏通而國以亡先是萬曆末年定兩淮鹽斤每包五百五十斤內二百八十五斤連包索爲正引納五錢二百六十五斤爲餘鹽淮南六錢五分淮北五錢兩浙每正鹽一引連包索二百五十斤納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二百斤爲一引嘉興五錢杭州四錢五分溫州二錢長蘆山東每包四百三十斤內二百零五斤爲正引長蘆二錢山東

一錢五分二百二十五斤爲餘鹽長蘆南掣三錢北掣三錢五分山東三錢一分正鹽則納本色粗草餘鹽則七錢運司面其直開中則各減五分以其險遠也苟配搭則開淮鹽搭長蘆不更搭山東開浙鹽搭山東不更搭長蘆以便支掣其法行之[illegible]十年不變商[illegible]稱便

明書第八十二卷

史官傅維鱗纂

志二十一

食貨志二

茶法○初立茶法令官給引商人赴產茶處具數納錢請引方出境貿易每百斤輸錢二百郡縣籍記姓名以憑勾稽不及引者曰畸零給由帖無引者聽人告捕各地方委官一員司其事及天下大定乃設茶馬司六曰陝西曰河州曰洮州曰西寧曰甘州曰四川碉門其後陝西華諸關津要置批驗茶引所歲遣行人齎榜於行茶所在懸示以肅禁每三歲遣官調選邊軍齎金牌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運茶於邊勞賞之歲有常數西番貢使許順帶茶而有禁限諸私茶之禁甚具洪武中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實始製金牌信符杜奸偽而駙馬都尉歐陽倫使西域以冒禁仰賜死不貸法嚴而令行如此初景隆以茶五十餘萬斤得馬萬三千五百有奇分給京衛騎士蓋□嗜乳酪氣滯得茶疏利之而邊境得馬閱操為武備甚良策也以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身有庸示職貢無可逃罔酬以茶不曰市馬而曰勞賞所以尊體統亦最善若招商法則中茶上

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為一篦運至官司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引貨每上引仍給附茶一百篦中引八十篦下引六十篦名曰酬勞凡商茶每百斤為一引輸官錢千文其不及引者納六百文給由帖帖六十斤量地定程以貨而禁私販與鹽法同諸批驗截角退引一准鹽法行律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稽察者處極刑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籍其園入官敕兵部時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西僧往返申飭之其後以批驗所不詳茶商姓名貫址聽其各給引得傳相販賣故退引累催不繳為弊射茶出山時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

不如法批驗而夾帶者衆又法商人請批驗所買引而所獨在應天常州杭州於産茶地分遠者數千里近不下數百里道苦違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為欺於是定例聽茶商於產茶府州縣納課已即將姓名貫址買引照茶年終該地方各以由造冊并收紙鈔解部仍具數開領次年合用引由各所過商經過照批驗截引角放行有夾帶罪之年終具驗過商引及盤獲私茶具冊申合干上司繳部而防私販之禁甚嚴其天下貢茶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建寧所貢有探春先春紫筍及薦新等號每貢入必碾揉為大小龍團高皇帝以勞民力也命

罷造照諸處採芽以進復上貢戶五百家已聞有司督徵嚴復聽民自採進三十年詔曰古者帝王馭世必嚴華夷之辨者蓋以戎狄之人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則必侵侮而為患今西番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所謂懋遷也爾因私茶出境馬入甚當於是彼馬日貴茶日賤而彼玩侮之心生矣其峻禁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為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後以茶易雜物而馬少使蕃夷坐收其利上怒遣駙馬都尉諭蜀王榜嚴其禁永樂中有司言諸番以馬易茶例禁夾帶貨物今往往以他物易中國布帛紙張有司遵禁例又厲杜絕遠人上曰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

其聽之三年上謂兵部曰聞番馬至每予茶以低假須榜諭邊吏示以朝廷懷遠之意倘如前治以謬欺之罪十一年什都縣民言十年間虧官茶十六萬有奇乞折輸鈔上曰此因近歲役民役未防其採辦又令納鈔民何以堪其錮之宣德四年上諭尚書郭敦曰聞茶戶多重以他役悉免之宋陳恕為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在卿歲額決不可增庶免則應減免以寬民力成化中陝西巡撫馬文升奏以陝西布政司庫貯茶課及雜物易銀運官于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司收貯市易番馬俵給固原甘涼諸衛官軍諮可弘治三年四川布政使何鑑奏

茶課浥爛乞徵銀解部先是四川歲徵茶數十萬易馬後
番人悉由陝道故茶課浥爛官吏老不得代乃徵銀上從
之官民稱便十六年楊一清以吳泰來茶政弛番夥馬多
不至請復金牌信符上言臣考前代自唐回紇入貢已以
馬易茶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產易廄之良無害而
有利計之得者我朝納馬如田賦身庸必不可闕非虛使
於番也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也且
非獨以馬故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自漢武帝表河西
列四郡斷匈奴右臂而漢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
千里北有狟南有羌狟終不敢越羌而南者以羌爲世讐

恐讐其後也不然則河洮岷隴之區能無戎馬之蹟乎夫
羌夷之人本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于我絕之則死故俛
首服從此制番控□之上策前代畧之而我朝獨得之頃
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巡茶之官卒莫能止坐失重
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乏騎乘之用將來遠夷無資于我
跳梁自肆將生意外之變撤藩籬之固甚非計也請下所
司申明舊制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信符各供差發其
不受約束者徵兵問罪以警其餘上俞行之嘉靖中令凡
茶課新陳錯出以防積朽復招商中茶增至百萬多壅滯
而御史潘一桂上言宜歲止中五六十萬商以百五十人
爲率又以松潘近洮河私茶往往闌出與番彝通宜停松
潘引目申嚴入番之禁從之隆慶中給事中何起鳴奏四
川巴州通江南原額茶課徵收本色民甚苦之宜如舊例
收折色而御史李良臣議以爲甘州茶司之建歲備馬六
百匹但四川徵茶轉運勞擾又有梅拆之虞有司中之奸
弊多利少未便若改折則原扣腳價實勞諸費可買得原
馬足抵甘州之數民得少甦此官民兩利之道也如謂番
彝漸已納款驟革互市恐失其心則甘州支剩之茶請行
招納三年茶盡而止從之萬曆十三年令陝西廢來因無
官茶私販孔多議招商給引每引百斤運去漢中驗明每

百斤量抽三十斤入官而截角私茶之律如舊法其後法益
踈邊備弛廢茶雖易而馬皆瘦羸不堪乘衛崇禎中屢勅
嚴核而番馬入中國往往多斃而茶馬幾無益于國用矣
若遣官洪武初年差行人一員巡陝西永樂十三年易以
御史三員景泰中差行人如故成化三年令差御史一員
於陝西巡茶一年代後復行人十四年定爲御史矣陝西
茶課五萬一千二百有奇四川課一十五萬八千八百有
奇各存其答爲彼處官費折色三十三萬六千八百有奇
止徵銀四千七百餘兩除存作番賞而解作易馬銀止一
千五百有奇計天下茶鈔六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四貫

有奇

織造○制兩京內外皆置局內局應上供外局備公用南京設神帛堂供應機房蘇杭則有織染局歲造解有定額有奉欽降改織者然未嘗增派後於歲造之外奉命題派曰坐派欽而買者曰召買若制帛誥敕冠服皆有定式大約歲造紵絲紗羅諸幣及帛約三萬七千四百餘端初以內官董其事弘治十七年革蜀之鎮巡後復用內官隆慶元年諸織造皆停止而嘉靖中則有陝西織羊絨廣東織葛布之官隆慶亦俱罷之國初破吳獲幣無算及破元都亦無算不假織造及永樂中始於陝西織駝毼歲以爲

常正統初年冨爲陝西參政奏免從之宣德初工部奏應用幣帛之甚下蘇杭織造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 又諭尚書吳中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毋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正統十一年戶部奏取內庫白綿布五萬令京民染色上咈然曰民可貧其力不可傷其財令用物料官給之天順初敕織文綺萬四千純工侍郎翁世資謂東南水潦民艱食宜稍節以甦疲困而尚書趙榮侍郎霍瑄難之世資自懼得罪請以父子當之上疑其要譽逮獄謫衡州知府弘治五年令甘肅織彩絨毼毯曳撒巡按陝西御史張文言奏解右帝王有惜百金之費者今織造財物非一方所能辦集而募工創肆所費不貲矧陝西歲歉民病且星變地震正修省之日可更以華靡爲事乎宜停所織以其資濟貧民上命特減其半正德五年內庫奏欽賞叚疋宜召買萬五千工部議以時正災傷民窮盜起昔朝廷已嚴差官而派辦宜并免之以俟年豐不報嘉靖元年命織生綾御史何鉞奏止之二年上遣太監刁永之蘇杭監織務給事中張原等奏不聽命大學士廷和撰敕廷和上言以爲江浙夏月亢陽爲虐入秋霪雨連綿災異非常正賦不辦若更加以織造之擾非惟逃亾又恐激生他變臣叨輔弼實切警懼前項敕書

不敢奉詔上以廷和執拘切責之廷和復言臣非敢執拘所執者祖宗之法歷考祖宗朝惟成弘間一行之可謂織造爲累朝故事乎不聽無何竟遣刁永蘇杭大璫給事中章僑等奏劾痛責之九卿科道交爭不報後復益以太監吳勳張志聰二人恃寵驕悍縱其舍中兒厮養諸役推剝工匠恫愒郡縣無所顧忌布政使馬卿憤懣稍鈐束之勳遂奏卿等抗違明旨稽誤工作上命逮卿等拷訊五年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勑書理織造言官論阻不很已而刁永復請陝西織羢服工部尚書趙璜及科道張嵩等切諫上怒竟差太監梁玉往而大學士一淸不擬旨上言監織

之害上曰朕已諭王使無驛騷矣先是梁玉請差內官督
南京織工部執不可言官程啓充等各上言陛下初即位
節用愛人一切織造採辦運發罷盡天下仰戴聖明未幾左
右近臣不知將美聖德動稱供應不敷蒙命允遣官今天
象示異水旱爲災江南尤甚且差去官員由此而得計非
貪黷無以償之欲得其安靜難矣上怒切責之二十二年
太監李越奏乞遣內臣福州織造從之工部以爲上既需
用可動撫按召買不報三十五年上諭內閣朕需絲內庫
無貯者夫絲之爲服見於經傳而禹貢載豫州厥貢絺紵
是用絲自虞夏已然今宜於四方産絲之所如兩廣河南

湖廣歲貢八百端隆慶即位工部言凡織造事宜分緩急
以寬民力上是其言二年命太監李佑督造於江南諸處
工尚書雷禮切諫以爲初詔撤回今詔墨未乾而制使復
出不便乞勿遣既而給事中孫枝等連章上乃止三年復
遣佑行已而尚衣太監崔敏傳旨諸處加造至十餘萬給
事中能光執奏而部覆以爲加徵不如趲正供之爲易新
派不如責舊額之爲速宜查原額勅撫按督解庶公用不
乏而民困亦蘇上善其言萬曆後則南京蘇州杭州織造
皆有內官至國亡不變
鑛採○洪武初近臣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

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况今凋瘵
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仆桑民獲其利者
汝豈不知言者媿而退十五年有王德亨者言階州有水
銀及銀坑與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利于朝上謂
侍臣曰盡力求珍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大戒此
途一開勞民傷財爲害孔甚用兵爭利擾攘不休此人第
知趨利不知陳禍豈可聽也命斥之二十年有老校丁成
言陝西有銀礦前代皆嘗採取今宜興之以佐國用上曰
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
爲務凡言利者皆戕民之賊也昔聞故元豐城採金其初

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消耗一州之民率受其害蓋土地所
産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己功而不言
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可爲大戒豈宜效之已而
臨淄縣丞王某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上詰之曰汝
云發山海之藏須人力乎自發乎况發之未必得而勞人
費且爲害專人受其罪諂佞爲其言利而不進言者汝是
也杖黜之永樂十年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宜大發民採
辦上曰獻利以圖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而不在
於利其斥之宣德中上聞廣東番禺民有鳴砂銀之可得
銀鑛命[illegible]司問[illegible]有[illegible]得銀四[illegible]十斤四[illegible]謂近

臣曰朕預料所得無幾若果有餘豈待今日彼小人竊取
以求毫末之利無足怪朕皆宥之但命官塡坑洞使民免
逐末之弊後河南嵩縣官請于其地開銀礦上命三司官
集民丁發地得砂四千餘斤烹月餘計用人力二千七百
工得黑鉛五十斤銀二兩所得不償所費上曰小人獻利
之言不可信罷之正統三年嚴採銀之禁中年各銀礦多
盜發相鬭殺御史孫毓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
各言開銀礦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上勑二省三司議
福建復宜開而浙江按察使軒輗上言開場雖一時之利
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斂擾人心其患猶

深爲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則盜息矣朝廷是
其言已而給事中陳傅復以爲請中官與言利之臣相附
和乃命戶侍郎王質往經理令福建歲課銀二萬一千有
奇浙江歲課銀四萬一千有奇至于內外官劉供億之費
不啻數倍厥後民困而盜亦衆至十四年大發兵戡定民
始安捄云旣而直隸江西河南雲南皆開礦後雲南總兵
官左都督沐昂奏言銀坑年遠礦脈削令軍民缺食用人
採辦有妨屯守況所得不償所失上聞之憮然勑止之景
泰三年御史左鼎上言閩浙採銀而豪猾貪利互相殺奪
而鄧茂七葉宗留之徒乘勢作亂致煩大軍芟除而銀課

之令遂止不行未幾採如故臣以爲礦夫之民甫能安業
恐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乞停採礦以免意外之虞不聽
成化四年以福建副使何喬新奏免三之一十年以內貴
乏金乃命開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金場二十一所淘煎以
進于是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民之傷于蛇虎死于大
水者無筭僅得金三十五兩撫按奏止命以贓罰銀易金
以充上供十一年詔閉宜陽等衙礦洞十八年詔閉建昌
礦洞弘治中凡礦脈微細者詔閉之民困稍蘇正德十年
以神武衛千戶王玉報銀礦不實坐斬嘉靖元年嚴盜礦
之禁十五年以武定侯郭勛言開薊州溧水洞遣內官及錦

衣官督其事時巡按山東御史李松言沂州開礦七十八
所得白金一萬一千有奇今礦脈將絶請封閉上怒切責
之十七年開房山洞及雲南大理府河南宜陽諸洞遂命
錦衣千戶范鏻等分勘天下有銀礦者報採之十八年遣
中官崔成等開浙江觀海衛礦成劾參政翁存仁等奉行
怠緩皆逮赴京訊治十九年以給事中曾鈞言採礦得不
償失乞停罷詔可三十四年復開四川山東諸礦乃遣制
勅房辦事左通政王槐及戶部主事任之賢沈應乾分理
煎採事務時錦衣千戶閻天爵進礦銀獨多上諭侍臣曰
此玉匪谷之寶大勝丁昔今可承天地之賜如法取用不

可自誤各處有未開之場須查訪取用以顯金玉露形經盲火上玄風焉戶部疏稱頌因言帝錫嘉祉不當壅閉于無用之地請宣示天爵及各委官務實採取其未開之所仍嚴督撫按等官掺訪以稱天地降祥及理王足國裕民之意上大悅四十二年定盜礦律世宗即位詔撤礦使封閉諸洞嚴私採之禁萬曆中諸內官導上封殖遂命開採言者交諫而戶部上言以為方今宇內徧罹災沴倭敵交訌軍餉倍增帑藏罄詘民力窮困木部求濟時長策雖經各衙門開列種種中多窒礙難行而請開採者甚衆但其間利害不一處置頗難若果有利無害則事在可行其有

利亦有害或害多而利寡則事在可已使撫按酌議詳可以奏報從奪各撫按官俟厥後府軍後衛指揮王允中及指揮陳永壽等千戶鄭一麟等奏開各處礦洞至百餘處而太監王虎首督礦務繼而王忠陳增等數十員分督驛騷遍天下而太監魯坤請府縣官應鎬所轄陳增請便宜行事且得舉劾以示勸懲戶科給事中程紹諫以為夫自設官以來司道轄府府轄州縣又特遣撫按督察其上下而辨別其治行典制昭然未聞內官而轄有司以有司而舉劾于內官者也且有司皇上之臣工也內官皇上之閹侍也以皇上之臣工而反屬于漫不相干之閹侍則招殨

揚冠裳俯首體統謂何即曰礦務煩重分理需人自應移文撫按轉行委用誰不聽從而必欲便宜行事侵奪撫按之職掌此意欲何爲哉至欲專奏劾尤爲誕妄蓋有司奉命爲民牧之寄舉劾者問其操履之廉貪治才之殿最使其人誠賢即治礦不效不失爲良吏使其人誠不肖也即脂手胝足于礦洞之側奴顏婢膝于內監之前寧可益其穢跡而駕乎賢守令上哉臣察其意不過欲操舉劾之權以恐喝外吏使莫可誰何耳不報繼而山西巡撫魏允中給事中程紹浙江巡撫劉元霖等切諫以爲礦務宜罷而河南巡撫姚思仁言尤痛切以爲臣自入境以來即巡

行郡邑問民疾苦其開礦夫剝膚竭髓裂股披肩溺河縊樹之狀皇上目不忍見臣已親聞見之變動生于肘腋叛亂起于呼吸大可慮者有八一曰礦盜嘯聚召亂二曰礦頭累極土崩三曰礦夫殘害逃亡四曰傭民搶鉄噪呼五曰礦洞遍開浪費六曰礦砂銀少逼買七曰民皆開礦失業八曰奏官強橫激變夫礦兵之所取給礦頭之所包賠有司之所借補驛遞之所應付孰非皇上之財乎礦頭以賠累死礦夫以傾壓死礦徒以爭鬭死平民以逼買死孰非皇上之民乎自開採迄八月解不過四千昔以根本重地荒歉皇上發三萬金以全活之今以微利反爲門下金

而困苦之恐變生肘腋他日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
無濟于存亡矣此臣拊心流血而哀鳴于皇上之前也不
報其時諸內官益横所委無頼亡命皆乘傳天下大擾
而內官陳奉變激楚民至于焚燒省會殺傷多命以富戶
爲礦頭至窮困而死如鄕紳富民墳墓則指其下爲有礦
任情掘發或小人報復私怨誣告家主誣告親朋速及士
紳脇以奉奏于是官民困瘵盜賊多有逋藩山野光宗即
位盡罷撤之而崇禎末年軍興匱乏乃漸命撫按開採毎
砂一斤煎不過二三分得不償失其事不行抑以闕之將
亡地亦愛寶耶

窰冶○窰冶之設經制浩繁隷工部營繕都水凡鼓鑄陶
鑛灰煤礦洞鐵爐鑄器皆屬焉除錢爲國家經費之權而礦
務關民間利害之鉅別爲論著凡陶器起洪武皆取土及
匠赴京師造而成化中始命即其地儀真瓜州則應酒器
其一十一萬餘河南真定則應缸瓶之屬計五萬餘江西
浮梁則造五色龍鳳諸器用計四十四萬三千餘初委官
專理之後第責撫按以下官督解凡鑄符印錢漏法馬金
牌之屬皆需銅多召買之而銅砂採無時或開或閉不齊
數焉若江西之南昌府進賢臨江府新喻袁州府分宜山
東之濟南府萊蕪湖廣之興國蘄州黃梅陝西之鞏昌山
西之平陽府吉州太原府潞州澤州廣東之廣州府陽山
四川之龍州順天之遵化皆設鐵冶置鐵官歲課鐵一千
八百四十七萬五千斤有奇而浙江福建諸省皆有折色
採樵燒炭則薊州遵化豐潤玉田灤州遷安其山場四千
五百六十一畝有奇肥饒者聽民耕種畝二十斤徭半之
煤洞則開于西山凡百三十餘處而陵旁及邊隘皆有厲
禁若水銀則開場于貴州思邛江及婺州黎則取辦于盧
州崑山安慶桐城歲課二十二萬七百斤有奇毎三斤爲
一引官給工本百五十文役民戍之先是國初洪武中廣
平判王久道言磁州地産鐵元嘗置鐵冶都提擧司開入

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請復之上曰朕聞治天
下者使無遺賢不聞使天下無遺利也且利不在官則在
民民得其利則利源溥而有益于官官專其利則利源狹
而必損于民今各鐵冶數多軍非乏而設之是驅萬五千
家陷之冶中也杖之流海外宣德中工部奏造軍器需鐵
請買之江南又以遵化有鐵砂可得鐵上曰遵化既有鐵
何用遠買況鐵重滯遠運尤更勞民恐妨農功命取于遵
化足二十萬斤已之其時江西燒造太監張善貪黷酷虐
上聞之命斬于陶市以狥正統中有司請發江西造九龍
九鳳諸器上曰加造擾民勿造成化中陶器大典內官督

于浮梁肆横暴巡撫王恕以爲言上不聽嘉靖復燒磁器
給事中陳皐謨諫不報隆慶詔減十之四至崇禎中國用
大匱命各處有銅洞銅砂皆採鍊以資鼓鑄而不産銅地
召買之百姓絡繹于道皆爲銅弊矣
珠寶○洪武初破元都所獲珠寶無算分封婚娶尚主皆
足用不假採取至太宗初即位乃遣內官于廣東起取蜑
戶採珠官四民六十年一採天順中專勅內官守珠池成
化二十三年暫撤弘治十二年命採珠獲珠萬八千兩有
奇十四年定盜珠律比礦禁嘉靖四年以內府供用金寶
珠璣匱乏下戶部措處尚書秦金言金則召買而珠不非

中土所産祖宗朝俱有內藏皇上躬行節儉必不以此玩
好之具勞民動衆別廣東雲貴災異頻仍一開採取民何
以堪上不聽八年納胡世寧言撤珠池內官未幾復命採
珠于廣東總督兩廣侍郎林富言臣聞珠祖宗時率數十
年而一採以一採之後數年始生又數年始長又數年始
老故禁私採數採所以養生之也自天順採後至弘治十
二年方採珠已老故所得頗多至正德九年又採珠半老
故稍有所獲至嘉靖五年又採則嫩小不堪而得又甚少
今去採二年珠尚未生恐少亦不可得矣五年之後病疫
溺死者五十餘人得珠僅八十餘兩說者謂以人命易珠
今茲之役恐難易以人命珠亦莫得今其地饑饉洊臻盜
賊竊發乃復以採珠擾之恐意外之變生矣上不聽九年
給事中王希文上言祖宗雖設官守珠池不過防民爭奪
而已正德間逆豎用事傳奉採取流毒海濱我皇上御極
詔革守池內監誰不歡舞而頌聖明今革者已復採者取
盈驅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求難得之物而責以難足之
數非聖政所宜上下其章于所司罷守池太監以鎮臣兼
攝之上命于雲南採寶石巡按御史劉臬言孟密有寶井
爲土酋思真所轄地與西洋番船相通竊取以營重利此
酋爲木邦叛豎遺孽橫據于此吞噬緬甸諸夷且常通虜

衛窺我虛實較諸務最黠往年採辦故遂稽遲又地極僻
獷俗尚蠱毒昔時採取人役多傷況撫處十年至今始順
一行採取或啓戎心上俞已之十年內庫奏乏金珠寶石
戶部以珠石爲珍奇無用之物今取太倉之銀召買之上
曰朕用樽節用度不尚侈靡第奉兩宮又備歲造召商採
民而太倉未可輕動乃取它司銀召買焉十五年上以方
丘及朝日壇需紅黃玉不可得乃勅遣臣于天方國求之
又不可得而館使撒文秀言二玉産于阿丹乞遣使齎重
貨宜諭購之部以遣官非例諫止之三十六年召買珠九
千四十萬顆有奇四十二年諭求綠撒孛尼石紅刺石北

河洗石諸寶四十三年雲南廣東進寶石千三百餘兩上
惡其碎詔更取大者以獻四十五年提督兩廣殷正茂言
廣東山海之產盜寇斥民疲於奔命必從過半陛下歲命
採珠八千兩計所費三十萬金今軍興尚苦不贍豈復能
辦此耶乞改千爲百以三年爲十年上從之帝上以求珠
玉不得切責戶尚書高耀會崩乃已隆慶中諭買金珠寶
石歲無虛日三年命購貓睛珠給事中魏時亮言以無用之
物每顆值至百金孰非生靈膏血天下荒旱不言賑恤胡□
方熾不言邊防乃汲汲于此乎上命罷未幾復購求尚書
馬森御史賀一桂詹仰庇俱奏爭皆不報以所買未中上

意切責尚書張守直奪郎中袁三接員外賈實俸而給事
中李已陳吾德劾太監崔敏導上奢侈傳買金寶科擾紛
紜請行停止上不允復言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海內
歡然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傳帖屢下人情洶
洶咸謂詔書不信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費數十萬之貲若
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國不止
上大怒各廷杖一百黜爲民萬曆中乃命內使王朝李敬
等開廣東珠池採取擾民兩廣總督陳大科奏乞停止不
允厥後李鳳楊榮皆杖求民間珠石琥珀諸香上進及天
啓崇禎時軍興旁午無暇此矣

採木○始永樂四年營建北京宮殿乃命尚書宋禮等往
四川江西湖廣山西提督採巨木未幾宋禮奏有大木數
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于江蓋神靈相之因賜其山
名曰神木山遣官致祭建祠立碑遂于崇文門外拓神木
廠朝陽門外拓大木廠凡採到木植皆貯焉七年冬中允
周翰劾湖廣採木侍郎師逵刻薄滋擾仁宗監國詔逵誠
可罪然皇上所遣須其還日請罪之仁宗即位勑守南京
襄城伯隆曰軍民久勞宜俾休息況東作方興不可妨其
農務所運營造木植暫停運四月勅副都御史弋謙巡視
採木陛辭諭之曰往者採木多虛報數目而起運則倉卒

採辦以厲小民今已採之木在水次恐多虛數復蹈前非
特命爾巡視但運水次之木不可再補前數勞民其虛數
已赦之尚仍前役夫採補者不宥宣德四年命吏部侍郎
黃宗載往湖廣採宮殿材乃諭工尚書吳中曰湖廣年來
荒歉其民艱難所宜寬恤比令工部採木動以萬計何得
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急
痛與裁省不急者已之必需者從容以漸爲之寬一分則
民受一分之賜卿等宜體此意五年上諭侍臣曰爲國之
道農務爲先今國無大營繕而工部採木不已豈不妨廢
農業勅已採者積水次其軍夫悉罷遣歸農六年上諭工

部曰各廠所貯材木悉資民力而來當加意愛惜倘輕易
妄斲罪不貸九月工部請令各處木植送淮安修漕運船
福建修海運船上曰不可山東江西宜減半收至福建地
遠不可造船且度關險險縱有船豈能渡淮役民宜度人
情地勢此事其不可行九年工尚書吳中言湖廣山西宜
禁民採木上曰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今一禁滋
害多矣弘治十一年勅兵部議修清寧兩宮尚書馬文升
諫止之正德九年至十三年連命侍郎劉丙等往各處採
木十四年有永順宣慰司進大木五百餘有圍丈四尺長
數丈者天津河涸每夫價一兩不能運役河旁民至廢川

八輪車每車費數百金人畜死者無算先是關河淤淺難
運處侍郎劉永修濬靡費不貲至役天津三衛軍始達京
師河次大擾嘉靖中土木大興差工尚書劉繼祖侍郎劉
伯躍于各處採木差內官汪俊于真定各處印烙木植疎
肖朱越等屢以爲言不聽以遲悞大工黜革逮繫者累累
諸王皆獻大木時民不堪命給事中魏元吉上疏言狀因
請嚴差官騷擾之禁各催料官完至三分以上乞撤還京
上納其言乃下詔採料各官宜安靜行事勿得拘集小民
曠日持久以妨農務而淮揚巡撫李遂奏稱五河縣有大
杉一株圍大五尺長七丈湧出泗水沙中臣竊惟中都祖
陵所在此木忽現詎由河而下原非所出之區詎從江淮
而入又無逆流之理是蓋祖宗啓佑淮泗効靈不偶然也
成祖時有神木因以建廠二百年來美談再續臣謹拜手
以獻上大悅各官慰及軍民府 土官有獻木者咸進階予
誥命神宗時三殿災迄未成工而天啓中魏忠賢用事遂
督採大木建三殿封伯爵及懷宗即位一椽未卓而國亦
隨以運也夫噫
內府庫○制在皇城內各庫皆有所司而大者曰金花銀
即國初所謂折糧銀也正統以前解南京供歲武臣俸彼
關領爲常祿各遂或有緩急亦取足于中正統元年始改

解內庫歲以百萬爲額嗣後除折放武俸之外悉爲御用
矣隆慶中工尚書朱衡目擊內府監局一切糜費乃言朝
廷供應皆民脂膏宮中府中當爲一體宜親發訓辭俾諸
臣隨事執奏爲撙節地上嘉納之乃凡錢糧解進皆以科
道官監收用意良亦遠也其各庫貯收物料各有攸屬曰
內府供用庫以大內官掌之凡皇城各衙門及山陵諸處
內官食米月四斗及上用黃香皆取於此宮中長街路燈
油燭皆給之曰司鑰庫以內官掌之凡寶源等局交進制
錢及古錢與前朝制錢貯之此亦待上爲賞賜之用天啓
初曾于此得天啓錢大小數枚而色似古昔命儒臣查得

梁蕭莊魏元法僧并南詔皆有天啓年號諸凡乾清門午門東西華等門鑰匙貯于此故名亦謂之天財庫曰內承運庫以內官掌之在宮內者謂之內東裕庫謂之寶藏庫在寶善門東者謂之外庫內庫貯金花銀及珍寶錦綺外庫貯磁漆器皿曰承運庫掌絲絹曰供用庫掌白熟糙粳糯粟米及茶豆之屬曰甲字庫掌布苧顏料黑鉛之屬曰乙字庫掌紙劄胖襖曰丙字庫掌花絨絲綿之屬曰丁字庫掌皮角麻藤漆油之屬曰戊字庫掌軍器及銅鐵曰廣盈庫掌絲羅綿布之屬曰廣惠庫掌帕帶梳具錢貫之屬曰廣積庫掌造作火藥之料曰贓罰庫掌籍沒官物或

作價抵俸給百官若羨餘若乾折若鋪墊若孝順若織璧皆收入內庫以明之盛時計不下數千萬而國事不支竟不知所以充軍賞致脫巾捽臂也嗚呼

倉庾○制設倉庾儲粟以贍軍賑民兩京各布政司府州縣各都司衛所及王府莫不具焉其收貯有時支給有數註銷有冊各有成法至于預備倉則常存二年之蓄以爲緩急需也曰京倉則列于長安門東安門西安門北安門凡四曰舊太倉曰新太倉曰海運倉曰南新倉曰北新倉曰大軍倉曰濟陽倉曰祿米倉曰西太新倉曰太平倉曰大興倉曰通倉則有大運東西南北中凡四曰順天倉水次倉則有天津德州臨清徐州淮安凡五而南京諸倉則不過備南京軍衛之需無復國初之積矣尚有馬房諸倉設之壩上焉

史官傅維鱗　纂

志二十

食貨志三

漕糧○漕糧者歲起東南米四百萬石以備給京師者也洪武間海運七十萬石備遼東本有漕運永樂元年始河運兼用水陸至六年猶河海兼運十二年定會通河漕運至十六年猶仍民運宣德二年始軍民並運五年始令民糧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量遠近給與路費耗米成化十年并民運赴淮徐臨德四倉轉解者亦與官軍改兌加耗給費如前兌例歲額正糧四百萬石定於成化八年內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改兌糧七十萬石凡百官員役七十八衛官校薊密昌平鎮兵皆倚此以爲命且京城編民必藉此而後飽果然每歲入京倉者二百一十餘萬石入通倉者百有餘萬石入天津薊密昌平倉者約六十餘萬石萬曆初太倉積米至千有五百餘萬石庶幾王制數年之富矣後多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留於是漕米漸耗萬曆中入米僅二百萬之內外而出米則三百五六十萬餘往往出浮于入大抵改折愈多則耗益日甚兄官軍人等之月糧每歲四月十日支折色以庫藏匱乏而

通給本色歲多支米六十餘萬石至萬曆三十年京倉存米祗四百四十餘萬石而已因黃堌王家口諸河役費水衡金錢不貲河臣乞留漕米以濟而戶部力爭以爲不可既而上命河臣曾如春奏暫借淮揚馬價及兵操船料二十萬兩乃南兵尚書臧惟一深以留都空乏爲憂謂兵農各有職掌典衣典冠難以侵越上不報至崇禎中亢暘爲厲漕河水涸而糧船私貨之禁寢急公者少加之東南荒歉漕糧至京者不過十之六七矣其數則應天府兌運米一十萬石又淮安倉改兌米二萬八千石蘇州府兌運米六十五萬五千石又淮安倉改兌米四萬二千石松江府兌運米二十萬三千石又淮安倉改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常州府兌運米一十七萬五千石鎮江府兌運米八萬石又徐淮二倉改兌米二萬二千石廬州府兌運米一萬石鳳陽府兌運米三萬石又徐淮二倉改兌米三萬三百石淮安府兌運米二萬五千石又淮徐二倉改兌米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揚州府兌運米六萬石又徐州倉改兌米三萬七千石寧國府兌運米三萬石廣德州淮安倉改兌米八千石徐州兌運米三萬石又本州倉改兌米一萬八千石浙江兌運米六十萬石又徐州倉改兌米三萬石江西兌運米四十萬石又淮安倉改兌米一十七萬

石湖廣兌運米二十五萬石河南兌運米二十七萬石又
臨清倉改兌米一十一萬石山東兌運米二十八萬石又
臨德二倉改兌米九萬五千六百石
太倉銀庫○制廷庫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鹽鈔諸銀之
所委輸以備內供以給官府以餉邊餉以充百用者也國
初爲暫寄支銷之地後漸有所積而萬曆三十年戶尚書
趙世卿歲計錄原額銀四百五十一萬八千五百兩有奇
內除徑解邊者百有七萬有奇而實收三百四十四萬有
奇嗣後因中外多故災祲頻仍原額有改本色備邊者有
留充兵餉者有別項那用者有中使侵奪者於是損額數

十萬且屢年徵解弗完者動至百數十萬司計者極意搜
求額外則有若開納事例或漕糧改折或稅契樽節或新
增屯地或節省公用或吏承納班或缺官柴馬或隨漕折
席或扣追優免或抽扣工食或新增鹽課或贓餉積餘或
帶徵逋欠或笄除月糧其於搜括之路竭盡無遺而出浮
于入額內外皆然而額外尤甚計額內之出也九邊年例
歲約四百萬竭一歲之入已不能支而供用庫之香蠟惜
薪司之糯米京官之俸折光祿太常之藥品牲畜修倉庫
夫之米折昌平之協濟寶鈔司之草諸草場之草兵部之
役夫酒醋局之麥豆光祿之厨料御樂觀之舞生禮部之
藥貲羅皿廄之麥內庫之召買京衛官軍之布絹諸額內
之出約七十萬若大軍之需珠寶之貨或百餘萬或二百
萬皆額外出也歲歲如此爲恒況逋欠數多天下擾擾丞
于宮殿府第亭榭之工婚禮之需動輒數百萬而太倉告
竭遂議那借季年老庫去積銀八百餘萬附寺去積銀九
百餘萬及事至倉卒上下舊目而議已無可如何矣噫
各鎮正餉○考自洪武永樂至弘治初沿邊止設遼東宣
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六鎮軍士四十餘萬經費轉餉惟
是屯田民運京運銀不過四十三萬餘兩弘治以來固原
薊州昌平密雲易州永平真保相繼列鎮沿邊官吏軍卒

約六十五萬有餘後列井陘臨洮兵將漸增末年多闖入
兵將日增環京而陣者三十餘萬而他鎮增內監視及遣
藥官軍不下數十萬益不支矣計萬曆中歲例薊鎮五十
九萬九千五百兩有奇永平三十三萬四百兩有奇密雲
五十三萬四千五百兩有奇昌平一十九萬四千七百兩
有奇易州二十萬七千三百兩有奇井陘一十一萬七千
八百兩有奇宣府九十二萬四千兩有奇大同如之山西
五十六萬九千四百兩有奇遼東五十八萬五千四百兩
有奇延綏七十四萬七千兩有奇寧夏三十一萬一千二
百兩有奇甘肅五十九萬四千七百兩有奇固原四十八

萬五千六百兩有奇而腹裏各督撫鎮標官兵各餉于其
地其數更巧曆之所不能窮也
土貢〇天子玉食萬方而牲牷除戎之備無不需焉除四
夷之貢各載于其國而制進牲畜豬一百六十口羊二百
五十隻肥豬一萬八千九百口綿羯羊一萬七百五十隻
鵝三萬二千四十隻雞三萬七千九百隻純色牛犢四十
隻皆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北分解順天府上供至飲膳
則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福建共進芽茶四千二十二觔
歲辦野味一萬四千四百九十四隻活鹿三百九十七隻
天鵝六百二十隻黃魚三百尾魚鮓七十桶及乾鱭鯉魚

觔肚各五十把箇而南京起送則有筆料十萬鮮筍四十
扛枇杷四十扛楊梅四十扛鮮筍四十五扛第一起鰣魚
四十四扛二起如之鮮藕荸薺橄欖等物五十五扛木樨
花十二扛石榴柿子四十五扛柑橘甘蔗五十扛醃菜薹
等物一百三十罈糟筍一百二十罈蜜煎櫻桃諸物七十
罈乾鮮一百二十罈紫蘇糕諸物二百八十四罈木樨薑
等物一百五罈鴉鶿等物十五扛蘿芋等物八十扛十樣
果一百四十扛香稻五十扛苗薑等物一百五十五扛至
工部需用雜皮三十四萬七千七百六十一張鹿皮三萬
四千八百張有奇狐狸皮四千二百張有奇虎豹及奇獸

諸無限額翎毛則各處歲辦至二千二百二十七萬六千
五百根有奇而諸如牛觔牛角膠漆錫之類皆不可勝
紀洪武十五年工部以營造需青綠請令民採辦上曰姑
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部臣以所貯不足用令民採辦而
給以價上曰上但知給價有司急於取辦未免過嚴督責
吏卒貪緣肆貪所得之值不償所費豈可重困吾民永樂
二年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產五色石可為器
用上曰此侈靚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餉災荒百姓困苦又
豈可以此擾民大約官取一物則百姓受一害而以儀不
可食寒不可衣之物累民命命斥去之已開平衛卒蔣文

霆上言王者以天下為家以百姓為子今有司歲辦物料
多強取于民而諸非土地所產多方徵求以致百姓傾家
而買應乞禁勿取上從之九年溫州貢礬乞附載海舟上
曰欲何用工部對曰染布上曰以染布而勞民丁數千里
之外其免之布勿染而製衣可也仁宗即位諭工部曰古
者土賦隨地產不強其所無比年需用一切問所司不究
物產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斂金幣詣
京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踴貴加以不肖
官吏為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溢中
飽此後必確訪所產之地計值市有仍斷故習科派害民

者罪弗宥三月罷徐州等處年毛七月戒有司勿益下損民九月上以鹵簿需鯊魚皮有請令京民買者嘸然曰魚出于海而責之京民是問魚于陸也不可工部尚書吳中言造御用氈物需材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務從朴素其戧金龍鳳諸飾酌裁之宣宗即位詔罷買諸物內使山東清軍大理卿湯宗奏濟南諸處旱荒乞罷買物料工部上言爲陵寢急需上曰山東之民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祖宗所不忍可以苛急擾耶其悉停罷三月禮部奏有言中條山產膽礬令有司採進上曰古之人惟欲民富凡山

澤之利皆弛其禁若礬可利民聽其自採勿禁四月免陝西漢中蓮茶及採紅花茜草之類二年四川綿竹奏歲辦皮張昔以地荒林茂人少獸多易捕捉而今則否乞賜寬恤上曰田野闢人民衆多雖此物資國用若果難得其歲半上聞太醫院奏尚衣監于福建取碎擦香二萬斤上曰此非急務奈何以許多困吾民可減十之七四年勅六部都察院力清召買之弊其所要財物及害民事體奏聞必罪之景泰四年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侍郎耿九疇上言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日之事無乃類是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不從成化十四年罷浙江收買花木

十八年遣太監王敬等往南直隸浙江江西等處收買玩好直隸巡撫王恕切諫之不聽十九年以鎮守內臣有進貢之儀求索多方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南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而凋傷國本爲害反大不報而其時太監梁方弟千戶梁正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大罹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調去民如去父母弘治元年甘肅巡撫羅明極言鎮守分守內外以貢獻方物犬馬珍奇害百姓及番人上命罷之六年以災傷免造上元燈九年免徽州辦銀硃諸料十三年太監李興奏請燈節治烟火給事中張文奏以爲李興導欲

獻諛爲聖德累而當國計者復不能爭臣不知何以爲心況今年吳楚徐淮巨浸滔天山西陝西亢旱尤甚軍需出百民力告竭山患雖寧寇何未已加以雲南思陸之爲變兩廣猺獞之貽患荆襄流民之嘯聚江南白蓮劫奪萬一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其憂蓋有不可言者豈可謂天下無事而恣宴樂乎臣謂停免以其費給軍餉工部覆減其半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節費尚書周經執不發再取竟不與上笑而止十六年上諭工部曰各處災傷重大人民艱窘派辦修理器皿諸物俱停罷之正德中遣太監張昭往甘肅捕土豹三十隻進大內巡撫曹元諫不聽

十六年世宗即位詔郡諸貢獻及額外之征嘉靖二年給
事中汪應軫奏革京城舖戶從之四年以造龍床及御用
等器太監黃錦奏征南京取物料工部執奏上竟從錦所
請三十年上命戶部市龍涎香久未得怒曰累材欺怠不
以朝廷之用為急存無上心豈人臣耶復諭市龍涎香責
尚書孫應奎甚力勅麻城人吳尚充詐稱中書偽為陶仲
文人于雲南取龍涎至則于石洞懸崖間役民百計梯緣
而求病死者衆一石穴中取物二條云是龍涎見有鱗甲
異物風雷變態之狀遂聳動大吏爭相餽遺事聞逮論斬
三十年福建及廣東各進龍涎香一斤有奇四十一年上

諭內閣數年訪求龍涎僅得數斤昨燬于火命差官市之
復別購海瞥香及雜香數百斤戶尚書高燿購得龍涎香
八兩獻之上大悅命給賞銀七百八十兩加太子少保其
時供用庫火內官竇盛等奏被焚香十八萬八千餘斤而
實半盜事發論斬穆宗即位查先年嘉靖中歲用黃蠟二
十餘萬斤白蠟十餘萬斤香品數十萬斤詔一切停止三
年上命工部造朝殿掛燈及鰲山燈尚書朱衡奏不可上
命罷鰲山而補葺殿燈之壞者復以科道嚴用和孫茂等
等言罷之四年上諭戶部召買白綿二萬五千斤尚書劉
體乾奏湖州解額且至宜停買上趣急給事中李已諫曰

臣聞物聚于所生而赴于所用京師非出綿之所三月非
用綿之時求者苦其難用者高其值即日籠商于市而數
終不能盈也體乾復奏言京師根本重地不可使一夫不
安今市肆晝閉衆口嗷嗷非平世所宜有也上悟止之神
宗即位詔免天下歲辦物料之半其時礦稅紛紜而採辦
無問焉天啓中上好造作魏忠賢導上取庫積料因而靡
散者無算崇禎中未嘗取一物而以軍興召買黑鉛硝黃
為火器用閭左多不支云
商稅○制有商稅有船鈔其所榷本色錢鈔則歸內庫以
備賞賜折色銀兩則歸太倉以備邊儲每歲或本折輪收

或折色居七分之三其收鈔差官各有則例焉國初洪武
中詔天下所在池湖河泊從古迄今辦集課程各往往在
一定不易之所其小溝小澗及淮泝池若民間自養魚鮮
池業照地起科而奸豪顧摟求擾民奪採魚蝦罷斃之民
何以生勅有司捕論有司不理奏梟令而啖民舟行勒徵
涉水面錢之禁已令天下稅課司局諸客商貨賄俱三十
而稅一赴司局投稅訖聽平價以賣諸有稱官牙私牙厲
商賈者徙化外而收免牙錢一分其金銀鉛珠砂膽礬雄
黃丹青綠毛纓碧甸子鍾乳粉棕毛水銀俱起解本色其
餘鹽茶酒醋硝鉛黑錫石膏商稅窰課俱折收金銀錢鈔

輸京師惟五穀農器書籍紙劄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
如異時巳榜諭各稅課司局巡攔所辦令計額課逐日領
辦貯司局官按季攢收而官攢侵欺致巡攔賠納者罪又
勅戶部言權奸臣聚斂稅天下物貨及織未之物朕甚憫
之自今凡軍民嫁娶喪祭伏臘追送儀物及自織作染練
布帛及買巳稅之物若造作舟車若細民挑擔蔬菜魚肉
果實非興販者毋得稅 永樂中勅如章而以巡按御史兼
核其事使毋得濫稅 宣德中令南京至北京沿上新河歷
徐淮抵河西務於商所輳集立鈔關遣御史及本部官收
船料鈔其隱匿及倚勢不納鈔者船沒入官惟運載食米

薪芻及輸官物者免料 其時布政使孫原貞言商稅雖國
課所資而類目不可以無禁都邑湊集如張家灣宜課司
攔稅亦豈足過哉惟巡攔狗私縱放者有之容情納鈔者
有之其峻勒鄉車簽篋搜檢因而失所者又多有之而高
估物價規多稅入此其害匪細至處溝橋復然大明門又
然是一貨而數徵之也但勅諸商賈但於所在抽稅其經
由地方不得攔阻止於大明門宣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
便上從之 正統中令天下湖池埂塞無從採捕累民包納
者所在官申憲司踏勘分豁巳令府州縣諸稅課司局所
收課鈔不及三萬貫者革罷令所在有司帶辦諸河泊所

課鈔不及萬貫油鰾黃白麻不及三千斤翎毛不及十萬
束者俱革罷其額課並附近河泊所管辦無河泊所令府
州縣帶辦而監收船鈔御史皆撤回獨于臨清淮安設主
事董之景泰中湖廣金沙州江西九江直隸蕪松及杭州
各設部官算舟船而鈔關之法無遺算而天下府州縣承
沿異時稱茶課山稅池塘等稅即其地其山或植或種或
墾或蕪並均之里甲曰課程而門攤則沿市門均攤之而
府州縣設巡攔所巡不在是巳令大興宛平二縣設和遠
等店立場房每房僉殷實大戶二名或四名看守之以集
商賈而設巡視場房御史 成化勅令京城九門并都稅宣

課司及各處商課俱錢鈔中半兼收每鈔二貫折錢四文
六年減二文巳勅九門監收錢鈔內臣及各抽分廠不許
將不該抽分物貨違例抽分雖稅民兼承前代之猥而御
意獨深矣弘治中御史陳瑤言宜課以掊尅為能有傷國
體上曰御史言是令後止稅貨勿得阻遏車輛搜檢行李
其時諸王府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它戶尚書周經竟
於事大不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巳令商貨於所在收三
分崇文門收七分而諸處未稅者赴崇文門納稅商賈便
之 正德中革真定抽印木植內官先是真定設稅課司印
烙山西由滹沱木植而 內臣漸稅及柴炭魚菜民不堪御

史宋琪以爲言遂罷其時太監馬俊分稅湖廣貪婪恣橫
及挾勅詐取官物御史許廷光等論劾遂逮鞫已勅各鈔
關每鈔一貫折銀三釐每錢七文折銀一分始命所折銀
兩皆進內承運庫以爲常嘉靖元年南京都御史王懋中
言乞撤龍江瓦屑等關內官八人勅守備官司其事上勅
管榷主事計一歲所用量冊抽納稅貯帑支給遂撤內官
巳太監李能言山海諸關往來商旅宜徵稅部議不可以
爲設關本以詰奸不徵稅不宜遽制妄開利門上從能言
命鎭巡委官抽取而兵侍郎鄭岳復極諫上以爲修邊計
不從又于鳳陽正陽門設鈔關旋罷其時戶郎中曾璵着

論言邦畿四方之極億兆攸止而車徒往來停車強擔無
大小畢稅而後行堂堂大都下索小利傷大體且其司稅
者則中人御史主事爲每日進納各監收實不得一與稅
多納少所益幾何宜悉罷令關人祗關防出入便而戶餘
書梁材條議以爲各鈔關出納官銀或稱收之而不盡入
官或藏貯處私取肥巳或傾煎時隱匿或數解時那換必
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也宜行巡按御史于府州縣選委
廉能佐貳官日赴廠爲之貳立號簿二立收料文票于所
在官司編號用印鈐記收掌一廳委官收其榷鈔以船邉
丈尺闊狹定納料分兩輕重自五尺以上至丈二尺乃榷

以丈尺爲度榷鈔訖門收票付商照收票登簿將料銀封
寄完固送所在府州縣庫收積至于兩季終差官類解委
官季代部主事三歲代於差滿前題請更替至接管交代
訖乃聽行上俞次第行如奏其後太監邵文鎭浙江乞於
商販內量收腳價乞獻新器且戒戶部議執不可以爲商
販利薄若徵另抽腳價是額外徵也恣小人漁獵之計爲
窮民苦事不行二十五年戶尚書王杲以國計乞請收復
山場湖陂河道諸稅以濟邊餉上從之于是天下大騷動
二十九年詔復山海各關及眞定稅課隆慶中命各關兼
收本折以甦商困而給事中鄭大經言各關商稅歲入不

貲而獨柄于一主事利權所在易以不肖之心乘乞選體
望及有才者以往而以府官同主其事庶有稽察上不從
及神宗時各稅課司都稅司皆復加以內使四出百弊滋
生商民大困于是巡撫湖廣都御史趙可懷上言國家立
稅關廠于貨集之地論物抽分不至太甚猶之可也柰何
一水路也入關有稅矣纔行數十里甚至數里但遇市口
即豎旗建廠又名曰攔江曰上船曰起貨而陸路之稅大
畧如之至川縣之中無一村不稅行貨之販無一物不稅
繩樞甕牖無一間不稅官生舉監之行李無一人不稅其
委官有自各省投者有自本地投者或納百金或百數十

金因貲給劄有千百户有指揮至有守備者朝之亡命賤
流暮郎盡黄拖紫原是罪謫官吏倏忽乘軒鳴騶又各有
司房稱隨有巡攔牙行等役或持鎗或告密或張網羅或
布牙爪一或少抗先遣委官没其半貲再抗即解稅使没
其全貲至稅使前鮮有不至死者而其奸猶未厭也又設
廠鑄錢盤庫取羨又欲伐山賣木開倉糶糧又欲抽船料
盡捲地方之所有而歸之掌握與礦使相爲羽翼搜掘無
所不至有司卑脫不敢救男子孝脫而縛其婦女或裸體
鞭笞或輪奸備辱至于死亡或將孕婦夾打墮胎母子並
死甚至斷人手足投之于河乞皇上念茲情弊將一切內

使慨然罷之無疆福也疏寢不下及光宗即位詔盡罷之
撤內使無人在外者天下頌聖明焉止留鈔關七處如祖
制曰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皆差北戸部司官曰淮安揚
州杭州皆差南戸部司官至明末不變其法其船鈔商稅
則有定額河西務鈔一百一十九萬餘貫船鋪牙行稅銀
四千兩商稅正餘銀四千兩有奇條船二稅銀一萬四千
九百兩有奇臨清鈔一千二百六十萬餘貫錢二千五百
二十萬餘文銀八萬三千八百兩有奇滸墅鈔五百八十
六萬餘貫錢一千一百七十二萬文有奇銀三萬九千九
百兩有奇九江鈔二百九十三萬餘貫錢六百八十九萬

餘文銀一萬五千餘兩杭州鈔一百九十萬餘貫錢三百
八十一萬餘文銀三萬六千八百餘兩淮安鈔三百萬餘
貫錢六百萬餘文銀二萬二千七百餘兩揚州鈔一百六
十九萬餘貫錢三百三十八萬餘文銀二萬二千九百餘
兩而各省稅課亦有定額順天等八府及京城九門崇文
門宣課分司並通州鹽牙稅共鈔一百二十九萬七千二
百六十三貫有奇共錢二千四百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一
十文共銀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兩有奇南直隷府州及
瓜埠江東巡司五城房號龍江石灰大勝三關共鈔二千
二百三十三萬二千八百四十五貫有奇錢五十三萬九

千三百有奇浙江鈔三百萬五千二百三十九貫有奇江
西鈔銀二千二百九十五兩有奇湖廣鈔五十五萬七千
九百一十四貫有奇山東鈔折銀八千八百六十一兩有
奇河南鈔二百二萬四千一百二貫有奇福建鈔二十六
萬七千三百三十六錠五貫有奇陝西鈔一百七十二萬
一千六百六貫有奇銀麥稱是山西鈔四十四萬七千大
百四貫有奇廣東商稅鐵課抽盤諸鈔折銀四萬三千餘
兩廣西鈔八萬七百九十三貫有奇四川鈔五十四萬四
千七百一十八貫有奇雲南銀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四兩
有奇小麥稱是海肥五千七百六十九索貴州鈔一十四

萬八千三百六十二貫有奇
工料○工部四司皆有經費每三歲奏請科道官各一員同堂官稽核關防一切收支完欠而郎中等官及吏役遇陞遷及役滿皆稽核明白始離任及起送在外則各巡按御史嚴覈侵盜抵換買揑批單諸弊倘有前弊則提審根治之而官有那借稽遲者參究之四司歲額銀共五十萬兩營繕司一十六萬北直隸銀一萬四千八十四兩有奇南直隸銀六萬四千九百四十八兩有奇浙江銀一萬三百七十六兩有奇江西銀一萬三百七十六兩有奇湖廣銀九千三百三十八兩有奇福建山東廣東皆如之山西

陝西皆銀四千一百五十兩有奇河南八千二百兩有奇四川銀六千一百二十五兩有奇而其支用則修理經歷造宮殿竹篾發糊車年例月例家火苫蓋禁苑松竹林地杴草紙太廟等廟及各壇石灰虞衡司銀八萬兩如營繕派數而殺之其支用則兵使局軍器火器水和炭酒醋麵局造辦寶鈔紙尚寶司寶色光祿寺器皿都水司銀一十四萬兩亦如營繕司派數而殺之其支用則御作房龍床等成造書櫃匣筆料龍床頂架內官監淨車御馬監晾馬索司設監一切上用帷幔轎乘毯氈席簟蓋袱尚冠監冠頂織染局造袍料鍼工局造內使衣服鋪蓋司苑局採蓮船供用庫板箱內庫羅段綾絹尚寶司寶緞牌緣光祿寺酒袋及脂包馬槽象被之類宮人內使棺器屯田司銀一十二萬亦如營繕司派數而殺之其支用則御用監物料御馬監木柴銀作局炭織染局柴炭惜薪司柴炭荊條內使折柴司苑局苫蓋柴蔬物料巾帽局造內官巾帽靴料而南京工部則各造進如北工部焉
廚料○舊光祿寺職司大內膳羞凡米豆需民運果品皆官解之歲約銀二十四萬一千八百餘兩而戶部關支又三萬兩嘉靖中用至三十六萬後嚴加查覈遂減十七萬廩饍稍爲裁抑焉穆宗未登極時嘗食驢腸而甘之及即

位偶以語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日殺之驢吾不忍也禁弗傳當攺元詔毅然裁節攺原額爲二十二萬是年計光祿餘積銀三十萬借戶部充邊賞而後稍稍取爲內庭用至萬曆中屢傳進宮銀一百一十萬而費則至二十六七萬溢于原額矣崇禎中一切光祿不內供而內有辦膳日用不過昔十三四而已而光祿銀積欠者多餘亦有幾矣合用白糙粳糯米六萬七千石細粟米五萬七千五百石小麥三萬六千石他物稱是白黑糖十萬二千斤蜂蜜四萬七千斤他料稱是果如蓮肉三萬四千斤棗子十二萬五千四百斤圓眼二萬六千四百斤他果

稱是豬一萬八千九百口他畜稱是乾豬一十一萬八千
四百斤他既稱是而宴享賜予皆取足焉
凡工部顏料皆徵于所產之地歲不下二百萬斤紙箚則
解于各省計歲額一百五十萬張太醫院藥料亦取于各
直省出產地歲額二十四萬九千五百八十斤餘有奇
市舶○按太祖祖訓曰日本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
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許興兵致伐然夷中百貨皆中
國不可缺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故立三市舶司設提
舉官初設于太倉黃渡尋改設于福建浙江廣東而峻其
禁初以太倉爲六國馬頭旋以近京師恐生他變遂徙之

寧波諸處而以按察司主其事旋改提舉洪武四年諭福
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徵以示懷柔之意永樂初改
命內官理之其時西洋剌泥諸國來朝附載番貨有司事者
請徵其稅上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今遠夷慕義而
來不宜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損大體耶正統中暹羅國
船有風漂至廣東市舶太監熊宣奏分其貨上以其妄撓
事權罪之嘉靖中有倭變禮部請罷市舶給事中夏言上
言倭禍雖起于市舶今欲罷之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
而非市舶也祖訓詳明雖久絕日本而三市舶不廢蓋東
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
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
奸商使利權在上若罷之則利孔在下奸豪外內交訌而
上無寧日矣遂下罷先是寧波市久罷至是議復閉浙江
巡撫劉畿言寧波通海夷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防
禦此衆一開則島夷嘯聚其害孔甚事遂寢明之外夷百
貨俱備無勤兵于遠如古衛霍汗血駒之取則無之焉
魚課○天下于陂堰津泊處各設河泊所累朝建革不一
至明季存者一百一十五所而革者于州縣帶管以供歲
辦國初天下徵課三百一十七萬五千三百七十貫明末
課三百九十五萬三千五百七十貫有奇而折銀者半之

明書第八十四卷

志二十一

營建志

史官傅維鱗纂

史官論曰昔者聖人作室而上方中攻洛而先相宅非以競民力施土功也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風雨陰陽萬靈宅焉民之聚曰都前朝後市四方大和會焉且以省諸侯納貢壤燦然之不時而肆在館人莞簟之既安而君子攸躋故上棟下宇易取諸大壯大者壯也王者席九有之家集勢既大不得不示其巍巍也周廬合宮之異其制左祖右社之別其位皐門應門之亢其戶亦墀青瑣之昭其物路寢京室之定其居若格之茅茨其固已甚然瑤臺瓊宮階之厲矣絕漢抵營表南山爲闕築斯怨矣千門萬戶壁帶黃金塗後無藝矣乃至太液承露離宮漸臺迷樓甲帳爲土木之妖者何可紀極蓋心雄則草菅民力意遠則幕席天地人主鮮不始于儉勤而終逸欲漢營未央高祖始怒蕭何而終喜其子孫無加之語隋成仁壽文帝始怒楊素而終惑于獨孤安樂之言二君皆造邦之主喜怒如出一轍蓋侈生于業謝情佚于懷安所固然也而帝室皇居之大亦從可考焉明興太祖肇基江左定鼎于龍蟠虎踞之宅始建南內克崇儉約惟求堅固不務雕華允可爲後世法太宗起自北藩仍元故都爲京師凡所建置皆做留都蓋有文王宅豐武王遷鎬之意焉其制度詳細掌於工部營繕司及內官監而國變後圖籍散失莫可稽考今特摭其大畧作營建志

吳元年丁未立宗廟社稷宮闕時典營繕者以圖進有雕琢奇麗者上皆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第取完固何必過爲雕琢昔帝堯茅茨土階采椽不斵可爲極陋矣然千古稱聖者必首堯後世競爲奢侈極土木之盛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緣構一歸樸素何必誇示雕巧以殫民力巳中書省議親王宮飾彩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耶後於大內建觀心亭其時宋濂來朝上召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酬應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於天地宗廟神祇朕作是亭爲致齋之所端居其中身在是心即在是凡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改建大內上命儒臣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壁又命書大學衍義於廡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耶上

嘗退居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諭之曰此非不可
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内使種蔬不忍傷民之
財勞民之力耳上嘗破陳友諒於獅子山命建閱江樓先
命廷臣爲記即日文成者數人上覽之嘆曰老人矣昔虞
太宗繁工役好戰鬪宮人徐充容猶上疏曰地廣非久安
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丘誠不可也今
既多順欲之詞媿婦人矣後樓成自爲記八年作祚影堂
上以大內成制度不甚宏侈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
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恒念少
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然撿

制此心惟恐驕盈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
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宮壼之間皇后亦服浣濯皆非
故爲矯僞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且節儉非
徒治天下者當守之爾等治家更宜三復時有獻言瑞州
文石可甃地上輒斥之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
以侈麗乎言者大慙十二年議建周府以九月興工上曰
九月正民種麥之時俟農隙營之二十七年罷建岷府上
諭工部曰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時可
爲而財力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
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成今岷南土

瘠民稀軍餉轉輸勞苦百姓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
未可於民大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
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即馳諭之三十年上以諸王在外
多非時興繕乃諭工部曰各王宜各守定制勿得擅自興
造勞吾民匠若有必不可已者須奏請方許可移文切責
之其不以營建苦民若此建文即位命建省躬殿於乾清
坤寧二宮之間以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以
尚父丹書之言夏書聲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太宗
即位改作奉天殿四年命建北京宮殿備巡幸乃勑泰寧
侯陳珪刑部侍郎張思恭督造磚瓦五年勑宋禮金純古

朴師逵劉觀等分督北京大工十四年上至北京命撤西
宮而新之十五年建北京郊廟勑督建北京凡規制悉如
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後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
門外建十王邸通爲屋八千三百五十楹五年乃成以木
瓦諸匠金珩等二十三人爲工部營繕所丞督工文武及
夫匠賚有差十九年三殿災仁宗即位値意還京乃諭
工臣曰朕以來春還京今遣工匠人等命衞督率凡各宮
殿有滲漏處隨宜修葺但可居足矣不必過爲粉飾重勞
人力宣德八年又復詔修南京宮殿正統元年重修奉天
華蓋謹身三殿天順三年作南內離宮弘治中修清寧宮

尙書馬文升請發內帑免徵派停四川採木之擾時議誚
山東民七千爲役戶尙書綬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輙動
請以戶部羨銀顧役營之上曰可正德中乾淸宮災詔重
建及新營凝翠大素諸殿工尙書李燧奏以爲乾淸宮災
蓋非常之災必有非常之應乃土木叢興如修建鎭國府
興新寺豹房凝翠大素諸役皆不經而勞民傷財宜少貶
損以答天戒不聽十六年乾淸宮成世宗入繼大統適與
會期御史鄭本公疏言皇上運亨適成因居安之日亦當
思危之時因陳事之可思者六而頗以武宗爲戒上嘉納
之三年營龍虎殿於顯靈宮御史張鵬奏諫停止不報四

年部營仁壽宮規模宏偉工役重大廷臣會奏待世廟工
完營之上怒切責已而大學士費宏以災異修省請停工
役而工尙書趙璜等亦乞停玉德等殿工但併力世廟上
命暫寬之五年復詔修仁壽宮及玉德安喜景福諸殿給
事中張嵩等上言民困財絀宜暫停止不聽七年建敬一
亭十年作西苑無逸殿豳風亭修興邸十三年建九五齋
諸處十四年建瑞凝等殿又建啓祥宮及淸虛欽安等殿
十五年建慈慶宮慈寧宮十八年建承天陽春諸門十九
年大營興邸計用銀四十六萬有奇連歲併營建雷壇與
陽宮皇穹宇雕龍樓諸陵壽宮沙河離宮六聖亭及諸王

諸妃營域工尙書溫和仁等上言近年大江浸廣爲費不
貲共用過白金六百三十四萬有奇夫歲入無幾而尙可
支吾者以往時節撙所有存積且開納勸行應之者衆
耳近來帑藏已竭工費無紀雖分省派科什去六七而繼
陵之役復半派數省矣況開納久而應者稀帑中累月不
及萬計而商人待給無慮數十萬乃欲一切盡由本部此
何異掬蹄涔而沃龜坼也況承天近請又百七十餘萬各
處修建日來皆發不知將何以應乞暫停止上曰恐心匱
誤自可支應殊過慮也而給事中朱懋章等亦上言慈慶
經始於十六年爲六百餘萬一號等三殿經始於十七年

爲工三百餘萬皇穹宇經始於十八年爲工二百餘萬而
物料遞價之費不與焉尙未就緒而仁壽西苑之工復興
恐愈煩難上怒曰祖宗建言官爲耳目各工何無一言而
仁壽所費幾何輒瀆擾二十年宗廟災而翊國公郭勛言
自廟災以來異應重建而所司未聞會計恐不可緩上曰
卿言是命會官議於是禮尙書嚴嵩等議言七廟之災中
外臣民咸謂役不可已臣等竊惟成大事者必順天道協
人情方今天戒當畏而修省之念方新民窮當軫而寬恤
之詔屢下故廟建雖不可緩而勢亦不容亟也典來大役
財力爲先天子以天下爲家豈憂力之不足惟在調度有

經不至妄費耳故財力非所慮也各廟規制稍因舊址而拓之典工尙遠徐可恣圖故規制非所急也今獨材木爲難巨產楚蜀窮崖絕壑水陸轉運難計歲月此當預爲之所須推舉才力大臣專督其事待其報完然後舉事而物料則工部爲之區畫營辦之庶用力於休養之餘度材於充積之後一舉而輪奐新矣上於是命工侍郎潘鑑等往採木二十一年命作祐國康寧殿及秦宮大高玄等殿工員外郎劉魁切諫之上怒下魁詔獄三十六年奉天等殿復災命重建之給事中劉贊等請宜令藩王及文武群臣各捐助以成大工從之於是以進多者爲忠勤下勅獎諭計

四十一萬四千兩有奇四十年營萬壽宮明年成中有壽源太玄仙禧萬春等殿極其宏麗上大悅匠師徐杲等爲工部尚書及侍郎通政等官餘賚有差題改奉天等殿名爲皇極等殿四十三年三月營玄熙惠熙等殿四月營寶月殿八月建洪壇太素等殿四十四年作玉芝宮四十五年二月建極懸殿大道殿九月建紫極殿七月作凈蕃殿九月新宮成復毀作乾光洪慶諸殿是月更建紫宸宮十月詔新承天飛龍宮既而上崩穆宗即位元年四月詔毀紫極殿紫宸宮於南內建翔鳳殿給事中馮成能等上言紫極諸宮乃先帝因齋事暫居原非舊制今遺詔撤停止之言折而去之誠繼述之大孝然西城之與南城俱非天子之所宜居今西城之存者既所當毀而南城之久廢者顧當復興耶舊事方鑑而新宮復萌臣切以爲非宜上納其言遂罷之仍命毀諸宮殿材收貯備用未幾作隆道堂命建瑞祥閣於長信門南給事中龍光諫不聽工尙書朱衡復奏言地宜靜不宜動今隆道之工甫竣復上止宜凝神淵默導迎和氣若再興大役非惟禁地不安亦恐有勞聖慮上悟乃止神宗兩年大內災命修復之後三殿災時務靜攝終未重建至天啓六年三殿工成而大璫魏忠賢敘封東安伯一時督工者皆進階陞蔭重修弘政宜

治二門及懷宗敦崇儉約亞典之費不背帑藏光盧則全無營建之事矣

宮殿及禁城內規制

皇城正中曰大明門內曰承天之門其門內東一門內則太廟而西一門內則太社太稷所謂左宗廟而右社稷也再內曰端門旁曰六科曰尙寶司中書科東曰闕左門西東曰松林凡會推大臣於此西曰闕右門其中巍然南向曰午門俗謂之五鳳樓上懸鐘鼓供安放纛曰左掖門曰右掖門門之內居中曰皇極門（即奉天門）其左曰弘政門（即東角門）右曰宣治門（即西角門）而名選道政參議及鴻臚於宣政門焉

居西向東曰歸極門即右順門居東向西曰會極門即左順門皇極
門內居中曰皇極殿即奉天殿有金磚玉瓦左向西者曰文昭
閣即文樓右向東者曰武成閣即武樓南北連屬穿堂上有圓
頂而方制曰中極殿即華蓋殿之兩旁東曰中左門西曰中
右門再入中曰建極殿即謹身殿建文曰正心殿殿中向後石欄三層
與乾清相對曰雲臺門兩旁向後者東曰後左門西曰後
右門亦曰平臺凡召對諸臣皆於此又東曰景運門西曰
隆宗門隆宗門西南向曰仁德門○乾清門外甚端入門
丹陛直至乾清宮大殿左曰日精門右曰月華門左小門
曰龍光右小門曰鳳彩殿東西有斜廊廊之後左曰昭仁
殿右曰弘德殿東西各有角門再北則穿堂居中曰交泰
殿再北曰坤寧宮則皇后所居者左曰景和門右曰隆福
門再北右曰端則門左曰基化門於此接瓊苑左右門前
則乾清宮列宗各居暖閣多易處乾清宮大殿之左向西
者曰端凝殿凡御用袍服冠珮貯於此右向東曰懋勤殿
此宮中中一路之制也○過日精門之東曰崇仁門稍南
曰內東裕庫曰弘孝殿曰神霄殿日精門往北南向曰順
德左門則東一長街也再北向西與龍光門斜相對者曰
咸和左門向南者曰景仁宮其東則東二長街也南首曰
麟趾門北首曰千嬰門麟趾門之東曰延祺宮曰怡神殿

再東曰嘉德左門再東則蒼震門矣○咸和左門之北向
西與景和門相對者曰廣和左門向南者曰承乾宮東二
長街之東曰永和宮○廣和左門之左向西與基化門相
對者曰大成左門向南者曰鍾粹宮為皇太子幼時所居
亦曰興隆宮東二長街之東曰景陽宮千嬰門之北並列
者則乾東房計五所而宮正司六尚局皆在乾清宮之東
此東一路之制也○過月華門之西曰遵義門向南曰養
心殿向北則司禮監直房宮中膳房養心殿之西南曰祥
寧宮宮前向北曰無梁殿爲世宗煉藥處○月華門之西
南弘敞巨麗者曰隆道閣左曰仁蔭門右曰義平門閣之
下曰仁德堂前曰仁德門閣之東曰忠義堂大約大內臣
聚此閣之西南過義平門曰慈寧宮凡太皇太后及皇太
后居之間有太妃居之則非制矣○月華門往北曰順德
右門則西一長街也再北向東與鳳彩門斜相對者曰咸
和右門向南者曰毓德宮後更名永壽宮其西則西二長
街也南首曰螽斯門北首曰百子門螽斯門西曰啓祥宮
原名未央宮世宗以曾生於此遂名於宮門內建石坊一
曰聖本肇初曰玄德永衍再西則嘉德右門也其南樹[illegible]
旛蓋於雲際南向曰隆德殿供道家神像再西北曰英華
殿供西番諸佛像殿前有菩提樹二此地幽靜如山林[illegible]

自嘉德右門之西向南者曰二南門再西曰咸安宮〇咸
和右門之北向東與隆福門相對者曰廣和右門向南者
曰翊神宮而西長街之西曰永寧宮又曰長春宮〇與和
右門向東與端則門相對者曰大成右門向南者曰儲秀
宮西二長街之西曰咸福宮凡諸王幼時居於此百子門
之北並列者則乾西房計五所此西一路之制也東西後
柴炭園〇坤寧宮之後則宮後苑有欽安殿供玄帝像世
宗時兩宮火見玄帝立於此救護而留足跡二紹不滅殿
之西曰樂志齋曰清望閣曰曲流館曰四神祠東南曰瓊
苑左門西南曰瓊苑右門郎東一西一長街北首〇欽安

殿後曰順貞門其宮墻外則紫禁城之玄武門玄武門裏
迤東有廊下家十一所東則更鼓房乾清宮門圍墻之左
右廊朝南者曰東夾墻西夾墻則宮廁也〇自嘉德右門
之西曰長庚門自玄武門迤西可九門自北而南過長庚
橋至御酒房後墻曰長連可三十餘門再前曰短連可三
門總曰廊下家〇自隆宗門外朝東者曰司禮監經厰直
房過慈寧宮門之南曰北司房即文書房再南曰外膳房
再南曰南司房再南則對慈寧門再南則寶寧門門外側
西大殿曰仁智殿即俗謂曰白虎殿大行帝后梓宮靈位
門外橋西曰武英殿命婦朝皇后於此再西曰大庖廚西

曰尚膳監〇武英殿之西南曰御用裏監再東曰南薰殿
凡殺號册封諸大臣閣臣偕中書篆寫金寶册於此再東
曰歸極門南曰逍遥城從歸極門東南入曰六科廊存一
切精微及章疏於中〇過皇極門東曰會極門凡京官上
章奏於此會極門南入曰內閣輔臣票擬清禁處也出會
極門之下曰佑國殿供玄帝像而佑國殿之東則內承運
庫北則後音門再東曰香庫又稍北有庫房甚多曰古今
通集庫皆古今君臣畫像符券典籍於此再北曰內東華
門再北曰馬神廟〇會極門東南向者曰文華殿殿內設
屏畫輿地圖左屏列文官職名右屏列武官職名遇陞遷

則掛之殿側有精一堂恭默室九五齋殿之後曰玉食館
過一門西北曰省愆居凡遇天變災告修省於此而藩府
之使官則宴於此〇文華殿之西曰崇本門殿後曰刻漏
房銅壺刻漏在此凡交時則易時牌於乾清門殿之東北
向者聖濟殿藥餌皆和於此西則入後音門裏曰麟趾門
其內曰慈慶宮轉而列時者曰勗勤宮昭儉宮迎禧宮奉
宸宮〇麟趾門之東曰關雎左門內則樂閣西曰關雎右
門再西轉西向者曰元輝殿凡選中皇后妃嬪及王妃皆
先居於此以俟吉禮再北曰御馬監再北曰御用庫再北
南向者曰寶善門寶善門內迤東曰大慈慶宮北曰奉先

殿相近者曰觀德殿(即改名崇先殿)而奉慈殿則孝宗奉紀皇后者街東曰隆祀門其內則外東裕庫也街西再北曰蒼震門又街東再北並列二門向西者曰履順曰踏和蓋號殿及仁壽宮之外羅也再內曰噦鸞宮喈鳳宮若先朝名封妃嬪則養老於此再過一巷曰狗兒彎居中曰蓮華門又爲景運門其南則都知監通隆宗門北則協恭堂○皇城外層則有六門正中之大明門與內城之正陽門外郭之永定門相貫自墻外北過公生門而向東者長安左門再東過玉河橋自十王府夾道往北向東者曰東安門轉而北而西向北者曰北安門(即厚載門)轉西而南向西者曰西安

門再南向西者曰長安右門長安門置登聞鼓以科道官主之墻圍設紅舖七十二處以謹守禦○內曰紫禁城城八門向南之第一重曰承天之門前有金水橋㛹娟降後吏部等衙門朝寮於此二重曰端門三重曰午門魏闕兩翼東面西向曰左掖門洞折而入西曰右掖門亦如左轉而向東曰東華門向西曰西華門向北曰玄武門城闕紅舖三十六處而以勳臣直宿提督之而護城河遶焉○皇城內自北安門裏街東曰黃瓦東門門之東街南曰尙衣監街北曰司設監再東曰酒醋麵局曰內織染局曰皮房紙房曰針工局巾帽局曰火藥局即所謂天子之武庫也

再東稍南曰大內供用庫曰番經廠曰漢經廠曰司苑局曰鐘鼓司再南曰新房曰都知監曰司禮監曰內書堂稍北曰崇聖堂南曰御馬監而東西一街南北分一連二連至十二連御馬監之南向西者曰杆子房曰北膳房曰暖閣廠曰南膳房再南曰宜[illegible]廠曰混堂司曰內東廠曰尙膳監撥子若夫斜對御馬監向東者曰北花房曰印綬監曰中書房曰蹴圓亭曰內承運庫此總名之爲東河邊也○過上北門東中門街北曰彈子房曰學醫讀書房曰光祿寺街北曰甕房再東則東安裏門過橋內則東安門夾○自東上南門之東曰重華宮其制與乾淸宮等東西長

街二西長街有宜春宮凡妃嬪皇子皇女之喪措於此東長街有洪慶殿又東則內藏自東上南門之南街東曰永泰門其東有臺基上有亭迤東南曰崇質殿英宗北還居於此自永泰門再南曰皇史宬珍藏太祖以來御製及實錄典籍所謂石室金匱也左右二門曰鍇(音龍)歷左門曰鍇歷右門再東曰追先閣欽天閣勒世宗欽天頌於碑再南曰御前作皇史宬之西曰觀心殿爲天子習射處稍南有門曰蒼龍門再南曰嘉樂館其北曰丹鳳門內有大殿曰龍德殿左一殿曰崇仁右一殿曰廣智大殿後有橋曰飛虹橋石似玉極天劃神鏤之巧來自西域非中國工

手也橋南有坊曰飛虹坊北曰戴鰲橋東有亭曰天光西
曰雲影橋北叠石爲山山下有洞曰秀巖以磴道分而上
之有殿曰乾運殿後二亭一曰凌虛一曰御風又後爲永
明殿最後曰圓殿引水遶之曰環碧殿又再北曰玉芝宮
○自皇史宬東南有門通河河上有閣曰涌福遶東沿河
再北激水作響曰呂梁曰東安橋再北曰涵碧亭又北曰
回龍觀有殿曰崇德殿是河也從北安門外繞文昌宮東
遶步糧橋穿東安門至長安左門外玉河橋出焉○北安
門內街東曰安樂堂再北曰內官監過北中門西曰萬法
又曰高玄殿北則內冰窖場矣○北中門之南曰壽皇殿

曰北果園東曰永壽殿又東曰觀德殿亦射箭處殿之南
曰萬歲山俗呼煤山崇禎中順天府尹劉宗周以爲其煤誤矣
蓋營建時之廢爲之也山之前曰萬歲門再南曰北上門
左曰北上東門右曰北上西門可望乾明門再南過北上
門達玄武門矣○北上西門之西曰大高玄殿前門曰始
青道境左右坊曰先天明鏡曰太極仙林曰孔綏皇祚曰
弘祐天民左有閣曰炅明閣右曰[illegible]靈軒殿之東北曰象
一宮有世宗玄修金像御西曰石作曰元明閣又名曰萬
明門門內迤南曰兵仗局曰袍房曰御[illegible]庫曰御膳外監
曰甜食房曰西上北門其東曰西下馬門○自西上北門
是門上南門曰御用監又南曰銀作局再南曰[illegible]亦象
觀象臺銅渾儀諸物亦如外臺焉曰寶鈔司而西中門之
西曰尚寶監曰鷹司房西出西苑門遶南向東曰灰池曰
樂成殿曰水碓水磨堂河之西高阜上曰昭和殿又北曰
紫光閣曰陽德門曰萬壽宮是宮甚壯麗曰登豐門曰福
渠殿曰大光明殿曰旋磨臺曰兜兒山上建顯揚殿曰[illegible]
遶殿幽風亭金海石橋之南河之西岸南向曰玉熙宮曰
承華殿曰寶月亭曰清馥殿曰勝[illegible]殿[illegible]之上游倒影入
水者曰乾佑閣後更曰嘉樂殿曲廊[illegible]門其西則內教場
稍南臨河曰余音引雨橋其東曰洪應殿曰北閘自閘迤

南曰船塢再南曰玄[illegible]殿再南曰待山門又南曰崇智殿
曰龍芳亭有巍然高聳者曰承光殿北望山峯崎嶇俯瞰
池波蕩漾曰太液池而萬歲山中有殿曰倚山四圍皆惟
石[illegible][illegible]巖[illegible]其蔓絡往來異草四時蒼翠兩掖轉石磴
而上巖洞非一山畔曰仁智殿曰介福殿曰延和殿山巔
有殿甚宏偉寒氣逼人曰廣寒殿旁有方壺亭有瀛州亭
有玉虹亭有金露亭過東曰凝和殿曰擁翠亭曰飛香亭
有[illegible]殿曰太素殿入歲寒門曰歲寒亭左夾曰遠趣軒曰
會景亭循太液而南曰映輝亭曰迎翠殿曰澄波亭又西
南有山巖洞幽杳迸泉而下曰水簾[illegible]而曰流觴亭曰

臨水殿前則昭和門矣西有橋曰金鰲曰玉蝀北則廣寒
殿前矣橋東南曰五雷殿曰蕉園一名椒園凡修實錄焚草於
此再南則西苑門○自玉熙宮之西曰櫺星門北曰羊房
牲房曰虎城豹房曰內安樂堂蓋宮人養病之所迤西曰
酒房曰西花房曰大藏經場又西曰洗帛廠曰果園廠曰
西安裏門曰甲字等十庫曰司鑰庫曰鴿子房街南曰惜
薪司正西則西安門也櫺星門迤西街南爲贓罰庫門之
東迤南曰蠶池曰陽德門又西曰迎和門○玉河水自北
安門外葉王廟西橋入皇城由寶鈔司東與護城河之西
脉合流過長安右門之北經承天門前再東過長安左門

之北自湧福會歸於皇城之巽方而出○護城河者自北
閘分流經內官監自石橋大高玄殿之東北上西門之外
由石橋下至紫禁城墻下順而東而南經太廟之東玉芝
宮後虹橋之西南西脉則自太社大稷壇西至[illegible]寶鈔
司之東總合流於湧福閣下○紫禁城內之河則自玄武
門之西由地道入至廊下家從懷公門而南過長庚橋裏
馬房橋守仁智殿西御酒房東武英殿前思善門外歸極
門北皇極門前向金水五橋從會極門北文華殿西而北
而東自慈慶宮前之徽音門蜿蜒而南過東華門裏古今
通集庫南從紫禁城牆下巽方出歸入護城河并故爲曲
折蓋以防意外變如兩宮災噦鸞災一號殿災天啓中六
科廊災武英殿西滌作災皆賴此水而一切大工不煩他
汲焉

壇廟

圜丘壇○吳元年建圜丘於京城之南洪武十一年罷其
建大祀殿合祀天地是爲天地壇嘉靖九年復勅制仍爲
圜丘在正陽門南左圜丘三成壇一成面徑五丈九尺高
九尺二成面徑九丈高八尺一寸三成面徑十二丈高八
尺一寸各成面甎用一九七五陽數及周圍欄板柱皆青
色琉璃四出陛各九級白石爲之內壝圍牆九十七丈七

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櫺星石門六正南
三東西北各一外壝方牆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
寸厚二尺七寸櫺星門如前高用周尺餘今尺下同又外
圍方牆爲門四南曰昭亨東曰泰元西曰廣利北曰成貞
各壇俱有齋殿神庫祭庫諸司事房廡
方澤壇○吳元年建方丘于鍾山之北洪武十一年改建
天地壇遂廢嘉靖九年復勅制爲方澤在安定門外方澤
二成壇一成面方六丈高六尺二成面方十丈六寸高六
尺各成面磚用六八陰數皆黃琉璃青白石砌四出陛各八
級圍水渠長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濶六尺內

壝方䊸二十七丈高六尺厚二尺靈星門六正北三東西
南各一外壝方墻四十二丈高八尺厚二尺四寸靈星門
如前又外圍方墻二重內重門如前數外惟西向三門又
西有石坊曰泰折街
朝日壇○嘉靖九年建在朝陽門外壇方廣五丈高五尺
九寸壇面磚青色琉璃四出陛九級圍壝墻七十五丈高
八尺一寸厚二尺三寸靈星門六西向三東南北各一外
圍墻前方後圓西北各三門墻之西北有石坊曰禮神街
夕月壇○嘉靖九年建在阜城門外壇方廣四丈高四尺
六寸壇面磚白色琉璃四出陛六級方壝墻二十四丈高

八尺厚二尺二寸八分靈星門六正東三南北西各一外
用方墻東北各三門墻之東北有石坊亦曰禮神街
雩壇○嘉靖中建壇在泰元門外圓廣五丈高七尺五寸
四出陛各九級內壝圓墻徑二十七丈高四尺九寸五分
厚二尺五寸靈星門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外圍方墻四
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正南三門曰崇雩門洪
為一區在南郊之西外圍墻東西南闊八十一丈五尺闊
北五十六丈九尺高九尺厚二尺
神祇壇○明初建山川壇於天地壇之西永樂中北京山
川壇成嘉靖十一年改其地為天神地祇壇神壇方廣五

丈高四尺五寸五分四出陛各九級壝墻方二十四丈高
五尺五寸厚二尺五寸靈星門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內
設雲形青白石龕四於壝北各高九尺二寸五分祇壇面
闊十丈進深六丈高四尺四出陛各六級壝墻方二十四
丈高五尺五寸厚二尺四寸靈星門亦如神壇內設青白
石龕山形三水形二於壇北先擬設於壇南北向後改各
高八尺二寸左從位山水形各一於壇東右從位山水形
各一於壇西各高七尺六寸
先農壇○洪武二年建先農壇於山川壇西南永樂中建
如南京壇在神祇壇後石包磚砌方廣四丈七尺高四尺

五寸四出陛壇東為觀耕臺用木方五丈高五尺南東西
三出陛
帝社稷壇○嘉靖十年建於西苑壇前開耕為田樹藝五
穀壇址高六寸方廣二丈五尺甃以細磚實以淨土繚以
卑垣北為櫺星門高六尺八寸廣九尺八寸神位以木為
之各高一尺八寸廣三寸題曰帝社之神帝稷之神壇之
南置石龕以藏神位高六尺廣二尺壇之西為祭器庫北
樹二坊以表之曰帝社街
太社稷壇○吳元年建社稷壇於宮城之西南北向異壇
同壝洪武十年改建同壇同壝永樂中建壇如南京在午

門右同壝同壝垣二成上成方五丈次成方五丈三尺高五尺四出陛用五色土隨方築之壝垣四面靈星門垣之方亦各如其方

先蠶壇○初建於安定門外而於西苑作蠶室緒蠶事後以出入不便改建於西苑壇高二尺四寸四出陛廣六尺四寸甃以磚石又爲瘞坎於壇右方深取足容物東爲採桑臺方一丈四寸高二尺四寸三出陛鋪甃如壇制左右樹以桑而具服殿神庫神廚犧牲亭咸備焉

太廟○明初於闕左建太廟永樂中建於午門左與太社稷壇配太廟正殿九間左右兩廡各十五間廟門五間左

右門二座寢廟一座九間左右兩廡祧廟一座九間左右兩廡皆有神庫神廚嘉靖十四年更建世室及昭穆廟於太廟之左右其制皆正殿五間寢殿三間各有門垣以次而南統于都宮太廟專奉太祖居之世室在左三昭之上而右爲三穆

世廟○嘉靖五年建世廟於太廟之東北以祀興獻王至十五年改建廟於太廟都宮之東南曰獻皇帝廟遂改世廟殿曰景神殿寢曰永孝殿四十四年柱產芝乃更名玉芝宮五間曰芝祥門前殿七間額曰玉芝宮又曰寶慶殿左右兩廡後寢曰大德殿左右兩廡

歷代帝王廟○明初建於南京嘉靖中始建於京師阜成門內街北前爲廟門中爲景德門內爲景德崇聖之殿殿九間重簷五出陛東西兩廡殿之右爲庫門中有神庫神廚牲亭

文廟○建於西直門之北國子監中曰文廟正殿七間初稱大成殿後改題曰先師廟殿之東披爲祭器庫十一間西披爲樂器庫十一間東西廡各十九間兩廡之南折而北向爲東西序各十一間門各一兩序之中爲大成門後曰廟門門五間中門三東西各列戟十二

武廟○建于武學如文廟之制而衍殺之門不列戟

羣神廟○北極佑聖宮祀真武東嶽泰山廟○都城隍廟○太倉神廟○司馬馬祖先牧神廟○孔濟神廟祀玉河之神靈濟宮永樂中建祀南唐徐知證知諤元世祖廟○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宋文丞相祠○姚廣孝廟○皆建於京師載在祀典者

城垣

京城○永樂中因元城築周圍四十里爲九門南中曰麗正曰文明曰順成東曰齊化曰東直西曰平則曰西直北曰安定曰德勝正統初更麗正曰正陽文明爲崇文順成爲宣武齊化爲朝陽平則爲阜成餘仍舊城南面長一千

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一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
寸東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
丈五尺二寸高三丈五尺五寸趾五尺八寸基厚六丈二
尺上收五丈嘉靖二十二年築重城包京城南一面轉抱
東西角樓止長二十八里爲七門南曰永定左安右安東
曰廣渠東便西曰廣寧西便城南面長二千四百五十四
丈四尺七寸東一千八十五丈一尺西一千九十三丈二
尺各高二丈址四尺基厚二丈上收一丈四尺四十三年
增修各門甕城崇禎中帮築外城增高五尺厚一丈[illegible]
尺五寸

陵寢

祖陵在泗州皇陵在鳳陽孝陵在南京顯陵在承天而天
壽山皇陵在京城北各陵有寶城惟長陵最大徑一百一
丈八尺而餘相地之宜深廣不一有明樓有祾恩殿東西
九間左右配殿各十五間皆有神庫神廚牲亭碑亭神道
石橋及翁仲獸前紅門又有時源殿爲車駕更衣之所
有祾恩殿爲駐蹕之所而承天於嘉靖中建元祐寶殿後
曰降祥殿後曰三洞閣左宣法殿右衍真殿前爲元祐門
又前爲儲祉門又建慶源殿皆爲顯陵

南京宮殿

太祖定都金陵造皇城於都城內之東鍾山之正陽南曰
洪武門內曰承天門端門端門之北有左闕門右闕門洪
武之東爲長安左門西爲長安右門東近北爲東華門內
曰東上南門東上北門西近北爲西華門內曰西上南門
西上北門北爲玄武門內曰北上東門北上西門近子城
東亦曰左闕門西曰右闕門大內六門正中曰午門左爲
左掖門右爲右掖門東爲東安門西爲西安門北爲北安
門午門內大殿前爲奉天殿左門曰東角右門曰西角門
東西隅有東西角樓東角之南有左順門門之南曰文淵
閣西角之南爲右順門奉天門之內爲奉天殿東曰文樓

西曰武樓殿之左爲中左門殿之右爲中右門奉天殿後
爲華蓋殿又後爲謹身殿由左順門入東曰文華殿由右
順門入西曰武英殿謹身殿後爲乾清宮又後爲坤寧宮
又二殿曰柔儀曰春和

南京壇廟

其制一如北京而載在祀典歲時行祭於廟者則有功臣
廟北極真武廟都城隍廟太倉神廟天妃宮五顯靈順廟
寶誌公廟廣惠廟(祀張渤)關公廟漢秣陵尉蔣公廟晉成陽
卞公廟宋武惠曹王廟南堂劉王廟元忠肅福壽廟

承天宮殿

嘉靖初改鄞邸曰龍潛舊邸左曰聖作右曰物睹中曰時乘御天左門曰雲行右門曰雨施東曰從帖西曰陽春又南門曰重明內曰正壓後曰龍飛殿又後曰啓運殿曰卿雲宮曰鳳翔宮左門曰雖圓右門曰麟趾北門曰洪載又建統一殿左門曰日升右門曰月恒又建隆慶殿又建龍霄殿

南京城垣

明初定都南京城周圍九十六里門十三曰正陽通濟聚寶三山石城清凉定淮儀鳳鍾阜金川神策太平朝陽後塞鍾阜儀鳳二門外城則因山控江周圍一百八十里門

十六曰麒麟仙鶴姚坊高橋滄波雙橋夾崗上方鳳臺大馴象大安德小安德江東佛寧上元觀音

中都城垣

洪武初營建於舊城西二十里周圍三十里城門九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西曰塗而宮殿之制畧如南京云

苑囿

京師南海子周廻一百二十里設紅門四內禁樵採畜禽獸爲天子遊獵講武之所取不事遠巡防民之意中有行殿行宮及晾鷹臺及苑戶　御馬苑在京城外各有界限立石標識牧養御馬凡二十二處　上林苑蕃育署畜養擬賜食禽地千五百二十頃有奇嘉蔬署栽種蔬菜地一百一十八頃九十九畝有奇良牧署收養牲口膳品地二千三百九十九頃一十三畝有奇林衡署栽種果樹花木地一百三十八頃一十五畝而太常之牲尚膳之珍羞光祿之供具皆取足焉　南京則有漆園桐園椶園俱在鍾山之陽洪武初以造海運及防倭戰舡所用油漆椶纜悉出於民爲費甚重乃立三園種各十萬株以備後世之需而不歛於民云

親王府制

洪武四年定王城高二丈九尺下濶六丈上濶二丈女墻高五尺五寸城河濶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月臺高五尺九寸正門臺高四尺九寸五分廊房地高二尺五寸王宮門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後宮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門前後殿四門城樓各一座立社稷山川壇於王宮內之西南王宗廟於王城內之東南前殿曰承運中曰圜殿後曰存心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宮殿門廡及城門樓皆覆以青色琉璃瓦宮城周圍三里三百九步五寸東西一百五十丈二寸五分南北二

百九十七丈二寸五分宮殿廊廡庫廳等共七百九十六間墻門七十八處周圍甎徑墻通長一千八十九丈裏外蜈蚣木築土墻共長一千三百一十五丈而郡王府止房四十六間以下第給價有差

王府墳塋

凡親王墳塋享堂七間中門三間外門三間內有廚房神廚神庫牲房焚帛亭祭器庫碑亭周墻二百九十丈外爲奉祀祠計地廣五十畝郡王而下遞有差

京師公廨

文職則內閣在紫禁城內六科尚寶司中書科在皇城內而宗人府在長安左門南吏部在宗人府南戶部在吏部南禮部在戶部南兵部在宗人府後刑部在西貫城坊工部在兵部南都察院在刑部南翰林院在長安左門皇城特爲之逵彎一弓國子監在安定門內太常寺在後府南通政司在太常寺南大理寺在都察院南詹事府在玉河東岸光祿寺在東安門內太僕寺在萬寶坊鴻臚寺在工部南欽天監在鴻臚寺南太醫院在欽天監南行人司在長安右門外上林苑監在文德坊而五城兵馬司則各因其地焉南京刱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於太平門外五部於廣敬門之東西嚮五府於廣敬門之西東門翰

林於皇城東南宗人府於翰林院前詹事府次之太醫院又次之六科中書科尚寶司如北京之制而武職公廨中軍都督府在長安右門南而左府中府右府前府依次而南錦衣衛又次之餘衛散北于各坊也

史官傅維鱗纂

志二十二

禨祥志

史官論曰昔者孔子作春秋紀災異漢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劉向因數其禍福傳於洪範共馭五行之變與人事參槩若如耦詳哉其言之也夫天人之際似遠而近惠逆吉凶以戒昏瀹此聖人所嘗言天表之符或顯或否推形索影以意穚誣此則聖人所不道也野鳥入廟殷宗正事而興神寶見形秦王祀時而亡號麥土

田而兆失國周得兵雨而戩牧野禍福之效靡克有定況乎在天五行在人五事五行一氣也五事一精也土傷者必沴金木水火思傷者必沴貌言視聽且夫金亦沴木水亦沴火衡氣相通也視荒者必聵其耳趾高者必惑其言精魄相召也洪範所云時若恒若者存其大指類陰陽而巳必以某事隸某徵若執劵以討其合書之失誣殆謂是歟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君子之修德義非以彌憂而召祥也然修其實者致其虛者修其可必者俟其不可必者雖使禆竈登臺而望氛子野吹銅而占氣格之以理甚荒實多何況京房谷永之徒穿穴附會豈賢於禹之陳惠逆尹之論殃祥也今畧紀明興以來禨祥之見於五行者不著占驗比於春秋之義而天文之異則見之司天志茲不復載作禨祥志

洪武元年春京師火　秋四方奏水旱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宜論朕修省以消天譴傅瓛對曰陛下修德省愆憂形於色居高聽卑天實鑑之上曰君臣一體苟皆謹懼天意乃回　二年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有童謠曰李實如瓜民皆無家淮安等處獻瑞麥　三年陝西寶鷄獻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多　五年春河南黃河竭行人可涉　六月句容產連蒂瓜二以獻　七月建康

地震震死男女十六人及畜　八月河南獻白兎命放之野　六年正月甲申有火自天西墜化爲白氣後曲折而上聲如雷　五月洛陽進瑞麥　八年京師大旱是年庫錢飛時南臺民家屋上有錢豎飛上各以竹穿其孔驗之庫錢也　時一老儒夜坐見田間火起曰此有寶識之旦之田中見銀一塊重數百斤文曰廣積大不可舉因呼十八人同掘取分爭不平聞之官上曰此銀已失三塊此天畀是儒也與之餘命與傭工錢　九年京師水溢百官乘船以朝　十年十月虎白日入旱西門傷二軍　彰德府穀麥皆雙穗　十一年元旦早朝殿上金鐘方敲扣忽斷

爲二及朝有鵰鴞自天而隕死於丹墀　八月蘇松楊台
等處海溢　十二年胡惟庸宅井中忽生石筍漸長出水
礎汲使人取之筍傍復出三枝明年惟庸誅　十三年思
南府奏大巖山聞呼萬歲者三上斥之　十四年金陵久
不雨　二十三年七月江南北海溢揚州溺死竈丁三萬
餘人松江海鹽亦各二萬餘人　二十四年河南龍門有
婦人司牡丹爲夫蹴死越三年同卿袁馬頭死而復甦自
言爲司氏召其家驗之良是云死後爲薄姬廟侍婢今借
還魂耳時懿文太子自陝還上聞召詢賜鈔遣還　梧州
山多出火　二十六年京師大旱　二十八年河南確山

野蠶成繭羣臣表賀上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
足以衣被天下乃可若一邑偶然何足賀
建文元年京師地震　二年八月承天門災未幾乙字庫
災　上賜李景隆璽書斧鉞忽大風雷舟破沉江　三年
二月燕王兵至紫荊袍上忽生白花如雪凝爲龍文鱗鬣
皆具美如刻繡　守衛者見男子提人頭血色模糊入宮
徧索之無所得　夜宴張燈忽不見人　狐狸滿宮大放
鷹犬逐之不去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北京地震　二年七月山東郡縣奏
野蠶成繭　九月周王橚以騶虞來獻王國於鈞州獲一
獸白首黑章麗首虎軀獻之闕下柔伏自然　十二月禹
門渡黃河清亘數百里　三年關陝答郡縣獻瑞麥及嘉
禾一莖數穗者甚多　四年南陽獻瑞麥　時尚書宋禮
督取材於蜀忽馬湖府山有大木自行於坦途聲吼若雷
巨石爲開度越巖阻膚寸不損事聞上封其山爲神木山
六年福建栢生花蘇州揚州各檜生花　七年交趾國
進白象　七月密雲及繁峙皆進嘉禾　十月北京進白
鵲　八年行在各營中夜刀戟皆有火光　十一年五月
曹縣獻騶虞　十一月山東奏野蠶　十二年九月榜葛
剌國進麒麟　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　十四年九月京

師地震　十六年七月寧夏進嘉禾二實同蒂　九月京
師地震　耀州獻玄兔　十八年諸城有牝馬牧海濱一
日雲霧晦暝有物蜿蜒與馬接乃產駒鱗膚肉鬣龍文其
色青蒼以獻　十九年三殿災　二十一年胡濙自太和
山進靈芝
洪熙元年正月南京龍山產靈芝　七月南京地震　八
月魯王肇煇進瑞栗
宣德元年北京地震　三年南京地屢震　四年南京地
屢震　二月襄城伯李隆於棗安縣石固山獲騶虞二其
質黑文馴擾不驚　寧夏進玄兔白兔各一　四月寧夏

[illegible]兆玄兎　七月廣東進白烏二　五年山西進龍馬
六年山西忻州產龍馬鹿耳牛尾玉面瓔蹄麟文被體以
進　七年陝西永壽等縣獻嘉禾有同本二十莖或十九
莖莖十餘穗多至數十穗者又有一莖六岐五岐或一節
一岐者甚衆　八年山東旱大饑　閏八月海外諸番進
麒麟獅子福祿虎各一福祿狀如驢其文白黑相錯勻勻可觀　九月其
國獻龍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黃背青龍而全體[illegible]白尾[illegible]金如波文
十年[illegible]明[illegible][illegible]獻瑞麥
正統元年四月河北大旱蝗　冬旱無雪　三年五月江
北大水　崇文門外井中生青綠氣高三丈將二十餘日

四年六月京師大水　七年陝西獻嘉禾　八年畿內
旱蝗　八月南京殿宇災　十一月殿上生荊棘高二丈
浙江紹興府山移於平地　陝西二處山崩壓民家數十
戶[illegible]山[illegible]二日移數里　九年浙西大水　是年二至谷
六十一刻　浙江地生白毛　十四年[illegible]殿災　京師小
兒謠曰兩帝兩帝城隍兩帝　隨有土木之變景皇帝以弟
即位　十三年七月河決東昌水中吼吼有聲視之乃二
大鐘相擊而鳴官祀之以牲　其一往上識承安四年撞之
聲聞百里乃懸之文殊寺
景泰二年山川壇井水化為酒　五年黃沙四塞

天順元年七月承天門火　四年京師大水壞屋溺傷人
五年江南北大水米貴甚　人民多餓死　七月河水溢
入開封官民廬舍漂沒過半　公帑私積蕩然一空周府宮
眷及官民乘舟筏避於城外　高處軍民死者甚衆　七年
貢院火　二月晦夜空中無形有聲
成化元年二月襄陽地震有聲屋宇搖動　四月鈞州地
震有聲二十三日方止　完縣玉山店見二豬戲溝中頃
之入石下少年持挺掘之輒大雷雨　五月皇城以西天
隕泥丸如核桃破之有碗黃氣　八月北直隸南直隸浙
江湖廣江西河南山西等處各奏水患者一百四十餘處

、二年七月順天保定開封青州四府大水　三年四月
遼東宣府四川各地震　七月河南蝗復蝻傷稼　九月
河間蝗　四年京師大旱　八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
五年六月河決杏花營官吏禱祭獲龍卵大如人首下銳
上圓質青白微具五色持之甚重氣煖而潤　六年正月
河南湖廣地震　二月京師有土災色招黃洒人手面如
濕既而紅如血室中不辨人已如是者累日　四月大雨
水　八月廣東地震　七年京師復土霾　六月合淮處
黃河清一月　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碌軸皆自至麥
地相鬬以木隔之皆損折鬬不解及晚人還徙之其夜復

闕乍前乍却觸之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　八年四月運河水涸　七月隴州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里半許　浙江江海湧溢方數千里漂沒屋舍人畜無算　山東河南湖廣蟲荒　九年三月松江天大霧忽空中墜一草船於人家樓上　山東晝晦如夜　六月河間蝗　真定以南及黃河大水　七月東直門火　十二年南京地震有聲　四月太原地震有聲　七月京師黑眚見有黑氣一片入人戶牖密處至則昏迷傷人肌膚如爪痕或齧痕黃水出醒乃覺傷人皆張燈擊金鼓防之　又一物如犬而黑小金睛修尾鬅傷人兼旬乃滅　一日上御奉天門朝

臣侍衛忽驚擾喧亂少頃乃定按之莫得其故　十月京師地震　十三年二月山陰縣地忽湧泉如血高丈餘　浙江山中先有火燒地及左右草木皆披靡成一徑既入水成驢形但不見足游浮江中而去　十四年三月江北大水　八月早朝東班官若聞有兵甲聲因辟易不成列衛士露刃以備不虞久之乃定　十五年四月京師大水　五月常州府地震生白毛　九月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　十六年四月雲南麗江府白石雲山裂四百餘丈移金沙江中水溢沒田廬　六月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蹈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

袤五丈餘　九月四川威州地震有聲　十七年二月南京江北山東河南等處同時地震有聲　四月南京地震生白毛猛虎入市傷人　六月宿州民張珍妻王氏孕臍右痛凡三月而增劇忽腹畔右開裂生一男　十八年寧河王府每夜有妖見或爲神象或爲王侯衙酒食時舉火將焚宮及十二月十八日果焚府第無遺器物皆盡妖亦滅　二十年京師地震　徐州一婦初孕肋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核大久之皮瑩薄兒從此出母子皆無恙　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饑　二十一年正月甲中有火自天而墜復曲折上騰化爲白氣　三月泰安州

屢地震泰山搖動　二十二年淮北山東大饑　九月武功縣王璡夫婦殺人而食甚衆　二十三年京師大旱　弘治元年戊申二月二十六日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如羊色白以數萬計首尾相御從西南石牛山浮空如去自午至申乃滅　二年二月慶陽隕石如函大者四五斤小者三四斤擊死人畜以萬數屋宇無算　六月京師及通州大水宮舍民居多傾倒人畜溺死　六年癸丑五月忽大風東廠地陷約深二三丈廣如之時霸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　六月薊州民家一產五人三男皆無首　肢體蠢動二女臍下各有口眼啼則上

下相應未幾死　十二月南京雷電交作次日雪　七年
二月命太監李興潞張秋河祈祭天色陰晦帛不能燃其
似焚不焚之處成人面耳目口鼻皆具　六月蘇州衛印
紐氣如火不可握一時官吏皆試之　八年二月吳城西
蝦蟆山忽徐徐而下巳而疾移去舊址數畝　五月南贛
大疫東西諸省大疫　七月西北諸處大旱疫父子相食
九月孝陵災　十月陝西地震　十一月陝西貴州同
日地震　是年長沙府苦竹開花實如麥米楓樹生李實
黃蓮樹生黃瓜　苦蕒菜開蓮花七日而凋　九年長寧縣
民家楠樹開蓮花李樹生荳莢　六月山陰蕭山同日山

崩水湧漂沒廬舍　冬恆燠　十年山西陝西地震　六
月京師久旱　十一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未幾
多火災延燒民舍十七八　十月乾清坤寧宮災　十三
年西北旱幾輔蝗四川湖廣饑　六月獲玉璽於陝西鄠
縣其文曰常命於天既授永昌　十四年二月保定獻白
鴉　四月陝西地震有聲韓城震甚頃廨廬五千餘間圮
死男婦百七十人縣東偏地決破湧水裂地長一二丈圍
五丈湧如河　七月南城縣空中有火開而復合下墜光
長十餘丈燬廨廬三千餘間廩穀盡燒男婦有死者　十
五年雲南晝晦五日　十六年京師大旱　崇明縣民家

雞伏卵所出者猿首而人形長四寸有毛而無聲　十七
年南昌火焚民舍百五十餘家新淦同時火焚居民一千
餘家
正德元年正月京師地震　三月復震　二年黃河清
五年六月京師旱霾　七月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
六年十一月京師地震　十二月鄉主簿在鎮江一產五
女　七年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京
師赤黑眚見大者如犬小者如貓若風行有聲夜出傷人
有至死者　三月餘干縣夜有火如箭墜旗竿上燈籠光
照四野人撼之飛上竿首以銃衝之四散諸處皆有光如

星而滅　五月廣西營中搶生火光　七月杭州吳景隆
妻產一夜叉青面無髮雙角不能殺升屋而走百計擒之
撻死　八年文登縣秦始皇廟鼓夜自鳴火起桑樹上皮
盡燔而枝葉無恙廟宇毀而神像如故　冬河朔燠無冰
江淮至洞庭寒甚冰尺餘　九年乾清宮災　十年八月
江西省城藩司火延燒萬家　十一年大旱　十二年夏
火見於都察院獄旋轉久之始滅　鄠都縣一村有蛇盤
祟人伺擊之鏗然有聲入穴掘之得錢數十萬　十三年
五月望常熟縣忽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乘雲而下鼠
光如炬口吐火燄鱗甲頭角皆現雷雹猛雨㾓捲居民三

百餘家船十餘艘死者甚衆半日大是夜紅雨如注五日
乃息　六月江西大水　十一月銅仁府平山衛民家黃
牛生犢額豐齒巖身被鱗甲須臾死　十二月四川李華
妻生一子兩頭四手足　十四年春水溢內海子不了橋
高四尺鐵柱七斷折　十五年江西大水　十六年五月
日精門災　六月自江以北至邊皆大旱　福建福州府
亢旱癘疫府縣官死者四十餘員軍民無算　七月遼陽
湧跕堡大雨水衝城傾三十餘丈壞道路三十餘里民有
被壓而死者　冬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大寒遂凍爲水
高四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人可入其中　黃州

師巫寗均在飛桑崖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地穴掘其下
得銅印上篆扶蠻王印用署符兕能呼風雷後柄損不驗
崇德縣青田村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即火起燒死
嘉靖元年正月清寧宮後室火　七月南京江水溢傾陷
民居數十百家城垣宮闕多頹圮　雲南曲靖衛軍胡晟
妻產一男兩頭四手三足　二年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
西同時地震　八月河南大水　南京內府火延燒國學
房百餘間　南直各府大饑人相食劉氏食其四歲子她
臣堂鬻母曹洪殺兄而食王明殺父臭彌千里　三年南
京屢地震有聲　是年地震者三十六地裂山崩者二

四年三月仁壽宮災玉德安喜景福諸殿同燼　房山地
震　五年福建大水平疇蕩爲巨浸　海澄縣山鳴旗鼓
自飛　江南一婦人生子六目而有角手足各一獨瓜鬼
聲　鄖陽產牛一身二首腹內心肺諸物各二　南陽產
牛一首兩身　貴州山崩　江西虎入城見人手足倏忽
不可防制雞生二雛前後四足是年遼東山東陝西浙江
湖廣地震二十餘次　五年淮北山東大水　江左大旱
六年河南靈寶縣黃河清　七年四月復清五十餘里
五月江以北抵邊大旱　八年四川樂至縣獻瑞麥一
莖五穗　二月襄陽大饑　七月山西大饑　河南蝗食

苗殆盡　十一月河南陝西大饑　九年河南巡撫徐瓚
奏瑞麥兩岐者百餘本　巴縣獻瑞麥　瑞禾生於郊
十年正月大內東偏火二月鄭藩獻白雀二　六月曲周
縣產嘉瓜并蒂者二瓜中更生枝蔓者一　十一年正月
青州地震聲吼如雷四川地震傾城垣　二月貴州銅城
牛生麟　雲南陝西福建各地震　十一月四川巡撫宋
滄獲白兎於梁山縣以進　當塗縣民吳倫妻一產三男
一女　十二年春旱　河南巡撫吳山獲白鹿於靈寶縣
以進　正月宣府地震如雷　山東牛生犢身有文前足
有五手甲　貴州民家生男兩頭四手四足　十三年南

京太廟災　臨安民家一産四子長六七寸　雲陽縣民
進異石沃以水可照人影入水中可啓而　十四年蘇松
淮陽江西湖廣蝗　潞州山鳴如雷　十五年六月南
京太廟災　京畿各府同時地震有聲　湖廣大饑　十
六年樂王厚煐進白兎　上虞范家産一夜叉離褸嚼損
妝生母手走去時夜來顧母乳後爲人捕殺之　十七年
京師大饑僵屍枕籍　京畿山東陝西福建湖廣大旱
十八年二月上幸承天火衛輝行宮火延及寢閣宮婢死
者十餘人越三日行殿復火　六月天目山崩　七月大
水漂没揚州人民死者無算一日江水下數十丈金山露

其脚如鼎足　永城縣進瑞麥一莖七穗者二本　鄭均
饑　十九年鄭襄饑　京師民家生一犬八足四耳四目
　二十年有火球大如斗隕左軍都督府中門久始滅
秋畿輔旱蝗　二十三年泰安州進瑞麥嘉禾　夏丙苑
嘉禾生一莖雙穗者六十四雙瑞齊黍五出者一　二十
四年遼東地震有聲　黄岡進瑞兎　八月永和王知燠
進白鹿　二十五年苑囿湧泉出　京城大水　二十六
年二月京師豬生五子皆人形　十月澄城縣陂山先大
鳴如雷晝夜不絶歷三日山崩一百丈劈裂中斗而下東
西分馳三四里舊址不附　十一月崇德羊生一人　二
十七年西苑奏雙穗嘉穀七十五本　七月京師地震
大同右衛參將馬繼宗舍人馬祿女年十有七將適人化
爲男子　八月京師地震　十一月宮中火詔逮出楊爵
於獄　二十八年華亭民孔方忽患腹脹日憒憒數月後
産一肉塊剖之有一孩肢體已髮皆具　三十年四月宗
廟火是日草場亦火　象山縣李樹生黄瓜　三十一年
六月雷州遂溪諸縣風雨驟至有火光如球直至中天星
散海溢壞官民廬舍及人畜無算　諸暨縣李樹生黄瓜
冬各省同時地震　是年自夏至冬浙江潮汐不至水
涸中流可泳而渡水面十八里盡平　三十三年四月薊

谿縣地湧血高二尺餘　六月京師大水平地丈餘　七
月西苑進嘉禾百五十本　盟津王祐橏進嘉禾七十八
本　定海忽有石如斗平地滾擲如飛城外高嶺復有石
大數十圍跳躍越山而止　三十四年十二月山西河南
陝西同時地震有聲鷄犬鳴吠渭河等處或裂泉湧中有
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華岳終南山
和而鳴河乘數日官吏軍民死者奏報有名者八十三萬
有奇　浙直地方夜有物如蝴蝶而大入人家變幻飛去
人嬰之傷如爪痕民間毋鳴鼓却之　三十五年二月山
西河南同日地震　九月杭州火府城東南隅及郭外一

寺火[illegible]焚宮民廬舍數千區死者甚衆　三十六年四月奉天門華蓋謹身二殿文樓武樓奉天左順右順午門及午門左右廊盡燬　八月陽穀縣地湧血高尺餘　十月玄嶽諸山及巡按御史馬思聰潘恩路楷等共進靈芝之一千四百一十本　十二月兗州地震　三十七年正月光祿寺火　巡撫都御史趙炘巡按御史莫如士黃孝瑞楊惟平等共進芝之一百四十二本　三月河南地震有聲四月總督浙直都御史胡宗憲獲白鹿於舟山獻之　密雲地震有聲　五月東陽縣地裂五六處出血如線高尺許血凝犬就食之掘地無所見　蒲州潮州各地震　大

旱禾稿上禱雨有應　六月遼東大水　七月南陽地震

閏七月西苑進瑞穀一本三穗者一雙穗者五十五賞督理農事侍郎高燿以銀幣　胡宗憲再獲白鹿於齊雲山獻之　十月四方進芝之一千八百六十四本　三十八年八月鳳陽巡撫都御史李遂進白兎二　福寧縣南海中忽浮來石山如筆格突兀奇秀竹木鳥獸悉具居人聚觀自巳至申而沒　三十九年二月竹谿縣地震出血閏月寧夏地震　六月香山新會等縣地震　八月胡宗憲獻芝草五白龜二　九月嘉興府地震屋宇如帆河水撓擊水族躍起　十二月巡撫陝西都御史程軏御史[illegible]秋獻白鹿一芝草一　四十年正月陝西獻白鹿　三月南京獻白兎　八月西苑產嘉穀異穎同本者四十九本

十月四方進芝之七百六十九本　十一月萬壽宮災淮王厚燾獻白鷹一雙詔賜金幣　蘇松嘉湖大水漳浦縣牛生犢三目三角　四十一年二月大學士嚴嵩孫鴻獻白兎一芝六十四本　方士藍道行獻彩龜　四月陝西鄠縣民王金進靈芝之五色龜上大喜予以官　是月白兎生子二　七月西苑獻嘉穀　四十二年西苑獻嘉穀

北京觀象臺崩四圍並無餘土三日後訪知城外一潭土填夷矣　彩龜生卵者五　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

獻白鵲　四十三年畿輔連歲大饑　五月上夜御御幄後忽獲一桃左右見自空中墜明日復有一桃　白鹿生二子　四十四年三月千步廊火計焚題奏書及番文八十三萬二千餘本　上九居西內思成宮毎有黑氣出攖而披擲藻井上忽見木榻數闋　六月有芝生於廣宗廟東柱金色　八月陽曲縣獻白兎　四十五年五月水發均州城漂沒甚　八月西苑獻嘉禾　豫章鐵樹宮忽有着緋人從天而下人皆見之數日火忽發宮爲灰燼

隆慶元年四月不　衛地震　五月永寧州任家陰山裂而崩一面推移壓人畜無算　蘇松大饑　六月餘杭民

周家一產四蛇　二年承運庫火累朝寶物皆燼　浙江省城火壞民舍以千計　三月新城縣空中有聲落地陷爲石者數處　太原府靜樂縣民李良雨娶妻數年以不睦出賈後以卧病遂化爲女經脉行流與同伴民白尚野合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驗之不謬　四月京師地震　六月浙江四川陝西江北福建皆大旱延綏保寧堡城上及榆林長樂堡同時旗竿上火灼灼聲響　七月台州大水決田十五萬畝蕩廬舍五萬餘區　浙江大水　自正月山西陝西河南湖廣俱地屢震有聲　慶陽震倒房屋壓死軍民男婦甚衆　陝西震倒邊墻二百餘丈崩開九

丈　畿輔府縣俱地震樂亭縣地裂一處寬一尺長三丈一處寬一尺長一丈一處寬一尺長三丈各湧黑沙水出

陝西咸寧縣如墻橋柳巷等村涇陽縣地震如同罪永樂等村俱傾倒如平地　三年五月京師大氷　陝西地震千里傾壞城邑傷人畜無算　四年京師地震　遼東地震裂成溝　八月湖州府山崩成湖　五年四月杭州府栗樹生桃　廣西省城地陷寬二丈餘深一丈王府地陷二丈深廣七八尺布政司後堂地陷深四尺長二丈寬二丈五尺　六年閏二月遼東旗竿及馬耳皆有火光

五月南直隸龍目井化爲酒　七月七日華亭縣東見空中一物甚巨火引前後有人隨之色稍黃轟轟有聲向東數十里墜地八尺餘乃鐘也驗之福建物

萬曆元年陝西地震有聲　二年高平民吳守倉妻一產三男大同民家婦一產四男　十年山西大旱人相食

七月蘇松大水江海湖俱嘯漂没人畜無算　十三年廣濬龍江鎮民家一鼎呼曰算帳民殺而煮之大如鵞投之江　五月慈寧宮災　十四年保定府街市磚內忽出火三日夜方息又一家墻崩有兵器甚多　十五年蘇州松江大饑　十六年正月京城草塲巡軍見火龍飛上草梁次夜見大蝦蟆如箕口啣火球又鐘樓內一火龍出入草

梁遂火積草俱燼　蘇州大旱居民死者十之五　六月慈谿縣茅家浦口船泊岸忽見紅血從草湧出約八九處大如盆面高尺餘血腥濺至船即出血濺至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止　八月二十二日山東臨邑縣忽有蜻蜓蔽空勢如飈輪東西亘數里數時乃止　十七年蘇州松江大旱又饑　十八年乳源萷江多蛇啣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岩穴中雨日而盡人擊之亦不爲害　五月揚州大旱下隰葑田如赤如焚忽黑鼠無數匪葸葑田食根至盡葑田墳起如淤居人下種甚便　十九年昜州訛言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空城走一日而還　六月公安縣大雨

有巨蛇形如牛首紅身黑長數丈出水往來須臾堤崩陷爲淵　八月慈谿縣地復湧血　二十年陝西空中有火如盆大後生三尾　五月豫章永寧寺顚鳥集屋上其形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高二尺許羣鳥從而噪之　二十一年薊州大毛山旗竿有火如毬及各樓上獸頭中俱有火如鷄子大雨愈大雨瑩火嗟嗟有聲　六月忽火光入青山口焚燬臺火器兵械一時俱盡燒死臺軍數十人　太倉州公署樓火軍火器械皆燼　二十二年海寧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際城五丈爲塘東直海臨烟墩相望忽海水抵塘以長竿測之莫得其底衆洶懼將往城避之無何大風雨衆潰走既息城無恙而塘外沙僅存　六月西華門樓火　蘭州火藥廠不戒燒死井州中衛經歷何原等十六員名　山東遼海等衛地震垒宇動搖墻垣欹側　十一月蘇州府地震　二十三年春三河縣民家豕生八小豕內一豕人形手足皆具額上祗一目產即能行　遵化灤臺嶺上生火　松江府地震三刻乃止　五月京師地道裂　九月固原地震有聲　十二月鳳陽陵樹巔生火延燒在地草木　二十四年正月瀘州民四兒業屠牛買牛欲宰牛奔逐四兒逃所至觸四兒登一樓牛隨之觸死過一斗肉肆盡毀其器業樓甚小而牛大上下無礙

二月鄠縣遍地生火光　延綏大砲起火光一夜方止邊墩旗上火高二三尺　三月乾清宮災　遵化董家口旗上有火有聲　四月遼東東昌鐵嶺二衛同日火延燒官民室廨八百餘區人畜無算　六月浙江定海衛天下火焚鎮遠樓軍器俱燼　閏八月以前杭嘉湖三府大旱　二十五年二月湖廣安鄉縣烏鴉羣聚啣紮裂火燒民房四百餘戸　四川昇山縣火起官民廨宇燒燬八百九十餘處　六月皇極等殿皇極等門文昭武成閣及內外廊房一時俱災　京師地震連三次　四川威茂道地方自去年十二月地震起至本年六月地屢震其聲如雷城垣倒裂廬舍傾欹　八月湖廣黃鶴樓無故自火延燒千餘家　十一月有井多怪官欲塞之一夜自平有狐從漢陽門人聲哭而入尋之杳然　十二月見龜蛇鬬俱死　二十六年正月妖書布京師一夜各宮殿衙門市井皆徧　福建彰州火藥局災大石飛去三百餘步居民房壞多死　寧夏地震　二月南京朝內獲一人供名宋四凡錢塘人以印布包黃紙書十七冊語言荒唐不經　福建長樂縣地陷五十餘丈深五六尺不等　五月西寧古浪城樓大鐘連自鳴三陣　七月南京草場火　十二月吏部文選司火　二十七年八月狄道縣毛家坡山崩成池

山崩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未崩時或如雷或鼓樂者十數日　九月永平地震者再　十一月六科廊火延燒尚寶司等衙門　二十八年二月京師地震有聲　三月南京唐王府災襄陽平樂宮火　九月鄖陽巡撫公署東北角壞大鐘大鳴三聲　八月太湖縣空中下火遶匝儀門　十月福建漳南道屬地方地震有聲連數日傾倒房屋壓傷民甚多　本年畿輔山東大荒　二十九年昭應寺大小瓦獸皆發青氣冲天經時方散　阜平縣礦夫張世誠饑殺食自己六歲兒　畿輔井皆乾枯

三十三年鎮江花山忽裂下視昏黑無底　南京空中火光分作三塊墜地尋無所見　三十六年十一月福州軍蘇九郎妻一產兩男兩女　浙江饑荒　三十七年正陽門前樓災　五月濟南青州兩處各產牛兩頭三鼻四目二足　薊鎮地陷　遼東地震　江西福建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　山西大旱饑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判　十一月甘肅地震如雷推倒邊墻二千一百丈有奇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屋宇無算　山東蝗　畿南赤地千里　三十九年四月怡神殿災　十一月臨洮產牛人首人面紅色無毛人口羊耳牛身又產羊人首羊身　四十三年天降魚於南京貢院園中　四十四年京師蝗蝻

陽有蝗蔽天止嚙竹樹茭蘆不傷五穀　四十五年五月江南有鼠千萬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　山西大旱山東蝗旱　八月宣府地震　九月湖廣承天等府夏旱秋水蝗蔽天　山東東昌龍關地裂無底　江西大水　十一月隆德殿災　漳州大水　延禧宮災　是年濟南臨邑縣有火夜出大如斗色紅黃焰高二三丈遇孤行人來逐延一丈餘則止尋復散去如是者幾一年　四十六年四月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　閏四月廣寧民婦生猴二角四齒　四十七年宣武門外東御河水盡赤

四十八年三月遼陽火藥局火暴風揚沙　八月蘭州黃河清三日上下數十里

泰昌元年九月江西大水　二十四日赤氣亘天　十月噦鸞宮火

天啓元年正月卯辭坊火　丁亥立春四方有蒼白氣

二月日旁見彩虹　京師連日風霾　三月昭和殿災

十二月陝西會寧縣牛產麟於關寨婦家以為怪擊之面死後留四月而不腐　二年正月肇慶府西門外地裂出血如豹突泉腥穢濺及人多傷　三月陝西西安府北門鎖連響三聲鎖開落地　民王進榜家雄雞生卵　五月遼陽城先起白雲後起黑雲俱化赤從空墜下火光燄揚

壓人畜無算　七月萊州地震有聲如吼屋宇皆動　九
月二十八日演象所火藥房火　十二月山西陝西同日
地震城垣廬舍頹塌者多人民壓死者數萬　三年二月
鳳凰集於河南涉縣　閏十月湖廣沅陵縣民家牛產犢
一身二頭三尾豕產四最小者長鬣豕身人腿隻眼　陝
西鳳縣有鼠一羣入田食熟穀獲其一如狸大兩旁肉翅
無足足在翅之四角前趾四後趾五尾甚大其毛色如鹿
十二月二十二日南京地震　四年六月南直隸大水
山東荒旱　河決衝壞徐州城垣平地水深丈餘淹死
人畜無算　八月陝西地震產豕怪狀異常　江南海潮

驟漲湖水暴溢漂沒村落甚多　十月河南漳濱獲玉璽
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龍紐龜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
一百一十四兩　五年陝西延安慶陽大旱饑　六年三
月中後所火倉糧軍器俱燼　五月王恭廠火忽震響一
聲遠近擂撼廠旁房屋皆如飄葉壓燒死人畜無算　六
月京師地震同日天津宣大皆震　草場火　閏六月登
州角樓火先見紅雲一片自西北直至樓上頃刻猛火冲
天所貯軍器及守宿軍丁皆燼　十月南京地震　南京
紫禁城烟起各官趨救尋至講經臺土堆上有烟氣如線
從土隙中出　七年正月盜竊天壇神器　三月太和山

玉虛宮火
崇禎年中山西久不雨人相食蘇意哥與母共食其父
河南大饑　山東莧生人面形口鼻目皆具　開封地方
草木皆成兵馬形　河南府樹懸豨墜人形　孟津有火
一塊如船入城徧行而去離城東二十里乃散　太廟磚
縫出血鋒有惡臭糞汚廟中窗戶嚴密如故　烟屢塞禁
門　十七年元旦上出享太廟見白衣長八二丈餘立端
門從官衞士多見者不覺失聲閧然

明書第八十六卷

史官傅維鱗　纂

記一

皇子諸王宗室記一

史官論曰昔周室展親維城維翰懷來方來然布茲賚奕選于姬英其和輔政必先晉鄭書乎衛大夫之言曰燕翼之分嘉功之由周雖展親實尚賢也夫生于帷帝之中長于婦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怙侈凌德所自來矣而又君有猜躍之疑臣懷咎纍之恐賢者用晦不賢者苟全如河間東平之享有令名保天之祿者殆亦僅也然則周有良翰豈非賢賢親親之所致乎明興太祖鑒斯德哀眾法嚴明故多詰亂建文雖有齊黃之誅實由燕故太宗裁輔相猜嫌零落後多分建約世祿而已莫知其他其建國修短載在年表而如懿文諸皇子未有表章今取皇子諸王宗室中賢不肖行事可為法戒者次于篇其子孫賓善惡皆繫于始封之王下

懿文皇太子記

懿文皇太子標母高皇后元乙未九月生于太平陳迪家上為吳王立為王世子從宋濂受經吳元年年十三矣上遣世子及弟謁臨濠墓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守成令主高宗舊勞于外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故其在位勤儉不敢驕逸兒生長富貴習于晏安今出旁郡縣游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觀小民生業以知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即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于心以知吾創業不易又命中書省擇官輔行凡所過郡邑城隍山川之神皆祀以少牢過太平訪迪家賜白金五十兩至泗濠以上意告祭祖考妣考妣及兄姊墓是冬上觀郊壇令左右導之農家徧觀其服食器具又指道旁荊楚曰古用此朴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害也兒念之洪武元年正月立為皇太子帶刀舍人周宗上書乞教太子上嘉納中書省都督府放元制請以太子為中書令不許曰吾兒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宜尊師傅習經傳博古通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為中書令乃選勳德老成舊人動有典刑及新進之賢者兼領東宮官於是以左丞相善長等二十三員為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及詹事

等官諭之曰朕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領者蓋軍
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
事當啓聞太子或聽斷不明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疑
府僚導之嫌隙易生朕所以特置諭德等官輔成太子德
性且選名儒爲賓客昔周公教成王克詰戎兵召公教康
王張皇六師此君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
貴泥于安逸不諳軍旅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
可忘也是年上命選國子生國琦等十餘人侍讀書禁中
琦等入對謹身殿姿狀明秀應對詳雅上喜因謂殿中侍
御史安慶等曰吾觀諸生於文藝素習矣然與太子處當

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于浮靡太子之德亦當有助
因厚賜之未幾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等爲諭德
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教諭諸
分番夜直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命諸儒
作鍾山龍蟠賦置酒驩甚又自作時雪賦賜東宮官儒冠
服令三師以下朝賀東宮太子答拜三年命東宮及王府
官編輯經史古人行事可爲監戒者訓諭太子諸王四年
春製大本堂王記賜太子十年六月令自今政事並啓太
子處分後奏聞因諭曰人君治天下一日萬幾自古創業
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故處事咸當守成之君生

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少有不繆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群
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于疏暴惟明不
惑于邪佞惟勤不溺于安逸惟斷不牽于文法凡此皆心
爲權度即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
免有失即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
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託之意爾所親見
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時命儒臣爲太子講
大學衍義二十二年置詹事院上諭吏侍郎侯庸曰輔導
太子必得忠正賢良之士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二十
四年八月勅太子巡撫陝西上意欲都西安遣相宅太子

既行馳諭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
渡江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
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
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衞親君子遠
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仁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
恃也其愼之旣還獻關中圖途中問民疾苦重孝謹民咸
感之遂病病中上言經略建都事二十五年四月丙子薨
上慟哭命禮官議喪禮戊寅上御東角門召廷臣曰朕老
矣太子不幸命也大哭既公除上不忍禮官請之始嗚咽
鼓朝京耆老上香慟哭上亦哭諭之曰爾等念太子意

厚顧農事方與諸父老善勤生亟歸勿失時諸未至者[illegible]朕此意八月庚申祔葬孝陵東謚冊文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沒必有謚名所以彰德謚所以表行故行有大小則謚有重輕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皇太子標居位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稗贊弘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從公議賜爾謚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太子天性仁厚不殺終日無疾言怒色上嘗竊令人裁屍骨滿輿過其前激之太子不勝慘戚頓首曰善哉宋濂以孫慎黨逆被逮太子泣諫曰臣愚戇無他師幸陛下哀矜貸其死上怒曰候汝爲天子而宥之

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上且喜且罵曰痴兒子我殺人何與汝也因徧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擢三級解衣爲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俟解衣而救耶乃救遲死寃茂州先是太祖爲漢兵逼馬后負之而走太子私繪爲圖及后崩上益肆誅虐太子諫曰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上默然明日以蕀杖遺于地命太子持太子難之上曰汝弗能執使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太子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上怒即移所坐榻射之太子走上逐之太子探懷中繪圖遺于地上發視之大慟而止其後虛

孝孫貴妃薨上詔太子服齊衰杖期太子曰禮唯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蓋諸侯絕期喪諸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厭于父不得伸其私然則諸侯之庶子不爲庶母服而況于天子之嗣乎上大怒以劍擊之太子跳且曰大杖則走翰林正字桂彥良諫太子曰禮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嫌隙由是生矣太子感悟遂齊衰見上謝罪上怒釋其仁厚守禮如此建文元年追謚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燕王即位後復稱懿文皇太子配常開平王女爲妃先太子薨建文初追謚爲孝康皇后後亦削繼妃呂氏生建文皇

帝建文即皇帝位尊爲皇太后燕兵入金川門遣人逐太后太后至太宗迹起兵之故太后還未入宮宮中火起太后得不死後隨其子允熞居太子陵

秦記

秦王樉母高皇后洪武三年年十五受封二十三而之國西安務聘元河南王王保保女弟繼妃鄧氏寧河王愈女也王生而岐嶷嚴毅英武上委以關西兵事得專行賞罰歲秋延邊大將皆聽節制御軍整肅所過秋毫無犯未嘗妄殺一人二十七年征降西番賜璽書賞賚以萬計時號宿山野遘疾薨在位二十七年年四十謚愍而謚冊文曰爾年長首封于秦期在承保藩位落屏帝室夫何不良于德竟殞厥身可賜謚曰愍王惟焯愍王六代孫正德四年嗣王冊封後請盧闕以西鳳翔以東河堧地曰皇祖以

明書　卷八十六　七

賜臣先王樉也戶部尚書梁材執議曰陝西外供三鎮內給四王民困已極硯園初生產物力千萬不併豈得空地更給諸王上從材言不許王早失父母育于祖妃廖氏廖妃卒王哀毀喪葬如禮事其生母蕭妃至謹以孝聞遣勑使持旌幣旌王薨謚曰定

晉記

晉王㭎母高皇后年十三受封又七年之國太原王聰明英銳眉目修聳美鬚髯顧盼有威容多智數嘗學文于宋濂學書于錄事杜環兼嫺武略數將兵出塞行軍持重不輕發二十三年與燕王會征北□乃兒不花燕王冒險薄□營王整大軍為犄角之助捷至上大喜曰燕王力清沙漠而晉王乃怯耶太子言晉王能以重兵為根抵張聲勢燕王亦未可獨為功上意釋王得還國洪武三十年薨謚曰恭妃謝氏

王濟熺恭王長子初封晉世子洪武三十一年嗣王太宗

明書　卷八十六　八

即位封其弟濟熿為平陽王濟熿狠戾失愛惑其父并嫉濟熺不為解嫌諸兄弟日訴濟熺過于朝又誘府中官校誣濟熺罪竟奪濟熺爵并廢其世子美圭為庶人守恭王園濟熿遂獲嗣王益驕橫百方幽苦濟熺父子恭王有老嫗不能平走訴太宗立召獄中晉府承奉問之盡知濟熿搆濟熺狀即釋徵馳驛召濟熺父子時濟熺囚空室已十年左微者濟熿嘗言其佐濟熺為逆逮治京師府中言徵死久徵至一府大驚徵入空室解濟熺縲絏相抱持大慟濟熿自是怨望出悖語濟熺父子見上行在所濟熺病憊甚上見之惻然不直濟熿遂封美圭為平陽王俾奉父居

平陽恭王故有田在連伯灘太宗以賜美圭濟熿斬不與
美圭以聞仁宗再三諭濟熿還田不聽美圭復言此田隸
平陽不隸太原因及晏誣搆事仁宗遣覘灘果隸平陽又
諭濟熿書曰美圭父子困頓累年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
難毋用吟咏感念無已𥈀惟賢弟同吾此心又諭美圭書
曰朕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愛
久當憐汝濟熿得書又聞上賜濟熿書曰念昔與兄朝夕
同侍皇祖同學講習又同飲食起居兄弟之懷夙夜惓惓
因賜以王冠服遂庶致妖巫府中造咒詛事仁宗崩又不
服喪宣宗即位憐濟熿父子時問勞濟熿咒詛事益露蹤

跡自度罪不可解遣人觧漢王高煦謀不軌日夜造兵器
寧化王濟煥告變上曰勿洩擒高煦又得濟熿與交通書
上又曰勿洩濟熿自知益反側不安其所遣詣高煦人又
走京師首服內使劉信奏濟熿掠取屯糧十萬餘石給漢
軍欲反應高煦并咒詛事寧化王又奏濟熿毒殺其母濟
熿始大懼辭王府及護衛不聽遣書及勑符召濟熿至京
以諸所發奸逆狀濟熿伏地頓首言臣罪萬死上書諭諸
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實與謀
予未忍信今晉府人累上告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自
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熿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
義謹遵祖訓免爲庶人屏之鳳陽誅其同謀及妖巫數人
恭王妃在晉府者令美圭迎平陽奉養後廣熿晉王宜鎮
十年薨謚曰定妃傅氏潁國公友德女也
西河王奇溯恭王玄孫也有孝行母病渴王仰視天池中
井泉湧出飲之而愈又嘗建醮祈禱鸜雀飛鳴迨壇馴擾
後母卒王哀毀骨立葬守墓古栢生奇花二朶異香襲人
事聞命撫按勘實嘉靖三年特勑獎諭
王知烊莊王鍾鉉孫其祖父皆先薨弘治十六年以世曾
孫嗣王事祖母及嫡母郝妃母彭夫人至孝母妃薨王水
漿不入口者數日號痛幾絕執喪不苟言笑有芝生寢宮

多奇徵事聞璽書嘉獎薨謚曰端

周記

周王橚母高皇后育于孫貴妃妃薨服以慈母斬衰年[illegible]喪事洪武三年封吳王因錢塘工部請建諸王府上日吳府且勿建七年置杭州護衛上以浙江財賦地不可封王罷護衛十一年改封周王國開封即宋故宮為府二十二年王棄其國來鳳陽還之雲南未行原還國建文中人告王反建文皇帝命曹國公景隆即訊景隆大索余質王不能應坐王反王至京竄雲南已而召還居京師燕兵入金川王走謁太宗且拜且哭因垂戀行登捷相慰又哭遂得復王加祿五千石以開封圯於河改建邸洛陽已而又還

開封封其長子有燉為周世子諸子並封王永樂二年來朝獻騶虞三年各府州縣以其長史司榜文上奏上覽賜書曰夫朝廷與王府事體不同長史司專理王府事豈得徧行號令于封外與朝廷等卑不踰尊古之制也若奸人造此離間即具實以聞當究治之如實賢弟所命則速遣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體毋貽人譏也是年九月賜王書以擅調官軍及用箭鏃燒烙無罪之人凌虐有司虐害百姓戒飭之王遣使奏悔罪上喜命侍臣封王奏示[illegible]

王橚八年請祀太祖國中上書諭支子不得祭太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君祭太祖于國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其審禮而行已而數有過上報教不聞有告王反者上遣都御史王彰諭意王大懼上還護衛薨諡曰定妃馮氏宋國公勝女

王有燉以宣德元年嗣少有孝行善為詩賦工書法尤長于填詞毋有所著超絕古今天下咸膾炙焉王請詣闕朝請弟封不許止弟汝南王有勳數誣王上為書諭王先是有勳與新安王有熹素惡詳符王有爝為與趙王書刻詳符王印記封識置彰德城外道傍都指揮王友得書聞上宣宗疑速友訊無跡召有爝至曰必有勳也為此書者又召有勳訊服詞連有熹有勳志行故不臧少與高煦善趙

文中嘗告父定王反定國竟因繫除國太宗始釋遂乞歸有勳上遣去雲南置大理後定王老放歸河南有熹害生食人腦肝膽薄暮毋伺人過門輒誘入殺而食之以故甚邸前日未晡即斷行跡宣宗惡其行皆免為庶人已而復有熹爵有燉得以獲全在位十四年薨無子有爝嗣諡曰憲

鎮國中尉勤㚶定王六世孫也多讀書性耿介於王府事有違禮者毋力爭之嘉靖初以大禮諫奪祿二十七年後潛至京上疏以為臣前以悲言得罪失常祿貧身無策且夕填溝壑然與其死于溝壑不若死于闕廷惟陛下裁察

陛下躬上聖之資當以古帝王爲法乃厭棄萬幾溺意長生之說以齋醮爲計謨以興作爲急務獨不思秦皇漢武梁武宋徽之所就竟何如耶數年來朝儀既缺委任匪人遂至賄賂公行刑罰倒置奔競成風公私燀竭脫有意外臣將不知所終矣邇者天心仁愛災異迭見朝廷不聞有罪巳之詔大臣不聞有引咎之章而祥瑞慶賀之疏紛然日上恐非所以承天變也伏望念祖宗創業之艱敬謹天戒復朝儀屏邪枉罷土木之工開忠諫之路下詔求言以資治道愼選巡按以清貪濁則天意可回不惟名與堯舜符高將壽與堯舜並永矣臣非不知言出禍隨然得與劉向李勉趙汝愚同遊地下死且不恨上覽大怒降爲庶人發高墻穆宗中赦還府

楚記

楚王楨母郘敬太妃胡氏甲辰生生七年而封國武昌洪武十四年之國王天資英邁太祖鍾愛之有材器數將兵征五開蠻有功時被褒賞且鋭精經史常手錄御註洪範及大寶箴于座右以時警玩永樂三年鑄鐵牌爲驗夜啓武昌門湖廣都司言于上上以書諭曰舊制城門鑰都司今王自出牌禮非所宜即停華王梅十五年進馬二千匹上喜受百匹答曰畜馬勞甚受百匹餘悉遣還可分遣諸姪也在位五十五年薨諡曰昭妃王氏定遠侯㢸女也

王孟烷昭王長子王天性孝友小心畏義朝野無間言著樂善堂記求放心論無妄齋說等篇皆發明性理之宣德元年發魯楚護兵各千人及他將軍征安南王請廣都司給護兵兵器上俞給之五年有誣王反者劾告者王乞減護衛三之二王宮火焚詔系符勅命更給之在位十六年薨諡曰莊

庶人英燿昭王之六世孫封楚世子性淫戾狎比羣小以匿父愍王左右人方三兒事覺愍王杖殺其所使閹[illegible]英燿恨之嘉靖二十四年午日王置酒召諸宗[illegible]官衆宋公脩觴英燿見而恍之潛召之劉[illegible]王知之[illegible]

杖其使者劉金金大恐乃密白英燿曰王怒甚且欲廢立不如先發遂謀以上元邀王賞燈因舉事集其黨田堯等各執銅瓜木梃伏後堂約以砲爲號日晡王至將武岡王顯槐亦偕至乃執武岡王于西室王左右從者以次設食稍引去砲鳴英燿招衆擁謝六兒以銅瓜碎王腦椎梃亂下王斃衆驚走武岡王聞變往救亦爲亂梃所傷王既死英燿怒未已猶鞭王屍徐舁入内寢以中風聞計武岡王告變撫按奏聞英燿使健騎追奪其奏不及乃勒取崇陽王顯林等保奏又爲辯疏使承奉王憲多賫金寶賂當事獨通山王英炊不平陰奏上大怒命刑侍郎俞茂等鞫勘

之收其册寶并逮其黨各詞服上曰英燿悖逆弑父罪惡無前既實朕不敢赦乃命成公希忠告祖廟斬于市焚其屍其黨皆寸磔而奪顯林等祿三之一降敕獎諭仍以書諭各王府以愍王庶子英燃嗣王

齊記

齊庶人榑母定妃達氏丙午年生洪武三年封齊王十五年之國青州王有武力數委練兵而恣肆不檢初封太祖嘗令徹開平且備□二十四年春勅再出開平時穎公友德總兵諭勿相參奏凱勿矜功八月運建文中榑謀不軌有告變者召至京廢爲庶人時周王已削齊與榑皆繫京師燕兵至遣兵召二王尚不知爲燕之兵大怖伏地[illegible]已知之乃大喜曰吾屬存不死矣永樂改元復封又封其諸子爲王榑之國驕縱上輒書諭戒來朝又面諭榑曰無忘患難時榑銳自疑見太宗以藩封稱兵得天下乃陰蓄

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爲祝詛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圍廷築墻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琪等上變告上遣人密廉之得實不加誅乃封告詞示之且賜書曰王比爲悖逆事覺矣但兄弟至情不欲顯暴夫人孰不知之善之當爲而惡之不當爲王舍其當爲[illegible]從其所不當爲果何恃而然嚮以書戒而恬不知悔恣肆日甚非分之思不可數得王其省之毋貽後悔榑匿告變人欲滅口三年復賜書責索琪是時周王橚上書悔罪上封橚書示榑明年來朝面詰廷臣劾榑罪請論如法榑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耶會當盡斫此輩上

鬧之益怒曰此心可知也留樽京邸奪其護衛指揮柴貞
等伏誅罷遣罪斥府諸僚盡出所繫囚及諸造不法器械
羣臣又請罪教授葉垣等上曰樽內淳縱恣性習使然朕
與樽君臣兄弟出之罔圖寵以殊爵恩禮渥洽誠心溫諭
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輩柰王何況垣等皆先自歸發其
事可勿論樽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子至京父子並奪爵
妃吳氏安陸侯復女先卒再娶鄧氏寧河王愈女宣德三
年福建妄男子樓濂詭稱七府小齊王建陽人制王冠服
誅不軌縣發其事械至京誅數百人樽及子賢㛿三人皆
暴卒景泰五年勅南京守備豢養齊庶人各庶人安置廬

州者發南京慎防之時齊庶人賢㛿樽少子也尚幼不死
谷庶人絕而齊庶人得居其第嘉靖十三年釋高牆庶人
長鑿者樽曾孫也

潭記

潭王梓母達妃洪武二年方二歲受封封十五年之國長
沙王聰敏嗜學善屬文嘗召府中儒臣設醴賦詩品其高
下出邸中貲爲賞予洪武二十三年以妃家坐事王不自
安太祖諭慰且召見王大懼閤宮自焚死無子國除

魯記

魯王檀母寧妃郭氏生兩月而受封年十五之國兗州王
聰頴好文學善詩歌下賢禮士頗好內信神仙家言服金
石藥爲房中術致藂在位二十年上特製謚冊文曰朕惟
有天下者必封建諸子藩屏帝室所望務守彝訓永終天
祚而或不如願者豈足慰朕心爾檀教自孩提期于成立
及年既長遂錫爵封大國之國以來比暱匪人急於政事
嘗屈法伸恩冀省厥咎乃復不知愛身之道以致夭折生
封死謚古典昭然嗚呼父子天性也謚法公義也朕與爾
親雖父子詎得以私恩廢公義今特謚爾曰荒昭于冥漠

用示方來妃湯氏信公和女姿明秀髮長尋每櫛登樓下
垂使人梯理之子肇煇嗣宣宗每稱其賢云
王觀烷以嘉靖七年嗣蓋荒王六世孫也狎比典膳秦信
等遊戲無度府故有東園離宮益崇飾之復岸曲房挾娼
爲樂犁小舟夜讌飲其中或男女裸體共浴於池左右有
陰議及色怍者或瞪目截舌有至死者務非王有少子鈞
因給之而以儀衛司餘丁給諸子役王悉奪之諸宗人皆
怨時韶陶王當漶亦兇淫暴縱先以他事革祿三之一與
王不相能乃糾諸宗人共以王惡蹟聞王亦訐當漶諸狀
行及戕殺無辜事詔遣刑侍郎楊志學等往勘皆實上罪

狀廷臣咸請上割恩正法上曰覩㝬等違祖訓法當革念
幼穉無知姑輕貸乃革祿三之二當㴑又革其祿之半王
後改行折節讀書能字畫嘉靖二十八年薨謚曰端子鳳
垣嗣有賢聲
歸善王當沍莊王陽鑄子也封歸善王好武善射流賊入
境射其渠魁郝之事聞賜褒諭以是益自喜會鄉人袁質
趙巖亦善射與之交厚而吏干事衆敎微時相狎既貴面
內厭之有西鳳竹者言於敎謂質巖必反反應衆有千戶
劉昇者與千戶王瓚有郤敎訪昇昇如鳳竹言且以瓚與
通謀敎遽告吏尚書楊一淸一淸信之以語陸完發輕騎

馳告濟南幕府何變事當沍素使酒嘗辱長史馬魁魁啟
王誣質等反當沍乖之王奏聞詔大理少卿王純等掩執
之而當沍殊不知也併質等皆就執遞拔山東御史李翰
臣爲訟冤劾一淸敎誣當沍吏論翰臣下法司拷訊無反
狀質等猶遣戍鳳竹流口外魁論斬翰發當沍高墻旣發
乃知之大詫哭曰天乎寃哉以頭觸墻而卒爲一淸掩藏
終不能白其寃

蜀記

蜀王椿母惠妃郭氏滁陽王子興女也洪武四年生十一
年受封王有賢德沉志問學辯綜博洽能文章旁通釋典
太祖呼爲蜀秀才嘗遣祭滁陽墓於滁門乙丑冬受命閱
武于中都比至闕西堂講書自娛每召儒士探討經
史商確異同殆忘寢食時翰林編修方孝孺爲中都國子
監事大被親寵嘗揭忠孝爲藩門大字于座右又明年召
名儒來後入講著四箴曰正心日觀道日崇本日敬賢命
後爲記又明年建資訓堂于殿之西奉列謂及歷代帝王
大經大典列于中又延儒敎邑衞百官子弟之俊秀者太

祖聞而益愛之三十二年春召選其年之國成都即聘漢
中教授方孝孺教世子待以賓師禮推恩母族歲時問遺
不絕常發廩賑卹學官當是時從上歲出塞北征王獨以
雅好學問闢守西陲安靖與民休息嘗發谷王反謀以廢
節頒數家褒賞永樂二十一年薨在位四十三年謚曰獻
妃藍氏凉國公玉女長子悅燫早卒孫友堉嗣
華陽王悅燿獻靖王友堉之庶叔也初友堉爲世孫誅奉
適獻王怒斥去不悛因而縶之又不悛銜怨誣友堉罪于
朝太宗召友堉叔姪自明比至太宗崩仁宗察悅燿誣世
孫得嗣王之國未幾悅燿又走京師誣友堉仁宗怒抵除

地下曰適庶大倫千分誼罪獨不畏鬼神乎謂侍臣曰悅
燿虧忠孝懷奸譎使歸蜀終亂其國徙武岡州又徙澧州

湘記

湘王栢母順妃胡氏洪武四年生生八年封湘王十八年
之國荊州王明敏好學能文章尤善道家言自號紫虛子
膂力過人握弓矢刀槊上馬奮如飛嘗僞造寶鈔及殘虐
殺人太祖每降勅切責之建文中或告王反建文皇帝遣
使卽訊王憤怒縱火焚其宮室美人已而執弓矢躍入火
中死謚曰戾妃吳氏靖海侯高女同焚死無子國除太宗
卽位改謚獻

代記

代王桂母下邳嫡婦太祖起兵時過其家曉王母曰爾朱
其耶人言爾爲天子也因留宿及且辭去王母曰吾後有
娠何如上乃貽獒佩爲質曰若生子以此來王母亦以育
中裝贈行既而果娠遂生王及太祖卽位王母携王及質
謁上命工部置別館居之不入宮或云亦郭惠妃生十一
年封豫王二十四年改封代王二十五年之國大同建文
時屢以過聞廢爲庶人太祖卽位復封宣德二年王請得
樂器制器王妃仁孝皇后妹也王不悅妃妃病王不視孫
仕壓聞于朝乞勅潞城王遜炸啓王善視妃九年王欲率

諸子孫來朝不許王又與其子遜炸等褻衣冠遊行市中
袖鍾斧傷市人上賜書諭曰聞吾弟在國縱殺戮取財物
夫天下之人皆皇考四十年辛勤保養以遺子孫豈得輕
有所傷害使其罪當殺猶當請命于朝況不聞有罪乎吾
弟縱恣暴戾如此猶不記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耶其吾
思之既而不悛多罪過上復賜勅諭之曰爾所爲傲狠狎
慢上違祖訓下虐軍民無君無兄大逆不道朕以同氣之
故不欲遽絕特遣人召爾冀面訓誨庶其改過以全親親
之義爾違命不至及再召始就道然今天氣熱道遠朕心
不忍勅至卽日歸國其本府三護衛官軍悉革去惟留護

尉三十人隨從其文職官俱存輔導爾宜省愆改行毋貽
後悔尋并革文職諸官王後稍斂戢十六年復諭以書曰
王前違祖訓屢爲非道所以罷革王府官屬者蓋欲王深
圖改省比聞自能悔過改行守度朝勑所司如祿二百石
及軍士五百人役除王府官如制正統十一年薨在位六
十九年謚曰簡

代藩和川王府奉國將軍充灼性兇逆多不循禮法恒與
諸將軍中尉俊桐俊㰖俊㥀俊堠及充爂充𤎻等聚飲作
奸大同悖徒張文博李欽等助之已而充灼以刼大同劉
知府財詔奪祿心怨望遂邀其黨密謀曰我等奪祿代王
不爲理奈何因死若引□圍大同城我等內應殺代王及
鎮撫臣衆事則不憂不富貴矣必先燬草場兵馬不得徵
牧爲善衆咸從之而其黨張淮乃告其妖人仲太仲太曰
若祖師羅廷璽來事可濟也廷璽者應州人爲白蓮教首
數日遂與其黨王廷榮等來見充灼詭言有天分呼萬歲
充灼大喜告以謀廷璽爲畫計令走約□□小王子掠野
直抵大同衣小王子居之而遣兵攻鴈門納王廷榮爲酋
應平陽立充灼爲王遂將胡兵四詐然後計殺小王子則
大事成矣充灼以爲然乃爲廷璽刻印曰天子師造旗牌
火箭令其黨門四等焚草場總督翁萬達發二日之內六

處失火必有大奸謀令下將捕獲門四等驗治未決有使
太黨衛奉者曉□語遂使抵小王子所約之奉由邊見其
所部察罕兒等與之約置一色旗牛留府中送□以爲驗
又使文博等爲表文與小王子仍使奉等四人出邊爲邏
卒所獲執送總兵周尚文處鞫之具得充灼等謀逆狀萬
達密啓代王遂分捕而羅廷璽取放稱逸之伯藥死佚番
獲上聞上使廷臣雜訊之具服法司擬奏上曰充灼等世
受國恩不遵祖訓違逆天道背叛朝廷其心除□圖危宗
社充灼等勒自盡而俊棄俊㑀雖不聞逆謀而恒與酗肆
降爲庶人發高墻張文博等皆棄市代府長史孫質等論
死下獄久而釋之

遼記

遼王植母妃韓氏洪武十年生十一年封衛王改遼王二十六年之國廣寧有司以士馬未集宮殿未建爲言上命王駐節大凌河未幾詔還京後復之國廣寧廣五衛盡屯田給王祿王得還遼出塞練備士馬已而坐罪奪祿衛燕兵起渡海歸朝改封荊州王嘗撰忠孝爲藩詩多爲人所稱賞永樂二十二年薨在位四十七年諡曰簡妃郭氏武定侯英女

庶人貴燴簡王庶長子洪熙元年以長陽王進嗣正統元年府臣乞加祿上言簡王曾得罪朝廷太祖特加原貸例

其儀衛止給校尉三百人仁宗命今王嗣倍加祿宣宗又加軍士三百人朝廷覩覲已至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府臣不問臣正直爲王請加祿不允四年坐蔑絕天理瀆亂人倫廢爲庶守簡王園而以簡王四子貴燰嗣

庶人憲𤊨簡王六世孫初封句容王嘉靖八年嗣王憲𤊨性酷虐崇信符水諸奸黠少年無賴者多歸之恣爲不法而假托玄修世宗信其詐賜號眞人給金印從此肆恆更衣冠潛行妓院中隆慶元年御史陳省給事中張鹵先後論劾奪嘉靖中所賜號及印革祿米三之一仍廢妓院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數其十三大罪上命刑侍郎洪朝選等往勘且得其實所謂十三罪者以樂婦之子川兒冒請名封亂宗統因而廢死承奉等官罪一先皇帝哀詔至越五日不舉哀成服更縱飲遊獵罪二淫亂從姑及叔祖等妾逼姦婦女或生置棺中燒死或手刃刳其骨肉罪三毆殺儀賓禁錮縣君勒詐宗人戕殺官校收人之妻擄人之產掘人之塚燔人之屍不可數計罪四用炮烙割剝等非刑剜目炙面烙人耳罪五縱倫人瀆亂宮禁罪六創立離宮私造符璽罪七寵信私人僭用侯伯金吾等官名亍蟒衣玉帶罪八凌辱有司蔑視天子之命吏罪九詭請金印刊刻妖書與徽王通不軌及奏詔追奪匿不肯獻罪十益

遣美花等院混藏惡少罪十一違例收買應禁器物罪十二假名遊獵陰演陣圖震驚遠近罪十三上復命禮部會多官雜治之皆再奏如其言上曰憲𤊨僭擬淫虐罪惡多端背違祖訓干犯孔多應盡法置死刑姑革爵禁錮除世封乃遣官告太廟仍以書示各王而羣小咸按以律

明書第八十七卷

史官傅維鱗　纂

記一　皇子諸王宗室記二

慶記

慶王㮵母余妃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慶王之國慶陽二十六年徙韋州建文二年冬移寧夏太宗令歲一至韋州度夏宣德初上言寧夏卑濕水泉惡乞仍居韋州不許仍許歲一往來韋州如太宗仁宗時未幾護衛人告王閱兵造戎器購天文書上書諭王曰小人誣叔祖朕燭其虛詐置之法叔祖爲國至親素循禮法此非小人所能閒

愼勿疑也既而内臣馬安任歸自寧夏言王以謗故不自安上又書慰王五年王請入朝不許正統十三年薨諡曰靖妃孫氏子秩煃嗣

庶人台浤靖王玄孫以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五年以不能抗安化王𡒄三護衛之一嘉靖四年王不檢爲巡撫都御史張璿告變諸陰事盡泄且見按急自危一日率官屬奪關馳馬出欲走闕下自訴室宦儀賓有從者璿皆遮還之閉王別館具奏聞吏侍郎温仁和言王淫亂不法事固有之然未必圖危社稷今見閉恐恚懼死舉狀未白而即有殺三名不可萬一有欲脫王者稱兵與難是趣之反也宜慰歸府待驗問上命歸府待按而行賄於鎮守大監李昕總兵种勛求解昕勛拒勿納王銜之會指揮楊欽等各以事獲罪怨璿因與王共謀殺璿及昕勛謀未發而璿覺捕欽等欽遂誣台浤爲不軌上遣都御史王時中等往訊謂台浤他罪有之無反狀璿奏失實上因逮璿等而以王怙終無悛謀戕守官降庶人已又不悛十一年巡撫都御史楊志學等奏台浤已革爵無復改圖殘虐家子衆叛親離況寧夏爲邊徼今與諸王構忿妄生事端以致驚疑人心乞徙内地用絕厲階於是及其宮眷等二千人安置西安十五年以恩詔命還邸與冠帶嘉靖三十年卒諡曰定

庶人寘鐇者慶靖王曾孫也祖秩炵封安化王父邃墁封鎮國將軍寘鐇初封長孫弘治中嗣姿貌魁傑術者紿言有帝王相覡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鐇呼老天子寘鐇因自負與非分時與指揮周昂何錦丁廣等及儒生孫景文孟彬等聚盟約飲酒間嘗自言當王天下會逆瑾亂政遠近洶洶疑有異志因密議剷政謂一日移詐置吾屬何地若推我爲主以誅瑾爲名大事可成也時巡撫都御史安惟學峻刻數杖辱將士下多怨之而大理少卿周東度屯田寧夏希瑾意督責嚴急倍益頃畝畝索厚值賂瑾參議侯啓東亦以徵屯馬至核夔人情大擾景文

謂寘鐇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鐇遂爲酒召昂錦
等弁邀諸素被辱諸武弁楊泰等景文因以言激衆怒且
謂寘鐇多奇徵可輔若盡殺諸守臣刼衆衆兵誰能禦者
衆忻然從寘鐇又令人入平□城說戍將及所厚張欽等
數十人皆應皆集衆待是年四月五日寘鐇爲酒大會巡
撫安惟學總兵姜漢鎮守太監李增少監鄧廣少卿周東
惟學與東辭不至而副總兵楊英適帥兵出巡邊方飲錦
等嬌言敵入塞急呼壯士申居敬等捕□執器械跨馬呼
噪儀賓韓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惟門入序中
伏兵起殺漢及增廣走行臺殺惟學及周東縛侯啓東放

五衛獄囚焚官府刼庫藏奪黃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
帑以數萬計勒慶王合法與諸王將軍官屬行君臣禮獻
寶纛而靈州守將史鏞獨申嚴守備馳報陝西暨諸路守
臣鎮守平□城千戶徐欽聞反乃引兵入城助寘鐇遂僞
造印章旗牌令景文爲檄言逆璫劉瑾蠱惑朝廷變亂祖
法屏棄忠良收集兇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
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綵劉
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
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僞署何錦爲討
賊大將軍周昂丁廣爲左右副將軍張欽爲先鋒魏鎮楊

泰朱霞等各署都督總管諸衛景文爲軍師大犒將士有
百戶鍾朔等乘亂搶掠寘鐇皆斬以徇當是時遊擊將軍
仇鉞陷賊中欲起擒賊自效恐四方兵未集稱病臥鉞蒼
頭潛入城言陝西總兵曹雄遣指揮黃正率兵屯靈州御
史周廷徵在延綏聞變與副總兵楊英都指揮韓斌延綏
副總兵侯勛遊擊將軍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寘鐇令人齎
金帛往賞廣武營將士都指揮孫隆拒不納乃盡燔兩堤
集芻勿資寇而黃正等已掃捲河舟盡奪泊東岸鉞聞之
喜尚稱病臥錦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規渡口留昂
守寘鐇時欲出城祭社稷旗纛召鉞陪祭鉞循稱病不起

伏諸蒼頭昂來問疾伏起殺昂即起開門一呼諸遊兵壯
士楊真等聞之即趨安化府殺朱霞等十一人擒寘鐇及
其子台溍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卿遂殺魏鎮等十
人錦廣走欲歸□遇百戶馬德等擒獲於賀蘭山外楊泰
王輔中流矢死曹雄楊英等先後至於寘鐇府中搜得僞
撫總兵太監諸關防勅印及符驗又獲所爲旗牌印章兵
書諸物寘鐇爲逆凡十八日而敗變初作守臣以聞起楊
一清以都御史總制陝西各路軍務以楊英充總兵官掛
印鎮寧夏太監張永督軍戶侍郎陳震調軍餉涇陽伯神
英佩平胡將軍印選京營精銳繼往未至寧夏賊平一清

永至陝適遇械寘鐇及眷屬并何錦等送北行因還京繫寘鐇諸王館錦廣等下詔獄廷鞫伏誅弟寘鐇寘鐫寘鐫坐黨廢爲庶人將軍龕材俘至京既論死正德中山僧大千和尚者富財凌同類同類毆大千大千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與其言聞于朝逮至京下刑部獄大千曰我安化府龕材也衆不能辯安化宮人左寶龍在浣衣局召驗之寶龍見詫曰此龕材殿下得免死逃高墻竟不能知當時代龕材死者誰也

寧記

寧王權母妃楊氏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二十七年之國大寧都司王有材畧多智數博綜技藝大寧在喜峯外洪武勑設北平行都司大寧城中東聯遼東西接宣府爲巨鎭毎歲秋九月上嘗命燕寧遼谷代晉秦慶肅九王會出塞捕□名肅清沙漠以故九王皆有重兵建文中欲王赴京朝不至削護衛燕兵起太宗與諸將議曰曩余巡塞上見大寧朶顔諸衞驍勇善戰戍卒皆闔左罪謫不能寒吾得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乃令世子居守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遣王書言窮蹙求救吾弟王邀太宗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不可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欵洽不爲備北平銳卒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漸入城遂令陰結酋長及思歸之士皆喜定約太宗辭去王餞郊外伏兵起執王擁入關諸胡戍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不能禦戰歿總兵都督劉貞逃還京師行軍都督陳亨等皆降燕於是燕兵益强當是時王在燕軍時草檄傳諭太宗即位是時王留北平遺書諭王再三王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封南土勑欲得蘇州上曰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上書諭曰五弟勑封錢塘爲吳王皇考以爲不可建文

封其弟允熥爲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荆州重慶東昌皆害
地帷弟擇焉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上大怒王
不自安辭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赦
南昌上不得已即藩司爲府改封王已而人告王誹謗巫
蠱事上諭以書曰此不出王葢小人爲之以陷王譬如愛
木必去其蠹乃遣人捕王左右急王蔽不發上復曰兄弟
至親兄數年躬歷艱難亦爲保全骨肉近者之事悉不問
但欲去小人以示警爾因逮殺其親密數人王懼自戢仁
宗即位請朝京師又言江西非其封國乞改封上曰叔欲
來見感親愛之厚但欲見叔亦切惓惓但祖訓不敢違也

至云江西非其封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先帝已二
十餘年爲國南屛非封鎮而何叔其審之宣宗即位以大
父行又復輒恣橫請於封內選女子不許重違其意賜女
婦八十四人王令省中官服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
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璞聞於朝乞罪其長史
王堅等已而朝議定宗室將軍祿米視品王抗言祖訓所
載祿米葢親親次序無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
異姓同至是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曾
語多不倫上答書謂將軍中尉有品祖訓也王不得棄祖
訓肆煩說王即不護非獨羣臣有言不已天下人心亦不
容已徒恃尊屬輕朝廷典憲具存朕不敢庇是時漢庶人
高煦見擒已三年王復上表謂不避斧鉞乞赦免之上曰
覽來書何兇何抑而忿恨不平乃爾朕以書示文武大臣
咸謂來諭葢託此爲名耳不然何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
今始發也尚其謹之未幾進扇因求鐵笛上謂侍臣曰古
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王之意其在此乎
笛雖無命工製予之巳而乞灌城一鄉田上諭以書曰所
諭田朕何吝惜但戶部言灌城田千六百餘頃鄉民賴以
衣食別無閑荒之田稽之祖訓亦無其例今以與叔祖百
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不可後稍斂託恣

神仙正統十三年薨諡曰獻
庶人宸濠獻王曾孫康王覲鍚之庶子弟封上高王弘治
十二年進嗣王母馮針兒故娼也初生庶王夢蛇入宮嘷
人尅盡心惡之欲勿舉以內人爭遂匿優人家稍長入宮
肆淫縱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宸濠通書史歌詞有勇
力呼吁聲闡羿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狗色凌宗室
黷亂無禮搆殺淮府長史莊典奪其田發死士爲羣盜江
湖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城
東南有天子氣宸濠骨相天子也因建陽春書院於其地
號離宮又西山春嵐龍口穴先朝所禁者乃以塟其母窆

濠蓄異謀時詗中朝事聞該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
即怒不應武宗即位所寵倖人臧賢錦衣管事錢寧江彬
及內侍蕭敬張雄張銳等皆受賄爲之黨而兵尚書陸完
先爲江西按察使相善爲與主動以千萬金爲朝臣壽上
起居飲食皆日報始王邸故以罪削護衛通瑾得復安
化王寘鐇反瑾誅又革未幾又欲復大學士費宏持不可
儀制郎中劉瀞執之尤力遂致厚偪瀞下兵司馬嚴逐之
卒用計陞瀞尚寶卿陸完令其引祖訓爲言宛爲覆復益
大肆下文牒自稱國主而改令旨曰聖旨詭奏宗枝日繁
多以選用儀賓黠僉枝尉爲由巧索民財恣暴横乞降勅

痛革前弊其縱惡不改者聽槩治參奏上嘉而許之擅殺
都指揮戴宣逐布政使鄭岳御史范輅幽知府鄭瓛宋以
芳盡奪諸附王府民廬妾戮華魏二姓幾千人副使胡世
寧上言王橫無道不早裁抑禮樂征伐不復出自朝廷宸
濠出金璧萬計遣內官余欽入京徧遺中朝內外文武大
吏朱寧蕭敬張雄張銳江彬陸完石玠坐以離間親王罪
欲殺之被械凡二年廷臣稍知其冤諸奸亦慮事未可知
減死戍遼東自是益無顧忌會南昌丞生象諷三司稱賀
布政使張嶺折之得止又欲拓府居不從怒遣人餽以四
果則棗梨薑芥也呼問曰此早離江界也吾受命於天子

行止非人所能與棗賄囑吏部陞光祿卿以去日與李士
實劉養正王春謀不軌造兵器皆於宮中舞劍四顧叱嗟
曰此文皇白溝河大戰也既見上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
萬銳益賂諸權奸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司香爲名
幸事萬一成得自取十二年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上
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百
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又徧遺諸奸臣幾殺順等於是逆
謀益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羣盜凌十一閔廿四吳
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刼時閩畢眞移鎮
浙江并南守備劉琅皆約起事爲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

及南贛峒蠻是時士實等日夜與宸濠謀恐起事以反名
人心未服伺一日上宴駕大位未定乘變即起以幸事成
益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
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巡撫都御史孫燧日爲防遏宸濠
托勦賊名置郡邑城郭兵食事甚悉嘗嘆曰即賊起吾不
滅賊賊必以吾所處分故速滅又連上七疏言宸濠反在
旦夕宸濠黨皆邀諸途不得達諸奸權得其賄多恐事泄
并誅又幸冀非望往往匿不聞宸濠益恐燧欲去之乃遺
書陸完時已爲吏部尚書且云湯沐眾辰俱可王守仁亦
可愼勿用吳廷舉也既與錢寧輩定謀寧矯詔賜以玉帶

龍袍宸濠喜令府中官屬衣紅者四十餘日及觸將東巡
陰遣樂人于大院廣設雜劇令李士實等撰詞傳布江以
南旬日間張揭幾遍意欲迓上臨幸又諷諸生頌以賢孝
求孫燧林潮奏之燧等欲緩其謀即以聞時江彬寵幸日
甚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朱寧疏至上覽之驚曰保官好
陞保王賢孝欲何爲耶忠乃乘間曰臧賢朱寧交通寧王
其意不可測今羣王賢孝譏上不賢不孝也上怒頷之一
日上幸賢第飲其酒壺精擇巧麗乃宸濠所餽者上詰所
從來賢倉卒吐實上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
宸濠失賄啣之比罷歸小劉扶上且笑曰爺爺尚思寧王

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云云乎上乃益疑而
宸濠所遣人多匿賢家複壁中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宸
濠大學士廷和祕亦與酬往覺漸有異欲革護衛免患更
爲內主上乃大索之且嚴旨謂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期
不得潛匿京師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蕭淮沈約等交章
劾其不法狀上曰言官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遽
忍加兵遂遣駙馬都尉崔元太監賴義都御史顏頤壽往
諭革去護衛仍按罪賢家偵卒遽走歸值宸濠生日諸司
聞言大驚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蔡震擒荊藩故事且[illegible]
制抄解官眷始遣駙馬親臣迺不記趙王事也時六月十

三日丙子也宴罷密召劉養正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
旦諸司入謝即舉事是夜集兵以俟左右帶甲露殿廷各
官入謝宸濠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都御史燧曰
請密旨宸濠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燧及副使許逵叱
宸濠無反自速死吾死不從汝爲賊遂殺燧逵時烈日忽
陰曀慘淡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布政使梁宸胡
濂按察使楊璋參政王綸劉斐程杲副使唐錦賀鋭參議
楊守禮許效廉僉事師夔潘鵬賴鳳王疇都指揮馬驥許
清白昂等皆倉卒稽首呼萬歲令各羈置之遂釋獄囚取
倉庫遣人分詣諸郡邑奪印宜春王拱樤瑞昌王拱栟將

軍親脡宸溉宸瀾宸澅等相卒聽命僭即皇帝位改元順
德以吉暨余欽萬鋭爲太監士實爲太師養正爲國師閔
廿四等各爲都指揮王綸爲兵部尚書而潘鵬師夔梁宸
楊璋唐錦馬驥等出獄仍視事惟參政黃宏主事馬思聰
憂憤不食死於獄急走人令畢眞反杭州爲應遣涂欽攻
九江南康王春等發旁縣諸賊黨九江南康城破七月壬
辰進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將崔文楊鋭等力禦不下宸
濠以潘鵬安慶人遣招安慶文錦誅鵬家縱示之宸濠[illegible]
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乘勝趨期東下時南贛巡撫王
守仁在吉安傳檄遠近討宸濠多設疑牒遲回將二十日

至七月甲午探非實乃令拱樤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
昌而自與拱栟士實等東下烏合六萬號十萬以劉吉爲
監軍王綸叅贊軍務指揮葛江爲都督分一百四十隊爲
五哨將啓禡祭几折牲覆地又封宸濠爲九江王前驅舟
始發雷雨驟作宸濠震死彌憤愎曰此雷龍之兆令士實
等作僞檄指斥朝廷謂上以莒滅鄫爲皇帝不血食建寺
禁內雜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
下流賤品事靡不樂爲棄置宗祏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
稱爲家裏黷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
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

武大將軍先既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
劉娘娘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
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爲也因率衆泊黃石磯留師婁守之
遂直趨安慶庚子攻城不克甲辰以天梯攻又不克守仁
兵進南昌宸濠聞而懼欲歸援而養正等勸直趨南京正
大位則江西自服不聽乃解安慶圍先分兵趨南身繼之
丙午聞大兵已破南昌擒拱樤萬銳及其子三哥四哥等
而宮眷皆縱火自焚二十一日壬子宸濠乃使精卒從閶
進欲出不意攻取南昌大兵卒遇戰失利明日再戰勝之
甲寅守仁督兵乘勝進知府伍文定以正兵當賊鋒而知

府徐璉邢珣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徐文英知
縣王冕李美李楫王天與戴德孺劉守緒劉清源等分兵
設伏張翼以繼其後甲寅至樵舍乙卯戰於黃家渡宸濠
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乃出金錢厚賞士卒而調九江南
康守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取九江廣信知府周朝
佐取南康丙辰復大戰文定立銃矢間火燎其鬚殊死戰
賊大潰守仁急督火攻賊又大敗二十六日丁巳宸濠方
晨朝黨衆責斬不用命者兵掩至及其副舟衆奔散妃婁
與濠泣別多赴水死宸濠爲知縣王冕所擒及其子大哥
而士實等皆爲諸軍擒縛詰守仁處餘賊被殺傷及棄衣

甲落水死者無算宸濠見守仁舉手曰我欲盡削護衛爲
庶人可乎守仁曰有國法在曰婁妃投水死願瘞之守仁
曰然宸濠歎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上初聞宸
濠反江彬等幸出巡遊勸親征遂下詔暴其罪惡告郊廟
革封爵削屬籍親統六師征之先遣安邊伯朱泰平□伯
朱彬朱暉等先發是時宸濠已就擒濠以六月丙子反七
月丁巳敗然濠反謀雖久意佻倖倚奸人得竊位不欲[illegible]
言稱亂及事急反而諸僞將賊徒未嘗知戰士實等徒以
幽匿文詞議論負時名諸附者皆富貴子弟聞大兵至皆
逃潰宸濠檻車至南京上受俘諸權奸得濠金錢者尚在

武宗左右或挾兵閒道言濠謂且得釋明年十二月上至通州賜死燔其屍而逆黨拱㮵等皆伏誅以弋陽王拱樻攝府事嘉靖十五年有男子朱學者自稱爲宸濠第三子母趙氏育於鍾氏嘗冊中甫四歲則趙賢負之走閩母趙氏在高墻欲見母等搆以聞命驗之及訊趙氏鍾氏皆誣命發高墻例給瘞之

岷記

岷王楩母妃周氏洪武十二年生二十四年封岷王國岷州上以雲南新服荒僻必得親王填撫之改雲南二十八年之國建文中西平侯沐晟發其兇悖事建文皇帝降勑切責之革其護衛誅其導惡指揮宗麟後益肆遂廢爲庶人流漳州太宗即位復王懷晟宿憤復交惡上賜書諭王召戒晟還鎮未幾驕橫激變奪人奪冊寶尋太宗勑諭之曰爾在建文時革爵拘囚困已極矣朕即位之初篤念親親復爾封爵召還京師爾宿留不至乃恣行威福擅拘方面諸司印信殺戮官吏及至京又出語悖謾略無敬君長

之禮且當有事宗廟之日沉湎酣醟無顧籍至對闕豎則俛首下氣言之可傷而實焉無慚如此尚可有爵土耶令以同氣略爾過仍賜冊寶俾守舊疆尚其改行毋作匪彝貽後悔洪熙元年徙國武岡州而以華陽王居澧州無王宮寄居州治久之乃建景泰元年薨謚曰莊

王彥汰莊王玄孫弘治十七年以江陵王封世子嗣王嘉靖中爲江川王彥㷂請加祿戶尚書梁材言岷府郡王歲祿五百石米鈔兼支制也不許王與其弟南安王彥泥互訐陰事彥泥廢爲庶人彥汰坐荒淫敗度抗制擅權幽閉嫡母焚死逼迫多官稱臣亦革爵降爲庶人令子譽榮攝

府事嘉靖十年乘燦爲父乞恩辭府事上授王冠帶十五年上兩宮徽號詔復王二十三年薨謚曰靖

谷記

谷庶人橞母惠妃郭氏滁陽王女也生於洪武十二年十四年封谷王二十六年建邸宣府即古上谷再二年之國王幼不好學多謫智建文初燕兵起橞逝歸京師建文皇帝甚親信之令守金川門燕兵渡江先期約太宗燕兵抵城下橞登城望見太宗麾蓋與李景隆迎太宗即位賜橞樂七奏衛士三百及金銀幣馬輿蓋歲加祿二千石官其護衛指揮張興都督僉事儀衛正張成都指揮使已而改封長沙之國驕橫時尚書忠誠伯茹瑺請告歸道出長沙不謁橞橞以聞逮下詔獄死橞益肆無忌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陳日與張成等及宦者吳智劉信等謀呼成爲師尚父智信國老令公衆謬輒應僞作讖書以讖爲有十八云我高皇第十八子陰傳播惑衆製巧燈上獻擇壯士入劇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乘隙爲變嘗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長史盧廷綱屢諫不聽誣磔殺廷綱時張興懼禍及已因奏事北京白其狀上未信興過南京啓太子曰臣日闞上上顧不信臣言臣萬死願殿下垂聽橞臣言他日得無連坐戮臣家臣死不朽橞又遣使持所爲讖致書蜀王爲隱語曰德蒼時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不可言德蒼之施欲結蜀王爲援蜀王不爲

嚴書切責之已而蜀王子崇寧王悅㷿得罪父投橞橞約
之因詭農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久在我
宮中我將舉事爲建文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變告永
樂十四年七月上見蜀王疏嘆曰朕待橞厚不宜有此心
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興嘗爲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
立命中官持勅諭橞入都且令橞還悅㷿還蜀橞不意使
猝至不得已就徵十月至京入見上以蜀王章示橞橞頓
首伏死罪成國公勇都御史劉觀等廷劾橞王曰周辟管
蔡漢戮安長皆大義滅親陛下縱念橞柰天憲何上曰橞
朕弟朕且令諸兄弟議明年正月楚王楨等各上議曰橞

違祖訓謀不軌踪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上曰諸王
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橞二月削橞及其二子賦灼賦
掄爵爲庶人誅諸邇謀者輿以先發庶人罪狀得不坐而
錮西內後安置廬州宣德三年以嫌父子俱賜裁

韓記

韓王松母周妃洪武十三年生二十四年封建邸開原未
之國二十七年三月太祖令王及瀋王省秦晉燕周齊王
分道而行不憚勞苦聞著征進見之皆成禮秋八月還王
少年老成恭謹動中禮法富文學永樂五年薨於南京謚
曰憲子冲烒永樂八年嗣改國平凉正統中上書陳邊防
詔褒答以境內無鹽請易鹽許之久之境絕茶鹽其七世
孫定王融燧復以茶鹽請戶部言茶易戎馬鹽供邊餉不
許諸王將軍皆大賢各王國惟韓土瘠祿薄人衆甚貧窘
賫身無計往往凌夜有司知府吳世良鄘珩任守德王松

等屢被窘辱而旭椃等數百人至闌總制尚書護諱求賑
妝終不能請憾瘠之不可以封建如此

伊記

伊王㰘母葛麗妃洪武二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洛陽王在國荒於政其母舅暨屬數輩奏王無道上命御史廉狀得實召王入朝訓戒之尋遣還國王辭請罪其舅氏等上不答出上顧侍臣笑曰伊叔眞風漢也勸朝廷罪其母舅昔漢文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貶議况無罪乎今王歸必加罪彼矣遂急遣人及王未至取奏王者教家間道入京師王索之弗得乃已十二年薨謚曰厲

庶人典楧厲王六世孫敬王訏淳庶長子也嘉靖二十三年嗣王亢厲卒意動不循紀大拓府第逼奪方城王府祠

城郡王第洛陽縣嶽儒學文昌祠法藏寺抑逐民房百餘區起民夫日千餘人爲工作擅立東廠緝事鈎索小民過失闢府磚城一重城一各有重門建離宮起懷春清和鶯鶱騰光宮殿百花臺乘風御氣諸閣凡十一處皆僣上不道遣閹校大索民間婦女佳者留不中者令以金贖繫有司拷掠撫按官以聞上遣刑侍郎趙大佑等覆勘皆不誣下三法司奏以爲王奢縱淫虐違祖訓法宜重處上不忍勅令改過去其違法者左右人罪之有差而王怙惡不悛奏辯以各官風聞妄言疏三四上而廷臣皆劾王怙終者改錯制言官上曰典楧違祖訓行僣擬前勅諭改正又抗違濟擾撫按官其以前諭切責之若仍不改具奏聞已王不奉詔復奏辯上怒奪其祿三之二革護衛諸輔尊官皆逮訊既奪祿益怨詛咒既而訛聞嚴嵩父子有篡立意乃行白金十餘萬賄世蕃爲援世蕃受之典楧意嚴氏父子戴已益跋扈造弓劍餋戰馬闘大衆又爲九五當乾牌匾宮府中而强奪民間女子十五歲以上者數十百人不從則闔門搜縛及世蕃敗典楧遣優人三十餘走分宜索所賂金世蕃子之而使其黨邀於臨路殺而奪之以故事大著巡按御史顏鯨上之禮部擬置重典上又不忍命廢爲庶人禁錮之

虞記

虞王雄煐懿文皇太子長子母妃常氏開平王遇春女洪武七年十月生甍追封虞王謚曰懷葬鍾山

吳記

吳王允熥懿文皇太子第三子虞王同母弟洪武十年生建文即位封吳王建邸杭州未之國建文四年七月太宗降封廣澤王置漳州是年九月召還京降庶人十三年暴甍其宮眷皆錮鳳陽英宗復辟憐出之但有老婦女五六人時年皆八十矣

衡記

衡王允熞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洪武十七年生三十一年封建邸衡陽未之國太宗即位降封懷恩王置建昌是年同吳王召還京削爵為庶人未幾殺之

徐記

徐王允熈懿文皇太子第五子洪武二十四年生生八年而封未之國太宗即位降封敷惠王隨母呂太后居太子陵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奉太子祀不遣之國四年二月邸中忽起火王暴甍年十六謚曰哀簡

建文皇帝皇太子記

皇太子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庚生太祖日十月庚日月皆終大不懌建文改元立為皇太子燕兵入宮時七歲不知所終

少子記

少子文圭建文三年生生二歲能言太宗入宮老媼教之牽太宗衣哭跪前求食曰孩兒餓矣饑殺孩兒矣太宗亦哭曰汝生帝王家寧有餓死理命善撫之幽於中都廣安宮號建庶人英宗復辟後因思建庶人無辜淹禁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鑒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心也尚書陳汝言曰鳳陽切近南京倘有謀立之將如何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

之左右皆嘆服遂請於太后出於鳳陽歲給祿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賜閽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少子少子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曰不意今日復見天日時少子五十餘歲始出鳳陽不識牛馬未幾少子甍自是懿文皇太子無後

史官傅維鱗纂

記一 皇子諸王宗室記三

漢記

漢庶人高煦太宗第二子仁宗同母弟也洪武十三年生二十八年封高陽郡王永樂二年進封漢王初太祖召養晉燕周四世子及高煦輩學於京師顧不肯學日遊嬉輕躁無行建文即位初仁宗及高煦奔喪京師舅氏魏公徐輝祖言於上曰臣觀三甥獨高煦高悍無賴自倚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宜留而都督徐增壽駙

馬都尉王寧力保其無他得遣還而輝祖因密戒之不聽盜輝祖馬不朝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其兇橫淫荒佚黠險狠跋扈不可御久矣燕兵起仁宗居守以高煦勇從軍頗有功建文二年四月戰白溝河太宗為平安瞿能所窘燕兵却高煦奮力揮刃帥精騎殊死戰聲振原野擊南軍斬其將瞿能父子于陣而平安亦敗十二月後擊破盛庸軍明年四月魏公輝祖開公昇敗燕兵於蒲子口太宗見南軍盛欲趨避高煦領兵至太宗撫其背曰兒當再戰吾力疲矣候天下若定當立汝為太子高煦麾所引胡力戰南軍潰鼎降燕太宗以高煦類已

甚愛之已而太宗即位議建儲藩舊臣丘福王寧輩等高煦時時稱二殿下功高太宗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真社稷主汝等勿復妄言永樂二年立仁宗為皇太子高煦漢王國雲南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齊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益請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太宗狩北平廣人益不法陰畜壯士肆出盜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擒之高煦怒手鐵瓜撾殺徐指揮眾莫敢言皆僭用天子車服十四年太宗巡北京聞不豫逆謀益著太宗聞之

怒促駕南還召高煦褫衣冠囚繫西華門條其罪惡數十事且欲誅之皇太子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削兩護誅其左右狎暱徙封樂安州促即日行上顧謂皇太子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即聞變朝發可夕擒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皇太子數書戒竟不悛太宗北征崩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數十遣人入潛伺京師幸有變仁宗固知之顧益厚遇書召至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太宗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延議旦夕發兵取樂安仁宗召示瞻圻曰汝

處父子兄弟間覺搆至此釋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二十二年十月封其嫡子瞻坦爲廢餘八子皆爲王未幾仁宗大漸宣宗自南京奔喪即位賜漢趙親他府特厚高煦僞陳利國安民四事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發書背大語衆臣曰皇祖嘗諭皇考及朕謂汝叔有異志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可不順從高煦日有所請上皆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亦與之高煦益自疑元年八月壬戌遂反遣枚青潛來京約英國張輔內應輔執夜繫青闕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

刀旗信令眞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坦居守指揮韋弘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上陞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太監侯泰賜書高煦言肜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不信皇考至親惟二叔予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數露中懇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爲之備惟叔鑒之泰至樂安高煦盛兵見泰

傲倨不拜敕南面坐跪泰大言曰永樂中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舊制脉令我嚮嚮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歸報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泰懼悚不勝唯唯退還上問高煦何言對無所言又問其治兵何如對無所見上曰泰辱命且二心而錦衣官之從泰者具陳奏上大怒泰罪之是月丁卯高煦遣人進疏言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勑封贈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爲朝廷過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丙戌乘輿上歎曰漢王果反議遣陽武侯等將兵進討

楊榮力言不可曰不見李景隆事乎上乃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漢王素怯懦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上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諜乙丑勑遣指揮黃讓同總兵平江伯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景昌彭城伯泉守皇城安鄉伯安廣寧伯瑞忻城伯榮遂平伯高遠守都城巳巳命豐城伯賢侍郎郭璡郭敬李昺督軍餉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廣平侯袁武安侯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輔少師蹇少傅士

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軼士
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祿爲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督
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漢王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地
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鬱不肯離南京今必
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
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而南漢王外多誇詐內實懦
怯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
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
事今聞朕行當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
正人益知城中虛實言漢王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省會

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應天人
力言宜引精兵趨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顧
得赴家奈我輩何又曰漢王初聞陽武侯將兵擐甲喜曰
此易與耳及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賚給榜令
還樂安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
受誅成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
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縛來獻悔無
及矣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我師氣盛龍旌鉦鼓千里不
絕庚辰祿馳奏前鋒至樂安高煦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
蓐食兼行聞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

趨利不利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穿中党辰矛安
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
時慶雲陽信吏人皆先入樂安城無一來朝者辛巳昧爽
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大軍壁其四門賊乘城舉
砲大軍發神機銃箭聲發如雷城中股慄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勑諭之再遣勑告不答闔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
密遣人詣行營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上許之是
夜盡焚其兵器及通逆謀書壬午移蹕城南高煦將出城
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死戰無爲人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宮
遂潛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頓首言

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
赦城中人罪止同謀者協從者不問逆黨王斌等下行留
獄癸未令陽武侯祿尚書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爲武定州
八月乙酉班師高煦父子削爵錮爲庶人命中官與繫高
煦父子赴北京錦衣擊王斌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
巽教授錢常等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
口北爲民誅榮與子義而天津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
揮張傑楊雲青州指揮劉誠濟州衛指揮鄭興溫英劉志
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甲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
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

者七百二十八函高煦被執鎖繫大內逍遥城一日上欲往視左右止之不聽及至熟視久之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急扶起上怒乃命壯士舁銅缸覆之缸約重三百斤高煦有力頂負之輙動積炭缸上如山燃炭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並死

趙記

趙王高燧太宗第三子仁宗同母弟也洪武十五年生永樂二年封洪熙元年之國彰德府王貪南征功密與羣庶人謀奪嫡時時譖東宮傷其官寮繫獄多死者永樂四年居守北京信用邪說恣行不法七月上聞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褫王冠服皇太子力解得免擇國子司業趙亨道董子莊爲長史二人能輔導王稍稍改行八年命督修北京城池查理兵馬以廣平侯容泰寧侯珪輔佐之未幾歸南京十年還北京皇太子親送之江東門二十一年上多疾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太子往往裁抑宦

寺太監黃儼江保等尤見疏斥儼等日讒於上且素厚王常陰爲之地因爲言上注意趙王以誑誘外廷由是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遂起推戴王心而欽天監曆官王射成每密言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堅遂糾合指揮彭旭等鎮撫陳覲高以正等日夜謀連結貴近闕就宮中進毒於上候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分兵執府部大臣豫擬僞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頒出廢皇太子而立王以正密告其甥總旗王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上變告上覽僞詔震怒立捕慶等誅之御左順門召皇太子及王與文

武大臣上顧王曰此詔爾爲之耶王惴慄不能言皇太子爲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因鞫治得實誅賢射成以正等升瑜爲千戶王大懼自斂戢遂請還常山左右二護衛仁宗即位敕之國加祿歲至二萬封其子瞻埈爲世子諸子爲郡王宣宗即位王奏彰德外軍民家多閒田而護衛軍無地置請撥賜上田閒八十頃及漢庶人反上親征擒之還駐蹕獄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言曰趙王與漢庶人逆謀久矣今宜藉此兵威移指彰德執趙王趙亦反側不自安異日復勞聖慮楊士奇以爲不可山又請尚書蹇義夏原吉言方累邀二人共請上意不忍曰先

帝愛二弟漢王自絕於天朕不敢赦趙王反形未著朕終不忍負先帝也遂還京而王事李儀言趙漢連謀宜盡去趙護衛而劉議亦請拘王不已上以問士奇士奇請遣官開諭上乃遣駙馬廣平侯袁容等以璽書往而高煦至京又言常駱指揮等與趙通謀上以漢庶人詞及羣臣章並搃示之王得書大喜即獻護衛軍及官校且上表謝而言者頓息上待王日益厚而薄山輩一日召士奇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有事當悉忠謀勿以見忤爲嫌二十八年薨謚曰簡

鄭記

鄭王瞻埈仁宗第二子母賢妃李氏永樂二年生二十二年封漢庶人反王與襄王居守宣德四年之國鳳翔府王請安王竹樹韓王以安王舊邸得竹樹上曰國在鳳翔去平京遠與鄭王便王持重寡言鎭靜不佻宣宗亟稱之正統八年乞徙懷慶留京邸明年之國成化二年薨謚曰靖

王祁鍈靖王世子成化四年嗣王傲謾信讒惡其妃不相睦既卒惡其世子見滋既長不選婚長史江萬程等屢諫不從責辱之七年上聞勅諭之曰祖訓有言王國文武官有能守正規助王保全其國者勿得輕易凌辱爾箠楚輔

導踈薄世子夫人之大倫莫重於君臣父子夫婦爾所爲如此悖祖宗違朝命三綱如何爾其改之不然敗名失德爵位莫保矣九年復遣英公懋等往諭王乃具奏謝罪世子見滋以抑鬱卒乃以其孫祐枔爲世子嗣王

王厚烷靖王五世孫慈王祐檡之第四子也王讀書能文折節下士嘉靖六年嗣王是時上發憤凡宗室有捽者慮過當王上言各宗室赴京事非得已皆因親郡王抑勒多方規利沮泥不行故有十歲未名終身不嫁娶者宗子之家益盛支子之家愈貧且祖訓曰宗室縱有大過亦不加刑今皆箠楚慘酷乞降勅戒而宗室有犯不必究輔導官

將所統王量罰祿以示懲上不從勅部催查未名封者以
報二十七年上不視朝事玄修王疏諫上修德講學弁進
居敬窮理克已存誠四箴演聯珠十首以簡禮怠政飾非
惡諫神仙土木爲規上手批曰爾探知宗室有訕謗者故
効尤如勤炅者一無顏子耳爾與今之西伯也諸欲爲諸
爲之上既怒而王又矜其淵博恒好援承詭秘之文之事
以釣奇取譽大爲宗室所忌㽞津王子祐楷以請復父爵
不行尤銜之會進萬壽表王失書臣字時陶仲文建金籙
大醮諸宗進使進香而王否上益怒下使者於獄祐楷遂
誣手詔集元命造兵甲與妖人朱剛等謀爲不軌王亦陰

絲祐楷瓅稱長子僭緊玉帶及過殺良民諸不法事韶
官勘王反狀無驗第奏爲信幕小創二仙廟有才鼎爲上
僭而掉弄章句規犯至尊法當首論祐楷繼惡殃民亦宜
懲戒上於是削王爵爲庶人發高墻祐楷罰懲隆慶元年
復王爵還國未幾薨諡曰獻

襄記

襄王瞻墡仁宗第五子母昭皇后永樂四年生二十二年
封未之國上崩監國漢庶人反王留守宣德四年之國長
沙正統元年徙襄陽土木之變王上章聖烈慈壽皇太后
發府庫募勇敢圖恢復以鞏宗社疊疊數千言皆大計紭
時務皇太后嘉納之景泰中王上疏奏皇太后問英宗起
居及勤撫南朝太上皇於南城俱不報奪門時石亨等欲
殺于謙王文誣謙等迎太監王誠齎金符迎王英宗復辟
詔詢之王上章白且請朝見而上於景帝宮中檢得王眞
大感悅奏皇太后皇太后聞之感嘆不已上因手書稱隹

御名奉書叔父適得叔父前日章再三觀覽深見叔父忠
誠發於謀論無非爲宗廟社稷計惟叔父之心即周公之
心也叔父欲來朝本不敢頻違行第念先帝同氣至親惟
叔父至賢亦惟叔父於情於誼不可不重得一見以篤親
親今遣太監夏時賫符勅及書迎請即將清和惟叔父從
容就道於侯其至四月來朝相見甚歡宴便殿行家人禮
酒行王避席請曰臣過六旬父老遊道言按察使王槩賢
誣下詔獄臣途中詢槩人咸謂槩冤願皇上加察上立命
法司釋槩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
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

手謝曰敬受教四年又來朝上為峴山漢水賦襄陽四景
歌灑宸翰賜王歲時得遊觀不為例特置一護衛衛王薨
衛時不豈久矣成化十四年薨諡曰憲
襄陽王祐櫍憲王之孫也嘉靖初上疏乞尊本生考妣為
帝后入廟上優詔答之又上言乞許宗人執士農得自贍
免饑寒無煩朝廷歲祿下禮議不許以挾承奉鄭亨自降
庶人後復王

荊記

荊王瞻堈仁宗第六子母貞靜順妃張氏永樂四年生二
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建昌王天賚都秀曾學能文每

遇朝廷大慶必祇慎肅恭無息容然御下太寬其承奉羅
詔強占民田護衛指揮文斌縱軍牧馬傷民稼又縱軍民
掠財物建昌知府陳鼎以聞上諭都御史顧佐曰王安靜
攻苦詩書守藩無過凡此害民皆小人罪歸怨於王王今
德為所累其取都等置之法凡所侵奪令退還禾稼給償
勑諭王使知小人之罪正統四年徙封蘄州景泰四年薨
諡曰憲孫見濂弘治五年坐不法并其長子祐柄降庶人
而以見溥嗣

梁記

梁王瞻垍仁宗第九子母恭肅郭貴妃與滕懷王瞻塏衛
恭王瞻埏同母永樂九年生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
安陸州安陸故郢王棟邸梁盡得郢田宅園湖王柔儒寬
和有承奉孔勤者侮罵王上聞之曰梁王於親弟乃敢如
是逮勤王又為解上曰羣奴惕王耳竟誅勤未幾上表不
恭有司請治長史上以王故特不問襄獻王自長沙徙襄
陽過安陸王出迎獻王入城相燕歡甚明日辭去王泣曰
嗟乎吾兄弟不得更復相見奈何正統元年上言府卑濕
乞更爽塏地上曰郢中歲屢歉俟有秋理之竟不果徙六

年薨諡曰莊後以其莊地賜襄王興獻封安陸得梁郢邸
田供二王祀事焉

德記

德王見潾初名見清英宗第二子母宸妃萬氏正統十三
年生景泰三年封榮王建邸德州天順元年命更名改封
德王成化三年之國濟南二十一年請業南旺湖以闕漕
渠故不許弘治十七年又乞漢庶人牧馬草場上下其事
於所司而濟南知府趙璜執歸於民從之正德中王又奏
莊田向畝徵子粒二斗繼奉詔止徵三分藩府無以自給
乞如故上允行戶部言稅重民不堪故逋多且山東久災

厄百姓凋翅當慮意外虞宜如三分便上曰朕不知也且王何忠貧其不許十二年薨謚曰莊

秀記

秀王見澍英宗第五子母高淑妃景泰三年王生於南宮天順元年封成化六年之國汝寧王凝重有識好賢樂善左長史劉誠獻千秋日鑒錄王大喜之國時淹於途民以爲擾左右爲言王輒屏輿抵國官監吉王居臨請發先師廟廣王枉王曰夫子萬代師法豈可輕褻一日兩長史講書西伯勘黎左長史王吳氏說曰勘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鈚主孔氏說曰文王實勘黎兩長史辯大爭王徐曰

先皇簡二先生輔予經義即未有定論何嫌往復乃爾勸色長史皆頓首謝八年薨謚曰懷無子國除還葬京城之西山宮眷皆召還京

崇記

崇王見澤英宗第六子母孝肅皇后周氏景泰六年生於南宮天順元年封成化十年之國汝寧即秀王邸弘治七年王求入朝禮部言王雖至親於例不宜從之八年孝肅皇太后思見王上勅有司齎牌符迎禮部尚書倪岳言二年間三王之國郡縣供需兵民皆困崇王復來往返勞費何以堪兼之水溢旱蝗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王來朝雖有故事然自洪熙宣德以來已鮮舉行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雖篤親親之恩實塞疑議之隙宜勿召王便勅上不允岳言已而中止十八年薨謚曰簡

徽記

王厚爝祖莊王見沛英宗第九子母德妃魏氏父簡王薨襟王以嘉靖五年嗣性剛戾國鈞州嘗請陞州爲府朝議以肅藩荊岷皆爲州鈞不得獨陞府以鈞州徵解祿不時怒詈知州陳吉吉不爲理王使長史李應時等率衆毆吉吉不勝辱乃發王不法事王誣吉上怒逮吉并逮巡撫都昂巡按王三才降革有差又以用細陳乞引鹽戶科駁止上重違王意予長蘆鹽二千引已而奪有鹿邑非田多鬻莊人害百姓憲宗命革去至是復請給勅鐫碑以示永久上曲許之於府第建樓高數十丈下瞰城示王上章乞歡

并乞賜文房器具與奇香異品實其中上賜樸名養德而所乞以無例不許車駕南巡迓送恭加歲祿三百石脩金帶二十九年薨謚曰恭

庶人載堉恭王子嘉靖三十年詗王以左右不得於知州劉舒調衛命執而箠之至死巡按御史劾王辱朝廷守土官大不敬上詔御史庇其劉部逮詣京廷杖之王益恣日嗾護衛卒捶士民奪田園及木石異者輒沒入民間子女稍端麗強舁入宮為婢不可則以予衛卒其宮婢小有眚輒撾死焚其屍或生喂虎豹或生錮棺中燎焚死痛哀聲徹道又庇其伶人使凌轢縉紳士縉紳士道遇伶人輒遠

辟易不則必遭嗤詬問白王王仍直諸伶又架飛棍數百丈自北城上屬府後苑為械激樻水入棍輸苑沼其棍柱所植處無論士民即發屋樹不可即遭撻或沒其地士民皆重足立先是載堉好方術士煉女癸為鉛服之云能延算有梁敬人者以羽客出入府中敬人知上好方術乃令鉛走京師賫緣獻上上服之喜復索鉛敬人不能繼貽書求載堉載堉恚曰吾鉛當自獻何為假彼為市寵也靳不與敬人啣之劾王好微行嘗從其食客之留都及中都縱數月乃返一日上從容問敬人迺遊徽邸知王何似敬人以前御奏曰日者猶未請事自之留都中都還乃大縱[illegible]上愕然自是益疑會州民羅安有女在王宮以過撻死[illegible]其屍安慟恨甚走京師上變告載堉謀不軌且指其潛蓄重地踞既非望諸罪狀下所司勘不妄上怒命削爵為庶人錮高牆於是會官督衆圍王宮載堉懼勒妃妾四十人服梃自經王亦縊死貲貨沒入官初王庭鐘鼓自鳴後孤見羣羊出沒占曰當亡國載堉不修德果驗于七人俱從削錮國除

懷獻世子記

懷獻世子見濟景帝長子母杭妃正統十五年生景泰三
年四月思明土酋黃玹者初以功授丘溫衛指揮歷陞廣
西都指揮使守備潯州思明土知府堈庶兄也堈老子鈞
襲知府玹欲殺鈞奪知府與其子璹車門令徵兵思明令
其子糾諸心腹驍悍數千人去府城三十里紮寨夜馳破
府城滅堈家支解堈父子納甕中瘞後園即引衆還寨明
日報至佯不知驚哭仆地走思明發喪尋堈父子屍不得
又慟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玹急捕賊獲此家門大讐方玹
子殺堈時堈有僕福童見玹子弁識其左右人脫走憲司

訴玹父子殺堈父子狀郡中人亦皆知賊本玹父子也左
副總兵武毅疏聞於朝玹大懼謀於侍郎江淵令遣千戶
袁洪走之京師上奏請廢太子立見濟爲太子疏曰太祖
百戰艱難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敵文武
將吏十喪八九駕陷口庭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皇上
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illegible]
[illegible]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循遜讓之美復全天叙之
[illegible]恐事叵測反復靡常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延日[illegible]
[illegible]天象土星逆行入太微垣與諸災變皆可畏愕願[illegible]
[illegible]萬一羽翼長養勢權轉移委愛子於他人寄[illegible]

寶階除之下變爲寇讐肘腋之間自相殘蹙此時悔之晚
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
之望疏入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
且令釋玹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
鄒幹集文武群臣廷議衆相顧莫敢發遲疑久之司禮太
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得
首鼠持兩端群臣皆唯唯署議於是濙等暨魏國公徐承
宗寧陽侯陳懋安遠侯柳溥武清侯石亨成安侯郭晟定
定西侯蔣琬駙馬都尉薛桓襄城伯李瑾武進伯朱瑛平
鄉伯陳輔安鄉伯張寧都督孫鏜張軏劉深張通郭瑛劉

鎬張義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曹敬指揮僉事李福尚書
王直陳循高穀何文淵金濂于謙俞士悅左都御史王文
王翺楊善侍郎江淵俞山項文曜劉中敷沈翼蕭鎡王一
寧李賢周瑄趙榮張敏通政使李錫通政參議王復參議
馮貫卿蕭維禎許彬蔣守約齊整李賓少卿張固習嘉言
李宗周蔚能陳誠黃仕雋張翊齊政寺丞李茂李希安柴
望鄭鏞王詢王溢翰林學士商輅六科都給事中李讚李
侃李春蘇霖林聰張文質十三道御史王震朱英徐讓丁
泰亨張宏劉琚陸厚原傑嚴樞沈義楊瑄王驥左鼎上言
父有天下必傳於子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

宜歸聖子黃玹奏是制曰可朕上請聖母上聖皇太后皇
太后言予老矣願宗社安天下得太平人心既如此不可
拂朕敬承慈命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懋
孜濙直四人爲太子太師溥循穀讓四人爲太子太傅鋐
文淵瀛南京禮部尚書儀銘士悅工部尚書兼大理卿石
璞都御史鎰文翔九人爲太子太保淵一寧茲三人爲太
子少師山爲太子少傅錫維楨兵部左侍郎俞綱都御史
羅通四人爲太子少保輅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
中敷爲太子賓客嘉言爲詹事文曜琦爲少詹事翰爲左
庶子侍讀彭時侍講劉儼爲左右春坊大學士周旋趙琰

爲右左庶子修撰林文侍講徐珵爲左右諭德修撰李紹
侍講劉定之爲司經局洗馬侍講楊鼎倪謙呂原修撰柯
潛爲左右中允李侃御史魏齡爲尹丞編修周洪謨劉俊
檢討錢溥編修岳正爲左右贊善編修周安李泰林聰吳
籍鄒循爲左右司直郎侍書陳穀徐俶監丞鮑相縣丞高
誠爲左右清紀郎檢討智逖傳宗五經博士陸藝典籍李
鑑爲左右司諫編修王璵爲校書中書舍人劉鉞趙昂俞
正字教諭劉鏳錄事序班楊欽王政周寧溥榮爲通事舍
人凡東宮公孤皆支二俸五月甲午立見濟爲皇太子廢
皇后汪氏立見濟母杭氏爲皇后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

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大赦天
下先是一日陳儀仗奉天門有男子執赤挺直入擊香亭
香呼曰先打東方甲乙木諸內使急縛男子詔付錦衣獄
瘐死乙未以東宮令大賞文武官吏軍士丙申禮部言太
子沖年百官朝朔望丁未柳溥于謙克正副使持節更封
太子爲沂王癸丑以立太子故賞諸親王公主乙卯賞邊
鎮文武內外羣臣又加賞內閣陳循高穀學士江淵王一
寧蕭鎡商輅各黃金五十兩六月以后兄杭聚爲錦衣正
千戶四年二月乙未太子冠命胡濙持節掌冠高穀贊冠
蕭鎡宣戒勑甲辰冠沂王及其弟榮王命陳循于謙持節

掌冠何文淵儀銘贊冠商輅宣戒勑十一月以御史張鵬
言簡東宮師傅講讀官上命胡濙王直陳循高穀王文儀
銘江淵蕭鎡俞山俞綱商輅日更番侍班彭時日專講書
李侃李齡錢溥劉吉日專侍讀書王謙趙昂更日侍書越
四日太子薨謚懷獻塟西山天順元年降稱懷獻世子

悼恭皇太子記

悼恭皇太子祐極憲宗第二子先是貴妃萬氏生長子未
名而薨太子以成化五年生母賢妃栢氏七年十一月己
酉册立爲皇太子詔赦天下十二月薨葬西山諡曰悼恭

榮記

榮王祐樞憲宗第十三子母康順端妃潘氏成化二十一
年生弘治八年封正德初尚居京邸王正直有才幹與東
尚書張綵謀逐權璫劉瑾瑾疑王逐王之國常德常奏其
世子厚熜福寧王厚熹念母妃劉氏欲毎歲更番出城祭
掃上不許請食鹽茱戶許之嘉靖中王著賢聲賜玩江西
愍天心圃坪淥池諸稅以嘉十八年薨諡曰莊

哀冲皇太子莊敬皇太子記

哀冲皇太子載基世宗長子母貴妃閻氏生三月而薨追
册諡葬西山莊敬皇太子載壑世宗第二子母貴妃王氏
生嘉靖十八年册立爲皇太子大赦三十一年薨諡曰莊
敬

憲懷皇太子記

憲懷皇太子翊釴穆宗長子母莊皇后李氏以嘉靖三十
四年生生五年而薨初贈裕世子隆慶元年追册諡

福記

福王常洵神宗第三子母皇妃鄭氏萬曆十四年生二十
九年封皇妃鄭氏有寵於上生王而孝和皇后王氏生光
宗孝和出於微光宗九歲時羣臣數上章求册立而朝議
藉藉恐有舍長立少之意十八年正月上居毓德宮召大
學士申時行等時行因乞册立東宮係宗社大計願皇上
蚤裁定上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
恐外間有疑然長子尚弱俟壯後行已令四臣勿出宣長
哥來看先生每一見光宗與王至四臣見光宗岐嶷稱賀
因請豫教上曰已令內侍授書時行奏曰皇上六歲正位
東宮卽讀書上曰朕五歲卽讀書乃指王曰是兒亦五歲
尚不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臨出復再三奏越明年言者
益紛爭册立事而皇妃弟國泰慶疏乞册立及分封以杜
羣議二十二年命光宗及三王並出閣講學羣臣復爭禮
體不同始次第讀書二十六年戊戌先是皇妃刊閨範圖
說序引仁孝女誡章聖女訓爲言而給事中戴士衡因奏
皇妃僭擬有易長心王憂危上不聽留中二十九年册立
皇太子遂封王建邸河南三十一年十一月忽刊一書名
續憂危竑議又曰國本攸關一夜徧宮府及各公署大略
東宮官未備謂上有易儲意立王爲太子語甚悖亂上覽

之大怒立命索奸人而縛捕人詞出順天生員敷生光手酷刑榜掠無驗上益怒不測而倫達觀案上鍾澄御醫沈令舉百戶劉有符等皆詿誤繫獄多斃死者因以生光實之置之法王益危懼是時所賜田頗多上書請以莊田上歲入讓還命裁十之一四十二年之國越明年五月四日薊有風顛男子持梃入東宮擊守門內侍什太監韓本等集衆執之是時光宗為皇太子熹宗猶幼俱居東宮皇太子親送刑部鞫審訊男子名張差宿有瘋癲疾者以入重地挺變迹延議紛擾謂出皇妃意行刺儲王翼非分上乃召百官入慈寧宮執皇太子手諭之曰此

兒極孝朕甚愛惜從少至今成丈夫矣朕有他意何不於彼時更置待今長成耶況其弟福王已之國即有他舉豈須文武大臣草詔彼能翼而飛至耶因顧問皇太子曰爾何言皇太子曰如此瘋癲殺之已矣又恐株連無辜又曰我父子親愛外廷君多議論爾輩為不忠之臣我為不孝之子深可痛恨上又述其語諭群臣而宥刑部主事王之寀嚇張差供謂有主之者於是興大獄幾波及王賴上處定而止崇禎十六年李自成破河南府王藏木及論而國亡世子由崧走江南即皇帝位於南京改元洪光

獻懷皇太子悼懷皇太子記

獻懷皇太子慈燎熹宗第一子母貴妃范氏天啓三年十月生生二歲而薨追冊諡塋西山悼懷太子慈炅熹宗第二子天啓五年十月生生二歲而薨追諡塋西山

皇太子記

皇太子慈烺懷宗第一子母周皇后崇禎二年二月初四日卯時生三年二月冊封為皇太子詔赦天下九年出閣讀書太子聰穎端凝凡於古今多解悟出語輒中書遊瀝翰墨賜講官十七年李自成破都城不知所終國變後京師一皇太子出南京一皇太子出京師者劉應元南京

者王之明也皆偽

靖江記

靖江王守謙太祖長兄南昌王之孫也南昌王從祀廟廷子文正少孤其母妃王氏守節撫文正依太祖劉之如已子比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畧然深狡強戾人莫敢犯上嘗與語曰汝欲何官文正即曰爵賞不先衆人而議私親何以服衆且叔既成大業侄何憂不富貴上善其言益愛之從渡江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擢樞密院同僉辛丑改院為大都督府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恭統元帥趙德勝等鎮守江西號令明肅癸卯四月陳友諒圍南昌用雲梯攻具百導進擊文正主盡軍中隨方應敵剪

獲甚衆友諒獲吉安守將劉齊朱叔華臨江同知趙天麟徇城下文正不爲動至六月援兵不至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請友諒營詐約降友諒緩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鑄捨命王城下殺之子明從水關潛出夜行晝伏半月始達建康上問友諒兵若何對曰彼兵雖盛戰鬬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巨艦將不利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必可破上謂子明汝歸語文正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被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呼曰大軍旦夕至諸君宜固守以待友諒殺子明文正守益堅七月上統舟師二十萬來援友諒始解圍逆戰鄱陽湖竟敗死禁江口甲辰文正遣部將何文輝等討平江西未附州縣然在江西雖功高多不法驕淫暴横強奪民間女子所用床榻器物僭以龍鳳爲飾吳元年上遣人責之文正懟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飲冰爲密奏上大驚曰嘆此子不才至此非吾自行不可即日登舟至南昌泊城下召文正文正不意上遽至倉卒出謁上泣曰汝何為輒起此意遂載與俱歸羣臣劾請伏法上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法則傷恩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語之曰兒無恐爾父違訓教忘艱難恣兇狡貽

我憂我育汝汝長成且封汝爵我終不以汝父故廢汝汝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未幾文正卒洪武三年封鐵柱為靖江王改名煒又改名守謙國桂林桂林獨秀山前見元順帝潛邸改為王宮賜冠服祿如郡王官屬如親王九年之國陰賊險狠狎比小人肆淫虐國人苦之上未忍置於法召還京師戒諭之守謙不知悔復肆怨望作詩譏刺上容貸使居鳳陽力田冀其知稼穡艱難而思所以保富貴也既七年上以其久歷艱苦必克自新復其爵鎮雲南訓戒諄切王至雲南復故行掠殺不辜民愁怨上仍召還安置鳳陽又横恣不法乃召至京捶而[illegible]

之二十五年卒不謚子贊儀尚幼上憐宗室諸王皆無後
命爲世子留京師贊儀恭愼好學能書三十年春遣省晉
燕周楚齊蜀湘代肅遼慶谷秦諸王先自湘楚入蜀歷陜
西出河南上山西抵大同宣府北平東至大寧遼東轉而
山東擇文武忠厚之士以從以贊儀年少欲其知親親之
義且令涉山川險易也永樂即位遣之國卒謚曰悼僖其
七世孫邦寧嘉靖六年嗣王盛氣濆湧不肯事學問先是
靖江府食鹽給鈔廣東至桂林而鹽至是乞支本色不許
二十六年奏以爲臣祖奉御書全支本色祿米而後則扣
支屢奏未有明旨為不關祿米者二十年緣是地侵軍廛

地方官箠辱府中臣衛體統衰槩皆以無祿之故請全祿
且罪侵者且言去冠服被城外若不得請則削髮披緇我
入府上覽之怒曰邦寧爲祿故摭拾紛哤詞忿激跡涉要
脅勅廷臣議已而巡按御史徐南金劾王信姦黨違法害
人諸事上因遣刑侍郎某及給事中錦衣各一員涉勘戒
之三十九年宗人愬王各封不以時各持陰事相訐而巡
按御史龔愷不直王上疏極言王淫縱狀上切責之令自
改省擒治諸左右寘重典由是王勢沮不復能鈐轄宗人
宗人大爲地方害官無如之何撫按乃復奏王悔過修德
宜降勅褒恩以重王權禦壓宗人於是賜王勅令鈐束各
[illegible][illegible]明祖訓其有抗違不服及出入公門刼掠[illegible][illegible]者許
王大者參奏小者悠治而諸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憲謚恭惠

史官傅維鱗 纂

記二

起兵諸國記一

史官論曰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內資英力外藉群雄爲驅除難乎跡其並奮閭巷欒興能戰互馭風雲莫適爲雄逐鹿勢極乃歸真王夫當其彭難禦之時剷陀帝制之日豈能尺組封之折簡召之哉及其委心從縱之役弭耳儒生之說雖曰人事亦有天命焉大哉光武之詔公孫述曰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皆欲爲君

事耳故其禮河西赦銅馬誠明於天命之故者乎胡元失馭豪傑紛起漢爲勍敵吳次之西夏等又次之論者比吳漢於陳項則過矣項王戰鉅鹿降章邯沛公資之入關陳涉立六國後亦爲秦樹敵此驅除首庸也若二國者蠅翻江湖間竭真主之力僅以勝之前無逐鹿之功後鮮寧羊之順而太祖禮遇歸德完其子孫比於漢祖大度倍之昔遷史登項於本紀附涉於世家蓋因成敗而立例有帝王之感焉作起兵諸國記

滁陽王郭子興記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人尊信之業稍饒尚未娶里中有富翁有女瞽郭公爲推其干支生子富貴翁以女卽貴郭之人知其瞽不取也且業已過時便與郭公而厚嫁之郭公自得女術益售家日益盈从之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生子三女一子興其仲也郭公死三子俱精積著以富爲豪爵元至正辛卯妖言起韓山童亂汝穎徐壽輝據蘄黃芝麻李亦與其黨彭早住趙均用等陷徐州子興心動椎牛洒散錢帛結納耀勇時淮南北盜蝟起與里中豪孫德崖等四人共

率少年數千人襲濠州據之事不稟一俱自稱元帥有事則共議之元師徹里不花主兵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盡投入城自保壬辰閏三月太祖自皇覺寺仗劍趨濠門者以爲間縛之行貿鎖子興適出門見太祖狀貌大驚異解縛與語收置帳下俾長十夫子興號善戰每出太祖從旁翼衛戰盪無前斬首獲生過當因間與謀事甚寵重引爲親兵而宿州人馬公者常使氣殺人避讐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病且死馬公無子有女爲鄭媼出以託子興曰爲我擇所歸子興旣殊異太祖夫人張氏亦閒進朱某材應有以固其心勿令走他人遂以馬公

女妻太祖是爲孝慈皇后時四帥皆木強不能一諾子興較通敏而臨陣勇悍過之頗留德末座意激韓四帥或出非語侵之於是德崖輩合謀搆子興每公會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恒引病不與會太祖曰彼日益合而翁益疏何以善後子興爲勉彊赴九月元丞相脫脫攻復徐州彭早住趙均用以其衆奔濠德崖等不能拒以其故盜魁也遂尊事之早住頗有權略子興與相結德崖等既心忌子興微聞均用曰郭某心第有彭將軍耳不復知有將軍也均用怒相與伺子興出梟而縛之械德崖軍或告太祖子郭公所親或事叵測宜急匿太祖披劔起曰郭吾父父

有急而去之乎知爲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偕子興二子往愬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馳至破械出之已而元賈魯圍濠急解仇合力背城以拒會月哥察兒盐助賈魯濠幾不守明年春賈魯卒軍中圍解早任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子興爲元帥如故使太祖行收兵得故里中壯士七百餘人加太祖鎮撫遂以所得二十四人徐達湯和等南略定遠後收驢牌寨民兵得三千人尋夜襲元知院老張於橫澗山寨走之收其精兵二萬招降鼻山寨秦把頭等而繆大亨亦以其衆二萬來降於是兵後焉圖用丁德興胡淵儲興等皆聚衆保鄉里各率所部來歸而洪山寨有衆數千丁德興以百人一鼓下之降其衆太祖乃集諸軍諭之曰諸公故所部非不多且勁不精不可以當勁敵宜一聽節制戮力成功名衆羅拜敬諾七月攻下滁州何世倍來降并收鐵佛三汊河口及全椒大柳諸寨時挾子興屯泗州遣人邀太祖太祖故不往未幾二王爭權而鬭早住中流矢死均用乃并有其故部曲而德崖等嚮子興舊爲陰陽之子興危甚太祖乃行金賂均用左右使說間之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郭公閉壁不納死矣得濠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在滁勢重必不相忌即不若善遇之藉其

力以爲緩急均用乃已又告均用郭公居肘腋且夕爲亂不若縱出之便子興乃得以萬人至滁時太祖所部已數倍之矣以歸子興大悅已有譖太祖者鎮撫得衆心欲自王子興惑之絀太祖奪其左右用事使發於他將諸捉生游徼危任乃委之即欲收李善長歸其幕善長涕泣不肯行會諸將戰歸各有所獻獨太祖無所獻子興乃不悅太後知之乃悉所有遺子興張夫人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不務今舍若奚賴矣子興悟乃稍信用太祖十月元脫脫圍高郵分兵趨六合六合乞援於滁太祖與使者有舊夜半開門納之而子興度

不愜六合帥怒不許太祖曰六合吾屏蔽六合破滁不得
存自請將兵行子興以讒之故太祖曰事可否斷於心行
無恤遂與耿再成前據瓦梁壘為六合聲援元兵不敢逼
六合衆攻壘以計敗走之方急他所踵滁滁完子興以名
號徵欲都滁自王太祖曰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丞稱王
元兵且萃而攻我未便子興不得已為寢其議乙未春太
祖以數諫不聽因謝病至是再召乃為畫下和陽之計曰
前攻民寨得所服甲青題曰廬州路義兵令如製選敢死
三千椎髻左衽以四橐駝僞為廬州送使者入和陽行賞
和陽人見之必喜乃以絳衣千人繼其後俟關門開火舉

攻之於是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
耿再成將絳衣繼進至陡陽關和陽人果牛酒遠出迎且
午就食他道過期不舉火再成疑青衣兵已入城遽率衆
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閉門縋壯士出擊再成戰不
利中矢走元兵逐之會日暮收還而天祐青衣兵遇城下
出不意擊之衣服亂元兵敗走小西門湯和追及之奪吊
橋登城大呼也先驚遁去再成等不知也子興亦以天敘
等戰沒方詣太祖失策會元兵遣使詣滁諭降城空虛子
興益恐太祖令塡三門兵於南門入使者叱膝行子興聲
之多失辭太祖從旁曲讚之衆殺使者太祖徵曰殺之承

怯是速其來不若恐之大言縱去彼或疑不進於是再畫
二千人往收敗卒規取和陽自贖及中途遇再成并其兵
促至城始知天祐等已拔得之矣呼門城上舉火太祖免
胄示之得入子興遂命太祖總兵和陽檄至未發時諸將
皆比肩太祖欲觀衆情密令撤聽事公座易木榻東西行
旦日會太祖獨後俗座尚右則諸將上坐滿唯虛左末坐
太祖即就末坐不為異已而遇事諸將瞠視無可否太祖
剖決如流皆斷城守最惡嗣本命分城太祖按所畫界刻
期成諸將卒惰廢太祖乃作色賓主南向陳檄於其上下
拜曰恭承帥命非我敢擅也因按劍稱總兵權尊自今違

令者問軍正諸將始皇恐下拜先是城破軍中多掠婦人
太祖出見小兒呼其母於軍惻然誡諸將悉索所掠歸其
各扶去等元兵十萬來攻太祖以萬人拒守連兵三月衆
出奇破之泛爰乃解濠故帥孫德崖饑欲以其衆就食和
陽太祖曰吾拒之則形弱相仇為人所乘不如開門納之
子興怒躬來視師及至館太祖始往謁子興益怒太祖曰
罪有之顧不善處德崖事不測德崖遣人謂太祖而翁不
情吾去之太祖過德崖留之不得將有出伐其前軍者邀
太祖與俱距城二十里聞城中軍鬨恐太祖促還而追者
至抽刀扼中道持馬銜擁而行太祖竊既脫銜疾馳則虽

者箭集於背去十里許復爲短兵所及顚墮焉適有故人
馳呼共乘而遁德崖弟自和陽來必殺太祖張共者從傍
解之曰而公存亡未可知敗朱公子必不幸而公若兩傷
吾爲子馳視之則子興鎖德崖而與之酒及還告衆怒猶
未釋張護力夜與共寢且復萬麻湖中命徐達等奉命以
身質太祖歸德崖亦脫去子興忤甚恚實欲甘心德崖以
太祖故強縱之既失去悒悒不得志乙未正月發病卒歸
葬滁陽子興四子長二子忌人[illegible]威名置鴆酒躬往迎太
祖謀鴆太祖半道忽控馬仰天若恭如見神人顧二子正
色曰即若負若乃見鴆二子惶恐湖汗汰背下馬伏地稱

死罪時孫德崖聞之欲來有其衆會太祖別將與元確戰
不能來救時劉福通奉韓林兒都亳使招子興子權而使
張天祐往受勅於宋天祐還以宋王命子興次子爲都
元帥天祐及太祖爲右左副元帥太祖乃略巢湖水軍破
蠻子海牙渡江取太平獨擁衆數十萬子興長子與天祐
從攻集慶路元福壽埜先等逆戰奈淮水上咸戰死次子
病死少子以失職慚慚死而季子老舍存一女侍太子即
郭惠妃生蜀豫如意三王洪武元年追封子興爲滁陽王
夫人張氏爲王妃命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不絕都
老舍者子興次夫人李氏出洪武四年命復老舍家十一

年以鄰人責童兒詿誤出走十七年太常丞張來儀奉敕
碑遂云王無後而令滁州衛千百戶王傑等二十二人供
祀事以其親宥氏爲奉祀世守又令蜀王往來修祀事二
十八年老舍還發里窖場尋宥諭入四川侯蜀王老舍生
謙謙生昇昇生信信生琥世以王孫朝京師弘治中賜琥
冠帶爲奉祀正德中求印遂奪官嘉靖中仍予原銜琥卒
子厚後華遂終無一命云
史官曰子興奮發闕左名義獨正能以滁和山水之間爲
成霸業亦可謂傑俊識時者矣拔眞龍於豫且之網而旌
之更假雲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太祖之有天下誰之

力也然而度量狹隘疑忌恣生和陽告殂不能終太祖乎
痛哭而託其子噫愚矣獨其爲太祖所憑藉功不可掩雖
廟祀血食報亦鮮矣若使老舍通侯世世豈爲過哉豈爲
過哉

宋韓林兒記

韓林兒本姓李欒城人其先世多以白蓮教惑衆謫徙永平至父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民翕然信之潁州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韓咬兒等謀起兵詭稱山童宋徽宗八世孫走海外得還當王中國以宋末丞相陳宜中嘗自占城歸託帝昺已入倭遂聲附之且動衆其傳檄略曰韞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又曰虎賁三千直搗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大率以復興亡宋為辭先是至元中天下騷動廣東朱光卿河南捧胡首發難光卿引鍾大明棨

秀卿等為助國號大金改元赤符而捧胡以其衆自信楊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於杏園四川韓法師自稱南朝趙王元皆令所在討平之自是袁州周子旺稱周王自為年號而李志甫起漳州范孟起河南亦相繼撲滅辛巳改元至正則趙州將丙何仁稱順天王汀州羅天麟陳積萬反吳天保相繼起湖廣若河南山東不可名者三百餘處至丁卯而益熾八年戊子台州方國珍始據土地元俾戰伐以官啖之十一年辛卯羅田徐壽輝稱帝於蘄水國號天完改元治平以紅巾為號略地設官屬四月元參議賈魯集丁夫二十六萬濬黃河民大擾山童乃以童謠故有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語遂偽鑿石埋濬處如其語民相驚詫從亂如鶩山童因之起亦以紅巾為號縣官捕山童殺之其妻楊氏與林兒逃武安山中而其黨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等盛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確山上蔡真陽等縣及汝寧府光州息州八月元也先帖木兒擊後上蔡殺韓咬兒明年其衆至十餘萬壬辰郭子興亦起滁陽太祖往依之得領兵乙未二月福通乃自碭山夾河求得林兒歸立為帝軍中稱曰小明王都亳州國號宋建元龍鳳時元至正十五年也母楊氏稱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為

平章劉六知樞密院六好殺軍中稱劉太保每陷一城掠人為糧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室林兒徒擁空名事皆決於福通凡起兵叛元者遙附隸之三月滁陽王卒和陽福通遣人招其所屬諸將附宋會郭子興子亦使張天祐往受命還檄子興次子為都元帥天祐為右副元帥太祖為左副元帥乃設小明王木王椸軍中事無大小咨行然實無所奉節制丙申元將答失八都魯率兵伐宋福通遣戰敗元兵於長葛會哈剌不花引兵來援運敗福通於太康十二月進圍亳州福通不能禦以宋主林兒奔安豐時太祖用龍鳳紀年渡江下金陵矣福通用兵無先後之序

及宥尾呼應之法不固根本亦未嘗扼要以覘便取勢往
誅殺慮事無規摹且號令不稟行聽反側子散走於是攻
豫而北極大同塞外東至遼陽西迄長安南涉江淮皆其
蹂躪所及民不堪命丁酉三月福通犯汴梁取大名衛輝
等處時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白
不信大刀敖李喜喜闖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明年
戊戌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出走乃自安豐迎林兒都之
是元帥多敗或陷或復唯察罕兵最勁遠近震之凡福通
所遣毛貴之圖山東者務陷膠州元豎欲死之連陷萊陽
攻益都未下趨濟南元山東宣慰使董摶霄大破貴兵於
城下元擢摶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譖於太尉紐的該
摶霄以老疾辭請弟昂霄以代未幾復命摶霄守長蘆方
北行曰吾釋此濟南必不守及摶霄行駐南皮詔改拜河
南左丞甫受命而貴兵猝至諸將以無備請引避摶霄曰
死報國耳拔劍督戰力竭被殺不見屈有白氣及半空是
日昂霄亦格死貴乃與不蘭奚戰好石敗之不蘭奚奔濟
南貴果陷濟南殺守將愛的蹠陷般陽及薊州郭州至柳
林元樞密副使達答珍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剌不花敗貴
兵還據濟南建賓興館置屯田三百六十餘處於萊州攻
滕州元守將以城降辛丑元命察罕帖木兒總兵狗山東

貴與田豐逆戰皆不利元復東昌府冠州時田豐與王士
誠俱降於察罕貴獨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
兵後南略泰安逼益陽北狗濟陽章丘中擣瀕海郡自將
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貴亡走龍鳳五年己亥貴爲趙均
用所殺貴黨續繼祖殺均用而福通所遣李武崔德丙申
破商州元奉元路判官王淵起兵復之秋八月察罕帖木
兒兵復汴梁福通復以宋主走安豐九月李武等入潼關
殺元叅政述律杰元豫王阿剌忒失理會樞密同知定住
引兵復潼關亡何武等復陷潼關元平章百家奴潰去豫
王又復取之武等敗走尋破武關趨長安分兵東略同華
諸州三輔震恐豫王移書求救察罕察罕新復陝州輕兵
赴援與李思齊夾擊殺獲無數武等敗走福通以其無功
責之急遂叛降於思齊而福通所遣田豐先於丁酉攻東
昌元太尉紐的該擊敗之繼陷東平濟寧紐的該棄東
昌走豐據東昌是年復陷益都大掠廣平以東昌爲窟穴
庚子攻陷元保定路元遣樂元臣招諭豐豐殺之不應辛
丑七年與察罕戰不利察罕子擴廓帖木兒會關保虎林
赤等由東河造浮橋而濟豐以二萬人奪之不得關保等
且戰且渡拔長淮進攻東平豐戰大敗會擴廓帖木兒以
書招豐遂與王士誠俱降於察罕爲元前鋒下宋潁州及

濟寧壬寅八年豐與士誠謀刺殺察罕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數獨入其帳中六月豐請察罕行觀營壘或勸以力士從不許曰焉得人人防之矣乃輕騎十餘人按營營爲士誠所殺豐等遂入益都察罕卒元朝野震悼追封潁州郡王以子擴廓代擴廓既領兵攻益都急豐乃閒請救於福通福通自率兵往援亦半道敗還豐等城守堅至穴地通道乃拔其城擴廓臨豐士誠以祭其父豐等既死山東地元盡復之而福通所遣關先生與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諸將破懷慶等處轉攻陷晉寧元總管秦因百花死之亡何察罕遣賽因赤復晉寧關先生等乃分

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及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雁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察罕遣關保等分兵阨塞絕其歸路屢擊敗之已而元周全與伯帖木兒有郄以懷慶叛歸宋福通盡驅其民入汴全還攻察罕洛陽察罕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通以其不進殺之時關先生乘察罕還兵河南乃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復東向至高麗界與破頭潘等焚上都宮殿略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久之士誠因死益都而關先生亦轉戰不利遂降元先戊戌時福通所遣曰不信大刀敖李

喜喜等之趨關中也不信攻下秦隴破鞏昌以喜喜守鞏昌而身進圍鳳翔元察罕瞻益兵鳳翔誘不信等圍城察罕乃自外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分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亦鼓譟出不信兵大潰奔四川隨令李思齊張良弼等共討喜喜於鞏昌喜喜亦敗走四川至於宋別將兵天保故稱賊聚泉沱沅州陷武岡路元湖廣右丞沙班討之戰死復陷靖州詩敗沒而俞君正亦聚陷荆門州知州聶炳死之其別將黨仲蓮陷岳州君正復陷中興路平章咬住與戰敗績判官大都死之義士范忠荆門僧智固率義兵復中興君正敗死又有鄧忠者亦屬於宋初起兵陷建昌

路宜黃而涂裕郡武應必達等亦攻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以兵禦之千戶魏淳出奇計擒裕必達而後其城益自巳亥八月宋主入安豐後諸路兵將多敗績安豐之勢日蹙癸卯吳張士誠遣將呂珍圍安豐擴廓歸河南與李思齊相疑乃將兵二十萬攻安豐福通遣使請金陵求救太祖自將以往未至安豐破殺福通據其城宋主出奔太祖至擊呂珍敗之棄城走廬州人左君弼來助珍亦擊敗之太祖遂奉宋主還金陵曰此楚義帝也諸將議於中書省設御座奉宋主劉基從後蹴太祖所坐胡床不果因寄陳天命所在甲辰太祖即吳王位每有事於下稱皇帝

聖旨吳王令旨丙午龍鳳十二年冬十二月宋主林兒殂
稱帝凡一十有二年時元正至二十六年也太祖始改明
年爲吳元年又明年戊申卽皇帝位國號大明以小明王
故不忘舊也亦以應讖也
史官曰元滅宋韓氏借宋以起太祖終用宋號卒滅元然
則滅元者仍宋也無祚不復宜哉當其時椎結變諸華之
度霾裘混炎羲之宇趙痴邪罔爭肆虐劉貪漁酷烈卒斃
遐讀殆亏弗張醜豐靡腫於是徐劉猾亂陸海飛濤林兒
獨控制土中旁窮猛掃而太祖以爲宋可用則用之殆異
於嚆林而鳴鏑者也蓋帝王之興必有先驅之足鯨鯢觀

波卒歸乘御及十年後韓氏殂乃自立名號太祖之遇林
兒洵善始善終矣然於滁陽則祀之而林兒則否太祖寔
未嘗北面事之故有異也林兒以宋起元以藉宋滅林兒
之食報弗溅矣跡其黨如所云蜀一邑殘一方以人爲糧
者詎不宜速宋禍耶悲夫

天完徐壽輝記

徐壽輝一名貞羅田人也姿狀龐厚爲布販往來蘄黃間
性寬縱無他才能先是瀏陽僧彭瑩號妖彭能爲偈誦衆
徙而袁州慈化僧瑩亦以彌勒誑言煽人湖湘狂愁適壽
輝洛塈塘身恍惚有光麻城人鄒普勝異之聚衆紅巾爲
號推壽輝盟主攻陷蘄黃以蘄水爲道臺省壽輝自稱爲
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時至正十年辛卯冬十月也以
鄒普勝爲太師黃陂人倪文俊爲將陷元饒信守臣魏中
立於大木死之壬辰元至正十二年春正月遣其黨丁普
郎等陷元漢陽及興國府鄒普勝陷武昌徐法興陷安陸

知府丑驢戰死進陷沔陽推官俞祖進力竭被執罵不屈
支解之二月陷元江州總管李黼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
卯進士及第與兄子秉昭俱及難三月復遣歐祥陷元袁
州陶九陷瑞州許甲攻衢州項普陷饒徽信諸州乃自蘄
黃直抵廬陵攻破吉安鄉民羅明遠復之秋七月遣項普
略自徽饒猝攻杭州城無備元參政樊執敬出禦死之賊
詭託彌勒教不殺與搖拔服者但署姓名於簿第取官府
庫物從者益衆會元帥董搏霄攻安豐過濠移兵來會平
章教化欲退保湖州搏霄請急擊勿失諸將難之搏霄獨
斂瞋目曰相君在是慢令者斬七戰復杭州降其將潘大

喬梅元等進復廣德斬饒逼徽州壽輝寘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擒斬之首功萬級徽州遂平十一月天完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攻安慶衆號百萬元湖廣平章政事星吉募兵得三千人進克銅陵復池州又復湖口解安慶圍克江州綏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救援不至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敵中流矢仆敵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寄室乃蘇衆羅拜饋食星吉叱之凡七日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自弥死癸巳十二月元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合兵破蘄水獲其官屬四百餘人誅之壽輝徙漢陽爲都乙未春正月倪文俊復陷沔陽元威順

王令其子報恩奴同元帥阿思藍水陸并進至漢川水淺文俊以火筏焚之報恩奴死三月陷襄陽五月復破中興路元帥朵兒只班死之六月太祖渡江取太平自是文俊以軍功專恣欲謀弑壽輝自立不果奔黃州而文俊部將陳友諒乘釁襲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十二月明玉珍據成都初玉珍爲文俊部將文俊死玉珍已據有西蜀郡縣皆附戊戌春正月天完友諒破安慶左丞余闕死之夏四月復破龍興己亥至正十九年治平九年夏六月攻信州破之冬十二月天完至徙都江州友諒叔壽輝於江州殺其部屬百官自稱漢王庚子夏五月友諒弑天完主壽輝於采石壽輝凡稱帝十年友諒自立爲黃帝先是自稱天啓天定年號久不用治平國號漢改元大義而天完主成屬皆被害云

史官曰燹憤爲天下雖或奇情異績或猛氣飈盡太上志在民其次亦貴戰勝卒能品燹皇路樹駿甚名而壽輝以布販起朐之致治之術力歉推敵之衆不數十里輙稱大號巷十餘易盈者矣委炳穷落卒受首鋒又誰咎耶乃始終托彌勒名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壽輝之謂云

漢陳友諒記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祖千一贅於陳遂冒陳姓父普才黄蓬漁子也友諒性蹻險有智略深通兵法初爲沔陽書獄吏不樂其職浩然棄去嘗出泊磯下有烏聲呼或如陳皇帝云因自負父普才嘆曰捕魚兒何爲吾不忍見矣即母令我知匿兵父友諒遂與其弟友仁等聚衆從羅田徐壽輝於漢陽初隸倪文俊爲簿書掾稍迅狡猾出設匪意所向必克歷功爲領兵元帥始迎其父歸軍中笑曰大人第觀兒所爲丁酉文俊擅權驕謀弑壽輝不果奔黄州友諒既心忌文俊乘其武假大義起襲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

居江州矯制將太祖克金陵二年矣命常遇春等取池州斬天完將洪元帥□魏壽等友諒競戰艦來爭敗去明年友諒攻元安慶守臣余闕闕簡死士奮擊敗之已而友諒爲樹柵起飛樓攻之城陷死之連破龍興路瑞州令趙普勝復陷明池州元建撫饒汀諸州次弟陷西遣兵略衢州役別將攻袁陽而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元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數日又攻又破之友諒弟友德益攻恐而王奉國梯城入的斤死十二月陷杉關及邵武諸郡己亥春復攻明太平及樅陽不埭不利徐達進兵逆擊之普勝棄舟陸走復取明池州普勝有客通術數太祖使辯士陽與客交結致書客誤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不自安來歸告普勝陰事遂令竄走友諒所親惡普勝普勝不覺也恃功傲見友諒使者友諒益忌之以其兵數敗疑内叛親走安慶軍倖邀議事斬普勝於雁汊徐達乃率張德勝等疾攻安慶扼潛山相持不下十二月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東徙都之友諒忌其來沮之不得陽出迎江州伺甲西門入壽輝閉門伏兵盡殲其所部親信居壽輝江州而自稱漢王立府置官屬詐賞事權一歸友諒壽輝徒擁虚位而已明年夏五月友諒挾壽輝聲援安慶太祖策其必犯池州伏常遇春九華山待之俘斬二萬餘友諒

乃佯遣使告平日戰非天完意邊將不謹致弄兵甫閱月忽以重兵突太平乘漲舟尾接城堞西南隅麾其衆跨堞入守將花雲知府許援皆死之友諒既取太平促使人白事壽輝所預伏壯士袖鐵撾撾擊壽輝壽輝中撾死左右皆友諒所私無爲壽輝死者於是即江岸五通廟自稱皇帝國號漢建元大義仍其兩群臣叢立草次成禮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餘各拜官有差既而仍還江州方數日輒大出兵順流犯金陵又預遣人於周張士誠所約好令夾擊金陵金陵大震方以其新貢養尊不爲備又勢促衆寡不敢議者請以城降或欲

奔鍾山避之劉基獨瞋不言太祖乃召基入內基曰先斬
主降及奔者乃可破賊耳因定應敵計畫或曰吾先拔太
平以牽制敵勢太祖曰濠塹固我頓兵堅城進不能取退
不能援失所據矣或又曰不如親率步騎往逆之太祖又
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而大兵乘流半日抵金陵吾
百里趨救兵法所忌乃令胡大海自衢開出兵信州以制
其後而令指揮康茂才僞約降友諒速其來茂才故與友
諒善其老閽舊常事友諒奉書紿告金陵虛實且令分兵
三道以弱其勢李善長曰計悴卿以漢兵爲憂柰何速之
太祖曰遲之陳張交成吾左右厄矣友諒得茂才書喜遣

望且問江東橋曰木耳因誠閽者吾至呼老康爲驗閽者
許諾太祖夜以鐵鑄橋比且橋成令趙德跨新河築虎口
城守之而常遇春馮勝華高等帳前五翼兵伏石灰山下
徐達等嚴陳南門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伺舟師
龍江關而親督大軍於盧龍山偃黃幟山之左偃赤幟山
之右令曰寇至赤幟舉舉黃幟則伏盡發已丑漢舟師至
大勝港沮楊璟港狹舟不得並進遽引退衝江東橋橋堅
知中計急呼老康無應者亦還泊龍江港萬人登岸立柵
勢銳甚時酷暑太祖衣紫茸甲張蓋督兵士卒盡揮汗日
中遠命去蓋衆感奮欲戰令曰天且雨食畢後乘雨擊之

士皆仰視天無雲不肯信頃之風西北起雨大作赤幟舉
諸軍競前拔柵漢兵爭之戰方合雨止伐鼓皷震黃幟舉
常遇春以伏兵起南門兵亦掩至龍江舟師還內外夾擊
漢兵大潰趨舟潮落膠淺不能退殺溺無算友諒乘別舸
走降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獲巨艦百餘俘七千餘
人徐達乘勝躡慈湖焚其舟時廖永忠軍采石益邀擊之
華雲擒其中堅王銘者先登創額裂血戰益力旋圍者三
匝周顯別勝於競渡橋擒其將十三人而五翼軍後至獲
軍有皂旗晁驍徒盡披靡投水友諒收餘兵棄太平遁去
達追至池州而還降將張志雄進曰金陵之勢在安慶初
漢兵空壁而東今戰敗無有爲安慶守者因襲下其城令

趙伯仲守之天完舊將歐普祥以袁州降及擊漢獲其將
友仁太祖令善歸友仁而與漢約和辛丑夏五月漢輒使
李明道將兵寇廣信多所摧陷胡大海先使人過王山乃
與李文忠山鑑溪合擊敗之口明道及其宣尉王漢漢屬
降其兄建昌守平章溥自效是月漢使張定邊復取安慶
走趙伯仲太祖誅伯仲以殉劉基曰夜觀天象火星逐金
星請急營安慶往必利太祖親率師抵其城漢兵堅壁不
戰初以陸兵疑之敵稍動繼破其水寨城堅不即下劉基
請名攻安慶潛師疾走江州毀其巢太祖悟擊楫嘆曰先

慶著面子矣長驅過小孤漢將丁普郎傅友德等咸迎降
師距城五里友諒始知之倉皇引逆戰大敗夜半率妻子
西奔武昌而江州下乘勝進拔蘄黃與國黃梅廣濟等郡
又遣使招諭漢江西諸守將南昌胡美饒于光宏龍泉彭
時中吉安孫本立曾萬中陳州陳龍咸納款內附而趙德
勝分下瑞州臨江諸郡鄧愈襲浮梁破之遂取樂平饒州
悉定獨鄧克明漢守撫州佯遣使納款鄧愈知其僞擊走
之初友諒之逃武昌也徐達追至漢陽還鎮江州方奉命
馳建康未半道而友諒兵已犇入江州達又縱擊大破之
俘其眷屬因復下安慶冬十二月漢相熊廷瑞以龍興附

其部將祝宗康泰不與奪於延瑞未發以南昌降壬寅春
正月太祖幸龍興諸降將畢會存恤窮苦謁孔子廟宴群
王閣集諸儒賦詩爲樂放鹿西山北築幸城龍沙之上改
龍興爲洪都府三月徐達西攻武昌令宗泰二人從行
宗泰中道叛還夜劫洪都殺敵火破新城門守將鄧愈奔
卒出走知府琛逆戰於市及都事業思誠死之於是徐達
還擊洪都宗走死新淦獲泰廣信以延瑞之甥宥之四
月始定太祖曰得南昌是去陳氏一臂乃命都督朱文正
統元帥趙德勝等鎮之江西諸郡雖附然多觀望而漢八
陣指揮者猶竊屯南昌之西山鄧克明復起新淦熊天瑞

寇吉安陷永新守將孫本立被執死饒鼎臣繼陷吉安
癸卯正月臨江撫州饒州等處復叛文正次第遣兵底定
之當是時友諒既擅制全楚而士誠亦王姑蘇太祖議所
向或以爲姑蘇饒沃宜先取之劉基曰士誠自守口耳友
諒居上游名號不正陳氏竊取張氏如囊中物太祖曰友
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貪而儒其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
小則無遠圖若先引而東則漢必躡其後我疲於應敵事
有難爲遂決計西伐會士誠攻安豐急劉福通以宋主韓
林兒告來請援太祖必自將往劉基力諫不聽時友諒憤
其敗欲報洪都乃作大艦艦高數丈外飾丹漆上下三級

級置走棚下設板房爲蔽置櫓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
聞艫廂皆裹以鐵爲必勝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兵
號甚號六十萬四月壬寅直抵洪都城下攻具百道連室
夜友諒親督促之意必拔文正主畫軍中分布拒守力隨
方應之友諒攻撫州門兵各持竹盾如箕狀矢石不能及
總管元帥而下倒死甚衆趙德勝率步卒千人開門搏戰
漸漢平章劉進昭門副樞趙祥漢兵稍退友諒益增修攻
具欲破柵從水關入文正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反奪更
進於是更煉鐵鉤出于灼柵不能奪德勝方巡宮步門中
弩張弩洞腰貫卒而漢已分遣別將蔣必勝等攻圍各郡

以故無近援李明道遂復以吉安叛歸漢殺守將曾萬中
隨陷臨江文正遣千戶張子明潛赴金陵告急還爲漢人
所執友諒曰而誘降文正封侯否立死子明許諾至城下
呼諸公但堅守大軍刻期至勿憂友諒殺子明城上震呼
守益力時太祖悔安豐之行曰吾恨不入劉基之言使友
諒解事乘虛搗金陵大事去矣圍南昌計之下者趣還
徐常廬州之師七月癸酉親督舟師二十萬赴洪都援癸
未次湖口友諒乃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時洪都被困已
八十五日矣丁亥遇康郎山徐達先諸將敗其前鋒漢兵
死者千餘太祖意不忘金陵立命達東留守戊子布舟師

爲十二屯令俞通海乘風縱焚敵兵二十餘艘軍威大震
漢將張定邊驍捷直前犯中軍太祖舟適膠淺倉卒厄牙
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願假上冠
服投水以疑敵漢兵競登舟觀呼萬歲攻稍緩會遇春等
疾援水湧舟得脫遇春飛矢中定邊定邊走俞通海等飛
舸及之定邊背負百餘矢退去日暮軍中藉藉懼不敢太
祖夜集諸將更約束己丑漢兵悉鎖巨舟爲陣旗幟樓櫓
望之如山我師怯於仰攻太祖親旄號麾之左右却急斬
隊長十餘人猶不進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敵以數舟
攢鉤刺之志雄窘自刭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與宋貴
陳兆先等先後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猶執兵若戰狀
直立舟中不仆郭興曰不火攻不可戊子之戰已小見其
利矣乃命常遇春等寔獲蒿七舟和火藥其中束草爲人
餙甲冑爲晥敵狀以敢死士操之晡時東北風起走火舟
於巨舟下敵若高不能俯退又聯鎖猝不脫乃乘風縱火
漢舟數百艘須臾盡烟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
貴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溺萬餘人友諒爲氣奪明日庚
寅漢兵復出挑戰我中軍舟檣白漢兵併力白檣急令諸
檣皆白自辰至午戰不解劉基侍忽揮手劍呼難星過猝
太祖袍急引他舟太祖倪駭顧前舟已礮碎左右半溺水

壞矣辛卯復聯舟大戰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麾
戰軍中遙望無所見意已陷沒有頃六舟繞敵巨艦後飄
飄而出勢如游龍諸將士見之勇百倍呼聲震天地波濤
立起日爲之晦友諒大敗辛卯欲退保鞋山爲大軍所扼
不得出俞通海乃請放舟入江據上流稍且休而劉基亦
密請移軍湖口決勝於金木相犯日遂令夜船置一燈相
隨度淺行比明盡渡泊於左蠡友諒亦出泊渚磯相持者
三日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其右金吾將軍進曰軍勢相抗
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再舉左金吾曰不
然我師尚衆且力戰何至自焚示弱友諒猶豫至是乃曰

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聞之懼遂以衆來降已而右金吾亦降漢力大衰太祖貽書友諒激使戰友諒怒留使者不答而盡殺所獲明戰士太祖故悉出敵俘視有傷者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祭其子弟之死者若諸將士之死於敵者遂出湖口督諸將橫截之凡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貽以書略云公即僥倖生還亦宜修德勿復欺人悉邦帝名待眞主友諒亦不答太祖日與博士夏煜等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分兵連復蘄黃興國等處八月壬戌友諒食盡悉兵突禁江口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向北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方

達涇口岸兵合擊時鐵冠道人侍大笑伏地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嘻無妄言俄有降卒言友諒方視兵艙外翹首四應忽流矢貫睛及顱死遂口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陳榮等得漢卒五萬張定邊夜以小舟載友諒屍還武昌復立子理爲帝改元德壽九月丁卯班師赤船載俘白舟乘士過湖浮屍蠢蠢嘆曰嗟士爲我死爵而祭之十月西征武昌諭常遇春曰陳理孤豚久當自服愼勿與戰甲辰正月即吳王位二月躬視師武昌令遇春擣漢張必先援兵於夜婁山復令傅友德奪漢高冠山俯瞰城中漢計詘夜遣驍將陳英傑獨槊挺馳入中軍且掣王王方披帳坐

胡床將郭英宿衛亟呼兒郭爲吾殺賊英奮臂一呼陳應聲倒既而遣羅必仁入城諭癸丑理銜璧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降乃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悉令理自取禁士卒毋入城發粟賑饑因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叅知政事守之自是沔陽荊岳郡縣皆降封陳理歸德侯友諒父普才承恩侯友諒弟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友仁追封爲康山王命有司塑像歲祀之友諒稱帝凡四年年四十有四時漢將之未服者熊天瑞據贛州新淦豪民鄧仲廉亦拒永豐鄧志明與其兄克明立寨新淦自保饒鼎臣抗吉安姜旺保江陵左丞相周文貴走湖南尋命常遇春

鄧愈等討平新淦諸寨而徐達及楊璟等下江陵取夷陵潭沅及辰衡諸郡寶慶路漢地皆平獨贛州不下乃諭遇春曰天瑞孤城不可久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乙丑正月始克贛州降天瑞遣將踰嶺招諭韶州南雄諸郡皆降鄧愈還破鼎臣於安福遇春克安陸取襄陽以鄧愈鎮襄陽而平章湯和先後克永新等七十餘寨毀城來降漢文貴走湖南令其黨復寇辰溪總制唐允升遣兵討之文貴退保麻陽復遁廣西尋獲之漢遂滅久之置普才於滁州徙理於高麗詔其王善待之

史官曰肆情凶逆者終成反噬之局機暗進取者自速危

亡之疊蛇豕之毒雖觸螂螳之賺必蹶所由然也友諒以
雄桀之資跳盪湖湘之涘芷蘄而采鶩湓足飛傲然專大
黍竊鴻名怒隣輕敵目無雷震弑蓦既作吞噬乃逞議者
比之項羽事有相符當其鼓行而下建康勢岌岌矣時婺
州甫定審固遲回劫敵在前不得不戰鄱陽之役互為雄
雌天之所與是奏瓌績項羽曰非戰之罪也予於友諒亦
云倘友諒能乘機豹隱收召豪傑連東吳扼安慶吾不知
金陵兩大之間枝梧何策豈非天哉豈非天哉而乃洪都
蹶足江東鹽謀屢敗不悛亡其何待況有賢而不能用卒
使顏國諸人毅然決去郎陳張熊饒輩奚足取耶獨其以

捕魚兒跨有全漢規模粗立抗制國載梟心之騁推迅弗
屈龍戰之血至死猶腥友諒識足彌蘗者之英焉

史官傅維鱗 纂

記二 起兵諸國記二

吳張士誠記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鹽儈也小字九四與弟士德士義士
信並以販鹽為業士誠有膂力輕財好客寬洞寡言笑而
性激鷙遲發不肯化而鹽諸富積始多忽易之往往色侮
或負其直而弓兵丘義使氣尤窘辱士誠不能堪憤起與
諸弟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色侮者夏縱
火焚其居延數百家自度不免見汝穎兵起已二年官

府不能制士誠亦陰號召各場游手少年謀舉事爲至正
十三年癸巳正月也先是有王克柔亦泰州人謀不軌下
獄其黨李華甫將篡出之知府李齊招撫判泰州士誠密
與深結至是殺其故黨甚士誠憤殺華甫併其衆行至丁
溪爲大姓劉子仁所扼多被殺傷弟士義冒矢死士誠激
攻子仁破走之附者始衆五月陷泰州元命李齊招諭士
誠請降願受民職自效時參政趙璉發鎮泰州促士誠治
划船趨淮泗士誠心疑有變不肯發起伺間窘璉以歸璉
以身撞士誠罵不絶被害其僕楊兒護璉亦死進陷興化
結寨德勝湖他日元左丞相偰哲篤鎮高郵出齊守廳祉

湖士誠黨數人偽乘間呼噪入高郵掠傒哲篤驚及其屬倉皇走免及齊還城門閉士誠竟據高郵元苦不能制復赦其罪諭使至不得見還謬稱士誠已迎拜獨乞一名爵於是更遣照磨盛昭以萬戶告身撫士誠士誠拒不受拘昭舟中勒及戰元兵昭不奪殺之行省不得已復遣使往諭士誠曰須李府若來至則强齊伏跽齊曰吾膝如鐵士誠怒椎其膝腐割之元竟倶用兵章冀士誠有降意令集賢侍制烏馬兒往論錄事孫撝輔行撝及覆曉譬不悟拘撝軍中後從徙吳謀復高郵語洩被害樞密院都事石普者以國史院編修錄軍功陞都事詣行省陳策丞相達識

鐵睦爾與兵萬人夜銜枚直趨寶應士誠黨大驚潰乘勝斬首數百抵高郵三面攻普將中軍攻北而蒙古軍千騎突遮普前欲收先入功士誠引兵拒之千騎恇怯反走以是普兵亦被蹂多擠水普直入陣多殺傷遂與從兵三十人俱死之元始命淮南行省平章福壽往討之不果行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周建元天祐尋改承興曆日明時置官屬攻揚州不克陷盱眙泗州時右丞相脫脫以讒出督諸軍事聲討士誠士誠大敗以十餘人突圍走尤復高郵已脫脫竟以讒削爵去安置淮安副使哈喇憤曰丞相行我屬度不免即寧死丞相前因拔劍自剄死士誠

乘隙還擊之元兵敗走復據高郵是歲太祖渡江駐金陵下鎮江十六年丙申淮東大饑江陰人朱定與富民趙氏相仇殺爲盜渡江謁士誠求救因言平江饒富可以建國願以其黨內應士誠自念才力未足抗淮北又高郵多瘠顧不足守謀兼弱以自固弟士德智略可任于是遣督兵由通州二月抵平江元鎮將脫寅樊之不克其館客楊椿鼓变於胸罵不絶口而死妻王氏哭軍中求屍爲所執不屈周兵義不敢犯門人陳普亦罵賊死守臣貢師泰遁去士誠入城即承天寺爲府改平江曰隆平迎奉其母曹來自高郵服御皆天子制以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

立樞密弘文館所親信徐義徐志堅典親軍李伯昇典親軍事幕官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等爲叅軍用蕭昌顏爲學士尊禮之倪暮稍稍立與高郵隊分兵屑湖州府松江常州諸路立鎮海萬戶於大倉士誠名爲好士收元臣郭良弼董綬爲賓友亦東帛迎故員外郎楊乘於其家乘遺命其子鹵卓訖頗月甞慨然曰晚節如是是矣夜自經死張百戶者與其伍謀起兵不果見殺周人義其妻曰從我乎妻憤觸亦死詩陷杭州元丞相達識遁去左丞答納失里戰死州民黄仲起一家抗死元令初建營等暴敗乃招土官楊完者至有兵十萬自嘉興來擊士誠

敗之復其城達識還守杭州已而犯明宜興援將耿君用
戰死子炳文代領其衆太祖貽書比士誠隗囂士誠不悅
羈我使楊憲不遣遂以舟師攻鎭江徐達與戰龍潭破之
達承太祖命因急攻常州周遣士德盛兵來援達設三覆
以待與戰士德遇伏墜馬遂擒歸太祖爲色喜周乃奉書
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布萬疋及金銀諸物爲盟信太祖
責其開釁召兵之罪士誠不報於是命達兵三萬破常州
周計誘新附鄭僉院以七千人叛大又攻達常遇春等敗
達圍於牛塘擊敗之丁酉三月耿炳文劉成等下周長興
以炳文爲都元帥成副之時常州食盡守將呂珍宵遁以

湯和爲元帥守之周連寇長興反去別將張鑑等克周泰
興俞通海以舟師略馬蹟山矢中右目不動而常遇春拔
攻江陰總管王忽雷乘風雨沓擊奪泰望山江陰下擢兵
吳良分院判守之弟禎協守金陵界周唯長興與江陰未
與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而江陰枕大江姑蘇通舟楫
護于是士誠水陸侵軼之路絶未幾克馬馱沙江陰益固
取常熟士誠累敗氣懾而士德既被拘潛書士誠俾降元
爲助士誠乃使人詣行省達識請降詞多不遜陰賂楊完
者爲代請力達識不得已承制授士誠太尉弟士德淮南
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士誠雖奉元正朔錄數甲兵土

制如故戊戌周兵攻常州連攻常熟湯和廖永安逆拒大
敗之時楊完者恃功驕恣而苗軍貪殘不馴達識不能制
乃陰與士誠合兵圖完者完者窮自殺苗衆潰其部將蔣
英劉震等以餘衆三萬就桐廬乞降士誠乃益無忌遂脅
達識據元杭州以兵迫奪嘉興紹興并據之乘勢復寇常
州湯和等擊敗之先是徐達率邵榮等攻宜興久不下太
祖進諭宜興城小而堅西通太湖宜絶其饋道竟以是拔
之而廖永安分舟師狥太湖與呂珍戰不利爲所獲士誠
欲降之不屈拘囚之太祖以所獲周士三千人易永安士
誠不許請以永安易士德太祖亦不許命楊國興守宜興

國興屢破周師勞來安集民多來歸十九年己亥邵榮破
周兵於餘杭胡大海等取周諸暨改爲諸全州呂珍率衆
來攻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之珍窮蹙大海縱之歸以
示威信鄧愈略臨安大破周兵於閉林寨周侵嚴州李文
忠由碧溪塢迎戰大破之旋復寇江陰艨艟蔽江吳良以
計合擊之殺溺甚衆已而連寇建德宜興常州婺源嚴州
等處皆敗去于是太祖自將取紹興以爲國用守之國用
卒于軍周復遣兵陷紹興庚子陳友諒弑徐壽輝自稱帝
使使約士誠夾攻建康士誠觀望不敢進後侵諸全守將
袁實戰死總管楊泉張珙守長興逆戰呂珍被擒耿炳文

以勁兵合戰大破之而李文忠救諸全破周兵三溪獒其
營元徵糧于周别詔方國珍具舟海運咸不奉詔達識爲
往來游說得運糧一十一萬于燕京仍士誠臣元共參軍
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決臣言不漕貢思齊曰昔爲
賊令爲臣不可士誠大怒抵案仆地思齊遁去辛丑胡大
海攻紹興不克周守將呂珍有材略嘗以牛革囊兵濟以
襲我每戰令軍作歌高譟遂著保越錄以自詡久之李伯
昇將十萬寇長興勢銳甚耿炳文僅以七千人固守陳德
等援兵三路皆被劫潰去時太祖方下九江忌遣常遇春
還師東援走伯昇俘斬五千人二十一年壬寅故降苗一

日叛金華處州殺胡大海耿再成士誠疾乘間遣其弟士
信等重兵圍諸全李文忠先以僞榜緩其攻檄信州胡德
濟往援夾攻大敗之敵爭渡溺死無算時宋劉福通以宋
王韓林兒保安豐癸卯周呂珍率師二十萬攻之宋求援
于金陵援未至城陷福通見殺太祖親帥師三戰拔其城
並走左君弼院判謝再興守諸全嘗私貨杭州太祖使李
夢庚節制其軍再興內不安恚曰吾嫁女徐達乃不令我
知何異給配執夢庚以諸全叛降周寇東陽李文忠令嚴
備五指山而輕兵疾馳大敗之于義烏先鋒胡深曰諸全
浙東藩蔽失此衢處無以爲守請更築城五指岩下不旬

日城成乃以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是時太祖與友
諒會戰鄱陽忌遣徐達備士誠于建康士誠方幸無事爲
達識爲請王爵不得益憤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治官室
置官屬尊母曹氏爲太妃甲辰正月太祖即吳王位士誠
怨達識不爲用諷于右丞答蘭帖木兒等脅請之媒蘖達
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其短劫自陳老病幽之于嘉興
答蘭等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士信遂取符印竟自爲丞
相復脇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于紹興求寔受王爵普化
不從徙逼其印普化封其印庫中曰印斷頭不辱印從容
賦詩訣妻子仰藥死達識幽中聞之曰大夫且死吾何生

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于是遣士信連寇長興不
利已已復寇耿炳文每破之于城下吳兵自是不敢復窺
長興叛將謝再興以李伯昇帥師二十萬圍諸全之新城
預置州縣官爲爲必救計胡德濟挫其先鋒閉關嚴備李
文忠遣張彬走浦江爲聲援而大兵抵龍潭陳既變身督
其中堅敵爲披靡德濟亦自城中出合擊之走伯昇流血
膏野溪水盡赤至是始大服胡深築城之議初士誠用兵
恃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爲謀畫自執士德不食死椿以
讒出守淮安又襲殺之是後兵多寡敗更委政于士信士
信驕軍中常以婦人樂罷自隨日樗蒲蹴踘酣飲爲樂及

為丞相治郭東城所任士敬夫等三衆軍皆詣伎儉邪專
事蒙蔽太祖日彼沉湎忘機不一何待士誠所轄南至紹
興與方國珍界北有高郵通泰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于
濟寧太祖計先取淮東剪士誠羽翼然後專事浙西命徐
達等克海安壩泰州斬敗其援兵高與盛丹師薄海安駐
范蔡港日以逼明兵太祖知其詐遣諭達日敵舟真有攻
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欲分我兵勢使備水寨而疾走
陸寨擣吾之虛亦誘我兵深入若夫泰州遠首尾遙斷不
及救宜令遇春駐師海安廖永忠還鎮水寨大軍慎勿輕
動此月必克泰州如期泰州下分兵狗興化進高郵復命

同知馮勝以所部節制高郵軍而達還軍泰州再諭以將
重是時士誠攻宜興急達還援擊敗之復高郵吳又出數
百艘馬馱沙泝流窺江陰太祖命吳良嚴兵以待親督軍
援之往北至鎮以吳兵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
將伏江陰山麓翌日茂才追之于浮子門縱火大破之遂
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而進遇春爲高郵聲援宜興時
勝代圍高郵誤聽吳將俞忠詐殺我受降千人及達還并
兵勝憤甚鼓軍士一戰下高郵乃以遇春守泰州而達進
取淮安俘獲甚衆守將梅思祖以城降并獻所部泗州進
地悉平時濠已爲吳兵守攻克之而徐宿二州皆下進取安
豐江北之戰迄于成功皆出太祖遙畫其料事應機不爽
銖黍乃議平吳七月拜徐達大將軍常遇春副之率師二
十萬以行諭以勿肆擄掠勿妄殺戮勿發丘壟勿毀廬舍
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illegible]樵牧因榜士誠八罪其略
日惟茲姑蘇張士誠始私販而行身綠負固于海隅罪一
詐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罪二既襲浙西
兵不滿萬地不足千僭號改元罪三視窮彼執坐困楊苗
首尾畜縮旋復詐降罪四陽奉元朔陰擅假王達識見幽
左丞被害罪五擅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罪六挾印求封
丞相南臺一再烈死罪七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

邊民罪八因屏左右諭達日熊天瑞意快快此往必叛署
陽如副將軍計直擣姑蘇使彼走告士誠而吾師竟薄吳
興出不意于是達等出太湖連擊吳將尹義石清等破
之而天瑞果叛去疾以長鎗軍出奇擣吳興城下日吳參
政黃寶及元帥以下二百餘人吳乃遣李伯昇共城守閉
門不戰別遣呂珍及五太子等率兵六萬來援五太子士
誠養子梁虬也身短小英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善沒水珍
等出我師之後屯于舊館築五壘自固常遇春湯和等要
以奇兵由大全港復繞敵背絕其援路夸擊走潘元紹于
烏鎮士誠親率援師遇戰于皂林之野復大敗之會太風

雨遇春督划船數百突東阡口吳將徐志堅是時潘元祐
以赤龍船兵屯平望而別舟潛烏鎮援舊館遇春由別港
追襲之縱火平望屯貲仗一時盡遇春已下烏鎮諸寨乘
勝追至昇山盡破王晟六寨吳將戴茂及晟皆降復攻水
寨頹時故引數舟繞敵敵易之俯視而笑突數人躍其舟
大呼創擊敵皆潰走遇春與五太子戰不利薛顯衝舟互
擊盡敗其衆呂珍等不能當乃以舊館降得兵六萬城中
震恐李伯昇曰太尉待我厚我何忍背之抽刀欲自殺左
右抱持得不死與守將張天麒等皆出降先是李文忠別
將降吳桐廬遂掠富陽餘杭進兵杭州平章潘原明遣使

詣軍門納款執明叛將劉震蔣英等以降而左丞華雲龍
攻嘉興克之紹興亦下達乃引兵向姑蘇分門軍架木塔
與浮圖等築臺三層下瞰城中設襄陽礮以射之其風煽
人無不立死士誠窘欲懷寶玉蹈海去不可得開婁門遁
我軍指揮茅成中槊死閶益堅時太倉崑山及崇明嘉定
松江等路皆聞風下平江益蹙吳元年吳民錢鶴皋反上
海率鄉民持農器稱義師擁起三萬人逼殺知府荀玉珍
逼華亭知縣馮榮脅通判趙傚驅妻子十八人赴水死達
遣指揮葛俊討平之鶴皋伏誅仍上海知縣祝珽被執不
屈曰編氓敢爾不聞單騎入兜鍪營見渠帥祝奉使乎吾

不畏死也逃不敢逼乃合巨姓起兵復上海太祖以士誠
被圍久諭之以書憤不荅乃以精卒奔常遇春閶門營遇
春截北濠與搏士誠自出山塘爲援勢銳甚塘路狹苦進
退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獨稱君猛前前應聲揮刀狙擊
吳兵敗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
城益憤降將李伯昇使客說士誠曰公知興亡禍福之機
乎士誠曰不知也客曰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
垓下天下歸漢此天之爲也公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
萬圍之危于旦夕卒脫虎口孤軍奮擊雄據三吳地方千
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西楚之勢也誠于此時不忘

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
民練兵旅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
足下盍早言之客曰臣有言即安得公聞之乃者子弟親
信裘馬婦女酣歌爲樂軍旅盡韓白謀畫皆蕭曹傲然視
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
地不問臣何所進其忠計耶士誠曰吾亦甚恨奈何客曰
臣有奇策公不能從士誠曰死耳客曰死有益于國家利
子孫勸公死嗟徒自苦不見漢友諒之弑壽輝予奄有荆
楚帶甲百萬鄱陽之戰舉火燒江左天爲反風兵敗身死
何則天命有歸人無如何今外援俱絕抗此尺寸之地竊

恐勢極患連變從中起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以臣
愚計譬博者得諸他人而復失之于公無損順天之命自
求多福投戈開門幅巾待命亦不失萬戸侯詔書所云竇
融錢俶故事在此日矣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君且休吾
熟思之終憤莫能決于是復突胥門索戰鋒鋭甚遇春禦
之郤忽士信城樓大呼軍士疲矣鳴號歛入遇春乘勢奮
擊大敗之攻益急士信會食城上左右方進桃未及嘗砲
飛礮碎首死士誠益蹙蓋吳君臣嘗以寬得民故圍城日
久民不內變潘元紹方戰歸召諸妾謂曰吾太尉愛信受
國重寄脫有不宿若等宜何爲一最少叚氏跽請死輒入

室自縊六人亦相繼死濟陽張羽爲七姬權厝志表其烈
叛將熊天瑞猶教士誠作飛礮大軍多所中傷九月達破
葑門外城遇春亦下閶門新寨兵將唐傑周仁徐義潘元
紹等降城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將餘兵二三萬親率之
戰萬壽寺東街復敗毅降初士誠見勢窮謂妻劉氏我敗
死矣若自爲計劉曰哦妾死豈負君至是賂乳媪負其二
子逃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
火焚之亦遂自經死達遣李伯昇往諭意士誠方拒戶自
引伯昇急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絶復甦潘元紹
曉譬者數四終瞑目不答以舊盾舁出葑門至舟中不飲

食及龍江堅臥不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與語不答
及復謁不肯仰視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而言不恭賜弓絃
縊死年四十有七士誠兄弟驕佚闇于斷制權爲文吏所
竊築景賢之樓開弘文之館名士之至輒厚贈遺而舊將
多見疎失上下乖疑或奉遣當行輒病不應邀求滿意乃
出軍寡紀律褻以遊談宴博至喪師失地而歸往往不
問上下慢弛終以是敗先有謠云黃菜葉作齒頰一夜西
風來乾癟蓋當時用事者即前所稱三參軍至是卒敗果
如謠云凡獲官屬諸將轂以及流寓共二十五萬并元宗
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金陵而神保等送還元熊天瑞

伏誅莫天祐者猛有力人號爲莫老虎壬辰間結鄉民自
保及士誠陷常州不肯附攻之不勝後士誠受秩爲元太
尉乃就降以元僉樞寄院爲士誠守無錫至是亦以城降
士誠養子火眼張以通州降吳地悉平改平江路爲蘇州
府師還論功戒張氏逸樂不爲設宴諭諸降將當如吾濟
酒故勤苦相保毋爲故習永享爵位諸臣頓首受命
史官曰士誠眞小人哉擁豐沃之土席雄賈之資錦玉屠
驅妖麗奪日宴安蹈溺規進之謀坐困一區亦其宜矣[illegible]
者謂其勿夾擊龍江乘隙鄱役恭士誠要以金陵爲西[illegible]
不知太祖之持重先其剽疾者而自謂其守逾金鐵[illegible]

永憑猺驕古啓齒之遺而定聯浙閩之勢太祖確見其守
井蛙之智乏神龍之矯故緩而殄之耳然其兵力強壯瑪
戈鐵騎甲于一時觀夫弄元君臣擁楊完者如鼉潛淵良
非靡頰所以太祖不用開平直擣姑蘇之謀也後乃攻之
十閱月而始下不亦艱哉使士德不口吳之存亡未可知
不然獲一將太祖喜動顏色寧輕于蹴蘇臺乎既而昇出
葑門慷慨就死其于古之牽牲衔璧者異矣

夏明王真記

明玉珍一名旻珍以避諱更玉真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
尺目重瞳務信義爲鄉黨所服元至正十一年辛卯汝潁
兵起玉珍團鄉兵屯青山爲屯長又完徐壽輝僭號都漢
陽招玉珍授元帥隸將軍倪文俊部鎮沔陽與元左丞哈
林禿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傷人稱旻瞎子值歲饑乙未春
以兵將斗船上夔府至巫峽貿糧皆滿還時元行省右丞
相完者都鎮重慶行募兵義兵元帥楊漢帥所部五千人
歸之屯城外單騎入謁完者都心忌漢謬欵留飲且殺
之漢覺脫身走部兵下峽遇玉珍因言左丞哈林禿右丞
完者都互不相下可圖玉真猶豫未決萬戶戴勝等曰萬
困投林且公在沔陽爲民也今遠來貿糧亦爲民也若分
船爲二半以糧還沔留其半攻重慶事濟進窺蜀不濟歸
無害也果乘不備掩其城完者都夜遁果州獲哈林禿父
老迎入城禁侵掠市肆晏然四方降者相繼乃獻哈林禿
于漢陽天完進玉珍隴蜀省右丞相戊戌元者都自果州
來軍嘉定之大佛寺規復重慶玉珍使義弟明二改復姓
名萬勝者智勇過人擣嘉定相持半月玉珍躬率兵襲之
完者都及叅政趙資平章郎革歹等被獲皆死之世稱三
忠玉珍皆禮葬之先時道出瀘州部將劉澤民薦元進士

劉禎才可佐謀議玉珍躬訪和與講論玉珍喜曰吾得一
孔明矣邀與共議大事因署爲理問官己亥遣使貢于漢
陽時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庚子友諒弑壽輝自立玉珍
曰友諒文俊同事徐氏今若此予當討之先是友諒既殺
文俊玉珍遂據成都四川郡縣皆附乃令莫仁壽東守夔
關絕不與通立廟祀壽輝遣兵取元隴州收鞏昌分置守
戍自稱隴蜀王壬寅三月稱帝于成都國號大夏改元天
統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皇太子倣周制設六卿又置
翰林院承旨學士國子監等官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賦
稅十取其一開廷試賜董重璧等及第出身有差置雅樂

供郊祀之祭諸所裁定皆出劉禎手命司馬萬勝司徒鄒
興及芝麻李三道攻雲南萬勝獨深入元梁王孛羅遁走
金馬山勝入據其城索羅復集兵攻勝敗于關灘引還鄒
興克巴州乙巳更六卿爲中書省樞密院以戴壽萬勝爲
左右丞相遣江儼金陵通好獻良馬太祖貽以書戒征南
之多殺萬勝攻興元踰年下之丙午春玉珍卒三十有六
玉珍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子昇卽位纔十歲改元開
熙尊母彭氏爲皇太后與丞相共理國事其都察官張文
炳用事忌萬勝潛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太后旨殺之以劉
禎代爲丞相吳友仁痛萬勝功臣無罪死輒稱兵昇命戴

壽討之友仁曰且誅昭吾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
罪四月遣其學士虞某來聘金陵太祖命侍御史蔡哲報
之挾一史行圖其山川險易且求大木洪武二年乙酉太
祖既克元都關陝旋定夏聞之懼遣使來貢太祖答書引
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勉以善守之道十月遣湖廣平
章楊璟使蜀諭昇入朝昇牽于群議不決庚戌四月大將
軍達征元定西王保保還命傅友德爲前鋒李思齊左君
弼趙琦等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入沔州別遣金興旺張
隆由鳳翔連雲棧入合兵攻夏興元克之七月夏遣使獻
木而令吳友仁將兵二萬寇興元守將興旺等纔三千人

擊敗之明日復戰興旺面中一矢不退復敗之斬首數百
級友仁益決濠塡壍攻圍急城中發礮石中夏人多死會
大將軍得報還屯益門鎭遣傅將軍夜襲木槽關列炬斗
山友仁見之大驚乘夜遁去已而夏瞿塘將莫平章犯龍
州報與元之役守將陳聞出禦大破之辛亥正月太祖親
郊廟神祇告伐夏以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
德興德慶侯廖永忠左右副之率京衞荆湘舟師由瞿塘
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口前將軍濟寧侯顧時副之
率河南陝西等處步騎由秦隴趨成都楊璟與都督僉事
王簡率水陸師以從太祖諭和等曰天下大定惟蜀未平

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昔王全斌可以為
戒又諭傅友德蜀人聞吾伐西必悉瞿塘與金牛以拒我
師我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心腹自潰兵貴神速卿
等勉之命宋國公馮勝增修陝西城池衛國公鄧愈練兵
馬于襄陽給餉征蜀將士進取歸州　時明昇徙都重慶矣
遣左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助平章莫壽仁等
果悉銳守瞿塘扼三峽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引鐵鎖
為飛橋三平木版其上置砲石木竿　橋兩岸備禦甚固亦
果遣兵北守金牛　二月湯將軍取夔　能伏臨奪覃崖湯湯
關三月楊璟次夔州大溪口分兵赤甲山及白鹽山兩道

入而身與王簡等進攻瞿塘戰不利　征西將軍和日令失
勢仰攻實難不若俟秋後水落稍便　征口前將軍友德至
陝揚言出金牛謀青州果陽空虛階　文守備單遂提趙陳
倉選精銳五千間緣山谷晝夜兼行　大軍繼之直抵階州
大戰敗其守將平章丁世真擒其將　雙刀王等十八人世
真遁去遂下階州急進距文州北城　三十里世真斷白龍
江以絕營壘友德修橋以渡世真復　屯險五里關都督同
知汪興祖中飛石死友德怒奮擊破　之世真僅以數騎遁
去遂拔文州太祖以湯和等出師數　月無功復遣朱亮祖
益助友德進克略州狗下江油彰明　都督藍玉夜襲綿州

乘守將向大亨收綿州下五月兵至漢江不得渡即伐
中造船百餘艘船成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日月投江截
瞿塘將士見戴壽等聞階州破急帥　瞿塘精兵還援漢州
留老少守關兵未至而友德已逼漢州令曰援兵遠來勞
困大亨新敗眾洶洶一戰可克也果　敗戴壽兵拔漢州于
是壽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敗　之獲其卒三千馬三
百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穎時守漢　州自將擊古城又大
敗其眾擒斬二千餘人友仁入保寧　同守友德進兵成都
夏金州守將俞思忠等率官屬軍民　三千三百人來降捷
至京師先是征西將軍和克歸州烽　火山寨分遣南雄侯

趙庸宣寧侯曹良臣及周德興悉平　諸洞寨庸至中途移
太祖以和等逗遛失事賜詔促之曰　傅將軍自險深入克
諸州次于平州蜀已失險今俟水落　豈不誤機事前語不
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和猶未決及得　木牌瞿江乃與永嘉
進白鹽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　州分軍為前後康夏
守將鄒興出拒前軍既拔後軍為兩　翼傍擊之興敗明日
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甚眾辛卯永　忠進兵瞿塘遣壯士
數百舁小舟踰山嶺出其上流人持　乾糧帶水筒以濟渡
衣青蓑象草木色魚貫出巖石間夏　兵不覺也度其已至
乃盡銳出壘葉渡夜分兩道走水陸　營船頭皆裝鐵冊

羆而前黎明夏兵盡銳逆攻則已破其陣寨矣俄上流出
所舁舟揚旗鼓譟下夏兵出不意大駭下流舟師並進飛
橋鐵索須臾鎔斷夾擊大破之擄其將蔣達等八十餘人
斬首千餘級鄒興中火箭死飛天張等皆逃走永忠乃與
和分道並進約步騎舟師並會重慶己亥永忠進搗銅羅
峽夏主昇大懼右丞劉仁勸昇且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
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旦夕命何益況大軍入蜀勢
成破竹兵民皆膽落無鬭志拒守徒傷多命不如早降免
生靈于鋒鏑昇遂使使詣永忠營納款永忠須和至癸卯
和至兵駐朝天門昇乃面縛啣璧與其母及羣臣詣軍門

降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先是文州復爲夏丁世
眞所陷指揮朱顯忠曰豈有棄城朱僉事哉褁創血戰力
竭爲亂兵所殺友德以兵援之復走世眞七月圍成都壽
大亨等以象載甲士列陣以拒友德令弓矢火器衝之象
反走蹂夏兵夏兵多死會重慶捷至壽等知昇已降得家
報云家並完乃籍倉庫遣子納款次日詣友德軍門降
友德按兵入市肆不驚得士馬三萬分兵徇州縣之未附
者夏崇慶知州尹善清獨拒戰擊斬之判官王桂華率兵
民降友德善撫之而憐善清家旌其忠烈初保寧有韓氏
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
間既而歸被擄襍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王珍
兵略雲南還過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人皆異之號
眞女乙丑明昇等至京都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攷孟昶
入宋故事擬昇午門外進表待罪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
丹墀聽宣諭太祖曰昇與孟昶不同昶專制國政所爲多
僭昇幼弱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
昇及其官屬以公服朝授昇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
第于京師已而夏丁世眞猶率餘衆寇泰州閏五十日秦
指揮等堅守尋爲其帳下小校殺之以首來獻中書省奏
請行賞太祖曰殺本管不義何賞爲而夏與友仁尚據保

寧以抗友德和合兵共克之執友仁送京師蜀地悉平十
月班師諸將各上所佩印綬全蜀玉璽金章冠冕儀仗及
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總制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
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百八
十人馬騾驢一萬三千八百餘匹以吳友仁始寇漢中啟
兵端誅之餘發戍徐州太祖親爲文記功低昂諸將稱傅
第一廖次之頗時以下遞減而召和及楊璟朱亮祖趙庸
數其過賜汪興祖東勝侯明氏有後居南京世千戶
史官曰玉珍風情慷慨仁心義質旣擅強武終專天完宏
圖雅飾有足稱焉獲據險遠屏絕皆虐減賦禮賢文教彬

郁負川錮以爲固擅全蜀而稱制要亦偏安之令規蜀者
之高烈矣中道而殂惜哉開熙之歲昇幼無知委柄匪人
備禦失策果不出太祖廟算而猶能以母氏一言全生靈
于傾巢之下享爵遇于尋戈之後與漢沔之驅率餘燼歸
命王師者殊矣亘于其終不失祚胤也

方國珍記

方國珍後避仁祖諱改國真台之黃巖人也身長面黑
負膂力性頗沉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咸剛猂父伯奇爲
佃無所不狎侮恒嘆曰吾子必有興者無久若我儕佃戶
見田主拱侍如承官府伯奇益退縮至不自容里人笑
之國珍見伏柔日曰彼猶人何所上下乃言之如此伯奇
死兄弟僇力作家漸裕田主至其家行舊態久積聲色不
堪國珍怒作雞黍醉田主而殺之時同里蔡亂頭嘯聚海
上官兵逐捕多所株連國真有怨家陳氏訟與盜通國真
怒戕殺陳氏陳之屬訃天官來捕國珍方就食左手舉几
自蔽右手挺門關格殺捕者遂與兄弟及侄亞初諸鄰里
之懼逮及者成亡入海時至正八年戊子何月間得數千
人掠漕運執海道千戶弗聞詔行省參政朶兒只班總舟
師捕之躡福州五虎門國珍勢促且焚舟夫忽官舟內自
擾國珍反覆之執只班只班求脫願請于朝招降元主從
之授慶元定海尉國真雖受官無所任兵聚不解仍出沒
海上攻溫州不克焚掠去辛卯二月副元帥董搏霄以兵
敗之國珍走六月復聚衆攻黃巖百戶井宗戰死去攻溫
州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來討次慶元遣元帥泰不華以
大筏禦之乃引退于是孛羅期不華大閙洋會戰國珍誘

知之夜率健卒突鼓譟言兵不戰潰赴海死者過半執字
羅及郝萬戶四舟中使招安郝故出元主高麗奇皇后位
下請託公行二人倖得脫詭言于朝元主慮海道梗下不
華復招諭之壬辰春乃就不華降會江浙募舟師征徐州
國真以訛言驚懼復叛刦衆下海二月不華軍澄江遣義
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三百泛海門犯
馬鞍諸山不華誓衆曰此往克則諸君功不克死報國矣
國珍使其黨陳仲達僞受命比至仲達與語目動氣索不
華知其詐手劒斬之躍上船格殺五六人賊舉刃至不華
瞋目叱之衆披靡奪衆人刀復奮殺數人衆攢槊刺之洞

項不華死猶植立不仆事聞詔追封魏國公八月復攻台
州浙東元帥也忒迷失及福建元帥黑的兒合兵擊走之
國珍行金賂元執政甚勤癸巳三月乃命江浙左丞帖里
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復招諭之請授官時劉基
爲浙西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叛宜捕斬不可赦官之
是教反執政多受國珍賂駁基議謂基擅作威福羈之會
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兄國璋廣德路治中弟國瑛信州路
治中督遣之官終疑懼不赴擁舟千艘復據海道阻絶糧
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與慶元元帥納麟答剌會
兵討之皆敗元無如何復招安從其所欲以國珍爲海道

漕運萬戶國璋爲衢州路總管先是海上趙士正諸家起
義兵與方氏戰子弟多創死不獲沾一命而方氏累叛累
進秩功罪反人無以勸於是上下解體多甘心從亂而方
氏益橫國珍既受官不聽調時汝潁兵亂四方多故元益
羈縻不能問九月以兵突入台州路執元帥也忒知州趙
宜浩等據台州執進士潘省不屈使盜殺之于臨是月御
史喜山襲黃巖不克而道慶元路與台相接學錄王剛甫
巖正分守東門方氏憚不敢窺者久之乙未剛甫解去國
珍以舟師奄至元帥納麟不能禦開門納之國珍陽尊謁
納麟不犯沉慈谿令陳文昭永嘉丞達海鄉進士趙惟恒

于水寇昌國州爲達魯花赤高昌帖木兒所敗國珍憤復
益兵爲寇或諷高昌去高昌怒曰是我效節之日也城破
高昌力戰死乘勝陷餘姚州同知禿堅義責之葬構殺禿
堅斥地至上虞與張士誠接七月遣其將李德孫襲溫州
陷之以姪明善爲鎮撫屯兵千佛寺先是溫之岷岡王子
清者不附方氏被執磔之楠溪劉公寬積禦盜功官都事
憤于淸死率衆襲鎮海門入千佛寺明善脫走入城以居
十月元陞判邁里古思出兵曹娥江圖慶元敗還明年丙
申七月元經畧使李國鳳至溫辟明善爲判院明善脅留
之悉官其黨然後得去冬公寬勢蹙明善鶻陳珙善公寬

四計欽齊公寬而容觽其僕金與刺殺之取其首以獻婁
侯氏自經死明善以金與拔王斬以徇丁酉春大造海舟
或問曰舟已多何更造爲國珍曰備兵多至易浮海去人
見其但爲走計無大志豪傑多去之戊戌春黄巖章子善
好縱橫術往說國珍曰豎□無百年之運元數將終人皆
知之今所在分崩各思乘時以立功名公若奮臂一呼戰
艦泝江而上豪傑景從立可數十萬然後南北抗絶糧漕
粟而食之如是青徐閩廣遵海惟公所欲霸業可成國珍
日君言遠矣竟不能用从之元欲藉方氏以定姑蘇因授
國珍浙江行省參政兄國璋皆轉官國珍聞吳中富饒亦

欲自爲計率舟師五萬進擊崑山州周將史文炳呂珍統
十將軍禦之步騎夾岸爲壍國珍曰瀕海泥淖步騎互且
囂猝不得成列吾知其無能爲也自率壯士趨舟子橋奮
殺周兩將軍復戰周果步騎亂五將軍敗沒死者數千人
凡七戰皆捷然舟師竟不能登陸久相持士誠亦納欵于
元願奉正朔元令國珍罷兵還治慶元兼領温台全有三
郡之地遂以國璋國瑛居台明善居温留弟國珉自副十
二月太祖親率師下婺州遣主簿蔡元剛招諭國珍國珍
欲藉聲援觀變己亥三月乃遣使奉書幣盡以其地來獻
令次子關爲質太祖曰交質此衰世事今與心來歸吾推
誠相與如青天白日安用質爲尋復鏤珠玉于馬鞍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文武材賢所用錢穀布帛珍
玩非所好也郤之復上書願守郡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
金給軍費許之遣博士夏煜授國珍行省平章庚子正月
煜還言國珍方爲元其舟合士誠漕海入元都加官太尉
爵衢國公時太祖悉備漢未暇討也仍遣都事楊憲諭之
不省太祖既破友諒于龍江國珍懼遣人謝過壬寅苗兵
亂殺胡大海持其首奔國珍國珍不納進師合討國璋中
流矢死太祖遣人祭之更遣典籤劉辰過命國珍饋二壜
貽之辰郤不受國珍慚而退如元祭罕平定山東江南震

動太祖遣千戶王華挾三千金附國珍海舟至燕通好元
隨遣尚書張昶來訊俄而察罕死太祖兵威日盛國珍謀
昶以媚我甲辰九月明善攻土豪周宗道于平陽宗道告
來歸胡深以兵援敗之遂下瑞安明年六月復取樂清獲
其將吏釋戍常州丙午元以國珍爲浙江行省左丞相封
子弟皆改官初國珍約杭州下便納土入侍丁未吳元年
李文忠下杭州復據境自若太祖怒與書數其十二罪因
珍懼集羣黨議獨丘楠力勸歸命以保富貴不聽九月命
朱亮祖討之時士誠就縛吳平亮祖軍新昌遣將嚴德破
平關嶺至天台守臣湯盤以城降尋敗國瑛于台州亮祖

建寧城下國瑛走入城狥下仙居諸縣十月追國瑛于黄
巖守將哈兒魯以城降國瑛復走海上太祖命湯和爲征
南將軍吳楨副之合討國珍于慶元十一月亮祖進攻溫
州破明善太平寨至城下明善使人城守而已先遁克溫
州獲其員外郎劉本善分兵狥瑞安守將俞仙迎降追襲
明善于樂清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湯和兵至紹興渡曹
娥江上虞餘姚皆降進兵圍慶元國珍乘海舟先遁府判
徐善等率其屬出降定海慈谿等縣皆下太祖再命廖永
忠益兵助湯和合討國瑛遣其子文信詣朱亮祖納款時
國珍欲揚帆遠去風輒不利窘甚遂遣郎中陳永奉書湯

和求降又遣其次子關更名明完納省院諸司印章降表
略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于人
無所不容臣荷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絕于天
地切念臣本庸才處于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
念曩者陛下[illegible]電掣至于婺州臣愚以爲天命有在遣
子入侍于時固知陛下有今日矣日月中天幸依末造而
陛下開誠布公賜以手書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之
間與中吳角立皆陛下之賜也逮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
書謂朝定杭越暮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老病交攻頗成
昏昧兄弟子侄輩志慮不齊致煩陛下興問罪之師方懷
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到溫台令臣計無所出雖使再
三顧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封府庫閉城郭以俟王師
之至然猶未免爲泛海計者昔孝子于其親也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今臣之事適與相類雖然臣一介草莽安敢自
絕于天地故每欲向稱待罪闕庭復恐陛下萬一震怒天
下後世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不累天地
之大德哉臣謹昧死奉表俟嚴誅太祖覽之嘆曰孰謂方
氏無人是可以活國珍矣賜書原宥國珍旣降得舟楫器
械以萬計昌國州守臣亦來降改慶元路爲明州府後改
爲寧波府徙其官屬劉庸等于濠州明完二郡水手數萬

人請沿海築城備倭從之明年正月太祖即皇帝位國珍
入見賜第居京中與李思齊同食行省左丞祿以其子禮
爲指揮僉事明完爲鎮撫侄明謙亦指揮僉事洪武七年
國珍卒年五十有六初海邊有山不生草木名楊嶼諺曰
楊嶼青出海精無何欝然國珍生兄弟俱不知書時佐其
謀議者劉仁本張本仁鄭永思丘楠葉楠永嘉人頗廉慎
餘皆由州縣胥吏進用貪賄營私無深慮遠略子侄分治
二郡刑政租賦率任意爲輕重子明善居溫頗循法度而
國璋國瑛居台惟以買田造舟殖貨爲富家計及降悉佐
皆杖死惟赦楠仕爲韶州府知府

史官曰初國珍之發難黃巖也元祚正衰四海英雄雖穎
政隳鞏中原未至蕩析國珍非有乘釁伺隙之便輒誅殺
諸衆凌風卷霧於江海之陬不可謂非雲雷之壯烈焉叱
咤數年始多控弦劬騎之衆是亡元者國珍也元卽啖以
爵祿詎能繫虎兕而令俯耳哉使戀章予善之論天下事
未可知也乃終不建號稱王卒歸命眞主國珍之識量有
過人者曲觀吳楚俱烟消灰滅而獨樂天年保富貴子孫
安享厚祿于太祖迅霆之下非沉勇知幾而能若是乎說
者咎其不夾擊江陰于質子之日取公侯分誥券果爾則
前安得岸然豪宕于浙左者幾二十年後亦與傅李諸公
同受慘苦矣

世家一

開國王公世家一

史官論曰余讀史記功臣年表其言幽厲之世尚有唐虞
諸侯而漢封功臣至太初百年間見侯惟五未嘗不嘆畫
主之德衰而開國承家之貽謀不古若也夫君臣相保自
古難之惟有禮者能安惟有德者可久子犯隨重耳十九
年遠反國臨河而奔曰臣執羈紲以從君于四方臣之罪
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馬超歸蜀至與昭烈相爾汝關
烈左右欲殺之乃大會示之以禮超驚曰吾乃今知所以
亡夫間關握手之時君臣之分未定禮未嚴也或斬袂射
袪以指昔日之讐或載塊鞭隸以濟一時之急當時以為
德事過思之以為辱而武夫悍士又無學以養其心氣忿
怒至勢或忘之釁生間作恩猶狎焉先軫之唾亞夫之快
快所為不能以禮終也至夫功德在人十世勿替君嘆其
誠民懷其政所息之樹猶不忍伐故燕齊之祀與周並存
君前無武子之德後有欒黶之惡或陰謀為道家所忌嘗
殺為數奇所兆庭堅且忽不祀况庸庸者乎此謂不能以
德終也然弓烏之恨烏喙之悲抑其君實甚焉君子觀于

明之公侯始未嘗不星羅棊置而後乃凌夷衰微也能葆其家者蓋亦無幾豈若無十有之仁臣鮮萬不之慎歟僉錄其功德最著者爲開國世家而不以享國之久暫爲重輕得十人焉列於篇

中山王徐達世家

徐達字天德鳳陽人生農家少有大志好武事達爲人長身高顴赤色沉毅剛央其儕伍咸推憚之元至正癸巳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太祖爲其部帥用事達仗劍往從之一見語合收置麾下嘗從略定遠張家堡得其兵三千人已又從襲橫澗山寨得兵二萬人時達年二十二矣所委使必効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畧進太祖大悅曰此國器也日覘其動靜語默多不萃援鎮撫俾位諸宿將上拳從破元兵於滁州澗再從取和陽拒戮其援師皆有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鬪太祖乃馳單騎往解之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太祖始得還而子興棊飲德崖酒縱之返達亦得脫會滁陽王死太祖爲大帥達益重從下命逼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拒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斷其別諸軍前薄蠻子海牙軍大破之從渡江拔采石搗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從而達獨參預密謀進止遂從破諭之將陳埜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太祖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頓首請死乃救之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一鼓而下走苗帥楊完

者修平章定定號令明肅城中偃然不知兵達自是專大
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
誘我降將陳保二以叛遂發舟師自常州來逼達禦之敗
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於太祖曰賊窘矣可破
而有也太祖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二薄常州而
壘士誠之弟平章士德引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德
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
選鐵騎偽總管王均用將之乃衝士德兵既交均用鐵
騎橫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殺
鹵以萬計送士德于建康太祖曰得是可以無周百士誠

不以易也進圍常州不克太祖乃故奪達以下一官而身
書達曰虐降失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
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
萬而新附長興卒七千人從其帥叛降周達乃殺圍合四
營兵爲二以相救佯示弱狀周兵而攻達遂縱兵大戰而
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大破之凡七月而常州下達別將
輕兵取馬馱沙以爲靖江縣進攻寧國破走其將謝國璽
寧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下太祖以大兵臨之仲英降
得士卒十餘萬人馬二千匹復以輕兵徇宜興縣別道下
常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以復與平章邵榮圍

宜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口絕宜興下時太祖以重兵屯
婺處將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
池州復追據樅陽水寨數往來窺伺太祖念不及援而患
達其將選精卒襲破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艨
艟數百遂復池州旋聞太祖大悅謂徐達何以紓我內顧
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亡何太祖取無爲州達
以兵自無爲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管于青
村窮追至潛山復破斬陳友諒之部參政于潛山分守之
達還鎮池州而太祖諜知陳友諒且略地命僉樞密院常
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重覆於九華山

之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策選卒萬人伏九
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而城中兵鏖
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敵
也不殺爲後害達不可以狀聞太祖報使者天下戰方始
毋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阬其十之九上
不懌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一將之故也
達自是專爲大將矣陳友諒既陷太平遂盛兵壓建康太
祖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
追之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獲其黑旗軍復太
平遂取安慶尋從太祖取江州陳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

屯漢江之沌口遇汚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反大帥鄧愈走達以沌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擒泰送建康達移兵圍廬州癸卯友諒以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之數百重太祖亦悉師遡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蕩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船而還軍威振既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尚盛帆檣後先不見際太祖憂之謂左右曰不利柰彼乘勝何既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堠示以鎮靜若不知有外兵者而

太祖已破誅友諒矣師還即吳王位置中書左右相國正一品時猶仍元故尚右達爲左相國拜日太祖召而論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息緩爲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論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从歷患難則慮周今者紀綱法度粗若有緒顧其間或未盡善諸公宜執正論爲更張毋使有既往之悔於是達與右相國李善長相與孜孜推明之獮畫一焉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君弼走安豐遂取廬州獲其驍將張焕以君弼妻子送建康進兵下安豐君弼走汴梁既而率兵徇漢地之在荊湘湖南北者兵至荊州友諒守將姜珏降遣參政傅友德攻夷陵歸州守將楊以德楊興先後降抵潭州守西易華降辰州守將周文貴不降破之文貴走徇寶慶守將唐隆如文貴破之降走湖湘平召還大會師建康乃命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討周先淮東郡邑首克泰州得其將九十兵五千遂取興化降其敗將李清會周師犯宜興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達率中軍精卒渡江走宜興破擒周兵三千餘宜興圍解國勝中高郵守將詭納降使使入殺之皆見殺太祖怒撻國勝而趣達移兵會攻克之俘其將帥千餘人卒稱是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兵於馬騾港獲卒三千舟百艘遂進薄

其城守將梅思祖降得兵萬餘馬千五百匹糧四萬石元將樞密同知陸聚舉徐宿二州以歸時安豐復爲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忻都左君弼元將竹貞來援大破之獲其兵四千馬千匹復破大相擴廓帖木兒于徐州俘斬萬計淮南北悉平丙午太祖與諸將議平吳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強饒蓄積請緩之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諸大將李伯昇輩積子女玉帛日久人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恭威德以大兵壓之當自潰太祖大悅曰子吾身也以左相國達爲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舸於龍江進達等諭以

毋擄掠毋殺僇毋發丘壠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
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母葬閶門之外墟毋擾而勿收
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搗平江太祖曰不然賊分其衆駐
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
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周右丞張天
騏參政黃寶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
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黃寶敗走遇春搤之而獲
其從卒多死天麟等餒遂退其司徒李伯昇潛兵以入達
復敗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暹僉樞密呂珍以
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達遣遇春等爲十壘隔之復

敗丞潘元紹兵士誠自以兵來援達逆賊大破之獲其
戴元帥及甲首三千士誠志復破其同僉徐志堅獲之擄
甲卒二千復破潘元紹之赤龍船於平望擄其軍資甲仗
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子及朱暹呂珍降盡得其
全師六萬以徇左丞張天騏等降李伯珍亦降吳興下遂
下吳江州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
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葑門分兵營
婁胥閶盤諸門設攻具最雄密尋使使之建康請事太祖
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沉毅有謀端重
且武用能遏絕亂略消弭羣雄今慰期來請事事取稟命

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
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松江降尋爲其豪錢鶴皐
乘間殺攝守以叛衆至三萬人達遣兵討平之誅鶴皐平
江城堅難卒拔而莫天祐時爲士誠守無錫相唇齒其將
楊茂善泅數從水中消息達邀得釋而厚賞之以爲間使
往來因盡得城中虛實士誠迫乃自出兵戰復大敗之士
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而其弟丞相士信張幕城
上踞銀椅進秋桃未及嘗而飛礮碎其首士誠氣奪攻益
急凡十閱月達謀知城中困乃厲士鼓而破葑門入檻士
誠送建康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

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
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饔互市如故竊相告
日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班師獻俘於
戟門封信國公賜緋帛改官儀尚左爲右相國尋改相國
爲丞相達爲右丞相仁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擣元都
執辱王以臨天下太祖曰此哉向昔所畫下平江策也吾
欲先取山東撤其外蔽旅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
天下形勢入掌握不待鏖收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
中九原以逃關隴可席捲有也達曰上策之善太祖顧曰
兵法以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卿其識之於是達爲征口大

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禡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今諸將非不武關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嫺將體無如大將軍且曰臨大敵則遇春領前鋒馮宗異分左右擊之薛顯傅友德皆勇畧冠軍可當一面達專主中軍此行必自山東始爲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我虛彼實則避之我實彼虛則擊之吾聞將者三將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大將軍以下皆敬諸大將軍至淮會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請降既而叛襲走我使臣徐唐等達怒急攻下沂州僇宣與其叛黨

十餘人太祖勞大將軍達賜書曰大將軍即何獨獨益都則必率兵扼黃河斷其援即不獨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吾不從中制也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蹈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前後得將卒萬二千糧二十餘萬石移兵下東平藉其兵民五萬進次安山獲右丞杜天祐等糧艘百五十餘逼濟南走其大帥陳平章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敗元少保也速兵追奔八十餘里擒其大將籍山東城邑俘獲

軍實之數上之時太祖已即大位立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丞相公少傅如故尋詔所以推揚勳略甚至至比之太公鄧禹云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竹昌皆走之守將國公李克彝所克彝謂君弼公在廬散與南師角君何我悉麾下授公能一决乎君弼昨吾門是未易當也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避落及走矣克彝乃驅兵民夜開北門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入其城遂縣中滌進略洛陽抵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逆拒洛水之北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麾兵乘之南風驟發

塵起呼聲動天地元兵潰追奔五十餘里俘斬無算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以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潁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徇嵩州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遂西克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丞相擴廓帖木兒遂徇虢州毛葫蘆諸寨致其兵自猛擴廓來報聘以白金文馬爲饋受馬反金遂其使建康太祖聞達等平河南乃幸汴梁以待之居十日達自軍謁行在太祖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亡身國爾亡家斯之謂歟河朔士民忍倒懸以待將軍宜以時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

頓首謝既退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據
廓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
俱餽奪達竄元都一奔中孤豚耳誰與爲犄掎者臣不佞
仗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臣不難走元王塞外臣有
厚望使得窮跡之不爲異日憂太祖曰元世祖乘氣運而
王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斷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
疆圉防其侵軼可也慎勿焚掠元之宗戚皆善待之達遂
拜命行次河陰副將軍遇春來會仍移頓陳橋太祖晝陣
圖以賜諭益都徐州濟寧諸裨將悉集達復入汴梁辭已
分兵徇河北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至衛輝攻之平章

龍二走彰德追之至彰德龍二復走遂併取彰德等取廣
平大將軍達駐臨清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
時濬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
蘆滄州擣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
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獲士馬無算遂進抵
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
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諸軍入通州夜三鼓元君
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寶逃北去踰五日
達進師塡濠入登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
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樸賽因不花右丞張
康伯御史中丞滿亶等數以泰職無狀且不先納款僇之
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樁帑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
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欸吏士一切安堵市不易肆
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顯參政友德平章
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邏隘口立燕山六衛孫興祖
總之以固北平楊璟鎮撫以舟師守直沽提閘詔達與遇春
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遂下河間下眞定而右副將
軍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傾
右丞顯參政友德以鐵騎爲先鋒略平定州而北擴廓帖
木兒兵方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搗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

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鎮
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
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擴廓還軍
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以勁敵戰
危道也□不解達斥堠問營壘可掩而取也達善之而會
擴廓部將豁鼻馬者來納降且請爲內應乃選精騎銜枚
夜襲之擴廓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待卒聞警倉皇不
知所爲跳一足乘驏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達欲
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兵乘勝之
大同擴廓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徼破賀宗哲於

西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河州舟山西悉平遂渡河鄜
城守將迎降克同州留兵戍之趣鹿臺時奉元爲都省而
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
兵以衛奉元而思道等聞達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
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申
約束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束而下故都將秦民大悅以奉
元爲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
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
洮請先繇幽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不
然思道自守□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

湟西控羌戎地富而人衆以大兵蹙之思齊不走絕徼則
有束手降耳思齊降全陝皆我有矣遂使策度隴克秦州
走其將呂德張義至鞏昌總帥汪靈真保平章梁子中喬
昌等降遂遣馮將軍以天策羽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
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以兵攻靖寧走知院杜伯卜哈度
六盤山襲走元豫王盡獲其部落輜重使使諭慶陽思道
懼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逃之寧夏遇擴廓帖木
兒爲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
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兵來者豈其捕誅我乃佯
爲蒲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之顯被傷走達怒甚既日以
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俞通源略其西都督顧
時略其北參政安德略其東都督陳德略其南慶陽援路
絕達進逼西門矢石雨下不爲動良臣出兵盪塵壯士推
敗之悉捕斬其伏聽及請援者已復微其兵出採汲者悉
獲之良臣懼登城請降不聽復遣兵擊破擴廓之救者韓
札兒閉城急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師良臣父子投於井
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人陝西悉平詔達還京師第
功宴諸功臣以達爲首稱其功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
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白金
五百兩文帛五十表裏且大論封而會擴廓帖木兒覘達

還遂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我援師殺指揮使於光時
左副將軍遇春卒上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
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
取擴廓左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王達受命
即日行遂至定西擴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
峪隔深溝而壘數日交擴廓發精兵千人繇間道從東山
下潛刼東南壘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
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
達械之送京師而斬其部下趙指揮數人以徇徐衆皆股
栗明日達乃整兵奪溝而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毋不

香前角者軍聲振野遂大破之川北亂塚獲其鄭王濟王
開國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
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槖駝贏驢
牛羊以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道阻黃河得
浮木以渡遂趨寧夏奔和林徙濟械至京太祖釋之而以
書諭達謂將軍自劾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懷其之徒
悲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得
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既已破
平擴廓乃使鄧將軍因兵威脅降西番而自攻興元復取
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元嗣王之嫡孫后妃僚

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詔振旅還京既至太
祖爲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
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誥及鐵券免三死子免二
死仍世世不絕賚文綺是歲辭判省事右丞汪廣洋代之
明年復佩大將軍印鎮北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軍
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者給月
糜爲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
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十二月受詔還京師
十餘日太祖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而

賜之交趾弓五十彤弓十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
賜之弓矢達等謝太祖若汪意者可歸而相謂天下甫息
肩得無又有大興乎甫旬日太祖御武樓與討邊事曰擴
廓游魂尚出沒奈何達乃請曰臣願發兵扼墜子可度兵幾
何曰十萬足矣太祖曰吾予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
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
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焉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
敗其游騎於野馬川復敗擴廓於賴河擴廓遁與賀宗哲
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輕思易慮驟與之戰不利
死者萬餘人達固壘以收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口亦不

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它口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
出塞至口溫雖少利而道遠乏水其後軍亦爲口所掩失
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當獨征西
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攻口盡收其子以私匿畜
駝故賞不行而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鎮北
平口悍希復犯十四年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入寇達仍以
大將軍出征右將軍友德輕騎襲灰山克之盡獲其部落
人畜以歸復鎮北平歲行盡所俘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
宴見帷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皆從容謂徐兄功
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與

之邸張沃以酒醉而舁之被舁臥正寢醒窘大驚趣俯伏
階下叩首呼死罪上益悅命有司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
令天下後世毋忘爾達長女得尚燕王王太祖愛子也國
於北平故達歸將印之不踰月輒復之鎮時北口漸衰弱
畏達威名不復敢犯邊達亦戒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馬
謹烽燧而已毋得輕徼外功啓釁故終達之鎮北平十餘
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燕王有三子皆達女出親為王男
與天子姦葉而見必執臣禮不少聞王以是心念之又得
其用兵法所練士皆選後從王大率多南侵之士左丞相
胡維庸儉而貪以達元勛貴重欲附以內好達惡之不答

則賂達閽者福壽使為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時
時綏頹為上言惟庸不可過任後惟庸敗太祖以是益重
達十七年自北平疽發背小愈上使達子允恭視之賜璽
書諭令九奏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臻此
且召之歸疾甚太祖延致天下名醫為調劑復禱于山
川社稷城隍之神願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
與之同往稍愈上屢遣中使候消息起居狀達召諸醫曰
若等急去稍進若等誅矣諸醫不知所為皆遁逃去一日
上賜食食已薨上果索諸醫諸醫已去久矣年五十四太
祖既奔達喪撫屍而慟詩輟朝愴然謂群臣大將軍為朕

股肱心膂僇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勲遽者
太陰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悲夫盡心國家為社
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之但著其勳烈宜於金
石永垂不朽耳贈達中山王謚武寧追封其三代皆中山
王而手書其混一區宇奠安神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女
毋所愛財寶毋所取忠志無疵光昭日月惟大將軍一人
而已自達薨太祖所授大將軍印獨宋國公勝京國公藍
玉而穎國公友德三人其受賑亦數然上恩遇咸不如達
諸所錫勵惟稱中山王或中山開平二王而燕王郎位為
太宗舉中山王以勵諸將軍者不一達應精而言簡令出

不二諸將奉之若神明且善撫循其下同甘苦士不飽不
就食不營止不就幄傷病者躬慰問給醫藥死者哭而櫬
櫬之得壯士與諜諷不殺以恩結其意皆樂為用所平二
大都三會省望郡應邑以百數無敢有擾民者歸朝上謁
印單車垂橐以還邸舍生平無聲酒伎騰之好親禮儒生
與談經術古事雍容如也始太祖郊祀後郎建功臣廟於
雞籠山圖達戰功與太廟配享位皆第一達有子女各四
人曰輝祖曰添福曰增壽曰膺緒添福早卒膺緒初為尚
寶卿遷大同中衛指揮僉事再遷中軍都督僉事奉朝請
太宗朝輝祖增壽皆前卒而膺緒以元舅見寵仁宗祕拜

府緒子景珩中軍都督僉事景瑄金吾前衛指揮僉事贈
孫爲指揮功絶其二女皆爲王妃輝祖在忠節傳後益死
仁孝皇后弗敢請嗣至十八年而上念達功大且以故后
恩俾其子欽襲爵盡還其誥券歲祿賜田明年來朝不待
命辭上猶恨之後削爵徙鳳陽仁宗即位欽復來朝詔復
故爵壽卒子顯宗嗣嗣二十三年而卒無子弟承宗嗣晟
領軍府提督南京守備加太子太傅矜嚴有威練達政體
嗣十六年而卒子俌嗣凡再任南京守備持重善爲容夾
加太子太傅嗣五十二年而卒贈太傅孫鵬舉嗣鵬舉之
生也俌夢宋岳鄂王飛入其室故以字名爲人溫厚長者

凡三領軍府督守備加太子太保晩節嬖其妾奏立爲夫
人欲以其子邦寧稱嫡會有所格不得立立其庶長子邦
瑞鵬舉嗣公凡五十二年卒邦瑞嗣督守備尋以病辭自
顯宗嗣而太祖孝陵在留都者以懿戚世世奉祀文皇殯
郎位以一中山王其後因之增壽在好回傳太宗贈增壽
爲武陽侯再追封定國公俾子景昌嗣歲祿二千五百石
久之領軍府嗣凡三十五年而卒子顯忠嗣十二年卒子
永寧幼又七年而嗣疾失心子少祿罷朝請病二十六年
卒子光祚嗣久之領軍府以東宮舊恩超進太傅旋以豐
脩武睿二朝實錄成累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凡四十五年

卒子延德嗣領軍府四十餘年卒子文璧嗣領軍府加太
保太子太傅嘉靖中詔裁恩澤世封而魏定二公皆自以
功弗奪有言定公功不稱者卒弗奪也天下僅五公達子
孫居二焉萬曆中子弘基嗣弘光敗走被擒

史官曰太祖之取天下討勍下建康再與楚角貨振甲乘
鉞而其它十七皆達力也達之兼靖仁武沈毅英勝郎古
名世之佐曷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
處君臣之際微矣厥後兩都二公先表後裔寵冠羣辟允
宜然椒房得而弗以宗功是未免令人撫遺篇而憤然也
諸武畧皆與太祖合獨其窮追元君之論太祖似不及達

然達所論者天下之勢太祖所存者故君之懷卒使五年
之三路二十年之金山三十一年之捕魚海勞心瘁力而
達之智計又出恒常萬萬矣其子忠佞不同令人感慨與
焉惠瓞千古若出一轍悲夫

開平王常遇春世家

常遇春字伯仁濠之定遠人世業農遇春長身白皙有膂力猿臂善射元末羣盜起蹦江淮間而盜魁劉聚者得遇春而識之使爲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爲聚所愛重而遇春察其急擄掠毋遠圖心輕之屬太祖駐兵和州乙未乃偕其私卒數十人來歸臥道旁夢神人金甲擁盾呼曰起起而公來而太祖騎從至驚寤前伏謁太祖與俱居兩月無所見自請爲先鋒上曰爾饑來歸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流曰劉聚盜耳無能爲儻得効犬馬之力於知者雖死猶生猶弗許曰能相從渡江乎異

太平而後臣我未晚也既渡江抵釆石磯元兵置陣於磯上舟相去者三丈餘矢刃蝟集諸將相顧莫敢登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刃躍而進敵以戈刺遂捉接敵戈登磯如飛鳥敵皆披靡大兵乘之遂敗其衆乃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總管上既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釆石斷滁和音問上使遇春多張疑兵分其應而自帥正兵搗之陳既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舟舟分爲三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不復扼江而和北通矣丙申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

鎭江後爲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周兵合反圍達遇春以師援表裏擊破之擒其梟將張將軍遂進統軍大元帥丁酉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尋從徐達下寧國分兵取馬馱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從上取婺州攻下衢州降其院判張斌得卒萬餘人進僉樞密院事移兵攻杭州久之用益兵來援累戰後少不利召還京師尋從徐達守池州大破漢衆語具中山王世家已而漢友諒大寇薄都城之龍灣上設伏大破之遇春功復最上追友諒于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欽辛丑進行省參知政事復從上覺友諒于安慶捷

取江州還督龍灣師周將李伯昇圍長興援兵遇之敗走興圍急上乃遣遇春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拔營去俘斬其後軍五千餘人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舊稱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上飲而刼之事覺就縶上猶詔諸將吾欲宥榮死以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直前曰人臣以反名寧可宥臣誼不與之共生上乃遣榮酒流涕而僇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癸卯周將呂珍圍宋劉福通于安豐上救之師至而珍巳破城殺劉福通矣其兵勢盛連營水陸爲戰守

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援其中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
中壘軍阻塹不得去則殊死鬬遇春以精騎横突其脅凡
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俘獲士馬無算進逼安豐元
將左君弼自廬州來救徐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移薄廬
州且下而漢友諒傾其國兵號五十萬來爭南昌圍之數
百重凡三月餘而上趣達遇春解廬州之師以應遇漢兵
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敗其前鋒焚敵舟敵不退而漢太
尉張定邉犯上舟舟適膠淺事迫遇春奮救從傍射定邉
中之稍解引去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力戰以脫明日
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

友貴等皆焚死連戰三日漢兵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
亦略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
言上悟乃移舟扼江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
漢友諒中流矢死俘斬無算班師策勳以遇春及廖永忠
俞通海爲首賜士田金帛甲辰太祖即吳王位復從上討
漢陳理於武昌闓市令其丞相張必先將驍騎自岳來援
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破擒之陳理窘開門出降進遇春中
書平章政事尋從徐達取廬州始別將兵略定臨江之沙
坑麻十洞牛皮等寨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
還取安陸襄陽丙午復從徐達克泰州繼克高郵徇淮安

徐宿安豐悉下之廷議平吳遇春奮袂曰臣聞逐梟者必
覆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吾便一戰姑蘇何煩他兵上曰
吾意剪其羽翼先吳興遇春張目執前議上曰攻吳興不
克失利姑蘇閉軍政矣命仍副大將軍達而行舟師出太
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取湖州之毘山與吳兵水路勁鬬
敵大潰遂薄其城遷軍戰于高背與脾睨將其右丞相張
天騏出三路迎戰衛者誤亂日忠兵遇春拔劍漫罵曰兩
軍相擄卜吉哉奮攻其南拔之士戰乃擒境內兵來援築
壘舊館壁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繇大全港入營東阡邦
壓其背絕吳餉道突划船數百擒吳將徐志堅于東阡吳

王弟士信急抽精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復破其援兵
赤龍船於烏鎮再戰士信逃追至昇山舊館之卒降者六
萬而湖州亦下進圍平江遇春破閶門凡八閱月縛吳王
士誠以歸特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
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上念遇春功
大欲尊貴之而令居右徐達已爲右相國不能復置相
乃以遇春爲平章軍國重事賦秩與相國等復議北征遇
春有所獻策語且徐達世家遇春之議平吳亦如是大較
欲輕兵直搗其心腹肢節當自瓦解上持重不之用也而
心服其勇乃命遇春爲征口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

二十五萬上親禡旗於龍江諭諸將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不慮其不能戰慮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謝詔既行太祖即皇帝位冊立皇太子以遇春領太子少保遂與大將軍畧定山東諸郡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乘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前騎大呼入盡殺二十騎敵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上爲幸汴梁至之二日而遇春馳入謁上勞之曰將軍與大將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甚鉅勞且倍矣遇春頓首曰主

元之民服上威德耳臣等祗奉成算效驅馳固大幸也上悅三日辭去與大將軍畧定河北進逼元大都元主北走遂取之移兵徇太原元太傅河南王擴廓帖木兒自保安還師來援其鋒鋭甚遇春與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敵鋒鋭勿與正央恐多殺傷不如夜刼之彼必有走而潰耳達曰善而擴廓果潰走入同太原下改遇春爲左副將軍君右將軍馮宗異上出塞取大同轉徇河東西度關下奉元路遂與宗異合而西逼鳳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衆奔臨洮鳳翔下會元兵相也達以兵逼州至白河召遇春東馳故元都部署將士以浙江行省平

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收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徼大興歸卒復大敗之擒元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貨寶稱是師還次柳河川遇疾卒年僅四十上爲震悼喪車至龍江親出奠哭之爲文致其功且詳始命有司制聞大臣計用宋太宗爲韓王趙普舉哀禮擇葬鍾山之陰明糙匆靈凡九十皆官給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而

奔塟特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復推恩王三代皆賜誥時猶襲元故明年論功賜金幣與大將軍等而封子茂爲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予誥劵俾享廟庭與祠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遇春爲人沈鷙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皆樂爲之用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長於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趾則不敢爽毫髮大將軍推敬愛之終始無少間及秉鉞專征又能節制將校所向克捷惟性稍嗜殺而洁以此不能比大將軍然稱名將者必曰徐常云上

亦均重之曉節每舉以屬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子三茂昇森茂弱冠封鄭國公貴驕不練事上亦知之故不復使將封十七年從潁國公馮勝北征納哈出茂念諸從侯位其下皆得有偏裨任而已獨不得偏裨任邑邑不樂多不奉勝約束而勝兒子畜之數加責誚茂恒慢辭應會納哈出請降詣右副將軍藍玉營讓酒與衣未央納哈出悔欲出而茂直前搏之納哈出走茂復斫之傷部卒頗驚潰勝因得修患上書增飾其狀以爲茂激變詔郎軍械茂至京而茂亦列上勝貪淫不法事上乃收勝大將軍印削茂爵安置廣西之龍州然猶念遇春功

別封次子昇爲開國公茂至流所而龍州守某者土舞道貼堅慕茂家世以愛女請之而與他土舞爭爲所發茂閔之伏毒死或云龍州守賊之他所實不死上爲窮索茂且大發兵繼之而卒不得茂蹤跡次昇在忠節傳子繼祖繼祖子寧寧子復弘治中錄六王後得拜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紹剛紹卒子經嗣經卒子鳳嗣鳳卒子玄振嗣嘉靖中繼絕世封續進侯號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光祿大夫勳柱國歲祿千石卒子文濟卒子徽緒嗣

史官曰太祖以神武定區夏其臣咸莫及然至于達與遇春則心儀焉遇春甫成大業天不假年而榮休弗與宣太祖之悲思之也考其智勇不出達下而心每遜之暨至貴匹勳齊每受命出副亦不生異同卒所至樹偉烈皆謹恭自然天性也世所傳遇春有殊勇夫喑嗚跳盪百夫敵耳彼豈知其所優者耶子昇忠節嬌嬌始所謂龍種不羣歟

史官傅維鱗　纂

世家一　開國王公世家二

岐陽王李文忠世家

李文忠字思本泗之盱眙人父曰隴西恭獻王貞母曰曹國公主太祖之長姊也貞農家子無他長獨有醇謹而公主歸之生文忠小字保兒甫十二而公主薨時淮南北盜起父貞攜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甲午間上起兵滁陽間關往投至則相抱而哭皇子幼上多畜童稚子材勇者子之得文忠更喜使冒國姓而從從文正列愛書外傳

問習兵法上嘗攜所著撰傳示模僚曰郎以文忠應太平對策吾家鄉士材頗無賴此時雖然要當於馬上習之丁酉年十九俾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破元完陳友諒驍勇冠諸軍隨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諸縣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于淳安萬年街復敗苗軍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夥文忠謂軍士多飽飫而溢夜獨起潛殺所獲婦女而焚其輜重明日諭軍中曰公等且力戰耳吾當為公等更作家衆皆奉法遂前襲破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尋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超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壁未固而周

師來爭挾苗獠水陸數萬人奄至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破之剽所馘懸槎放之中流因譟其水軍亦夜遁去已亥進克諸暨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義門鄭氏避居山谷扶寧其家會苗帥楊完者為士誠所殺其將秦不花蔣英等以三萬餘人赴款文忠善撫之故用兵于碧溪塢又敗之胥口遣將克汾水陞同僉行樞密院事辛丑援廣信擒漢將李明道王溥以漢建昌降代參政胡大海分省事金華任亢故降苗蔣英等反金華賊殺大海文忠疾以兵馳赴蘭溪賊南走金華定而降苗李信之等亦反處州耿再成遇害文忠令屯兵縉雲遏其侵軼處州亦旋定進浙江

行省左丞總嚴衢信處各衛軍而周士誠乘間以兵十萬困謝再興于諸全文忠顧嚴卒寡且急桐廬衛不足援精撤信州胡德濟使東而詭流榜義烏之古樸嶺曰平章邵榮兵五萬定處州還右丞徐達亦五萬出徽州尅日會諸全壁周將呂珍果驚諜退營五里德濟曰賊虛可什也夜半蓐食開門突金鼓敵陣亂追擊大敗之爭渡溺死無算癸卯再興以諸全叛引周師寇東陽文忠既壘堵五指山而身以精兵日馳百六十里大敗之于義烏是時文忠處兩反側間又嚴巨敵數殊戰拔繁難而繕甲練兵示以鎮靜屹不動太祖無東顧憂既失諸全用胡深議築城五指

山下號新城爲固守吳司徒李伯昇以兵十六萬圍城不
克去乙巳復悉兵號二十萬來攻而別將遡釣臺撓嚴州
文忠既分遣兩路出江浦爲聲援而舟師遏釣臺先鋒謝
佑遇伏敗衆懼文忠意氣舒詳身率朱亮祖等赴援新城
去十里壁龍潭議者謂賊勢盛不敵盍小避其鋒俟大軍
至而後合擊之文忠曰俟大軍至城爲彼有矣兵無以形
震苟一頓不可復矣更約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囂我寡
而整何彼之虞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吾曹也
勉之不如令視軍法天方重霧忽開朗詭下令此時出當
吉衆咸奮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

賊陣斷其中堅賊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殺數人縱橫搏擊
所向草靡賊駭而亂相蹂躪軍畫各呼噪霆迅無不一當
百賊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餘人委乘鎧仗芻
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免上召文忠歸宴勞彌日賜
名馬金幣甚厚進右丞丙午統水陸師取吳江浙下桐廬
新城富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之叛將謝再興之五子降
杭帥平章潘原明使其員外方奬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
交而遽納款得無姑爲緩師計乎奬謝曰今王師所過秋
毫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何敢緩文忠見其誠引
之臥內與飲而授之約束明日原明如師帥封府庫奉圖

籍執叛將蔣英等出降乃以女樂導文忠入文忠麾却之
遂入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殊死一卒下借
民釜立磔以徇自是中外皆安堵如故就加榮祿大夫行
省平章政事還李姓請減杭州田租增額從之戊申太祖
即皇帝位封文忠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上念姊已久
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時每有征行輒命守宮省
文忠既父子當腹心寄親重無與比尋討平閩之叛寇還
爲偏將軍從開平王遇春北伐由遵化度鹿兒嶺進薄上
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語具開平王世家開平王
卒於軍文忠代將部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

次太原慶陽已下而元東攻大同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
宜援大同或以爲未奉明詔文忠按劍叱曰大將專閫外
事抗令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平章劉
帖木進次白陽門擒四大王時天雨雪引數騎入覘山伏
而前軍已去元兵五十里而營文忠驚遽令移前五里阻
水自固元將脫列伯乘夜率衆來劫壁堅不可動質明元
兵益大至文忠計以二營委□俾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
疲更出精兵爲左右翼躬前鋒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乘勝逐北擒脫列伯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論功賜金幣當
大將軍之半明年庚戌進征□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

北伐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進師察罕腦兒擒其平章
祝貞敗太尉蠻子平章沙不兒朶兒只八剌進次開平獲
平章上都罕諜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其
秋雅文忠喜兼程進大破其侯騎猝圍應昌明日拔之元
王走獲其子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將
吏等駝馬牛羊無算并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
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
道興州擒江唐二國公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
又降楊思祖兵民萬六千餘人表平沙漠班師上大悅為
御奉天門受羣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為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
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誥券世襲尋領都督府事
辛亥鎮撫成都還復以左副將軍又從大將軍北伐出東
路師由和林進可林至哈剌莽來□先遣文忠曰千里襲
人若負重遲而露不得戰乃留輜重驢駒河而人持二十
日糧兼程進至土剌河元太師哈剌張蠻子遣其妻子北
去悉衆渡河而嚴騎以待兵接文忠方戰乘馬中流矢返
走則棄馬短兵步擁從者劉義以身前突為衛指揮李榮
脫所乘馬乘文忠而奮奪敵馬乘之左右文忠得馳麾兵
殊死戰□敗北至驢海□來益衆文忠乃據險示弱以畜
□散牛羊於野多張火為疑兵□果惑稍引去得解歸失
牧道乏水喝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出可兒麻思野忽所乘
馬砲地地陷坎泉隨涌出士馬賴以俱濟人以為神文忠
軍是役名為全軍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
路者竟敗賞故不行癸丑復與大將軍行邊屯朔州擒元
太尉伯顏不花明年總兵北伐駐代縣分遣將分道出捕
□至三不剌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
院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木兒又破其寧
漷州斬其宗王朶朶失理皆擄人口畜物以歸至鄜州追
斬魯王□益遠避邊竟無事矣丁巳還師鳳陽己未理軍

洮河岷鞏置衛所召還與李善長同知中書省大都督府
御史臺事又詔命大事皆取裁二公尋中書省革命文忠
特參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又兼領國子監事文忠與達
皆折節延儒生講說經義文忠尤號文采嘗以門下客言
勸上少誅戮毋太盛宦官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胡惟庸
之死或謂曾通日本上欲與師海外文忠又諫上曰此儒
生家言安得出汝口乃盡殺其客以是忤旨病悸不治上
幸其第撫之癸亥三月暴卒年四十六贈岐陽謚武靖侑
享太廟父貞初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文忠卒亦贈隴
西王謚恭獻文忠雅識沈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踔厲駿發

遇大敵膽氣益壯好學飭行釋兵家君侚侚若儒者嘗師
金華范祖幹胡翰明性理之學有三子景隆增枝芳英景
隆襲爵上親制誥文有云姊子景隆非智非誠幾累社稷
蓋深疑之故不待其死景隆小字九江在奸回傳中永樂
末以凍餒死芳英早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聽自便
又數傳而其玄孫璿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嗣卒
子性嗣嘉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勳號階祿同懷遠侯
卒無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數領營府兼漕事卒子言
恭嗣卒子邦鎮嗣卒子弘濟嗣

史官曰文忠不數秉麾鉞爲大將將輒有功敦詩說禮有

儒者風斯所以肺腑歟太祖起民間屢更爽健兒之子獨
文正姊之子獨文忠而文正不善居勳父子廢徙太祖恤
之不絕其國使剖圭載冕式是南邦與明祚並而臨淮之
嗣侯則太祖遺意哉景隆驕橫罷極而僭踰不檢文忠幾
不血食僨之敗忠也如此夫

寧河王鄧愈世家

鄧愈字伯顏泗州虹人父順興有三子長友隆仲郎愈愈
生而有大志及長貌魁岸勇力絕人元末羣盜起江淮間
順興從鄉里少年入臨濠自保與元兵拒戰死友隆代之
病死愈復代之是時年僅十六衆順少愈既出戰則先登
陷陣無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以首予敵
會太祖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
從渡江而南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兵
來侵槃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
獲也先蠻子海牙走從下建康畧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

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德州元謝元帥以長鎗軍逼州城
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管武世榮馘甲首千移鎮
宣州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徽州下之元
苗軍元帥楊完者以十萬衆來爭愈與大海勵將卒分道
迎戰大破之擄其大校百五十八人楊元帥走婺源之禪
帥江同來降愈率兵進逼其城破殺其守將鐵木兒不花
獲級三千餘得兵如之尋遣萬戶朱國寶徇高河壘下之
遂踰昱嶺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帥余子貞獲馬百匹
追奔至淳安復大破之獲戰艦三十卒三千遂克建德以
爲嚴州進同僉行樞密院事已亥領兵畧臨安敗周師于

閼林破元將茜陽之兵於烏龍嶺進僉書行樞密院事與于饒州下愈入守之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省參政僉院如故兼總各翼軍馬愈乃廣佈威德撫納降附左丞吳宏等皆自拔歸以兵取浮梁走其參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敗蕭總管之衆獲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圖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已歸上因其使取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强乃遣人詐獻地將以緩我愈詗得之卽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出不意單騎走之傍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號令嚴明

農市不易民爭獻酒食溫詞慰勞若之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改江西行省參政鎭之而命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勍不欲降迫胡廷瑞意怏怏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下而廷瑞旣從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趣新城門舉礮破之而入愈時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之乃得脫奪撫州門而出奔還建康

以情歸於上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洪都走祝宗執康泰於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副之明年癸卯漢友諒圍洪都號六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爲要衝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太祖以大兵來援大破其兵圍始解友諒敗死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定青等二萬人於永豐擒叛新淦從開平王遇春蕩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諸山寨圍贛州降熊天瑞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平還討饒巢臣于吉安兵或不律行掠判官潘樞入謁曰將軍奉揚天威而民不自保非仁人弔伐意愈大驚謝罪戢兵士撫慰百姓進行省左丞[illegible]

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與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鎭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荊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劾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國珍愈領臺事上書言便宜特見嘉納將軍經略中原愈以征戍將軍略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隨州守相左丞王誠降覆淇山之老馬劉寨斬獲其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太祖卽皇帝位立東宮愈兼太子右諭德以征口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

悉覆其衆別將招諭河州土番大猷何鎖南普花兒只等請降其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天子封爵旋大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予鐵券子孫世襲九年以征南將軍討澧州等處溪洞蠻獠悉平之十年西番諸部爲梗刼剽烏思藏貢使輜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往討之分兵爲三道深入覆其巢窮追之崑崙斬首捕口以萬計鹵馬牛羊十餘萬捷聞上悅使使召還中道得疾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上聞計哭之慟輟朝三日嘆曰愈事朕二十年歷鎮八州有功無過喪車至三山門親臨奠行營視

塋地以故塋監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塋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諡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得封西平侯愈爲人沈毅詳敏其事上最恭願有所委不憚危苦功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上心重之前後委寄親舊莫敢望焉有五子長鉉襲改國中亦數將兵從大將軍卒年二十三無子弟銘爲錦衣衛指揮僉事有子源嘗後鎮而天永樂中子挺停襲挺子炳弘治初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繼坤嗣嘉靖初繼絶世封宣遠侯勳嫡階祿視懷遠侯卒子祖錫嗣卒世楨嗣卒紹烜嗣卒子奕降闖

史官曰愈風槩亢朗懷青嶔嵌號稱絶力以敢戰推敵名

亡幾而建勳方面勞勤汗馬當其棄淇都拱手而東若族矣而闔門與六十萬爭衡挪何勇也偕爵上公盟申帶礪天年中折不獲饗耆臥綠沉而抛金鎖之服惜哉或謂太祖末功臣鮮克令終以天爲卒是不然以愈之忠靖盡瘁未必與不善居功者羅弓藏之條也予過襄陽幾三百年人尚多道術公云

東甌王湯和世家
湯和字鼎臣濠人與上同里閈少孤卓越有奇志嘗從羣
兒嬉輒勒習部伍身爲帥擇一椎者爲敵分壘而角之必
勝乃已見者異之及長身長七尺餘多力工騎射饒智畧
滁陽王之據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仗劍從之遂隸麾
下每出戰盪必當鋒還則殿後自百夫長從取九灣再從
攻定遠覆其師進千戸而是時太祖以王埒寄肺腑請於
王得和共事從取洪山寨得其兵八百再進長萬夫復從
下滁州爲管軍總管復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太祖等
夷驕莫肯下而和長上三歲獨恭謹執部曲禮上甚悅之

及上總兵和陽奉檄未上坐和爲推尊輒下拜衆皆下拜
上由是益尊元將陳也先來寇和州和敗却其衆從上渡
江下采石定太平所部獲馬三百卒千人陳也先復寇太
平和擊其水軍戰酣流矢中和左臂不爲撓卒勝之尋與
徐達鄧愈自東門出軍轉戰至城北衝其中堅大破之遂
擒也先以獻別將下溧水丙申從平建業復與徐達取鎮
江進統軍大元帥守之畧定金壇覆窩莊戌轉同僉樞密
院事從取常州守之與吳境接時和頗好飲有酒過嘗請
事太祖不獲允頗惱而怨醉中謂其下曰吾鎮常州如據
坐台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之有言於上上隱不

發和醒大愧悔悉力拒吳師凡再破其軍獲戰艦及馬以
千計癸卯從中山王大破吳兵於錫山俘其梟將獲甲首
五百又逐其將莫天祐走之擄其妻還拜中書左丞與中
山王分省而治復同開平王併長興圍大破吳丞相士信
軍超拜平章政事乙巳討平江西巨盜姚大臍遂西取永
新州俘其左丞周安等籍其士馬歸於京師還出守常州
尋援常州之戍於師丙午從伐吳進畧太湖降其舊館轉
戰湖州降守帥張右丞復次吳江州遂薄姑蘇閼之吳平
上召見戟門論功賜帛九有副戊申太祖即大位始建御
史臺爲左御史大夫立東宮爲太子左諭德時方國珍猶

據溫台慶元三郡反覆未果下和以兵覺之走國珍海島
進逼之悉俘其衆以降遂移兵取福州時陳友定猶爲元
守建寧城險兵勁和以征南將軍率諸將攻下擒友定以
歸邑上幸汴梁同宋國公勝取懷慶澤路晋絳諸郡復從
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趣鳳翔越六盤山秦隴皆爲
平明年復從中山王大破元丞相擴廓帖木兒於定西遂
定寧夏追□於察罕腦兒擄其猛將虎陳九月大封賞功
臣與衛公鄧愈俱爲御史大夫而和君左且年位久在其
上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
祿大夫柱國歲祿千五百石上始露其守常州時醉中語

和惟頓首謝過而已明年爲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自夔陵入峽攻夏發兵扼險不得進永忠趣之復不央而征口副將軍頴川侯友德自秦隴深入取漢中永忠乃决計先入破其扼險之師長驅抵重慶和始繼之夏主明昇以重慶降而友德亦定成都蜀平天子推功友德永忠受上賞責數和姑予之彩帛八洪武五年以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於斷頭山敗績失徽侯一人久之進濠州爲中都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善長於其地建宮闕分置曹署以久勞於外數賜璽書慰勞尋甓通州之外郭徙鎮彰德甓其城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

而堅忍多智數又能與太師善長相抵梧故時委以繕理之任輒効且念其爲里幹長者十年乃封爲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信國公議軍國重事加祿至三千石與誥劵明年與曹國公李文忠練卒於中都西巡至河州釐完其城郭營舍又明年從中山王北伐覆灰山營獲其平章刺里哥樞密副使九通十三年巡四川永寧之塘濠訓練其士馬久之五開山猺亂和以兵討之內斬三萬餘時中山岐陽二王皆已物故上念天下承平無事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議其意從容爲上言臣老矣不敢稱畫錦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骸骨上大悅立賜寶鈔五萬錠治第於中都尋悉爲諸功臣魏鄂曹宋頴京諸國公徽侯成治第皆極宏壯既而倭寇海邊故方國珍從子鳴謙請沿海遍置衛所宿兵太祖謂和曰日本蕞爾數侵盜不欲與爭第固封守卿雖老强爲朕一行於是使和與鳴謙偕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五十有九盡發州縣錢糧及沒入罪人貲物給用工匠往往逃望丁壯多入民家鍬其墻垠堵序之不及諸碓磑作城基民謠曰京國巨倉公卒耶浪墻除碓磑公城掘壘客啓曰民謠矣和曰吾聞城違算者不近其任大事者不細謹若以國之無備及于戈鋋蔓草延竄下蟲豸生井臼安所得

碓磑乎後有議者老夫能手碎之及城成稽軍次定考將立賞令四民取一丁爲兵戍之和竣事而新第成率妻子陛辭賚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幣四十有副又賚其夫人胡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幣三十有副夫婦皆賜璽書褒諭其又明年魏曹等六公還鄉賜皆如信公而夫人不與焉自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京師朝必有宴賚及道里費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上愈愛之且安之其後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上聞郎奉其第撫視慨嘆良久遣還里命其女爲王妃歸寧侍疾小間上使其子前軍都

督僉事鼎迎至都俾以安車入內殿與酬宴而出賚金帛
御膳法酒相屬歲後復大朝疾劇不能與上復令以安車
入內手摩撫其體與敘里閈舊及艱難勞勤和不能對稽
首而已上爲之雪涕出藏鏹付有司爲營塋地明年卒年
七十追封東甌王諡襄武和沉毅質直入聞國論一語不
洩臨敵果敢或談古兵法笑曰無爲在臨機智謀耳家畜
妾媵百餘暮年悉資遣之賞賜多惠鄉里加恤故舊精于
相地凡省郡州縣多所改正正德中浙江御史英上言和
沿海守備精密倭迄不敢犯請立廟定海縣詔從之海上
父老往往指烽戍頌信公不衰有五子其四先和卒長追

封世子而少子鼐積功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開蠻黃
卒於軍有孫十一人而弟及嗣六世孫紹宗孝宗朝錄功
臣後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封靈璧侯凡
三歲卒子佑賢嗣卒子世隆嗣領漕事者十餘年以勞加
少保太子太保卒子之誥嗣卒子國祚嗣
史官曰和早託肺腑風規謙抑和陽下拜之日其意固已
遠矣然而搴旗無幾殊烈寥寥後復一逗撓一不利叱譴
酒語至煩廷訓而終爵上公駢蕃之錫浮諸勛舊豈亦以
綰角布衣之契故重耶爛功宿將或以爆獲罪或緣疑變
戮而和獨顯融令終美哉乞骸一語甚之矣夫以耕侯勃
之定策有社稷勳而煩人主詔乃怏怏之國彼其君臣俱
失之也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和之謂歟其海上烽
戍蓮民賴靖鯨鯢焉和功臣可劃滅哉

黔寧王沐英世家

沐英鳳陽之定遠人父早亡育于毋八歲毋復亡上行兵路見之歸馬皇后收而子之遂失父毋名氏撫軍中太祖嘗稱是兒長吾世界輸也童時厚重如成人及長溫爽有姿槩機穎過人初與李岐陽俱冒國姓賜名文英差次皇從子文正年十八從上征伐入侍帷幄晝夜勤勵日無廷覗上心罷之用為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君四歲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軍政修飭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延平擒陳友定有功歸上一日問之曰朱文英汝誰子耶對曰臣陛下子屢詰之對如前上笑曰汝朕八歲時養子耳

為逃狀英感泣曰沐陛下毋后聖恩如天地上郎其言賜姓沐更名曰英出鎮建寧節制邵武延平三年擢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為階宮英特愛上心膂托佐李岐陽為政益精明九年命乘傳巡陝西諸路布上恩惠事有不便者輒更置後聞且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充征西副將軍從寧河王愈征西番西渡黃河略烏思藏擢兵至於崑崙轉戰數千里俘士卒以萬計駝馬牛羊十倍之師還而寧河王道卒英代將其衆還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世券又明年拜征西將

軍窮追西番降元萬戶迄失迦及三樞密副使曰舒朶兒曰只都曰烏都兒卒二萬餘雜二十餘萬平朶甘納兒七站地數千里還鎮關中十三年復率所部薄和林轉畧亦集乃渡黃河營賀蘭伏聽者得守虜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衛中堅大破之獲元大師國公脫火赤知院愛足覆其全部還仍鎮關中明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寨擒國公卒渡臚朐河獲知院李宣等還京丁何以征南右副將軍同穎川侯友德永昌侯藍玉討元孽梁王於雲南辰元出羅鬼孫蹦普定普安循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襲畢節擊可渡河皆下之元梁王棄

匝剌瓦兒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士十萬阻曲靖來拒英語友德請得以曲靖為先聲兼程疾掩之適大霧軍盡壁白石江敵始知之驚則陽整衆若將渡者敵悉銳拒欲渡軍而別出奇兵潛從上游造出敵陣後約舉山谷皆應更他設旗幟為疑兵達里麻盡驚潰後軍應已渡軍水上陣亂英發[illegible]數百人衆俱當先既渡益勇敵退致里肆擊之勁戰自旦至晡蹀血蹴蕩穎川永昌二侯更多縱鐵騎橫貫兩壘之敵大潰生縛達里麻僵屍百里相籍直抵雲南悉收其金寶子女分徇諸郡皆下梁王棄雲南走以死將大理猶為元守英與永昌侯攻之其帥以世擄龍尾

關爲固英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質明塵騎亂流至關礮矽先登關破伏兵從後夾擊擒段世拔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不浹月雲南郡邑悉平分省列衛戍簡置守令勸課農桑復與潁川侯分道平東川烏蠻寇而粟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師馮誠等告急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詔英留鎮雲南而召潁川永昌二侯還潁川侯進封公英自如英鎮之三歲而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二十八年宣慰思倫發聚其衆號三十萬叛麓川英所部止卒三萬拒之甫對壘使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壓而挑之賊以萬衆乘二十象

來戰誠一戰殺數百人獲一象而返英喜曰賊不足平也明日賊悉衆擁百象來攻象皆被甲負戰樓周若欄楯爲藏挾大竹爲筒於兩傍筒置短鎗十餘以飛刺英分卒爲三隊命都督誠爲前鋒都督寗正將左都指揮湯昭將右各以火炮神機鎗弩裔前更番進而身立馬上督戰敵有背刺者健鬪左隊小却英令馳取隊將首來隊將急奮貫敵軍諸隊皆踴躍躡敵呼聲振天地象反走英以大軍乘之賊遂大潰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皆被矢如蝟以死賊帥刁斯郎等皆伏殪象背犁蠻震讋稽顙奉貢不敢復爲梗明年復平東川破走叛首阿資召還

入朝賜宴於奉天殿賚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綵幣百襲鈔五千錠陛辭上撫其肩曰乃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英歸鎮復大破阿資衆走之使使以兵威折諭入百國并諸酋有重譯貢者二十五年懿文皇太子薨英故嘗侍東宮有恩誼聞之哭嘔血一日方坐堂皇理事忽中風卒訃聞上慟哭輟朝命葬都門外追封黔寧王謚昭靖王其三代王好禮士撫卒校有恩節日陳不肯嘗頌數讀大學衍義而悅之手不釋通鑑綱目論事輒引爲據擇民秀及土官之子弟皆令入學肄業風以禮義平居無所嗜獨有馬癖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吾大將當與之卧起譬無

驪友何以爲樂有五子春晟昂杲昕　春字景泰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勍嘗父出征累功掌禁旅十八年例試後軍都督上曰是兒不比他侯家得賞授錄四烈山奏釋數百人往勤那海於蔚州白其搆逆非真亦釋數百人從宋公出沙漠降哈納出嗣侯鎮雲南討降羅維法東瞿能平弄山諸□二十七年遣平越嶲賈哈刺王瀾浪衛鎮之獲叛阿資於赤窩越州羌刁拜捌負固討平之久之麓川刁幹孟逐思倫發爲宣慰春以八千人破誅刁幹孟歸思倫發加前將軍總川貴雲南兵二十一年卒謚惠襄無子弟晟嗣晟字景茂少凝重端慤寡言笑慍喜不形於色而資穎

敏讀書强記太祖甚重之甫冠郎授後軍都督僉事亡何
進左都督嗣侯郎代為雲南大帥時岷王之國雲南嘗與
晟交惡上貽書於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嘗別
僘晟然卒以王它故徙國楚獨晟自如及建文帝出走太
宗疑匿晟所使使詗察久之無狀時麓川宣慰使不能制
其下諸蠻逐之而擅其地晟部大兵討平之分其地為孟
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干涯潞江涌甸大侯者
樂五長官司而歲徵其貢賦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
所以控之蠻遂帖息久之八百國之長使其擴帥以蠻衆
來犯晟發兵使別將逆擊之而自椅其後至蒙自蠻退走

追獲其帥歸賜璽書侑以金幣永樂四年安南黎季犛殺
其君陳日焜以其子蒼更胡查自稱為帝國號大虞紀年
號蒼戕我使者擁水陸師號七百萬天子討之詔朱能為
征夷大將軍晟為右副將軍合二十五將軍率雲南諸衛
所士漢兵八十萬繇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前鋒奉
猛烈柵華關臨賊散走造舟以濟師分遣所部擄濱洮寺
沙兒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將軍新
城侯輔兵合破多邦城栅纔拔其東西二都及盤灘因枚
檮江仙侶等賊悉蕩平之胡奃及其父僞上皇季犛狼狽
棄其衆獨携家屬及左右心腹遁逃晟等窮追至日南州

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凱旋入朝
論功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封
右柱國封黔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誥券玉
帶金銀寶鈔既大宴上御製詩褒美之再宴於便殿還鎮
雲南亡何胡查之孽簡定作亂反化州稱日南王命晟爲
征夷將軍討之戰於生厥江不利簡定遂自稱上皇立從
子季擴為大越皇帝改元興慶詔英國公輔以征□副將
軍率兵合而破之獲定等檻送京師伏誅召英國還而季
擴等尚未平矯命改元重光晟連戰不郎下於是輔復出
與晟並進獲季擴等送京師晟亦受賞白金三十斤寶鈔

三萬錠綵幣三十有副尋擒富州叛□降之仁宗即位召
還宴勞賜金幣加太傅還鎮宣德元年再反晟會安遠侯
柳升戰死晟敗廷臣劾晟失律宜降削上特馳章示之並
統勅麓川思任發反侵略騰衝南甸詔諭之降不從晟[illegible]
都督方政等為前鋒而大軍繼其後破平景罕等寨斬首
三千餘級獲象二十餘政恃勇以輕騎前搏賊敗績死而
瘴癘不能進晟退師金齒詔還鎮晟內慚懼至楚雄自[illegible]
卒詔官為治葬賜祭追封定遠王謚忠敬晟應變非所長
其戰數不利而天子以絕遠且世將籍而隱焉南方攝服
晟父子威信莊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土官所具威儀

出郭迎逆盟而後啓之曰此令旨也歲時奉獻不絶歲久
子前後置圖墅田業三百六十五日日食其一可以周歲
珍寶金貝克牣庫藏敵天府後庭曳羅綺者恆數百人從
使閹奴亦可數十百而善事中貴多通遺賂故不絶然能
簡制其下是以人安之晟有子斌尙幼嗣公不能將其軍
於是晟弟昂以都督同知佩印代鎭後討麓川不利合定
西伯蔣貴等兵始平之昂後遷爲左都督賜金幣加等卒
贈定西伯謚武襄斌嗣公十一年屢建撫定功卒贈太傅
謚榮康子琮幼不克嗣從兄璘以才舉爲右都督代鎭卒
弟瓚爲都督同知後代鎭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

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爲鎭守尋甸廣西土官互賊殺[illegible]
命乃擒其倡亂者銓流官治之撫孟密討叛□師五萬且
等平之累賜勅褒獎加太子太傅工詞賦馭下寬簡得[illegible]
嗣公凡三十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同知瓚之孫都指揮
誠之子崑嗣朝議以崑爲西平侯後當從侯爵而守臣[illegible]
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爲所[illegible][illegible]
十四歲而拜公爵尋以征南將軍鎭守發兵平龜山竹箐
蠻論定孟養孟密之爭寨者又合川貴兵平米魯亂再論
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亂□那代三賜璽書獎諭再增歲
祿百石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謚莊襄子

紹勳嗣公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卒父子皆加
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韋皆甫襲而殤朝輔之弟朝弼
當嗣虐其嫂且鋤之不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許久之始
得襲佩印鎭守其淫惡益甚且嫚拒上命詔削其爵以子
昌祚嗣且代鎭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於南京之
故第以幽死孫啓元嗣卒子天波嗣國變後處黔者久之
史官曰世俗傳英爲太祖外婦子非也考太祖長英十五
歲當英之生太祖方窶孤安從取外遇哉英以鎭靜饒兵
畧爲天子篳路藍縷以開滇土晟武則不競而繼德之世
保亦祉爲明藩外夫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朝弼錮死昌
祚嗣與法與恩不相蔽明德表且遠矣

明書第九十三卷

史官傅維鱗　纂

世家一　開國王公世家三

潁國公傅友德世家

傅友德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而至
性敦篤沉毅多智畧爲里中所推服元季避亂潁州碭山
中李喜喜羅致麾下從之山東焚燬上都宮闕轉鬭隴轉
剽入蜀常爲軍鋒冠李喜喜敗歸明玉珍玉珍疑不能用
走武昌從漢王友諒忽忽無所展閩上舟師伐江州乃以
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與語見其英偉奇之俾爲別將從

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戰鄱陽湖友德操輕舟衝
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擊于禁
江口友諒死師旋第功最復從上親征圍武昌城東南有
高冠山下瞰城中賁盛兵據之以爲固嚴不得上而近營
虛實頗爲所窺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友德即率萬人
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脅不爲沮武
昌平超授雄武衞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彝陵略
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
任亮還師淮東克泰州進逼淮安破其援兵於馬騾港焚
敗竹貞於安豐所過焚其積聚上即吳王位之元年太祖

方有事於浙西而以友德守彭城元王保保之大將李二
來寇勢張甚師寡不敵諷其衆方散
掠突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單騎奮槊徂刺其
驍將韓乙墜馬師乘而進遂大敗之俄度賊且復至開城
門陣於野使皆卧槍以待約聞鼓盡起李二果盛兵至
輕我師寡競而囂友德親援枹大呼鼓發士騰躍搏又大
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悅召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
以御前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參議李飲冰揚
希聖攜音伎一部就友德飲飲冰等裸而醉上怒皆黥之
而慰友德曰卿擐甲冑出百死一歡飲固當而彼士人何

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上所褒勉不四五人
獨曰參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畧冠諸軍可授先鋒當一
面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
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遇
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
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衞輝彰
德遂進取廣平臨清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北諸
隘掩其殘卒略大同而還從徇保定中山真定皆下略平
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
突至壓營而陣友德死士五百衝却之因合謀夜掩其營

王保保棄軍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其
士馬四萬餘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逐竹貞至
宣府敗脫列伯功稱寇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
鹿臺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驍
騎扼其逃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典洪
武三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
移兵伐蜀領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關獲其平章蔡琳遂入
沔分兵繇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餽運不繼還
軍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
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持十炬布山上蜀兵驚遁與
褒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
潁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詔
伐蜀四年詔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繇瞿塘以舟
師趣重慶友德爲征□副將軍繇秦隴以步騎趣成都與
受命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
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
潰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陝聲言出金
牛覘階文守備單弱即自陳倉選銳攀緣岩谷晝夜兼行
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我都督汪興祖軍
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奮攻拔文州兵渡白龍江進拔綿

州時漢水漲伐巨木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於蜀
將軍爲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守
者見之解體尋圍漢州夏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悉衆
守瞿塘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
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所部還戰大敗其將向大亨城
下逆擊壽兵敗之拔其城進圍成都以強弩火器破其
象陣象反走兵蹂藉死亡數萬湯和駐大溪口未進上乃
友德冒險克階文功責湯將軍已後友德所書木牌遂趨
夔州七月壽大亨以成都降和等亦兵中壘友德分兵盡
下川蜀諸郡縣十月還京上大悅口撫慰友德冒越險
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第一賜白金二百
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時論以爲實不隳功而和等無後
賜是時故誠意伯劉基上平蜀頌上不自居推勞諸將臣
別爲文首褒揚友德而永忠次之征西將軍不與焉明年
副征西將軍馮勝繇西路出金蘭先率驍騎五千馳趣西
涼遇元將失剌罕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朶兒只巴等
獲馬萬疋至瓜沙州破其右將獲金印二馬牛羊二萬餘
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二將軍務全小法不被
賞踰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爲前鋒□闊
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孛羅帖木兒等還軍鎮北平

上疏言便宜五事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
尋召還居皇太子諸王講武荊山下與諸徵侯俱增歲禄
千石蒜同中山侯和出偁兵延安元伯顏帖木兒僞請和
上乃陽召和還而留友德以爲偁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
德設伏縱擊大破擒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上將取雲南
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罪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
撫納金筑普定等諸土蘇皆納款還獻馬五百匹上別遣
内廄良馬十五匹賜之□乃兒不花寇邊復以征□右副
將軍從大將軍達出塞抵北黄河夜襲其灰山寨十四年
命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徵侯

大將步騎三十萬討元雲南軍行上親餞龍江而命之曰
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覧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
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
後之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
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
彼此牽制彼之必癸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
撫而有也友德行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
選精卒五萬繇永寧趣烏撒以分其勢而身率大軍繇辰
沅趣貴州進攻普定克之土酋安瓚羅鬼仡佬諸苗望風
降復攻下普定進兵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
達里麻來拒戰白石江友德與右副將軍英計率兵揚聲
欲渡而別遣將溯流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圍
薄之夷衆合擊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檄
之歸農諜聞達迺曲靖平乃自率衆搗烏撒而遣兩將
軍趣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並徵侯曹震等分道
徇郡邑之未下者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
孤山而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實卜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
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陳蠻蟻集友德鼓士
騰赴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得七星
關以通畢節進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以次降威

楚曲靖中慶徵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復進兵下大理擒其
帥段世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蕩金齒車里摩些和
泥平緬悉降獻梁王眷屬及威順王子伯伯於京都凡三
百餘人頃之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
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凶悍者其強首偽翠亦降雲南
悉平時上前後下璽書凡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中款友
德奉行無所闕功成而不驕歸功於上十六年元普顏僞
先不據鄧州復叛友德自七星關回軍大理平之攻北勝
麗江前後斬首萬三千餘級因上條定租賦興學校璽
貫質屯田設賓諸司達逕畏悅事大定詔友德等還京面

以右副將軍共留鎮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潁
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詔及鐵券子孫世襲錫錦段帛二
十表裏鈔百錠再賜米千五百石以一皇女歸其子忠尋
以征□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將納哈出於金山
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讒召歸留友德撫降□尋召還率辰
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韃靼反者時東川蠻復叛據
烏蠻山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
叛苗阿資道築平彝千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
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南方悉平詔還軍駐沅州尋
召還京爲征□前將軍率副將軍趙庸與王弼孫恪等赴

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
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馬輜重復進踰黑嶺至鎖子[illegible]
韃態皮山悉捕匿□而還詔友德以諸降將歸朝尋命還
信國公和侗還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鈔錠文綺綾錦[illegible]
夥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再以征□將軍率
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選
練精卒備邊賜白金鈔錠尋從燕王捕諸番將阿失里[illegible]
復命同宋公勝京公玉往陝西練將士未久召還嘗請[illegible]
遠田千畝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祿賜不薄矣而復侵
民利何居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尋副宋國公勝總山西河

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遷進兼太子太保尋
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備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
敗友德以功名內懼定遠侯王弼謂友德上春秋高我輩
何如上聞之會冬宴從者撤饌不盡一蔬上責友德不敬
上曰召二子來友德出衛士語傳上語爲攜二子首來友
德殺二子提其首入上驚曰何遽爾忍人也上怒友德[illegible]
不免乃出七首自剌甍二子者長忠尚壽春公主爲駙馬
都尉次讓金吾衛所鎮撫上以公主故收錄其長孫彥名
爲金吾衛千戶後隨太宗遷都北京改錦衣衛千戶友德
故有三子天錫字佑之元末亂與父相失貌㩧偉善[illegible]

素家杭州爲張兵所執尋得脫李文忠兵至投之後明[illegible]
訓導僧機先引倭來襲先以詩通覺其謀言於州將鼓[illegible]
誘縛乃以功陞知大名府元華犯城任甫七日備未具出
走下獄赦安置雲南之永平擢大理衛知事未幾普安[illegible]
叛督兵與戰不利死之士人立祠以祀子寬寬生瑄瑄生
澄澄生安安生艮弼爲給事中世居雲南不與錦衣之在
京者通嘉靖中繼絕以嫌故不得封
吏官曰頴公初以敢戰名然十不失一身目百死而無所
見知及其遇眞主虎變龍從刄不虛下㷊不虛晝且其[illegible]
風壯采猛奪罷貔出奇制勝料敵如神鐵騎長驅橫金[illegible]

里或降王破國或斬將拓地威加炎徼北鄙畏其聲威
贊襄爲之後先豐功盛烈足以冠策府而銘鼎彝者不在
常李之下況寧河哉然以無罪而竟剄子孫無徵侯之[illegible]
明之待潁公可謂薄矣而繼絕之時無人爲潁公出一語
人之生死皆有福命焉豈非天哉嗟夫

宋國公馮勝世家 附兄國用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定遠人也父文[illegible]
有三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略國用貌都雅[illegible]
止軒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烟[illegible]
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甸兵大起國用與勝從聚少年數
百人立砦以自固太祖以兵略地至妙山儒服詣門曰[illegible]
生上六字太祖坐國用上坐曰試爲我言國用曰有德昌
有勢強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
擊下其城據以號召四方士倣仁義勿貪子女玉帛若舉
豎子者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遂召致左右太祖見勝尤

愛異之兄弟俱侍心膂預進止機宜嘗李善長亞有所攻
戰輒擐甲直前從克滁州三汊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illegible]
勝偕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雞籠山寇會得巢湖水[illegible]
兵遂贊從渡江拔采石取太平破擒陳也先兵盡覆其[illegible]
太祖赦也先與之盟歃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illegible]
矣也先果行刺不克叛走爲其下所殺兄子兆先復據[illegible]
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衆各數十萬國用
等從攻破海牙已大破降兆先盡得其衆上選降卒之驍
勇者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擐甲侍帳中上寢息自
如五百人皆感服上即以屬國用勝將之攻金陵先登復

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軍都指揮使尋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經興功最多屬疾卒上親臨奠哭之慟賜塋江寧贈鄖國公子誠幼未嗣明年勝代爲都指揮使從禦漢友諒龍灣大戰石灰山未央勝率宿衛士直擣其中堅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破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上討友諒掩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護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淮東常代達圍高郵吳將俞偽降約曰排女墻

爲驗勝墮其計失受降千人太祖召捷之使徒步之軍[illegible]僨一鼓下高郵尋取淮安安豐從破吳興破執其將呂珍進圍蘇州下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伐下徐宿青兗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備宮寀勝領詹事佽坐小法奪一官爲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其將牛右丞別部兵溯黃河會取汴梁克河南陝州西趣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上於行在上慰勞之拜征□右副將軍命守汴梁尋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克武陟懷慶踰太行克[illegible]

城取澤路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擒之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次之偏將軍楊璟又次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降其總帥汪靈眞保進兵逼臨洮李思齊降還從大將軍攻闕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悉平前是上馳諭達大兵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遏敵內塡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弃去之何也勝頓首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裁金

幣半俄復爲右都督再以征□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擣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分兵自泰州南出一百八渡徇略陽擒元平章蔡琳入沔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平土番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參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予誥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牙爪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及帛八十疋明年出鎮陝西修城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五萬騎由西路出金

聲取甘肅以疑敵且分其勢勝至蘭州而以右副將軍友德率驍騎五千為前鋒連戰敗□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敗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力鵠山元岐王朶兒只班走獲其平章張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將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橐駝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剌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册其女為周王橚妃夫人何卒於京上賜璽書慰籍加餐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即欲南從容委事於偏將而後行葬畢後之鎮董建周王宮府及大將軍討□也兒不花勝以征□將軍練兵河南待發數賜書慰勉將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衆據金山數窺伺為邊患二十年春上乃拜勝征□大將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之率參將南雄侯趙庸等以步騎三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并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諜□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果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壽大寧以全師壓金山剌哈出見乃剌吾而驚曰爾乃

無恙乎乃剌吾頗為述上恩德且遍勝大兵納哈出慮不敵嘆曰天不與我有此衆哉即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勝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為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勝大軍直前逼之至是乃因乃剌吾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覘知明兵盛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納哈出別酌所攜酎醻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即先飲復酌醻玉玉解衣衣之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婿也勝故欲兒子畜之茂不受且廹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駝車服至百餘里獨其二子叅不肯降勝為折乃矢信之誓亦偕至勝以禮宴待納哈出深渥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歸罪鄭國公上聞大悅因械茂至京而盡將其衆南行使濮英以三千殿上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會有言勝娶□女及受良馬者會降者邀都督

濮英逐去英不屈死失三千騎而茂至京亦自陳所以得納哈出故且訐勝過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徙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征伐隨帥上事仍奉朝請二十五年加太子太師時列勳臣望重者八人勝居第三勝子諒與家奴同謀殺人囑縣官勿聚事覺上諭勝家奴如律特免諒死因諭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朕念卿昆弟相從開國有功且聯姻親不忍不爲卿言二十八年勝家君傭僕倚勢橫擱稅輸重乘載勝穫稻打場瘞飯場下碾磙磯

其上取其有韃韃聲出入騎善馬嘗與樊父戲而致交訟樊父遂發其居家所爲君曰場下瘞兵器上曰我不問也時上春秋高多猜忌而勝號雄勇又時時失上意上乃飲勝酒懽甚勝飲而歸遂卒勝爲偏將時號武善戰及爲大將稍廢紀律金山之役有大功上頗不悅卒之日贈卹不及諸子皆不得封國用子誠以雲南戰功官至左都督亦不予世職

史官曰馮氏昆弟並有俊才早備心膂經營雷雨茂勛常雜仿古名將何以尚茲而勝饒大將材續血甲霜刀者最久卽其中不能無欲時露驕驕亦其勢然也至金山之役璽書三下始免中戒繼以愧辱然勝功大過微卽膺譴廢何至嫌死卽弗王寧弗侯哉覽風雲之故蹟嘆宋國之遺芳非勝負明明負勝矣若夫國用不死其在韓公岐陽之間乎六字書生千古聖錄嘆惜哉

韓國公李善長世家

李善長字百室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策事稱里中推爲祭酒元末劇盜起汝潁閒淮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稚未果會太祖爲滁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略滁陽善長從書生服道謁上聞其爲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首以不嗜殺人之說進指次大勢了了大喜遂收以爲掌書記從容謂之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曰不知也上曰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惟辯持牘者爲關通額往往市權而行從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傅哉且夫

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尋遷爲參謀自是益專精朝夕爲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爲上布款誠皆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弱殘者委曲爲調護俾不至齟齬人皆安之善長聲稱聞於滁陽王時滁陽王中流言內疑太祖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自輔善長謝弗肯往上曰王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終涕泣固謝弗肯往滁陽王亦不復強太祖以是嘗顧復此厚意善長又以上生臨濠近沛擬漢高祖而自擬酇侯上曰吾徐將軍淮陰無以過卽安得留侯者與兵事對曰金華宋濂博學洽聞兼通象緯上曰以予所聞莫如青田劉基自是以纏同徵二人卒舉大業上總兵鎭和陽元衆猶盛王子禿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帳上屢親之時出略地留少兵佐善長居守曰敵至謹自保元兵覘知和陽守單亟來侵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上歸笑曰誰謂而歷筵握算徒披縫掖介款戈者屈矣因欲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食少舟檝不備不足以爭江左利姑小竢之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及櫂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旣破蠻子海牙兵長驅泛牛渚援采石遂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擄略者必斬太平下卽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

上稱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以何能克建康東取鎭江先日上佯怒諸將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迺解鎭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與諸將奉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必爲留守轉調兵餉無乏漢友諒旣克江州約吳士誠夾攻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爲更誘之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吳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亟

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府司
馬進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長以
參政定長省事太祖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
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輯服居民安堵尋上即吳王位超
拜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故逕中善長等稱賀列上彭
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
趙德勝等十四人於洪都上允行之始善長請榷兩淮鹽
立茶法既復制錢法於洪都設三局淘廣開鐵冶定魚稅
雖非煩悉而裁取有裹民不困而國用饒上與諸將討伐
吳善長請緩之上不聽吳元年率諸臣勸進曰殿下提三

尺劍不階尺土而成大業比肩之尊剗削殆盡不以鼓時
正位號何以慰海內上不許曰吾居恒笑陳友諒草草
五通廟地幾莩耳黃屋左纛自推卒以畀我若桑屣我安
能復蹈之令後人笑也天命果在自有時及吳平上以善
長有轉餉勞封宜國公發賜如大將軍始更百官制尚左
以爲左相國上從容謂羣臣吾以布衣起兵賜李相國里
居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命者
賴諸公力一旦而衆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豈能坐守
一方而忽遠慮卒卒賴勤勞大一統善長乃與大將軍謀
北伐及狥東南諸郡時懲元政縱弛頗用重典法有連坐

三條善長請自大逆而外皆除之與御史中丞劉基等並
裁定律令已復率羣臣勸進凡三表乃許戊申上即皇帝
位上告天地文有帝賜英賢爲臣之輔語蓋歸德善長等
先是一切禮儀皆其裁定既即位凡諸册典皆充大禮使
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循元舊以皇太子領中書令上不
可曰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令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
識達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啟聞何必中書令哉議置
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
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
居守者三月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

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
瀆神祗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與
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命監纂元史史編祖訓錄
禁淫祀存恤陣亾無後者之父母妻上皆允行時大將軍
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平一隅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
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鮮汗馬勞然事朕
年久給足軍食其功最大比蕭何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
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參軍國
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
死告辭上曰東征西討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

給諸仗未嘗缺乏剸繁治劇和輯軍民各靡怨讟卿受封
當時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
畧然意忌不能專平參議李飮氷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
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詬基不自安
請告歸上所寵任者張杲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杲憲以事
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寄如故既富貴意稍溢而勸上
始徵厥之明年列疾乞解任賜臨濠田及佃戶爲置守冢
百五十家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建中
都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果賜之復謂
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民十

有四萬實其地公爲我經略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
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存義二子伸佐皆爲
羣牧所官尋以皇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
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艷稱之居一
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
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不知問安祺六日不朝宣至
前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父子皇恐免
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千八
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
國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

晉南郊圜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余節告左丞相胡
惟庸等反狀上親臨鞫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
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
水溢數尺三世冢皆夜有光燭天既數以事見督於上含
愠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
外應先與存義謀後聞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
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
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嘆息起曰吾
老且死惟爾輩所爲又旬日惟庸詣善長延之東西嚮坐
屛左右欵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遂遣

倭僎以精兵藏貢舶而掠庫兵入海上知之乃賜惟庸與
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
安侯仲亨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於兵間善長年四
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貲計晝爲功臣爵上公女女
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
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
心其勿問止誅存義所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死右太
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頗議文臣贈封蔭叙例復
請老而祺亦自以能有所任使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
勳臣善長猶居第一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耄不能

檢飭其下皆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
探得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請坐
惟庸黨當從逸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大非法
而沐昌侯藍玉破敵獲其遺臣封績乃惟庸謀亂使於敵
者善長匿不以奏後事發鞫得績往來沙漠私書語連善
長延劾善長當伏誅不報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
是御史再論劾善長上乃捕佑伸置獄獄具詞惟庸初爲
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
庸爻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
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劒白玉壺玉刻交龍蟠尧杯酬善

長率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
語開創艱難爲泚涕至杏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
宥佑伸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
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
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經死佑伸及吉安侯仲亨皆坐
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歸其家都慰祺後數年
卒有二子以主推恩長芳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
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爲
稱寃畧曰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
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
無復加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
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
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於胡惟庸
則猶子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
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
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僥取取
天下之百艱而觀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
身爲虀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
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善長老偷安苟容則有之
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威於其中也抑爲此者必有深讐

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
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爲
天象告變大臣當災至於殺人以應天象豈上天之意哉
使天下曰功如善長又何如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今善長
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時有俞
事王濂善長姊兒也恂恂儒者語曰孝如王肯古可以無
媿神采精粹毅然不可奪詔以爲執法官貪墨者去恐後
先善長卒及善長坐事上歎曰王濂在必不至是
史官曰善長奮布衣持文墨雖無汗馬搴陷之勞而居中
贊畫單輿攸資使士不苦與癸之呼太祖無內顧之慮厥

功亦匪尠矣及四方底定帝業弘宣而胡運佐謀倫樹權
壹垂國家奕世之極若善長者即食鄭永永可也末年趑
無定見以致右順之流涕太祖詎不貸法善長哉雖然其
初獄亦何曖昧少諮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
覩初十年而加詳者寧能使善長瞑也嗟乎王國用之疏
太祖詎弗緬念乎

營國公郭英世家

郭英濠州人父山甫太祖微時過之山甫一見嗟服使飲
太祖酒酣辟人進曰僕非相人相人多足下天表特殊他
日富貴毋相忘既去語子若弟曰吾視若行輩皆可封侯
定以此人矣英身長七尺敦重誠懇性孝友仁恕喜讀書
傳及天文地理百家氏之言膂力過人尤精騎射年十八
從太祖直宿衛甚親愛之從克滁州和州乙未從渡采石
遂定金陵丙申取鎮江丁酉克常州廣德寧國江陰轉戰
無錫傷右脅破常熟傷左足進攻安慶爲前哨力戰傷左
臂轉戰杭州之北辛橋又攻高郵右膝傷弩太祖重心懸
之命帳中護侍癸卯克帯刀舍人侍上援安豐尋隨上大
戰於鄱陽湖時金瘡尚未愈英力疾乘海舡逆戰大勝敵
衆於禁江口友諒死諸將士有言其功者英曰天威神算
臣何力焉太祖益嘉其不矜嘗以郭四呼之甲辰春從上
征武昌陳理敵將陳同僉驍徒善槊逕譏太祖於中軍帳
下突馳入上方坐胡床遽呼郭四爲吾殺賊英持鎗躍馬
奮臂一呼賊應手殞上解所御赤戰袍賜之褒曰唐之尉
遲敬德不汝過又攻克岳州乙巳克襄陽丙午陞驍騎衛
管軍千戶丁未進宣武將軍驍騎指揮僉事從定中原所
至有功戊寅平東昌棣州遂克汴梁平河南進取陝西過

謁太祖於汴梁尋同大將軍徐達渡江取彰德廣平至[illegible]沽抵河西務遂進攻通州爲先鋒距城三十里而壁衆欲速攻曰姑示弱出不意破之翌日會大霧伏千人道傍乃更以精騎誘敵戰良久佯敗敵乘勝躡我伏起敵兵兩斷奮斫大破之擒梁王孛羅斬首二千遂克通州進破元都克永平取眞定至平定州擒其將湯同僉促常遇春趨太原下之己酉春破大同取鹿臺西安慶陽諸處至亂山遇元將賀宗哲戰敗面足皆中矢庚戌進本衛指揮副使從大將軍遏定西夜率十餘騎潛入王保保營舉火爲號伏起保保潰去克登寧州進昭□將軍本衛指揮使賜金幣

一套辛亥進驍騎將軍河南衛都指揮使出鎭河南時軍死英女弟也上遣至其第携內饌餞之因謂英素淸儉賜白金二十錠廐馬二十餘匹英至鎭布惠德穀士女明賞罰肅防禦流移風聞皆就土日以千計盜息民安戶口繁盛境內稱治焉丙辰冬移鎭北平其去河南也父老軍民號泣送之遮馬數十里不得行民思之爲立生祠比至北平多□類不自安開誠置心諭以禍福人心遂寧恩威月著元左丞何允中等聞之率衆來降凡九千餘人上喜賜上尊羊馬授龍馬將軍北平都指揮使賜誥命庚申召還進大都督府僉事尋改前軍都督府又討平灰山賊賜馬

七匹辛酉同征雲南英分道進討諸將欲速入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乃傾兵趣烏撒夜乘漲濟赤水河遂擒烏撒并阿容諸蠻進兵曲靖六梁州越州龍海山及關索嶺石元帥寨皆拔之壬戌平雲江川之椅子寨進攻大理金齒降段平章攻靖寧州蠻七寨一日夜破之遂城其地是年冬大理又叛英同西平侯沐英討復之進安寧州傷左腹益奮擊又取仁德府及姚安楚雄敗賊將李呂久癸亥平蒙化等處雲南悉平乙丑論功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封武定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與誥及世券尋加靖海將軍出鎭遼東丁卯討北□凱旋□衆襲其

後英轉戰鎗傷左脇箭洞右腹益力戰數十合□衆乃却進征□右副將軍還鎭遼東二十一年戊辰出捕魚兒海卷甲直抵□營□王潰圍出乎斬其將蠻子太尉□大敗遁獲金寶珍玩圖書畜物無算而歸己巳還鄉里庚午入朝召見便殿賜坐與語歎甚上念英忠謹特命掌禁兵及在京諸軍事辛未命充總兵官同穎國公友德討故元遼王阿劄失理等大捷而還丁丑川陝寇猖獗上顧謂英曰非卿無能勝其任者授征西將軍印往征之生擒賊首高福興宥其脅從因奏言有司不恤民宜正其罪上從之英事太祖四十餘年小心畏義終其身無可適嘗侍坐便殿

見有來奏事急起避之上曰居英鞠躬屏立其謙謹如此大小數百戰身被七十餘創氣不少奪前後俘斬獲人馬一十七萬餘席寵未嘗生侈心教訓其子孫必以儉素力學爲先時公卿多治產英獨不然上叩之對曰臣布衣仰荷寵庇叨有封爵子孫衣食得饒安敢增益俾其驕惰英性至孝事母單太夫人疾嘗籲以身代疾愈人稱孝心所應後太夫人卒廬墓側泣不絕聲哀痛之情三年如一日居家兄弟翕如也建文時從耿炳文李景隆用兵老不任永樂癸丑春二月卒年六十九追封營國公謚威襄有子十二人長鎮駙馬都尉尚永嘉公主次銘遼府典寶追封

武定侯長孫女仁宗貴妃鉉以貴妃弟故得襲侯鉉卒長孫珍之子昌嗣侯卒子良弘治間嗣侯良好聚書爲詩樂與文儒交正德二年卒子勳嗣侯尋爲團營總兵加太保進太傅嘉靖中作威福自恣楊一清惡之會御史趙鏜論勳奪團營總兵保傅寄祿中府九年以張孚敬薦復保傅總兵提督郊廟工十六年上疏乞進英侑享太廟許之十八年扈駕遐承天進封翊國公尋以罪死於獄久之孫守乾嗣侯

史官曰英自垂髫預侍衛從征伐前無劬敵屢建奇績至晚年金瘡徧體每陰雨作痛楚而一聞軍旅之命即日就道未嘗以老疾辭謙謹孝友恂恂儒素宜乎令終顯爗有以異於開國諸臣也獨於建文時一發輒衂說者謂英之名損矣不知此英之陰福耳夫開國之得侯者止英然仍以椒房之戚封報豈緣厥功哉小說家謂英亦刺客射友諒擒士誠卒皆傅會不可信後勛幾以怙寵失殆哉

明書第九十四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一

勳臣傳一

史官論曰人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功者遭其人與其時不得已而自見者也馬伏波有言當今之時非徒君擇臣臣亦擇君矣樊酈絳灌不遇劉季誰索之吹簫販繒中與成大業哉然所當經綸屯難披草萊杖馬箠出入鋒鏑與人共心膽立功名此遭時可爲而爲之者也樊酈絳灌是也時平無事胸臆約結乃鑿空權奇飛

而食肉揚名萬里之外此遭時不必爲而爲之者也張博望班定遠是也至於禦大災扞大患以勞定國或身名俱泰或身危而社稷安則又非閥閱之士已焉君子是以論其世也作有明勳臣傳

胡大海耿再成附子天璧廖永安附弟永忠花雲濮英濮眞傳

胡大海字通甫虹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謁上爲前鋒從入和州克采石攻金陵常州先登援右翼統軍元帥宿衛佐鄧愈自績溪進攻浙東諸郡擊敗元將八思爾不花追其萬戶哈納於遂安元苗帥楊完者以兵十萬來爭徽州大海前諸軍斬其部將遂克嚴州與李文忠擊敗完者攻徽州擒其將與文忠同秩守之二人微有卻上[illegible][illegible]文忠由是相協進克諸全火九華鮑萬戶寨遷行樞密院判官因語鄧將軍愈曰蘭谿爲婺州右臂於嚴爲近公引兵下之婺入我掌中矣從之遂下蘭谿進攻婺婺不下上躬來視師大海見其客烏江王宗顯上曰客何自來曰烏

江人上喜客吾鄉人使偵婺還報曰婺將貳可下也曰有之汝爲守元將果開東門納師元守臣僧住死之上以宗顯知府事陞大海僉書行樞密院以王愷爲都事臣[illegible][illegible]器咸屬焉時上方逆拒陳友諒於龍江遣擣廣信以制其後一戰破之或以糧匱勸引還大海曰此闘楚矜矜不可以養子德濟協諸將鎮之已而漢李道明來犯自往內外夾擊大破擒之呂珍圍諸全堰水灌我軍公馳救奪堰反灌之珍大窘於馬上折矢求解兵許之叅佐曰賊狡未可信機不可失乘之可立盡公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旣縱而

襲之不武遂引還珍亦遁去上以婺浙東大郡通甌引越
以公爲江南行省參政守之己亥克處州初苗軍元帥蔣
英劉震李福等歸附隸麾下大海喜其驍勇待之不疑至
是英等謀亂震曰胡公遇甚厚何忍背之李福謂其衆曰
胡參政待我輩信厚然兵柄在主將不殺則事不成衆大
事寧暇顧私恩乎衆從之遂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
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英等揚邀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
大海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馬前僞訴曰蔣英等欲殺
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槌若擊矮子狀因中大
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并子關住殺之王愷亦遇害脅衆

書安慶院判張斌使從既沒敵人數犯婺屢顯祥異每夜
出兩日有光灼灼如炬或人夢大海指畫成觀靈火滿野
洶洶聞人馬聲泊出師必大捷李文忠下杭縛苗英至京
上命懸大海像刺英血以祭贈越國公謚武莊洪武元年
築壇雞籠山祭歿功臣大海位第一而附以文臣死王事
者李夢庚王愷孫炎等二年定祀功臣廟二十一人命死
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時大海及廖永安趙德勝耿再成
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已卒六十二年高吳良
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存太祖嘗曰吾不知
書吾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廬舍以故

所至健兒驍附編氓寧輯有祭征□之風德濟積戰功開
離奔進同僉樞密院明年癸卯諸全守將謝再興叛降吳
左丞李文忠遣德濟屯兵五指山下備之因晉浙東行省
參政統重兵守諸全新城丙午移守杭洪武三年從大將
北征居陣東偏爲□所襲不能禦械至京有復官爲都指
揮使鎮陝西卒王宗顯既知婺州開館延儒士葉儀宋濂
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後學
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耿再成字得甫泗州五河人癸巳來歸從征授百戶立功
泗滁和陽建康鎮江陞元帥守鎮江克揚州改守揚州時

宜興數被吳寇改守宜興尋還守揚州上取金華爲前鋒
屯縉雲之黃龍山取處州即以爲守石抹宜孫率衆驟至
擊敗之宜孫走死嚴戢部下招撫流亡有竊發者擒治叛
其餘黨先是軍興徵私米民間號將糧民甚苦莫敢言再
成曰民盡餓死軍亦何爲白於朝大海罷免之民賴以安
壬寅苗帥李佑之賀仁德叛方與客飲變作上馬收戰卒
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僕□負國何負汝乃反急解甲降
吾斫汝萬段揮劍連斷數槊兵不繼賊擢刺墮馬臍口罵
不絕死總制胡深等收其屍葬之贈高陽郡公洪武二
年侑享太廟三年加贈泗國公謚武壯子天璧方起發苗

軍入京聽用行次石港聞變馳還收舊部曲討賊而李將
軍文忠已破賊斬之即襲父職李將軍討諸暨叛賊以兵
策應方國珍據温州乍降乍叛張士誠窺東陽皆討敗之
上於處州設制衙用爲指揮副使克浦城進城建寧擊敗
陳友定隨李將軍下杭州陞指揮同知世襲縛張士誠走
方國珍擒陳友定皆與有功征兩廣攻取三山生擒賊首
陳祖保等諸郡以次平定調回從征襄陽等處遂至西安
策應招諭河州臨洮皆下改杭州指揮同知七年出海捕
倭屢逐至外洋舟壞沉水卒
廖永安字彥敬巢人先黃州人父㷔生五子永清永寧永

堅永安永忠㷔護上渡江還鄉不仕永清以子昇贈明威
將軍指揮僉事永寧早卒元亂妖寇彭祖兵起永安與永
堅爲其萬戶祖既敗永堅往仕友諒爲參政永安乃與其
弟永忠同里趙普勝俞廷玉玉子通海趙伯仲伯仲弟庸
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爲人桑世傑含山人華高以戰船
千餘結水寨屯巢湖拒盜廬人左君弼者亦故盜魁以書
招永安永安等不從君弼率兵來攻屢爲所困乃使韓成
將書見太祖和陽請以舟歸附從攻蠻子海牙於峪谿大
破之是時永安矢傷鼻入江再與通海德勝攻海牙於青
沙坊獲其舟艦從還和陽與通海德勝攻磚魚洲鐵長官
新生沙二寨獲人馬以歸從渡江永堅亦來歸取采石太
平襲安慶往來用兵疲陳兆先皆與通海同事功亦相叅
戊戌取宜興擒朱元帥陞同知樞密院已而士誠兵寇常
熟大敗之又敗之通州狼山十月再拔宜興追擊至太湖
乘勝深入後軍不繼大艦膠淺爲所獲士誠欲降之不
屈俄士誠弟士德見擒遣人求和請歸永安以易上以士
德知勇斷張氏右臂不許羈長上念永安遙授平章封楚
國公賜號及誥命贈㷔爲楚國公丙午卒於姑蘇年四十
七洪武元年祭雞籠山功臣廟配享太廟六年謚曰武閔
八年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

大都督府事十三年改封鄖國公無子以永清子昇嗣爲
指揮僉事弟永忠知勇豪邁從兄來歸上見其年少曰汝
亦欲圖富貴耶永安既爲吳所執上以永忠爲樞密僉院
領其兵友諒入寇龍江與張德勝乘勝追及采石奮擊敗
之復太平遷同知樞密院事從征安慶與俞通海輩擊漢
水寨破之長驅至江州仰攻不可上永忠度其城勢架橋
舟後反舟而前名曰天橋至其城下與女牆齊接而登克
之復與趙德勝攻下崗臨吉安諸衛從戰鄱陽冒鋒出上
舟於圍友諒中矢死及武昌平從湖廣行中書省左丞特
鑄金字以賜曰功超群將智邁雄師旌其門規取淮東克

海安進攻泰州士誠以兵薄海安綴我師駐蔡港未進上
誡徐達圍泰州勿動而令永忠還兵水寨禦之淮揚悉平
從克姑蘇錄功陞平章副湯和會討方國珍降之十二月
自明州徑取福州洪武元年兼太子詹事畧定閩中諸郡
至延平招陳友定不下攻其西門部將開門降閩地悉平
明年二月由海道取廣東朱亮祖爲副時何真守潮州先
以書諭之真即欵附上印章圖籍四月師至東莞真率官
屬出迎戊申至廣州盧左丞迎降攻破僞叅政邵宗愚數
其殘暴斬之廣人大悅悉捕誅叛酋土豪馳諭九真日南
朱厓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進取廣西六月至梧州

降元達魯花赤拜住其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募兵迎戰
無有應者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帖木兒戰死翔赴水死
七月至梧州命楊璟收未下州郡兩廣悉平明年還京命
皇太子迎勞龍江仍送歸第七月再往撫泉漳十一月封
德慶侯初論功當封國公以鄱陽之戰使所善儒士竊窺
儌封爵故稍次之食祿千五百石贈三代十二月副湯和
舟師由瞿塘伐蜀平之功次傅穎公凱還賜第京師又出
征胡捕倭八年三月以其僭用龍鳳章服不法事暴卒既
而厚賻之子權取湯將軍女爲散騎舍人九年從馮德練
兵西安十一年從御史大夫丁玉征松疊十三年嗣侯十

四年從傅將軍征雲南十五年領兵守畢節移守廬州十
六年召還十七年卒權之子鏞以嫡子任散騎舍人歷官
都督建文中議兵事充宿衛太宗入京以鏞與弟銘嘗受
學方孝孺使往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个是
字鏞銘復命上怒收孝孺族之鏞銘逃去永樂元年四月
錦衣衛奏獲鏞送刑部論死弟銘鉞杖甚卒爲蘇州衛指
揮同知俱謫戍邊母湯及銘女送浣衣局從兄基指揮同
知自首獄死永安雖以功受封每每失上意故卒後贈謚
皆不及後江夏侯周德興有罪當下獄上特赦宥詔諸將
相大臣諭之以永忠犯法僭侈爲戒云

花雲懷遠人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黧驍勇絕人癸巳
仗劒謁太祖於臨濠上奇其財俾將兵畧地所至輒克破
懷遠城獲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夜襲破繆家寨上以
濠城殘敝將取滁州自單騎前行雲獨從後遇賊數千於
道觀後隊尚遠雲舉鈹翼上拔劒躍馬衝陣而進賊驚曰
何來此黑將軍勇甚不可當兵既至遂克滁州甲午從取
和陽得兵數百人以功授勾管明年乙未率所步從渡江
克太平以忠勇充宿衛下集慶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
金壇諸縣皆克之過馬馱沙劇盜數千遮道雲行且鬬三
日夜皆擒殺之授前部先鋒圍常州拔其城守牛塘營夏

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拜院判丁酉正月克常熟獲兵萬餘七月兵過寧國陷山澤中八日葦盔相結梗道雲操矛鼓譟出入斬首千百計身不中一矢還守太平庚子閏五月陳友諒以舟師圍之率衆以三千餘人結陣苦戰三日賊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之食士馬憊乙亥城陷衆縛雲雲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左右守者刀舞殺五六人罵曰爾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擯碎其首縛於舟檣叢射之雲至死不少變罵不絕年三十九追封東丘郡侯妻郜氏子煒婢孫氏自有傳

濮英廬州人少勇敢開國累功爲西安指揮使陞都督僉

事十三年襲□西涼破之開路通商仍獲元平章幽王以下數千人七月至苦峪復獲阿者失里王之母妻斬部下納哈撒答等八十餘人還兵肅州洪武二十年馮將軍征納哈出率所部從行既至金山受降衆驚潰竄匿山谷者怒大將軍之奪其馬設伏於途邀襲大軍英爲殿□伏發英馬蹈被執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死贈金山侯諡忠襄是行也大將軍功甚重以英歿門失三千騎故賞不行且加切責子璵生數月上念英忠門強得封西涼侯食祿二千五百石璵年幼趙朝踢傷命鐫王字懸罪璵冠俾人逃避既壯從征討有功又出練兵臨清二十六年坐藍黨上念英功戊五開永樂中赦還官璵子爲指揮賜姓鄧以愈男婦爲英女也

濮真鳳陽人秉性忠勇初授副元帥從渡江取姑熟下金陵尋克宣歙池婺諸州又平江西定武昌同大將軍進兵中原及關陝皆有功陞西京指揮進都督僉事洪武丁卯秋九月統兵討高麗深入兵挫被執高麗王詰之曰無故而加兵吾境亦有說乎真正色曰我王神文聖武主有華夏爾國叛服不常王上一視同仁不忍加兵數遣使諭意不即奉正朔始命將聲討豈爲無故矣王愛其驍勇徐曰吾欲用爾爲將亦不失富貴何如真厲聲曰吾爲天朝大

臣視爾奚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以兵脅之真復罵曰害吾吾主必滅爾國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豈爾屈耶即割心以示之王大懼乃遣人入朝謝罪仍歸其從兵士以歸太祖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志節可嘉乃追封爲樂浪公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

史官曰上嘗見節猶有不獲已之意焉是數君子者咸奮身單鬪乘會風雲或鄉能虎之節或先熊羆之師皆能攜勁無前擔當一面而倚其日月與太祖尚非心膂寄之及其臨難之際甘死若飴所爲重於泰山者矣忠貞天植豈不獲已者哉予故取爲勳臣冠冕云

桑世傑敬附子 張德勝附弟江興祖顯陳文 趙得勝子從弟孫及從孫等附

及死南昌十四人 程國勝 曹良臣孫興祖虎附 孫俞通海弟附

通源通淵 韓成附三十六人 傳

桑世傑無爲人甲午與廖永安等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款從上入和陽諸軍大集即攻破蘄魚州鐵長官水寨取采石太平擒陳也先蠻子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壇丹陽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取馬馱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江陰石碑海寇欒瑞奮戈躍馬陷陣死諸將大怒奮擊盡獲海船瑞竄從來降贈永義侯侑享太廟上起兵屢經危殆諸將戰死甚多最初爲宋國興定遠人父朝用從渡江授天寧翼元帥國興生而壯偉每出先登授總管上與陳埜先戰南臺兵却國興年十八請出鬬上壯之衣以白龍袍與常遇春馳入陣敵見袍誤以爲上攢槊刺之被執見殺遇春翼上潰圍出是日也國興妻曹氏亦赴井死洪武六年詔定功臣諡號禮部言光武封寇恂爲承義侯景丹爲義陽侯世傑侯名永義不必重詔上從之而國興未之及後其弟晟立功永樂中封西寧侯世傑子敬以父故陞都督府僉事立戰功洪武二十三年封徽先伯誥曰朕當羣雄鼎沸之秋提虎旅東渡大江爾父世傑率舟師

來歸由是披堅執銳數著勤勞既而歿於戰陣已贈侯爵功在國家朕不能忘遂陞爾中軍都督府僉事俾掌先業屢從征克底成功茲又擒除奸宄豈不彰美前人朕嘉爾忠特封爲推忠協謀武臣龍虎將軍上護軍徽先伯食祿一千七百石子孫世嗣二十四年練兵邊塞召還明年又出南陽信陽練兵鎮凌城陞經畧屯田明年閱民籍軍屯軍平陽已而屢出山陝北平練兵

張德勝字仁甫合肥人才畧豪邁沉毅剛果自巢湖以舟師來歸其弟義後賜姓蓬爲天完趙普勝所留不得從上率兵拔和陽營於新河援萬戶渡江取采石太平擒陳埜先擢管軍總管蠻子海牙陳兆先復屯方山伺太平擊破之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克鎮江陞秦淮翼元帥從下常州宜州再陞僉樞密院事從下宜興天完普勝陷池州進擊敗之柵江口復池州友諒犯龍江伏兵戰大捷降其將張志雄等追至采石復大戰歿於陣年三十三贈蔡國公謚忠毅侑享太廟子宣幼養子同嗣職宣長上命宣嗣爲中軍都督府僉事坐累降神策衛指揮同知宣子翬孫昂昱曾孫勇玄孫淮源世襲廬州衛指揮同知弟表義初隸雙刀趙及趙死來歸積功陞僉興武衛指揮事北征山陝皆有功以鳳翔慶陽興元皆下陞興元衛同知五

年統兵入海征倭十四年從征雲南有功明年鎮楚雄力
禦□□遁加楚雄衛指揮使入朝上惜其老命太醫院爲
染其鬚鬢俾回撫治以威遠人積陞右軍都督府僉事李
子聚襲指揮使汪興祖巢人初冒姓張名同德勝戰歿子
宣幼興祖以張同嗣職征友諒與俞通海趙德勝搗漢安
慶水寨克江州進拔蘄州從取南昌又從救安豐敗張士
誠之兵還攻廬州鄱陽之戰興祖等六舟深入搏戰又邀
擊涇江口友諒敗死擢湖廣行省參政從平武昌還攻廬
州克之陞督府副使克淮東下湖州平吳陞同知督府從
大將軍北征取山東州縣行聖公孔希學聞大軍至率曲

阜尹希舉鄒縣主簿孟思諒謁軍門興祖禮遇之特甚充
東州縣皆降洪武元年立皇太子兼領右率府事從攻樂
安克汴梁還濟寧取元都徇永平下山西收大同即命守
禦敵兵再至皆敗去時宣已長嗣父職興祖乃復汪姓克
武朔爲晉王府武傅兼山西行督府僉事洪武三年陞東
勝侯人有言其過者上弗問亦弗與誥券令自效圖實封
從傅將軍克階文蜀平章丁世真據險距我興祖躍馬直
前中飛石死傅將軍怒疾進兵大破之以殺王事授原封
侯爵世券食祿千五百石子幼以所賜田五頃令與宣同
居後侯卒同時合肥有周顯陳文同德勝來歸皆驍勇

從常李二將軍有功戰歿阿魯渾河贈汝南郡伯文魯衷
父奉母至孝從收吳越中原累戰功歷陞督府僉事洪武
十七年卒贈東海侯謚孝勇武臣謚孝惟此
趙德勝太祖所賜名也濠之鍾離人狀魁偉有膂力馬上
運槊如飛壬辰兵亂爲義兵隊長時年二十八歲善戰爲
賊所畏顧雜處賊中無所自見西謁歸德王帖哥察其敢
軍無律必敗將擇所歸時上駐軍滁陽聞母李在軍中乃
棄其妻來從命爲帳前先鋒從取鐵佛岡攻三汊河口破
張家寨克全椒後河諸寨元將脫脫圍六合禦之中流矢
幾殆上親臨視乙未剗雞籠山群盜與僞將韓溥酣戰值

擒烏江下和州含山三月夜襲陳埜先營尋復戰却之四
月拔板門寨五月擊長官寨遂取儀真錄功授總管府先
鋒六月復從拔采石下太平及諸縣皆有功丙申元將蠻
子海牙擁兵采石磯斷淮西路陳埜先營方山相犄角督
力戰破走之庚午下金陵功冣丁酉副魏公取鎮江破貓
發軍水寨夏四月下丹陽金壇五月平宣城轉永信校尉
領軍先鋒六月取廣德七月破張士誠水寨九月魏公困
牛塘掖出之人敗其衆擒其梟將張將軍丁酉取毗陵轉
張士德戊戌攻湖州已而宜興叛七月還兵取定之擢中
翼左副元帥與子五月陳友諒犯龍江德勝守虎口城力

戰伏起友諒敗走遂復太平陞後翼統兵元帥辛丑八月
從上伐漢乘風直遡小孤山抵九江友諒宵遁遂克九江
分兵收黃梅廣濟冬十月克瑞昌臨江吉安諸州壬寅從
上至南昌三月取新淦州已而祝宗康泰據南昌叛從魏
公復其城授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上以皇侄大都督
文正鎮南昌德勝統兵爲戰將四月友諒以兵六十萬圍
南昌德勝率步卒闢城門迎戰漢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射
之應弦而仆敵氣大沮明日復合衆城擊四晝夜急攻城
且壞先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乃巡城至東門敵
發礮張中其腰脅箭深入六七寸卽拔出之撫髀歎曰吾

自壯歲從軍傷矢石屢矣其重無踰此者豈命也夫然大
丈夫死不憾所恨者不能從上掃清中原垂令名於竹帛
爾舉案而卒年三十九追封梁國公謚武桓子廞代領其
衆後配享廟庭位第八德勝沉鷙簡靜剛明質直馭下嚴
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智畧如
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性篤孝友有古君子之行廞歷都
指揮同知世襲清浪衛指揮武桓兄弟六人父曰仁兄均
祥弟鑑端裕均祥先卒鑑官指揮僉事端沉鷙剛果屢從
征伐積功歷興化衛指揮僉事居六年致仕端子麟代襲
年復拜廣東都指揮同知裕典化衛正千戶麟以壽終[illegible]

之日生子本字宗立襲邳州衛指揮使督造海船創[illegible]
建神木營宮殿以才稱四邑出塞皆有功蒙褒賞領班兵
入衛從征澳夷入陞都指揮僉事尋回治司事甲子山東
旱饑戶曹奏准停支屯田卒月糧本曰支尚不給不給[illegible]
將餓矣仍發廩放如額僚吏執不可本曰有罪在本因以
聞於朝卒如所請賴全活者甚衆未幾卒官年五十四本
器量淵洪風采凝峻生平以忠孝自厲涖官行政寬猛得
宜善謀而有勇好讀書於義利之分古人成敗之迹辨晰
甚明子輔嗣官正統十四年輔以都指揮練兵禦□有功
充參將出居庸守懷來天順中陞都督同知成化元年總

兵征兩廣蠻俘斬二萬餘明年封武靖侯食祿千二百石
又明年征建州俘斬千人四年論功予流侯券辭流侯乞
世伯予伯券二十三年卒贈容國公謚恭肅子承慶嗣卒
子玹嗣卒子爵嗣方友諒之圍南昌也凡八十五日與德
勝先後死者右副指揮劉齊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元
帥許圭率兵取吉安漢兵畧城二人力戰死左翼元帥副
使牛海龍萬戶程國勝出閘突戰中矢死樞密院判李繼
先出戰被掠去死左副元帥趙國旺引兵燒賊艦追至板
橋戰死洪都知府葉琛江西行省都事葉思成康祀之變
琛思成迎戰市中死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城破死

管軍百戶徐明當圍城日追射賊墮穽中賊鉤去誘降不從死明有膽畧善修備軍中號爲胎裏諕背在知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歸故敵兵見明併力來攻遂執而殺之張子明者張元帥之子代父爲間使走金陵求援還至湖城被執友諒強官萬戶令徇城紿降子明佯許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我必死幸得見諸公賊怒即攢槊刺死張德山瀟山焚賊反隊死夏茂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砲死友諒滅贈齊彭城郡侯海龍隴西郡伯國勝附有傳繼先隴西郡侯丰高陽郡侯國旺天水郡侯琛南陽郡侯自有傳天麟天水郡侯明合肥縣男

茂成總管德山千戶子明初贈武毅將軍飛騎尉千戶後加贈忠節侯濟恩成皆贈官同廟祀南昌凡十四人其死而未入祀者吉安知府朱華萬戶崔輝

程國勝初名元佐上爲賜名休寧人英偉美鬚髯元末團結鄉兵禦寇丁酉明兵下徽州歸附署總管府先鋒擁下方山諸寨楊完者重兵壓徽州以百人銜之皆辟易胡大海兵適至困羅其營戊戌從攻婺源嚴州平之士誠合楊完者兵攻嚴州敗其舟師于東門庚子降饒州友諒兵至數拒卻之取浮梁平樂從衛公襲撫州降鄧克明南昌之役守寺步門與海龍夜刼營中流矢死時年三十有一嘗讀書慕節義居家孝友凡遇鬬必決勝之方不學而能每戰躬躍率先赴敵矢石交下意氣自如贈安定侯謚忠愍

曹良臣安豐人幼有大志及長英毅勇敢人多憚之元季群雄競起良臣聚鄉里子弟訓練爲兵立堡以禦外侮約束嚴明無敢違令者壬寅上駐金陵來歸上謂持兵可觀望而能效順嘉之命爲行省參政從征廬州戰鄱陽成功下襄陽從徐達下淮東平浙西克姑蘇陞行省左丞從定山東河南大會臨清進平元都陞行省平章奉命守通州元丞相也速來侵時大軍悉往山西守備單弱兵不滿千也速萬騎營白河衆洶懼不敢戰奮起按劍曰彼亡國之

餘衆雖多心實懼怯不足畏以計撓之可不戰而走也密遣人沿河各樹赤幟衺三十餘里鉦鼓接震□騎列先進至薊州斬獲而還是年從征陝西歸復守通州再從大將軍取王保保封宣寧侯祿九百石四年征蜀克歸州至瞿塘與廖永忠分水陸進會於重慶降其主明昇五年從李將軍征沙漠領東道兵出和林深入至阿魯渾河及其養將別顯常榮張耀等皆戰歿贈安國公謚忠壯子泰襲爵後永樂中削除之

孫興祖字世安濠人剛毅有膽畧初從上陽和在行伍中無有知者比渡江屢有功敗陳友諒於龍江陞統軍元帥

繼擣瑞昌八陳營進伐南昌遷指揮使鎮海陵敵不敢犯
境陞大都督府副使移鎮彭城及大將軍取元都以重地
建豐山六衛命顓戍守紀律嚴肅軍民得安牒報王保保
將來犯爲必取計衆懼與祖慨然奮曰憑堅城部勁卒以
逸待勞攻則曠日持久彼力自屈乘其疲而擊之蔑勿破
矣保保竟還救太原不果至今人咸服之洪武三年北伐
與指揮平定龎禮等攻三不剌川遇胡兵殊死戰出入震
蕩斬獲近萬人援兵不繼皆殁於五郎口年三十五上聞
震悼致祭配享於通州開平王祠贈燕山侯謚忠愍同時
別道死者孫虎虎不知何許人始來附時遣從諸軍援池

陽下於濳昌化安輯嚴州諸暨以功授千戶及克新城取
桐廬皆與有勞陞海寧衛指揮副使嘉興盜起虎領兵捕
之調福建及還從左副將軍征沙漠至落馬河與太尉蠻
驢力戰死之詔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追封康安郡
伯

俞通海字碧泉巢人父廷玉元末有彭祖及金花小姐者
以妖術惑衆江淮人多應之通海父子從其部屬李普勝
爲軍妖徒既戰敗乃結水寨巢湖自固屢爲妖黨左君弼
所困乙未聞上開閫和陽納欵乞援上大悅謂李善長曰
吾士馬糧盡欲渡江乏舟楫通海父子以舟師全附良應

我機五月親率兵至巢湖諸將迎上登舟謀出東口時蠻
城閘馬場河等隘皆爲元將蠻子海牙所扼惟一小港可
通然淺涸不容巨舟卽欲與海牙爭討不勝已而大雨驟
匄川谷盈溢素非行舟處皆水深丈餘上喜曰天助我也
乘漲發至黃墩通海黨雙刀趙普勝陰蓄異志謀不利上
華高知其謀密以爲言上乃詭言歸和陽取舟載兵合攻
海牙實欲以兵勢挾之遂得歸普勝走去乃集商舟多載
猛士復至黃墩督兵攻海牙敵船高大通海與永安侯勝
操舟進神勇無敵直趨和陽敵皆潰走繼攻鰟魚等寨大
捷授萬遂定渡江之計六月從上率舟師徑渡克采石取

太平有功遂攻取邉湖水陽八月攻行廊山涇縣克小淮
圩寨溧陽九月克銀浩東壩及固城民湖寨復取二溪口
時海牙悉驅戰艦結寨采石與元帥埜先從子兆先合淮
兵屯營方山相犄角窺太平丙申正月攻采石寨二月復
從攻海牙大破走之三月從平陳兆先營是月克臺城歷
沙港焦門克阿魯灰者林茵軍水寨拔鎮江追康元帥降
之進統軍元帥四月取丹陽金壇丁酉三月常州平陞行
樞密院判官葬克江陰宜興四月克宣城寧國復與樞判
趙馘等乘勢趨水陽下之五月畧太湖克大浦口降周中
帥王貴鈕津等經東洞庭山遇其右丞呂珍等時大軍已

西獨帥餘舟接戰矢中右目痛劇下舟令親丁拔其衣甲
立船上賊不敢逼戊戌正月討江陰奪馬䭾沙四月攻雙
刀趙復取通州十月克宏興等處擒雙刀趙據樅陽巳亥
四月擊敗之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庚子擊走陳友諒
於龍江焚其舟進樞密院同知八月從討友諒遂克銅陵
擣九江蘄州黃州等郡壬寅四月取南昌癸卯三月張士
誠圍劉福通於安豐通海等援南昌友諒解圍來戰丁亥
遇康郎山戊子大戰先諸將乘風縱火焚舟甚多漢驍將
定邊直前戰幸飛舸射中定邊相持數日舟小漢巨艦來
壓通海往往以首抵艦得脫鐵壓盡裂隨乘風棹七舟載

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諸王友仁友貴皆戰
死敵稍退時舟深入鏖戰我師遙望久之不復見意已沒
少頃舟飄颻遠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
之敵遂拔水寨遁去我軍先柵罌子口及橫截左蠡遏其
歸路戰愈急通海進曰湖有浮沙舟輒膠不利戰盡移兵
入江據上游敵舟入我直擣易耳太祖從其計敵見我水
陸結寨不敢出擾盡窘蹙下流突出與諸將追擊敗之
友諒死甲辰二月下武昌陳理出降三月陞中書省平章
事四月廬州平守之捫循勞來復業者衆繕壖壍興農田
兵民寧輯丙午四月從取浙江克湖州十一月太倉崑山

崇明嘉定松江皆降僞帥陳仁壽乘大艘百餘已遁入海
聞兵行秋毫不犯復回鄉里來降願列編民者數千人吳
元年圍姑蘇敗敵兵渡橋堤兵盪其營至尭花塢中流矢
創甚以四月九日歸自軍中上幸第視之病革顧曰平章
知予來問疾乎已不能語遂揮淚而出明日薨年三十八
駕復臨哭之慟葬聚寶山追封豫國公洪武二年配享太
廟六月列功臣廟三年改封虢國公謚忠烈通海沉毅簡
重勞不矜能嚴而有惠卒無子廷玉從渡江以戰功陞元
帥取丹陽丁酉克柵江營獲老牛兒等陞僉樞密院事總
戰船歿於陣贈河間郡公次子通源通淵通源字百川通

海卒即軍中領其兵攻蘇州擒士誠副通海官從徐達征
中原下山東河南北山西諸郡從將軍馮宗異等會兵大
原取陝西克慶陽尋張良臣復以慶陽判率師自臨洮來
趨至涇州合兵圍而斬之西征王保保出連雲棧克興元
皆先登洪武三年封南安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從廖
永忠伐蜀又從魏國公出塞征甘肅有功八年從江南民
四十萬田鳳陽命撫輯開水利墾田攻雲南征廣南諸蠻
俘斬數萬二十二年詔還鄉未行卒卒後逾坐黨事以
死不究仍賜葬聚寶山號國公傍通淵以父兄故充參侍
舍人從徐達征秦隴燕趙功陞督府僉事征哈剌哈至擺

魚兒海獲酋長人畜班師轉餉二十萬石江西又征都[illegible]
龍場諸蠻剛克辰沅寶慶俘獲多上又念俞通淵父兄功
封越嶲侯食祿二千五百石率師討建昌叛賊築城越嶲
二十六年坐累罷侯以家人還鄉建文元年召為豹韜衛
指揮使戰歿白溝河子翊先卒次靖是年嗣官明年卒次
端又明年優給錦衣未幾亦卒遂無後通源子祖病廢不
能嗣孫宗曾孫信信宣德十年乞嗣信子瓏瓏子仲仲孫
治五年乞嗣皆不許
韓成虹人有勇畧壬辰從上舉義率先戎陣克泗州破諸
山寨甲午克滁州授鎮撫守禦之乙未渡江拔采石太平

攻蕪湖丙申克金陵鎮江等處陞元帥守金壇從攻常州
敗援兵解牛塘圍遂取揚州從下婺州復池陽戰龍江[illegible]
江州下南昌皆有功陞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侍衛
幄從援安豐攻廬州鄱陽之戰至馬家渡上舟滯敵衆[illegible]
急衆無所措成奮然曰聞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成不敢
辭遂服上冠袍對敵躍入水死衆復力戰上得脫上追悼
贈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建忠臣廟祀之位第一子觀字
彥賓有父風初為散騎舍人帶刀侍衛忠謹上甚愛之父
沒命為桂林指揮僉事世襲討平象州叛賊尋勦古田賊
賊之丙寅陞指揮使觀生長兵間諳練武事為人勁悍[illegible]

剗巳巳鎮廣西有儒生來迎曰此賊覘我悉斬之[illegible]
軍士股栗無敢違令者初蠻寇不靖數出焚劫州縣殺守
吏遣民苦之觀勦捕人人用命獲寇必治以峻刑間有一
二遣歸諸蠻聞皆膽落不敢復出為害由是境內得安後
召還京二十八年秋充副總兵平黃世鐵等寇陞都督同
知三十年副楊文征五開蠻平之永樂初拜征南將軍鎮
江西數月復鎮廣西四年充征彝副將軍從征交阯尋進
將軍有功留鎮交阯十二年卒賜祭賻米貴以水軍[illegible]
元帥戰死鄱陽贈京兆侯陳兆先元將也父埜先領兵為
元守采石太祖破之埜先死遂領父衆屯方山丙申拔其

營獲兆先釋縛擢為元帥屢從征有功克寧國宣州江陰
敵宜興定婺州拔諸暨紹興破友諒於龍江守太平下南
昌破安慶積功忠勇表表上益親信之戰死鄱陽贈潁上
侯李信以秦淮翼元帥府右副元帥戰死鄱陽贈隴西侯
王勝以右副元帥戰死贈太原侯丁普郎驍勇超異初為
友諒守小孤山辛丑秋上過小孤普郎率所部來降收置
軍中屢從征有功陞行樞密院同知癸卯秋大戰康郎山
五晝夜身被十餘創首截猶植立不仆挽兵若戰狀贈濟
陽侯張志雄初為趙普勝將普戰號長張友諒忌殺普勝
志雄憾之庚子秋從友諒犯龍灣太祖擊破友諒兵志雄

浹陣命爲將因陳平安慶之策既而友諒復陷安慶上[illegible]
志雄及廖永忠等攻之破其舟八十餘艘獲濟遂拆江[illegible]
小孤進江州友諒敗走進行樞密院判兼水軍元帥戰死
鄱陽贈清河侯李志高以水軍元帥府同知戰死鄱陽贈
隴西侯昌文貴以左副元帥戰死鄱陽贈汝南侯余和以
左副元帥戰死贈下邳侯徐公輔以金斗翼右副元帥戰
死贈東海侯劉義以帳前水軍右副元帥戰死贈彭城侯
陳弼以金斗翼右副元帥戰死贈潁川侯陳國勝字昌[illegible]
休寧人汪廣洋妹婿也負氣節每以義許人死上甚知之
命爲帳前總判親兵萬戶出入行陣常翼上左右從戰康

郎山凡五晝夜不央國勝臨陣奮兵誓曰滅賊而後見上
否寧血濺草木遂死於戰太祖聞之輟揮淚贈安定伯王
吹任以中翼元帥府副使戰死贈太原伯姜潤以驍騎衛
管軍上千戶戰死贈定遠子王鳳顯以驍騎衛千戶戰死
贈羅山子后明梁縣人以管軍上千戶戰死贈梁縣子[illegible]
惟德以驍騎鎮撫戰死贈懷遠子王德以驍騎千戶戰死
贈合肥子朱鼎以長鎗上千戶戰死贈合肥子汪清盱眙
人尚太原長公主始以親兵侍上於軍中戊戌夏領兵取
通州遂破黃橋高郵等處克復宜興攻杭州援常州從克
江西九江湖廣黃梅廣濟等處壬寅復安慶授百戶戰死

鄱陽臨死傾謂司列曰大業在此一舉勉之贈盱眙子[illegible]
二長教潤爲羽林左衛指揮僉事文欽澄爲錦衣鎮撫[illegible]
洛陽中護衛指揮僉事王喜以千戶戰死贈定遠子汪澤
以千戶戰死贈廬江子丁宇以千戶戰死贈含山子遊德
山以管軍鎮撫戰死贈汝陽子羅世榮以雲騎都尉戰死
贈隨縣男史德勝以千戶戰死贈定遠男陳沖以管軍千
戶戰死贈巢縣子裴軫以管軍上千戶戰死贈定遠子常
德勝以大號所副千戶戰死贈壽春男鄭勇輿以雲騎後
都尉戰死贈隨縣男袁華以管軍右副千戶戰死贈虹縣
男王理以管軍左副千戶戰死贈五河男王仁以千戶贈

舒縣男曹信以鎮撫贈含山男甲辰太祖軍武昌還謂中
書省臣曰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朕與陳友諒戰
於鄱陽韓成等効忠死敵朕念之不忘爾中書其議所以
崇報之典於是省臣以三十六人進乃並丁張二將軍同
立廟於康郎山之麓命餘干縣令主祀事歲時祭復各恤
其家

史官曰桑世傑等殉烈丈夫哉艱難百戰而卒血濺征袍
以至央脰屠腸殘肢體而不悔嗚呼亦何壯乎徐張有解
揚之義韓成追紀信之風取義成仁彷古大節何以加茲
循其功烈雖珥貂百世何云忝乎撫册馮弔未嘗不致嘆

於金川後也悲夫

明書第九十五卷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一 勳臣傳二

康茂才 吳良 附弟楨 吳復 丁德興 韓政 鄭遇春 蔡遷 胡海 薛顯 郭子興 附弟德成 傳

康茂才字壽卿蘄州人通經史大義事母孝有志事功元末州結義旅捍敵元授長官復九江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知歷總管府事淮西宣慰副使都元帥屯兵和州之峪溪乙未上渡江將士家屬尚留和州茂才移戍采石木寨阨江為阻兵不多善戰士皆川命常遇春以游兵虛撓之度其力疲夜設伏質明殲其精銳殆盡然猶收合潰散堅壁天寧州明年上命諸將以火砲破其寨奔建康授淮南行省參政甫踰月上克建康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率餘兵三千詣軍門降曰前日之戰勠力為主屢敗不振天數非人力今願歸効尺寸上釋之命統所部從征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龍灣取馬馱沙八月張士誠來攻逐走之獲其樓船戊戌從攻池州取樅陽遷都水營田使上曰比兵亂失耕乏食特設此官命汝興水利商得勞時其蓄洩屯田大獲仍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友諒既破姑熟將寇建康上知茂才素與友諒善密諭曰有事

任汝能辦乎應曰惟命曰友諒且入寇吾欲速其來分其力給以虛實非汝莫可使者若致書爲降約内應友諒來吾事濟矣家有老閽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因爲書言朱某不足與有爲兵弱地蹙四面勍敵僕委身坎阱欲奮扳鱗翼惟明公歸若大軍分道速進便當獻江東橋一欵馬答建康可唾手得也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厚賜閽者遣歸答書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内外奮擊功成官賞不爾吝書至呈上曰口墮彀中矣即命李善長一夕易橋鐵友諒至見橋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覘營中犇馬倣旗四散落落益大

驚曰老賊紿我太祖乃自將麾伏兵四起大破之勞茂才曰今日之勝皆汝功也賜賚甚厚辛丑從上征友諒拔江州又敗友諒八指揮降二萬餘人明年復龍興又明年破殺陳友諒及降陳理皆有功進親軍副都護從克廬州衡湖南諸功進大都督府副使從取泰州士誠犯江陰京口上自將擊之士誠兵遁走命追至巫子門敗之獲士卒二千餘人擣淮安拔水寨遂攻湖州逼姑蘇大戰尹山橋破之縛士誠陞同知大都督府洪武元年從大將軍北伐駐師陝州造浮梁濟軍遂鎮河中招降絳解二州遮蔽潼關秦人不敢東三年從征定西取興元召還卒於陝州年五

十七贈中書平章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武襄上親爲文祭塟幕府山子鐸以父功封蘄春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時鐸年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金鑄蘄國武襄公五字置帽上復御書康二子講求先業愛爾勤功十一字賜鐸及其庶兄鏞以寵之八年詔鐸督民開荒田於鳳陽十年征辰州洞猺十一年平松潘諸州有功十三年延沿海諸城撫循兵民十四年從徐大將軍北征既還從傅將軍征雲南克普定破苗楚山等砦卒於軍年二十三追封如父謚忠愍子淵澄皆幼淵優給充散騎舍人已而華冠服勒居山西卒子勝永樂二十三年宣德二年再乞嗣爵

勝子永弘治七年援詔請嗣皆不許

吳良定遠人初名國興賜名良雄偉剛直與弟禎俱以材勇稱良能沒水偵探而禎恒異服爲間諜太祖起兵兄弟來附從取滁州克和陽先戰有功渡江與元兵戰采石克姑熟溧水溧陽定建康常州皆有功進鎮撫破周兵於秦望山下江陰以指揮使領兵鎮之士誠據姑蘇跨有淮東浙右江陰踞江口當往來要衝而士誠多變詐動以金帛啗誘諸將士且日窺伺良行上諭之曰良惟誠可以破詐爾爲邊將鎮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捕逃毋逐小利毋輿輕爭鋒保境安民惟爾功奉命治兵惟謹戊戌從

命弟谷助守是秋敵來侵擊敗之俘數千人拜樞密院判行分院事巳亥士誠盜兵壓境良遣偵率部將王忽雷等自北門擒敵數人敵懼莫敢前良提分兵出南門合擊敗之是冬援常州間道繊周兵於無錫之三山敵狼狽去召至京勞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儒閣學士宋濂為詩文以美之還守江陰乙巳上大發兵取淮東士誠以巨艦數百艘溯江良戒嚴以待明年正月上親禦之至境敵遁去追至巫子門良等縱兵夾擊大敗之上回幸江陰見防禦有方書曰寔良汝非吾吳起乎稱歎久之大賞賚下及偏裨良

在鎮仁而有勇武不弛文屯田平徭嚴禁遊惰奬名節新學宮教飭士習絃誦藹然有禮義風其馭將士不妄刑殺犯則罰無貸故下皆畏愛之至其自奉聲色貨利泊無所好夜宿城樓枕戈警備時歲旱躬自禱大澍歲登居守凡十年與长興宜興常州聲勢聯絡敵不敢逞民以獲安丁未克姑蘇移良弁鎮僉大都督府事武備益修洪武三年論功封江陰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世券五年為征南將軍討廣西叛蠻盡平其地移兵入銅鼓五開踏臘浪諸溪洞蠻夷畏服復德輸租奉法令八年上移江南民十四萬田鳳陽壯京畿令良與李太師周德興等督其事十二年寮

王受封青州命督建王府納其女為王妃留三載疾卒年五十八贈江國公謚襄烈肖像功臣廟長子高嗣侯屢出練兵征□二十八年有罪調征龍州北平兵起守遼東與楊文數攻永平燕王患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無能為也乃遺書盛稱高極詆文故易其函授二人所二人得書并聞建文帝帝果疑高削爵徙廣西獨文守遼東竟敗永樂初復召高鎮守大同上言禦□方畧十二年被劾編民江陰十七年奪券洪熙元年上曰高性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即死從其家會赦得釋宣德十年子昇乞嗣侯不許弟禎字幹臣初名國寶與兄同歸賜名

禎孫德崖之變從上城外策馬先還卒免於難渡江皆有戰功陞右翼副元帥副良守江陰首破張士誠水寨擒其驍將朱定甲辰授指揮使丙午寇出馬䭾沙從上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縱兵急擊之俘獲無算是秋從大將軍取湖州勒兵出舊館扼之戰大捷事平遂留戍焉吳元年平張士誠進僉大都督府事副湯將軍討方國珍引舟夜入曹娥江通道夔壩出不意直抵車廐方國珍潰挈家入海追至盤嶼戰自申至夜三鼓之盡獲其船馬輜重國珍降仍由海洋取福州不數日卷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明年破延平擒陳友定閩海平贈

大昌國海寇葉陳二姓聚劫蘭秀山立勳之洪武元年僉
太子左率府副使吳王左相大都督府僉事明年出陝西
安輯慶陽三年巡海上封靖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世券
專爲王傅解督府事以事奪侯尋復之五年發兵東戍定
遼總舟師由登轉餉道險遠調度有方七年海警復領沿
海各衛兵出捕乃徙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三
郡無賴輒有挾私怨蔓引平民富家兒兵籍者瀕海大擾
寧海知縣王士弘曰誣良民爲兵不可吾寧獲罪死當爲
民請命即上封事言狀辭甚懇切上嘉士弘言即日詔罷
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士弘潞州人權南雄府通判卒於官）積兵至琉球大

洋獲倭寇船遂往來海道總理軍務寇亦遁跡十一年疾
作歸京明年五月卒年五十二贈海國公諡襄毅子忠襲
封堅衛鎮撫永樂初革
吳復字伯起合肥人沉鷙寡言笑因亂結聚保鄉里自署
千戶甲午率衆歸濠領前驅從克泗滁采石太平歷萬
戶定建康授總兵攻鎮江斬元定定平章守常州吳兵奪
至死戰羅馬持矛追奔數里授宜興戰高橋仍守常州從
征陳理還圖廬州先登下漢沔授鎮武衛指揮同知守沔
陽元同僉任亮據安陸復將先鋒倍道襲之縛亮以歸洪
武元年北征克汝州魯山陞指揮使從征陝西土番克[illegible]
州應援漢中拔南鄭回安陸從傅將軍平蜀又從湯將軍
平九溪蠻進督府僉事世指揮使再征土番有功僉大都
督府事洪武二年封安陸侯祿二千石又從征雲南克普
定克總兵官勦殺蠻寇北取廣西轉餉盤江卒年五十三
追封黔國公諡威毅與世侯券加祿五百復平居恂恂至
臨陣奮發無堅不潰衛冒矢石體無完膚在普定買妾楊
氏年十七候殮慟哭已沐浴更衣自經死封貞烈淑人十
八年子傑以指揮嗣屢出山陝河南北平練兵從征二十
八年有罪與吳高皆從楊文征龍川建功自贖建文中率
師援真定戰白溝河失律謫南寧衛指揮使永樂初革子

璟乞襲及後正統弘治間孫鏵等屢乞嗣皆不許
丁德興定遠人甲午歸附上偉其才貌以黑丁呼之授萬
戶與郭英俱典親軍是年取洪山寨敵勁兵七千德興所
率纔百人一鼓破之擒其帥克滁州和州敗青山寇兵從
渡江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元將陳埜先率兵數萬來犯城
下從上策應又分兵從取溧水溧陽皆先登時蠻子海牙
集樓船結砦采石陳埜先既敗其子兆先復合淮兵屯方
山伺太平乃從克采石砦破方山砦擒兆先克金陵取鎮
江陞管軍總管下金壇廣德宣州領精兵圖常州平之陞
左翼元帥宜州復叛率兵佐胡大海復之遂分兵下江陰

取徽州石埭池州樅陽攻江州移兵擊安慶復克甘露還
江陰攻江西旁近州縣從攻儸刀趙獨進拔其鋒克宜興
先是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其城西通太湖口爲周餉
道德興分兵絕塞之併力急攻城拔之授鳳翔衛指揮使
攻廬州陳友諒犯龍江德興守石灰山遇戰方擊敗之是
年上攻揚安慶克九江援安豐皆從有功友諒圍南昌從
上親征遇於康郎山死戰友諒死十月從征陳理於武昌
回克廬州進征湖南諸州郡多不戰而附攻克通州高郵
淮安征浙西擊常熟舊館敗士誠兵下湖州降李伯昇克
吳江圍蘇州卒於軍年四十贈都指揮使洪武元年二月

肖像功臣廟追封濟國公德興沉勇威嚴仁而有信行師
紀律嚴明不妄殺有功不伐上嘗與諸將論征伐難處曰
必得黑丁乃可其兒重如此子三人忠授龍江衛指揮使
世襲浩梟恩賜守禦浩子廣廣子富世食田祿於江寧
韓政睢人元季爲義兵長上定江左同曹良臣來歸授江
淮行省平章政事李濟據濠名爲吳守而觀望未決上命
晉長書招濟不報上曰濠吾鄉猶閣他人是吾有國無家
可平命政率指揮顧時葉珍等攻其水寨洞月城又攻其
西門以雲梯砲石四面攻濟降之守將忻都竹貞遁去
將守濠召政攻安豐以兵扼四門潛穴城東龍尾壩二十
餘丈城壞遂破安豐追獲忻都而竹呂左君弼走汴竹貞
來援又破之安豐乃定至潁獲其運船留勝守之淮東西
悉平從平浙右北伐中原政文梁城知院盧斌等皆降分
扼黃河斷山東援兵取益都濟寧濟南東平改山東行省
平章政事徐達取元都檄政命東昌鎮撫臨清元都定政
分守廣平蟻尖寨者在林慮西北二十里元右丞吳庸王
居義等據寨剽刻旁近給軍食甚民苦之徐達收諸山寨
蟻尖獨恃險絕未下政進攻庸等庸等降調征陝西還兵
守禦河北征進北至大小興州斬獲甚多洪武三年封東
平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辛亥鎮山東未幾復鎮河北

招撫流移壬子從李文忠出居庸擣應昌取和林深入遇
敵進至阿魯渾河大獲而還出鎮河南再鎮陝西練兵[illegible]
清十二年卒贈鄆國公子英散騎舍人
鄭遇春濠人與兄遇霖來附甲午從克滁州取鐵佛岡三
汊河大柳樹諸寨皆爲先鋒乙未克和州含山渡江拔采
石太平授總管攻蕪湖遇霖戰死弁領其兵從征溧水溧
陽茅山水寨擒陳兆先於方山定金陵拔鎮江征常州解圍
牛塘取宜州皆有功陞右翼元帥從克揚州婺州再擊敗
走友諒兵下黃梅南昌復定祝宗之亂大戰禁江口敗友
諒平武昌下廬州淮安取安豐濠州六安陞指揮僉事從

守禦征中原下汴洛克元都轉征迤北克朔州歷指揮副
使進都督僉事封滎陽侯祿九百石予世券四年往臨濠
開屯田行大都督府坐累奪爵十三年復侯從征雲南率
楊文等經畧城池屯堡凱還督金吾諸衛造舟海上二十
三年卒
蔡遷不詳其鄉里元季兵亂從芝蔴李據徐州芝蔴李敗
來歸上以爲先鋒從渡江下采石克太平取溧水破蠻子
海牙水寨及陳埜先皆有功丙申定金陵陞千戸從徐達
取奔牛呂城克廣德宣城等處遷萬戸進攻毘陵拔橫林
三山營寨攻青山小北門獲其黃元帥遂爲都先鋒從奪

馬駄沙克池州攻樅陽及討宜興征衢婺二州有功陞帳
前翼元帥陳友諒寇龍江從諸將擊敗之遂進復太平從
又從取安慶水寨破九江敗陳友諒八陣指揮於遂昌遂
克南昌討淮安命率兵爲援又從拔安豐移鎮合肥會友
諒攻江西召還大破其兵於鄱陽湖焚其戰艦友諒死從
征武昌有功進指揮同知後從下廬州甲辰命率龍驤衛
諸軍從常遇春討新淦鄧克明餘黨於沙坑諸寨平之進
攻贛州取南安南雄諸郡還兵追饒鼎臣於茶陵擒[illegible]
衆遷龍驤衛同知從克高郵破馬騾港淮安守將[illegible]
[illegible]陣命守淮安後以兵克壽州授[illegible]
州從攻湘潭辰全道永諸州皆攻克之改荊州衛指揮使
遂進克廣西累遷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兼靖江王相復討
捕諸叛蠻悉平之遷爲將十五年未嘗獨任多從諸將征
討每戰輒勇奮獨出橫刀突陣左右揮擊敵皆披靡却走
不敢近旣還全瘡痏體人視之不可堪而遷畧不以爲意
賦性寬怡若不見其有爲者尤善處交友上以是甚加愛
重及卒尤惜之詔贈安遠侯謚曰武襄親爲文祭之稱其
智足以率衆勇足以前驅大小之戰不可悉舉披堅執銳
野宿風餐親冒矢石身無完膚勤勞多矣護喪還京師卜
兆以塋命有司給喪具詔皇太子致祭禮極豐備云

胡海字子淵定遠人初從上起兵以管軍百戸敗元帥賈
魯於泗州尋取滁州和州從渡江定采石太平攻蠻子海
牙水寨取鎮江下廣德宣州克常州寧國皆與有功敗元
帥謝國璽兵克先鋒略江陰攻湖州壁其東南月城破天
目寨攻宜興從下婺州諸暨之戰生擒賊衆四百餘人陞
都先鋒破陳友諒於龍江取潛山克安慶與友諒兵八[illegible]
八[illegible]從徐達援安豐攻廬州賞授花槍千戸從克荊澧[illegible]
德衡潭瀟寶慶諸州擒元帥唐隆鎮撫李賢陞寶慶衛
指揮使留鎮益陽洪武元年從平章楊璟征湖廣廣西[illegible]
[illegible]永歸附者遂下新陽克永州加授昭勇將軍[illegible]克[illegible]

勳平左江上思州蠻酋黃英等獲僞將及衆二千餘人調征蜀龍伏監進攻天門山賊皆平之授世襲指揮使仍守益陽率兵平武岡諸山寨獲兵七百餘人籍戶八百尋開邊使勢以金繒又平靖州及五開諸蠻洞授鎮口將軍從傅穎公平雲南還册功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封東川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鈔萬錠營居第於鳳陽復從馮勝北征克左參將降納哈出有功復克征南將軍領兵十萬平九溪六甲洞旋師賜鈔千錠黃金千兩白金五千兩綵段六十疋歸老於家至是疽發背而卒年六十三海饒慨有大志每戰身先士卒勇奮發從者亦無

不激厲自効故所向多捷訃聞致祭子斌從征雲南戰沒賜都督同知次子觀尚南康公主死白溝之戰自有傳後宣德中公主乞子忠嗣授孝陵衛指揮僉事後以斌戰沒無子進都指揮同知

薛顯沛人爲元泗州守將辛丑太祖取淮南顯來降授指揮壬寅助守南昌漢友諒以大衆圍城攻急顯將銳卒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樞副趙祥敵乃退尋鄧仲康據新淦討斬之因狥下江西諸郡即留行省參政從平淮東伐吳攻昇山水寨五太子盛兵來援常將軍戰稍却顯率舟師直前奮擊大破之李遐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常將軍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勇悍既破而遐珍亦善戰皆降士誠爲之奪氣論功進江西行省右丞大將軍北代上諭曰薛顯勇冠諸軍可別領兵獨當一面遂克山東河南進據臨淸德州通州下元都偵邏古北諸監口俘獲數萬從征山西大破王保保兵下太原邀賀宗哲於石州已而從保定招諭未下山砦其最強者桃花蟻尖等寨以次平定偕兵入陝西分攻馬寨山西番大破之俘王保保部將毛祥以獻張良臣以慶陽降顯往受之已而良臣有異志夜半襲我營被傷突圍得免尋大將軍攻良臣王保保遣兵來援顯與傅將軍駐兵

靈州遏之慶陽遂平追賀宗哲於絕塞而還三年封永城侯不與券惟賜錦帛上諭之曰顯屢摧大戰可稱奇男子然其性剛忍好殺屢戒不悛千戶吳富自刎從朕有功無過顯利其所獲殺奪之師還之日妻子訴冤於朕又輕殺馬軍罪不可恕而天下初定即殺有功臣又所不忍今封爵如例謫居南海以示懲分祿爲三千戶馬軍各得其一而一以養其母妻庶幾相准國法不廢四年復召用五年定祿千五百石給世券從北征八年視河南城池十三年督屯北平十五年理山西軍務明年練兵北邊毋襄二十年征降納哈出還次山海關卒贈永國公謚桓襄無子宥

嗣妻張納券後胡黨事發以死不問弘治六年珍自稱題
曾孫乞嗣不許
郭子興一名興濠人壬辰定遠郭子興所謂滁陽王者遽
濠城稱元帥興隸麾下時太祖在元帥帳館專征伐興備
宿衛從克滁和渡江拔采石取太平定金陵先登授管軍
總管克鎮江置五翼元帥府陞統軍元帥圍常州晝夜不
解衣甲生蟣蝨下宣州江陰宜興婺州克南昌進破鄱陽
彭蠡之戰海艘騎進賈勇先登征武昌灑血馳戰斬獲獨
多陞鷹揚衛指揮使拔廬州援安豐陷陣大敗姑蘇兵平
襄陽衛澧還蹂高郵踏淮安剗吳興往往裂創力戰平姑

蘇陞鎮國大將軍僉都督府事佐大將軍取中原守潼開
潼關三秦門戶李思齊張思道日覬覦興厲兵積貯扼塞
慎固屢敗其兵不敢東向移戍鞏昌爲秦王府武傅兼陝
西行府僉事洪武三年封鞏昌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
賜地佃墳戶辛亥伐蜀克成都十一月練兵臨清巡北邊
召還十六年以疾卒贈陜國公謚宣武子四景儀振宗官
倡弟英列世家女弟入宮進位寧妃與有弟德成事太祖
爲驍騎舍人性明爽見幾避禍以酒自放上一日召授某
府都督懇辭不受上變色曰朕念爾親且舊兄弟皆登[illegible]
幾而爾獨未顯故畀爾職何辭爲德成免冠泣拜曰臣[illegible]

狂愚懶慢耽酒嗜臥不識事情緩急儻位高祿重必任職
司事苟不理上殺我也人情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
適足了一生願卒賜上大喜曰吾人樂能若是吾刑可措
矣立書敕賜黃封百罌金彩弊是寵待益厚德成常侍宴
後苑飲酣免冠謝髮禿落且盡上笑曰醉風漢毛髮如此
非過酒耶德成仰首曰臣猶厭其多欲盡剃始快意上嘿
然既醒大懼誤觸忌諱遂盡剃髮披僧衣狂呼唱佛不已
上笑謂寧妃曰前謂汝兄戲言乃實爲之非風而何德成
常見其兄弟征鎮四方逾年不得歸輒笑其以虛名受辛
苦曾如我飲中樂耶已而黨事起死者相屬德成益狂蕩

檢以壽終
史官曰計太祖之功臣鮮有令終者而諸公或臥老軍中
或訣辭牖下幸矣茂材勳依日月去天寧之戰無幾紿書
一事保無僞間爲眞問乎而不沒於闕者之一言危哉趙
氏伯仲其江陰鎖鑰乎鴻序勝翩膺任將帥風規亦何邵
也英復平居恂恂而遇敵颷發德與有功不伐致念黑丁
韓鄭蔡胡乘時立功身名俱泰薛顯以好殺而獲壽然分
祿讓誼眞所謂顚倒豪傑也子興屢經戰陣而無所損智
壽哉而其弟德成以酒自全古人蓋謂知幾者矣然咸勤
名竹帛垂榮無窮誠一時識務之俊傑焉惜其身死未幾

後嗣夷隸薄待殊勳然又非干太祖之刻矣噫

曹興周武張龍張赫張銓華高佐成孫恪傳

曹興一名興才未詳何許人初歸有功授管軍千戶從取姑孰定建康克南徐收武昌陞指揮僉事平吳進指揮使從征中原定元都已酉陞河南行中書省參政討西番洮飛征梁甘凱還進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十二年封懷遠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理軍務山西已二十一年從北征有功後數年疾卒

周武不知何許人從取江南滅漢攻淮東平吳積戰功歷陞指揮僉事從征中原歷陞都督僉事西番叛為參將與董玉張龍張溫王弼等從沐將軍討平之取朶顏獲人畜

十餘萬洪武十二年封雄武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世指揮使理軍務河南巡北邊訓練士卒召還京復出巡河南洪武中以病卒

張龍濠人從渡江征伐累立功陞都先鋒攻花槍千戶吳元年陞威武衛指揮僉事領偏師立功陞都督征西番斬獲招附功多鎮守鳳翔洪武十二年封鳳翔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子麟尚福清公主為駙馬都尉龍卒麟歸塋父還京卒孫傑侍母公主京師永樂中請嗣不許因夾侯傑子綱宣德中年乞嗣侯又不許

張赫濠人歸附授千戶從克定遠泗滁和州援采石太平

歷總管收集慶鎭江常州進常春翼元帥守常州大戰都
陽湖截禁江口征武昌降陳埋下湖州平吳討方國珍克
慶元溫台降國珍歷福州衛都指揮副使沿海捕倭功陞
同知署都司事坐捕倭日多詿功奪俸統哨出海入牛山
洋遇倭追至琉球大洋擒倭酋仍獲多人調興化衛還仍
予俸陞都督府僉事時遼東艱食命赫督海運庚申辛酉
歲一行捕東倣山寇仍督遼運癸亥甲子乙丑丁卯歲一
行二十年封航海侯食祿二千石與世券復三督海運二
十三年卒贈恩國公謚莊簡子榮累功至指揮使永樂中
嗣侯不許孫鑑指揮使福建都指揮使巡海捕倭擒賊楊

總從成國公征廣西留鎭交趾曾孫寧爲指揮使
張銓定遠人從取太平定建康南徐毗陵婺州討僞漢壽
江州戰鄱陽湖收鄂渚攻淮東平吳累戰功歷陞指揮僉
事從取中原下濟南克汴洛燕晉三秦四川累陞都督僉
事董建齊邸於青州征五溪蠻討平水盡源通塔平散毛
諸洞從征雲南有功洪武二十三年封永定侯食祿千五
百石與世券子洞指揮使永樂中除爵不嗣
華高字則危含山人智而有勇恭愼不伐會江淮兵擾集
衆數百人甲午入巢湖自固以舟來歸克采石溧陽太平
授總管丙申破海牙水寨方山營擒陳兆先從定金陵鎭
江陞秦淮翼元帥獨破廣德得兵萬人揮數萬石下册陽
金壇常州陞僉行樞密院事擊敗趙普勝漢人犯龍江高
與張德勝敗之石灰山幸生從征安慶克安慶擣九江援
長興爲李伯昇夜刼南潯等營擊敗之下南昌鏖戰鄱陽
殲友諒武昌陞湖廣行省左丞從取淮安高郵還攻下舊
館進圍蘇州平吳召見戟門賜米幣陞湖廣行省平章政
事鎭全楚洪武三年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與世券券城
會爲使廣東觀海南城池務留內府明年辛亥二月卒於
崖州上命中書省補支高祿三百石無子納券葬中贈巢
國公謚武莊仍肖像功臣廟從子岳授指揮僉事

俛成含山人有膽氣負大志亂起人苦干戈嘗書壁曰大
丈夫胡可束手就斃不奮出爲所能爲以垂聲於世可乎
見太祖行兵有法乃仗劍來歸上甚喜之留麾下從渡江
克采石太平定金陵下鎭江爲領軍先鋒收毗陵寧國池
婺擢統軍大元帥從取安慶破江州援安豐大戰鄱陽湖
陞指揮僉事平吳陞指揮使鎭守安慶調度有方軍民安
業陞都督府僉事洪武十二年封安慶侯食祿二千石世指
揮使克征南副將軍征容美諸洞蠻平之還至常德從征
雲南克普定普安曲靖與世侯券加祿丘百石二十一年
疾卒贈皖國公謚莊襄又明年子泰嗣永樂中爵除泰子

宗宗子銘銘子璋不得嗣

孫恪父與祖恪以父功嗣指揮使常在上左右謹敏小心未嘗有過歷戰功陞都督僉事洪武二十一年爲右參將從藍玉征胡至捕魚兒海先登陷陣野戰有功二十二年封全寧侯食祿二千石予世券永樂中爵除子乞嗣不許

史官曰飛龍在天六氣以翼風雲之感蓋有人命焉帝王之興莫不資材武勇力以著廊廟之寄成於樸楠而舟濟於櫂楫也曹興而下是九人者能各擅其所長前後樹定鼎之績終以守正不敗吳惟人豪也哉而子孫曾不及九門曰河出塞零級之輩考古者寧無扼腕

耿炳文周德興胡顯李新傳

耿炳文濠人父君用從上取滁和積功爲管軍總管克采石下金陵丙申戰死宜興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下長興改爲安州擒士誠守將降其兵以炳文爲都元帥鎮安州郭成副之時獲處士溫祥卿與語奇之留贊軍事辛丑周將李伯昇來寇敗之張士信益兵圍城又敗之凡十餘年寇屢至固守待援兵兵至輒敗去竟不能越境窺金陵拜指揮使吳元年破蘇州陞大都督府僉事從征中原洪武初授鎮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扈幸汴梁從平山陝守長安覲運筆昌不乏遂鎮陝西大浚堰渠興水利三

年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自陳祿入不給歲賜租亦如之十四年破口北黃河復還陝西十六年徃諭征南諸將弁閱城池軍馬蠻寇叛討平之二十四年賜鏹鈔造第鳳陽葺先塋贈父君用爲侯肅清逆黨差次功臣以炳文附徐達爲一等二十五年兩當妖人作亂總兵討平之三十年充征西將軍勦平蜀盜高福興併三千餘人三十一年鎮守遼東建文元年北兵起炳文爲征口大將軍率衆二十萬北進至眞定都督徐凱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鄚州先鋒抵雄縣燕兵出不意破其城忠松引衆來援伏兵[illegible]

皆被執因告燕炳文虛實遂長驅至眞定張玉朱能潭淵
來戰炳文大敗奔還滹沱河東衆尚數萬復戰大潰副將
駙馬李堅都督甯忠顧成指揮劉遂俱被執炳文固守眞
定燕兵攻城二日不能下去之炳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建
文皇帝始有憂色召還遣李景隆代之北兵既入迎降永
樂二年刑部尚書鄭賜左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
僭龍鳳玉帶僭用鞓詔籍其家炳文自縊死子璿尚主爲
駙馬都尉瓛後軍都督府僉事北兵起與江陰侯吳高及
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不克退保山海吳高被間奪兵徙
廣西楊文守遼東瓛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瓛散

騎舍人擢尚寶司卿先後皆獲罪死炳文有伯父君美從
克滁和還却士信兵君美子瑞力戰中矢死從弟忠亦有
戰功爲叅將
周德興濠人長於騎射勇悍有力甲午來歸從定克鐵佛
岡等處克滁和渡江克釆石太平攻溧水破陳埜先水寨
三月入建康下京口毘陵宣城江陰池陽有功歷陞左翼
大元帥戊戌從取金華戰龍灣安慶高郵援安豐征合肥
歷陞指揮從常將軍討贛州克之定安福永新有功尋擢
兵援安吉西安再陞行省湖廣叅政進行省左丞丁未爲
副將軍偕楊璟取廣西還受上賞仍出鎮湖廣拜征南

軍平慈利土酋覃垕等議設衛所洪武三年封江夏侯食
祿千五百石與世劵是年討平長沙峒蠻田氏辛亥爲征
西左副將軍入瞿塘討明昇蜀平移江南民十四萬田鳳
陽上曰南安侯俞通源闢田勤役擬三月考算日工一
夫闢止四分不及半畝遣卿督責尋理軍務庚申秋往福
建築海上諸城防倭辛酉召還五溪蠻作亂德興請行時
德興老上未許德興請益力且示矍鑠狀上壯而遣之賜
手書云古之臣忠於國者盡智勇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
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馬援其人者朕恒嘆矣謂今
日不可復見乃者五溪蠻判遏王化禍良民朕方擇將師

卿奮然請行朕憫卿老不忍勞以遠征而卿乃固請今命
爲大將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倦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
尤在斯行功成旋師當有厚報七月至五溪蠻人震疊遂
潰匿德興安輯兵軍方欲班師會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
毛諸洞作亂德興即軍中拜征南將軍討平之九月還賜
田庄爲子孫世祿甲子春德興請央荊州岳山壩通水灌
溉田歲增官租數千尋往河南召集故元將校未幾思
州五開諸蠻判克征口副將軍討之分勦捜捕俘斬四萬
餘人二十五年八月秋以帷薄不修論死收其公田爵除
胡顯華淮人父泉立功開國歷官定遠都指揮同知昭毅

皇妃泉妹也妃生楚王封武昌改顥武昌護衛洪武十四年從王之國顥隨父陛辭上曰泉老矣致仕顥嗣官從王征銅鼓諸蠻功陞都督府僉事侍王二十一年從普定侯等征東川龍海諸蠻得城邑馬畜珍寶獻上明年封眾國公食祿二千石與世券出入朝禁者十年建文三年坐交通楚王華爵父子並徙臨褒山安置泉竟死山中永樂元年楚王言母弟胡泉泉子顥無罪廢弃臨褒泉死矣乞赦顥召顥授皇陵衛指揮僉事改鳳陽陞同知楚王又言顥母在武昌乞還顥養母顥還武昌卒至曾孫深調都勻衛僉事

李新濠人癸巳來歸從克滁和渡江拔采石取太平鎮江江陰婺諸暨彭蠡大戰平武昌取江陵累功陞正千戶下湖州圍平江平吳陞指揮僉事守茶陵為督府僉事營孝陵有功洪武十五年封崇山侯食祿千五百石二十八年坐事死爵除

史官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四人者皆自作孽者也炳文長於守禦而任戰則否真定之敗氣已餒矣詎足吞燕哉父子論死有以夫德興功差鉅而僨名於國關胡顯以寵死李新以罪死所由與明哲保身者異矣

明書第九十六卷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一　勳臣傳三

黃彬　陸聚　金朝興　葉昇　胡美　朱亮祖　梅思祖　唐勝宗
陸仲亨　王志　顧時　陳德　華雲龍　楊璟傳

黃彬不知何許人先從徐壽輝守袁州及友諒殺壽輝歸友諒然心竊醜其所為上拔江州因率所部來歸投江西行中書省參政從取新淦討定康泰之變復南昌大戰鄱陽湖克武昌進階中順大夫上書諭江西守將鄧將軍曰熊天瑞龍鳳八年降今負勅言理宜聲討令彬從鄧將軍討贛州贛州平留鎮袁州彬招集諸山寨之為民害者既投順願為農者放免復業皆給資糧以遣遠近聞皆來

歸願為軍者置袁州衛以隸之洪武三年封宜春侯食祿九百石與世券詔討捕上猶山寇十二年往駐臨清練兵十三年坐胡黨上念其來嘗有過失宥之居數年卒

陸聚不知何許人元樞密同知守徐州丙午濠州李濟既降上遣使賫書諭宿州吏民聚大喜悉以所部徐宿二州來降上喜命為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裁省撥兵軍需差役防北寇未幾元擴廓帖木兒果遣李二來侵擊敗之復來遂擒其將從北代取山東河南還鎮受賞改山東行

省叅政從克徳州長蘆定元都畧太同獲故元喬右丞等
三十四人克保定眞定畧平定州前攻鳳山城山鐵山諸
寨進攻牛坡皆降之二年分守井陘固關攻克承天寨征
陝西有功遷鎭徐州三年討平沂邳叛冦功最封河南侯
禄九百石予世劵移鎭山東十三年承制理福建軍務召
還坐胡黨上念其爲奸臣所誘宥之尋卒
金朝興巢人智謀卓犖初結里中少年立砦自保會俞氏
父子廖氏兄弟以舟師來歸即率衆從上渡江克采石定
建康下京口廣徳宣城常州授都先鋒取江陰湖州復宣
興陞左翼元帥上自將取婺州朝興爲奇兵征紹興拔諸

壘復太平克九江下黃梅臨江吉安大戰康郎山截擊焚
江口濮平陞龍驤衛指揮同知取襄陽調振武衛收淮東
濠泗睢宿從攻舊館下湖州平吳陞振武衛指揮使又從
征中原徇河北擣長蘆直沽河西務通州定元都遂下保
定中山征山西路大同衛征宣府取東勝陞督府僉事世
指揮使兼秦王傅尋命專王傅解都督伐夏破城都出塞
率東道兵取和林至土剌河征西番俘殺數萬獲馬二萬
牛羊駝二十萬得納隣七站洪武十二年封宣徳侯食禄
二千石世指揮使從征雲南建昌至會川道卒贈沂國公
諡武毅十七年以雲南功授世劵食禄二千五百石子鎭

嗣二十三年追論胡黨降平壩衛指揮累功陞都指揮率
子澗嗣戰殁澗弟澄澄子桂桂子琮琮子聲聲子昇世官
聲功陞都指揮僉事
葉昇合肥人驁勇有大志歸上和陽從渡江拔采石定金
陵京口授管軍總管復太平陞右翼元帥從征友諒破安
慶擣九江下南昌大戰鄱陽克武昌陞指揮僉事拔廬江
襄陽淮東克湖州進平吳陞府軍衛指揮使從取明州温
征中原陞驃騎將軍督府僉事克叅將征蜀入重慶陞都
指揮使鎭守西安復陞督府僉事西番判昇與都督王弼
等往征降乞失迦戮其部落復討平延安伯顏帖木兒之

衆擒洮州番酋洪武十二年封靖寧侯食禄二千石世指
揮使十五年鎭守遼東諭昇絕高麗修海蓋復三城召還
雲南平班師二十五年追論胡黨坐昇論死
胡美初名廷瑞湖廣漢沔人仕友諒爲江西行省丞相守
南昌太祖拔江州遣降將李明道往說之廷瑞遣使鄭仁
傑詣九江降上至南昌廷瑞與其副將祝宗康泰等迎謁
上慰收之以犯太祖字賜名美仍故官從克海安太鄱進
泗壽潁下湖州進圍蘇州執士誠丁未十月爲征南將軍
由江西取福建太祖即位進中書平章兼同知詹事院事
克建寧興化建陽福州延平及汀泉諸郡統兵守福建已

而召還上幸汴梁扈從凡行在機務悉預區畫乃招集散
元散亡士卒編爲民洪武三年封豫章侯食祿千五百石
與世券庚申春改封臨川侯尋於湖廣董建潭王府長沙
後坐胡黨死除爵
朱亮祖六合人元季團結鄉里自保其勇冠軍賊不敢犯
授義兵元帥帥其黨經梁山掠江東與太平州官搆仇乙
未上渡江下太平亮祖懼使人納降仍故官已復叛數與
我戰俘去七千餘人上方欲取建康未暇討也丙申既定
建康明年下毘陵遂遣徐達等討之進圍亮祖於寧國常
遇春等俱被創而還於是上躬往督戰亮祖兵敗縛以見

上詰曰爾將如何亮祖厲聲曰大丈夫功不成死則死上
壯其言授三鐵簡釋之留麾下所向克捷功陞元帥擢樞密
院判從克九江下南昌江西諸郡大戰鄱陽湖平武昌陞
廣信衛指揮使會胡深討陳友定取浦城克崇安建陽等
處乙巳二月張士誠兵寇諸全新城李文忠戰以大捷來
祖復以兵合擊焚其營落數十會攻桐廬圍餘杭降僞平
章潘原明陞浙江行省參政副李文忠守杭州吳元年率
馬步舟師敗方國珍追至黄巖入其城徇下仙居諸縣進
兵溫州國珍子明善戰敗挈妻子遁去克其城分兵徇瑞
安還至廣巖方氏父子來降送建康洪武元年二月上以

浙閩既平命副廖永忠由海道取廣東進平廣西師還左
子率百官迎勞龍灣洪武三年封永嘉侯食祿千五百石
與世券四年二月上以諸將代蜀久無功從命亮祖爲征
口右副將軍率兵往助兵至蜀傅將軍已攻克階文永忠
克重慶乃分兵徇下州縣之未附者蜀地悉平還師與文
輝同鎮北平移鎮廣東番禺知縣道同上言亮祖不法數
十事上念功臣不付吏罷職居江寧之德安鄉尋遣還鎮
安十一年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有鬼夜持炬者數百或
成列或四散逐之無有擊之者有應者詔亮祖以教文參
之乃息十三年坐胡黨治不服上怒并其子暹鞭之俱死

上爲誌壙以侯禮葬其卒之處暹亦以智勇稱數從征伐
有功爲指揮使
梅思祖夏邑人元末父爲王保保所臨歸張士誠爲中書
省右丞守淮安徐達下高郵進兵攻淮安思祖封府庫籍
甲兵來歸并獻所部四州士誠殺其兄弟數人上嘉而賞
之授大都督府副使制曰辭項從劉知間幽逆舍賢去邁
識擬伏波從取浙西降其將呂珍下湖州進圍蘇州縛士
誠陞浙江行省右丞從克山東沂州等郡洪武元年取大
梁破陝州下潼關七月旋師徇取河北衛輝元守將平章
龍二棄城走彰德追於彰德龍二復出走城降統和陽[illegible]

兵守之韓趙北平取末下州郡遂征山西二年晋冀悉平
復從征陝西取奉元鳳翔平凉鞏昌四郡八月克邠州獲
故元參政毛政等三十人三年從破王保保於定西還兵
破略陽入沔州取興元論功封汝南侯祿九百石予世券
四年代蜀五年率周武等征甘肅還命經理山東陝西邊
東城池十四年四川水盡源蔗七等諸洞蠻叛命為征南
副將軍同周德興率兵討平之十五年從傅將軍平雲南
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思祖署都指揮使壬戌上以雲南
初平欲使重臣鎮之又命思祖署雲南布政使司事與平
章潘原明同守善撫輯民夷安之十月卒子義武德衛指

揮歷遼東都指揮使後追論胡黨戮其家從子駙馬都尉
殷自有傳
唐勝宗濠人壬辰勝宗年十八挺身來歸從攻常宣婺湖
高郵安豐九江南昌敗友諒禁江口平潭辰荊諸郡皆有
功戊潁川從拔延安初勝宗自中衆帥職歷龍驤驍騎安
豐三衛指揮十餘年多著勳績平吳陞榮祿大夫大都督
府同知洪武三年封延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出守
雁門擒胡酋還征處衛溫山逸延覘陝西屯田練兵發[illegible]
遼東敕勝宗絕高麗曰爾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此
非臣禮瞻行侮慢明彰褻瀆此釁自古侮中國構兵禍可

責絕交最漢四伐絕滅其國於魏再伐居其都晋再伐焚
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隨再伐城困將二下受降而免唐四
伐斬首五萬獲牛羊八萬餘獸王臧等戮於市遼五代焚
其宮室斬亂臣康肇拔十餘城金一伐元五代獘王寘[illegible]
羅捕殺之雖以故竟為元牧馬之野爾出征遼左使至
送來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未幾高麗使復至勝宗察其
奸奏上諭勝宗曰高麗今春使至賄賂京官甚重內有一
单云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觀此甚無禮受賂者少有
知豈不擬哉今爾加誘而能奏因探不聽獨名千古矣遼
壤東界鴨綠北鄰贖塞非多算不能守慎之宗勝在鎮威

讋惠懷兵民輯睦防奸禦侮邊境肅寧十三年坐胡黨論
死
陸仲亨濠人少貧[illegible]署壬辰見太祖未冠而狀武從征滁
和姑熟平建康攻京口下常宣江陰婺越三衛常熟高郵
皆有功進左翼統軍元帥從上親征取南昌下合肥敗呂
珍兵於安豐從征友諒仲亨矢天自效不敢變生戮友諒
宣力先登甲辰漢平加驃騎指揮使取贛州改鎮贛州節
制南安雄韶諸府遂克梅州及削平會昌湘鄉悉剷諸山
洞戊申率兵同廖永忠征廣東遂自取英德清遠晋江下
廉州改廣東衛指揮使八月平廣西陞江西行省平章政

事務代鄧愈鎮襄陽洪武二年改榮祿大夫都督同知三
年封吉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明年出守雁門十三
年坐胡黨誅討詒徐罪之上曰朕初起兵仲亨年十七喪
父母兄弟避亂持一升麥藏草間朕見之呼來從朕長育
成就累功封侯此吾股肱心膂皆不忍罪其勿問十四年
鎮成都爲蠻再叛從傅將軍討平之二十三年肅清逆黨
論死爵除子賢尚五皇女汝寧公主授駙馬都尉
王志濠人倚從有謀畧臨陣無前至正壬辰年十八集鄉
兵取滁州且戰且守甲午來附濟江克建康圍常州身犯
矢石騰栅先登授右副元帥功爲最徇諸郡邑歷戰有功

辛丑從上取安慶諸郡壬寅復從徐達平江西諸郡擊九
江下黄梅賊友諒於彭蠡從征武昌與敵遇戰還克廬州
援安豐進親軍指揮使守六安洪武元年北征從馮將軍
渡黄河進取懷衛澤潞常爲軍前鋒克平陽留守絳三年
移守漢中仍駐師陝西深入察罕腦兒絕塞却胡還軍平
陽累陞都督同知三年封六安侯祿九百石予世券五年
還京復從大將軍出塞統中軍大捷而還十四年從傅將軍
征雲南明年取大理蠻悉定十六年築雲南城池安輯
軍民十八年還京十九年卒年五十二贈許國公諡襄簡
四子威珹璣琛威二十二年嗣侯坐休來保事謫安南衛

指揮使卒無子弟珹嗣改清平衛世其官後以志坐胡黨
事以死不問
顧時字時舉濠人太祖起兵以同里來附勇敢善戰常從
左右渡江先後戰功靡不與焉自百夫長轉元帥同知天
策衛親軍指揮司事丙午會韓政攻濠州降之伐張士誠
攻昇山水寨乘其懈奮擊破之進平蘇州從大將軍北伐
拜驍騎上將軍大都府副使兼同知太子率府事浚閘通
舟師遂平元都與諸將偵邏右北諸隘口二年巡太和嶺
東北路共攻蘭州克之從圍張良臣於慶陽敗其東門兵
追賀宗哲於六盤山不及大將軍還京命將騎兵畧寧靜

未幾宗哲寇蘭州往援望風遁去洪武三年封濟寧侯同
知大都督府事予世券祿千五百石四年伐蜀副征虜前
將軍傅穎公出階文以次平定五年副李文忠北征與道
相失糧且盡遇口上疲之不能戰獨奮厲引麾下數百人
躍馬大呼衝擊敗走之畧其輜重牛馬軍復大振七年鎮
北平築堡障練士伍繕甲兵廣畜牧號令明肅明年召還
尋復鎮十二年卒年四十六贈滕國公諡襄靖四子長敬
襲侯十八年爲左副將軍討龍泉山寇平之屢從征有功
次英華秀先是十二年坐胡黨上特釋時以故予得嗣侯
後竟除

陳德字王善濠人世農家有勇力善騎射壬辰來歸明年
克滁州克萬夫長下金陵京口上爲吳國公置五部都先
鋒以德等爲之自是連歲川兵每戰必克陞帳前大元帥
辛丑援長興走敵將李伯昇鄱湖之戰陷陣斬獲上册勝
淺當先力戰身被九矢不退乃得脫甲辰從攻陳理降之
討張士誠大敗其兵於舊館陞親軍指揮使平姑蘇陞上
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從伐中原克河南立行都督府署府
事討諸山寨悉平之二年從征陝西師至泰州追呂德於
臨館擒之徐達圍慶陽分略城南獲其諜王讓攻破之三
年封臨江侯祿千五百石世劵明年伐蜀從傅將軍出階

文分道入綿州大敗吳友仁之衆會攻漢州拔之進圍成
都遂平蜀五年北征遇口別立篤山力戰敗之擒元岐王
克甘肅亦集乃路六年總兵節制諸軍出塞敗口三垒山
是秋再出戰於亥刺河三戰三捷七年鎮北平十年還京
省母於鳳陽病卒年四十九追封杞國公謚定襄十三年
掛胡黨時已歿得宥子鏞少以功臣子練習武藝九年授
散騎舍人十四年襲封父爵十七年爲左副將軍討平龍
泉山賊及廣東征賊江西順天王壽同馮勝練兵汴梁十
九年駐兵通州巡邏獲番將王脫顏同吳禎築會州城勝
以大兵征納哈出遂從而北將至金山所部與大將軍異

道相失遇口戰死厚賻之
華雲龍定遠人才勇善御術元末兵亂集羣少結砦韭山
來歸從太祖克滁州下令山授千夫長渡江克金陵合破
廣德戰周有湯元帥者善槊前馳刺雲龍運劍一舉斷
其槊擒之陞右副元帥從克常州自後每戰皆與勞績甚
多方克南昌分攻瑞州等處皆下之殲友諒降陳理陞
指揮使同攻廬州江陵皆取其城大軍既克高郵命鎮之
移掌淮安衛從征浙西獨任嘉禾一路併兵蘇州縛張士
誠從徐達北伐狗樂安其郎中張仲毅出降留雲龍守之
仍檄會臨清進破元都陞都督僉事副孫都督守北平仍

兼其路參政下雲州陞都督同知兼燕府武相築城建王
都封淮安侯祿千五百石世劵再出雲州俘獲多進至上
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諸寨擊敗驢兒國公北奔去在鎮
七年愼固防守威名大著初元都破其遼宮女多與我師
爲婚燄口顏倚之爲間諜上知之令舊仕於元者悉發遣
江南有未發者檄趣之雲龍奉詔稍近上怒又聞其據元
丞相脫脫大第僭用故宮器物益大怒召還中道畏誅遂
卒年四十三以侯禮瘞後坐胡黨以死不問子二曰忠曰
關不得嗣
楊璟合肥人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來歸

授管軍萬戸以溧水句容金陵功陞管軍總管又以鎮江
江陰功陞親軍副都指揮使發諸匠功陞樞密判官從征
友諒克九江黃梅廣濟立湖廣行省璟爲參政移鎮江陵
討斬叛寇進攻湖南續洞駐師三江口招討功陞平章政
事克征南將軍取廣西克寶慶永州圖靖江朱亮祖自廣
東來會力攻有降者給白皮帖百餘使入城爲內應遂克
之於下柳州諭降左江土官黃英衡田州岑伯顏還京爲
偏將軍征山西出中路戰於韓店兵少失利定位居湯合
下平唐鄧南陽留鎮未幾招撫明昇昇不從璟遺復書與
昇曰昔據蜀者最盛莫如昭烈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

不足取之南中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足下疆埸甫不
過播州北不及漢中而欲以一隅之地綿亘刻之命可謂
智乎若謂險阻可恃蠶叢魚鳬之鄉不至足下矣鄱陽一
戰友諒投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友
諒子窮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上宥罪封侯恩榮之
盛天下所知今足下果幡然覺悟自求多福豈不賢智哉
今爲足下謀者他日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取
富貴當此時老母弱子將安歸耶即足下年幼未諳時勢
詎及老母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覩逆順之途在
足下審之而已昇又不省湖廣慈利土酋覃垕諸蠻爲亂

命率兵討之賊詐降遣部下黃永謙往報爲所執來請罪
俯上以書讓璟限日月定之遂力戰賊遁入溪洞還兵捕
斬殺寧叛民三年封榮陽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從湯
將軍伐蜀次夔州進攻瞿塘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
歸州蜀既平以無功不賞沅辰蠻亂爲傅將軍討平之師
還佐大將軍鎮北平召還又赴北平兼往遼東各練兵十
五年卒贈芮國公諡武信後坐胡黨不問子通十七年襲
靖寧侯葉昇捕象廣西之左江二十年領韃靼官軍往戍
雲南多道亡降普定衛指揮使次達散騎舍人
史官曰黨之爲禍毒烈甚矣諸將勃起草萊經營禹甸當

羽檄紛馳之會英雄蝟集之時咸能自拔等夷附光日月
甲生蟣虱覩金革如衽席焉跡其策畧畫雄武之資皆可
以爲所欲爲自成霸業而乃心眞主曾無二三何其於明
逆則委心傾脈也不待智者而知其大謬不然矣一語遭
及參夷不惜悲夫而黃彬陸聚等或生罹其咎沒有所干
皆得脫網羅免斧鑕何幸不幸之殊耶

藍玉王弼趙庸曹震張翼陳桓朱壽費聚謝成[illegible]

出傳

藍玉定遠人長身赬面有勇略言動異常始以常遇春妻弟從征每戰先登摧鋒突陣無堅不下其威略與遇春埒遇春數稱於太祖太祖以遇春故改容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超為都督僉事十一年同沐英討西番擒其酋獲牙子函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匹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從穎川侯討雲南戰捷平之增祿五百石又以征口右副將軍同濟

勝出塞征納哈出有功二十一年即軍中代勝拜征口大將軍率師十五萬出大寧進至慶州諜口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率勁騎十萬趨進至百眼井用定遠侯王弼謀戒令諸軍穴地而爨毋令口見烟火乘夜至捕南敵知距口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口始見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會大風揚沙晝晦口主方整衆北行忽見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僇之衆遂潰皆請降口主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捍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遣精騎追之不及獲其口主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秃后妃公主等百三十餘人

吳王朵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婦女十萬七千餘人玉璽書寶玉金印圖書符牌並馬駝牛羊十五餘萬車二千餘輛復破降其太師哈剌章獲人畜六萬捷聞上大悅使使賚敕諭玉比之衛青李靖玉傲而淫私元主后事覺后自縊死歸至北平以名馬獻太宗不受玉慚謝歸見太子太子妃遇春女也因說太子曰殿下試觀皇上於諸子中最愛為誰太子曰鴟鴞之變焉有軒輊玉頓首曰臣觀燕王英武得人心威名日盛皇上所敬愛有附術者燕地有天子氣臣幸托肺腑願殿下自愛錄北伐功賜白金寶鈔文綺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嘆惜且久乃改封涼

國公而鐫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洞擒土酋刺惹等萬餘人置大木田千戶所進平施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詔還鄉賜金帛給兵如穎國公尋與徐達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州墜馬微傷上手詔慰勞之召還賜米五百石復出理蘭州等七衛兵追捕逃迯鄉者孫遂略西番罕東地番衆逹遁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發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破其衆月魯走柏興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便宜[illegible]設諸衛且將籍民人為兵上報設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定東宮官屬玉兼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穎二公下謫曰

我乃不堪爲太師玉故恃上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者
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爲置獄玉執御史笞而逐之常麾
喜峯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玉大怒縱兵毀關入上聞之弗
善也會有訐玉出塞時陰事者上詰玉玉不應且對不謹
上大怒念玉功不忍發二十六年玉益驕蹇有奏請不盡
聽退而謂所親曰上疑我矣遂蓄異謀爲錦衣衛指揮蔣
瓛所告籍錄其家凡有片紙隻字者竝逮玉獄上集群臣
廷鞫玉强辯轉展抵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
無徒株連人玉大呼徽即吾黨遂并逮徽獄具磔於市夷
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玉之誅也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

偏裨將卒坐黨謀死者可二萬人後即宋頴二公雖不與
黨亦以不良死又四年太祖崩燕兵起宿將皆盡無與抗
者王弼定遠人勇畧過人號雙刀王元末於三台山結寨
自固丙申率部下來歸備宿衛從下徽州克池州石埭攻
婺源獨進南門殺三十餘人遂拔其城擢元帥進克蘭谿
及金華諸暨皆有功從擊陳友諒復太平遂西征平江州
南昌力戰鄱陽湖回從圍蘇州士誠突出閶門奔常將軍
營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與鬬良久未决常將軍拊其背
日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即馳鐵騎揮雙刀
出敵衆小却常將軍乘之吳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

衆從平元都歷大都督府僉事世指揮使西番寇亂副沐
英進討自延安臨洮而西兵至察罕腦兒及紅羅斷頭山
討西番俘獲人畜二十二萬斥地萬里班師封定遠侯歲
二千石予世劵十四年副征雲南悉平之加祿五百石二
十年充副將軍征大寧等處及金山納哈出悉收其部屬
明年同藍玉出塞至百眼井不見□玉欲引還弼曰吾輩
提兵十餘萬深入□地無所得遽引還且兵以不意吾敵
而虜使答我而彼主未便且師老財匱何以復命乃啟[illegible]
成捕魚海之功事在玉傳二十二年賜還鄉又四年坐黨
暴卒年六十三六子知名者曰綸曰俊

趙庸小字老哥廬人與兄仲中糾衆屯巢湖已而率師來
附從渡江拔采石太平定金陵克安慶歷仲中僉院守安
慶友諒破安慶上怒欲誅仲中常遇春曰仲中渡江勲舊
幸曲赦上不許竟殺仲中庸以兄故特授僉院從破安慶
九江南昌陞參知政事鄱陽之戰庸及通海永忠等以六
舟深入陷敵力戰大敗漢兵死友諒賜庸金帛從平武昌
克廬州安豐海安高郵淮安從伐吳拔蘇州陞中書左丞
從徐取山東兼太子副詹事克東昌汴洛渡河取河北州
縣克元都西取晉秦諸郡走張良弼降李思齊還攝永平
過惠州至大寧也速迫破開平追奔至北河俘元宗王二

人元兵攻大同李將軍謀於庸出雁門至馬邑擒禿列伯
進兵東勝未幾慶陽平出野狐嶺進兵察罕腦兒擒平章
祝興又從李將軍克應昌獲買的里八剌至苦脫孫紅羅
山朔庭遂空洪武三年封南雄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
同知大都督府事伐蜀定漳州海陽程鄉東莞撫籍廣州
蜑戶萬人為水軍討鐽平王獲賊黨萬人班師出山西[illegible]
軍務巡北邊練兵召還二十六年坐藍黨死
曹震濠人立功開國時洪武十二年以征西功封景川侯
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十三年與營陽永城二侯屯田北
平從傅將軍征雲南取臨安諸路十八年請討施南梁甘

上日以利而動非兵之善俱宜鎮靖遣置四川併道召還
鄉未及行又命核征士四川代藍玉還京上便宜五事報
可二十四年往四川鑿石通河為灘百九十三為橋五十
四永寧至大理建昌至西番皆為驛舖詢議任勞雨雪不
避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爵除
張翼字子飛臨淮人父聚來歸立功授前翼元帥從平江
南淮東累遷指揮同知致仕翼隨父軍中勇而善戰嗣父
職從北伐及征陝西擒戮諸叛賊陞都司僉事再陞督府
僉事從征雲南克普定曲靖取鶴慶洪武十九年封鶴慶
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

陳桓濠人長軀偉貌多力癸巳以行伍從上略定遠克滁
和乙未渡江取采石太平克副先鋒丁酉取寧國及江陰
宜興從克金華遂攻諸暨生擒賊二百餘人戰彭蠡定荊
湖淮揚下湖州平吳討方國珍擢元帥甲辰陞指揮副使
平中原陞大都督府僉事世襲指揮使征雲南桓與胡海
等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克曲靖城烏撒得七星關通
畢節進克大理更定官制改左府洪武十九年封普定侯
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尋與靖寧侯征東川龍海俘獲
甚多還二十年又與靖寧侯總制雲南諸軍立營堡屯田
還二十六年坐藍論死

朱壽未詳何許人從征為萬戶渡江取江左郡邑陞總管
取常婺克武昌平蘇湖轉戰南北積功歷陞大都督府僉
事與張赫轉餉有功二十年封舳艫侯食祿二千石予世
券後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
費聚字士英濠人父得與元季兵亂數聚武事圖立功丁
辰上濠歸附上狀其貌多材勇留幕下定遠有民兵寨[illegible]
驢牌乏食上遣聚等騎士二人步卒九人赴之其帥出迎
申密約上將還慮其不誠留聚伺之越三日聚還告曰事
不諧矣上又帥聚等三百人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
千人又降繆舜山得八百人取泗州靈璧和陽下金陵京

鎮江帶刀叅侍下長興立永興翼元帥府爲副元帥偕耿
炳文守之潘原明來寇擊敗之召同管黃旗軍李伯昇復
寇長興往援先登擊走之癸卯管舲船大戰鄱陽上被圍
力戰得脫遂破友諒克武昌還攻廬州爲指揮同知再破
張士信兵丙午同馮勝克高郵淮安還攻舊館從平吳陞
指揮使會湯和等討方國珍同吳禎取明州海道奄取福
州擒陳友定於延平剿昌國海寇從征中原取山西守關
陝攻西安衛指揮使尋召爲都督府僉事未幾出鎮平凉
三年封平凉侯祿千五百石予世劵十四年從征雲南平
之再叛再平之總兵進征廣南生擒其首丘達俘斬萬計

餘郡縣次第皆下二十年還鎮雲南又三年召入京二十
六年以子坐藍黨暴卒年六十八二子長超征方國珍戰
死次璿以人材起家授江江試左叅政未幾歸孫宏襲克
叅侍舍人衛鎮撫從征雲南功世指揮使二十年坐奏對
不實戍金齒尋予侍養坐藍黨死先是聚征姑蘇坐事上
詈而責之遂見疑二十一年坐胡黨得釋上對羣臣謂聚
有反謀故不得嗣

謝成濠人從克滁和渡江拔采石太平金陵功授總管南
徐功授管軍千戶壘戰彭蠡平武昌淮東轉攻湖州克姑
蘇陞指揮僉事從征中原平元都取趙燕魏諸郡遂取山
西破陝西平凉莊浪陞指揮使爲晉王府相征朶兒甘番
萬戶乞失迦討平洮州十八族洪武十二年封永平侯食
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尋巡北邊訓練士卒召還二十七年
坐黨累卒田宅並賜汪興

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孫也爲元萬戶元都破從京師上
見其魁岸有容厚遇之府當爵侍其顏色上令降萬戶
黃疇察其去就納哈出求歸上欲從徐達力阻以爲不可
曰此人驍勇非常歸必爲亂上曰人臣各爲其主況有父
母妻子之恩竟資遣去納哈出既歸出沒遼東塞下殺掠
吏民洪武十九年馮將軍率兵十五萬搗金山降之及其

部落二十餘萬明年至京師封海西侯食祿二千石賞其
官屬衣冠有差仍授指揮千百戶食祿不任事分其衆隸
雲南兩廣福建諸郡司納哈出常立功二十一年隨傅將
軍征雲南至武昌道卒納哈出嗜火酒盛夏浴因得疾上
每戒其過飲不聽竟以是死賜塋南京子察罕亦累有功
改封瀋陽侯後坐藍黨論死爵除

史官曰烏盡弓藏古悲之矣洪高百戰而定天下皆諸將
之力而能享茅土者終命不數人此豈祖之所以仁厚高
千古也當太祖削平諸國汎掃中原諸虎臣已奏績十八
九而就之僇者草野者亦十八九獨臨川成諸將未成之

功使開國之勳無遺憾焉何其偉也然至謀反事則有可
疑者徒以奏請不下何激而出此而故牘不載其辞徒曰
獄具則二萬餘人已隨王盡滅嗚呼欲死諸人惟黨之一
字可以連類而及太祖此衆亦慘極矣使王尚在太祖當
肉未寒何干戈戚宮闈而濺堦于其大

明書第九十七卷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一 勲臣傳四

馬雲葉旺甯正花茂傳

馬雲不知何許人與六安人葉旺少隸長槍軍謝再興後
歸附數從征討有功皆授指揮僉事洪武四年並鎮遼東
初元主北走元遼陽行省平章高家奴聞之集兵老鴉山
參政劉益屯蓋州之得利嬴城相為聲援以保金復等州
至是上遣斷事官黃儔賫詔諭之益遂以地圖并兵馬錢
糧之數奉表來降上嘉之置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
同知下詔褒美比於竇融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
合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等擒彥翬誅之保保挾黃儔走
納哈出遼東之衆因共推良佐權衛事以狀來聞且言納
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時高家奴宿兵山
寨伺遼陽知院哈剌張屯瀋陽而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
先不花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各擁兵彼此相依謀侵犯
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搆兵之釁乞留朝廷所遣斷事
吳立鎮撫軍民先將所擒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械送京
師上以吳立張良佐為指揮僉事因設都指揮使司總轄
詣衛陞雲旺都指揮使鎮之諭祭劉益歸葬碭山上知黃

儔被殺書諭納哈出且招之不聽八年勑雲旺等曰天寒氷結□必乘時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阻險扼其歸路可坐而擒也□果大至雲旺令吳立良佐房嵩等嚴兵城守納哈出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趨蓋州蒐趨金州時城垣未完軍士甚少指揮韋富王勝等督衛士卒分守諸門選精銳禦之元神將乃剌吾等驍勇率數百騎至城下乃伏弩射中遂獲之□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援兵且至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壘氷為牆以水沃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設覆被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約十里伏兵以伺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豎旗為號雲旺於城中亦立大旗令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不動四顧寂若無人已□至旺等伺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氷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雲旺乃出兵追擊至畢栗河斬獲無算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納哈出僅以身免雲旺相慶曰非主上明見萬里授以成算何能有此勝也檻乃剌吾至京羣臣請戮之上不許命為鎮撫賜以妻妾田宅而雲旺

皆陞都督僉事十二年命雲征大寧諭曰此寇甚黠知官軍至必遁入山兵回復出肆寇宜分大軍駐要害遣人招之否則伏兵可以盡獲凡得賊首即斬以警其餘進兵盡平之召還加賞以潘敬代鎮旺乃專時高麗遣人致書及禮物上詔問謀之漸戒以人臣無外交勿得輕信又有來降者諭以人情莫不安土重遷此必示弱於我以起邊釁還之使彼無以藉口尋復遣禮儀判書李謂至京上以其國中殺逆又詭殺朝使反覆不可信却其敕旺拒絕仍留詛歸其通事嚴備待之十九年召旺還後亦爾三月遼東復有警還鎮二十一年旺卒在遼十七年剪荊棘修城隍建立官府撫輯軍民墾田至萬餘頃遂為永利雲功亦相埒還京坐胡黨成化中並祀遼東

寧正字正卿壽州人少為里中豪德成癸子元末德成從太祖克滁和渡江克太平建昌與有功宣州戰歿贈京兆郡侯正襲職代領其衆從克常州戊戌從取婺州又從克衢州戰鄱陽湖調天策衛千戶改雄武衛從傅將軍守徐州與李二等戰有功吳元年擢鳳翔衛副指揮使從定中原克元都招降元將謝雲兒等八千餘人山陝戰功皆與焉洪武三年從鄧將軍克河州留鎮守吐蕃來寇逼河州平兵禦之時河未氷正焚香祝曰正仗國家威德鎮撫一

方將以休養生民今賊在邇而不能擊何以報國天意破
賊河冰當合忽有氷如巨崖自上流來大風隨之須臾氷
合且堅正捽兵直擣口營門大驚以為神俱投戈降又招
狹時土酋趙奇及孫平章而院使等悉與衣冠厚遺之自
是諸部土官相率來附奏請西陲軍糧苦民轉輸而鄉布
及茶可以易粟給各衞軍士令其貿易便軍需省民勞詔
從之正始至其兵不多城邑空虛人皆山積將士見之咸
欲棄去正語之曰受命同出今既至此無故棄去一旦戎
狄寇邊其誰禦之民被其害其罪與若等死亾無地雖妻
孥不保與其死於國法無寧死於工事於是衆感激自效

河州遂為樂土尋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於河州陞都指
揮使總轄河州衆甘烏思藏三衞九年復姓甯氏從鄧愈
軍征川有功十一年從沐英征西番追襲拔口及兒只巴
獲其羊馬輜重甚夥十二年兼領寧夏衞修築漢唐舊渠
令軍士屯田引河水灌田數萬頃兵食以足十三年從沐
英征北至上林擒元平章脫火赤知院愛足部衆萬餘人
十四年經畧公主山寨殲其戍卒取全寧四部十五年改
四川會河西土官故元左丞刺兵藏卜等來降復移兵討
松茂等州西羌之未附者擒賊首悉平之十九年改雲南
二十一年百夷據險作亂賊將刁思郎等聚衆十餘萬圍

象百餘拒敵正從沐英進戰斬其將戮衆奔潰盡獲其象
馬未幾東川蠻反而越州龍海蔚西等山寨亦據險叛又
從討平之二十五年西平侯卒詔授左都督代鎮久之命
為平羌將軍總陝西四川兵討階文千戶張者之亂平之
二十八年正月從秦王平打魚溝番寇三月還京卒擢其
子指揮使忠為前府都督僉事

花茂巢人元季起兵從陳世克丙申三月歸附癸卯授安
豐敗張士誠兵從滅陳友諒甲辰平武昌授百戶累功洪
武八年陞指揮僉事十三年調廣州左衞勦平陽春等縣
叛賊收捕諸縣山寨十五年討海南叛蠻出海捕倭十九

年平東莞龍川興寧南海香山翁源民亂二十年陞廣都
司指揮同知平電白等賊二十一年破歸善等縣賊寨二
十二年陞本司都指揮僉事晉都指揮同知賜誥世襲廣
州左衞指揮使是年擊南海香山黃連等寨寇二十四年
勦廣西潯賓等處猺獠獲斬三萬餘二十六年正月致仕
上命其子為東莞右衞指揮僉事茂仍涖事同月統軍滅
東莞笋岡等處叛賊二十七年上言請徙沿海逋逃蛋戶
為兵又奏添設沿海依山廣海碣石神電等衞所二十四
處築城濬池收集海島隱料無籍等軍仍於要害山海立
墩堡撥軍屯守詔皆從之二十八年征捕黎賊明年入覲

上慰獎之且曰爾歸令次子英來朕將用之六月茂還道卒英襲職佛麼等即遣英赴京十一月陞本司都指揮使明年命英爲廣東都指揮僉事與張春共殄賊首黃黑西等地方賴以寧靜四月茂卒賜葬英武毅有父風自以軍功陞本司都指揮使永樂中累建勳後致仕

史官曰開國功如馬雲以下四人誠顯烈哉然不得膺五等列通侯而後世無汗馬推盪之績乃枯然捐玉戴髮承盟帶礪爲原其所以然固不在以才猷結主知也盍命與數司之矣

張輔　柳升　薛祿　陳瑄　朱榮　何福　任禮傳

張輔祥符人父玉燕兵起戰沒東昌輔悲勇有儀從燕王著戰功歷陞指揮同知辛巳嗣父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藁城彰德靈璧有功壬午九月太宗即位封信安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新城世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充征夷右副將軍佐朱能討交阯能初入境道卒即詔輔爲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師至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蹙清化覆其巢穴降要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賊子關賊衆我襲逆擊敗之五

年督舟師進攻斬馘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季犛并其二子蒼澄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上議復古郡縣置交阯都布按三司六年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是年交賊簡定又反輔率師二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輔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輔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伺輔偵知令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濡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十二年縛季擴以獻十三年留鎮守盡平餘寇十四年召還京二十年從上北征二十三年册輔女爲貴妃洪熙元年加太師改輔從兄

兵部右侍郎信爲錦衣世指揮同知宣德元年漢王謀反
密遣人通輔輔縛見上得早覺從上親征平之加祿歲三
百石頗佐爲都御史請保全功臣輔辭兵權時時與蹇義
夏原吉等諸大臣侍上左右備顧問正統十四年從英宗
出土木敗績遇難卒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謚忠烈輔三征
交阯皆與沐晟偕首功爲多輔器宇雄壯顧盻有威不妄
言笑恭慎有禮歷事三朝皆篤寵焉長子忠勲衞病忠庶
子傑乞嗣弟文安伯輗太平侯軏言傑本忠婢子不可嗣
景泰五年庶子懋嗣懋恪好禮守法知兵歷三營十二營
總兵累加太師正德十六年卒贈寧陽王謚恭靖子崙嗣

卒嘉靖十四年卒子溶嗣卒子元功嗣卒子惟賢嗣
柳升字子漸懷遠人父崇開國功爲燕山護衞百戶升嗣
官燕兵起從攻懷來密雲白溝河東平大小二十餘戰皆
有功歷官都督僉事永樂四年偕張輔征南安黎賊於富
良江大敗之斬獲數萬級江水爲赤長驅至悶海獲戰船
無算復敗賊於茶江又獲戰船三百餘艘餘衆悉潰追至
綺羅海口遂擒季犛及其子澄南安平四年秋封安遠伯
食祿一千石與世券八年北征至玄冥河有功進流侯加
祿五百石仍世伯出鎮寧夏還總京營兵又從太宗北征
至蒼崖峽鬼力河慶州殺其酋長數十人大敗口衆論功

得世侯十八年討唐賽兒失律詔繫獄尋宥之二十年又
從征胡宣德四年王通言交人黎利反升爲征口副將軍
充總兵保定侯梁銘左副總兵都督崔聚左參將率兵會
沐晟討之二年兵至隘留關利上書詭請立陳氏後升受
書不發封馳奏上賊已刻柵拒我兵道升連破賊直抵鎭
夷關賊斂迹無守禦者升善詞賊窘弛備銘及參贊尚書
慶時病慶力言賊詐升不聽至倒馬坡入賊伏升中鏢死
是月銘病卒明日慶又卒崔聚收散兵進至昌江遇賊衆
寡不敵聚死戰賊驅象大至兵遂亂聚被執賊逼降聚不
屈死之聚懷遠人燕兵起及征胡累功至都督僉事升毅

而有勇頗不善謀後貴重驕慢易敵寃至殺身贈融國公
謚襄愍子溥宣德十年嗣侯鎭守廣西天順初加太傅出
守甘涼口殺掠人畜不能禦御史劉濬劾溥失律上怒御
史言濬下獄落職外除北溥還上悟欲罪溥罷太傅溥敕
乞進駝馬上怒卻其獻尖幾令溥總神機營禁兵卒子承
慶病不能嗣孫景天順五年嗣侯成化末鎭守兩廣弘治
四年坐法奪職下獄七年與冠服閒住景先後屢乞恩十
二年得復侯與祿三之一卒子文嗣卒子珣嗣鎭守兩廣
以撫莫登庸功加太傅卒子震嗣
薛祿初名貴膠州人克燕府騎士燕兵起奪九門東攻薊

南破雄鄭闘真定擒駙馬李堅東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
北平圍大戰白溝河又戰夾河滹沱河皆先登有功單橋
之戰馬蹶被擒脅脫縛挍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去再戰
大敗平安兵累沙河沛縣焚南軍資百萬轉戰淮上有功
陞都督僉事從北征胡進右都督訓諫幼軍偕陳珪董建
北京宮殿永樂十一年以功與勞封陽武侯食祿千五百
石甲辰再出從征胡仁宗即位巡北邊戰口大松嶺斬獲
功多遣鴻臚卿即軍中勞賞與世券加祿五百石洪熙元
年充鎮朔大將軍巡邊宣宗討高煦以祿宿將忠謹充先
鋒圍樂安城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上巡邊出會州戰

敗口塞下留鎮薊州永平復充鎮朔大將軍護軍餉開平
庚戌又出巡邊遇口鳳凰嶺擊敗之斬其酋收人畜數萬
加太保條上邊事赤城永寧獨石尋以疾作召還是年秋
卒贈鄭國公諡忠武祿有勇略善謀謀定後戰以故戰必
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繁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為
效力子勳先卒宣德七年孫銳嗣與初祿千一百石卒子
琮正統五年優給尋嗣卒子倫優給尋嗣卒子翰嘉靖九
年嗣無子從子銀嗣卒子濂嗣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父聞聞因功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
知瑄嗣父謫戍遼東瑄請代原戍從征北木瓦寨冒險先
登有功復從征餘寇賈哈剌一日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
賈哈剌進四川行都司同知再進都督府僉事建文時召
防江燕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
使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不足充總兵右都督帥舟師海
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
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
寇沙門島瑄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
衆三年舟師備倭閩海海溢江北崖崩瑄起隄自海門歷
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二十萬起高丘嘉定為
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為文樹碑山上既開會通河罷海運

瑄建議造淺艇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
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湖築隄亘
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
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
里淮濟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
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
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便人行仁宗初下
詔求言陳七事備述江南轉漕軍民艱困情狀上覽之感
然令有司議所以寬恤者仍敕獎瑄與世伯券宣德中鎮
淮安兼督漕運清江參修上言楚王府將事請曲防調護

衛軍漕上不從卒贈侯謚恭襄瑄闓爽英毅弘度偉畧稱
人虜會談論亹亹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
故喜近縫掖士時相講議善交際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
者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
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
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禮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邗溝
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
瑄功爲大在齊魯間者禮功爲多後往往有瑄祠宣德十
年子佐嗣卒子豫正統二年嗣十三年統兵討福建叛寇
有功明年戕鄧茂七進爵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

卒贈黔國公謚莊敏子銳天順八年嗣出鎮兩廣勦蠻賊
奪還俘掠萬人召總漕十二年建白百餘疏修治渠有功
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三年
總漕運劉瑾索熊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戍海
南衛奪誥券瑾誅復爵卒正德七年子圭襲給卒無子熊
姪圭嘉靖元年嗣卒子讓嗣
朱榮沂人洪武初起驍騎舍人從征雲南功授百戶出塞
征胡功陞大寧副千戶燕王至大寧榮率衆降陞指揮僉
事從還北平戰鄭村壩白溝河藁城功三遷至都指揮使
伏兵淝河大戰又戰小河靈璧渡淮下揚州入金川門太
宗即位陞都督僉事從征交趾立功進右都督永樂八年
從上出塞征胡敗本雅失里阿魯台之衆轉左都督再從
征出塞和林爲先鋒遇□大破之又從上出塞敗□於殺
胡原二十年論功封武進伯食祿一千三百石與世券洪
熙元年卒贈侯謚忠靖子冕嗣伯正統四年出鎮大同十
四年禦□戰沒贈侯謚忠愍子英嗣伯卒子雲嗣卒無子
弟霖嗣卒子潔嗣卒子本嗣卒無子叔江嗣卒無子從[illegible]
海嗣卒子承勳嗣卒子世雍嗣
何福未詳何許人洪武初以開國功爲指揮使洪武十四
年從三將軍征雲南有功來獻捷再遷都督僉事二十一

年出塞至捕魚兒海俘獲萬計二十四年充平羌將軍[illegible]
西平侯討阿資三十一年擒永寧酋十八加加誅水[illegible]
亂鬼才千孟降其衆又討平畢節都勻諸寨進征五開[illegible]
是南蠻馴順建文初從師進同知燕兵起從軍歷戰淮[illegible]
北太宗即位爲征□前將軍總兵鎮陝西寧夏節制甘[illegible]
河南山西諸兵永樂三年上以福屯田積穀多又常請定
屯田賞罰爲經久計賜敕勞福六年請令大臣協守甘肅
上曰汝久總蕃漢兵恐勢重致讒爲此言耳汝老將朕推
誠倚任勿克顧慮七年本雅失里殺使臣給事中郭驥料
阿魯台數入寇殺掠吏民已而二酋爲瓦剌所敗走臚朐

河欲收合散潰冠河西勅福防禦福言韃靼脫脫不花更
把秃王都督伯克帖木兒都指揮哈剌敎國公賽因帖木
兒司徒撒兒桃賽罕知院都秃阿魯把撒兒等來歸率衆
駐亦集乃上勅楊榮諭福曰脫脫不花等來歸止亦集乃
恐遲回生變爾與榮深議其哈剌火敦伯克帖木兒初與
把都帖木兒同來已而叛去故徘徊近塞欲進未果爾與
榮遣不計前過即遣把都帖木兒往亦集乃諭朕意或與
俱來或令居亦集乃斟酌權宜在榮與爾是年九月諭福
早事皇考多歷歲年典兵督府小心謹慤朕初即位遂聯
戚好寄任干城撫附酋□命楊榮即軍中封福寧遠侯祿

千石又密諭福近日韃靼來歸者且勿給田土令來北京
邑從漸徙之南散處畜牧脫脫不花之事可鑑也軍中事
宜先發後聞無失機會八年從征沙漠遣節制羣臣交劾
上念福舊人有才畧曲赦福已而有怨言都察院又劾之
福懼自經死奪侯

任禮臨漳人燕山護衛軍丁也燕兵起從戰懷來白溝河
東昌藁城順德入金川門屢有功陞都指揮同知永樂庚
寅甲午壬寅癸卯四從出塞征本雅失里阿魯台有功陞
都督僉事洪熙元年進同知宣德元年從征漢庶人有功
陞右都督正統元年充總兵鎮甘肅三年轉戰石城兒泉

斬捕首□中律封寧遠伯食祿千二百石十二年佩
甘肅降沙州都督喃哥等尋與世伯券景泰中守備南京
成化元年卒贈侯諡僖武子壽嗣伯鎮守陝西征滿四
律論死宥戍邊子弘乞嗣吏部言壽總兵失律脫死幸甚
戍弘不得嗣伯與京衛指揮使弘治中屢乞嗣伯不許

史官曰戮力四方勞流奕葉者君子亦恕其初矣太宗起
燕邸名號非正而一時喜功名夭矯擯斥卒皆爵上公嚴
華袞嗚呼挽豫黃鐘不汗頗縮無地哉君臣不慚以成厥
業未嘗不感嘆於宿將之彫彝也自張輔而下七人者當
叛逆拓封疆馳伊吾天山之外有餘材焉而陳瑛更以大

修滑爲後世利皆未可厚泪彼何福任禮俱以失律敗又
孫不獲僭圭玉亦奚益哉亦奚益哉

陳懋劉榮費瓛傳

陳懋壽州人父亨居和州開國功歷大寧都指揮使征□功陞都督僉事建文初爲大寧行軍都督從燕兵戰殲上先登建文二年十月戰鏵山爲平安所殺贈涇國公謚襄敏懋結髮從父兵爲前行廣昌濟南單橋西水寨東平力戰有功累官都督尋以父功封寧陽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出鎮寧夏永樂七年捕二赤保連即軍中進侯加祿三百石三從太宗北征女入宮冊麗妃特與歸寧二十一年總陝西三鎮兵征胡亶擣賀蘭山盡收也先土干部落及馬駝數萬明年又從北征還後殿仁宗加太保與世侯券宣

宗初從討漢庶人宣德二年復鎮寧夏明年從靈州城六年還朝十年移鎮河西正統元年劾罷削祿五年奉朝請十三年充總兵討鄧茂七有功班師領宗人府景泰中加太子太師天順元年加祿二百石七年卒贈濟國公謚武靖懋偉貌修髯洪聲禮敬文士長子晟勳衛坐罪謫戍晟弟潤嗣侯成化二年卒無子弟瑛嗣侯晟爭瑛不宜嗣革瑛祿十五八年晟子輔生二年矣晟言臣罪廢臣男宜優給瑛本僭臣爵宜還臣男內批俟輔壯二十二年輔嗣侯與瑛爲勳衛弘治元年輔坐役人會赦革爵編氓八年瑛子恩之子繼祖懋曾孫也繼祖年七歲與米月十石正德元年嗣卒子維藩嗣卒子大紀嗣卒子子應詔嗣

劉榮宿遷人爲總旗從燕兵立功夾河藁城滹河陞督府僉事出塞討馬阿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充總兵守遼東改名江旹是時倭寇數入永樂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至榮卒領精兵疾馳入望海堝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抵馬雄島圍望海堝榮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榮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虜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後久不敢犯遼東召封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復召榮還鎮十八年卒贈侯諡忠武子湍嗣卒無子弟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陞都督同知

景泰中守大同詔復伯爵時英宗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郭登□□不可謂吾二人者守土爲職脫有變奈社稷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侯從英宗入京言官糾盛劾安落侯復爲伯天順元年進封侯加祿六百石與世券成化七年卒贈郢國公謚忠僖子少見子瑾嗣安子璇嗣仍伯卒子信嗣卒從子泰嗣卒子允中嗣卒子嗣德嗣卒　嗣

費瓛定遠人祖遇洪武中爲燕府左相已並府相改護衛指揮使父肅嗣官肅卒瓛嗣官以從燕兵功累官都指揮同知鎮守山海永樂五年召爲後府僉事六年充副總兵

備倭海上七年征湖廣叛冦八年克總兵鎮寧夏甘肅討平叛□亦介眞巴十年又出甘肅防禦仁宗即位克平羌將軍鎮甘肅尋陞右軍都督宣德元年入朝上念舊臣累著功名封崇信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復出鎮和易善撫循士卒守邊二十年塞境寧靜征漢庶人嘗爲先鋒將佐薛祿有功子剳宣德三年嗣伯景泰中鎮守福建卒天順八年子淮溥爭嗣憲宗曰淮母朱氏以剳故封夫人淮即適子溥不得與淮爭成化元年與淮祿一百石俾給嗣伯習學國子監十二年祭酒周洪謨言淮不務學奪半祿冠平巾以母乞恩故原淮卒子桂嗣卒無子弟栻嗣

卒子燁嗣卒子坤嗣卒子山金嗣卒子天澤嗣

史官曰人之立品也固不難哉其始進以正而貽宋郎之嗟焉君子欽其始而悲其終始進以不正而收桑榆之効君子亦並恕其始矣予每于燕之役多嚴詞而三人者二以邊塞一以勒倭荒沙流鏃馬之血奔敵擅權將之威名之以勳疇云庶矣

蔣貴趙安山雲傳

蔣貴江都人燕兵起以小卒累戰功世昌國衛指揮同知又從征北□九龍口大松嶺有功陞都指揮僉事克叅將擊番賊任昌深入奪橋斬關進同知鎮守松潘潘蠻再叛討平之陞都督僉事克副總兵盡平諸番陞總兵平蠻將軍鎮守四川正統元年召還陞右都督總兵討戎王阿台檎乃顏賴忽李羅等三年論功封定西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七年征木麓川功進侯加祿三百石與世券貴奮起卒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擣賊衣糧器仗身自裹負不役一人臨陣冒險衝敵敵皆披靡子弟士卒追隨向

敵雖目不識字短於謀畧然天性朴實忘己下人以故所向有功登上將爵通侯爲一時名將卒贈涇國公謚武勇子義病不能嗣十四年義子琬嗣侯成化初克平羌將軍總兵甘肅劾巡按御史罪狀曰臺官豈盡植典耶八年南京操江上言六事極言江防控扼要害保護南京根本十年召還克團營總兵上言六事二十年充平胡將軍出雲中塞禦□并統制宣府山西諸軍覘□入偏頭關斬捕有功時議從鵰鶚堡於滴水崖琬曰獨石八堡聲勢相首尾滴水崖遠且難救援不可從卒贈凉國公謚敏毅庶子驥嗣侯嘉靖三年守備南京道卒子傅優給尋嗣卒無子弟

訥嗣卒子建嗣

趙安狄道人從兄琦爲土指揮同知坐罪以安請戍甘州永樂元年進馬除臨洮百戶使西域從北征歷功陞指揮同知宣德二年陞都指揮同知充參將征松疊番散刺有功陞都督僉事五年充參將從史昭討曲先十年援甘凉鎮番有功正統元年進同知充副總兵鎮甘肅山寨降□捕斬有功封會川流侯食祿千石九年卒子英爲指揮使立功陞都督同知卒子鉉嗣官乞嗣伯不許

山雲初以指揮同知從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關至山海著勞績從太祖出塞力戰功陞都督僉事宣德初廷臣

薦雲廉勇有謀充征南將軍代顧興祖鎮廣西廣西溪洞猺獞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雲至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潯賊斬首二千四百五年斬平樂蠻四百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㬥皆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雲沉毅不洩瀞然儒素馭諸土官專厲威嚴刻期征調無敢後先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先是永樂中韓觀威嚴不可犯作鎮每醉殺人牢度不可殺者輒留待觀醒白之以故觀恒德之觀卒雲繼一日雲呼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涴雲笑曰人言土獒饒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乃不畏朝廷畏蠻子耶雲欒手禮牢曰教我教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雲作威福雲自陳上不問卒贈懷遠伯謚襄毅

史官曰賞不可濫賞濫則弗勸矣誌之矣正統封者九人沈清譚廣陳懷馬亮起從燕後無大功亦不獲世不足紀王驥起東班蔣信列降二若蔣貴趙安功相埒而一獲世一不獲世有異報焉山雲勇略冠軍儒者風緒亭障出漠北平獞髮坐鎮者久而愈見其長乃不得列勳封歿始追贈嗚呼既濫矣而獨靳於此何哉

明書第九十八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一 勳臣傳五

方瑛楊洪郭登毛勝傳

方瑛全椒人大父銘開國功爲百戶父政以從燕爭戰爲都指揮正統三年進右都督總騎兵征木麓川戰沒贈威遠伯謚忠毅四年瑛以父功爲金吾衛指揮使憤發報父仇乞領父兵從定西伯效死先登破賊寨進都指揮使七年從靖遠伯征賊功陞都督僉事充參將守雲南已而從侯侍郎征貴州功陞右都督充總兵移守貴州景泰元年

征香爐山賊功轉召總五軍營論先後平賊功多封南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明年征銅鼓賊平之留鎮湖廣貴州天順元年進泒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卒謚忠襄子毅嗣伯卒子壽祥嗣卒嘉靖中以營論大禮得贈太子太保子東嗣卒子炳嗣無子弟□嗣

楊洪六合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洪嗣官調開平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擣虛或夜劫營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殺跪洪短上詰二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即械至京姑貸汝二人者時洪頗爲衆忌上又毎舉洪功勵諸將洪益自奮洪守邊屯營善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阿台打剌花斬首功二百餘正統十三年論前後功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畏之呼楊王十四年□入土木上皇北狩洪閉城門逮繫詔獄是年十月□犯京師出洪獄中自效洪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涿州紫荊等處逐至固安大捷捕□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餘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弓刀數萬□去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穎國公謚武襄洪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稱名將諸大臣皆重之毎左右洪劾指揮杜衡誣洪尚書魏源即訊雪洪貶

衡廣西部卒李友全誣奏洪上付洪自治洪以故感激戮力也先之難奮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洪功爲最時石亨爲大將京營忌洪洪又與孫鏜不相能時忿爭洪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蕃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蕃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庶兄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上言也先往時酋長尚在京西諸番未附今既弑脫脫不花并其衆東自女直兀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束包藏禍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哈剌莽來去宣府纔數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宣府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甘凉

孫鏜施聚曹義陳友焦禮楊信衛潁趙輔傳

孫鏜康勝州人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進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充左參將捕處州賊功陞都督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景泰元年薦都指揮李奇楊洪劾其徇私下御史獄武清侯石亨刑部右侍郎江淵薦鏜勇敢得釋已而為大同副總兵與郭登不協時急爭乞罷兵柄不許四年請盡統兵出塞襲□勅止之後天順初以奪門功封懷寧伯與世券五年充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

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閽人曰與爾奏疾造上前告急變橋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譟四出叔殺文武大臣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伺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上喜手勅鏜父子為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縱火力攻上又勅鏜賊犯闕急鏜等努力殺賊俄又勅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鏜子輔與軏追賊至東市大戰軏奮力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軏攢鎗殺軏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并其黨

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成化初盡[illegible]門封者鏜亦在革中上曰鏜有勞於國老且無恙可食[illegible]本朝請七年卒贈涞國公謚武敏子輔乞嗣上曰鏜伯[illegible]奪門功封然滅滑賊功大輔可嗣侯卒子爵嗣侯卒子[illegible]嗣卒無子弟明嗣卒子秉元嗣卒子世忠嗣卒子維濟嗣

施聚北通州人父忠開國功授千戶從燕兵戰功累進[illegible]吾右衛指揮使從出塞征胡戰歿聚嗣官積戰功正統[illegible]年以都指揮征兀良哈功屢進都督僉事充參將守遼[illegible]進總兵右都督英宗北狩聚慟哭即日引兵西禦將[illegible]進牛酒聚曰主上安在忍受此耶數日抵京師天順元年以

奪門功封懷柔伯食祿千一百石明年以守邊久與世券聚智勇樸直與士卒同甘苦在遼東訓練有方增[illegible]興修儒教□人畏服卒贈侯謚威靖子榮嗣伯卒子[illegible]坐法謫貴州立功赦復伯不得任軍政卒子瓚嗣卒無[illegible]弟墐嗣卒子熹嗣卒子嵩嗣卒子光祖嗣

曹義儀真人父先以開國功官燕山衛指揮義嗣官永樂中出塞至牛壁山有功宣德中征捕花洞賊平之累陞都督僉事充遼東總兵破□開原進左都督天順元年封豐潤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卒贈侯謚莊武子麟先卒[illegible]庶子振嗣伯坐法革衣冠習禮國子監逾年復爵又坐[illegible]

守宣府天順元年陞左都督以奪門功封宣城伯食祿[illegible]
一百石與世券移鎮甘肅五年彼□於鎮番斬獲有功進
年捕番賊斬獲功多召還成化元年盡革奪門功爵亦[illegible]
革中兵部言顏有軍功得不革並祿四百石四年被劾奪
祿七年乞有與祿奉朝請弘治十一年卒贈侯謚壯勇子
瑋嗣伯卒子錞嗣嘉靖中為京營總兵卒子守正嗣卒子
國本嗣卒子時春嗣

趙輔鳳陽人曾祖端開國功累官都指揮使世指揮使父
本從征漢庶人陞都指揮卒輔嗣官正統十四年大臣薦
陞都指揮使練兵禦□有功充統兵參將出居庸守懷來

禦□有功天順八年陞都督同知成化元年充總兵征兩
廣虜俘斬二萬餘二年封武靖伯食祿千二百石三年征
建州斬俘千人四年進流侯十六年輔辭流侯乞世伯與
世伯券減祿二百石二十二年卒贈容國公謚恭肅子承
慶嗣伯卒子弘澤嗣卒子世爵嗣卒子光遠嗣

史官曰英宗復辟德左右臣下施予大過而迎駕奪門者
貂璫蟬者累累及後上有貪賄之輔弼旁多蠱蝕之倖臣
此皆巧費其欲以陰中人主之喜怒而遂將希能榮華金
錢溢都市接亦無幾輒飾奇擬爛羊元斥牧豎縱恣皆都
分茅土紆朱紱又何必楷矢東輪蟄璣南船鐙袁稱萬歲

玉璽表絕徵也與言及此不能恕辭於孫鏜以下諸人[illegible]
而是數家者子孫長世與實錄同沉朽目睹之實漫慮[illegible]
壽

功加太子太保官一子錦衣衛百戶歲益祿六十石時[illegible]
與王越厚相結而出入權閹汪直門十六年遼東巡撫陳
鉞報建州結三衞入寇爲邊患請討之王越知□弱易勝
也計必永出討而直監其軍已得恭帥焉而直新入巡撫
鉞賂重謀之永改越命以授越遂大發兵敵大驚壯者遁
走乃破其營焚廬舍二千餘區斬獲以千計然皆老弱婦
牛羊十三是時直等得便冝生殺陞賞遂左藏爲竭明年
永進封保國公直鉞皆大有遷賞越以是大恨永與汪直
然不敢與直異而更媚之會□犯延綏永遂爲平□大將
軍與越直合兵出塞越偵知□營在威寧海子乃復與直

謀使永大兵從中道發而身從汪直將輕騎皆選人各二
馬從它徑掩威寧□破之盡俘其衆而永道迂遠所費軍
食巨萬馬死者以千計及抵延綏□已悉遁去一亡所獲
於是越以文臣得封伯直廕錫踰等而永無功自此始大
愧悔事直愈謹而與越合不敢持異矣尋積前功賜誥特
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加太子太傅歲益祿三百石予鐵劵
復以大將軍出征□亦思馬吟大同海東山等處破之擒
□□數斬首百二十獲駝馬牛羊二千餘甲仗幾七千賜
世公爵再與誥劵復爲鎮朔大將軍總大同宣府兵北禦
□還加太子太師永前後八佩大將軍印入統六軍蓋遭
徼倖將最名用法嚴持重有威望而制敵設奇要不能如
王越時汪直以少年慓銳喜功名恃上寵開邊釁然所建
多不負敗大要直恃永永恃王越耳而兵部尚書陳鉞既
以建州之役中直心直亦恬之永時有所役兵治私第有
閹優阿丑在上前裝爲楚歌者曰吾張子房能一歌而散
楚兵六千人曰吾聞之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
在保國公府作役耳上爲之發笑永懼罷役出其兵會直
與司禮諸大閹交惡而其所援東廠太監尚銘背之發其
奸私并發與王越交通狀俱貶竄而是時適各與永小鬩
見顏色永亦自有內主弗與敗及憲宗崩弘治初復被命

典治茂陵工完進太師改領後軍都督府其督諸營兵如
故自是邊徼稀警師不復出矣永與其婦弟英國公張懋
俱爲太師懋領經筵監修國史所典司多文事而永總六
師於勲臣肺腑無二朝有大禮歲時迭爲班首時人榮之
弘治丙辰以久疾卒年六十八追封宣平王初謚武襄以
同官諫謚辟改武毅子暉當嗣公而當事者難之曰永功
固不當公也而暉頗有與接諸特予襲　暉長身美髯
器宇凝重寡言笑以其類父永也而才之又多從出塞外
受方畧其拜爵則已垂五十矣凡三歲而領神機營兵又
二載兼領三千營掌右軍都督府事□犯延綏平江伯陳

銳出禦之坐撓徵抵罪瓏遂爲征□大將軍與太監苗逵
右都御史琳討之大將軍最重不易當而瓏繼永而佩畫
護諸將人以爲榮兵出塞犄□會大雪□前已驚走不相
格而是特苗逵以倖故要瓏上疏以捷聞優詔獎勵班師
遣中官齎羊酒迎勞於路上特御奉天門見之旦下兵部
第封賞給事御史言所得□首級故勅三道馬四百二十
牛六十羊八十器械二千五百而已而報功乃一萬有餘
瓏等相率爲誣罔請罪之上難苗逵弗聽然自是賞亦薄
又二歲進領十二團營兵馬其三千營務如故監治孝肅
太皇太后山陵別建饗廟明年復出拒□於宣府大同復
有斬獲班師中官迎勞如初加太保侍經筵武宗即位充
皇后納徵正使後先賜蟒衣玉帶繡春刀及他器物甚厚
以疾請解營府久之卒年六十四贈太傅子麟不得嗣公
仍爲撫寧侯數領軍府以征蠻將軍出鎮兩廣與總督右
都御史姚鎮破平田州儌叛酋岑猛加太子太保增歲祿
猛之黨衆叛以不時宣勅歸奉朝請久之復起掌軍府卒
子岳嗣亦掌軍府以平蠻將軍鎮兩廣召還卒無子從弟
岡嗣

史官曰朱永爲將能持重其馭軍又嚴整有法然未嘗有
摀社橫草之績而遭世承平爲國虎臣者垂四十年位元
台爵上公所共事者敗而譴訴不及發而賜王子孫衛侯
世世勿絕是遭何德哉嗟乎開國之祝從燕也其巨細尚
不可同年而語以視朱永何啻壤也士大夫往往駭守仁
成梁而忽永弗見久遂良可嘆矣

毛忠涼州人曾祖剌歹洪武初歸附從軍戰沒祖拜都征哈密又戰沒父寶永樂中從出塞功授百戶老忠嗣官立功甘涼歷陞都督成化三年征番忠先登手斬番賊轉戰俘獲功多論功封伏羌伯食祿千石總兵鎮甘肅圍原土達滿四反猖獗敕忠討之力戰先登後援不能繼中流矢沒子海孫鏜皆沒於陣贈忠侯謚武勇與世伯券子銓先卒孫銳嗣伯有祖風弘治十三年鎮兩廣累加至太子太傅正德三年逆瑾索銳金錢不能應落太子太傅奪祿十五年勒罷瑾誅銳自陳得還祿復宮傅嘉靖三年卒贈太

傅謚威襄子江嗣無子弟漢嗣無子從子桓嗣卒子登嗣

劉聚淸豐人聚叔永誠以司禮監太監出鎮甘肅聚驍勇有智畧隨永誠塞上用功歷陞都督同知天順五年補曹賊功陞右都督成化六年充總兵出延綏寨遇□身被七創濺血力戰大破□也烈忽斬首百級獲俘二千餘人七年封寧晉伯食祿千石八年爲征□將軍總陝西諸兵捕□榆林寨斬首四百五十獲馬畜千與世券是年捕□鎮靖堡未幾□大入寨聚設伏破□斬首百五十奪獲人畜數萬十年卒贈侯謚威武子福嗣伯卒無子弟福嗣福參京營總兵加太子太保弘治十三年上召輔臣平臺議諸將去留福與成山伯王鏞皆勒罷卒子所嗣卒無子從子文嗣卒子良璽優給尋嗣無子叔斌嗣卒子應元嗣

仇鉞江都人以開國功世指揮同知後立功陞指揮使充遊擊將軍鎮寧夏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鐇反陷城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勳者又與賊聯姻爲外應大學士李東陽曰鉞必不從賊勳以賊故婣遂疑勳不用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自上用勳爲參軍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勳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侯保勳楊英諸兵至河上從中發爲內應俄

蒼頭書童沒河潛入見鉞言諸兵營河干鉞嗾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鉞猶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椎殺昂斬首鉞乃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鐇尋以總兵鎮寧夏論功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七年充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券加祿百石十六年子恩病恩子鸞嗣侯鸞怙恩通□璪死另有傳在佞幸爵除

史官曰憲宗朝運際淸夷環王五服風教達播帝室悟[illegible]中原無儦嵩之蹄潢池之赤子之弄誠明運之正中者矣

而毛忠等以疋劣之材駕汗血之號策勳天府曳玉鳴頭撫摩辮犾謬稱和緩之神拜剪前枝飾作斧斤之利視乎竭心膂之力以啓疆效股肱之任以禦衛不啻堦庭也非華夏門速厥禍亦將與毛劉同世矣悲哉

明書第九十九卷

史官傅維鱗纂

列傳一　勳臣傳六

金忠吳允誠吳成和勇金順蔣信傳

金忠本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孫口中呼爲王子永樂二十一年冬上出塞駐王亞堡也先土干率妻子種落千人來歸上喜立封忠勇王賜姓名金忠詔諭天下與鐵券金印玉帶綺衣金幣鞍馬牢廩帑䕃器用歲祿千石弁官其部酋時時侍從仁宗即位加太子太保支二俸諭蹇義曰朕嗣位文武大臣進官忠得無冀恩澤亦以慰其心爾義對曰胡人降附者衆皆覘朝廷待忠何如聖慮及此柔遠之道也宣德三年扈巡邊出喜峯口至會州請深入捕口自效或言忠非我族類去必不反上曰朕推心待人何疑於忠同此裂載任渠去留竟與兵數千遣去數日俘斬首口及畜産以歸上大喜曰忠朕之金日磾也拊其背飲之酒明年進太保忠勇悍好謀恭愼不伐感三朝恩遇矢心竭力至死不懈無子除

吳允誠韃靼人在彼爲酋長號平章把都帖木兒永樂三年都督宋晟招諭父子率衆來降因賜姓名爲都督府僉事出塞爲鄉道至卜兮思擒兮刺乞台等進同知八年扈

從敗阿魯台進都督九年又出塞逐口至闊脫赤斬首口
中律封恭順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先是允誠父子從太宗
出塞留家涼州其部將虎保脅允誠餘衆劫其妻及其少
子管者叛去妻召部將都指揮保住卜顏不花等出兵盡
擒殺諸叛者上遣行人敕勞允誠妻賜綵米羊鈔陞管者
指揮僉事允誠卒贈邠國公諡忠壯子伯客十六年嗣伯
賜名克忠二十二年從駕出塞有功洪熙元年以戚里恩
又有功進侯與世券加祿二百石宣德中爲副總兵巡邊
正統九年統兵出喜峯塞征兀良哈有功加太子太保十
四年沒於土木贈邠國公諡壯勇弟克勤累官都督亦戰

沒贈遵化伯諡僖敏管者亦累功封廣義伯克忠子瑾嗣
伯曹欽反叔瑾瑾不從死贈涼國公諡忠壯與世侯子鑑
優給與半祿天順六年嗣侯卒子世興嗣卒子繼爵嗣卒
子惟英嗣

吳成本名買驢遼陽人胡種也父通伯元遼陽行省右丞
洪武中隨覲章來降買驢充總旗出塞征胡功陞水平衛
百戶燕兵起從攻眞定大寧鄭村壩功陞指揮僉事廣昌
白溝館陶功再陞指揮使夾河藁城西水寨功陞都指揮
僉事戰淝河小河齊眉山靈璧先登渡淮克揚州入金川
門再陞都指揮使永樂八年從上出塞征胡功陞都督僉
事已而三出塞斬獲多洪熙元年陞左都督是年大松嶺
破口封清平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宣德初從擒漢庶
人三年出喜峯塞敗口寬河斬獲進封侯祿如故八年卒
贈渠國公諡壯勇子忠先卒又明年孫英嗣伯卒子璽嗣
卒無子弟琮嗣卒子傑優給尋嗣卒子家彥優給尋嗣卒
子國乾嗣

和勇祖阿魯台降太祖封和寧王父阿卜只俺授左都督
勇以父故爲錦衣衛指揮使正統十四年禦紫荊關斬首口
功歷陞都督僉事天順元年進同知五年充遊擊將軍征
廣蠻有功成化元年又征廣蠻累功歷陞左都督加祿處

百石已而潯州獲叛酋斬首功多封靖安伯食祿千一百
石十年卒諡武敏子忠自歷戰功爲錦衣指揮僉事乞嗣
伯不許得爲錦衣指揮使

金順尾剌人原名阿魯哥失里永樂七年來降授大寧都
指揮僉事八年從北征至威胡鎮追敗本雅失里靜口鎮
又敗阿魯台進同知洪熙元年進都督僉事宣德三年又
從巡北邊有擒口功明年上以順遠歸効勞勤事皇祖封
順義伯食祿歲八百石卒子忠襲五歲優給長與指揮僉
事

蔣信故降胡也初名把台從射氏忠勇王來降歷戰塞北

勇敢所至摧陷有功陞都督與全俘正統中又立功進爵
封忠勇伯食祿千石土木敗為也先所擒也先令信隸其
弟賽罕王部下景泰初信舊部曲達官伯顏答里從皮兒
馬黒麻來請和告于謙曰把台欲南歸久矣不得間毎南
望揮涕感國恩慙死無地謙因奏言信從口肆惡皇上曲
全其家信或未知況因諜用間取勝之術宜令伯顏答里
等密令信家人無急令其設策破口入寇之計或擒殺也
先來歸即授王爵事露以疑口心即成亦足彌亂上從謙
言後信從上皇至大同大同諸將吏不肯出喜寧紿曰殺
袁彬得信告上皇獲免信竟從上皇歸時已停信祿至是

補給卒贈侯謚僖順

史官曰粤昔委莎來附育鞠羣歸彛帳雲連溢克郊甸誠
興王之上烈羈縻之要術然桀驁虔劉疾霆越飆固其常
也而獨其懷情質樸蹈信不貳無嘯門之奸雖有日磾之
忠篤則也先土干諸人俱有可取者義問無窮懋績榮暢
不亦休歟

楊善 附袁彬[illegible] 孫徨 吳官童 傳

楊善字敬思其先自太原徙而北平後北平進稱順天而
善為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沉敏
能為人策事時年甫十七燕兵起時善已知名署典儀所
引禮舍人從事脾脫間太宗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
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遷侍仁宗於青宮又
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為卿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
洪鐘毎朝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而又重文翰與學士楊
士奇楊榮善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郭外有園
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善家若歸又時時饋

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諸中官亦多好之
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
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兄膽不為儳口犯京師
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
外郭與口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
領鴻臚寺事而是時上皇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郵
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
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為之止而朝所遣使漠北者王
復王榮李實皆以庶僚假卿佐以往皆不得要領而李實
得一見上皇頗倨而其辭隱然門給泱上皇請賂不甚

譬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爲口酋也先責王復等非大
故遣善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與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
足則貸之中官悉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綫釦之數以
往既至而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而詫善曰土木
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
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皇帝幸故里一不爲戰備故輕以
卒予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而又募中外材
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illegible]射命中百步之外
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
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

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方成且懽喜若兄弟而又
何用也因以所攜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
大賂也先及其爾婦左右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
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即稚子亦弗賚
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
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
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
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
也先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
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

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
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剝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與
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
今者能奉太上皇帝歸我和好不絕譽幣溢於穹廬而[illegible]
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曰歸而
太上皇帝有重貲來購予善曰太師得重貲而歸我太上
皇帝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貲也歸我太上皇帝而不索
重貲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薄貪賄令名奕奕何孔
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
以善見上皇善再拜進[illegible][illegible]問萬壽得立不敢坐也先數

目上皇上皇謂善曰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
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嘖指顧其下曰咄咄故曾中
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上皇與善歸而景帝以非初遣
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入司馬謙心許之
其從行子弟有得官者易東宮加太子太保辭上皇在南
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泣然曰太上皇帝不受
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議者益稱之善始事閹振後更事閹
吉祥等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伺知亨吉祥有迎上皇謀
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太上皇帝復即位論善功封奉天
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

守正改文臣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劵世世承襲改領左軍
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爲勳衛一爲
指揮僉事一爲千戶一爲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
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
軏埒又嘗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
上亟疏善使口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吉祥忌
之稍稍間於上漸疎絀明年善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
忠敏子宗自勳衛襲固歲例奪爵爲金吾衛指揮使孫増
尚公主授駙馬都尉善雖負才辨以巧取功名而險忮多
岸谷其爲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坐事下獄與相

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
之遂誅朴而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死陳循等之竄善
皆與有力焉善死或云兒謙文爲祟而李實者時以右都
御史撫湖廣中言奪職爲民其將英宗北狩著功勞者有
袁彬沙狐狸吳官童袁彬京師人少以材力射生選從刺
奸緹騎從英宗於土木役口甓下牧馬久之乃使侍上皇
上皇方坐橐駝帳中咄咄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溫笑多計
數善言笑時時爲隱語悅上皇獲一羊髀烹而共啖之耆
斧薪代氷夜則以背承上皇足而寢口挾上皇攻雲中轉
戰上谷逸躪闕而下趨京師小不遂輒欲僇殺彬上皇至
爲泣請之不得而咎銘者故褻種官爲賜姓楊以譯鞮從
陷口頗幸也先問以訊諳解之僅免也先欲使妹配上皇
上皇諫之彬曰不可請辭以返國而聘彬嘗病中寒上皇
親爲治摩咬之身壓彬背汗洽良已及上皇還居南宮彬
隨還絀彬勞僅拜錦衣百戶英宗復辟即日召見彬語累
且泣超爲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賜城東甲第一區引太
液池穿中御溝達之黃金十鎰白金二十鎰綵綺璽醪醴
膳乾餱克實又加賚妻畀綃精鏐各有差擢楊銘爲千戶
賜半之間夕宴對畧用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而同列門
達顯達初以錦衣校用文無害理鎮撫司事積功次稍遷

至指揮而其所任校逯杲繼起與同列上故緣大閹吉祥
及石亨復大位德之而二人驕干請不已上心厭之欲稍
稍削其重以屬彬彬固辭不敢乃屬杲杲數伺亨罪狀聞
上併其從子彪誅之上益貴重杲理衛篆都指揮王某取
充位而已杲遂持吉祥陰擬之急乃與其從子欽謀以五
鼓從騎就謁杲出見之欽拔刀手斷杲頭攻長安門不下
尋就誅族吉祥贈杲右都督彬請急不任而門達獨重達
佐理衛得兼治鎮撫司鎮撫於錦衣屬也專治獄或上有
所怒特下與緹騎賊曹鉤發者俱以委鎮撫獄竟自上請
可否毋由錦衣大僚達爲人沉毅善計算所讞恒規上旨

而決時上業已詐曹石內慚不自安恒借達爲彊而達多
所陰獻累遷都指揮僉事治鎮撫如故時上最所禮信者
李賢達次之每朝而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賞賚無算
而達內害賢寵譖於上曰是常受陸瑜金酬尚書者上疑
之不召可半歲而達惡袁彬猶以義故位已上伺知上稍
薄之搆以死罪劾奏上不欲以彬撓法爲慘然不樂曰是
負我者然須還朕一活袁彬此外一任若蓋恐其陰中之
也達退則執彬下獄脅以大五毒更汗彬不勝苦且誣服
矣而燕中少年楊瑄者性鯁直常爲漆工尚方俗呼爲矮
漆匠奮曰袁公上魚服侶也門達何人而輙害之因上疏

救以爲昔者駕留□□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
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遂條達不法二十
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復下達逮問達恚甚捶瑄至百餘
瑄恐遂死不得自乃謬曰吾有陰事欲告公達令從與前
前乃變達耳曰吾小人何辯爲此蓋受李閣老教耳又云
且今日言之無據不若請會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將
無詞達大喜趣罷答出湯沐沐瑄膠肉食之持牘於上前
訴曰李賢令楊瑄中臣爲袁彬地獨不畏陛下法乎上復
命中官會法司訊於午門此羣臣皆至乃出餘肉大言曰
死則我死耳何敢枉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膠肉食

我教我反指李也然李閣老貴人吾何從見之達失色詘
沮遂獄論上悟趣赦彬令分司南都餘置不問然自是達
寵漸衰不復寄心腹矣居一載驛召彬還職寄如故上崩
李賢益重達內不自安出怨望語以御史奏劾詔執赴法
司論戍嶺表濱行袁彬帥僚出餞郊墅握手語繾綣已揮
橐金爲解裝良厚衆咸多彬不念舊惡有古長者風彬再
遷掌衛事至都督僉事乃卒達竟死嶺表沙狐狸衛士也
在□中侍上皇常以乏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曉何等語問
譯者譯者曰中國惟皇帝飲食稱御膳也先嚙折稱美以
我中華君臣雖在蒙塵其禮猶如此乃與之六年令自致

行在蓋又以測沙之强弱智愚沙即裂其衣聯華爲長條
條各縶三羊担著兩肩而行也先已異之復令人覘沙行
數里始至上前叩頭復命置羊復出數里外取水返又出
數里取薪粟每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
名及有無事伍沙告之又問汝遲返至此耶亦故隨駕者
耶沙曰偶隨來耳又問中國如汝比者幾沙曰十萬勝我
者若干更勝而至精者復若干也先曰然則何何不以汝
等輩來迎駕耶沙曰先是往征東南某國未旋耳回即來
此矣也先聞頗動心及上皇旋沙不及從留□中□授以
士卒爲頭目浸用事權力已雄納婦生子爲富貴大族亦

時奉口命帥部曲至朶顏三衛市馬如是殆四十年弘治
初又來訪得其子因密郤之令輸情於朝期以明年復至
當遂歸明年朝廷多益兵衛之歸其子以聞上允且深嘉
之如期果至見我兵及其子已扮拜其[illegible]然南趨督其
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撈恤[illegible]宿至京師見上上疑
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上下莫有識之者不敢決沙曰是
岡有証先帝嘗賜我一綉裘且曰此周娘娘手製也今
裘固在乞進娘娘驗之所可取以進太皇太后覽之曰此
眞老爺爺物也上乃授以金吾千戶及宅一區吳官童宜
府人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口拘爲奴十四年英宗蒙塵

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之久之
也先下馬曰爾識君君耶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
令從者引見上皇上皇曰吳某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
因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
爲將英宗與也先不曾相見未有定禮官童復以理諭也
先爾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爾亦臣也豈可爲
賓主禮也先見再拜稍稍進膳英宗飲而賜其餘也先欽
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爲英宗配問於官童官童
曰焉有萬乘君而爲胡婿耶後史何以載御之則拂其情
乃給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
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御曰留候他日
爲爾妹從嫁當倂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上皇歸官童從
至復陞加千戶後二年有咎咎者來覲上在口時舊隷也
上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耶要時許以妹倂從人嫁我
今皆安在對曰某年被石彪殺其從而納其妹矣上叱曰
豈有此事復戒曰敢泄是言者戮之彪之反狀既明而英
宗疑之亦有任矣官童居京師年八十餘乃卒
史官曰楊善巧人也景帝本無迎英宗意是以善足用其
巧說者謂景帝君臣以緩得之若使果能寓急於緩則東
宮南宮之事不發出而迎駕奪門之封不足奇故曰善足

用其巧也夫以片言而取飛龍於洪濤洊淺中非膽力足
濟其孰能之前惟厮養卒後惟善耳然而陰慝險詖卒兆
長世宜哉至沙狐狸諸人皆奇士也誰謂沉淪壟中無奇
士耶

王驥王越傳

王驥字尚德其先太原家大同之宣寧尋徙束鹿爲束鹿人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成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畧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畧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羣臣奉職不贍而給事中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奉命鎭山西僉傍邊備奏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晉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持憲有聲超入爲順天府尹事治宣德二年遷兵部右侍郎坐事縛下獄尋復任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爲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

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正統二年西口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凉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數部務行邊詔一切便宜行事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黷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口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中以徇驥故秘之至乃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會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凉州北抵鎭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臨海西抵深溝墩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鎭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將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爲監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謀曰聲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擣口敗之渡河遁去貴等追敗及於石城口食盡竄兀魯乃地北阪阿台貴復以精騎出鎭夷問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

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臺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厄而任禮兵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僞萬戶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𡵉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刀力溝得右丞達以花亦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六年麓川宜慰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苗事請使使撫諭之驥與英國公輔等議以天

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癸非策將太監王振方柄國喜
功名遂紬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
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鎭土漢兵合十
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金兜牟細鎧蟒繡衣朱弓矢驥馳
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將大犒衆諭且按兵驥曰賊方熾
毒吾民行不可緩敢阻軍者斬遂進兵會賊酋刁令道等
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㬋川欲畧景東諸處參軍兵部郎
中侯進等擊破之驥乃奏上方畧請遣參將冉保等由東
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㚇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
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

孟刀門捧以鎭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
破昔刺塞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
伏兵遂進圍上江上江者賊奥也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
兵亦至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
其將刁放戞刁招漢父子□刁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
遂平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
之取道南甸至羅卜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
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糞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
據險爲七營相救驥貴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
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糞者罕心等乘勝進戞

賴隴把至馬鞍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滿等復敗
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
其㚇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戞
邦等寨斬首□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
弁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死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
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畀都指揮胡誌九
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帥郎羅稱廣新
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
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帥郎羅走南安傳檄
捕之南安王儸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

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搆請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
王質賫牛酒迎勞數百里外飲人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
石追封及三代予誥世劵賜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綵幣
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
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
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
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
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
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

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
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之然緬甸卒
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
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及從賊十餘戰象十一革麓川
宣慰司設隴川宣撫司於隴把凱還京師加祿定西侯貴
五百石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前而保毛福壽等陞
賞亦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亡見頽而閹振內主弗恤也王
何西巡陝西寧夏甘凉等處所至申飭邊備錄士卒□不
敢犯久之召還十三年先是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
比匿不肯捕送從復反於是驥復總督軍務時貴已病卒

偕平蠻將軍宮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
梁以渡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級然竟不能獲
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而
稍稍損於前一衛訓導詹英者官其地上言驥等肇重至
役夫六百人多散綵幣於其屬使賚重報鹵螢豈輒閤之
以爲已役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蹂踐有至死者
又毎軍使負米六斗跋踄山谷有目縊死者師抵金沙江
彷徨不敢渡既渡緬胸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等侯賊解
散多捕漁戶以爲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
聞也上爲之下兵部會法司議請御史一員直抵其境會

巡按御史勘報上不許然業已奬勞驥聚召還京矣至是
停奬勞勅勒聚還而改驥爲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
剗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僇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羣
臣廷議閹振不道株及驥景帝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
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紫習偷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
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
請上雖以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宮
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
肉躍馬多從女妓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淸侯石亨等
奉太上皇帝於南宮驥亦與焉復得領兵部事加號奉天

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光祿大夫餘如故數月復請
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瑺嗣孫添
尚嘉善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後嗣伯卒子[illegible]嗣卒子瑾嗣
卒子學詩嗣卒無子弟學禮嗣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長軀七尺餘風骨奇邁自少博
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且多力善騎
好談說經濟大畧睥睨顧盼有天下志景泰二年年二十
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卷雲表已而不
見省怪異之監試御史請再給卷及秋而朝鮮貢使解越
卷來曰其王方視朝有大風廢天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

也敢以聞景帝閱而得姓名謂吏部曰識之當任風憲於
是由進士遂入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覩越進止
與奏對數目屬之時邊深長都察院求滋條吏無當可者
而越於螢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變異之留綰諸
道章奏天順四年擢山東按察使名齊蓄藉藉七年大同
有口警當遣慫撫以其爲上嫌其貌寢罷不用喟然曰安
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宜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
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
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口稍徙去越乃
整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壘塞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

京病良已明年召署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
破口於崖窯川俘四十餘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
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
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口搏始有戰矣然
尚不敢與口軍鋒角惟以間諜探口累重所聚而刼之或
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再設伏徼口破之俘斬百
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詔武靖侯趙輔爲平口將軍統大
軍與越相繼逐口輔行則已病而越復諜知口滿都魯孛
羅孔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而分寇西路其妻子營於紅
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

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
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
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
韋州頗有所獲欲歸而遇諸鎮兵邀而敗之斬首口一百
四十九奪所掠男婦二千有奇馬騾牛羊十二萬甲仗千
六百餘賊既以失利歸則廬帳妻子畜産皆蕩盡相顧慟
哭遠徙不敢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
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
營兵又一歲兵部缺尚書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
躋之越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

自已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
未有陞賞者下兵部而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以餌
之乃已十三年加太子太保時上所寵信閹人汪直方領
西廠得詗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乃乘
間與之納好甚密而直方欲代益州奕以爲功遼東都御
史陳越斯之重且始謀也以故直用撫寧侯朱永總兵東
討而身監其軍俾陳鉞參焉竟不及越越破益州奕永至
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銜蠱之乃謀於直以口西犯邊詔
保國公永爲平口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
初至邊與永巡察塞堞出塞周視口狩至三王寨不當永欲

走越止之爲陣列自固□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晰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毀走五十里抵城□不覺得入城永問曰何也越曰我一動□瞷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弗覺也永嘆服然雖與永同事每念直之征恭州永與征行而不先露使陳鉞擅其功恨之乃爲直謀令永將大兵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諜□報在威寧海則遂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用老卒計薄之□很俱出戰遂破之斬首□四百餘級鹵男婦將二百人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詔班師

越遂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不予誥及世券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備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列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時得爲兵部尚書上嘗曲宴內伶爲戲者阿丑以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前問爲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撫諭有司供億百費而戰馬七千匹死者已五千下功自如於是亦懼而與越比事汪直矣尋復

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餘獲馬七百餘匹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拜封橫濫則上以直在事欲貴重之故而越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益厭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不復有鶩紳念而萬安劉吉等稍側目越矣汪直亦爲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延綏而□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窯梁延綏總兵許寧敗

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三百餘功較前事爲多□亦創懼不敢近邊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鎮大同不獲稱大帥而僅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乃請移越師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中御史論糾直八罪因併糾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盡奪其蔭子錦衣衛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將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滽侶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而

故吏將佐多鼎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
列冤狀會有爲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恒喜
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逾下財往來若流水不
之問籠罩顛倒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爲之死機事百端
閃倏變幻出沒神鬼故不服爲名檢軍行過陝西秦王宴
之夢使越語王下官之爲王吠犬久寧有以相酧否因畫
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
而一千戶詷□還即召入與談□事甚晳大喜曰寒矣手
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彈琵琶侑酒即併金卮予之已
久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予汝自是千

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威寧海也將至
忽風𦍑起塵翳目衆惑欲歸是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
風使□不覺歸而卒過□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
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塵與
還濬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而其於功名志不小衰會
家近京得通於權閹李實爲上言之中貴名長都察院爲
營謀所論阻時西□犯邊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控制之
廉於進止使凡再薦講青時倫滿爲吏部德越而閹廣
吏之以越名上遂許之召見上慰諭有加進太子太保仍
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鎭守巡而下悉

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即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剿
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擢開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
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閹廣敗自殺言者皆首
攻越上雖雅重之不爲報而越坐憂悸病劇遂卒年七十
四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
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史官曰太祖既定天下刑訓誓戒之盟府曰文臣非汗馬
勞無得封公侯伯明興二百餘年封者僅數人驥以麓川
越以威寧守仁以宸濠而有貞善又其下焉者驥材足揮
斥而多欲武略則優越則天下多貴其才而穢其行然皆

稱良將爲時傑揭人才之難也如此而皆阿私中人以獲
勳爵人臣之建樹亦豈無因哉意

明書第一百卷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一 勳臣傳七

韓雍項忠馬昊傳

韓雍字永熙吳人弱冠舉正統七年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碭山教諭丘純貴繂大丘磨兒磨兒父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箠死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強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撈一浮髏支解者父適哭曰吾兒也於是坐純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白十三年出巡按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境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

先皆弗如也盧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議設伏捕首口二百餘餘孽以次伏誅楊寧見雍輙自失曰御史即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大學士陳循盧陵人熟知雍才言於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狩土木口猖獗西南獠猺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少安景泰七年劾宸濠不法介論府僚上遣大臣即訊奪王護衛罪諸府僚英宗復辟下陳循獄謫戍雍坐是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二年召起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廼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僉

盆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邀亨午具用朋黨律罪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大臣趨其門宴會且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卒不死冬口復掠內地詔雍巡撫宣大陛辭賜宴及鈔上諭吾爲朝廷守北門雍至則口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戎政大修爲一時北方之重七年還議事上喜雍狀貌進兵部右侍郎諭大學士楊溥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溥復薦山東按察使王越代雍越至見上上又喜曰是眞將官也英宗崩閣大學士陳文忌雍因事間於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參政雍爲參政頗不理省務日選

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憲宗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蠻將軍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於朝曰韓雍才氣無雙僉事非雍莫可雍舊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雍爲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雍即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蹙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仗鉞臨戎制閫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廼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

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我奪
之矣遂行會趙輔抑雍才軍事一聽雍於是督大兵分道
進擊賊平陽峒及修仁荔浦諸峒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
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
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
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知間也悉斷頭
散手足刳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
天威也乃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交攻斬獲四萬有奇
捷上上大嘉賞雍功詔即軍中拜左副都御史賜錦帑六
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其弟詔可雍乃改大藤峽爲

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之復獻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
不兼委且勢輕互避不便於是命總督軍務撫鎮而下咸
聽約束雍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稍稍
羽功最鉅六年進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凝王公三司
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舒
密以故謗議遂起內官黃沁忌雍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
誣雍上爲遣使即訊雍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雍
洞達剴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莊
豹變鵬摶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江西嶺南莫不畏如
神明愛如父母摛詞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歷員外
郎扈上北狩陷□自拔歸步走間道七晝夜抵宣府足胝
蔑藜百數不覺也還復爲郎進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
進陝西按察使內艱陝人數千里赴闕乞留乃奪服還任
又徵入爲大理卿陝人復詣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陝西
巡撫成化元年□入延綏忠及寧遠伯擊□遁去明年又
與彰武伯破□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迎擊殺官
軍旬日間衆且二萬矣遠近戒嚴勅忠總督軍務將兵往
討忠至師自往逼賊賊從高下我師不支時伏羌伯毛忠
戰死軍遂退忠即陣斬一退縮官以殉陣始定移兵據賊

水草困賊賊屈會星孛台斗中外洶洶忠堅不爲動曰賊
無援又食匱堅守可破也兵部議益師忠力止於是絕堅
壁不復戰而持賊且百日賊稍急忠單騎巡賊壘曉禍福
諸脅從賊日相率來降滿四以精兵來劫營大小二百戰
皆卻之於是擒獲賊愛將楊虎狸忠叱令斫頭來虎狸伏
地乞宥自效忠即假以詞色許立功解金鉤束賜虎狸遣
去故滿四境爲虎狸所誘擒急擊下石城凡斬首七千六
百俘獲無筭忠因陳四事爲經久計以石城險益據卒不
可下乃留兵戍之是時兵事急衆危懼忠督軍矢石雨下
無懼色常嘆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召還晉右

都御史協理院事故馬文升每語人曰滿四驚猛關中根
本四發難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
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
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
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嘆六年大旱荊襄流民咸
遁入山李鬍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爲亂復勅忠出總
督軍務忠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勦擊負險不服者凡遣還
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詔嘗
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荊襄妄殺
忠再疏自列乞歸不許八年討平野王剛小王洪詔還院

荊襄以忠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指忠妄殺
致干天和交章論奏故忠辯疏畧曰臣忠竊將天威克平
逋寇不意倡疾流言仰瀆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
糾兵部之所參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賊查俘獻京
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遞還鄉
至謂祛殺慘酷甚於奚口書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
與功册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惟荊襄
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鬍子王洪然煽
惑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
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

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參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
誰耶其餘黨賊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
之非其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子籍雖
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鬭刼殺無
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
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荊襄中山巳
殺數千蓋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既殺
傷因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
何如哉科臣乃謂慘於奚翟而致書出旱傷亦誣矣
軍中報捷矜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勘功定籍

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遂首功臣皆革
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
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常親涖此地親任
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
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遺厚患而得高擢厚賞者盍亦
少思乎今臣巳遣囘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
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
時中外皆慮荊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
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
車之徵非唯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

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上嘉之不允聽十年代王
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改兵部尚書代白圭忠以職方最
屬要樞即調劉大夏陞容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瑛者熱
權閹汪直爲詗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
正言忠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
或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以疏草與直幸上聖明大怒
罷直廠職瑛戍邊而直見上獨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
中傷奴御史戴縉因而言直奉法無他以迎上意故復令
直領廠直遂首誣忠下廷訊事本起於千戶吳綬綬在楚
軍中撓法忠急奏遣回衛因而附直用事構忠落職去久

之直敗乃起忠兵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御史交薦
不起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忠明果倜儻曉暢軍務直言
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皆舉進士綬爲江西參政錫爲
南京光祿卿錫兄鏞以忠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
靖丙辰進士時憲宗頗好寶玩諸璫言前朝常遣太監王
三保使西洋獲珍異無筭上乃命內官至兵部查西洋水
程時劉大夏爲郎忠令吏檢故牘大夏先檢得匿之吏檢
不得復令他吏忠曰署中牘焉得失大夏微笑曰昔下西
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弊政牘在尚宜毀
之以拔其根猶究無有邪忠聳然再揖指其位曰公達屬

體此位不久屬公矣

馬昊關中人本姓鄒昊長身驍捷善騎射弘治中舉進士
爲監察御史出爲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眞定推官
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鉅鈎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下命悉
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昊於眞定稱保
障甚宜請勿謫詔許之下何蜀盜藍鄢叛侵掠蜀合四省
兵討之未效吏部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
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
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
自蹈藉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餘級軍中皆喜以兵

起未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
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輿
精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
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口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
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
賊請降而乞住居臨江市空其民昊曰臨江市蜀襟喉上
達重叙下達湖湘其地饒富沃衍可委賊自困耶獨益餉
治兵募召豪傑賊因不敢東伏漢州平填未幾復反集衆
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積賊遂圍中江因謀衞成都昊
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

殺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正德中蜀廖麻子
死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爲帥吳請於彭澤曰山
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或返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
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吳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
而他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歲口亦不
刺自內江犯松潘蜀大震吳招土番爲間取道夜掩口口
驚潰獲馬及衣械甚夥事聞加祿俸高珙筠棘人普法惡
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吳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
山寨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
絕泉口而撤南方圍待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

追捕首口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予一子錦
衣百戶然吳好功名人欲討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史官曰韓雍穉少時多奇跡至今鄉里人能誦道之迄登
故弗悉二廣士大夫毋屈指雍曰大藤峽百世功也而雍
獨首破之守仁力易爲矣項忠逸氣豪挺風標神畧其坐
困滿四智倖克國矣不然奎口橫連鴟張其何底也馬昊
出奇制勝風情暇逸而終致敗挫昔胡世寧嘗於世宗時
盛言於朝曰昊名將可寄麾鉞而撫蜀時亦欲平松潘夷
曰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
呼名言哉是三臣者功不在三王下而究無尺寸之封意

其猶守正不阿者歟何相懸之甚也

王守仁傳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侍日講修國史會典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有長者稱母鄭當娠而祖母岑夢神人衮冕乘五彩雲下抱一兒授之驚寤聞啼聲則守仁生矣以語其祖天叙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出從群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此非凡兒奈何名泄之耶祖悟因爲更名守仁即能言讀書過目成誦十一歲常從父華北上過金山題詩警絕華以是奇之然爲兒戲猶故一日之市所與鬻雀者爭遊客熟視之出囊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曰少年貴當極人爵立非常功名且徧閲他子弟

語其壽夭貧賤後皆驗守仁自是稍愛經術工屬文一日請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華聞之歎異乃欲令我愧見之耶已負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弘治五年舉鄉試十二年中進士使治威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夢威寧伯貽之寶劍既葬而其子出越所佩劍爲謝則宛然若覩矣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爲策八事上之其言皆警剴報聞尋授刑部主事當直獄歲行囚諸尚書侍郎畜猪於署伺以囚食其腐守仁悉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論囚江北因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術明年引疾請告前是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泰州儲巏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爲古文辭名藉藉已而厭之曰濟精耗神因築室於陽明洞擬習導引久而有若先知者衆譁以爲仙而實無所得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留聘主鄉試所爲程式文出人咸服所獲多顯名士入補兵部主事時閹劉瑾等導上爲狎遊南台臣戴銑等爭之力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上疏謂君聖則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如其善自宜嘉納即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挐

載道即陛下非有意怒繩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測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旨俾各供職如故適足以廣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瑾啣其言切旨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復蘇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尾之急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逾年始至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爲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講學所治經往往取心得不必與前訓故比矣提學副使席書與守仁談乃創書院命諸生師事之又明年瑾伏誅擢廬陵縣至則選里正三老委之詞訟而總其凡囹圄空虛他若立保

甲涓驛供杜巫賚定永次兒絕鎮守横斂至今守之爲甲
令焉入爲南京刑部主事尋調吏部驗封在都乃肆講知
行合一之學明年累進考功郎尋進南京太僕少卿分署
滁州從游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大闕天理人欲之分縉
紳多怪爲迂僻不堪用是時王瓊爲兵部尚書用事獨奇
守仁才會南贛汀漳賊據險爲亂擢爲僉都御史巡撫其
地守仁至則令行十家甲法務使奸無所容又以太祖訓
勑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而守仁左右至郡邑輿臺多
爲之耳目守仁廉得老隸黠者致密室而脅之曰汝自知
當死否肯爲極言賊情吾貰汝隸迫吐實守仁笑而遣之

乃故爲不可測意在此則示以彼毎擇吉日出師又復止
或將發不果以多方誤賊而陰勒諸兵備道募選力士以
三之一赴軍門與舊兵參教擊射明賞罰忽出破賊於長
富村追至象湖山會閩廣兵至且合賊廹潰圍出指揮覃
桓縣丞紀鏞戰死諸將懼請俟狼兵守仁怒責之曰戰小
挫何損且兵豈不足而需狼兵耶乃率所選士進屯上杭
徉論諸道姑以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再舉諜賊懈即分
兵爲三路約以同夕斷枚進中軍奪象湖之隘方大戰而
奇兵來間發遂大破之閩廣兵亦盡破其巢四十三所斬
獲大酋詹師富等七千有奇牛馬輜重無筭捷上因請立

崇義縣治書得賊之要害地而耕之報可加俸一秩賜銀
幣守仁爲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
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
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
氣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
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
而歎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奏改提督軍務悉聽便宜
於是守仁立兵符申約束且爲文撫諸賊詞旨悱惻賊酋
黄金巢盧珂等相率來歸已進兵破横水賊擒其大酋謝
志珊等五十六俘斬五千有奇因襲破桶岡賊擒其酋藍

天鳳等三十四俘斬三千有奇浰頭賊酋池大鬢等尤黠
桀故與降賊盧珂等讐守仁使使諭降報曰大鬢等欲舖
悉盧珂等乘隙掩我家室今者用自保耳守仁乃陽移文
責珂等而珂等急上變謂大鬢等實挾詐老我師守仁復
陽怒責珂等下之獄而諭之情復以新曆給大鬢等且諭
使來大鬢乃語其腹心曰欲得伸必先佃贛州使倆我亦
欲行闞之遂以勇賊百人褁甲來見守仁慰諭安插之館
於祥符宮使更新衣習禮供張儲偫甚設大鬢等喜過望
至正元之次日乃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鬢等魚貫入
即僇之庭無一脫者遂出盧珂於獄使發兵爲鄉導夜半

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浰頭石門覆其巢三十餘擒大會及斬後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從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與俱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守仁既已盡得賊地相險要留戍和平縣治捷上進右副都御史予世官錦衣百戶再進副千戶守仁念非王瓊精心任之功與成功每疏捷輒歸功瓊時內閣惡瓊因而訾及守仁矣守仁在軍旅不廢講學後為致良知之說直指本心自然最簡易痛切乃至欲盡廢學問思辨之功以行誼一切皆粗跡其始頗推轂湖謂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所詆在朱氏自致良知之說行天下高明之士樂於頓而惡檢束者喜其便直推以上接孔子而實際之士多嗤其脫畧浮薄焉時寧王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强兵上游使其黨劉養正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而守仁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為人語兩不合而罷十四年六月守仁適勘事福建取道南昌至豐城而宸濠反守仁聞變返宸濠已遣兵逆之守仁入漁舟得免乃過臨江抵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守仁起兵討宸濠守仁然之乃與文定討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自

嶺外復命道吉安守仁留之卽功時兵未集而恐宸濠兵速出下南京乃偽遣諜檄諸郡邑使備偏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數十萬以搗宸濠使濠不敢出南昌又為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令得密示其悉為國至意勸從臾使早出兵一舉有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之諜示將斬而令獄校監者偽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得書檄果疑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宸濠益疑十餘日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留少兵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而兵已大集諜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至樟樹鎮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廠者躡之至暮進破南昌遂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等守仁猶在後軍實明而始知之建旗鼓入城申約束捕衛其脅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守仁留二日發兵躡宸濠宸濠時為安慶所抗氣稍沮而聞南昌失守解圍回顧巢穴守仁以伍文定等四郡兵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為疑兵二千分為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與其前鋒遇於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陣亂邢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鼕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戍守者以自益守仁

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兵小郤守仁急斬先却者遂進擊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大懼乃聯舟爲方陣乃大犒士詰責敗者將斬之兵奮至炮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别沉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等數十人斬首三千有奇溺水死者無筭浮屍衣甲器物亘十餘里乃分道搜捕其餘黨提問寢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本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熙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直在宗室興言及此懍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

而晚節眞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咸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鎭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亦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斲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及歸復讒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郵其土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欲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功封奉天翊衛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暴卒守仁憂居而從游者益衆抑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擄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抑黜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自諸有功者温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上力稱守仁賢而復爲言之張璁霍韜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斲守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以故廷推兵部若三邊

若圖營皆弗果用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合纔兵剿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鎮討而誅之其二子挑別將盧蘇王受各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詠易帥乃召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督兩廣及江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等亦素憚守仁威名窘甚守仁既抵南寧即上疏請一切撫綏而以便宜悉散其衆僅留楚兵數千自衛招諭蘇受等皆大悅率衆來歸守仁薄懲之遣歸農改田州爲田寧敕岑猛之後與蘇受皆弗誅刻石云爰告思田無忘帝德爰勒貞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刻石田州云田石

平田州寧田水濴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聳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猺人罰蘇受兵以攻斷藤峽猺斷藤峽者即大藤峽其中諸猺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聯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里數出流刼郡邑自韓雍大征之後無能至者守仁使蘇受等爲鄉導挾永順保靖土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馘三千餘獲其男女牛馬貲械以萬計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次第上疏而病始報平盧蘇等詔賜金幣遣行人齎璽書奬諭及平斷藤捷上上以手詔問閣臣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有密對桂萼以爲守仁擒宸濠日攻城紀律不臧秦捷張翊無藉而學術邪僻足壞士習宜削官爵上雖守仁功不許先是楊一清者雅知守仁會黃綰嘗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辭甚厲一清不能無稍憾守仁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華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萼又覘上意不悅守仁因奏夺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停世襲及他郵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久之上怒解始得襲錦衣衛副千戶隆慶初贈守仁新建侯謚文成賜塋子祭及贈誥詞稱爲元勳聖學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卒子先遹嗣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好古文辭爽朗多奇晚

取詞達不能工也既以氣節名世又建大勳奈有志道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又其甚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其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云

史官曰守仁學術凡三變漸入玄虛是以多背之古云兵不厭詐而守仁用兵則專用詐然而非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矣獨其起義狀擒叛王不使九重之尊儼與匹夫角使樂安之變動有如守仁者宣宗無親征之勞矣厥功懋哉昔人謂學士大夫與守仁辯未嘗不心折及退而讀其書

平平耳而世宗語李時曰守仁凡事虛浮好名士耳可謂
人倫明鑒然其御烏合範豪儁待脅人蹈險出危假億變
譎則過人遠矣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
不能不爾耶

伍文定傳

伍文定松滋人舉進士爲常州推官剛直能斷而多忤與
提學御史抗諸生肇之幾譁猶曳衣行行自若也後知吉
安府寧庶人宸濠反報至都御史王守仁從間道入城文
定即閉門繕甲兵請曰賊烏合勢必敗而一時猝起無抗
者公威望素重宜即吉安起義集諸路兵擣其穴必濟身
敢任麾下之役守仁曰善乃起兵治餉儲時遂同促南昌
以精兵自廣潤門入殺守者而肆焚掠二日追及於樵舍
宸濠兵舟萬艘蔽江而文定冒矢石火燎鬚不動士爭
殊死鬭大破之獲宸濠語在宸濠及守仁傳中進江西按

明書　卷一百　二十七

察使大閹張忠率師討賊賊平無與內忌其功因見搆誣
不屈執而撻之竟移病歸世宗即位論功遷副都御史官
其後錦衣千戶雲南土師叛朝文拜加兵部尚書發四省
兵討之至則朝文死難漸息乞歸卒於家時以爲宸濠之
役文定功第一進賢令劉源清蓋詐持寧藩檄者尚氣好
兵法後以侍郎討大同叛兵不利褫官爵

史官曰文定烈士也孤城孑然角强藩不爲動衝强陷深
至介冑之夫披焉夫江西固制帥從遜揮霍提其頂夾之
不少矣而反不獲世爵惜哉

列傳二　　史官傳維鱗　纂

忠節傳一

史官論曰孔子稱伯夷叔齊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怨不怨聖人所難言也夫人生也直罔利委曲豈性所樂哉利害交於中安危交於外感慨未已而悔吝隨之故意變於初而行枉其性也若夫嚴氣正志赴蹈爲期指死蔑以旌心凌風霜而辨業凛凛皜皜豈利害安危之可動其中耶而死生尤其大焉者于是乃慨然曰人臣死生之際顧不

重哉丁國家傾仄之運昏濁之朝或沉惑倖舜或鼎圖嘶震而奭然若無預此人世之大僇也若夫見理明決義不返顧以片言溥仁人之利亢章而進力足回天不惜血碧幽藏即頻危而不癒而視湯沸刀鋸如飴之甘屹然如山峙而不轉使天下萬世仰之如恒岱焉不亦休乎亦有委折以濟事留身以有爲卒之時過事遷勢無如何遂曉然自于天下以見前之所以生爲後之所以死而人乃服子其隱以釋其疑設相時之所譽以觸直以至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秋而曰我致死而未獲篤言明哲之保爲藏身之巧伊誰欺欺天乎縱頸血不濺頭顱苟全而其心則不勝誅矣若君死之自死之可死而幸勿死焉而天下萬世須之凛然有生氣一時之生終死一時之死終生人臣僭錫不以樸誠予君而斤斤于生死之名焉其品已卑况彼奠然若無預者哉如明之持節首戰場遭燕難爭大禮羅椓禍遇喪亡而能碧血殷郊原漆身涸豎牧即截支體燔九族而不悔而甲申之變妻徇其夫子隨其父闔門雉經視死若歸眞足以泣鬼神而動天地而或抗顏直諫至于流離沉滯氣壯河山如此者皆人傑也爰錄于篇以媿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而不忠節者人臣死生之際顧不重哉若而人其古之求仁者歟嗚呼此皆明興來祖宗教養

之遺澤也平時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臣養士者鑒之哉養士者鑒之哉

王綱（附王名善 陳敬）　王禕（附子紳 孫稌）　孫炎　葉琛　許瑗　王愷　熊鼎　胡深傳（附黃政）

王綱一名性常字德常溫州人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綱尤善識鑒有文武才少與族人元章永嘉高則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知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綱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湖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筮曰公後當名世然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

[illegible]王綱以母老有難色遽去笑曰俗緣未斷吾固知之[illegible]
基微時常造語不忍去謂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
心宜厚施而薄受之予性在丘壑異日得志幸勿以法見
累則善矣基薦綱于太祖曰王綱命世才也洪武四年以
文學徵至京時年已七十齒髮精神如少壯上見而異之
親策治道大悅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擢廣東參議
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携其子
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民咸叩首服罪事竣歸增城遇
海寇曹眞鼓譟突至截舟願得爲帥曲諭不從叱罵之遂
共擁而去賊爲壍坐綱日羅拜請不已綱痛罵不絕聲遂

遇害時彥達年十六亦隨入賊中從旁哭罵求死賊欲并
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
誠孝令綴羊革裹屍負之而出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
御史郭純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痛父以忠死力
耕養母粗衣惡食終其身不仕時有王名善義烏人洪武
七年爲高州府通判四年秋八月黨寇羅子仁叔奪府印
遏名善附之名善罵賊不屈執至霞峒新營遂遇害未幾
寇平旌名善又有陳敬世家增城之石灘洪武十四年以
賢良舉授禮部主客司郎中遇事剛果敢爲人多忌之以
事左遷雲南曲靖府經歷尋署敘川州事敘川鄰寇竊發

[illegible]攻敬率壯士禦之衆寡不敵其下欲退敬瞋目大罵奮
勇前進遂力戰而死軍民咸聚哭收其屍事聞命有司歸
其喪以歸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毗有偉
度習古學師事黃溍戊子元政亂公爲書七八千言上時
宰以切直格不聞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
戊戌被徵署中書省掾商略幾務上每稱子充而不名問
與論文章稱善因命擴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江西
平禕上頌上覽頌喜嘆曰吾固知浙東二儒卿與宋濂學
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

提舉司校理外艱乙巳除[illegible]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
起居注丙午陞同知南康府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
流散收廩賢士按除奸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
丁未召議郎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
言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
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日不有則上天生物之
心息矣又曰修德之要忠厚以存體寬大以致用無外法
天道以順人心二者二年召修元史與宋濂爲總裁官徵
逸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塤曾魯高啓趙訪張
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爲纂修官

開局天界寺禘史事擅長裁繁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侍制同知制誥坐失朝降國史院編修三年預教大本堂經明理達善開道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奉使吐蕃尋召還五年往雲南諭元梁王把匝剌瓦爾既至抗言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爾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且旦夕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於鋒刃今元綱解紐天兵四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屢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為改館會元遺孽自立

乎沙漠遣使脫脫至雲南餉梁王有二心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禘春登楊氏家脫脫聞之詰責梁王不得已出禘脫脫欲降之不屈罵曰天詎汝元命實代之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大兵旦夕至屠梁矣傍有辟者脫脫曰今雖孔聖義不可生竟被害司徒達里麻等瘞而火之既葬莫實其處時六年十二月也年五十二雲南既平立祠祀之著有華川前後集王堂雜著續東萊大事記子紳字仲縉父死時甫十三朔悟能文章鞠於伯氏綬事母何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沒獨傑然負奇志益取

經史百氏言窮其浩博會其旨歸曲暢引之縱橫磅礴出入上下務探擷精英乃已潛溪先生一見器之曰吾友其有後乎蜀王能下士聞之聘以為客紳痛父死節齎徵遺骼未返白其事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二十九年至雲南號哭訪求不獲幾絕者數過者洒泣述滇陽慟哭記志感乃還建文皇帝即位給事中涂誠御史黃凱會薦為國子博士預修太祖實錄獻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章曰神龍躍曰殪奔鯨曰開洪基曰清江漢曰縛狡兎曰掃殘□曰海波平曰拓閩境曰定關陝曰闢川蜀曰散苞枝與方孝孺友善嘗尊孝孺為百代儒宗每勸著書淑來學孝孺不

應紳悟遂畧文藝潛心道德學上言父死節狀贈禘翰林學士謚文節明之文臣有謚自禘始正統中改謚忠文紳以建文二年卒年四十一有繼志齋集二十卷行世子稌字叔豐受業方孝孺妻以女方死難稌周旋其間又與廖鏞鄭珣等至聚寶門外求遺骸歸葬不得卒坐遠繫太宗念其祖死國特宥免且欲用之疾辭還金華結屋讀書青巖之下稌與童景廟講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勒事與今兄商確捜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為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遂輯方氏遺文為侯城集稌性至孝初紳痛念父

沒每食必斥兼味徐一遵遺志子孫相承閱十百年不變
居喪三年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從遊者日衆郡邑交
重之禮爲鄉賓分獻先聖廟徐疎簪儒貌出必儼然古冠
服人爭覩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稿聖廟文纂金
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
生孫子汝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亦辭疾不仕弘治初與陳
獻章並薦應召道卒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面如鐵跛一足持辨風生能爲歌詩
時丁復夏煜以詩名炎游此兩人間相切劘好立機播倜
紙爛然雅能飲與對引務出奇得一爽句輒浮白拍案大
呼援觚起舞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茂覩章句常曰孫
炎男子豈死蓬蒿下哉太祖渡江召見與語請延攬賢士
以成大業上悅辟行省掾論事慷慨激切多合上心從征
浙東擢池州府同知尋遷華陽知府己亥擢行省都事是
年冬處州初下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甚難治上以炎才
授處州總制聽其辟任一切不從中覆上實未嘗與一兵
但責以口舌安反側乃匹馬入城召父老諭以天命所集
宜稟教化不且爲僇衆皆感悅尋擇勇徒者練爲兵紀律
嚴明賊皆退縮時才俊士因亂多伏居山谷不肯出炎悉
爲鉤至劉基章溢葉琛皆知名而基爲最使者再往返不

起基以一寶劍遺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
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諭基文詞贍美
基不答然已心折炎久之相見飲酒酣炎論古今成敗之
事如傾峽瀉無枝複基乃深引服歎曰基自以爲勝公甚
今基何敢望會上來聘遂送基京師炎在郡日悉反側子
而大寇充斥日置身狼虎間無所疑憚壬寅降苗叛害將
軍耿再成炎被擒幽空室守之脅炎炎始紿以生賊覘非
本情恐留自遺患姆爲斗酒啖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援觴
剖鴈舉巵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
食賊持刀覗炎炎飲酒自如賊叱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
上所賜吾當服以死何可解引桃而臥賊猶不忍伺其睡
乃害之年四十事聞追封丹陽縣男炎妻亦爲賊擒不屈
死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恃遇匱之者解衣推食所著
詩文甚多有散佚弟子蔣敬編次傳於世

葉琛字景淵麗水人元季兵亂從參政石抹宜孫守處州
時青田葉賢三等作亂琛爲畫策捕斬之其餘山寇竊發
者以次剪滅行省承制授元帥守桃花寨明兵下處州琛
謂其下曰金陵兵有紀律且氣候清明必成大事遂來降
而又爲孫炎所招致僉院胡大海以琛偕劉基送建康學
丑授營田司僉事復命同佐鄧愈守洪都祝康之亂愈脫

走琛被執不佹大罵死之事聞上痛悼遣使往祭追封南
陽郡侯復其家塑像于院判耿再成之祠有司歲時祀後
友諒滅配享洪都功臣廟

許瑗字栗夫江西樂平人聰明強記至正中兩以易經舉
於鄉皆第一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人
未有知之者戊戌太祖駐兵婺州瑗以儒士進謁因言于
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能得
安夫有雄畧者乃可駁雄材有識者然後能用奇士欲
掃除僭亂宜攬收英雄此急務也上曰民塗炭予用英雄
如饑渴大善之授博士留帷幄參謀議以太平股肱郡命

知府瑗至厲士卒修城池撫黎庶庚子漢友諒率舟師攻
太平與守將花雲拒戰城陷被執罵不屈死之追贈高陽
郡侯

王愷字用和當塗人幼有大志通經術為府史人服其平
乙未太祖渡江召至都府為掾參決戎事時新下京口民
杌陧不安遣慰撫之效趣中書省進左右司都事遇事彌
綸元戎宿將咸信其言戊戌徐兵數萬自杭來降待命嚴
陵境丁遣馳至軍諭之偕其渠帥來朝是年冬胡大海已
戍蘭谿命與愷定議取婺降之己亥克三衢擢左司郎中
總制衢州軍民事調度有方兵食俱足有警以五丁應付
一丁攻守凡得萬餘人曾常遇春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侵
民愷知之悉械而撻諸市遇春使人來讓愷曰民者國之
本將軍天子股肱昔令傷其本乎捷一部將而民安計將
軍所樂聞也遇春歎美之開化馬宣扶倚甲為亂江山楊
明恃險劫掠悉討擒之郡內大安出粟賑饑疫與學校士
民悅服諸暨戍將謝再興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力
調解得安往來李文忠軍中議事多用其策六月漢寇龍
江上召嚴陵帥葛俊持廣信帑制之愷謂俊曰廣信為漢
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必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師往不
可乃止俊請胡大海行廣信乃潰辛丑分省於婺授浙東

胡大海日治軍旅以民事悉委愷時力役無藝乃核故田
額數糧多者為里正寡者副之合計約一斗役一日賦貫
無苟免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挾譏民逮至獄痛懲之自
是畏避徵胥滯立道操一邑田賦柄久緣為奸廉其罪狀
以聞寘于法綱紀肅然苗軍亂胡大海被害擄愷而出愷
正色責以大義賊帥劉震欲生之其黨胡得真素隙愷曰
無自貽患乃被殺并其子行及掾吏章城俱及難愷年四
十六追封當塗男愷善謀能斷常自事未許卻立戶外比
暮不去上出怪而問之從容諫如初上為允行尤長吏事
以儒術飾案牘辭簡而意周喜為詩歌情意爽豁上每顧

鶴齡以經濟材稱之子三人祿爲侍儀使式行[illegible]
式升童後官郎中
熊鼎字伯頴臨川人元末鄉薦入試禮部以議論奇棄不
取歸主龍溪書院兵亂立栅結民兵自守一郡得完漢友
諒禮致之不應鄧將軍愈下江西聞其賢邀至欲薦授官
辭上至江西召見慰勞甚至授以官又以母老固辭乃留
僉府參軍事母憂既祥徵與諸儒撰作公子書以訓貴戚
子弟初平浙西授德清丞錢鶴臯反松江德清震恐民逃
散鼎坐鎮之卒得無患吳元年召議禮儀遷中書考功博
士尋任起居注時上精求禮樂之事嘗召翰林學士朱升
等陳樂器俾辯磬聲升對忤旨上怒欲寘升法鼎從容論
辯上曰升每謂審音顧不辯宮徵何耶對曰石音難辯自
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磬聲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上曰任此豎儒治樂樂何繇和鼎具言樂之和由人
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物和而樂音和矣上意
解釋升升既出謝曰非熊君吾屬幾殆會有自廣信還奏
郡縣官違法茶稅多失實時新行赦上怒趣中書遣御史
往廉狀丞相善長諫不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諫又不從
鼎與給事中尹正進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
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褻國威上良

久曰止追御史毋往上詔浙西民輸糧京師率五石致一
石民甚苦之鼎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爲根本而遽困之
農作方興僕僕道路苟一年失耕害不淺矣上悅即詔罷
之明年上即皇帝位凡創制更革之典多預聞上每字稱
而不名立浙江按察司以爲僉事分部台溫二郡經方氏
竊據之後別部僞官悍將二百人暴如虎狼出奇計盡剗
遷於江淮間民始安枕溫有邪師自號大明教飾殿堂極
麗民之無業者咸歸焉以其瞽俗眩世奏毀之散其衆爲
農地多倡家每朝使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罷於供應鼎
下永嘉令籍倡戶數千械送之京平陽州吏目杜乙賊罪
事發下勒同知以下皆服罪獨知州梅鑑辯不已民數百
進門爭之鼎將聽之吏曰奉詔按獄而釋知州情則得矣
如身受故出何再進民詢之辭不變歎曰法已誅罪吾敢
身畏譴而誅無罪人乎釋鑑以情聞上可其奏寧海強民
陳德仲以憾奮支解黎異死寃久滯妻進牒鼎鼎覽牒掩
忽有青蛙立案上曰蛙非黎異乎果異則止勿動吾復爾
寃蛙果如言明日逮陳訊得實誅之凡事未便者皆爲奏
改兩郡民灑然如更生始兩郡旱既至輒雨民曰此熊使
君雨也是年秋立按察司於山東擇人行新政上曰無如
熊鼎矣改治濟南論罷州縣貪私數十輩六郡肅清遷副

使三年拜晉王右傅治宮晉陽坐事左遷大同衛知事五
年召還授晉府參軍復以尚書授秦王經明年改刑部主
事八年授僉經歷時朶兒只把雖降尚持兩端鼎上書萬
餘言謂西涼岐寧漢唐內地不可棄朶兒只把非有歸向
之誠特假我聲援脅服鄰邦爲自安計朝廷宜思制之之
道急之則必席卷而遁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
既成漸致跋扈宜稍給種糧撫其遺民以安衆心而以良
將參守之則彼特匹夫耳又將安往上覽奏嘆曰人謂儒
鼎迂闊今不迂也九年徵還次西涼打班驛遇朶兒只把
叛兵擁之北行以大義切責兵脅之不屈遂與中使趙成

等皆遇害年五十有五上聞悼遣使葬之黃羊川立祠致
祭恤其家時有黃政者亦死難政碭山人爲僉都御史以
事謫爲桂林府吏或言其知兵習武書召還八年命往宿
徐收集舊戰士卒赴遼西從征二十一年復從征雲南未
幾還至晉安遇蠻寇與其子琉力戰而死郵典比鼎
胡深字仲淵處州龍泉人穎授有智略涉獵經史及天官
術數之書父鉦仕元爲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嘗對毋
趙談兵父聞警之曰才雖撥亂智在識主父官游京師深
年十歲往侍父使高麗歸卒奉柩南還廬墓登讀書尤工
文辭元末兵亂歎曰浙水東地氣盡白髑髏及矣結集里

自固石抹宜孫辟參軍事募兵浹日間得數千引屯竹口
時盜賊所在結聚往諭曰爾皆良民迫至此棄伏即良民
耳盜以深長者不欺遂降會[illegible]韓虎等殺主帥據城叛
深曰城中叛者惟一二人耳請往諭之軍民見深相泣曰
吾屬自變旦暮鬼耳若得更生敢不惟命遂以城降從征
鄱陽賊青田潘惟賢聚衆爲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焚
縣治深之師曰王毅者隱德教授乃與門弟子集義兵擒
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毅時深在鄱陽馳歸執肆
害者盡殲之移師攻遂昌賊酋出戰深望見笑曰賊若堅
守不出未易卽滅今來是天授我也分部諸校以正兵接

戰奇兵夾擊之別遣遊兵稱伏匿比戰賊三面被擊大敗
生擒八百人明兵取浙東婺衢既下獨處州爲石抹宜孫
所守不降巳亥太祖遣胡大海由間道取處州宜孫敗大
軍入城徇屬邑葉琛來降遣琛招諭深遂來上素聞其名
至京擢左司員外郎與論事稱善詔還處州招集舊部曲
從西征上旣平江西命守吉安會浙東苗軍變殺守將巳
而復平命總制處州軍民事時寇竊發人情未固捕首惡
誅之防禦甚周慮戍兵單弱多方招募遂得兵萬餘人曰
兵足矣誥于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無以餉奈何衆
對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爲衆備計予女玉帛且不保而

況于食遂量民產勸輸粟軍興以饒請寬鹽稅二十取一商販大集以没入田代租民甚賴之薦進士吳世昌司學較事文治大興諸全寧將謝再興叛犯東陽李文忠擊走之深引兵來援議以浙東屏障度地去諸曁六十里乃築城相犄角其勢益固時李伯昇大衆入寇頓城下堅不可攻敗去上聞旌其功賜名馬遂平青田方明善取平陽山偏帥復之并復瑞安侵地統正軍攻温州明善勢蹙與其叔國珍議歲幣乃還師太祖即吳王位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命征陳友定取浦城崇安建陽敗將阮德柔兵四萬友定悉師銳卒來鬭深以氛惡未即戰為朱亮祖所廹

不得已進擊之破其二柵敵悉銳圍深數重日暮率精兵突出伏起馬蹶見執友定不敢害會元使至督促乃見殺年五十二追封縉雲郡伯深智識絶倫藝術無不精曉倜儻好施予其守鄉郡凡五載馭衆一以寛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宋濂侍上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對曰文武才也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保障朕甚賴之北伐聞有星變上曰東南必失一大將亟使諭之深已被害上聞痛惜之為之流涕子楨刻木具衣冠葬之友定既死上使楨臠其肉以祭

贊曰明明明祖旌余祀禍忠義相望芳名識馥衛命守土捐徇難憤慨就刃罵義自勵遇難貫首苟免無忝開代傑揭儀之氷玉

史官曰嗚呼自王綱而下皆以死事著聲成仁取義旻哉方之古烈奚以尚茲綱不受賊擇而死烈哉禱遲回欲的當以報也子孫孝義高一時不媿其祖父矣炎奇峭偏以文章能得士琛之洪都瑗之太平無負此土哉王愷饒治材而兼武略鼎雖倉卒臨難而平日表表有足過人者使胡深不死大將才也其心靡二豈不足風

于光字大用南康都昌人磊落有大志初集鄉兵自捍禦尋徐壽輝破都昌以光為元帥守鄱陽浮梁未幾陳友諒弑壽輝光誓不肯北面友諒庚子七月光及左丞余椿等擊走友諒部將辛同知遂取饒州來歸太祖命光為江西參政同鄧愈鎮饒州已而令光開分省於饒州與愈連營守禦尋入金陵謁上于龍江授行樞密院判俾伐徽州比行召還解金連環賜之光頓首謝曰臣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辛丑八月從上伐漢至安慶遂攻敗破其水寨癸卯從戰彭蠡大捷遷指揮同知甲辰春武昌平進廣揚

衛指揮使戊申同大將軍徐達取陝西下潼關遂領兵守潼關九月元兵攻潼關光出禦舞矟大呼橫貫其陣敵衆大敗己酉移鎮鞏昌飭號令練行伍繕甲兵嚴警備敵至輒擊却之是冬十二月屢戰王保保走之洪武二年保保知大軍南還盛衆襲蘭州守將張溫以兵少不與戰嬰城自守光聞即赴援比抵馬蘭灘敵猝至腹背受攻被執保保以光至蘭州城下使諭溫降光諾則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宜厲城為守徐將軍五十萬衆且至矣□怒批其頰遂被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竟引去光死事聞上遣祭以少牢配享功臣廟光氣貌修整幼讀書知大義善鼓琴能詩雅健可觀兼通岐黃術望之翩翩佳士及持戟上馬意氣雄壯所向無前既死人皆痛惜之

張子明張元帥之子初以軍功任千戶取南昌從大都督朱文正守南昌癸卯夏漢友諒圍南昌數重勢急文正遣子明建康乞援子明取小漁舟潛夜從水關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月得達見太祖具言之上曰兵勢如何對曰敵衆雖盛而戰鬬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無所用之又師久乏糧若援至可破也上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語之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官萬戶子明佯諾比至城

下大呼曰我張大舍已見主上大軍旦夕至將軍無苦當嬰城以待友諒以見賣怒攢槊殺子明文正得子明首氣益倍隨方應敵城得不破援兵至友諒敗死初贈武毅將軍飛騎尉後加贈忠節侯廟祀南昌時有徐明者有膂力善修飾軍中呼為胎裏謊為管軍百戶從守南昌漢友諒圍城急嘗夜出刼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歸友諒乃設坎以誘之明善飲一日浮白狂叫大醉曰我此番當得友諒首矣出賊覺明逐射賊失入坎中漢執之歸誘降不屈見害追贈合肥縣男列祀南昌

贊曰兵以正勝尤以奇應誘敵成功慨然殞命不有所激

衆心奚定破敵全城允藉决勝良馬之獲膽氣壯盛
史官曰于光張千明之死若出一轍皆有背觧揚之義嗚呼
敗之際兄以鼓三軍之氣而奪敵人之魄身死城存以說
實正可謂烈矣昔人以唐劉感事例光謂崇報無聞焉雞
鳴刈艸豈忘蘭州哉

李仕魯陳汶輝青文勝蔣㦤龔伯臣吕敬心傳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幼頴敏嘗閉室讀書不窺戶外者
三年聦愽淵沉益切尚友之志聞鄱人朱公遷得晦翁朱
子之傳千里負笈一見深相契合益精探究盡得其所學
而歸元末隱居不出然所在聲望奕奕太祖龍潛時已識
其名洪武初詔求天下有能傳朱學者所在以聞有司乃
舉仕魯應召乘傳至京上一見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之
晚也對曰陛下方以武定天下臣纔掖下士溺於章句不
能左鞭右弭馳驅中原冀禮興樂成之會臣以文事進故
意有所待耳上曰文武初無異道朕方收攬才士以佐太
平乃以文武擇乎遂除黄州府同知仕魯曰臣夙願惟欲
朝夕備顧問以行所學上曰姑以民事試子乃奉詔抵任
風裁整峻政理寛和民之瘵殘者䘏之吏之蟊蠹者斥之
期年以治行卓異聞于朝召拜大理寺卿律比精嚴守正
不撓時有僧余碧峯者應對稱旨求爲僧建職司授官皆
之仕魯曰陛下建極之初意所祈嚮仰爲後世子孫天下
臣民標表奈何不崇聖學而信外道乎疏至三十上上堅
不從入涕泣叩頭曰臣言不入何以臣爲願還陛下笏放
歸田里上震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事亦不果行
陳汶輝字躭光詔安人幼攻儒術兼通武畧尤邃天文地

理及數學結廬南阜嘗與趙子貞柳舜舉遊燕越以觀星椎者六七年又與劉伯復余叔紳登臨衡湘久之歸隱於越結雲庵礽溪潭上樹種瓜果以待游侶恒印景賦詩笑傲自若上既渡江泰元之陳遇交薦之降書徵辟時張士德聘幣亦至並不應報元亡飛龍在天書再徵比之伊呂孔明復不起繼而徐達復遣使徵起亦不至天下既定遂以經明行修應詔使大臣較其學行第一稱為人閩元士時其門人陳元震同舉元震睹法太嚴懼甚乞歸汝輝留教然條論十事詞氣英爽授禮科給事中按視吳松民瘼吏弊還奏吳松閱數千里之地墟港所泊無它貨食物悉

有征稅此皆承襲元汚未盡更刷一切宜掃除之又言自古文武並用所以靖禍亂綏太平未聞有縉紳緇流雜居同事而可以相濟也臣覩勳舊有德思欲去位而緇流儉夫加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疑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之危相去不遠府生太學生之斥視宋臣訴檜貽譏之逐能幾何哉伏願自腹心以至耳目啓沃喉舌之司皆慮以德行文章之彥則天下之賢可收天下之治可成復承制奏論政疏請法程灝所陳十事言之至再上謂其志大言迂不達時變徙滯成語紛更朝事汝輝因自劾求歸不許以為大理寺丞適有疑獄又上疏曰伏覩十

二月大理寮屬所評張廉使李知府諸刑奉有內旨不敢准理臣聞張為廉使山東杖一僧人李為知府忤一屯道翰林學士但撰文犯諱忌字皆非大奸惡刑部及本寺寮屬因得內降但欲織獄夫廉使知府非一考六年可至必壘課積資以得伏惟念得賢之難少加愛惜既奉詔卸刑獄于山東浙江歸還本寺少卿李善長之獄復上書力爭善長死上思汝輝疏召入賜宴與侍臣賦詩名黃花宴宴畢仍以鞍馬賜歸一日上問卿幾子朕當擢用對曰臣有三子長在太學次蒙吏部選除序班季尚幼上復賜白金綵段并及三子汝輝挈子入謝復留賜宴因問閩中藥物

汝輝誤對稱俺科臣劾汝輝倨傲無禮汝輝謝罪乞休不許頃之山東副使張甲不奉勑論鞭笞內戚上欲處于大辟汝輝力爭封還御旨上怒遣御前指揮牽赴刑部金水橋投水死上悶而悼之坐指揮不收死製文諭祭葬鳳凰山時年九十餘矣著有南阜集

青文勝字質夫夔州大寧人仕為龍陽縣典史龍陽治濱洞庭歲罹水患賦額繁重年徵課三萬七千有奇積逋數十萬斃于敲朴者相踵文勝至歲大祲疏請蠲恤不報再疏復不報嘆曰吾為民請命不得明主可以死悟也袖疏直擊登聞鼓撤自經鼓下太祖聞之為改容哀其志命覈

龍陽租三萬四千有奇定以爲額邑人貌祠之扁曰惠烈子孫貧困不能歸因家焉其後裔有登科者

薛祥字彦祥無爲州人元季與舒城許榮各集義兵保鄉里乙未從俞通海來附爲水寨管軍鎮撫屢從戰得侍黃船與議軍政太祖語俞平章曰汝之功非彦祥不能成以後攻浙援吳定中原皆與有功洪武元年漕運孟津上遣人謂曰聞有亾命潛伏來刼財得輕敵夜半抵蔡沙賊千人果至祥理解散之上聞甚喜祥方患背疽上親視之顧延安侯曰汝等其善護祥且言其多軍功勤供億古蕭何寇恂也特命爲都漕運使自揚達濟修築坦堰衆勞無怨

請以奏功授職者三十餘人時幽薊初附官民南遷者皆賴之海州亂駙馬都尉黃琛討平之擒萬餘人祥與會問無名號者皆釋之所活甚衆八年召爲工部尚書李善長奏鳳陽工人魘鎮祥面折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若此恐不利子孫乃命釋無罪者活數千人九年營謹身殿部奏誤匠役以中等作上等上大怒命有司皆棄市丞相大夫不得復請祥抗諫得下腐役奏曰是成廢人莫苦杖而復工從之是歲改天下行省爲布政司授祥北平布政使三年爲天下治行第一胡惟庸惡之坐以營建擾民降知嘉興府十三年惟庸誅召復工部尚書上問奸臣讒故何不言對曰臣無所知十四年復以直諫死杖下子四凱能政宣皆徙于瓊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于鄉黨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延爲相性耿介不能載人短見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務亦不恨也以通經術進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予翁得平遙待諸生如子人咸愛敬焉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

急也主上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踏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公卿大臣數十萬衆戰勝攻取者一介使召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小九之一國家裂土分封懲宋元孤立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于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閒而起防之無及也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皇太子親骨肉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

禮莫大于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務吳閩諸國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僣亂何不推漢晉之事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子弟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攘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當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易使義國小無邪心使帝盡從誼言必無七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前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

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屏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撤樂減膳而寓悽怛之意于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于天地之間也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巳哉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戕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古之爲仕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敘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辱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名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力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良由激濁揚淸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

善者怠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奚于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寘之法乎漢之世徙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朝廷所以恭承廟意也賊人僞四太王突竄山谷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十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于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失不信于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

今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納叛獵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
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
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況太原諸郡
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兹之後北
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
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縣而遷之我
奚先受其殃乎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
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令
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
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求治

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務
使守令知所務莫先于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
先于朝廷知所尚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爲
殺之不報爲可恕而世俗流失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
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以農桑[illegible]
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中申回文狀而已守令未嘗[illegible]
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各處生員
缺員者多縱使其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illegible]
者朝廷切切社學爲重敎民之急務屢行取勘師生姓名
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

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敎養爲己任徒具
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
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
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鬭之俗成奸
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
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
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以訟獄爲要務一不
稱職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
其始但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
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大者也

天下郡邑生員考于禮部升于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
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
生員升于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
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德政下
困黎民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
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豈不深可痛惜乎夫圖治于[illegible]
亂之餘循理絲于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illegible]
結而不可窮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
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書奏上大怒曰伯[illegible]
何物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心憤切齒可使吾兒見乎[illegible]

取來吾將手射之曰吠其肉遽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聞
瘐死刑部獄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洪武二十五年訪求曉歷數善知
來者爵封侯祿千五百石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事奏以
爲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尚矣三代而
下德澤最厚莫如漢唐宋國祚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如漢
高之寬仁繼以文景昭宣光武之㢘大繼以明章唐太宗
之仁義繼以肅憲宋太宗之誠愛繼以真仁是以有道長
也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以無道短也
由此觀之皆係人事不在曆數陛下以神聖之資膺天眷

命掃滅□羣收亂誅暴厥功偉矣然神武過漢不及其寬
大賢文過唐宋不及其忠厚是以御宇以來政教行而民
不悅法度嚴而民不服陛下若効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
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
諸孤方小道之人耶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臣
民萬口一詞爲耻不得傳國璽欲取之耳臣不知璽何始
哉聞楚平王時琢以卞和之玉秦始皇秘之曰御璽自是
以來歷代帝王珍如執券不得則若有所遺然戰國之君
越先得璽其國不守五代得璽不旋踵亡臣又聞莊宗滅
梁取蜀璽併歸唐及晉石敬塘反潞王從珂携傳國寶登
樓自焚則秦璽雖在㒺已燬矣敬塘入洛更以玉爲之契
丹滅晉重貴獻之詰其非眞言故乃止女眞之亂遼王延
禧遺傳國寶于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者漁而得之
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爲之璽故
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今陛下國則願富兵則
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麗土地人民則願廣大
征伐兵革歲無虛日此忽三代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
璽也臣聞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秦隋元魏好殺不
已迨其後世至於滅絶漢時誤殺孝婦一人海㴑三歲人
事天應不可不謹也臣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

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戮京民
妄言罪名不分臧否一槩被誅夫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
人君子於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豐稔不
臻夫豈無故臣又聞明主賞不僭而刑不濫刑既濫矣賞
復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祿
厚平涖禦侮固其職事而賞賜無藝厚斂窮民不嚴馭幸
於無功此亦明主所宜禁也書奏上怒既而原之後隱居
不仕
贊曰危言觸諱身攖逆鱗風節矯矯直氣嶙峋力闘興敎
寃抑爲伸登聞死諫楚庶獲春刑感屢霽終以諫殉陳謚

痛切無慚古人

史官曰犯顏抗對折檻之風遠矣而仕魯以死爭儒墨之辨吾道關繫甚鉅其孔孟之功臣乎當汝輝壯遊四方結廬南阜迹其始類縱橫家而應詔後所奏論切時要皆延臣所剿舌鼠項而避之者徵書所謂伊呂孔明卽不及亦其流亞歟文勝自殺以活人不愧惠烈矣誰敢言卒死于言安在明主可爲忠言也使伯臣分封之議行第王燕以數縣卽鬚長過腹寧遂貴不可言敬心暴其所忌得老死牖下幸矣皆所謂逢比九鄂之選哉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二　忠節傳二

徐輝祖梅殷傳

徐輝祖中山王達長子初名允恭母謝生輝祖少而白晳秀眉目豐頤方面及長身八尺五寸頎盼有神舉止儼雅父達數鎭北平留宿衞御家家衆肅然理左府事給月祿達還自北平道病疽手詔遣往迎勞達薨又三年巳巳襲爵賜誥稱揚中山之烈而勉輝祖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盡繼承之道尋以皇太孫允炆嫌諱改名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綺綾四十端俾還鳳陽賜第以歲時人覲尋給兵百二十人爲衞復賜鈔四百錠詔還公田於官仍太倉歲支祿五千石時諸將皆老輝祖以材器特見信用數往陝西山東西北平河南練兵治餉降將阿魯帖木兒隸燕府有異志爲人所發上密詔王調實而命輝祖以詔往于是悉得實合策捕誅之還領中府又遣諭燕王送□□至京并出獵勒兵之法二十九年國子學正吳啓請重臣甄別國子師生上以輝祖同禮部翰林官諸監試其文藝分別送吏部銓用上知其有文故特遣之人以爲榮建文皇帝卽位用爲腑腑與曹公李景隆領朝班加

太子太傅先是輝祖嘗侍孝康皇帝于潛邸同諸王講讀
學通經史又從詹希原學書時建武學于京師教將臣子
弟與駙馬都尉梅殷往來提督紘論大興時藩國疆盛齊
泰等議削奪亦與密謀數宴見定進止燕王尤以爲尊見
疑先太祖崩遺詔各王臨本國燕王不從入臨至淮特勅
阻歸明年小祥燕王入朝行皇道袚劾不問尋辭歸世子
兩郡王皆留既猜嫌益甚燕王稱病請還世子郡王朝議
以遺命喪畢方遣不許燕王固請未决建文皇帝以達女
爲燕王妃名輝祖及其弟增壽議之祖輝執不可且密奏
高煦好勇無賴自恃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宅日必爲

大患請收之增壽以百口保無它高煦已竊入輝祖廐取
其善馬馳去輝祖即以聞欲追之增壽與駙馬王寧力爲
庇黃子澄亦曰留之生疑并世子及二郡王皆遣歸燕謀
得行仍數數陰餌之確然不撓上益信重之燕兵既起謀
大將當屬輝祖終以王妃相左嘗一出兵又有疑而言者
謂顧私親戰不力亟召還由是諸將連敗增壽密爲內應
燕兵日迫渡江輝祖與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援何
福于齊眉山斬燕千戶李斌燕兵再却尋召還燕王入城
輝祖仍率兵巷戰不支獨守先廟不迎太宗即位廷臣論
劾令自陳狀止書中山王達開國功子孫免死而已太宗

大怒曰此與齊泰黃同罪宜誅沉吟久之削爵錮私第尋
下獄尋竟自裁年四十餘十八年上念中山王達功且以
后恩名其長子擇伽保見賜名欽襲魏國公盡還誥券歲
祿賜田欽乞守父墓上怒復削爵徙鳳陽仁宗即位欽來
朝復爵尋卒子顯宗嗣太宗封增壽爲武陽侯進定國公
世襲萬曆初詔錄建文死事諸臣各以官稱立廟南京而
輝祖稱首

梅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初殷之祖以水卒從太祖
軍中號曰梅梢鄱陽之戰矢幾及上梅梢偃上坐得避矢
從上左側過僅一線耳時力戰與死者甚多上倉皇不能

盡憶亦不能一一頒賞比上即位梢老矣失明無爲言者
他日候上郊使殷掖之路隅呼屬車下曰皇帝皇帝忘梅
梢耶上視之大驚曰果忘公矣即召厚賜之洪武十一年
殷尚太祖第二女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勤問
學能騎射諸駙馬中太祖尤愛殷十九年勅殷提督山東
學較兼理地方勅語謂殷篤學精通經史堪爲儒宗後受
密命輔建文皇帝燕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
禦號令嚴明燕王遺殷書欲進香金陵殷報書云皇祖有
禁遵者爲孝不尊者爲不孝時燕王稱兵已三年所得燕
南及山東州縣俱不能守又大敗于東昌甚窘會有內間

言南朝諸重將皆分屯山東京師空虛遂引兵直趨南南
諸將反隔于後倉皇追戰咸不利沿淮相持者數日糧乏
欲走合勢出戰俄以驚疑大潰諸將皆被執去而淮安實
不聞燕王遣使假道遺書言興兵以除君側之惡之意殷
割使人耳鼻投詞答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燕王
憚其詞直又城堅兵勢重不可攻竟不敢道淮安乃渡泗
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即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太宗
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為書以達殷殷得書慟哭詢皇
帝所在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
乃還京見上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久之

殷不能平時見詞色上疑之嘗夜遣小中官潛入殷第察
之殷愈怒都御史陳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尫剌灰
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說以公主故隱忍不罪而心啣益
甚永樂三年冬早朝召殷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
死笪橋下曦水淺不能沒奮舟篤其背而死乃言殷自投
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乃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
奈何罪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
榮定公主以上果死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上笑曰
為公主蹤跡賊無自苦乃官其子順昌為中府都督僉事
景禎為旗手衛指揮僉事賜手書曰朕不念爾毋徬安得

至今日後俱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成化
辛丑進士為定遠知縣忤上官棄歸改襲前職官至中都
副留守初燕兵起公主嘗貽書以大義阻兵太宗不答兵
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興師不得已之故令遷居太平門外
勿罹兵禍公主應不答殷死尫剌灰乃持刀割深曦手足
剖取其腸持祭殷畢遂自縊于旁灰降□也向屬殷幕下
贊曰徐居元勳梅受顧命外雖懿親內實君令守死不移
國亡猶競功懋其無死得其正一心靡二親臣之鏡
史官曰書稱熊羆不二心者保乂王家而漢室帶礪之盟
爰及苗裔勛戚尚矣矧開國元功密受偶寘之命者乎金

川既啓喋血飛灰忠義性生自難委折然椒塗有俔天之
妹溈汭有釐降之姬少一移志當以元舅帝甥居上公備
心肺不亦以功名終乎而輝祖恬然趣死殷乃怏怏不忘
身可幽名可榜爵可停榮顯如土苴而志必不可奪蓋此
之所處極難耳昔昭公之失國也叔昭子祈死君子以為
義而哀之司馬孚曰臣死之年固大魏之忠臣也予于徐
梅亦云

方孝孺附林盧原質廖鏞胡子昭葉惠仲劉端王高
鄭公智劉政鄭君貞林嘉猷傳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寧海人祖炯子二長克勤次克家克勤洪武初由薦辟爲濟南知府學術治行名於一時生孝孺是夕有大星墜其所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目爲小韓子年十四五從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周公孔子廟宅考古聖賢遺蹟喟然曰無尼父安所瞻依如顏閔固未可企假令與游夏共遊孔門亦當比肩伯仲聞者以爲狂會克勤以空印事被誣逮繫孝孺疏乞身代不報曹公李文忠見之期以國

士時宋濂以道義文章重海內克勤於獄中命孝孺往問學焉一見大加賞異曰吾閱士多未有如子者克勤尋歿孝孺扶喪歸是時濂亦乞還金華孝孺往來四年濂門多天下名士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比于歐蘇濂每稱其凝重洞釋諸理孝孺顧未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已任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有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濂入京侍宴受命作靈芝甘露頌歸隙臥恖之孝孺度未能與密爲代之比旦濂愕曰死矣孝孺曰無恐某已代爲草未知當否濂卽携入上覽曰此非學士筆也濂頓首以實對上曰良勝汝召見試以一論五策立成上改容嘆曰異才也賜緋袍腰帶猶平巾往見東宮宴禮部則潛使人歛所坐几試之孝孺必正席乃坐上喜其端整而嫌其傲謂東宮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留輔汝光輔太平也諭還家濂爲文送之期以遠大有曰予所許汝不獨以文後二十餘年當信予爲知言其秋濂徙蜀孝孺爲文籲天願損已壽年益師壬戌與葉林張陳四君子登巾子山絕頂縱譚千古曰此樂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杜門著述適有仇家獲罪詞連孝孺有司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見其名曰是方生耶釋之令奉祖母葉挈妻子還二十五年以薦召之入對上方重

賞罰未遑敎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敎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喜甚尊以殊禮名對不名號其讀書之廬曰正學丙子考文京府皇太孫卽位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預經筵備顧問孝孺每曰治先制作經制在周官建文皇帝虛已以聽德望旣隆一時倚重上每讀書有疑卽召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預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爲總裁官會改謹身殿爲正心獻銘作擬命神寶又作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文學博士燕兵起日召諮議詔檄皆出其手先是燕王發北

平僧道衍送之郊密啓曰臣有所請江南方孝孺者學行
高卓必抗不降乞勿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兵及
江上孝孺晝策堅守誓死社稷建文皇帝既去宮中火熾
孝孺乃服斬衰晝夜哭鎭撫伍雲等執以獻不屈繫獄一
日王遣諭再三終不變復召草禪詔及見背立悲慟聲徹
殿陛太宗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
曰成王安在上曰彼自焚死曰成王不存何不立成王之
子上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太宗語塞曰此朕
家事先生無過勞苦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
不可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哭且罵曰死即死草不可

得上大怒叱曰汝不顧九族矣孝孺奮然曰能殺我十族
乎命以刀抉其口旁至耳孝孺噀血犯御座罵喃喃不絕
復繫獄以俟擄其宗支及母族林彥法等妻族鄭原吉等
示且脅之執不從上怒甚乃括朋友門生爲十族誅之然
後詔磔之聚寶門外慨然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
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
詔收其妻鄭鄭與二子中憲中愈先已自經死二女投水
死宗族坐死八百七十三人時外親族盡數抄沒發興州
等衛充軍尋調三萬衛再調甘肅衛坐死者復千餘人距

濂惜別時恰二十年矣孝孺和粹貞亮事親孝處師友篤
恩義先當宋濂死塟夔州孝孺自漢中走荊榛往祭哭盡
哀言于蜀王厚恤其孤婺道變復艤舟哭移時乃去毋私
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對客譚及輒泣不能止與林右王
紳郭濟劉浩然見泰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被薦時王叔
英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爲言及與政輒慕古王政盡欲
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
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雜誡三十八章以
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
禮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纂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

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四方爭爲得一
字寶於金璧死後遺骨門人廖鏞王稌等瘞之聚寶門外
有分攜還鄉者故各處多孝孺墓同時文學用事之臣際
會功名作實錄極詆孝孺後彭澤作哀江南詞有曰後來
姦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仁宗嘗諭
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也詔姦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
族始有赦還者一子婦魏氏亦得歸因即故居立祠祀之
後王稌輯遺文爲侯城集謝方石鐸與黃文選孔昭蒐集
得三十卷拾遺十卷爲文千二百首所稱遜志齋集孝孺
自號也又著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誡書註帝王基

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
表祠孝孺等台人繆恭走京師上六事亦以爲言皆不報
至萬曆初始詔許褒錄建祠祠於南京朝天宮前位居第
二南都察院司務余養蒙建類祠於聚寶山之木末亭方
氏既無噍類僅克家子孝復於洪武二十五年湯和城海
上加賦寧民羣赴闕奏減孝復與焉謫寧夏變遠衛軍携
宗閣以行及孝孺死難抄遠不及軍故孝復以軍支幸脫
仁宗大赦孝復子琬援例謫海門衛軍尋釋爲民繇是方
氏之嫡胤始歸成化十八年謝鐸謁祠琬孫志淵出迎鐸
喜先生有後因題詩贈之有孫枝一葉是君恩之句乃志

淵故有仇人曰葉琰者遊於海鹽得見鄭曉悉其說遂以
人傳又乞王世貞爲復姓記天啓中松江人俞斌原龍丁
欲脫其籍販于寧豔慕鄖陂縣志於名宦魏澤下摘去黃
萌三行竄入托孤一節指幼子名德宗以爲俞允任勉等
求王世貞作復姓記松江益張大其事造祠立碑纂歸宗
錄至寧海訟告侵奪知府洪都松人主其說訟者數年後
始審查明確黜革方氏揭奏於朝始定總之遺族赦還京
者其實錄也兄孝聞字希學少有至性十三喪母輒稽典
禮蔬食水飲越三年及父卒居宿於外祖母亡亦如之每
一號慟聲盡氣極嘔出血扶而後起寖成羸疾守禮益確

家素貧吉凶之禮儉而不陋平居未嘗去書徧學五經而
邃於易德器完粹爲文章理深意遠議論風儁從學者甚
衆孝孺嘗曰某所以麤知斯道者非特父師之教抑亦吾
兄之訓飭也卒於家孝弟友字希賢庶母董出與孝孺訣
詩曰阿兄端不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
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後亦見收其友有林右者
字公輔浙臨海人洪武中爲中書舍人嘗奉詔行邊有勸
定公進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
冠歸聞孝孺死爲位哭于家永樂戊子島夷訌海上台被
毒甚地方官聞右才請爲閭里計右勉起視兵督郡子弟

剿平之上以此知名遣死召之不赴令武士械至京然猶
以溫語相慰勞欲錄用右對曰罪人逃死已久藉令可仕
當與方孝孺同朝矣上怒命剿之竟死
盧原質字希魯初名質寧海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文學
得於方氏爲多洪武戊辰舉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庚午
以父喪歸歷遷太常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密參謀議壬
午孝孺死原質坐黨族其家與弟原林等太宗皆收殺之
廖鏞德慶侯永忠之孫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
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兵事時宿衛殿廷燕王既破京師
以鏞與其弟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

年書遝不識餡是字復命太宗大怒殺孝孺鏞銘拾遺骸
骨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而廖氏亦見收鏞銘逃去永樂
元年四月錦衣衛奏獲鏞送刑部論死弟銘鉞及從父淮
安指揮僉事昇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
浣衣局從兄基指揮同知投獄死

胡子昭字仲常初名志高字伯尚四川榮縣人留經術性
耿介少從學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重之贈以詩以明經
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遷山東僉事進刑部
左侍郎四年九月十一日坐方黨死臨刑高唱詩曰兩間
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年四十一闔族被擒父後

初毋郭皆年八十餘子五人紹緝繼等皆謫戍妻女給功
臣爲奴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弟子義一名志
遠洪武時薦辟歷蜀府典寶聞兄死棄官辟丹陵蜀獻王
深憐之令削髮爲僧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方數歲子義
曰我兄無後天不絕吾生二子當免難竟携二子避去莫
知所之

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臨海人與兄刑部主事夷仲名
見泰並有文名時稱二葉各有集惠仲性亢直雅爲方孝
孺所知初任廣武衛知事建文初以知縣入史館與修太
祖實錄二年爲會試同考陞南昌知府未行永樂元年二
月坐實錄書燕兵爲逆黨上怒追以孝孺黨殊籍其家年
六十四妻蕭給功臣家爲奴

劉端王高俱南昌人建文二年同舉進士相友善端由給
事中遷大理寺丞高爲刑部郎中皆廉明執法壬午之變
端約高棄官去跡露被執召問練安方孝孺何如人端曰
忠臣也上曰汝逃忠乎端曰存身以圖報耳命與高俱劓
之太宗笑曰看你這副面皮端詈曰我到有顏即死可見
皇祖上大怒立捶殺戍其家先是孝孺見收端高俱爲法
官息孝孺樹陰上已心惡至是殺之端著有儒行十二篇
懷古詩集百家輯錄行世後建大節祠並祀之

鄭公智字叔貞浙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與林嘉猷皆
方氏姻戚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史論詞藝
公智數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從孝孺至
京薦舉賢良爲監察御史吏事精敏持法不阿燕兵至坐
方黨論死而宋濂孫情又坐鄭黨陳瑛請並罪之太宗曰
濂名儒開國時事皇考有勞宥之獨殺公智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幼聰慧力學砥恒以忠義自許建文
己卯舉應天鄉試第一考官方孝孺以托孤寄命命題得
其文驚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有草鳥孤鳳之
語一時稱爲得人及燕兵起感憤不食成疾乃草平燕策

將獻之臥病未得行數問其家人曰燕兵得無渡江乎恐
疾劇不以告後聞京師破孝孺被收乃責其家人曰胡不
早言使余得一伸志以死也因擗足搨前嘔血死

鄭居貞初名久成改士恒以字行徽州人豐頰美髯善書
從父潛官閩中因家焉從尚書貢泰遊洪武中舉明經授
鞏昌判歷禮部郎中建文時爲河南叅政永樂初坐方黨
論死有閩南集閩隴行囊歸來藁隨藁檜廷藁子孫因留
居福州之瓜山

林嘉猷初名昇以字行浙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雲
南族姻無敢顧者惟嘉猷徒步千里遠送泣別人高其誼

後與鄭公智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時學於方氏
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喜曰匡我者二子也
洪武末以儒士校文四川蜀王訝其名字不相蒙更名良
顯建文初爲修太祖實錄入史館爲編修遷陜西僉事嘗
被燕邸召入居久之得其隱情以告孝孺達於建文皇帝
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詣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
間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燕兵入京坐方黨
逮入謂僚友曰此大丈夫見義勇爲時也太宗遂殺之

贊曰讀書種子烈烈志節萬段巳甘十族亦決氣厲岳搖
忠精日揭不有斯人維頹軸折二廖二盧爲師駢殉志高
見恭居僇蹈釁二貞能吏嘉猷名俊黨禍連結不限厥閭
高端俠烈仲理畢命臣義交情千古之正

史官曰嗚呼昔生于盛明者著書立說謂孝孺平日以周
孔自處海內之人亦皆謂程朱復生及其得君而格心之
學經術之業無聞焉又謂諸紛更去新莽無幾噫亦未曾
其時而易言之耳予生明末見所謂君死臣因之會慷慨
就義者百無一二焉始服孝孺輩之不可及也孝孺方鬱
格澤驂故主而賓于帝所一死之烈天日爲之慘愫正氣
沸鬱于天壤間與星日其名而金石其言矣至使雷霆之
怒不能快意于其間其遺烈足千古矣身處清平何輕置

喙若盧原質以下數人者皆死孝孺者也以太宗之智不
能自用諸人而使諸人爲孝孺用計亦左矣死孝孺多一
人則事燕殿下少一人諸人可謂有君有師有友而太宗
于君臣之義其謂之何死見高皇一語尤足剌心哉人臣
太宗之勢如火烈而不知其氣大沮孝孺之氣且長伸歟
自孝孺及程通皆殉難者故其傳以次第敘焉

齊泰黃子澄楊任傳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舉應天鄉試第一明年進士歷禮兵部主事令當震誡身殁太祖禱郊廟擇歷官九年無過者陪祀德與焉賜名泰時上年高皇太孫泰機務名與語甚悅曰此經濟才也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手册袖中進簡要詳密上大奇泰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遺詔諸王師郎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聽朝廷節制諸王願不悅謂此齊尚書言於新君矯皇考詔間我也比燕

邸入臨至淮安泰請急出符勅歸國王益恨泰泰嘗使燕厚餽歸上于朝上嘉之益信重遂與太常卿黃子澄建議凡諸王有罪輒除國泰欲先燕以王英武志廣而氣剛可借以禁諸國子澄不以為然其後諸王有罪輒除國而周齊湘代岷相繼罪廢及燕兵起泰慷慨任兵事建文皇帝得自竟曰召學士並坐便殿議行周官法度君臣賡歌關外事一委泰泰請削燕屬籍移檄聲罪致討或難之泰曰名正言順敵乃可克衆不能奪而燕遂以誅泰為名時舊老將惟耿炳文郭英在而炳文子尚主最親英在太祖時未嘗待將遂拜炳文平燕大將軍會兵五十萬進征北平

時上遣諸王監督諸軍泰以谷王穗漏師道還又慮遼寧二王近燕為變皆奏召還遼王從海至寧王竟不至炳文既戰敗使李景隆代泰極言其不可任建文皇帝直以門第肺腑至親必遣之師大衂四年燕兵已過淮泗上猶以燕負甘心泰等謫泰子澄官而令景隆致書燕請罷兵燕王曰紿我也不聽進兵益急乃復召泰未及還金川門失守上遜去泰追之廣德不及至欲往他郡起兵興復所乘馬白慮為人所識乃以墨塗馬既而行遠汗流墨脫有見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送京師不屈死之籍九族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時彥等謫戍妻及姊甥娘俱

發教坊女至死守節兒甫六歲戍邊洪熙改元赦還其後有存者嘉靖中知縣謝廷蘭為祠祀泰稱中山書院

黃子澄初名湜以字行改字伯淵分宜人先世嘉宋靖康而為太學生從陳東伏闕上書請誅蔡京復責開封尹王時雍奸邪為蘇州司法參軍子澄少從歐陽貞受易周與學受尚書梁寅受春秋博學負俊聲洪武十七年江西鄉試第二明年禮部第一揭榜五色雲見廷試第三授編修陞修撰東宮伴讀累官太常寺卿建文為太孫時嘗密召于東角門屏左右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僅自守不足恃萬一有變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

七國非不盛卒底亡滅大小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曰茲事終仗先生及即位命兼翰林院學士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曰謹奉命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泰欲先燕子澄曰燕王雖橫今無所跡不可周齊湘代在太祖時以不法見督何況今日須先周夫周燕之母弟皆于是剪一則燕必來爭可以并坐泰曰善時燕世子及兩郡王俱在京泰欲先收之子澄不可曰彼知而先發有名不如遣歸坦懷無疑也乃白上會周府人告周王遂襲執周王檻歸勅燕王議其罪王上書言周王所爲形跡曖昧幸念至親曲垂寬宥如其顯著祖訓

其在臣何敢私伏望陛下體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上覽之惻然謂事且中止子澄泰爭之未央明日復言之曰周王已獲可慮者獨有燕擒燕則大事定矣召者燕威名日盛今不去後難圖也上猶豫且曰朕在位未久連去數王何以自解於天下燕亦疑懼稱病不出子澄曰成大事者不顧小信因其久病正天與之時先人者奪人上曰燕王智勇善用兵雖病恐難猝圖宜更審之乃以備邊爲名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燕府中事燕兵遂起自以周公輔成王且索諸大臣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上憂之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以天下富強區區一隅豈能當哉今以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矣遂薦李景隆爲大將代炳文臨行惓惓授以兵略景隆庸懦不能用既戰輒敗棄其師遁召還赦不誅子澄哭爭之曰景隆觀望懷二心不誅何以謝祖宗厲士卒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哭而數其罪請誅之上不聽自是江淮諸將連敗或投入燕軍子澄拊膺慟曰事去矣錯薦景隆悞國萬死不足贖罪燕兵至淮上不得已逐子澄泰給密使募兵而以齎舜黃告燕冀緩師不得燕王書紿請悉名平安盛庸吳傑師還即已上更遣少卿薛嵓求罷兵又不許兵抵江干子澄奉密詔携妻子由洞庭微服至蘇州

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善乃編子澄子崑山珪爲道士更名玄徵守諸籍玉爲里正更名彥修奉母許相約同死國事善又上言子澄才略足捍國難不宜屏棄閒遠以快敵人方亟召子澄未至而燕王金川遂即位購子澄急太倉武士湯華縛詣京師見不屈稱殿下抗言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忍即此位若欲用臣是不欲以綱常治天下乎上解顏曰聞卿博學善讀書不比方孝孺執拗朕將悉赦若罪曰經史柔翰治世所用亂世將安用耶從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向來悖謬恐子孫有效尤而起何以爲訓上變色曰此天命有在汝欲借兵日本抗我乎

曰皇祖起義兵定天下以殿下勇力冠世與東北大藩得
典兵永衞王室而烽煙塞北不能靖顧反內噬若臣引燮
內攻與殿下逆謀何與上曰此細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
此罪汝今以魏徵趙普不足學則迂甚矣今引江西所錄
族屬六十五人妻族外親三百八十人節至哀號震天子
澄色不變太宗謂曰知汝必不爲我用當認何罪給筆札
自供大書曰湜本爲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成
此兇殘後嗣愼不足法太宗大怒命截其手曰雖汝不入
爲虁足跡已至海上復命截其足磔死年五十三族人無
大小籍江西皆斬獨彥修能作崑山語充解役收骸骨藏

焦山一麥在繫所爲紙押祀之忽一日晝雷大風飄瓦攫
其主去久之來會漢王高煦謀逆上乃追思子澄之言削
漢護衞徙居樂安州謂侍臣曰卿等謀國勿以黃子澄臨
刑語爲誚洪熙元年七月移葬崑之馬鞍山御史劉璉爲
立傳銘曰天生忠臣孝之力天植綱常死之力天祐眷屬
友之力天護骸骨子之力死而不亡君之力百世芳風山
之力藏名于中萬年出至萬曆四年其孫黃熊與蔣乾同
以祭承爭地投訟縣令至山斵忽地中震雷化青氣上冲
西北去裂溝得劉御史舊志令大驚上聞因表墓立祠其
在分宜葬者亦曰馬鞍山永樂初舉發華除之黨者亦曰

蔣乾易世爲讐人皆異之兩地各有以裔孫一人主祭
楊任嘉興人母章氏初生有胡僧過之閧啼聲歎曰此兒
異日必顯終不免刑戮耳任性至孝嗜學洪武間由人才
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州政多宜民
燕兵起引疾歸壬午子澄出徵兵往約姚善圖復共至任
家與任謀求舊君以舉大事感奮誓死收集義勇事世俱
被擒至京磔于市籍產族誅凡九十三人媚蜀金莊章范
諸姓戍邊者百餘家
贊曰泰稱受遺澄比家令削鼻名戈除藩生釁謀之不終
得死則順任志勤王欲燃餘燼天命有歸同隕厥命

史官曰棐伯巨分封太侈之言眞至言哉太祖且怒謂況
使吾兒見之使當日聽其言稍一裁抑諸王孰不弭耳頫
首以安之而身骨未寒釁生嫡祇使帝宮飛咸陽之熘空
山有瞿曇之跡伊誰咎也太宗英武椎揭其立太孫之圖
已藏虎視熊攫之思卽削亦反不削亦反而論者乃欲援
漢文賜几杖不朝之例何其迂也齊黃誤國之言亦永樂
諸臣發論耳然泰不爭炳文而子澄乃薦景隆挫衂不支
未嘗不憾其謀之不臧也泰走廣德擬復起事卽無成有
文信國之風焉子澄喃喃一再殿下語溫而亢使太宗追
思劾尤之言亦一快也任以林居急國難考之古人不多得

鐵鉉 附高賢寧 陳廸 暴昭傳

鐵鉉祖父原色目人居鄧州爲鄧州人鉉生聰敏剛決入太學通經史選授給事中調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太祖每試以事知其能甚喜賜字曰鼎石時朝政威神羣臣奔走奉職救過不贍鉉獨以材能稱任使有滿府大獄刑官久鞫不能決屬鉉治立具上益喜令法司諸疑獄盡屬鉉建文初遷山東參政燕兵起耿炳文戰敗李景隆代將師五十萬駐德州命鉉給餉飛芻輓粟軍興不乏十月景隆進圍北平敗績明年四月師再進又敗燕兵追襲鉉與參贊高巍並嚮南奔道出臨邑灑血同盟以口舌激義大集

民丁固守濟南僅十日燕兵逼城以書傳矢射城中招降而城諸生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以破其解傳矢答之堅守不爲下城夜壞則縫藍幕累葦蓆塞破望之若城旋即補築燕王堰濟水灌城城中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令人登陴哭求降出千人伏地請命時燕王甚苦諸郡縣旋陥旋守至是大喜諸將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此可斷南北即不下金陵晝而自守徐圖江淮可以得志軍中皆呼萬歲遂下令退軍受降鉉乃暗懸鐵版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燕王入城轟呼千歲輒下版旋即斷橋燕王乘馬率勁騎度橋而登導者入門伺燕王至門中望之呼千歲版下稍急傷燕王馬首燕王跌急棄馬奪從馬走至橋橋堅不可動乃得馳去大怒麾兵力攻鉉令守陴者羣哭罵燕兵攻益急以大礮擊城城且破鉉復多書高皇帝神牌懸受擊處遂不敢擊每因機變化計盡毀北兵攻具出城累敗之相持者三月燕王不得志舍之南去圍辛解提閒資金帛進左布政使時歷城侯盛庸代景隆將合兵戰東昌大捷召鉉越例受賞宋參軍說鉉曰北兵大舉而南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守臣郭資輩書生不知兵公能出奇兵疾馳與定我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竟取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

而起者便宜署部號召招徠之此走魏都計也破則北兵顧家室心亂勢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健若檄諸守臣倡集義勇乘勢晝夜躡之而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逆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且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既久士卒懸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觴閒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尋進兵部尚書佐盛庸軍事燕兵既至滄州十月徐凱見擒復命鉉守濟南與高巍賦詩慷慨對泣庸師兵往來邪博間燕兵以鉉故不敢近濟南竟趨東昌辛巳

由萊河還戰蘂城遂略彰德眞定壬午春由德州取道東
阿汶上直抵靈璧至宿州鉉率兵躡其後邀擊大勝於小
河中原震動燕王幾欲棄師而歸會中官有怨者諸將亦
請乘虛直進遂督兵渡淮不踰月京師不守鉉感憤不自
裁左右挽之燕王踐位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京
見太宗背坐廷中不肯屈令一仰顧終不可得割耳鼻終
不肯顧碎其體以肉納口中問曰甘乎曰忠臣肉甘至死
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父母安置海南男福安年十二編
伍河池康安七歲充匠尋皆戮死妻楊並二女發教坊司
楊憂憤死二女終不受辱上聞曰渠竟不屈耶赦出之皆

適士人鉉以非常之才匡難衛國違天命已改志不克就
然剛毅果敢之氣耿耿激烈不可屈撓自其蚤歲受知太
祖已負託孤寄命不奪之節乃卒以烈滅奇畵擢古今
太宗每對羣臣特稱其忠爲後高賢寧被執太宗曰此作
論秀才耶欲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
君學校棄才舍而事新主開無妨吾食餘有年義不可上
不罪而遁之卒年九十七
陳廸字景道宣城人祖有賢國初從征有功調撫州百戶
因家焉父仲康嗣百戶廸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薦辟
爲郡學訓導嘗代郡草萬壽表太宗覽而異之十二年薦

召爲翰林編修遷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參
政捕蝗弭盜民德之二十七年丙艱奪情起復辭不允明
年進雲南右布政使時晋定等諸蠻煽亂廸率土兵擊破
之賜金幣建文皇帝即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徵廸爲禮
部尚書燕兵起上疏陳大計請擇大將知兵者委以成功
李景隆方視師極言奸庸不可用恐損國威二年知貢舉
水旱詔集議條奏廸言刑獄未清宜勅法司擇公廉仁厚
者分詣郡縣審覈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
業既喪且畏逋負失今不卹必嘯聚爲患宜使有司招徠
其不願歸者聽附籍暫免差役凡二十餘事皆從之三年

加太子少保辭兼倖景隆及諸將屢戰敗乃受命督軍儲
過家不入聞變即赴京師太宗已即位召廸責問廸抗聲
索故君慢罵不屈并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就戮命
割鳳山等鼻舌煎熟與食問廸好否曰忠臣孝子之肉香
美無比彼逆輩狗彘且不食俱麥邏死宗族被累者二百
人既死人於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
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詞
並悲烈蒼頭侯來保拾其遺骸歸葬邑計家橋幼子珠生
五月乳母黃潛匿溝中得免八歲爲怨家所訐太宗宥之
詔戍撫寧尋徙登州遂爲蓬萊人洪熙初詔釋廸宗姻還

戊者還鄉給産業成化中郡人祀鄉賢祠甲辰郡守徐
觀吏部郎李䁆謫判寧國相繼祠祀故居私謚曰靖獻英敏
贊曰江漢之水濯濯精爽不瑞於物鍾爲喆人黃英翰苑
人文有紀天馬行空一日千里乃參東藩乃佾南詔政懋
師和匪舒匪敖天子曰都宗伯汝諧耳哉惟清上副虛懷
痛泣流涕昌言時政宮保峻秩臣何敢有鼎鑊如飴臣死
臣職方練同歸青天白日死陵大節百世惟公嚴祀在郡
尸祝曷窮時有黃冕不知何許人爲禮部侍郎行高古有
文學習典禮與廸共事相善亦不屈死四世孫鼎字文相
號大竹弘治乙丑登第授禮科給事中劾廖鏜子倖舉鄉

試會流賊起條陳弭盜機宜與臣璫爭辯不屈坐繫獄竄
歸嘉靖改元詔復陝西參議撫治商洛時逆賊倡亂聲震
三輔督兵平之擢副使兵備延綏番彝叛化三十餘年比
至撫循有方所在寧帖及處哈密事竣擢浙江按察使尋
陞應天府尹未任卒子其學博聞嘉靖甲辰進士作御史
彈劾縱帥陸炳擅作威縱諸校乘傳驛騷自立錢法禁切
民間至于罷市又使私人崔甲結京山侯崔元專擅鹽利
詔下甲獄權姦稟然戊申按兩淮鹽法多所建議商民稱
便庚戌出爲陝西僉事尋參議榆林備兵肅州時哈密請
彝爲亂出堵定之以參政守花馬池尋進山西按察使晉

僉都御史撫大同□俺答几犢入犯左衛督將軍劉漢等
破走之遷副都督有戰捷先是韓藩歲祿大萬而宗室日
繁額逋且六十萬至是秦國將軍誼熘等百四十餘人入
會城大譟其學設法賑其急詔發誼熘爲庶人熘不受詔
卒竟寧正法以戶部侍郎總陝西軍務陞右都敵入花馬
池禦之斬獲三百七十餘級以原官調總宣大逆人丘福
等入犯弘賜堡督趙總兵迎戰敗之斬首二百級召理戎
政復陞南刑部尚書尋致仕卒謚恭靖子琛官生太守
暴昭山西浮山人洪武中以薦授大理司務歷北平布政
司參政二十八年陞左都御史二十九年陞刑部尚書清

介有峻節服官布衣麻屨而已三十年五月奉旨取大誥
條例附載於律名曰大明律誥六月署政平訟理二攙論
罪四上諭昭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
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亦安有此爾等毋
論因引陛見一時裁決恐未得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
親聽以外悉令奏聞所司引囚至外朝命行人持訟理攙
傳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攙宣遣之繼令府部院科
等官詳審冤者即爲奏聞無冤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
其雜犯死罪者准贖建文皇帝即位充北平采訪使甫至
境知有變亟歸言於朝請爲備燕兵起設北平布政司于

眞定聜以原官掌司事與鐵鉉等悉心經畫平安等敗召
還京金川失守執之不屈上怒命先去齒斷手足猶罵不
絶口斷頸乃已

贊曰耿恭守亞夫戰鉉兼之當一面聜與廸各宜勞事弗
濟死無逃常山舌睢陽齒三人烈同一轍

史官曰戮力行陣嘔心轉輸功有相等者鐵鉉守濟南智
計百出幾殲燕及參盛庸軍捷東昌傾那傳與平安戰小
河而卒無救于燕兵之南誠以參預不若專制之得爲也
使得三數人者塞眞鄭濟德之間燕能飛越乎陳廸以退
智刎轅赴難如歸何其純一也祁彌塗山東再靖葵雲南

兵事練矣而不委之麾越惜哉暴聜請爲傳而不及事勢
敗體解乃以簿書勞之亦可謂不知計矣然同效死其磐
骨甃壽河山哉而鉉之賦詩天心水面亭幽喜易形兵法
所忌甚爲鉉不取也悲夫

明書第一百三卷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二　忠節傳三

練子寧 附徐子權　卓敬傳

練子寧初名安以字行新淦人父伯尚善詩洪武間爲
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判臨汀調鎮安卒
于官子寧幼即英邁從鄉長者竹庄先生學多解悟稍長
與金幼孜相友善謂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過
安慶謁余闕祠弔以詩曰將軍忠節著荊揚千載精神日
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

草折戟沉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爲君感慨奠椒漿
洪武十八年會舉入對上自發策子寧對曰陛下以得人
之難詢草茅之陋謀之至廣求之可謂切矣臣不知陛下
果聽之與抑姑試之與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好言以
招禍觸諱以亡身非臣敢恤也陛下所謂敬事而畏神人
此乃唐虞三代命官之語也陛下臨御十有八載孜孜求
賢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夫人君之道在知人知人
之職在任事君有知人之明臣有任事之責故唐虞用人
必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必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
未常造次任之也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亦察之

不詳用之太驟之過也陛下擢用天下之士責望非不深委任非不專然迄無報國之效何耶徇名而不求實之故也古之用人者必其人足當其任而後用之不疑今則不然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且天下之才生之甚難成之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爲難又忍以區區小故而即付之刀鋸斧鉞之地哉漢武以英武之資朝奏暮召小不如意誅戮隨之以有限之才縱以無窮之誅若此無已奈何爲治陛下與天下之學校有天下賢才而教之之術未盡故士之成就者未至也臣願陛下遵師立教求胡瑗之法分治經治事之科嚴考其成德至矣能詳于始

則可畧于終能勞于先則可逸于後陛下命臣以[illegible]世自斯舉始是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報陛下請[illegible]事畏神人一語至於委曲求恩逢迎將順非臣所學也[illegible]奏上善之賜第一甲第二授翰林院修撰以名節自[illegible]文學行誼一時推重滿三載內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illegible]除陞副都御史調工部侍郎建文即位與方孝孺並見信用改吏部左侍郎以賢否進退爲已任多所建白辛巳改都察院爲御史府拜御史大夫燕兵起李景隆用兵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大呼曰壞陛下事者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

伏誅因大哭求死上駭而罷朝燕兵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衙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illegible]下廷臣議用事者怒而詬之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顧所論吾輩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詬者愧而止燕王即位指揮劉傑縛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噴血直前手探舌血畫成成王安在四字遂族其家姻戚逮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邊者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其姻也每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太宗曰使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子寧與方孝孺同朝孝孺稱其多學而文弘治辛亥郡丞王

佐刻其遺文曰金川玉屑集正德壬申提學副使李夢陽刻其集并建金川書院祠其父子名其堂曰浩然嘉靖壬午提學僉事邵銳祠伯高于鄉賢子寧被逮之前夕以血大書一練字于裙幅令侍媵抱匣藏子匿民間得免[illegible]入閩備保六世孫綺爲新寧陳乘掌書記萬曆戊戌陳[illegible]偕入浙有江右生同舟一夕夢子寧持劍來詞心異之[illegible]入舟見書記雅皙不群問其姓名曰姓練生心動叩曰[illegible]非吾里練中丞後乎綺不應泪交頤生固叩之則從衣[illegible]中出故裙幅發之有光灼然上冲者久之生以百金購之噫不受遣綺綺不肯行曰以死殉國人臣之恒且九族未

矣歸將何爲生盆貧之歸白當事以幣聘之授衣巾俾奉
先祠爲置廬田百畝一時聞者歎息泣下萬曆改元詔錄
諸臣苗裔後得子寧支泰氏娠生戍所名曰善慶俾主祀
子寧本淦東山之三洲人嘉靖初貝淦賊亂割分峽江縣
東山實隸峽淦與峽爭立祠訴於知府錢琦議兩祀之其
同邑有徐子權者舉洪武乙丑進士爲刑部主事太宗立
聞子寧死慟哭賦詩有翹首望京闕飛魂返故鄉之句遂
自經死

贊曰力請尚方志在除蠹手探爇血義必存舌悲纏友生
香霏玉屑方駕候城精光爲蜺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後徙滄州少讀書十行俱下穎
身不忘七歲與羣兒嬉有異人相之曰此奇兒也骨法殊
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長出就塾性至孝不以道遠
廢定省讀書寶香山夜歸值風雨迷路極望微有火光趨
得一小院見老叟與俏帽不受求歸與一牛爲之行及門
縱之則黑虎也虎馴去洪武戊辰進士拜給事中好直言
或以大剛則折爲戒曰吾諫職若其位則直其道道苟直
死不可回禍福豈所計哉時諸王在宮中服飾與太子埒
辦一日乘間言于上曰朝廷統緒全在宮中此紀綱所先
今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
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笑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一
日與同官入奏適八十一人上命改爲元士尋以六科爲
發政本源又改爲源士尋復稱給事中敬歷宗人府經歷
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
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
江南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
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上覽奏大驚袖入翼語
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太宗即位執敬責以不迎
曰此非前日奏裁諸王者耶敬厲聲曰若用敬言王安得

至此太宗怒欲殺之憐其才且曰奸臣欲害朕敬止欲徙
朕內地耳繫獄或諷以管仲魏徵事不聽姚廣孝以敬嘗
不見禮銜之獨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沼吳王衍不
殺石勒而勒終斃衍陛下所藉爲重全在地勢使敬言見
用離北平直囊中物豈有今日哉上猶使中官諭之堅不
屈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
禀然經日猶如生誅三族太宗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
負其君惟得一卓敬敬有高世之才立朝慷慨美丰姿善
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悉能察究詩文峭拔磊落有
詩文五十餘卷又著書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宜

德間門人黃朝光作年譜行狀侍講劉球爲之傳私謚曰
忠貞
贊曰鳳跂麐游山奔海峙伊周姬才能比同志猛虎可馴
亢龍有悔自託夷齊媿彼管魏
史官曰觀人于忠節取其氣尤宜取其度觀于寧尚不能
容賢者之語卓敬從容徙燕之奏其度越諸臣遠矣子寧
執法必欲殺景隆卓敬毅然不爲管魏而俱慷慨同歸又
何殺也不容于道衍是以動老叟嗟耳觀子寧對策有經
濟之材惜不柄用黃練同稱吾有以疑之矣至于死君死
友子權無譏焉

景清附劉固傳

景清本耿姓陝西真寧人倜儻尚大節領鄉薦遊國學時
同舍生有秘書固不與清覲清固請約旦日持還生果旦
日來索清謬曰吾初無假書生忿訟祭酒清卽持書往見
曰此清故所業書當卽與生並誦清爲徹卷不遺生瞠視
不能出聲既退清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戲
耳初清赴舉時過宿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是夜妖不
至去却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女以告父父追清語之
故清爲書景清在此四字令持歸揭於戶妖絕不至洪武
二十七年試禮部第三廷對及第第二授編修三載改御

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左僉都御史與實俸會臺
臣鄧文鏗劉觀及清奏事罷以疏字誑懷印入刑科更既
爲科臣劾下詔獄尋宥之出川陝巡察私茶改金華知府
建文初陞北平叅議往察燕邸動靜太宗識之清言論明
快大被可賞尋召還爲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燕兵入金
川諸臣競死節清素與兵謀且方黃等密善約慷慨殉國
獨遲回覘建文所在審知其出亡也猶思興復詭自歸附
太宗喜曰吾故人也仍故官委蛇侍班若不意與燕邸故
僚比人頗疑之會司星奏文曲犯帝座甚急太宗因疑清
是日早朝清獨衣緋入命收之得帶間所藏匕首詰責

奮起嫚罵曰清所以至此者欲爲故主報仇上大怒數之
曰若即不謂天子即親王敢爾乎言愈不恭命抉其齒且
抉盆不恭頤之含血若有所啓直前噴御衣上命剥其皮
草楦之械長安門鐵帚刷肉至盡碎磔其骨族其家是夜
上夢清仗劍遶逼晨駕過其屍索忽斷乘風奔三四步爲
犯駕狀乃命燒之猶時入殿庭爲厲命籍其鄉人轉相攀
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清同里人劉固字永貞以儒士
授青州教諭建文初以母老乞歸許之清爲都御史以書
招固因與姊適楊氏者及弟國來京師以避五藩之亂清
薦固學行可大用未及授官燕兵廹金川國勸固出城固

曰母老甥幼不可去況固受朝廷恩雖未及用而義已許
國惟有死而已知禍必及已乃潛寄甥于王氏城陷固衣
冠開門兀坐以待尋清以行刺被殺罪連姻婭固與弟國
母袁妻張同受刑聚寶門外固一子超年十五有勇力一
怒縛斷奪刑人刀連殺十餘人事聞命磔之萬曆中有降
于箕者曰予劉永貞也名固以耿大夫禍連死詩曰且酌
極中酒黄花向坐開不須談往事致死野猿哀人問先生
今何仙曰方入童初宫踰年又降于箕詩曰短劍光飛雪
還疑練帶鋪龍吟豐邑獄鬼嘯蜀王都燕客窮圖見秦官
擁陛呼白虹徒貫日回看繼人無靖難罪臣劉固書又詩

鳥行白沙上鳥去跡不滅鳥往不復來鳥巢枝已折涼火
不生烟枯蒲葉堪結衣鶉那矜蘭桜槳沁心熱明月照寒
霜離離清且冷樹上棲烏啼幽人未能寐空山來磬聲幽
韻流雲結獨行森林中復聽猿悲徹書法遒宕南工部侍
郎徐良彦大學士錢士升前後爲之記
贊曰詭跡専術幽懷孔烈山魈避名丈曲象赫一劔之憤
十族之滅厲鬼驚夢槁馘斷紲固靈英英横竪遍徹死而
不亡虚空有舌
史官曰景清緋衣進身與荊卿俱厲惜皆不成而蒼涼報
國之意千載並見智氏已滅豫讓撃衣猶足愧二心況遜

荒故辟無恙哉恨司星無漸離之筑徒使奮屍犯駕厲鬼
無能悲夫劉固降箕事人多以爲誕若然則邪之避夢之
入屍之行亦同誕矣

茅大芳林英周濬司中茸霖王玭李文敏董鏞謝昇

連楹丁志芳王度傳

茅大芳一曰毛大方名輔以字行泰興人傳學能詩文負奇氣走鄒魯謁孟廟有千古難忘義利關之句嘉興陳堯道父友也嘗贈以詩比之陸機賈誼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擢秦府右長史上勉以董子輔相之功大芳諫諍彌綸不亢不諂甚得大體嘗顏其堂曰希董以彰聖訓方孝孺稱其志倫才傑而敦大和雅深有會於正誼明道之旨建文元年擢副都御史執法嚴正尋調吏部左侍郎燕兵起憤國日蹙常以詩寄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

道將軍志不磨縱使火龍蟠地軸莫交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我老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盎燕兵起爲鏃鋏等所拒尚未渡淮時也太宗即位得所作詩執之詰責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皆死至永樂四年獲幼子文生殺之孫二添孫歸孫死獄中妻張發教坊死正德末祀于鄉郡人侍郎儲巏輯其遺文曰希董集

林英字章叔古田人洪武末由貢士選授御史有言英書生卒難重任者太祖以狀授英諭使供職英竭心奉詔屢建讜言每以重郡縣順民心爲本太祖深嘉之賜廄馬楮幣建文初請裁抑宗藩在行主父偃之策不報復劾奏李景隆誤國其語激切反爲所中下都察院拷訊論知瑞安府時民多逋亡存者苦稅差爲按畝丈量所餘虛糧令墾荒補之立鄉約行文公家禮建立齋舍與諸生講學燕兵起用御史大夫景清言還英舊職命與翰林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北至勢不可爲歎曰臣生無補於時死有負於國天命將傾力難以濟再拜自經時年三十有四太宗即位取英家屬妻繫獄中自經死

周濬山東諸城人建文初以神策衛經歷言事擢左僉都御史燕兵起戮力戰守後爲燕王獲不屈死之妻王子轡兒皆繫獄死

司中鞏昌人洪武二十九年以監察御史署都察院三十年擢右僉都御史燕王入金川門中名召見不屈命以鐵箒刷其肉至盡而死姻親同死者八十餘人

茸霖宣府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御史剛正敢言中臺推重之燕兵至被執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御史王玭蘇州人以薦辟爲御史坐匿奸黨論死李文敏蔚州人以監生爲監察御史遷四川按察使未行亦不屈死

董鏞長沙人以文學薦入太學建文時爲御史諸御史中

有氣節敎忠不朝者時時會鏞所相誓效死將校懷二心
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金川失守執殺之女發教坊姻族
死戍者二百三十人

謝昇沛縣人建文時爲御史練兵給餉夙夜効力燕兵入
金川不屈死父[illegible]子旼兒謫戍金齒

連楹襄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左春坊太子贊善啓沃
甚多太祖美其剛正改監察御史十餘年彈射不避權貴
燕兵起與御史董鏞相誓死廷臣有二心者輒露章劾之城
破立金川門下冒燕王馬前欲犯被擒詞色不屈引頸受
刃有白氣沖天尸僵立不仆人咸異之

丁志芳聊城人洪武乙丑進士初任吳橋知縣考取擢御
史燕兵逼京城謂妻韓師至城必克吾惟一死報國汝攜
其幼子潛去撫之以延丁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子
賢甫十歲易姓爲龐孫毅中成化丁酉鄉試後復其姓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少力學通經史能文章爲鄉里
師洪武中以明經薦爲監察御史糾繩不避權要疏十餘
上多見采行燕兵起度預調兵食時盛庸代李景隆度寄
陳便宜有東昌之捷及景隆還不誅反明事忌庸讒度
度見黜斥燕兵南下益急度請募兵又有小河之捷劾度
[illegible]罪[illegible]州比還京師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
燕王即位坐方黨戍賀縣而以出語不遜復殺之夷其族
萬曆中詔赦惠州守黃時雨查度宗三十五人皆放還

贊曰嶽嶽執法遺詩雪涕濟濟豸冠共持風紀臧洪同遊
快然一死栢峻烏騫千秋映碧

史官曰西臺爲綱紀所由出大芳峻節賦詩慷慨有古嚼
手燕雲之風林英饒治不負其初論矣而周璿以下能以
觸邪之職爲如飴之歸方之古烈復何愿焉聞同時御史
縋城去者四十餘人惜名沉野草弗勒金石不然亦當與
大芳等同樹軌烏臺矣

胡閏附張仲禮 高翔 鄒瑾附子僎甥魏冕 陳繼之傳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修行與吳存何英徐素爲同志友講業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相砥礪歎曰天下何時平乎書一松于壁題曰蒼虬出壑系以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飛雨來飛騰作靈物元至正二十一年太祖爲吳王下饒州過而見之甚喜因召見洪武四年郡舉閏秀才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耶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建文即位改官制以直諒選爲右補闕燕兵起與齊泰等日夜密謀設法防禦東昌捷至陞大理少卿燕王入京着方孝孺草詔繼召閏及高翔皆衰絰至哭聲徹殿陛

太宗召閏先入諭令更服閏曰死即死服不可更太宗以爇族恐之閏不屈命力士以金瓜擊其齒齒盡詈聲不絕太宗盆怒縊之死以石灰水浸脫其皮實以草懸武功坊子傳慶與其族二百十七人皆市斬次子傳福方六歲發鞍轡局習匠宣德十年宥爲民女郡奴自有傳在烈女其地胡家橋城西隅抄提後左右荒榛時見光惟有一猿獨哀鳴徹曉稍夜人不敢行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祠之學宮萬曆中御史屠叔方疏請盡釋戍籍人得允文移長丈許榜邑門忽爲旋風捲入天際若素鸞翔迴自午迄申復墮邑廷中人以爲異先是凡與閏有連者悉爲陳瑛腹役柴斌簿錄老弱婦女死道路及牿掠死者無算幼男女置竹筐挑赴戍所中道因多棄之得至戍所者率一丁一衛骨肉四散如閏外祖顧名閏父子五人三死獄兩遣戍閏姑夫張應原戍死原戍陳鎮住父子遣戍閏婿史秉方其祖父俱牿死三子與近宗四人皆戍閏舅婿祝靖安與三子皆分遣戍閏母舅江賢祖父子分戍賢祖之婿劉童祖等父子皆分戍閏妻之母舅方君之婿傅繼祖父子皆分戍閏祖母之姪婁克政全家遣戍閏前祖母之姪于善與一家十人皆分戍于之婿董道源父子七人戍閏之甥陳徐李三家皆分戍徐之婿余姓者亦遣戍閏男之妻家雷

氏全家戍閏男妻之姨夫李慶童父子六人亦分戍閏曾祖母之姪張福祿父子三人一戍海南一戍塞北一戍西涼閏妻之姨夫翟玄童翟之婿程閏生閏妻之舅祖蘇得民三家皆分戍閏之中表親周劉黃左包史張七姓皆分遣遠戍從來族法之家江晉華等閏母之姨姪劉午孫等皆遠戍從來族法之慘莫甚于此者故詳書之以志感云張仲禮者饒州人國初以賢良徵初爲教官歷惠州知府居官清儉多善政民感之以閏曾祖母族逮籍沒無所有陳瑛疑有私匿復用柴斌自惠州加牿拳縛歸饒士民泣爭賂斌求寬至饒而仲禮無居無他族親遂以非刑苦

之遠戍茸州
高翔朝邑人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爲監察御史所論奏皆國家機要多被采納建文時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初翔與程濟並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每以小道止濟勿爲不聽已而兵興濟每勸翔學其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約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燕王素聞翔名即位召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不遜遂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倍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鄒瑾永豐人洪武中嘗官重慶金華王紳稱瑾志篤才敏

議論磊落忠義人也建文二年爲大理右寺丞燕兵既入與其子樸甥魏冕等俱死之樸字爾禹建文初以儒官仕周府直言諫沮其邪謀王不聽嚴刑禁錮甚客王逆謀覺大臣以朴諫疏聞上嘉其忠義召至京陞御史尋陞秦府長史聞父死難憤激不食死魏冕時爲御史勁直有才名燕兵至徐增壽私謀開門迎納冕與鄒瑾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增壽幾死會罷朝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聲聞禁中而御史曾鳳韶等復力請建文皇遂手办之明日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君亦所唾棄柰何徒自壞也遂自殺陳瑛請追罪籍其族
陳繼之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授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贍食百姓請爲限制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燕兵南下建白抗禦多所指斥又言于朝曰徐增壽燕之至親必有陰謀宜先事誅之不聽已而果然燕王即位召責問不屈磔于市夷三族父罡秀母黃氏年垂七十發茸肅編伍皆卒于道男微仔四歲隨母姚氏給配象奴女阿宗給武臣爲奴弟余彰等坐戍邊弟婦發軍中女[illegible]送浣衣局
贊曰胡三十姓鄒四百人翔冕繼之同罹苦辛[illegible]偏不世

墓骨亦焚哀猿泣雨正氣干雲毒哉賊瑛長君逢君
史官曰著龍誠有骨既召不即錄用僅以一經歷終太祖朝然建文亮節在太祖時率不甚顯知國初官人以福不以才其或縱用者雖百世可知也斬經易以草實孤猿哭其墟里哀哉高翔怨燕及先墓其慘更甚知其于戎行必有大過人者鄒瑾與其甥冕擊奸自裁其有先見之智乎繼之能發增壽之陰謀使此間一大燕豈不勝如瞽哉若鄒樸郡奴益不媿其父矣

郭任盧迥戴德彝宋徵巨敬韓永盧振黃彥清傳

郭任丹徒人廉慎有吏才建文間爲戶部侍郎朝廷用齊王之策討諸藩之不靖者欲以次及燕任奏曰天下先其本而後末則易成除惡不去其本臣誠以爲迂也今日儲財粟以備軍需果何爲者然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此豈上策且兵貴神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有生固耳燕王聞而惡之及兵出給餉不乏燕兵入金川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三女給配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盧迥一名琪仙居人性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皦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目爲盧狂郎仕頗折節恭慎建文三年歷戶部侍郎燕兵至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台郡立入忠祠祀之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稱修撰侍講上諭以翰林雖職論思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當知無不言以庶陟贊擢群李耕爲法德彝與侍讀張信等皆頓首謝由是依書思所以獨上意章屢上直聲震於朝後改御史盈善於其職建文中改右拾遺燕兵逼與黃子澄齊泰等日夕畫策防禦燕王即位召見不屈死族其家有孀匿其遺孤法吏追索覓兩乳兒五臟終無所承德彝因有後邑人立忠烈祠祀之

宋徵建文元年爲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罪人宗藩屬籍諸王聞之皆恨徵徵又嘗與謝昇牛景先數言耿李諸將失律懷二心當治罪燕王既立得其章疏責問不屈死夷族

巨敬平涼人初爲御史抗直敢言建文中改戶部主事充史官清慎有聲後與陳迪同被逮責問不屈死之夷其族

韓永陝西西安人不知所自起建文時爲戶科給事中豐軀美髯吐音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建文皇帝喜之金川失

守杜門不出與陳迪巨敬戴德彝等同逮太宗欲官之對曰吾王蠋耳奚以官爲不屈而死之時同逮死義者三十五人惟黃福尹昌隆以歸命居官如故

盧振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爲兵部郎燕兵起與齊泰等謀畫戰守勠力爲多燕兵入金川縛至振厲聲數太宗罪乃榜掠而死並其族其時燕護衛指揮亦有盧振

黃彥清歙人建文末爲國子博士燕兵既入以曾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諡建文君坐死并逮從子汝貴典史金蘭等繫獄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後官知縣又有黃清者以都御史出巡撫太宗詔臣不受以國典

後下皆効命顧兵力不足而死

贊曰當門之蘭不得不殺七尺可捐此志不奪郭盧而下事異趨同清議匪私千古英風

史官曰郭任先制燕誠上策觀燕之起甚難若一舉而圖之如振落耳曠日持久四字洞矚矣迴長歌以終死協金石德爽以詞臣其骨鯁末徵以平秋關固是皆烏鸞而獸麟也激抗血水慷慨人才中貨易得盧振數罪彥清私謚皆磊落可欽數百年而後猶令人想見風采焉

張昺謝貴葛誠余逢辰杜奇湯宗倪諒彭二逸傳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初諸大臣言周代岷谷湘相繼告變藩因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為守臣彈壓乃出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都指揮使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燕燕王皇恐謝眾疑不測貴知燕必反乃集兵部署防守王城飛章奏聞燕王稱疾不出昺嘗問疾殿中燕王擁爐四圍火猶寒顫昺等以為果然長史葛誠伺報昺謂王無病病偽也昺且信且疑顧兵備已嚴覘王府在陷穽中不甚加意也張玉朱能請王起兵燕王曰非計擒昺貴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燕王盡縛置庭中召昺貴入計之二人猶豫未進燕王促南使者急趣之二人謂燕王實疾不得已應朝廷命遂入端禮門伏發被縛燕王時詐病扶杖擲杖起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耳昺不服死之昺初至北平以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刺事燕府友直輒先事泄昺謀以故燕得為備昺死偽署友直北平參議渡江後昺抄家株連親戚法司以程亨等五人見太宗曰張昺之親與鐵同頑直須爐冶引出生燒之竦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亡去久之太宗屢夢昺披髮為厲令焚其屍面色如生洪熙元年詔昺戚屬戍邊者家籍一人餘悉縱還正德十

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

謝貴洪武中以錦衣指揮僉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署山西行都司事二十八年坐法當死宥之降河南衛指揮僉事建文元年議削諸藩將燕王稱病朝廷名爲備□齊泰薦貴才以爲北平都指揮使與布政使張昺俾過王府官屬伺變練兵先發後聞六月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城內圍王城外墻又以木柵斷端禮諸門燕王聞之曰我病不出雖塞可也貴等乘馬張蓋過王門不下又殺王城守卒軍士登城環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譟欲激燕以擒之有名而王知其故爲備甚嚴不爲動七月有

辟卒磨刀于市隣媼問故張目曰殺王府人媼竊以告指揮張信信入語王乃召指揮張玉朱能等集護衛勇士八百人議先擒貴昺王曰彼防守如此猝難動須以計致之事在張昺傳乃匿壯士譚淵等擒昺貴王親臨詰斬之其從者猶未知移時不出稍稍散去遂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往諭守者皆散乃稱兵

葛誠不知何許人以進士爲燕府長史建文皇帝即位燕王使誠奏事京師覘朝廷所爲上召問府中事誠具以實告遂寄有委托使爲內應誠許諾還燕復命王覺其詞色有異深疑之王佯病官司入問疾皆懼危篤獨誠知王僞私告昺貴使勿信宜爲備又使人上變于朝及昺貴死猝誠下殿斬之後族其家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爲燕府伴讀燕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分必死起兵時逢辰涕泣以諫不從死之

杜奇北平人燕兵初起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勿二語懇篤王怒立斬之時方惡兵事未暇逮其家及即位乃族

湯宗贛州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燕王入京即位日乃召

瑛還爲都御史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奚戚恨宗尤甚[illegible]族死株連頗多

倪諒燕山左護衛千戶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盡逮詔獄于諒周鐸誅死太宗即位收諒不屈死籍其家壯者戍邊鄉幼者面刺離間親王四字發鞍轡局

彭二逸其名以行稱建文初爲北平都指揮驍勇善戰有威名聞昺貴被害二惡上馬挺槊大呼市中曰燕府反從我有賞集千餘人攻端禮門遇燕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衆亦散去

贊曰兆徵大横事殊顧成昺貴誠振正起死爲傾徒傷貴勇

徐歸鐵鉉侃侃不替乃有奇辰宗諒與二庶 戊成仁

史官曰昺貴而下或防燕或諫燕皆不能制燕之命同燕之心嗚呼跡而愚矣跡則僨愚則忠即僨不廢忠予以爲諸人皆忠也豈可以成敗論英雄哉若倪諒以燕千戶而不與謀能上變告尤足取焉聞有何奉常者不與燕謀卒免于難何賴是奉常爲死見余杜商孔奚施彭二事雖不成蓋首褫燕魄矣

龍鐔石撰程通傳

龍鐔字德剛萬載人洪武十七年以國子生超授浙江按察使有罪左遷長洲知縣尋陞晉府左長史燕兵起朝廷徵兵于晉鐔引大義力主發兵燕王即位械鐔下獄不屈死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曰捐生圖報弗事二主別父與兄忍慟肝腑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于我歸于一所

石撰山西平定人洪武中爲寧府左長史燕兵起諸郡縣皆下撰在大寧力請主將爲嚴守備以抗燕久之燕王怒攻拔之得撰不爲屈遂支解而死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字德正性溫厚素與友張[illegible]見罹法株連者衆波及平御史諭曰灑於衆則汝免矣平謝曰家世儒業非義不敢爲不幸爲人所誣而反又誣人是欺天也御史歎異之尋謫延安與郡人朱仲傑偕行仲傑悍戾盛暑同憩樹下仲傑竊守行囊趍酒家飲俄驟雨水大至平自救不暇仲傑還責償于平乃如數還之至延安仲傑依于梅百戶明年仲傑卧疾以所有寄之梅曰待子至付之既卒梅調守他郡平爲理後事或曰彼待子如是獨無憾耶平曰同里無依我當自致聞者歎服後朱氏子德生以母命來省行至汴聞仲傑死而囊橐爲梅百戶挈之他往中道還紿其母曰吾買地葬父矣出所携衣曰此

遺物也越三年平子實來省遂命負其遺骨歸報朱氏子令迎葬德生艱不顧尋平自延安歸知朱氏柩尚留殯後園乃曰延安數千里尚爲負之歸績溪距休寧百里豈可不一送既命孫通負至其家實剛直尚義兄純洪武中以人材爲潮之程鄉知縣有治蹟其子泰將省父程鄉稚不任行實與俱中道聞兄被逮且竄作偕行者詠泰反走實怒曰汝父生事正當赴救歸何心耶遂徒步至潮自竄死通其長子也少有至性動必遵禮皆學不倦洪武乙丑貢入太學徒步走廣扶父柩還塟廬墓三年哀毀至妻子不相識時祖平老謫延安通上書乞骸骨極懇切太祖憐之

持其章不下私驛召平既至乃召通對立玉階下[illegible]平汝識此人否祖孫相對哽噎不能仰視上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舉應天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對稱旨親擢第一授遼府紀善辛未從王閱武臨清祖喪歸復廬墓三年後任太祖上賓從王渡海南還燕兵起草封事數千言陳備禦之策進左長史明年從王徙國荊州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國事皆咨焉先是在遼衛士紀綱者山東霑生也狡猾善詗事通每召而督戒之及太宗即位綱得見留爲錦衣指揮使被寵乘間言通前有封事械通詣京師瘐死家人發戍

邊籍錄其家得祈田數十畝遺書數百卷牯皮數張黃番范方知府事雅與通善至是亦連坐并籍其家初遼王雅敬重命圖其像又錄世譜親爲贊後十年異母弟以彥廸事至荊州王召見語及舊事曰汝欲見汝兄否彥廸頓首不知所對王出遺像示之彥廸哭失聲并請其世譜以歸永樂中有讐家欲訟之官適彥廸他出家人懼而焚其像獨遺世譜通厲志聖學居常抑抑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莫能奪故所立如此詩文辭氣超越有集百餘卷悉毀於官

贊曰藩垣屏翰寧與晉遼惟三長史乃心王朝龍石曾

遵讀子鵝移孝爲忠維音曉曉

史官曰悲國難者不在多息之淺深官爵之崇卑三長史皆開曹亦梁園老耳而慷慨發兵嬰城固守封事備禦纔千言何其謀遠而猷壯也吳必常依日月之光早備心膂之寄而義烈翕世有古國士之風焉

史官傳維鱗　纂

列傳二　忠節傳四

黃觀附金有聲　黃鉞陳性善附黃墀陳子方
　張同知　彭與明劉伯完傳

黃觀字伯瀾一字尚賓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侍制黃冔冔死節觀益砥礪博通今古有聲性至孝洪武甲子貢入太學是歲領鄉薦第一外艱服闋仍入監嘗繪父母墓圖自隨閱之輒泣辛未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稱旨復擢第一拜修撰日侍御前敷奏明爽上甚重之

賜顧問命編寫省貪等錄上以其有政事才凡法司諸榜文令觀撰成即書之兼理軍職貼黃及管註銷諸司案牘侍東宮講論累遷尚寶卿禮部侍郎復姓建文初更官制每部增侍中一員位次尚書命觀爲之仍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燕兵起索齊黃悉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四年燕兵已迫密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燕王已即位列文職奸臣罪狀觀名第六先是索寶不得或言已付黃觀出起兵矣于是索觀急觀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夫人紿以釵釧出市酒殺急携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朝使見迫知不可爲紿曰入賀新朝禮當豫習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剎磯湍流中急鈎挽之僅得珠絲棕網以獻太宗命東銙蒙觀帽而剉於市年三十九逮姻黨百餘人繫獄仁宗初放還友人柯暹爲之傳是後清溪居民時見冠裳者一人攜二三女即立溪畔皆識爲觀也駭歎立祠景泰中邑人進士孫仁使遼于老卒朱報處得其文集報故諸生從觀遊以累戍觀故宅在學宮西偏貴池令龔守愚即其所立祠而南京祠亦益拓有金有聲爲刑部侍郎與觀及張顯宗等徵兵浙江至南昌將入援爲取部

百戶劉恩縛送京死之又有松江同知周繼瑜聞變率勤王詔乃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痛詆燕王乘恩遺義太宗即位械至京磔於市初翁夫人及二女屍順流至賽工橋相持而立頳面如生烏鳶不敢近久之土人瘞于橋側萬曆中青陽施岳臣爲封樹立墓夫人投水時嘔血于通濟橋石中成小影陰雨則見相傳爲大士影衆戒勿踐有僧昇致菴中夫人見夢于僧曰我黃公妻翁也僧因沃以清水悲愴之容恍然側立東向髣髴鬟鬢人咸異之戶侍即徐良彥移置祠中題曰翁夫人血影石太學生許重熙刻銘于上曰湯湯淮流炳炳碣石爰滯貞魂乃

昭靈跡金光隱見土顏映靚窕並飛青怪疑藏碧聄哉侍
中有赫烈媛命際玭窮時逢龍戰神逐魂浮光垂唾現年
歲可遷精英不變儼然法相恍同梵侶鬱影沉雲幽香陰
雨蓬鬢倭容嚴凝悴宇儼固留痕明月印礎靈修容與峩
峩淒淒孝峩聖母駿螭駕霓飭我巾幗嘆彼鬚眉貞珉不
毀千載傳葬

黃鉞字叔揚常熟人少明敏好學貧無藏書日從書肆流
覽倘徉終日不歸王者憐其少多與觀時天下新定重法
繩下士不樂仕而詔求賢急鉞父見其好學恐爲郡縣所
知數懲之兒何爲自速不祥不能止則潛走友人借書道

中披覽比至輙盡每以無餘爲恨楊溪者元末隱士也學
古行高嘗避雨泊舟鉞舍旁見鉞持書于無人處竊吟哦
不休異問之曰豎子好學如此日能讀幾何答曰兒不省
事得觀古人爲樂苦貧不能表得也溪曰我多先人遺書
夫此不遠子能從吾遊乎可以遂子樂鉞喜再拜即從溪
至其舍與數册去輙即來易溪恠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
誦如流溪大喜曰吾架書且萬卷寶惜不能舉付汝汝當
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起處三年盡其書郡縣聞之辟
鉞賢良并及福溪恚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獨攜一
子避遠郊畢此餘生曩以子好學乃用相餉柰何不自晦
卒爲人知累我福福死矣鉞徐曰第毋患當爲公說尹罷
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誡曰即尹有問了但操吳音勿有
所對因與詣尹曰鉞與福同居數載知其深福才能無所
長而福父老病不可行即行恐不足應詔吉君且得罪時
福詞訥故作不解尹心知其詐也乃罷福獨上鉞以生員
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舉湖廣鄉試明年成進士授
禮科給事中居職持駁甚多建文中外艱歸方孝孺往吊
屛左右密問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也君吳人又朝
廷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爲要害
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指揮童俊狡獪不足獨任吾

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遊此其心不可測蘇州知府
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御下
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
待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是之因附書致善以忠孝
相勉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自誓必
死鉞守父殯在墩上築廬居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
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者鉞隣乃引御史舟至墩時暮秋
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徒步抵舍鉞從幕中對語
移日家人欲割雞具饌鉞曰豈有君貴而殺牲禮客者卒
以菜粥對食而別燕兵至江上善奉詔總蘇松常鎮嘉五

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葬畢詣軍慷慨曰明知
無益義不可諉也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燕王既即位詔
暴善罪狀悉收之善麾下許千戶性權譎因得親近縛善
邀賞鉞聞遂絕食閉目三四日或傳善欵服巳得宥歸鉞
目曰豈有從逆姚蘇州哉且少俟之善事定吾乃引決脫
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七月十一日報善死
鉞起祭琴川橋西向再拜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不幸有
國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國烈矣吾何忍背義獨
生祀畢紿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捕
善黨悉縱橫郡邑中且訛言併錄鉞家親族悉驚竄楊福

獨具棺衾晝夜泣橋側求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
水中容貌如生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敗竟成
禮葬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橫波江雨朝朝濕薜蘿
九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孤蹤縈迴夔
落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葬虞
山北麓邵圭潔爲立石
陳性善初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乙丑進士上
第臚唱過御前太祖見其容止凝重屬目久之謂侍臣曰
君子人也授行人司副遷翰林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上
遣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簡工書者數人入便殿繕錄性

善與焉諸人憚天威嚴重多戰汗不成字性善動止安雅
書法姸正上嘉悅賜飲饌時誅讞臣測性善留中竟日家
人以爲死矣旣出乃大驚拜禮部左侍郎薦起薛正言韓
宏可于戍籍皇太孫在東宮久熟性善名即位一日退朝
獨留賜坐問以治天下之要使書以進性善益感知遇盡
所欲言上面允行而中多止一日請對曰陛下不以臣迂
猥承顧問臣旣備塵聖聽許臣必行今而詔書云然所謂
爲法自戚何以信天下上爲動容未幾燕兵南下改副都
御史監平安軍戰靈璧遂與大理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
伯完指揮王貧等十餘人皆被執燕王旋縱之歸性善曰

辱命罪也而又活于燕何以見吾君朝服躍馬入河死後
徙邊洪熙初赦還時餘姚黃堦陳子方與性善同死節與
明萬安人建文時以大理丞督諸將有風裁伯完精占候
多奇中預知靈璧之敗後被釋不知所之
贊曰矯矯伯瀾忠壯之彈赴江投淮一家若安叔揚就義
從容爲難復初抱憤去不復還怒隨濤立悲咽湍湲吁嗟
汨羅萬世斯丹
史官曰嗚呼從容就義古今所難若其懷翺翔之情昧舍
生之槩避經瀆之小節忽見義之大勇即梯榮顯勢君子
醜之黃觀奮發勤王名居第六如斯馨壯可不謂烈焉黃

鉞畢莽赴難失其同人忍須臾以待克一之狗命而自沈不辣以受禍不紓以苟生者不遺觀忠不後昔岑川俎豆信不娩友備美哉任善縱不偷生惜弗畏罪均無傷勇之義咸樹成仁之轅其垂名皦絜與河流俱永矣

王艮程本立曾鳳韶龔泰傳

王艮字天性祥符人洪武二十六年任僉都御史尋遷刑部右侍郎建文初轉左辛巳坐末減燕軍拔罪出爲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愧岳武非人也金川之變慟哭誓殉國太宗以前事頗德之特召將大用使者至艮執下獄詰旦且斬戮以狗道中忽衆鼓譟奪去艮還坐堂上抱其印及其餘允印悉縢置於簏携歸謂妻曰我分應死顧忍所以處汝未決爾妻應聲曰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從容餽艮食抱其子歔欷如厠投池水死艮往覓子匍匐池旁屍浮起矣願殮畢積薪閉戶戒其家人毋得出命妾

抱其子往僕友其僉事延其祀遂舉火以印投之身赴火死事聞太宗曰死自其分乃毁吾先皇印詔徙其家於邊既而風雨晦冥人恒見其神出沒後至者不敢居正德中按察使梁材始即司門內水鑑亭爲祠祀之

程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徙杭再徙桐鄉父德剛通書史法律負才氣不仕元將路成兵過暴掠爲陳利害成悟戢其部衆欲奏官之以疾辭本立少有大志從邑人鮑恂貝瓊遊讀書不務章句海鹽沈壽康時稱爲孝隱先生嘗執手勉之曰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子質厚年富當務聖賢之學本立遂篤志修檢乃從金華朱克修得

考亭之傳復往學于白雲許先生國初舉明經秀才除秦府引禮舍人後改周府從王之國大梁二十年春進長史從王來朝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携一僕之任時六詔初附叛服靡常酋史可伐煽誘百夷爲逆本立單騎入夷巢諭之酋咸悅附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紞皆禮重之委以統領守禦本立深憫民夷之患失心盡瘁創爲賑濟安撫之策未嘗以文法自委歷道險遠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大理鶴慶麗江永昌徧往撫緩民夷稍安三十一年奏計入京應天府尹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其學行政事宜留中朝徵翰林充纂修官預修太

祖實錄未幾陞試左僉都御史作御史箴尋即眞俸入之外不通餽謁時稱淸御史建文三年坐失陪祀調俸仍留翰林編纂明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行燕兵入京痛哭自經死燕王即位追奪官籍其家無遺貲所著有栗隱集十卷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中爲御史會諸藩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佇班大言殿上定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情出皇道不拜大不敬建文皇帝曰至親勿問燕兵逼朝議遣書燕諭罷兵無敢行者鳳韶毅然請行姚廣孝言于燕王勿納乃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建文皇帝出亡鳳韶請從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毫之去鳳韶泣曰臣願以死報陛下太宗即位召復御史不至加吏部侍郞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立朝骨鯁之操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郞旣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古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斂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少聰敏日記數千言洪武十九年領鄉薦明年入太學奉命閱齊府獄監安東倉盡力搜剔獄清弊絶吏部策試第一除試給事中建文時遷都給事中

燕兵逼命泰廵城泰與妻傅訣曰國事至此我自分必死爾弟携幼稚歸否則無辱也妻諾俄宮中火起泰馳赴爲燕兵所執見燕王于金川門不屈王以非奸籍不殺因曰主辱臣死況已亡耶乃奮身投城死妻負骸歸子永吉累官兵部侍郞

贊曰誓岳無愧書襟以血自勵有餒去家則決凜凜忠忱四人一轍

史官曰王良新使不遂縛而過市遵新衣炙火其身不火其名赫炎哉程本立撫彝有方奉鳳凰池而衛國可謂無愆矣曾鳳韶直聲動殿陛且累却寵召其孰能之龔泰

巡城死于城與雄槷俱崇也若四人者蓋不徒臨難勿苟
而平時之器有足嘉焉

王叔英王艮陳忠廖昇周是修傳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少孤從母嫁陳氏因姓久而後復
負至性往往聞孝子友弟即為之感激流涕好獎進士類
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
二十年薦起仙居訓導歷漢陽知縣有禱雨文三首約四
日不雨減一食五日減二六日絕食以俟神之顯戮其誠
如此隨禱隨止皆應其請遷延與之建文初孝孺被召詒
書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之于高帝能用
其才者賈誼之于文帝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
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如平勃
任如蕭何不得間焉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賈生不當而發
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此賈生不能用其
才也方今明良相遇言而行之千載一時雖然天下事固
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
夏時周冕之類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井田封建
之類可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
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
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
時孝孺欲復井田故言及之孝孺得書感其意薦之召為
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

審才否愼刑賞明利害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施行又
曰太祖除姦剔蠹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
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
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斧論行限田法甚具識
者知其有經濟遠略王洪蕩之與孝孺目見信重燕兵渡
淮上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建文皇帝遜
燕王即位慟哭會齊泰出奔相值目泰貳心矣急擒泰至
審問之故乃相抱慟哭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為止後書
於祠山道士盛希年葬我祠山之麓命治棺書絕命詞衣
裾間沐浴冠帶自經去妙觀布樹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

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寄興懲見
纆肥其空在案對之不能噍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實
念葬與齊儀死首陽顛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
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愼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
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年未
三十七壬午六月二十七日也道士歛之葬于城西五里
橫山尋窮治姦黨妻金已自經死二女赴井死弟原默變
姓名匿京師商旅中鄉有金寬者告捕受戮正統中楊士
奇題其墓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為文以祭曰先
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自持先生之心金石其

貞先生之道霜雪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崇
山長川祠山之藏既固且深遜致觴英神其來歆蓋士奇
微時館漢陽村落中叔英行部過之聞讀書聲曰兵革之
後久不聞此人視士奇避去見案上詩文一編稱賞亟譽
其面曰此公輔器也邀見以文字相推重尋薦為訓導後
贊歷審理有幼子名期謫戍大同士奇以白金與同鄉涿
州同知張璣治中孟範訪得教誨甚篤卒無成士奇曰李
何抱持痛哭復與金遣之遂不知所終後祀學宮成化中
知州蕭田問瑛修其墓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謫州判
官立懷忠祠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妻及二女有

貞烈祠在黃淡碁山叔英自號靜學即以名集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廷試已
定第一以貌不揚易胡靖居首靖後名廣靖對策有親藩
陸梁人心搖動等語見擢艮次之又次同邑李貫並授修
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設文史館待之甚秩一等分類纂
閣書月預修太祖實錄總集類要及時政記屢上書言時
務飭身正色不可褻玩聞燕兵起常憂憤不食日就羸憊
金川門變舉臣多往迎附艮獨閩門痛哭告其母曰見且
死有弟三人足侍養母請勿念兒亦訣妻子遂自鴆死燕
王即位前一日也文章雄偉當日悖于理而工于辭者非

不知理性也欲希世而盜名也吾竊恥之詩調高古一以
理爲主字畫精楷皆稱其爲人子修後鄉試亦第一靖貫
皆事太宗永樂初上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
等編閱并兵馬錢糧諸涉于犯者悉令焚之因從容問貫
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
有也上曰爾以無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
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
誘建文以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
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貫大慙久之貫遷中允累繫獄
十年竟死獄中

陳忠字思中鄞縣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官翰林編修素
有志操以道義自持燕兵入金川忠不屈死之

廖昇襄陽人以學行知名進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
中由左府斷事上知其賢超擢太常少卿建文初留翰林
修太祖實錄爲纂修官昇博雅有史才明達負氣書南北
用兵事語多直闕茹常等自龍潭敗還請割地不許燕兵
逼金川慟哭與家人訣自經死徇義諸臣非死最先都御
史陳瑛奏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瑋等皆不屈
天命效死建文討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上特宥昇
家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少孤貧元季兵亂奉母避難
若行力學十餘歲學成不仕洪武末薦明經爲霍丘訓導
入見太祖問家居何爲曰勸人爲善子弟孝弟力田上喜
擢周府奉祠正先是有異人送藥上嘗之甘占云當得善
人至是符夢賜書褒美在周府每應教賦詩援筆立就王
甚重之踰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選陞紀善尋得侍皇太孫
大承恩眷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中官屬于獄是修以
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者建文皇帝弟也上聞其母
賢書賢母二字賜之因言胡櫄渚賢復書櫄渚二字賜之
一日帝檢古樂府作思美人賦以賜王未就國留翰林預

纂修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燕兵渡淮奏請用
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下集議用事者怒共挫折之又
不爲動燕兵將入金川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入
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銘其衣帶畧曰在藩國欲不負藩
國在朝廷欲不負朝廷欲繼先哲之淳風開後來之正覺
越十餘年而言皆不行豈非天耶歸於聖人之門庶無愧
悔因自經於尊經閣年四十有九其帶至今子孫寶之祭
必以陳太宗即位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
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勿問是日中書舍人臨川
聶同文因迎燕王天熱徒步急暍死途中先是是修嘗約

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同死國難燕兵入廣
方問家人飼豕亟餘悉負約後是修子轅請士奇作傳士
奇語轅曰當時我亦同死今誰爲若翁傳者聞者以爲笑
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性行恒直寄懷
冲澹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好吟咏
每旦伸紙濡毫自述所懷文先理致若不搆思雍容雅贍
皆可傳誦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篇廣衍太
極圖綱常懿範邇言家訓蒭蕘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
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生死爲慮故其行無
不果因取先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朝夕省覽不負其志

盖燕兵渡江翰林諸臣先死者惟是修轅有文名萬曆中
卿史饒位卽尊經閣旁立祠祀之

贊曰節義二字禹光不議所讀何書古今大惑二王諸人
名蜚翰墨節義文章忠亦其匹彼餵豬者千古怍色

史官曰王叔英等英才卓犖飛聲翰苑既無軍旅之嫌復
不叅帷幄之寄儘可勃志鴻冥避薫颾鼠乃皆從容就義
不負所學嗚呼與見執而不得不靖者盖有間矣盖有所
桑與有所激又未免二時哉王叔英通達時變王艮名理
暢徹陳忠雖乏表見而義存周是修月靖聖域盖優入聖
域者矣不然卽爲楊解胡黃金李奚難

高巍劉璟傳

高巍字不危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痼疾奉湯藥不
懈母亾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貢入太學十七年以
孝行旌尋授督府試左斷事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
後荒田及抑末技愼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嘉納之後
因宅事坐罪不測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其諸子
代後建文皇帝卽位放歸里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
上書論政事其畧曰太祖有文王紀一之德皇后有后妃
不妬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土先據形勢星羅
碁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太祖之意莫不欲藩中

國而屏四彝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無
所顧忌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
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于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眞裁制諸侯
之良策也以臣愚見勿爲晁錯削奪之謀當行主父偃推
恩之策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兗吳楚潭湘齊兗
吳楚潭湘分封于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類
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疏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
自弱矣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
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

告太廟側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宜爻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皇上覧焉上深奇之會燕兵已起命從李景隆參贊軍務魏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陳義禮曉禍福明親親之宜以折之遂遣往燕魏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咸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君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旅皇三軍抗衡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

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來見大王者何哉誠夙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故求盡一言即頸血汗地所不惜耳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收諸始謀者檻送京師或殺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須當與周公比隆而慮不及此乃傳檄四道大興甲兵襲奪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濞倡七國以誅晁錯為名案必自發然後人敗之恐有奸雄鳩集無賴因時乘釁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

撓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舉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同大喪未終毒興師旅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為何

如儻有蹉跌取譏萬世于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魏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从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死孝死忠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景隆兵屢敗魏自投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鉉于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燕兵飛書報捷魏與鉉燕天心水西亭作賦志喜有曰在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遇知已之鐵相更從英翰以寔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命憲尚公之糾慢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若道王府棱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旃衆資羣策協力保全盛統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

矣京城破魏縊死驛舍後弟宣謫戍南海衛
贊曰指大於臂古今所疑推恩散權偃策實奇魏言若行可以杜危借漢徒踰學曾莫移死忠死孝志願可悲
劉璟字仲璟基之子也弱冠涵濡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畧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議英發基嘗以二子見太祖太祖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父殁不仕颾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决策于璟破賊還薦璟才畧太祖喜曰璟眞伯溫兒矣召見諭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閤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爲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賜第馬衣帶諭以糾正時諸司每事執法以剛直聞都御史袁泰

奏事忤旨當殿呵駁上曰可謂不負此使因金書除奸斂佞四字于鐵簡賜之會谷王封宣府詢侍臣擇可爲輔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上領之授谷府長史且曰王年少凡事執正谷在宣邊兵機尤不可忽璟設險足兵諸湖屏息嘗至燕王與璟奕璟勝王怫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燕兵起璟隨谷王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条議李景隆軍事九年敉致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半渡蘆溝河氷陷馬斃璟力破氷跳躋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跂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起難涿州遇璟翼上馬南奔知景隆央誤國稱疾求歸見許建文三年輿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辭歸燕王既即位凡仕建文者悉令趨朝否有重罰璟稱疾堅卧不起陳瑛論璟逃叛逮至京臨行宗族以魏徵事勸璟曰吾志央矣入見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詔下獄辮髮自經死法官欲坐其家上以基故不許得歸葬嘉靖中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基祠
贊曰矯矯仲璟英偉剛直父志持運子目行是一奕不苟而况生死勇過孟賁一字正史違天信心稟然不緇
史官曰高魏之學其用近晁錯錯議削其所守而魏乃分

其所疎所謂施行有漸也處士上書大義炳㾓周公不恤流言九罭何歌矣協守濟南燕不得志誠如宋參軍之謀疾走北平天下事未可知也卒使賦詩不足退敵悲哉劉璟風烈遒拔以奕禰燕鬼再上書皆不用其志行不亦悲乎然太宗終不能延一箇字千古定評又何謬焉

張安國劉原溥何申方法王省陳思賢張倫備禍數

范傳

張安國浙定海人建文中爲工部郎燕兵逼京師安國與妻曰大事去矣無能爲也予職非司馬旣不能帥兵應敵又不能羔鴈以事人柰何遂相與乘舟入太湖忽聞人言燕王卽位安國大慟于崖上致祭與妻曰食人之祿而存身于讐主之世恥莫大焉遂登舟鑿其底而共沈崖人哀之爲立石誌

劉原溥字良輔扶溝人洪武中以貢任刑部主事燕兵入原溥率家人巷戰遇害死索遺骸不可得其家刻木爲人瘞之六世孫自強萬曆初任至刑部尚書自有傳

何申嘉興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聞太宗卽位慟哭嘔血死

方法字伯通桐城人少孤母程氏教之奉訓勵志以儒術顯魁梧奇傑聞朝廷利害輒奮激慷慨欲以身任建文己卯方孝孺典應天試庚辰授四川都司斷事剛正廉直執法不撓太宗旣立諸藩入賀有表當署名法獨投筆奮袂出曰舊君安在此名節所關死矣庶可見方先生辭詔逮登舟謂家人曰及安慶告我旣至望拜先墓慨然曰得望我先人鄉可矣拜訖躍沉於江求屍不獲妻鄭收其衣甲於市笥藏之鄭守節幾四十年卒遺命以伯通之髮爪納懷中殮而葬其後裔如大美大鎮大任大鉉孔炤拱乾策多顯宦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鄉薦至京部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獨乞歸養尋以文學徵上親試稱旨當殊擢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燕兵至爲前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義而舍之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衆諸生會日若等知此堂何爲稱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諸生皆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邑人周鳳岐爲郎墨主[illegible]聞北兵至濟陽女泣曰吾父必不生矣三遣人訪覓得遺骸歸葬後有司祀之學宮子禎成化中爲夔州通判者抗節死于賊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質直好義洪武末爲漳州教授以忠孝行誼最諸生隨材教誨多所成就太宗卽位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卽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俱死之嘉靖中提學使卽鏡立祠祀之六生侍侑焉

張倫河北人爲衛指揮勇悍負氣常喜覩古忠義事嘆曰

恨不身親為之建文元年十二月薊州衛官兵兵攻北平
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率兵南歸結明報國初從
景隆已而從盛庸並有功燕兵南尚率殘兵據砦守大宗
即位招倫降倫笑曰倫將自貴為丁公乎伏劍死
儲福無錫人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十餘頗好義建文
末挈母攜妻范逃去太宗即位詔旬戍卒入位調福曲靖
衛復挈母妻以行舟中日夜涕泣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
為叛逆竟不食死母哀為營地葬之妻少有姿色居貧奉
姑甚謹匍哭其夫不忍傷姑意則走山谷中長號而返有
貴官獲甚慕其姿聘之范執刀誓曰吾持此以待貴官聞

之曰此節孝婦也我安忍犯之二日范往澗邊浣衣見其
旁有草若蘇蓆因取織蓆養姑賴以存姑年七十餘終營
葬為廬於墓旁年八十餘卒澗蓆草遂不生土人異之郎
其廬葬為菴集尼居之名崇孝菴
贊曰江湖可隱乃不忘君甚義遇害骨壞迎斧申法表表
抗節致身卓哉賢者教先明倫獻畜斷汁實惟成仁炳茲
史册餘芬風人
史官曰張安因身既隱矣又何以死其有微不食之意乎
部曹開冷巴蜀萬里此井計盡無之不能苟活者而必以
身殉誠明于義也儒官之秩卑矣王省身任綱常陳思賢
從容盡道且能使諸生就死不悔執意海邦荒僻乃有若
人張倫武弁羞稱貢主儲福賤卒志能殉君其妻亦終孝
節孝忠義之在人心豈限愚夫婦哉南京故老言建文中
法綱疏闊道不拾遺有得鈔于塵土中輒拂之置高潔處
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樸茂尚義者多聞燕兵入城百
官遁者百餘人惜其名不傳蓋名節之漸深矣

姚善 附王賓 錢芹 陳彥回 附黃希范 張彥方傳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志行淳實學識高遠自題其讀書處曰待旦軒工詩與會稽唐之淳相唱和洪武中鄉薦爲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太祖以吳承元俗僭靡建式繩以重法黠惡者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曉政體諳悉人情數延郡賢詢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因俗救正由是郡皆易嚮轉偁大治高隱王賓字仲光獨居陋巷善躬往候命車徒步叩門自稱太守姚善賓乃開門延語盡歡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返善自造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

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耶奕潛心理學尤精於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錢芹字繼忠少好奇節自守甚高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出絕漠解職家居善初願見不可得會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置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遣榮貞木謀致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謀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喜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府誠恭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月朔會學宮善如期致迎芹上坐質經義芹曰此經生業今事有急於此者方煩公料理耳善竦然跽請教芹出一策

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illegible]之時燕兵已南下善答結傍郡起兵赴難薦芹爲行軍斷事芹道卒善尋至京師畫策防禦時朝廷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以緩燕善言於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顛濟危者孰有過黃太卿者及罷散地以快敵今事已狼狽盍[illegible]召之乃召泰子澄還而善奉詔選督蘇松常鎮嘉五郡兵勤王未及戰燕王已即位索子澄急子澄走蘇約善其航海舉兵善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尋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太宗詰善曰若欲以一郡乃敢舉兵抗我耶善

曰燕亦不過一郡耳語多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子節[illegible]戍幼子繼兒坐配保兒習匠正德中巡撫秦金祀之鄉[illegible]祠王賓未冠父歿終身不冠夙善姚廣孝後廣孝掃墓歸吳謁賓再閉戶不見已徒步往乃納之語未卒遽墮著[illegible]而什日日俱歆廣孝後復往不見從門隙窺見呼曰仲光仲光賓作吳音曰和尚差哉有光菴集行世

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爲歸安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滇南弟彥圉戍遼東大父及母郭僅存倚救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去貧不能歸閩邑人黃積良知合州定遠縣往依之更姓名曰黃禮未幾

關中教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爲保定府學訓導三考至
京承顧問者四十日太祖嘉之陞平江知縣上薦彥回惠
入臨廷臣薦其文學廉幹擢知徽州府至徽政教一新士
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祖母卒當承重
徽父老走京乞留因請復故姓詔許之釋前罪不問除彥
回戍籍又乞竟服不許許襄事畢即涖郡再疏又不許葬
郭徽郡北山之陽彥回召徽人泣諭曰吾故莆田前罪人
也向所蒙恥而受祿者以吾祖母耳祖母歿固宜自請死
上矜宥之恩大何以報日走墓下哭甚哀方回視事徽人
名爲太守山先是恒以亾命冒宗爲愧悒悒不自安因號

曰誦齋屢欲陳首輙自劾曰祖　母年高郎罷跌柰何[illegible]
二十餘年始得行其志燕兵至江上奉詔糾義勇勤王遣
彥回至自遼東邂逅旅邸郡士往賀彥回泣曰此身蒙朝
廷再造恩今骨肉重聚于固有以處之矣當遣吾弟歸治
家事此勤王報命之秋于身許國他不卹也乃書務本二
大字以遺弟俾其歸以孝弟力田修身克家爲務未幾太
宗即位彥回猶糾衆奮力入援爲新安卒貢興縛至京不
屈死之年四十七籍其家彥回既去代守徽郡者黃希范
政令嚴明士民信服修武備待戰聞變棄服不治事後坐
與長史程通義常共議條上防禦策爲錦衣邏卒捕去論

死籍其家而彥回遯去

張彥方龍泉人建文元年由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江西樂
平知縣四年勤王詔下彥方率旗糾義起兵一邑嚮應武
沮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以自緩乎遂率所部
抵江口遇北來游兵執至樂平梟首譙樓下時暑月
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集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

贊曰勤王之旅寥寥罕覩五郡方糾中台已沕彥回投袂
慷慨決策彥方纓冠毅然植髮偉哉丈夫鬚髯如戟相後
青蠅聞風辟易

明書　卷一百

史官曰夫封疆之臣則死封疆固其所也不又曰謀人之
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亾之乎若姚善[illegible]
力以抗不濟則以死繼之斷不忍須臾之苟活受萬代之
詬爲縣貴父所竊笑或以王珪魏徵事爲解夫珪徵受命
爲青宮庶僚其不可與委質任事者同日而論明矣人臣
之義當以王陵爲正若姚善虛懷下士更爲人不可及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二 忠節傳五

顏瓌附子有爲唐子清黃謙 何朴鄭恕鄭華傳

顏瓌字伯瑋以字行廬陵人聰敏介直能文辭建文元年徵賢良擢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南北構兵官軍駐德州淮北之民終歲給餉瓌佈置有方民不告勞三年九月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築七堡爲防禦計尋調三千益山東軍所存皆疲弱不任戰四年正月燕兵來攻悉呼弟珏子有爲曰兵勢如此孤城無援瓌與城俱義也

歸語大人無過傷且爲我善養得令終爲孝瓌既爲人臣子職弗克盡矣因題詩察院壁有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之句燕兵夜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瓌具冠帶升堂望南再拜自經死有爲不忍去半道還自刎父傍以從俄而諸軍至王籌唐子清與史黃謙俱死珏脫走將寧踰月還沛詢邑人知父子屍已爲縣丞胡先理瘞乃至徐告同郡徐守安縣學有行義能文章因爲瓌傳言其孝友敦內行嘗與同督運德州速床共食談論慷慨練達機宜以其屬吏深惜之後楊士奇過沛悼之以詩曰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跡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任延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酹丘墳何處是離離荒草淚空垂瓌顏真卿後也正統初御史彭勗起墳祠祀唐子清者在沛有善政民愛之伯瑋令專調兵食司一切運察事子清矢力不懈燕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活子清子清曰吾誓不令顏父子獨死願相從地下乃及難黃謙以儒生爲沛典史累敗能戰下伯瑋禮遇之益効盡職燕兵執之使至徐招降謙曰不能招我降之能令我招降人耶死之

向朴字遵博慈谿人宋向敏中嫡裔也父壽宗慈湖之學世稱爲樂齋先生朴益精究其旨洪武二十五年以人才

應詔陛見太祖問家居何爲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上心知其非耒耜中人也因詢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也授獻縣令單車就道不携妻子兵燹之餘鬭荊榛教農桑與同甘苦流移漸復燕兵起獻當兵衝無城郭乃集民兵激以忠義與燕將譚淵迎戰力不敵被執懷印死獻民哀之拾遺骸瘞道左已而陳瑛亦獻人請追戮死事諸臣最酷有楊姓父子懼瑛知其瘞處掘夜負骨潛更瘞邑北十里復識之永樂初中書王尹實北上夜夢朴服血污葛衣共談往事起秉燭爲文乘星月往哭之涖川令韓彥後匿其二子於任司諫顧道輯其遺事書于寄峰菴佛座三

人皆義士也二子道淳道薇道淳被徵稱痼疾不赴有王
儒元攀栢悲號之風嘉靖間朴祀本縣鄉賢祠隆慶五年
又祀獻縣名官祠萬曆初奉詔撫按建祠本縣北門外王尹
實韓彥後顧道附祀別室楊氏父子股食焉
鄭恕字本忠仙居人治尚書工詩好古博開蕭然斗室與
生徒數十人日講論經義高標勁節一時傾嚮之聘爲昌
國縣訓導尋陞知蕭縣大得民心建文四年上平燕疏不
用燕將王聰來攻力竭城破不屈死之後籍其家妻彭妾
夏蓮及二女當配亦死之子廉湜從子溫汲謫北平種田
祀台州八忠祠

鄭華字思孝臨海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兩
廣稱旨太祖亟稱之建文元年註誤謫東平州吏目燕兵
起與其妻蕭訣蕭亦以義相勉以家托友人無錫丞趙[illegible]
進丞還州州長貳以下盡棄城走華獨率民吏憑城死守
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燕將未能攻陷東阿發
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乃力疾戰不屈死年
甫三十祀台州八忠祠

贊曰獻鄭河上沛蕭淮南兵衡地要螳臂奚堪朴華前死
瓌恕甘殲閤城殉義乃有濂一時烈禍千古奇男

史官氏曰剖符列宿吏動星躔微祿下僚能扶綱紀斯固
守土之英忠良之選也瓌之於沛朴之於獻恕之於蕭百
里符重如是哉子清與謙何其感義而與起乎鄭華以吏
目獨以守城自寸顧其所許大也以視迎塵投獻者其相
去不啻天壤矣噫

侯泰葉福陳植樊士信王彬 附鄧崇剛 傳

侯泰字順懷南和人累官刑部尚書燕兵起上抗禦之策督餉山東屢進言於李景隆不能用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督軍餉經畫若心晝夜不寐與京師失守泰至高郵與其隸上高人茅那仔同執不屈與其弟敬祖子玘皆死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時有徐尚書者坐匿建文又縱之去誅死一女配樂樂官陳儀儀能執義不令汙玷洪熙初遇赦儀爲擇嫁良民

葉福字叔晦侯官人建文庚辰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燕兵起福守金川門勢危自期盡節遣家人歸報其母曰福死王臣不得爲孝子矣或勸之曰所欲有甚於生吾人不當爾耶爲內叛者殺於門祀閩三忠祠

陳植廬江人元末舉鄉試不仕洪武間爲吏部主事建文中歷兵部侍郎監戰江上慷慨誓師有督將金某謀降燕植責以大義某與督將恨殺之出迎降自陳邀賞太宗並誅之使人斂瘞植家不知上意遂匿無敢會瘞者

樊士信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建文中以兵部主事守淮河燕兵南下士信禦之力不支遂死後追族

王彬字文質東平人洪武中進士御史巡按江淮燕兵日南彬方在揚州括餱糧備樓櫓餙器械銳意守禦指揮鄧崇剛沉鷙善謀彬使贊其軍因相與躬擐艱危激示患憤日夜巡城率勵將士七日不解甲燕兵畏之揚州衛指揮王禮謀以城降詗知之執禮及其黨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恒以自隨燕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禮弟宗及其黨欲應之憚力士莫敢睨乃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彬適解甲浴宗等與千戶徐政突入縛彬并剛縋城送燕破獄出禮等與俱降燕將欲降彬彬不屈死剛亦死府衛官皆降江都知縣張本率父老降即以本知揚州府後歷官兵部尚書

贊曰乘城捍圉惟力是視天欲廢之金湯曷恃隸也同死弁也倒戈寶國邀賞夜戮則那

史官氏曰侯泰等或任守土或司防禦皆能矢志不回與職俱盡雖勳績無成而風烈有餘也如張本即終躋巍顯遺唾萬世矣彼區區武弁又何誅焉

馬宣附曾濬 宋忠附余瑱孫泰彭聚 楊松潘忠朱鑑瞿能附小馬王
鄧戩陳鵬莊德附楚智皀旗張 楊本宋瑄附徐讓衛鍵周拱元傳

馬宣北平都指揮使燕王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度不
能勝東走薊州悉發守兵西逆戰不利復還張玉等來攻
與鎮撫曾濬共閉城堅守燕王遣人反覆諭之兩人終不
聽燕兵力攻宣出戰被執罵不絕口死建文帝褒䘏其家
繞城大罵亦力戰死之

宋忠錦衣衛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末有屬百戶論死非
其罪忠疏救御史劾忠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
罪爲并宥百戶戍邊尋以臺抨忠作威福邀名譽調鳳陽

中衛明年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西番無功以忠爲參
將從征□前將軍楊文凱旋復官錦衣建文初防燕名備
□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兵護衛壯
士從忠聽節制護衛胡騎指揮關童者素驍勇忠遣童入
京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
屯臨清耿瓛屯山海與忠相犄角約北平藩閫張昺謝貴
長史葛誠爲內應燕王既殺昺等稱兵忠率兵三萬詣居
庸而守將俞瑱爲燕所敗退保懷來燕兵奪居庸忠不及
救燕王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須乘其未至擊之衆皆謂
衆寡不敵宜固守王曰用兵當以智勝論力則我不足以
智則有餘彼衆新集其心不一且忠輕躁寡謀先擊之必
破乃以精兵八千人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言忠勵諸將
士云公等家北平者盡爲燕府誅滅盍努力復家讐報國
恩衆奮燕王聞之曰知所以破忠矣令其家人張故旗幟
爲先鋒衆遥識又見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故無恙翻喜
罵忠欺我倒戈走忠率親兵食卒渡河戰大敗被執不屈
死之諸將以得忠頗有喜色王笑曰忠庸才得之不足爲
喜喜則驕驕則不戒不戒則敗幾萌矣爾曹戒之燕使人
紿余瑱曰石頭城破矣瑱曰石頭城破吾與此城共存亡
力盡被執亦不屈死時都指揮孫泰彭聚並從宋忠戰燕

來泰先登頗有斬獲燕兵飛矢射泰流血被甲猶慷慨殺[illegible]
與聚皆力戰奮呼陷陣皆死之時諸將燕俘者多不肯降
發憤死者十八九多不可考

楊松潘忠俱都指揮使耿炳文帥兵三十萬駐真定遣松
爲先鋒都督徐凱壁十萬於河間潘忠屯鄚州松帥驍勇
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爲犄燕兵乘中秋不爲備圍雄城
忠兵來至松乘城守禦黎明城破松率麾下南走燕王度
忠在鄚必引衆來援遂伏兵月漾橋忠果至伏兵起據橋
忠戰敗急趨橋不得燕兵腹背夾擊之生擒忠並追獲松
二人皆不屈死

朱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勇冠諸將□皆畏避之燕兵至諸將陳亨房寛皆降鑑力戰不支被執罵不絶□死之建文皇帝加卹典

瞿能字世賢合肥人驍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與同知徐凱統兵從藍玉擊西番有功又從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改副藍玉能破賊雙狼塞建文初從李景隆爲裨將攻北平能力戰勢甚鋭與其子通帥精騎千餘人殺入彰義門景隆忌之以大軍未至止之於是北平連夜汲水沃城天寒氷凝而滑明日南軍欲登城不可得矣景隆率師駐白溝河與燕兵迎敵能父子奮躍

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多燕兵遂却日巳瞑各收軍還營燕王曰彼軍雖衆明當破之及朝復戰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南軍飛矢如注馬三被創而三易之射矢亦盡幾爲能所及王佯招後兵疑之脫去薄暮能復引衆躍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俞通淵滕聚復引衆來會會旋風起王見陣少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能父子皆死於陣通淵聚亦皆死有小馬王者失其名官指揮臨淮人嘗乘一小馬故名白溝之敗脫胄付其左右曰吾爲國以此歸報家人立馬豎鎗而死不異生時

鄧戩陳鵬爲都指揮與都督吳傑等守眞定燕王曰吳傑等嬰城固守是爲上策偶來求戰下策也當設奇以誘之乃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令人荷擔言抱嬰兒佯作避兵奔入城云燕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戩等信之乃出兵與燕兵遇於藁城突入奮擊矢集燕王所建旗如蝟毛擒殺甚衆忽大風起發屋折樹燕兵順風乘之戩軍大潰與鵬俱被擒死之

莊德洪武末爲西涼都指揮召至北平爲燕兵右翼出塞有功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戰惟德一軍獨全後盛庸戰夾河德力戰斬燕將譚淵明日方戰勝負未分忽逆

風起塵埃漲天咫尺莫辨燕兵乘風大呼縱擊乃大敗時有楚智爲都指揮嘗從馮勝藍玉出塞有功軍中稱驍將力戰死之張某者亦爲指揮充偏裨力挽千斤每戰輒摩皂旗先登屢有俘馘人皆呼爲皂旗張亦力戰死手猶執皂旗不仆人以爲異

楊本中牟人火色雄幹頭無髮初爲太學生精法術建文初徵才略之士本起應聘曰惜事不成柰何既試授錦衣鎭撫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出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淼茫而一軍皆不見王及左右並駭問故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禦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燕兵披

辟不敢前屢破之景隆忌本功不上已而本約日出戰請
諸軍爲後繼景隆詭諸將曰今日譬如一匱瓜我輩種熟
乃被別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罰三千罪
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
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
征討北平喪軍士二十萬皇上憐其爲太祖故舊不忍加
刑又如魏國公徐輝祖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皇
上召還業已洞燭其情曹國公李景隆自進兵以來喪失
軍馬無限皇上責問乃歸罪群下此實總兵之罪而邪說
得行支吾廢法將何以勝乞假臣柄用賢能官員召募義

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
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驅燕師以成戡定庶可免生民於塗
炭奠宗社於泰山矣疏入未報本率孤軍獨出力戰燕衆
共扼之被擒

宋瑄鄆國公晟之長子洪武中爲參隨舍人立功邊指揮
僉事建文初歷指揮使數從諸將禦燕有功靈璧之戰披
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鬬力屈死
之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永樂中兵部上列侯子孫名
乞嗣封瑄宜嗣上惡瑄以弟琥嗣侯琥尚安成公主琥弟
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侯沒於土木時有王貴以指

揮守淮北有膂力善射靈璧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
敗輜重芻糧委棄狼籍不能獨完燕兵執之詭得脫走鳳
陽從知府徐某防禦然事不可爲後爲人縛獻死之又軍
前效力徐讓爲山西布政司理問材氣磊落有口辯孝義
縣丞衛健讀儒書達吏事驛量遣人與讓應募齎書至北
平議和解兵受而不答還莅授衛鎮撫尋皆戰歿周拱元
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易蠻人信重建文
初應募入京試騎射對策授鎮撫於軍前占候輒中每引
兵防餉舟有功被燕兵執不屈死之

贊曰赳赳武夫裹革是誓鏖陣陷堅洞膺決背有嗜不死

若得死所大風驚沙天意如此能罷同盡邦家之彝賁父
有詠以愧竄鼠

史官曰觀諸力戰而死者皆偏裨也而大將徒建旗鼓擁
麾鉞莫長一籌莫効一體坐使燕山之馬齋飲江波藩國
之旄立構帝闕嗚呼誰之罪哉諸武臣死綏鼓若此足以
見燕無倒戈之迎矣自馬瑄宋忠等而外滄洲之戰則有
都督徐凱程暹陳暉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李英張傑德
州之掠千戶蘇森眞定之戰都督甯忠都指揮劉燧朱榮
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指揮滕聚定州之戰都指揮花
英鄭琦王恭指揮詹忠渡滹水則指揮賈榮陷東平則指

揮詹璟失汶上則都指揮薛鵬滹河之戰則胡騎都指揮林帖木兒哈三帖木兒如火耳灰則峰燕矣妻鬼里及淮河之戰則丁良朱彬霽壁之戰則都指揮孫晟王貴等一百八十餘人嗟乎燕事不成豈不全書鐵券廟祀桑世世者哉

程濟葉希賢楊應能傳

程濟陜西朝邑人有奇術洪武末以明經爲四川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裹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既入見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伏罪遂下獄已而燕兵果起上異之赦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燕王過徐見碑問故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一

後按碑族之鮮得脫者濟姓名正椎脫處得免族之祭蓋禳之也其神術如此淮上敗聞召濟還京初濟與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爲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此小道耳濟曰吾所好者可以預知吉凶其大可以占國護君次亦可以居身備世公何小之乎翔曰不然翔聞君子之道自盡而矣子盡孝臣盡忠治官盡廉戰陳盡勇何事預知既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之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翔死之建文皇帝素知濟神急召入問計泣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耳立爲帝祝髮遂從之出每遇險以術脫相從數十年濟皆病帝親爲羨嘆有所往必令濟並從隨帝至京師人尚有識濟者曰

此程編修也自著從亡隨筆其文緐玆載其畧曰燕兵入
金川門帝徘徊殿庭欲自殺召羣臣問計羣臣多散亡至
者數人濟請出亡帝曰敵兵四集且朕病足不能行奈何
濟曰臣卜出南方可免難時司禮少監王鉞以太祖遺篋
爲請帝命取發之有僧牒衣具二帝遂與御史葉希賢吳
王教授楊應能各祝髮分其緇濟衲出黃冠自易漸羣臣
至者約三四十人恐其姓名願隨亡帝令散之以太子文
奎付廖平先行帝獨與濟及梁良用潛出西華門時燕王
坐金川燕兵在外朝未入帝河得小舟良用易服鼓棹而
行抵南門舍舟而徒良用自赴水死濟掖帝出城晚走神

樂觀宿道士王昇家時宮中火起燕王不及追捕是夜[illegible]
能希賢及金焦吳成學趙天泰蔡運梁中節梁良玉梁田
玉宋和郭節馮漼王資牛景先劉仲郭良史仲彬鄭洽王
之臣黃直內官周恕何洲先後會帝曰以後以師弟稱各
訂約散去適史仲彬有舟在通濟門橋下師入舟楊葉鄭
史程五人從時壬午六月十四日也泝江由丹陽抵吳江
至仲彬家仲彬栖師於水月觀成學來會已祝髮即辭去
八月縣丞鞏德至其地蹤跡師同希賢應能濟至京口渡
江從六合走襄陽入廖平家平寓師于西山中景先至燕
朝有捕索令平舉家遁師留景先山中自與希賢應能濟

入[illegible]遂[illegible]漼平途漼晉食荒村留三[illegible][illegible]去癸未[illegible]
雲南永嘉寺命漼訪廖平家事六月漼來知梁良玉死[illegible]
申正月離雲南三月仍還襄陽就景先於西山五月命[illegible]
先入吳約仲彬六月師行八月至仲彬家師一宿遂行仲
彬問故師曰昨道中遇一冠蓋者驗目視速去爲爾也相
與泣下與濟先行希賢應能景先仲彬以次會於吳山九
月遇焦運漼仲於天台山尋遇廖平於耶谿冬離台州乙
酉二月西至重慶結菴於善慶里留居爲夏六月將如
雲南命濟筮得乾之姤曰恐有偵者已胡濙鄭和果入雲
南遂止不往冬十一月黃直至留三月去丙戌三月別菴

行夏四月至沐晟家旬日有朝臣以使事過滇見師去晟
晟恐請師遁五月希賢應能結茆於白龍山請師居之丁
亥三月師病七月濟出乞食出遇郭節程亨史仲彬來視
八月節亨辭去十二月師祭死難諸臣爲文哭之戊子二
月仲彬來夏六月菴災七月葺菴師道者張靜成之濟筮
得小過之旅曰鳥焚其巢不久將毀冬十二月成學焦黃
直皆至己丑正月師東行留賢能守菴濟及成學焦直從
三月復至善慶里成學留五月復過襄陽知廖平家徙蜀
庚寅三月師還菴辛卯春有司毀菴夏四月師至浪穹賢
能復募建菴成濟筮得剝之坤曰剝盡而順吉卦也然龍

戰之詞有函壬辰三月懲能卒四月希賢卒師哭之過慟
病並瘞於菴東師納弟子應慧十一月淮直來癸巳正月
辭去五月師南行至甸濟及慧從六月還菴納弟子應智
十月鑄應明鐘師爲銘象之甲午秋師學易數冬應慧死
納弟子辨空乙未二月師夢賢能來慟覺設奠爲文祭之
夏師出遊路遇淮直留其至家數日八月師與濟至衡山
還訪淮已如滇師還滇偶寄宿野寺見廡下有二病者即
淮直也因留視之淮直相繼卒瘞寺東師題石曰兩忠之
墓十月還菴立從亡死者之主於舍東丙申冬師自敘從
亡傳藏之山巖丁酉二月別築靜室於鶴慶山中七月還

學弟子了空來知成學已卒冬十一月胡濮鄭和復[illegible]
物色師往衡山作感慨詩曰我行自東自北黑霧[illegible]
龍沉色我行自西陰雨霏霏弓矢野施我悽我惶何道[illegible]
行戊戌三月逕至黔五月命齊爲圖已亥師註楞嚴經
經署曰文和尚註九月命濟輯禽道諸書庚子七月仲[illegible]
來八月辭歸十月師與濟遊蜀登峨嵋師有登高不耐寒
翹首但見雲從故國飛之句辛丑四月復入蜀七月南[illegible]
入粵遊海南冬還菴師蓄髮爲道士自號太古老莊壬[illegible]
春遣空智王鶴慶前至師別於泳泉癸卯二月師與濟[illegible]
遊登章臺山六月至漢陽登晴川閣師有江波[illegible]

靄欲翻愁之句七月留大別山甲辰二月東行九月過仲
彬於途十月至仲彬家信宿彬族人弘送至杭十一月師
與濟至寧波渡海乙巳正月至潮音洞五月自閩粵還山
十二月命濟出山丙午正月命濟往河南視王資金焦六
月濟還知資焦皆卒八月祭諸人於菴丁未二月師移居
鶴慶之靜室命空智還王淚窮四月師復視髮八月滇
亂師與濟入蜀冬宿永慶寺師有杖錫南遊歲月深山雲
水月傍閒吟壟心銷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侵之句戊
申春聞仲彬獄死遙祭之秋遊牛渚磯師詩云嶺猿夜泣
湍波急樹上霜紅含淚色雲愁烟慘雨冥冥野老吞聲[illegible]

故國十月至漢中遇廖平弟子乃知平已死會稽文[illegible]
平妹三歲矣己酉五月還淚窮菴已焚六月至鶴慶山中
九月師復蓄髮庚戌四月師欲廣其菴濟空出募七月成
師顏之曰潛志軒辛亥二月師遊泰濟從四月至延安七
月入蜀九月抵夔絕糧幸有二道人給之得度壬子正月
入楚至公安宿野寺二道士初不識其貌矣既去乃知爲
郭良梁中節五月師至武昌登黃鶴樓仙棗亭有何年化
鶴歸之句八月舟下九江九月復至吳山十一月至天台
留赤城觀癸丑師在赤城甲寅五月至吳江訪仲彬之子
晟留五日八月還至夔十月還山乙卯三月師遊粵[illegible]

月濟過河洲於市洲隨行十二月洲死丙辰八月還滇仍
卜築浪穹丁巳二月師復祝髮欲東歸命濟並得免之歸
姝曰此女子之貞男子則否三月從師復入漢中五月遊
峨嵋十一月還至浪穹戊午冬智道師恐跡露遂復入粵
巳未正月濟勸師還滇不果庚午春師決意東歸復並得
歸姝濟拊几曰大凶師怏怏題詩寺壁時有僧自號稱帝
籓司以聞詔械入京下御史鞫僧名揚行祥鈞州白沙里
人以不實論死師乃曰吾老矣歸瘞故都何如乃是年八
月自陳所司上聞九月至京命中官舊侍者吳亮詠視師
語曠昔事數條亮大慟不能語返奏詔迎入大內號老佛

養之聞而嘆曰今日方終臣職矣紀始末付了空遁去不
知所終後人以為仙去云葉希賢浙松陽人以進士為御
史侃侃自負建文中屢言用兵事嘗劾耿李二大將軍失
律楊應能杞縣人為吳王府教授壬午六月京師陷與建
文皇帝同時祝髮從亡勅出亡諸臣皆衣葛宿六合野店
濟抱帝足躡希賢應能皆盡脫葛衣覆之已從遊吳楚蜀
滇閩死鶴慶並瘞於浪穹
贊曰臣也抱足君也炭糜一心相從萬死不移探易之秘
决筵以奇為贛為璞匪爻所思草莽君臣間關生死朝夕
一堂靡進靡已生兮同袍死兮同壘彌次骨香千秋不毀

史官論曰昔徐偃王愛民無權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
備及走死彭城羣臣之不忍去中山君出亡挈戈隨死者
二人雖曰得士之報要於大義有不可解者若夫枕股易
撲之事君則失矣臣亦未為得也趙襄子賞功高赫無功
而上賞曰拘厄之中惟赫也不失臣主之義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寧得以有位無位論也五蛇從龍周流天
下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亦計及十九年後之富貴耳孰與
程濟輩三十七年之窮老且萬死哉善乎宛支之臣言曰
我君是事非事國也臣曰從君豈曰從國嗚呼使人流連
於此寧能以宮中之焰轄為抹殺耶

明書第一百六卷

史官傳維鱗 纂

列傳二 忠節傳六

牛景先徐垕高巽志豐寅礽劉亨王進孫鎮石允常

孫岳周縉傳

牛景先官御史金川門失守易服宵遁至丹陽遇一僧云徐行吉速行肖遂改姓名徐行死杭州寺中後追論籍景先妻劉氏沒入教坊劉氏死遺子名能能生智智生誠誠生鐵鐵生濱凡五世皆正偶不失身辱𨑳萬曆中禮部祠祭郎葛寅亮訪確除樂籍爲良民

徐垕字宗實以字行黄巖人穎銳豪邁弟宗茂宗原皆有才質自相師友抱負雄富慨然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仲淹之爲人每誦先憂後樂之語元末居永嘉授徒自給性嚴毅教務實理不尚浮詞諸士咸知振勵洪武壬戌以薦聘入京敷奏剴切授御史辭除錦陵尉請歸迎母就養上怒謫役淮陰人爭延致爲師尚書楊靖率先受業尋召還教駙馬胡觀當講中使援例設駙馬位南向師席東向垕毅然曰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衣布衣故詘師道哉引駙馬位使下明日位如前掃補出監責以三事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爲下泣執弟子禮上聞嘉之後令爲楙王二駙馬講古今典故擧王文衡號稱得人陞蘇州通判奏發粟二十萬賑饑當春恭漲興治水之役諸上官以爲妨農止之垕力言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孰甚焉且有丑者出募則貧者得食佚道使民夫豈爲勞水既通其歲大稔請旌前節婦王貞婦樓禮部以前朝事難之垕曰武王封比干墓非前朝耶遂著爲令海州有盧氏女未嫁夫死如夫家成喪剪髮自矢請旌禮部以未及格爲疑垕上言立志卓異非尋常比上從之未幾擢兵部侍郎使兩淮以過家稽留左遷尚寶丞尋復官上十事皆切時要與諸大臣議侃侃不相下頗爲所嫉上獨知之復奉命使浙

中工部需銅數千斤民無所措垕令毀銅佛易以泥土人難之垕曰佛法慈悲今官民迫切勿靳乃眞慈悲也況佛若有靈覩銅土何殊哉嘗道遇旋風迎垕垕令蹤風至湖茨上有數屍撿衣中得布印戒勿泄給言奉旨買布甚急且濫其價應者雲集窺驗得賊衆驚以爲神浙西郡庫與寺隣庫焚坐僧失火垕眘庫多桐油嗟曰非僧罪也取油置日中晝而火發僧得釋燕兵起奉詔集兩浙義勇勤王燕兵入京棄官去法司以爲言太宗亦不追罪居田著經史詳要錄數十卷

高巽志字士敏號嗇菴允蕭縣人元末父德爲浙東宣慰

都事遂僑寓嘉禾幼好學嗜古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以薦爲鄮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爲編修轉泰府紀善累官侍講學士未幾引退又召爲試吏部侍郎以事去官謫居朐山建文元年召爲太常少卿兼學士庚辰會試與志爲同考試官取吉水王艮常熟黃鉞莆田陳繼之廬陵胡廣崇仁吳溥建安楊子榮新淦金幼孜石首楊溥武進胡濙太康顧佐時稱得人太宗立與志兼官去

豐寅初字復初先瑞昌人後徙於鄞洪武中爲國子司業抗疏諫張燈論德化教諭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年百五歲卒子慶正統己未進士兵科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繫詔獄景帝方怒章鍾廖有言痛與杖偶忘慶得免英廟復辟陞河南參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陞左布政正糧稅清徭役循聲大著一日行部有貪令懼無以紓解乃以白金爲燭餽之踰數初未知省也既而聽子以告慶佯曰試然之聽子曰然而不然又曰不然則還之次日從容謂令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自今無復爾矣令大恐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子耘教授耘子熙字原學少頴異志趣卓絕讀書署其壁曰立志當以聖人爲的遂第一等事於人非夫也十六母王氏喪廬墓郡守姜昂羅之曰此吾郡顏子也弘治乙卯鄉薦己未延對孝宗親閱卷奇之置第一已易第二賜狀元袍帶授編修陞侍講與修孝宗實錄轉諭德遊璉用事出掌南院世宗立陞學士詔定大禮議不合用事者撼其危禍卒守前議不變遂得罪戍鎭海衛凡十三年杜門著書絕口時事嘉靖丁酉卒熙性嚴重不妄交博極郡籍潛心六經尤邃於禮文古雅典則不規規摹擬而出入弛張一不盭於繩度金石之作尤其所長所著有魯詩正說古易傳義禮教儀節白菴集一齋集子長坊嘉靖癸未進士南吏部主事工詩法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中以賢人君子徵辭親強久之後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出爲靑州訓導建文皇帝立詔求言上言文武並用長久之術而六卿秩卑於五府當並爲一品國子祭酒應崇天下士不當在太傅下諸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使知文義下禮部議之多見采用陞武進丞修學政課農桑與孤弱表節義毀淫祠縣傍作善教坊再思亭風厲民庶訟省訴簡流亡來歸建文三年賜璽書褒美四年縣民李德茂等作亂亨率衆擒首惡戮之諭散其黨燕兵過尚遣使勞以金幣太宗即位有言亨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罷職逮杖闕

不出薦修永樂大典力辭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
德中廷臣復薦亨學行可爲師表亨言年老不足任教事
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何不可亨懇辭聽還鄉正統
中年八十二卒
王璡字器之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以明經任教授
謫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超授寧波府知府清儉律已
平易近民程弘謁革吏弊每夜丹堂秉燭讀書聲聞於
外或詣學課諸生諸生恒乙夜赴無間寒暑風雨諸生成
就者多境内淫祠悉毀之或懼殃譴璡曰如有靈宜降禍
我不爲累也政教兼舉德化大行下邑俗皆丕變自奉儉

約一日饌有魚肉璡戒内人曰汝不憶吾食草根時耶命
左右徹而瘞之人稱埋羹太守時武職橫暴璡痛抑之燕
文四年燕兵至江上璡造舡取海道勤王爲衛爲左右奸
人縛獻京師太宗巳即位問造舟欲何爲對曰泛海直趨
瓜州截路耳太宗曰舟今無用矣釋還田里閉戶著書甚
富卒無長物
孫鎮字希武合肥人洪武中爲諸生應經明行修科入太
學除戶部度支主事適欽錄達太祖嘉之賜鈔以旌尋上
以課程事連坐諸司官鎮進諫以天子爲利不問臧否概
爲處分殊傷國體爲言詞秀氣直上怒謫戍滇南己卯以

廷臣薦復官應制賦禁柳詩稱旨拜衛輝知府毀淫祠徵
浮屠興學課士教民樹畜驅蝗禱雨神率効靈燕兵起鄰
當南北衝以夜防衛民賴以全兵既南下守備内臣倡謀
迎附鎮堅守不下太宗即位以抗節不附逮下獄謫戍山
海宣德初赦還臺薦復官不就卒于邸别號冲玄子有集
行世
石允常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僉事廉介有聲
人稱石清灘嘗微行民間聞哭聲甚哀廉知其女爲閹宦
逼奪而死奏於朝捕宦抵大辟群宦銜之巧誣左遷常州
同知燕兵起率郡兵防江諸將皆降部兵潰棄官歸太宗

即位追錄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者五十餘人允常
與焉衆悉洶懼服罪太宗命各贖米五十石于原官加一
秩用之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服繫獄謫戍北邊躬擐甲
冑幾三十年年七十遇赦還過南京於故宮前感愴仆歸
邸卒遺稿曰遇安集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克鳳陽
守將燕兵起大修戰守備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咸
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燕兵不敢近竟從下流渡淮京
城破尚堅守中都太宗即位法司劾岳逮至京宥死謫戍
海内

周縉字伯紳武昌人洪武中以明經入太學授永清典史居官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措置有方俄燕兵起一時雜令多迎降永清密邇北平縉極力為拒守計而民皆爭先逃散不與守㑹印南奔道聞母喪還家葬畢即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畧具京師不守有司捕送京師慷慨就行至下獄謫戍興州者三十餘年子代還作唾丁公文年八十卒于家

贊曰不激不隨遇險弗避而諸君子文武是力令終有俶何慚忠義烈烈秋霜存此春煦漁不竭澤亦云數德

史官曰雷霆之威何物不震山岳之崩何遇不碎而有不震不碎者非威與崩之所不加有天焉行乎其間耳不震盡感善類故威與崩有所不施牛景先得不梏械徐屋以下或解組遠遁或稱兵拒命均無喪心之語蒙面之迎似足以嬰誅戮而皆獲壽老真天幸矣豈太宗如天之量能容巳乎

陳洽劉儁馮貴侯保史安何忠劉子輔易先李任劉安徐琪顒附蔡傳

陳洽武進人淹貫經史謹敏有才識洪武中薦布衣善書授兵科給事中憂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太宗即位歷吏部侍郎左改大理卿討交趾出參軍兼給餉交趾平歷將士功罪建授土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剖決如流皆中節復吏部左侍郎是時尚書黃福兼掌布按兩司事專務寬大嘉意撫輯洽號拔才能擢以風紀交人悅服還朝歷兵部尚書復鎮交趾仍參軍事洪熙元年召黃福還洽代兼兩司事仍參軍事未幾內官馬琪苛斂橫暴交人再叛攻交州城敗賊去王通復引兵渡河擊賊賊穿橋洽力陳利害言賊發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洽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罵賊死事聞上曰大臣以忠徇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謚忠愍官其子樞刑科給事中

劉儁字子奇江陵人父從政感異夢書儁字是夕生遂名儁幼磊落不羈讀書日記數千言既壯志益堅遇事勇決登洪武乙丑進士歷官兵部尚書永樂丙戌交趾反以儁贊軍務往征之屢捷太宗深嘉之未幾交趾又反命儁同張輔往征儁曰此行當以死報國既至屢出奇制勝一日轉戰至大安海口風浪大作人馬莫辨儁嘆曰天乎殺賊

背天我實奉天而遭時如此豈天未欲邊民平治乎力戰
援絶陷賊賊啗以富貴使降不應戲使之揖罵曰堂堂華
夏衣冠大臣豈爲爾狗鼠輩屈耶死之事聞仁宗語禮部
曰婦人盡節于夫有旌褒之典况大臣捐軀爲國當優異
詔加太子少傅謚節愍遣官致祭
馮貴字孟敬武陵人登洪武庚辰進士授給事中尋出爲
交阯左參政善爲撫輯交人多歸之練訓士卒不倦比三
年得士兵二萬餘皆勁勇善戰時朝廷命中官馬騏往監
軍妬貴盡奪其兵至是黎利反貴欲戰騏止以羸卒與之
遂戰死贈左布政使

侯保贇皇人由國子生任袞城令有善政擢交州府知府
詩歷交阯右參政永樂十八年交阯黎利復叛保出禦力
戰死仁宗贈右布政使
史安字志靜豐城人以文學初任兵部主事性謹厚廉正
雖職務塡委好學不倦而疏達勤敏六卿爭欲爲其屬尤
見知于仁宗屢被嘉獎宣德二年陞禮部郎中是冬參軍
務征交阯將大將柳升失策喪師安赴賊死之加贈郞
何忠江陵人登永樂進士爲御史廉慎持正人莫敢干以
私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言事出知政平州明敏有吏才居
州賡慈忠計事上藩司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侯

詭與賊和且請赦朝廷賊遣□陳渭老表謝密令忠及子
戶桂勝同渭老行請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
拘忠等欲降忠忠不聽刀鋸臨忠不降且鋸忠忠瞋目視
賊大罵曰我天朝臣子恨不斬汝以歸報朝廷以肯從汝
求生耶益罵不絶口乃從容賦詩曰萬里邊城受困時慶
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關山遠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
南荒應有日生歸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遂西風散願共天
戈殄叛夷遂父子及勝俱死之事聞宣宗深悼之遣官致
祭贈廣西南寧府同知謚忠節勝亦贈郞
劉子輔廬陵人以太學生爲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

用法公平不見喜怒巡浙江有風裁歷廣東按察使坐累
謫遷守諒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子輔賊攻城勢猖獗旁
郡縣皆陷子輔獨効死守援絶不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
盡鬪死不肯降子輔曰郡亡我亡義不污賊自經死一子
一妾皆先死事聞贈參政
易先湘陰人以國子生爲諒山知府有善政任滿當還交
人乞留進三品祿留諒山城陷死贈參政
李任金華人襲父官從燕有功交賊獲都督蔡福福至昌
江城呼任等降任罵福叛君賊狗彘不如與指揮使劉順
劉順內官馮智且守且戰前後三十餘戰輒破賊賊益兵

衆攻九閱月糧盡衆因城雲梯登城奪其門任禮率死士巷戰三敗賊賊擁兵象入進不能支任福皆自刎死順智自縊死城中人不肯降死者數千人後贈任都督同知福順都指揮同知智太監復其家

劉安征交趾功爲指揮僉事留官交趾前衛守備乂安將還保東關至富良江遇賊被執安密與衆謀候討賊兵至內應千戶包宣以告賊賊將殺安安與指揮陳麟奮起奪賊刀殺數人自刎都督蔡福都指揮朱廣薛聚于贊指揮魯貴千戶李忠皆伏誅福鎮守乂安不與賊戰率廣等降賊又教賊造攻具破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發憤欲劫

焚賊營福又遣百戶牟英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破昌江等城又輒至各城說降至清化知州羅通罵福反賊

宣德三年黎利歸福等京師盡棄市籍其家

徐麒以指揮使同千戶蔡顒守立溫賊攻城悉力防拒糧盡城破猶率罷卒巷戰無一人降者賊屠城麒顒皆死之贈麒都指揮使顒指揮僉事

贊曰炎海濤飛崖照不鑠盡節遐滋豈曰幽微棄爲異域英爽奚歸事雖敗衄色動紫薇

史官曰南交梗命再稱雪刃將星隕于旌側白骨暴于原江至不得歸者十餘萬人噫勤兵于遠者寧無惜但欲洽

等仗節而死誠得其正矣說者謂宣宗輕棄已獲之邦若糈屯戍餽餫交惻終不可靖而所失更甚乎以爲宣宗決然獨斷睿慮過人遠也然輕以祖父艱難之所獲若敝屣然要不可爲訓耳

陳祚傳

陳祚字永錫吳縣人性忠確登永樂壬辰進士選庶吉士
尋拜河南右參議嘗疏奏時政得失太宗怒謫太和山佃
戶惜其疏留中不傳比至躬自耕食有不堪其憂者處之
裕如凡十年宣德改元召爲監察御史廵按江西其疏大
畧言帝王之學莫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讀書貴乎知
要惟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截聖賢格言甚爲切要乞嘗
御經筵講說庶知孰謂道義可遵孰謂嗜欲可絶孰謂忠
賢可親孰謂邪佞可遠孰謂民利可興孰謂民害可革古
今若何而治亂政事何由而得失疏入有惡之者摘一二

語以動上怒逮至京下詔獄并籍其家十六口錮禁中父
瘐死子弟下蠶室凡五年英宗即位詔復其官釋其家屬
是時祚有父母喪藁葬未成服乞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
言極痛切畧以爲古人立德必孝以基忠聖主任官必求
忠於孝俾不居喪之子而求爲仗節之臣是欲以負教之
臣而求爲歸順之士也豈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自嘗
投諸四裔尚可列諸士朝加諸官爵耶上嘉其懇許之福
東薛瑄重其累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有勁節苦忠
如金更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古人之語數年起擢福建
僉事閩人素聞祚威名相戒不敢犯法泉漳諸郡多淫祠
悉毀之毀既而得寒疾不能視事民有謡曰山櫛節題祚
焉繫之公厲乎神亦自厲之未幾盜起廵按籓臬皆被罪
祚獨以疾免民復謡曰秬秠貉麑公我橦服公毆我青自
求多福居閩七年年七十乞歸自號退翁杜門不接雜賓
不談時事李東陽嘗稱之曰祚孝友足以厚倫理材識足
以繼政事氣節足以厲風俗其存其亡關于天下者甚重
又謂國朝文臣忠直不以死生二其心者二人焉李時勉
陳祚

贊曰玄嶽之石其高崔嵬于以田之黍稷薿薿表表南服
惟是永錫雖曰累親氣凌星霄

史官曰陳祚于太宗怒至于竄耕必有大中其慝者惜其
疏不傳宣宗夙稱寬仁能任賢而亦使祚有十六口之繫
耶其諫疏雖不傳而陳情之奏懇惻悲切至性溢毫楮間
厥後閩中之政見一斑矣古人以死義爲大節以不怕死
爲勁節若祚者可謂勁節矣亦奚必其疏之傳

曹鼐傳

曹鼐字萬鍾其先爲宋武惠王彬世居眞定祖徙寧晉遂爲寧晉人資賦明敏自幼有大志日誦數千言純一剛篤事繼母以孝稱舉鄉薦第二人授代州學正自陳年少不可爲人師願得吏職自効改泰和典史邑當衝置郵無虛日鼐酬役井然卽冗中每挾書卷自隨仍修舉子業其尹誚之曰欲作狀元耶鼐曰人生進學何有已時恐不獲試耳試當如公言宣德壬子督部工匠赴闕上疏入省試中第三明年癸丑登會試高第楊士奇一見奇之廷對策問義禹河洛象數鼐獨稱吉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因從

楊溥遊所得益深正統丙辰英宗初御經筵充講讀官又同修宣宗實錄成轉侍講五年庚申入內閣與政每議大事咸決於鼐而疏通俊爽恰中事機視中官王振正色不少假振每憚之甲子進學士乙丑陞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己巳秋九月北门也先大擧入寇車駕親征鼐扈時王振挾勒車駕進兵諸大臣禁無一語惟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社稷安危豈可遽進而欽天監正彭德清諫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職其咎振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口大至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鼐於軍中乘馬索上駕不得遂與諸臣五十二員皆死之尋詔贈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襄欽賜衣冠葬之官其子恩爲翰林修撰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諡文忠仍予孫錦衣百戶鼐學醇行端內剛外和識達正體才智出人士林重之

贊曰矯矯倫魁耿耿大節其身雖殞其神孔烈人亦有言泰山鴻毛之子之死當辨秋毫

史官曰自古奚□之禍未有甚于土木之難者夫漢之冒頓桀黠方張唐之祿山豢養已久宋之遼金及元則海濱偏安勢匪其敵而明以全盛之業王用三驅獲狐射隼乃受制閹豎親勞六飛至使全師覆沒天子蒙塵而賢人矜

痒如鼐者哀然大儒將來夾輔之功殆不可量而身膏草野血濺黃沙不亦可悲者乎

章綸廖莊鍾同傳

章綸字大經初名崙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一曰躬攬乾剛在聖德英明二曰緝熙聖學在儒臣直說三曰面議大政在委任公卿四曰爲政得人在愛惜名爵五曰肅正朝綱在激勸忠諫六曰廣開言路在聽用忠良七曰敬畏天戒在下詔求言八曰精愼選舉在舉主得人九曰嚴明考覈在出陟公當十曰守備邊境在選將練兵十一曰征討不庭在專任將帥十二曰禁止罪犯在於條律十三曰兵吏養廉在沙汰冗職十四曰作興人才在

教養有道皆切中時務及覆萬餘言時瓦剌也先行成綸言宜暫結和好力圖修攘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綸聞發憤即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大者如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景帝見疏大怒下詔獄炮烙搒掠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公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遂獲三人于午門前杖一百鍾同死廖莊遠謫綸錮禁獄中越二年英宗復辟輒嘆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檢綸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上亟稱歎曰好官人襄憲王來朝問綸稱綸節義天順二年山東大水民饑守臣請免田租不允綸再疏請得減租十之五綸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卿飲綸不往短綸上前改南禮部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憲宗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

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四年勅綸會南掌院都御史高明考察綸欲盡去諸不職者明不可綸獨疏上南諸司搆綸激言官怒並誣章劾綸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綸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孝宗即位贈尚書謚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主簿成化初謝鐸修英宗實錄檢綸復儲疏不得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千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鐸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此奚書盍請上增入

錄中竟不從子玄應進士爲南京給事中綸嘗著論謂學
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
會大又須小心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論學
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
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
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是
一泰一否祗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弟兄讓死
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倣横渠復古之
志行藍田呂氏之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居常處困毎誦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語便覺自警拔

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
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
不敢放過其篤論如此學人稱爲楓山先生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庶吉士十年
爲刑科給事中正統六年山陜西賑饑便宜從事當是時
楊士奇在内閣莊抗章劾其不職不報八年陞大理丞尋
陞南大理少卿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
惟上皇被留□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
鑾輿未復□讐未報爲意是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徵五
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筭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
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
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
時伏覩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
璡爲正副使册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
朝皇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上皇迎
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
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群臣時得朝見以慰上皇之
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
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
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

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
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
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
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
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
臣謂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不報明年閏六
月以内艱來京適章綸鍾同二疏入景帝忽念莊往年有
疏大怒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幸不死謫定羌驛丞英
宗復辟召還時内艱未闋繼遭父喪上憐其忠特并與祭
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群劾之乃請老上曰莊有大節不

許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莊任性易直而好剛尚氣言辭憤激好面折人人不能堪中雖無芥蔕人故益恨之又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謝賓客諸遊知爲權狎卒無以爲殯斂衆率錢相哀助人始信其廉靖而淵達固天性然也

鍾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明年授監察御史當景帝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同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之

闕下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圜土莫敢收瘞英宗復辟日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縣憲宗又憐同以忠受慘禍祿同妻羅官其子通政知事啓上疏請遺骸得出圜土歸葬時同歿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援綸例請謚禮官謂同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言詳切孰不與衆共嗤笑禮官恥之得謚恭愍

贊曰轉喉觸忌黜罪咸避其譏既眞其氣復厲發言成經聿光信史誦茲三人官僚愧死

史官曰南城之錮固非然英宗可爲太上皇而景帝則無藏身法景之立東宮則戾不可解矣然景方欲千秋萬世傳之其後而綸等暴其戾侃侃朝廷大義山立詩云邦之司直此之謂也使景能聽其言復憲宗東宮且令名無窮焉詎以七年經綸展翰擠其社稷功悲夫三人中莊同死綸獲生能終不二其節誠儒宗哉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二　忠節傳七

劉球岳正楊瑄 附子源 林俊鄒智傳

劉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爲禮部主事薦侍經筵預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其五嚴考覈以肅吏治其六愼形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其八寬逋賦以憫民窮其九息兵威以重民

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而其間總乾綱親正士皆言小官王振振見疏怒甚欲置球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以球疏中第四款旨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害曰此可并殺球矣遂酷考璘誣服球爲畫此疏者矯旨逮球當朝捽球去殺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乃縛至暗獄中斧碩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爲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球天性忠絜議論堅正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舂王應人共寶之如月蝕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謚中愍子鉞釪舉進士鉞官廣東參政釪雲南按察使

岳正字秀方直隸漷人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進士及第授編修至天順改元歷官左贊善兼修撰王翱薦其有宰相才召對文華殿正神采秀發上遂見遂曰好及登殿又曰好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漷縣曰又朕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汝彬老矣不足恃汝爲朕努力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軏愕然問曰何爲至此正不對二人者忌正才名比見上上又言朕今擢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請爲誰

上曰岳正顧正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人者陽頓首賀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未晚上默然然時時召見正感知遇意切功名欽天監湯序奏災異輒書去奸臣上問正對曰奸臣無主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信事遂止亨與閹吉祥表裏擅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努力請上榜購告捕者官三品正與呂原同見上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以不聞過亡其國乞以秦爲戒上不出榜正又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掖上諭正曰汝往告朕意正徑造亨所諷令戢斂二人者

謂正訐其短顧以上意劾我益大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
罪已正歷數諸弊政詞極切直二人者造飛語岳正草詔
出時時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正責直訕君
父不數日中旨降正欽州同知欽極南瘴癘正便過
家辭母留數日兵部尚書陳汝言旨意二人又嘁正嘗言
其不可用喉運者誣以私事逮詔獄考掠謫戍肅州鎮番
所未及行都督李鐸竟奪公廬時猛虎石者太監鎮河西
上密論石正須生不須死四年石生法誅明年曹又反誅
上思正言解十伍放歸田憲宗即位朝議請復正官吏部
擬調南京上曰勿調復故官充經筵講官預修英宗實錄

未幾楊溥欲薦為南國子祭酒正不應忌者僞為正劾溥
章示溥遂大疑正成化元年出為興化知府正至興化勤
力民事操利權與修水利積穀出羨餘補助民後興化士
人覬利弗遂者謄謗書彭韶御曰太守節財愛民無他進
三年入計乞致仕時李鐸敗朝廷還正故廬未幾卒正文
章氣節名滿海內抱負經濟屹屹不肯下人再起再廢竟
不盡其用嘉靖中贈太常卿謚文肅正自述云有自京師
來者傳上語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曰上念公
如此行召公矣乃寫容題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
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

蓋將之死而靡憾也正貌偉美髯言論洒洒動循矩度石
曹事或議其迂又曰未信而諫正應曰渠謂我諫官邪我
道當如是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嘗言即言無藏宿以
故奇正者雖多忌者亦衆所著有類博稿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英宗初為御史印馬
圻內民告訴曹石奪民田甚多乃疏劾二寇怙寵擅權勢
上喜其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其名且大用既還京彗孛連
見祥亨勢益張瑄與十三道御史議疏劾之有洩其語者
二人乃先誥諸御史上前劾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詣文
華殿俾誦彈章詰責瑄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其罪

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瑄誣引大臣刑條酷數瀕死卒
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瑄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斥有
差奏上會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
從末減瑄戍鐵嶺道遇赦還或謂瑄宜詣曹石謝庶免後
禍瑄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曹石相繼誅瑄歸憲宗即位
復官尋爲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
霸衢所要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力為修築海鹽塘
踰二千三百丈工竣巨槧患稍大四按察使力振憲度察
吏奸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者勿擅奪民利禁婦女勿入
寺觀聚風俗甫半載病亟寮寀問候尚論築海塘法及濟

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詞海塩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
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
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亥居深宮絶遠遊獵
罷巧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閑除內侍寵幸遊逸小人節賞
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
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候得連日霧霧交作爲
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
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
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
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矯旨又責

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河陽驛卒妻斬蘆覆尸之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部
主事日習法執比櫛密而歸之平恕時憲宗方寵僧繼曉
及寺人梁芳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
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
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雉入城警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
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民驛騷或卒怨咨然臣愚謂此手足
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饑荒而關陝猶甚人民
流徙依於荊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谷原懸磬拯救
無法噉皮草根採取盡竭餓殍盈路怨氣薰天道路聞之
莫不隕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其地頓聆徘徊專事威
蔽民饑至此漠不爲言夫物極則變萆澤之中禍諜難測
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
謂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即遣才力大臣及科道兼
能官分賫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德州及鄰封蓄積之糧
聽令顧車裝運救饑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饑民抑猶可
及濟也抑臣又有説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
死者故患有不辟臣説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
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爲聖明納諫之主奠億萬年無疆之
休萬一忤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禍而不爲陛下陳

之哉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教怪誕無稽其事不見於堯
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説始見于漢唐宋史之間可考也妖
僧繼曉市井無賴假挾邪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住京
師多方營緣致蒙聖眷敢復鼓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
兩盖造寺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
壽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邊烽寧以此昭陛下也不
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日日削矣以陛下邈三
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德日日損矣下人師師爭
先事佛聖教日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日日興
矣從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日不爲况萬無是理而

有大害也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
者皆曰使鶴鶴實有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
若此臣懼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
梁芳芳傾覆陰佞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
遭竄逐欺罔若隨商喬後若有朵數年間以進貢貿辦爲
名侖罔帑藏寶財由此尚絡注直未能或先乃復薦繼曉
陰求進奇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痛
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傷疾者臣切爲身危之今內
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饑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
之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

畏死不言而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奏上下詔獄讞判姚
州孝宗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
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後行部命焚之父老言
犯者能致雹損稼俊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無驗
遂焚之得金數百鎰輸官償民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
撤其材新學宮遷湖廣按察使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
境內雨雪震電引咎疏時政言貴州調官軍軍苦戰鬬民
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二王府吉府復增修蓋工役
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且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
分府大則難於創建而又難於修葺又括人難充疾疫必

生臣謂興岐二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增乞
循興襄德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欄爲著例奏入不報
俊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
巡撫陝西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
述漢唐宋元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
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士大夫語甚明
切時武宗在青宮上嗣徹未廣俊特以爲言已又疏言昔
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
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獵廣故寧周悉民
情爲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而伏禍也

今農祇細民家無十金之産猶慎教子以守先業況太子
國本天地宗社華夷所付託耶今皇太子年與幼學適向
大幾正次於此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傅非古人早教豫養
之意也乞召禮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巏南光祿少卿楊
廉充講讀官其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致仕按察副使曹
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處士劉閔恭慎醇粹學行高古
於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使爲官僚而令閔以布衣入
侍更勅各部翰林院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充則
涵養薰陶宜有裨益而推立教之本於聖躬奏入又不報
乃屢疏乞休又爲時中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

西時江西歲饑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
所至宣上德汰官吏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
勸獄褒表賢孝一主於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上
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弘山賊巢單車深
入平之一省以安民至今追頌時寧府人貪猾爲杖害取
祿米過倍官校豪奪民利後至約束之不爲動奏請定祿
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爲著令已濠
奏府殿蕭易疏璵及後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几杖
之賜濠大恨時濠雖暴橫然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反
人服其先識內艱歸後起晉副都御史再撫江西後恐爲

濠所擠竭力辭不赴四川盜借王號賊藩省大臣起巡撫
四川宣布威德勸撫並行四川平會瑾誅上疏言昔風抄
衛殿國楊思勖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閹寺國爲
無人也今賊瑾謀逆危於千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人
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文武無人以陛下信文
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如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
若是也今瑾雖誅黨魁猶在終日失刑蕭撫宗室有宮中
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
復舊政上不納意指斥用事者故大臣交忌之時諸邊征
勦官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籍冒功後一切拒絕權幸

愈益惡會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盜衰易與無用
事後可其奏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後去蜀
而兩川之寇復作矣宸濠反後聞之即夜馳錫爲佛郎機
銃并抄火藥方手書與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勉令竭忠討
賊廷臣交薦不起世宗在藩邸知後名入即位召起工部
尚書疏三辭敦促轉刑部尚書未至即疏祖宗親儒臣故
事乞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
政布令又言今太倉之儲盡於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膏盡
於無名之誅求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而不得不革者
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冀萬有一更詭更之則諸廢

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又言移風易俗乞身先率
之士大夫先奉行之成約質渾樸之風既至命侍經筵會
暑罷講後又疏言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熙爲
惜寸陰經筵聽講頗不謂勞文華清燕亦不謂熱如陛下
天稟全智年方志學須毋輙罷廢又舉古師臣坐講故事
以廣上德上嘉納之後在位於親大臣勸聖學辨異端節
財用撥數爲上言諸正德中結黨倖干政納賂者通政張
龍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官如芮景盧良劉寶李
朝用劉孟陽等不法事連發爲科道所糾吉勿問下司禮
監猶落後具言法立於祖宗守於陛下而奉行於法官諸

葛亮有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私使內
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干內臣親屬者俱得
免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今雖陛下盛德左右革心
萬一有作奸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之弊安可止耶竊
拱陛下見近日參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揄細謹
內臣豈無縱恣外臣難免近日參論意必外臣有輕重於
其間也竊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
有科道之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摧擊一千吏議終身不齒
不三數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
犯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故陛下祇見參論之多而不知

爲執法之平也惟陛下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上不
聽案宦監私人獄且具內降送鎮撫司俊奏言祖宗設立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小罪化無不由錦衣
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盜
妖言者也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命鞫刑之
禁並送法司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惡付鎮
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朱缸所告太監文事不
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祖宗之舊疏上獄竟付鎮撫
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將投求內降以[illegible]
幸免將亂階始此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

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
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性簡儉居官猶廉約
不取隸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以身爲
表率一時同德諸老臣每推先焉及遘疾遺表薦尚書羅
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少穎敏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
目即不忘家貧嘗讀書能泉庵掃樹葉焚照至徹夜不寐
如是三年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明
年上春官道謁三原王恕以進君子退小人爲言恕笑而
不答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會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

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
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
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
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癈大奸直隸巡撫右副
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
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
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由是知名頗爲儉邪所嫉惡
與御史蔣州湯鼐友善孝宗即位每勸鼐視班時復先朝
而奏之事鼐不聽未幾王恕起至京智先見曰公必未就
位請見上陳時政之不便者恐一就位難言矣恕亦不答

弘治三年楊鼐劾安吉直安直去吉獨留恨鼐甚時御史
魏璋附吉吉㗸璋能去鼐陞僉都御史璋卽草疏私署廬
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智者因入
智下詔獄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猶賦詩不輟獄官苦訊智
操筆供云智與今楊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
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
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
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恨智坐智及鼐槩妖言惑衆罪
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大學士徐溥亦力言吾輩不可
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謫廣東石城所吏目鼐既

謫戍智既謫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罔
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遠近仰爲人爭所
事之時總督都御史秦紘檄董修讎政書得居廣城與陳
憲章遊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囊無百文順德令胡廷舉
爲治喪適左布政使劉大夏至邑廷舉不暇出迎大夏廉
知其故反加禮待且資恤還其家廷舉是知名
贊曰瑱耳可廣血忱徒漶讒佞蔽明千古漢息球乃裂膚
正乃屢蹶瑄乃覆盆智乃困斃後獨完身直終不易攬册
與思誠爲臣則仗馬寒蟬捌不投畀
史官曰球之言行必無己巳八月之事正與瑄之言行必
無辛巳七月之事後之言行必無邪道醸縉紳之禍智之
言行必無政府喪廉恥之風忠憤所激遇事當言見死不
避可謂志貫金石矣視彼受願指爲權貴鷹犬博一笑藉
者眞天淵哉

韓文　何遵　黃鞏（附陸震及諫死諸臣　又張英附）　舒芬傳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母妊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授給事中劾都御史王越爲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直以故述文華殿拷訊幾死出爲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孝宗知文名召爲戶部尚書時時召見一日顧文長嘆文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若人撓阻今遂備日急奈何文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與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而鹽七轉運之人上盡行其言武宗即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犬馬鷹兎舞唱角觝[illegible]幾文每朝退輒泣員外郎李夢陽說文曰公大臣義共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中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濫堅去瑾輩易耳文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竊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日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盛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菹醢何補於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慈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中

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illegible]已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大學士劉健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上前環伏哭頭觸地曰微上恩奴儕且磔餵狗上色動瑾等益復伏地痛哭不止曰狗馬鷹兎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唯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於是上立詔瑾入司禮監

而斥劉健謝遷去國自是瑾益專弄權矯詔奪文官二[illegible]
士聽士奇告訐籍又矯詔逮文詔獄欲殺之會有投匿名
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文家瑾誅復官致仕
世宗即位廷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日起文彥博
於九衮之餘入心仍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長
卒贈太傅謚議稱文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
不弛於學謚忠定
何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少為諸生一日師策問范滂
母事感之歸告母曰兒設為滂大人能慨然為滂母乎母
笑而許之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完

器重之未幾當試臺諫得疾弗出曰吾不資人以進因
子拜工部營繕主事明年榷木荊南故事多肥奸胥歲增
羨以自潤商人苦榷過於摅虎遵更置一切而壹以廉率
之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積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
耶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算三之一風水敗貲者勿算以
羨足常數但令相等人算者手實其數幾何自識之藏於
郡帑其或越貨敗令與以誤至者盡沒入之威惠並舉至
今守為權令比歸行李蕭然其時劉瑾江彬相繼用事導
上遊幸禱祠名山將入江南而宸濠方謀以侍子入朝覘
彬為內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竊伺懼中阻乃為危言

撼衆衆亦相視搖手股慄莫敢出語甚則以謗言媚彬彬氣
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
踵之上大怒彬復揚言鞏等旦夕且死冀以脅衆遵疏力
言淫祀無補敗亂且曰萬一宗藩猾日奉迎潛懷不軌則
禍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提事泄匿不以聞遵慮衆
為彬所脅又舉罪臣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
罷巡幸勿為左右姦邪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
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
懼乃矯詔下遵等於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訕上無人
臣禮武宗益大怒榜示朝堂無得効尤遵等獄上被首荷

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遣彬自請視杖杖者故視遵
為輕重至是密奉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為甚遵竟
故羸又憤所言不達越三日卒郎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
草疏時詞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
耶遵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為謝萬死兒子令勿
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
語不少亂當遵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前
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
矣已而果然嘉靖初贈尚寶寺卿廕子世守為國子生祀
鄉賢於應天府學禮部又請得建專祠題曰直方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德安推官歷刑
部主事掌十三司讞牘改兵部歷遷郎中內艱服除會武
宗北巡人心危疑或沮鞏行鞏題書壁曰石田茅屋爲生
太拙鷄黍馬革自許何愚終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
十四年春上將南巡時寧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
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彬握勁兵在上左右公
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務倡諸司上疏諫鞏曰上巡遊本起
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彬吾不可舍彬爲支語
恐上不悟獨疏六事其略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
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

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
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
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爲最急者陳之一曰崇正學
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各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
慎乎故唯聖人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
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反者論思勸講之臣於是
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
佞人招延故老延訪忠良以陶德性二曰通言路夫言路
者國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
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

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卽有必亂之
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伏望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
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
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以至民無所措手足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
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悖事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
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
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
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

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曰戒
遊幸嘗聞大禹戒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於
觀于佚于游于田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
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
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
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斷損盛德貽譏萬世陛
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
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啾怨而不敢言仰今江淮間父子
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
重以賊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流亡也奸雄窺伺

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釁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遠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曰去小人常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

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很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逐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而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況無本其何以安恭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

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始例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于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觀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之歎爲已疏草日顧同署名進疏人二人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震縛下詔獄鉗枝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震

體最羸痰咸痛其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益傳誦疏及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屑意世宗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寺少卿璟嘗曰人生仕致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璟沈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淸粹和婉自成一家陸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江西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爲武庫主事孝貞皇后喪武宗自宣府奔歸又復欲出震抗疏諫上大怒罪且不測賴諸大臣力救得免陞車駕員外郎杖于廷死矣復甦書

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竟以瘵故卒卒後三年贈太
常少卿子體仁廕國子生爲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
後贈主事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
常寺丞刑部照磨劉玨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
紹賢李惠王鑾監察御史各廕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
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
趨權擇便凌遊貴倖飲宴闐亭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
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
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
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

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諍此輩更何
面目復立清明之朝耶章下吏部爲覆張英者京衛指揮
使聞武宗南巡挾一刀糞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跣哭諫
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袋土
何爲曰恐污帝廷灑土掩血耳竟斃命獄中無子嘉靖初錄
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生而穎異六歲時授孝經論語諸書
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井洫至獻馴鴈賦大奇之
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清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中
正德丁卯鄉試卒業南雍誦讀常夜分不寐勵志聖學尤
喜濂溪嘗稱之爲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通書繹義又作
易箋問書論詩稗說春秋疑義一時名士咸推讓焉丁丑
進士十一人廷對萬言立就是科制題獨詳上自羲農以
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爲治之事恐以洛誥芬敷陳道法直
言時弊甚詳切而卒歸于道德仁義御批第一授翰林修
撰時武宗巡幸不時芬憂之戊寅春二月孝貞皇后崩踰
月即欲往視山陵又華一應擺路車馬芬度其且至宣府
遂上隆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
服之後儼然煢煢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
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旣而又上

車服疏謂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
以辨上下定禮儀也時慮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
意焉會江西大水乞恩終養辭極懇惻疏五上不允己卯
上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
京下蘇州復泝江浮漢登太嶽且遍中土繁麗先是寧庶
人宸濠久蓄異謀結陸完錢寧爲內應士大夫多懷憂
試以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懼皆謂天下事人債矣芬乃抗
慨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朝
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
江右親王倡吳濞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爲

故物以朝署爲帀壘以陛下爲弈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
事復痛剃閣中謂一切危安之迹不咎言以救而聽主上
之自懷時完以智術幸高位利下主上遊出則已得以自
恣或豫之謀倖逐則已又有非望之禍故造爲惡語沮抑
諫者謂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爲加狀且曰今撤賴矣初以
此沮之芬不聽復以此沮諸欲諫者芬乃邀考功郎夏良
勝儀制郎萬潮太常卿陳九川至寓舍酌之酒贊之曰匹
夫不可奪志是夕復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明日吏部
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俸等疏俱入又明日
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

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上震怒命舒芬
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日朝入酉退者五日芬嚴整無異
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皆褫衣杖三十芬以疏首杖特甚
神色不丧是日水溢内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折鐵柱七
若斬杖幾斃移卧翰林院中掌院者懼禍至掠出之芬屹
不爲動曰吾官此當死此謫福建市舶副提舉昔羅倫以
劾大臣遭貶起復亦謫此後閩人欽其道德風節立祠奉
祀之芬裝病就道既至布德宣威遠變心服暇則講學不
倦生徒日衆庚辰外艱歸世宗即位肆赦諸竄謫者服闋
復官翰林道濟謁先師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讓因

撰謁闕里記書闕里圖夫子宮牆圖釋萊禮儀及士相見
禮儀題曰東觀錄甲申春二月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詔
上疏謂皇太后奉陛下宗社大計而陛下承繼大統觀夫
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太祖制服之意則是陛下于皇
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惟心以事其親而
不可使皇太后之凄凉也嗣後乞致仕不允時世宗欲尊
興獻王爲皇帝爲皇考命下羣臣議芬執議謂爲人後者
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因爭不得與朝紳慟哭于
廟上震怒杖如前幾死奪俸明年乙酉内艱歸乃作周禮
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别錄一卷既校定正經六

卷題曰周禮定本嘗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未幾卒
芬貫串經史百家于天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又嘗
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
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公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韙之
嘗語人曰心術與學術相待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
息勝欲欲勝義則其心死與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謂
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蔽先儒本於易之説
謂廉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
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
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

謬矣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獨立敢言不撓不
懼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言動必準諸禮奏
論必要諸大道通籍十年義氣激烈每以聖賢自期嘗慨
異學之謬口空言無補不若修其本以勝之因著論說甚
詳至于權倖奄宦有求通者拒之如釋老居闕未幾憂歸
琉球人莫不哀號追送自京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乃
爲文顙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劘切無幾微嬌偽尤善成
就後學嘗語之曰士當齊祓不入於心溝径不忘于念卒
之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關係有如此臨終
沐浴與衆揖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謂
曰六經大明于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
書第未及進御爲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神
宗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及陳仁義格君心之
褒世稱爲忠孝狀元云

贊曰璫倖熇熇炙手可熱禍烈冠裳人多結舌鳳鳴朝陽
鷦鷯鷙翮或死或竄愚不可及何以方之歲寒松栢
史官曰武宗之不亾失也顧不幸哉頤聽姦回溺情狗馬
星旂曳于遠塞桂檝鼓于洪波閭左驛騷賢哲灰氣真無
解於德矣韓文力闘狂且足稱破寐鴻章丹炳而李夢陽
之力爲多至于萬乘南遊何遽黃鞏舒芬螳臂當龍御有
古斷納之風舒芬爭近幸于前持大體于後忠孝天植作
世斗山嗟嗟有臣如此不能爲止輦之受而爲斷梗之棄
坐使臣則名成艮顯君則目貢非幾詩曰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不能不致恨于璫等也

孫燧許逵傳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六年超遷福建右參政再遷河南右布政使劉瑾亂政寧庶人宸濠已蓄逆謀啗朱寧錢寧大爲恣横朝議選才節大臣難其機牙陞燧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燧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僮往南昌洶洶謂濠且碁得爲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爲聲勢燧探體濠奸黨言動輒告濠先是濠中傷胡世寧下詔獄得燧力爲湔雪不死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

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府能兵備燧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横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官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濠一旦起刼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濠逆謀急乃屢密疏言濠必反又盡爲濠伏途諸奸所得即達京亦爲諸權倖悉致濠所賚金營燧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數日疑變蓋自十三年江西大水濠所畜賊凌十一等出沒鄱陽湖行刼燧與按察副使許逵議調兵勒之賊遁沙井乃出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賊竟走匿濠林墓中不可蹤跡會言官發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即訊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也益憤應曰安得姿言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目直視厲聲罵遂縛燧許逵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僇無禮又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錘折燧左臂併逵殺之濠竟用諸賊爲牙爪僞稱將軍濠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濠又遣人招黨賊黨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

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梃比至安慶王守仁等起義兵擒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巡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燧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贈禮部尚書謚忠烈立祠祀江西敘其子堪錦衣正千戶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

許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目猿臂燕頷沈靜有謀略初爲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芻馬或棄城走逵獨募死士千人持大梃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以功進山東僉事分

巡邊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遷江西副
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搆結莫敢誰何逵每繫其黨引法懲
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燧先發後聞燧以爲不可徒
賊反有名然亦亟寄之凡規防機宜悉與議宸濠反逵不
屈語在燧傳濠並縛逵逵罵曰賊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
及宸濠令縛燧逵出逵前燧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
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刃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其推
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逵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
史副使二人即爲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
也吾兒素直烈必不屈既而果然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

加贈禮尚書謚忠節立祠祀官其子瑒錦衣正千戶進指
揮同知

贊曰張鋡嬰墉鯁骨喉牙莫肆厥潰勳節並嘉有時孫許
能折藩角烈烈方張蒐陰以奪何待石磯乃爲醜獲

史官曰范氏云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初幾者以適
隱難窺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當寧庶余反時燧
逵日夜爲防奸遏亂自分必死即死所盡城戍調兵食出
器械足以困滅賊燧逵死忠憤貫天日士民爭奮義兵雲
合此王守仁之所以成功也守仁生而名成燧逵死而功
隱隱顯之際可不悲哉

明書第一百八卷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二　忠節傳八

張原　陸粲　楊爵　馮恩　附子行可傳

張原字士元別號玉坡三原人師事故戶尚書王承裕講
理學與馬谿田爲友言動一於古人弘治乙卯舉于鄉正
德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嘗言十二
事曰正守令擇將帥理刑獄汰冗食省征斂愼工作恤士
卒明賞罰禮大臣開言路崇天道進德業忤旨降貴州新
添驛驛丞至貴州學者聞其名莫不裹糧負笈而從經所

指授輒克然有得居蓺八年困心衡慮用是造詣益精
歷益熟蓺方士風爲之一變世宗即位復召兵科給事中
原感激益以諫諍爲已任言皆剴切凡論國家大計及進
賢退不肖詞嚴色正凜然風生上亦多嘉納之三年七月
以諫大禮被逮杖死闕下先是原有侍司禮監請乞一疏
羣閹銜之以故廷杖獨重竟死年五十二時禁方嚴吊客
無敢至者獨都給事安磐與原同杖幸不死爲之經紀後
事因哭以詩曰七載蓺方謫三年諫議班家聲續臺史封
事動天顔吊客何人至秦川有櫬還不才同逐放後死獨
潺湲穆宗初詔恤諸言事者贈太常少卿錄其子爲國子

生

陸粲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爲人疎眉目美髭長尺嘗
稜起聰慧目數行下嘗讀書貞山後學者稱曰貞山先生
長洲陸族盛傾邑族人完嘗領太宰大司馬重於天下粲
守諸生絕不附依及完敗而獨粲皭然乃自以經術藝文
爲王鏊所知曰是子也成將掩我衆應天鄉試明年成進
士皆以春秋冠其經比對策大學士石珤奇之拔第一有
忌之者匿其策他所俟半而出之珤大恨曰吾爲人所賣
粲聞之不肯名石公客遂改翰林院庶吉士凡七試皆第
一究心經世之學以其餘爲古文辭每片言人以爲鏊復

生應授官大學士楊一淸復取第一時張璁桂萼以議禮
驟貴幸爲密疏以諸庶吉士皆故輔宏私人上惑之俾出
就選人格因得工科給事中拜命三日卽上疏言京邊諸
要務因及人才學術國家理亂大策楊一淸讀而嘆曰奇
以文士待陸生幾失之彼家敬與何遜乎彼上時政四事
皆時所不易言者月中疏凡三上一淸愈欲一當粲粲引
避又不肯名楊公客尋廷靑乃剔其羸馬疏請斥斥之蔵
省芻粟數萬司廐中貴人不便之爲蜚語中之粲發其奸
因列牧政十事皆報可諸閹氣奪王浙江省試所收多知
名士時慶陽伯之奴張與他人鬬而其人不勝輒殺其體

將以誣張法司讞得之麗大辟其人迫行賂東廠而褻陽
爲武宗外家闇窺上心内薄之卽疏誣張實毆其母盃非
其子殺欲以動上果下法司會讞而都御史熊浹等力持
前獄上怒爲奪浹官餘鐫秩有差粲抗章謂浹不當奪官
獄不當反廠閹不當徇其辭甚危上怒逮廷杖之仍奉嚴
如故璁萼時並相挾上眷凡事凌一淸萼猶憚與璁角
寵而聾粲奮曰央癰者乘將潰此非時耶夜草疏千餘言
力陳璁萼之橫以爲不亟去必亂天下其攻桂猶切方畢
聲而鬼笑於庭粲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且置
上之上大感動爲罷璁萼而特鐫萼保傅以示傾聽公議

猶難輔臣體置粲獄會詹事霍韜故與璁萼議禮合失寵
而孤且疑出一淸意遂抗章湟一淸而爲二人鳴不平上
卽日召璁入輔還萼所鐫保傅粲擬杖謫貴州都匀驛丞
而一淸遂去國都匀在深山中粲裂創以單車往不攜家
至唯著書不輟居歲餘量移江西永新令永新方苦刧而
樂訟以訟爲生比至首嚴保甲法奸無所容乃鉤得舍刧
者主名凡數家出不意撲捕之而其最雄者彭宸徒黨數
千出沒鄰郡不可捕粲檄郡獄有大俠故嘗與宸好能知
其處名謂曰君欲生乎欲生爲我縛宸來因授以方略使
壯士數輩挾之往遂縛宸又計縛舍刧之豪者皆斃於獄

訟師積猾悉捕執之數辭究獄人驚以爲神明棨乃曰害
去矣可進之教乃纂四禮儀式雜他條約講之學宮而後
布之士民懽趨他邑視以爲準會當內遷念母老而懇方
在事曰我偷墮彼匪眦耶拂衣歸吏民以數萬計哭挽之
爲詞祀歸杜門多購異書經史子集以至方俸方技叢衣
稗官之書亾不通曉皆手校讐猶精先朝典故與客談纚
纚若貫珠其披摘精義指縱經畧猶出人意表客亾不恍
然自失也爲文飾奏經緯斐然成章爲詩匠心古調不欲
悅俗絕不通京中貴人問當其論礼懇摯時嘗告及嚴嵩
嵩貴用事重於二人其修隙又倍之以故卒不出翟鑾顧

自悔嘗列薦之又使人鄭重通殷勤棨藝然不屑也輔亦
奕然人兩賢之事母孝母老失明所以娛悅者備至家具
聲伎人或訾之棨笑而不答及母卒開閤散遣後棨病革
嘆曰虛此五尺不以馬革裹而朽之牖下也卒久之穆宗
即位詔錄故言事者棨以嘗遷他官格小迂又二載始贈
大常少卿所著有春秋鐫附注胡傳釋烱霞山房文集應
已編見聞隨筆鈎玄抉秘禮記史記注釋行于世
楊爵富平人以進士歷官爲御史廉直有聲世宗中[illegible]
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
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illegible]

關係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illegible]
警而不懼爲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與交而有以[illegible]
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illegible]
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illegible]
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說面諛黨同伐
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
默默保位以上負洪恩下負所學也惟聖明垂聽焉夫天
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以災爲利以可憂爲太平法家
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獘[illegible]
蠱所以爲不可救藥之病也往年夏秋恒暘不雨畿輔千

里無禾歷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遊
淌無聊此正陛下撤樂減膳率羣下祈禱之時也而大[illegible]
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爲靈瑞而稱頌之不幾於安危利[illegible]
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佞人如言[illegible]
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illegible]
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
子之器者也夫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illegible]
廷之蠹也迹其舉動亦豈能有逃于聖鑒哉顧聖德優[illegible]
不忍即罪伸誅遠憲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
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illegible]

而武勳餘蔭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illegible]
邪趨赴善類退處於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
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
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
作廢今民勤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亾
臣近巡南城兩月中凍餓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郛耳
其諸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
知其有幾也此皆陛下之赤子望哀矜延須臾之生而不
得正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累
舉無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

萬里建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邮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竭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蹙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
惜百金之費而不嘗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
而至於亾今北敵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
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于天下此其
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
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金如文
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天下
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躬行之矣數年以來朝講

間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覩聖容未
嘗得一聆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一望天顏
以慰快覩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人心日益離
情中外日益玩蔽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躋太平之氣
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執左
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道官下逮
僕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迂恠之徒異言異
服列於庭苑金紫赤紱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於此矣
陛下以天縱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
之法細旃廣廈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

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
寧奚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羽翼之
助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
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趨異教賊四方之氣取亂
世之譏於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
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狂直敢言
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能容敢以直言干冒
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震之天
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
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

無復有犯顏直諫爲臣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商令主也傅說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勗之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者也臣恐自今而後雖懷忠義之心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蔽爲保身之計孰敢發口論天下之事以取死亡哉忠藎杜口則諂諛交進上德不達下情不通堂陛之近遠于萬里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五也伏願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戒勑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勛預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罔之術一

主於愼獨以養天德達王道則莊敬日強而眉壽千億處明照物而忠邪莫逃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端在此矣疏入上大怒下詔獄械繫者數年雖虞夏抑中端凝正直獄卒咸敬信之久之得釋會尚書熊浹有所陳論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即與給事中怡鄉中魁俱就逮爵時抵家方一日忽錦衣校至曰君復來乎校素敬爵慰之曰吾欲有他往特一省公爵笑曰吾知之與校同飯飯輟食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食已曰行乎校曰宜一入爲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即攬袂行復再踰年乃出歸老田里終身不言仕進

馮恩字子仁吳人嘉靖癸未進士爲行人出勞兩廣總督王守仁遂從守仁學守仁嘗語人曰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選授南道御史故事御史有所執訊甫具移刑曹郎俾爲獄不復相關恩必從曹錄獄牒閱諸曹郎嘆其尚書謂御史屬吏我尚書以語恩恩曰御史非欲屬吏公諸曹也欲因以知事首尾衡可否耳尚書屈道著爲甲令尋疏論留守魏國公不當越江後諸衛卒魏公懼不敢後已巡上江故事邏卒獲盜多寡爲殿最恩嘆曰是必有孽盜以免殿者下令卒盡地而程之以不被盜爲上功獲多而核者

次之民自是不虞盜誣時汪鋐爲南掌院指揮張紳最幸挾而殺人恩立訊實之法鋐時以上寵故勢張甚請大計時南諫臺毋得先論摘侯畢事始論摘其尤者部院更衷之恩謂南諫臺論摘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詳核官邪司察漏網今乃欲自收寄而寡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鋐愎險能伺上旨由折其觽又阿諛時相數更職守以自固恩復極論之時上方喜任張孚敬等議建南北郊又欲令皇后出蠶北郊而摘其不合者著論以邪徒闢之中外惴惴莫敢抗恩獨上疏以爲陛下必不忍以激言之士爲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險詆之耳今天下

士風日敝以緘默爲老成以順更爲平易以持立爲矯激
有所建白咸指爲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謫不唯父母
妻子怨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絶跡往來以避機
臣之怨陛下尚循以邪徒目之則唯有甘心作仗馬而已
古者天子躬耕耤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貢黼黻文
章未聞出郊而蠶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
言內女不言外爲美俗朝廷爲四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
遠出郊宿外是禮行後世有特書者曰后親蠶於郊議外
也視陛下爲何如主至于南北郊高皇帝未定制也分十
年而合合百餘年而列聖繼之未有改也今陛下一旦改

之行夏之時而顧復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
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
之家守先業者尚知其不可而況陛下爲天地子爲宗廟
社稷主哉陛下服歷大位九年於今矣以爲治耶亂耶安
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那貸盡至矣三輔近畿閭閻
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蕪木葉凶子遺
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閩海販卒至殺兩長官
矣地震星孛産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爲孼置郵不絶書
靈臺不絶奏陛下了不卹郵而沾沾焉以爲治安今日頒
手詔明日降勅諭紛更變亂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竊

其不可也乞速停二議弘開言路以堯舜之用元凱爲鑑
以唐宋之徇林甫安石爲戒僅報聞當恩自以爲必得進
而上寬之益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極論汪鋐爲腹心患
并及時相臣遂倣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某賢
當簡用某不肖當斥其詞昔峭厲上大怒馳逮下詔獄責
究所主名榜掠慘酷執詞不移移刑部獄待從輕比上
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聞淵俸郎以下皆遠謫乃比附上
言大臣德政律論斬時鋐以北掌院遷太宰王廷相代之
上言恩律不合不聽尋當論報例會審闕門鋐宜執筆故
令校卒持恩轉勝面之恩起立不跪鋐怒謂汝上書欲死

我既下獄復欲爲厲鬼以死我今我死汝矣恩叱曰若尚
能死我若欲弄天子法耶鋐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恩曰
大臣而無君人人得而誅之何但叱鋐搪謂爾獄囚何得
受人餉恩笑曰如若言不過以義橐饘耳不至如若以遺
[illegible]而且實以數事鋐怒甚推案下欲毆之廷相曰馮御史
何絜爲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爲快心破祖宗
法謂鋐曰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鋐
尚書夏言亦曰此豈宰公私家耶乃止鋐捉筆直署情眞
恩挺身出觀者嘖嘖稱嘆謂其膝鐵口亦鐵胆骨皆鐵因
目爲四鐵御史上頗聞其事是冬得不死初審後有遺以

嫣者曰母再辱恩不受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言不當伏闕刀都市以伸明主法何言辱恩在獄其子行可甫十三歲即伏闕上書白冤狀括髮短後衣擊鼕長安街中見一要官輿過即攀號泣請其辭絕酸楚不忍聞皆掩耳促身者疾過之如是二年年十五會冬事迫乃刺血書疏大略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含飴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陛下作一吠奸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遽陷大辟塗炭都市竊念祖母吳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當以明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

然一孤寧得不死惟異陛下哀憐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上有旨下法司更審刑尚書聶賢乃以前律不合請報減死戍雷州時鉞亦以姦事露罷至雷州見父老紳衿皆師事之居六載赦歸雷人祠之十賢堂以配宋之遷客寇準李光輩時母吳年九十恩亦六十每盡色養猶蒸蒸孺子慕恩材大竟廢以所施居恒慷慨謂猶可以爲德於鄉乃拯計然之策久之家大裕爲贍其宗族親友之貧不啻數十百指或授之室或資之學或郵其死又爲贖人之子及虛賑饑施藥餌始恩急治生人多疑之既伺其所爲乃曰馮公殆爲他人治生耳穆宗即位廷諸言事者恩已七十銓曹欲用之而難其老乃擢進大理寺丞禮部請特旌行可爲孝子表其廬行可懇辭不許於是父子忠孝事大著年八十五卒祀鄉賓行可後官光祿署正歷遷應天通判剛正如其父有事預中貴人皆憚之戒曰此馮御史兒勿犯也致政歸大約行誼皆不愧先躅云

贊曰疾惡如仇執理如石原死大禮黎致鬼流爵本昌言恩稱四鐵禮義洞徹發議正直兼麗星雲何須榮遇

史官曰世宗稱英明自翊博雅以藹教爲用耻見詘于讜

議而忽受敝于姦欺以尊親之過爰管賢俊原之死也豈哉寇爵以議禮貴貴縱矣攖其縱鋒必糜爛之不死命也爵正直可感獄卒緹騎而獨格于傻主然其言千古[illegible]之恩父子忠孝足以風世其有功名教大矣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若此者可以當之矣

楊繼盛沈鍊海瑞傳

楊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洪武中小興州數被寇掠徙其民內地繼盛始祖百源徙容城家焉七世生繼盛幼有奇質父富謂人曰日者言吾門當驟大豈是子乎七歲母曹卒其父媵陳姑曰爨公於竪使牧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間往里塾覩里中兒誦讀徘徊而心好之歸謂兄繼昌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乃輒然曰夫幼任牧牛詎不任學兄言於父富奇而聽之繼盛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父卒久之兄坐邑賦踐更繼盛往代踐更至十三始從師受經十八補邑諸生讀書僧舍自勵刻苦恒讀至

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遶屋行且温誦日所聽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甕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亾去繼盛獨曰吾去僧誰為治湯藥者乃吾死僧矣則為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奔歸日夜不解衣而侍湯愈時人異之為語曰疫無鬼以為不信視楊子庚子舉鄉試明年辛丑下第入太學繼昌以入太學有負笈費乃乘其出予傾以入不穀麼著及游太學有聲薦紳遊館穀之稍稍其槖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竟事歸為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數為兄累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與兄愧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十三金為路費悉推兄使輸逋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徙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署郎事與考功郎鄭曉友善曉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之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剔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畫事簡稍用力詞章久而厭去之是時關西韓邦奇為兵部尚書邦奇大儒繼盛始從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謁邦奇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過所寄也乃構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已瑟若簫笙

磬虡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邦奇邦奇大悅曰技進進是[illegible]居吾語汝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繼盛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堂上授以金鐘使擊之謂曰此黃鐘也繼盛醒而汗悅若悟者起篝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邦奇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邦奇既歸老語繼盛樂不止以盡子吾為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授子繼盛乃徧習焉而會諸察有講聖門之學者又從講學人或規此曹子什伍責聲譽奈何中之繼盛曰道在人志耳子奈

聞夫商丘中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敵大舉躪京
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嘆嗟當往者繼盛奮曰主辱臣
死郎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敵退而止辛亥
遷兵部車駕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
兵政天子虛已聽之而鸞驕且內畏敵敵請於二邊互市
市馬鸞主之奏以中國幣帛議遣使繼盛乃上疏條論其
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敵踐躪我
之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仇其不可者
一往北代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兵食以助京
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以天朝堂堂

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重其不可三天
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敵今謂國家
厭兵無所用驃豪傑効用之志其不可四庚戌之變天下
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劉
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往者邊臣私通敵使猶得以益
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
敵之門其不可六伏莽之奔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
肆今謂縣官怯而奉彼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
漸其不可七敵悱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
備也備之巳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旅

經中國之心其不可八敵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嘗
之邊敵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
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誘他部我
既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無
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族狡詐之計其不可九
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敵馬少而我帛
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
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
吾以修武備夫敵至無厭也至無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
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

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一資吾軍則又非也旣和矣無事
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敵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
也曰互市不巳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
奉彼益大矣此三謬也曰彼旣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
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
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巳而應之胡佳
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
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爲公卿大夫知之三尺童子皆知
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盖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
而外懾敵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

見効外㨿敵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寛然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是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勒燕然之䇿懸俺荅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仇鸞攘臂曰豎子目不知□宜其易之乃密疏入上意遂中變下繼盛詔獄就置訊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之不敢煩以事繼盛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繼盛務益共敬其職

冬月受請讞竟莫弗倦臨洮民翕然稱其神明郎益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其云何不以及令也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之晚捐俸祿益之東贊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繼盛召而約束焉爲立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乃集邑夷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妻張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糧予之倣故井田意剖授諸生父兄使歛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費又買狐西廢圃使蒔蔬面

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繼盛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吾穹廬且舍而況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饋禍者乃執其人曰御史無責禍也責禍即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郤守尉爲旁辭得脫夫自是無來責邑禍者矣居狄道將三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稱爲關西夫子是時□數敗約入寇仇鸞奸復露罪至族繼盛言大售上念之稍遷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即遷南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

嚴嵩最用事惡仇鸞刺骨而善繼盛策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嚴嵩甚於惡仇鸞繼盛始遷刑部即欲私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妻張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曰何謂也曰夫一仇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自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繼盛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夜密草疏論嵩抵任之十□日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道繼盛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務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蒙威闕問官鍜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持寛其罰不二年陞

復至今臧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
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
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
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強敵爲急在內
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
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強敵之先且
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
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姦
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陛下之仁恕
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爲嵩者乃

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幸於得陛下之留而愈無
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絕幸賴陛下誠敬格於皇天天心
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
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
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
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
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
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
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
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

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
草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
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
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
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
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
其至失事又歸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
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
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
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

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
也及黜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
宥一人嵩卽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於
衆曰此得罪于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
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
甚于畏陛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
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
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已之能以與
君爭功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

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印行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擅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未盖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取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某票擬某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傳嵩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卽

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擅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總督伊表姪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姦比黨請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級功遂冊繳兵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效忠嚴鵠皆世蕃豢養臭乳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即至軍亦豈

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例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死遺戍皆嵩有所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食冒科道則劾之在嵩食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後正強敵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擬

進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蔭嵩父子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嘆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兆初黨之跡蔽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引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

不同勢敗于邊可掩也敗于京不可掩也且寇飽自退
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無
恐也吾爲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乃大
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死紿汝夔也此
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
得專其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
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遍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
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俯用大應豐乃陛下供事內
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
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

降爲典史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遍吏部將汝進罷黜
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罪
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
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
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罪
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于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
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
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
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
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

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
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
下之患不在□□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
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
諂諛欺君貪汚率下通賄慇懃者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
競疎拙者廉如夔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
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
卑汚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
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
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

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
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
陛下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陛下之姦入於至神
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
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
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於陛下一言
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
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
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
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

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
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
涉即爲彌縫闕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
上故嵩得以展轉摭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
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
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
忍發露其惡不然嵩藉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于此
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備之計耳陛下試
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
之瓜葛其姦三也廠衛已經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

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
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輭圓融出
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
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爲嵩使令至
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
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陛下而不敢於
忤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
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
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
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

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亦先報世蕃
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
倚附各部堂司太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
果爲誰乎此眞可爲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
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
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
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
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
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
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陛下以

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況臣狂
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
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深舍此
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
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
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
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畏陛下之聖斷知中
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
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恚其頗而嚴嵩方以
他事得上意搆之復下錦衣獄詰以何自引二王對曰非

二王疇不懾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爲嵩敗耶獄具詔
杖至百有遺以蚺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繼盛笑曰吾自
有膽何蚺蛇爲却之第飲一巵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
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乃碎甆盌手破諸
腐肉血稍稍起刑部擬以詐傳親王令旨律絞中外駭且
惟以人臣阿私俯三尺不宜至此郎中史朝賓持獄議
之擬重辟之侍郎王學益遷矣職以冬月行論從容謾
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而後僇之
耶將奈國體何是時海內傳錄奏疏至紙爲貴繼盛當出
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棺

道不得發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齬齕若曹者曰楊
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即齬齕固當而又竊指所槩
三木歎曰奈何不以褻嚴嵩而褻楊公也上意且惜之欲
免死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人藉藉謂且不免
司業王材謁嵩請曰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當爲救之
且卜之枯復萌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鄢
胡某鄢某卿曰不可公不聞養虎自遺患言已嵩頷之已
更有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朔論死乃爲詩二章其一曰浩
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
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前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慷慨

曼聲長嘯以死既死之七年而嵩姦狀大露上采御史鄒
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潤白發世
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嵩削籍寄食於人繼
而死又三年世宗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名居首贈太常
少卿錄子應尾太學生諡忠愍立祠保定額曰旌忠後人
稱之曰椒山先生妻張婉戀有志操嘗上書請代死不允
有許其婿而悔匿者都御史王遴爲兵部郎當繼盛下獄
慨然以女女其子先是遴繼盛抗疏論嵩者有給事中吳
時來主事張翀董傳策皆相繼竄謫焉
沈鍊字純甫越人也生具異質少慧挺長從王守仁學守

仁一與語即奇之曰沈生千里才也嘉靖辛卯舉鄉試又
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
伉倨忤御史調茌平以外艱歸除補清豐錦衣帥陸炳
毋仰其風請得爲衛經歷至則與鈞禮不敢以分相加炳
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鍊間從世蕃飲世蕃虐所狎客
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鍊取鉅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
嘗與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高唱出
師二表已慷慨曼聲長嘯或泣數行下於時□闌入塞都
門不啟世宗御齋宮憂之會□獲酋上內官爲嫚書附以
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覓而郭時禮尚書徐

階要諸大臣以御朝請下其書會文武羣臣計執便國子
司業趙貞吉曰□何所謂貢也彼傳城而軍我爲城下盟
竊以爲天子宜御奉天門出內帑犒士懸言者旌功臣□
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囁嚅言吾姑寬□以予貢而出之
而後議守便貞吉廷叱之爭之堅詞復爲中貞吉理不休
吏尚書夏邦謨怫問曰若何小吏也鍊目攝之曰大吏齊
弗言故小吏言胡怫也古不云乎將臣死耶邦謨意不自
得罷而階雜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上出視朝有所誅
進矣是時鍊氣甚壯欲力吞□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
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

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嚴嵩
獨貴幸用事數竊抑邊事不以報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
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追誅蓋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
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鍊泣諫
遜業曰詩不云乎歔欷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
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以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
苞苴日蝇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夫社稷何賴焉乃抗
疏言嚴嵩父子翼虎巢鼠耐快圖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邦
謨阿私以所畀同宜從坐詔以鍊昔嘲嗶以人臣禮今復
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杖六十謫田塞外先是貞吉亦坐他

事謫斥鍊當田保安會辛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
賈某者傍睨鍊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者耶揖之入從容
而家鍊里長老問知鍊狀咸喜助薪粲各遣其子孫來從
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態爭爲詈嵩
以快鍊鍊亦喜里人至爲偶人三象李林甫秦檜及嚴嵩
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適侍郎楊順總督宣大顧
故嵩客前總督樊繼祖遜懦不敢拒敵俟其解則縱吏士
取死人首或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爲功鍊廉得其首王名
貽書誚之繼祖恨甚旣得代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
巳敵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

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鍊復廉其狀貽書讓順嵩
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鍊遷人非有言責毋爲鍊
怒曰吾向者豈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旨我夫殺
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
經歷金紹曾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
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
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除已解散其黨
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
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詞順曰幸爲我除吾患事成大者與
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鍊名籍中

以謀叛聞而繼祖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illegible]
予順一子錦衣千户楷倿卿寺川顧猶怏怏日丞相負我
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鍊二子袞襲杖殺之[illegible]
檄越逮鍊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
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嵩不及爲之地急下
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久之嵩敗世蕃旣死御史維新
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穆宗即位詔褒言事者
鍊冤始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少子袞太學襄應貢乃上
春官伏闕上書極言順楷殺人奸黨狀命科臣纂劾詔下
順楷司寇獄論抵罪當寇掠近郊時都門閉鍊急謂炳勿

閉門閉門予敵民矣炳言於上詐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
鍊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illegible]
往往多楚聲以故人咸讀而憐之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諭初至謁上官止
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六篇予言爲貧而仕
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illegible]
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
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娖娖不舉其職士習[illegible]
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嚴邑也[illegible]
瘠而民嗇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巖複嶂民易[illegible]

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illegible]
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不可支瑞慨然思拯之至則
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
意甚悉竟日散去人皆畏服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
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蔬芥旦夕取自
贍胡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瑞無所饋宗憲
竟無讓一日語諸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
異之也豐城鄢懋卿由中察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
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繼揚三臺使醵燕之費至千餘
金鄢將往徽齎雲牒所過郡縣供辦令其峻及淳安瑞乃

爲書上懋卿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
且言太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懋卿得書色[illegible]
久之遂罷齎雲行曰令言是也諸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
何戇幾累我輩矣瑞時已遷嘉興通判懋卿私人袁御史
者迎懋卿意以他事摘瑞從舊職論謫興國興國地故[illegible]
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瑞述八事上之撫臣獨亟[illegible]
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户部主事時世宗尚玄修[illegible]
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興土木爲傷民數推廣[illegible]
例爲鬻爵以師陶仲文爲非體以仙桃藥丸爲惟妄甚[illegible]
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僇辱臣下爲薄于父子

夫婦君臣其言皆敵以下所不能堪者上震怒投其章於地已徐閱之意若爲動者留諭月不下會上意有所不可乃下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瑞直聲遂大著尋世宗崩穆宗立奉遺詔出瑞于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歷通爲左通政未幾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瑞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縣者藉其門以希閫公至即易赭而黝中人監造者以入人肩輿行見瑞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澱滾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潮齧淤爲陸瑞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匈月而底成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盡入豪家卵翼窮民而推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大學士徐階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迹遠郡以避民乃奉瑞嘗論欲天下太平雖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取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敝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民得保守田業者相率繪像尸祝然瑞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之遂解官歸里居十餘年公論臺省薦相踵神宗立聞瑞名起南僉都御史尋遷南吏部侍郎瑞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蠧決不可縱當歸本君身多責難語奏入上鑒其忠欲召大用有陰沮者乃以爲南京右都御史浹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目爲迂闊甚之甚力章亦寢不下乃屢疏乞歸不允歲丁亥卒于官年之日貧無可給棺櫬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祭于塗累數百里不絕計聞上震悼久之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贊曰禍鸞刺嵩名章炯炯襲虎祉鼠尚方斬佞中人主忌衆推何病鸞鳳羽儀終屠豺貔

史官曰明之人田夫野老街談說忠臣直聲傾聽聞者[illegible]嘗不曰楊繼盛沈鍊海瑞斯亦可徵品矣繼盛有社稷功天下知世宗怒而僇其身而不知用其言燭鸞嵩之姦邪繼盛之言終行矣鍊爲國擊嵩不勝而戍然爲嵩擊鍊固鍊死鍊死神鞾鞾不死而嵩蕃顛擠夷死矣瑞風號鐵面所言切世宗膏肓惜世宗之不悟只崩瑞以直起終以直抑甚矣直之難也繼盛精于樂理鍊長于詩文瑞優于治績誰謂僅以言動天下後世哉

明書第一百九卷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二 忠節傳九

吳中行 趙用賢傳

吳中行字復菴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俱以隆慶五年進士選改翰林庶吉士神宗即位中行授編修用賢授檢討當萬曆丁丑十月朔彗星見西南光芒亘天狀若練氣成白虹篲轂洶洶先四日大學士張居正聞父訃時內閣馮保挾沖主握重柄居正因交畢事之共擠元輔高拱去壹意擅威福專賄賂以諸子為馮之義男因得制科鼎

甲而自居太師刑名刻覈其間耳目牛馬藉氣力齮齕人者率多卿寺省臺要職奴游守禮橫倨甚賄冊縉紳間具以楚濱呼之先是御史劉臺上疏發其奸語切直逮赴詔獄謫戍去且乙聞訃朕奕時特旨從中出留之內監將保之命絡繹至附耳躡踵而居正時作矜曲狀授意指于二輔臣引奪情例以聞神宗慰勉損貶殊至居正初疏云守制是常禮小節且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又一二日即下章幾務于苫塊中辭疏俸至再忽自請留京守制以次馳驛回籍營喪事時中行為編修稱疾杜門用賢為檢討與修撰沈懋學過學士丁錫爵所慷慨欷噓曰波流瀾狂砥之障之豈無其人乎臺省諸諫官望風承旨舉名乞留疏既上而位九列者復四出嚮其長為倡以效之士大夫咸垂口結舌噤不敢出一語翰林中行用賢皆[illegible]曰激褎各有伏闕上書之思而各不相聞各草疏具謂史臣無言責姑俟有先發者足以明人倫伸正義火之用[illegible]過中行所抵掌談時事詞意激昂殊勃勃因微洩王錫[illegible]痛憤語次述沈懋學嚮書戶尚書李幼滋云師相之歸宜決臺省之留宜寢李益為居正周親所雅善者幼滋答書以若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競也今師相不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揖遜征誅而得其傳者本朝維新建

可與言羅生正不達此耳次日沈懋學私相語曰臺省者疏則臺省無言矣翰林風化之原繼文教而起者誰與中行遂出袖中草示用賢讀之扼腕拊膺茫茫然策馬歸[illegible]草疏錫爵曰三綱淪九法斁舉國若狂世道陵夷至此[illegible]索疏草讀曰此所謂笑嘻之怒甚于嫚罵者君能置死生乎不能則不可為也中行領之曰齋心舉念府業已辦此矣錫爵為之墮淚叩上居正聞之大怒曰豎子且須何言禮尚書馬自強讀之拊掌擊節曰本院生光吾黨頁愧矣典典禮之宗不忍囁嚅特以地位相逼為嫌耳明日用賢奏亦上二疏俱留中諸內侍皆縮頸吐舌居正怒益甚[illegible]

編修劉臧入幕語之曰吳子者我極愛之且有厚望望甚
爲伊則何乃做一箇羅一峯便了他一生羅一峯有甚好
處繼之者趙子二子將座主先生立名可乎語多悖戾
承命中行謂若好名不宜以座主爲師中行應曰不獨我
好名亦欲以好名成師相忠孝之節正所以報座主座主
之名完則門生之名不得成矣師相豈以刑威殺僇足以
鉗懾人人固有覷死生如旦晝者臧返命而怒不可解身
強錫爵率翰林數十人求解於居正居正拒不接而錫爵
獨徑造喪次曰兩生狂妄望宥之居正云疏留中我不得
預聞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爲公怒語未訖江陵

怒屈膝舉手作刎頸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錫爵大駭
遂趨出中行用賢席藁待罪朝房而中書秦柱改服[illegible]
周旋於左右竟坐黨削籍明日刑部外郎艾穆主事沈思
孝共上疏語尤激切居正亦傍徨遣飛騎走卒伺探諸貴
中猶涉形影亟囑其所私客慰諭以阻之雨夜徵傳四人
皆杖戍中行用賢語其子弟曰事關綱常吾儕簡冊吾得
死所矣是日都人集者千萬願望見忠臣丰采朝房歷不
能容至毀檣入睛煦中陰雲陡結天鼓大鳴儀鼎失光者
移時而校尉數十出遂扭縶四人四人辭色從容笑而入
旁有內官私相詫曰朝廷且不知也各六十血肉糜潰舁

曳出長安門以板闔舁之行赴戶部赴京兆赴縣馳頓自
巳至酉而道路嗟吁追隨擁塞不得行晚舁中行用賢歸
復甦穆思孝加鐐鎖禁獄中三日始僉解發戍翰林講讀
趙志皐等二十餘人俱有援捄之奏格不入而進士鄒元
標則懷其疏俟於廷見四人受杖旁觀發憤切齒頓足繼
杖畢上疏亦廷杖如四人都中朞歲云科道摯狐搖尾者
林雙鳳鳴陽又云居正身不正用賢相不賢思孝心何歷
中行道始全吾艾能醫病元標欲轉天五賢一不肖千載
定須傳而居正已襲冠裳于衰絰登朝辦事出朝房見客
未幾衣緋懸玉與吉典矣南京六卿暨六科復羣奏乞留

尚書潘晟太常呂藿給事中傅作舟御史王蔚張一鯤林
應訓爲之倡獨僉都御史張岳疏請居正奔喪以全大節
御史諸鴻讜疏乞宥狂愚諸臣懋學分貽書當路及居正
子仲經權忠孝之辨娓娓數千言居正怒不止中行用賢
皆于路中割去肉數十臠大盈尺深入者餘寸竟空一股
云錫爵懋學皆棄職歸中行用賢家居六年居正敗皆以
原官召用中行歷官學士致政歸隱居不仕用賢爲南京
部侍郎改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移疾歸中行爲文章學
漢有晉唐之風用賢爲文博達詳贍尤長于奏疏各有文
集而用賢著有三吳文獻制國朝典章因革錄大約二人

山處絕相類云

贊曰僅僅雅流雄擁百城文麗卿雲擊豺振聾前有一堂

後有吳趙綱常所關弗沉厥抱木天煜煇陋彼坐嘯

史官曰傳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又曰移孝作忠忠與孝無二理無二心居正竦忠以夙孝泉從矣尚冀其成夾輔之勳陳堯舜之道冲主何顏為解之者曰居正功在社稷過在身家綱常倫紀之際聖道絕續爭于斯豈彤末耶于謂解者之罪通于天矣中行用賢以風化所本毅然諫之以正而居正作而非之態為毒螫之行曾不旋踵身死家破而二人者榮祿休暢提而較之其相去遠矣

楊漣附魏大中黃尊素李應昇繆昌期　左光斗傳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漢楊震之後流入安南宣德中從英公張輔歸附賜居應山遂為應山人曾祖鐸好任俠為人報讐祖萬春以好施予破家里人稱之父彥朔好儒尚氣誼生漣雄幹鬖鬖蔽肭孝友誠篤家貧喪父躬營塋務奔得疾幾殆夜聞鼓樂聲有神人降其室為處方病良已少落拓自喜里中呼為狂生與陳愚交毎以豪傑相期許常雪夜兩人行歌徧邑中倚枉而嘯出地而書狂呼痛哭人莫能測萬曆癸卯舉于鄉三十四年丁未成進士授常熟知縣其為治好古教化豪強大姓為姦猾亂吏治必寘法致去吏人捧手索氣丞尉嚴事如大府字養小弱圓民

所疾苦徒行阡陌間執手慰勞如家人父子以此察知謠俗及閭里姦利訟蔉斋息邑以大治大計舉天下清官第一已未擢給事中歷進兵科都四方貨賂不敢窺其門條奏天下大計冬中要察先是光宗居東宮久間於鄭妃倚位危殆神宗寢疾光宗為皇太子希得召見毎徬徨寢門外漣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日率百官問安效宋文潞公訶內侍故事傳語什籍內監王安太子當力請入侍進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常光宗即位五日而病趣封鄭貴妃為皇太后及久侍東宮選侍李氏為皇貴妃傳旨旁午

中外奸邪詗知上病不起陰扇鄭李踞兩宮挾皇長子以
專國命漣要諸大臣集左掖門而折貴妃兄子養性貴妃[illegible]
即日移慈寧宮漣上疏極論貴妃所進醫崔文昇侍疾無
狀宜下司敗並王安窮究宜示中外閣俾廷臣證汗起居
發病狀勸慎德上嘗樂萬幾進皇長子及諸皇子於床
前膝尊迎邪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以尊國體
疏入三日上特命錦衣召漣入意且得罪上對羣臣從容
言病狀而數目漣指皇長子曰科臣謂不當去欲左右甚
有理後再召與閣顧命爲几注視左右感異之光宗崩選
侍猶居乾清宮羣閣教選侍閉皇長子不聽出漣首定大

計大行在乾清宮羣臣哭臨畢即擁皇長子升文華殿受
萬歲暫御慈慶宮須選侍移宮而後則羣閣計格矣諸大
臣趨之乃羣詣乾清宮閽人持梃拒漣大罵奴才格却之
將及宮門內豎傳李娘娘命追呼拉還者至再漣復手格
叱退之皇長子既居慈慶選侍猶居乾清未暇移託言[illegible]
洶謂欲垂簾詰責御史左光斗疏中武氏何語漣抗論[illegible]
朝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以十數先小豎於麟趾門者一
叱閣臣從哲及大閣於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熹宗還
居乾清後先爭辯謂選侍不得加天子天子不當託宮[illegible]
反覆痛切聞者曰紫移宮之日聲哀叶呼聲淚迸咽選侍

能於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聲徹御[illegible]
殿陛皆驚上聞語近侍曰鬍子官何想也當是時三朝大
故變起旬月舉朝不知所爲漣乃外戒金吾簡緹騎周[illegible]
徼備內戒中宮乳母禁宮人關人毋露宮門外五日夜
不交睫頭鬚盡白每有大議大臣多有顧觀問楊給事云
何莫敢專決也移宮既竣羣閣失其所恃依造作蜚語
動朝士奸黨者進安選侍之揭以撼之乃上移宮始末疏
優詔嘆嘉復詔漣交關司禮王安冀取中旨以恚之又發
憤再疏移病歸忠賢用事于是王安以殺死明年即家起
太常少卿時賀客匯至子弟皆色喜客退漣呼曰兒曹何

癡而以而爻進賢冠爲作牛馬耶今中聖子立野有伏寇
外有強阨內有逆豎閹場宮府皆而爻死所且不暇何
喜之有聞者駭之瀕行語友陳愨等曰楊漣此行不知[illegible]
路是何如也入都尋擢左僉都御史進副都見魏忠賢[illegible]
氏專擅無等遂憤激上疏略以爲高皇帝定律令中官止
供掃除不許干預政事王振劉瑾旋即誅戮聖明在上乃
敢恣肆無忌僭濁亂朝常用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
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陰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本市
井無賴中年淨身竄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厚[illegible]
旣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以票擬責閣臣自忠[illegible]

專擅旨意多出傳奉甚僞真辨近乃三五成羣逼勒景擬
甚至有意自內批者大罪一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
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忠賢惎于剪已之忌示意孫逆論去
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進御進藥之劉
晉天實有隱恨鄭元標等有言之嘖言官論去是何使于
忠義不容皇上有痛念弓蟲之老臣大罪三如王紀鍾羽
正當年功在國本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
如鶴忠賢或使人呼羣于部堂逼之去國或與沈㴶交通
陷之削籍而乘覩善附者則驟加蟒玉不容盛時有正色
立朝之直臣大罪四枚卜重事也忠賢力阻前推之孫愼

行等且矯旨擠出與欲門生宰相矣大罪五廷推南太宰
北少宰皆矯旨點陪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
大罪六滿朝薦等九人抗論忠賢傳奉降斥大罪七皇上
南郊之日傳聞一宮嬪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
已驕橫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
大罪八銷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將娩中外欣欣相告
忠賢以不附已矯其私比捏報無喜矯詔勒令自盡不令
一見皇上之面不思堯曾以十四月而始生耶大罪九舊
日妃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流虹繞電之祥忽化爲烏
星墮月之候傳聞忠賢與客氏實有謀焉是皇上且不能

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先帝在東宮內臣王安不無微勞
忠賢以私忿矯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犬彘其大小
內臣無罪擅殺不啻千百大罪十一窮奢極欲今月拔樂
賞明日討祠額毀人屋宇建立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
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蔭中書明日蔭
錦衣如魏良弼傅應星等日皆乳臭目不識丁不知忠賢
有何軍功有何相業襄朝廷之名器大罪十三因而手濺
膺祖用立枷枷死皇親家人數命欲扳害皇親搖動三宮
興欽獄房之大獄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煤窑近陵
賢之墳証以開壙立致之死設畚長陵一抔土又何加焉

大罪十五諸生王思敬等侵占牧地果真自有撫按學院
乃徑拿黑獄拷蔑青衿赤纍絏于泮宮大罪十六科臣周
士樸疏糾織監即匿織監而踏士樸以成中官之尊大罪
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持法平恕竟令削籍矣
祖宗之律可不守而忠賢之律不可不遵大罪十八未幾
且示移于絲綸科臣魏大忠到任已奉明旨緣不依附乎
鴻臚報單傳旨詰責及科臣回話省堂支吾又褻王言矣
成解訓玩言官于掌股等天語于兒戲大罪十九東廠
以緝奸盜自忠受事快恩嚮行傾陷傅應星等招搖引
陳居恭等掀唇鼓舌以至投匭打網片語違忤駕帖立至

造謀告密關同文之獄大罪二十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
打點實往來忠賢私房之家及事露乃竟令避去假役事
成忠賢且爲胡□首功矣況發帑修肅寧城池非郿塢對
耶大罪二十一謀同奸相沈㴶創立內操大盜刺客東□
西擧之人安知不寄名內官之家伺㥄作變大罪二十二
進香涿州鐵騎擁從蟒玉追隨警蹕傳呼淸塵墊道歸駕
騆馬羽幢旌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大罪二十三今春走
馬御前大無人臣之禮皇上曾射殺其馬忠賢進有傲色
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亂臣賊子之心寸衢不足
以盡其辜大罪二十四忠賢致此大罪懼內庭之發發者

發換者換左右旣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逐者逐錮者
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
貴之徒扳附枝葉倚托門墻或認作居停或投充門客內
有投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奉聖夫人客氏復爲之
彌縫其罪狀遮護其回邪故掖庭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以至都城之內天下之大皆然但見中外有切緊之
事當用之人必曰要與內盒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
必曰內邊不肯是皇上爲名忠賢爲實無怪邇日涿州之
役天顏咫尺票擬者不請上裁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
之外也事勢至此羽翼將成騎虎不下太阿倒持主勢益

孤不知皇上之宗祐何托三宮之安危何托皇子之安危
又何托萬一少有差池臣卽欲死報皇上亦何能及乞皇
大小文武勳戚勅法司逐欵嚴訊立刻正法以快神人其
客氏亦必勅令居外以全恩施如此則天意回人心悅嚴
內不立奏太平請斬臣以謝忠賢臣死不恨忠賢匿漣疏
不令上覽矯詔云楊漣肆端沽直本欲窮究念係方多事
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魏廣微者大學士入內閣黨比
亂政漣復上疏詆廣微爲忠賢羽翼疏未入傳旨勅飭漣
籍爲民天啓四年五月下中書汪文言于獄誣以王安黨
懷康妃捏造垂簾等語潛令文言授意于漣等逼逐康妃

及皇八公主蹌踉出宮漣公然以定策自居遂馳緹騎逮
家逮漣漣昇檻就逮父老子弟哭送者數萬人壯士欲劫
謀奪者甚衆漣悉懇求去既至下詔獄而北鎮撫司許顯
純復于别案誣以漣受罪臣熊廷弼銀二萬求緩刑乃酷
刑拷訊漣曰天下豈有貪贓楊大洪耶七月二十四日竟
斃杖下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不可辨識僅其鬚存死之
日白氣貫北斗漣死三月上問左右曰何久不見都察院
楊鬍子也家貧贓莫辦牧夫洗例菜傭皆以錢投縣歷代
完三年而復巳懷宗卽位詔錄諸死璫禍者贈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謚忠烈官其子之易肖像祠于順天府漣墓

生風丰裁峻拔採纖芥之善毘毫末之惡明白制薦推譽
讓能遇事慷慨憤烈不顧利害嘗曰人果知心何難貿易
首領其生平如此歿之夕鬼謳呼護其穴云先是二十四
罪疏始奉旨有魏大中李應昇者皆申其說魏大中字廓
園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授行人歷陞吏科都給事中大
中以奸閹擣權羣邪濟燦事關封疆宮府無不力爭及楊
漣疏下矯旨上自爲解大中憤激上疏畧以爲從古君側
之惡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君
不信乃始至于不可救東廠太監魏忠賢擅威福制生死
人怒于下天怒于上輿情不勝切齒顧未有數其罪于皇

上之前者憲臣楊漣以殺惡顯禍在皇上蕭牆之內肘腋
之間故列忠賢二十四大罪以告疏聞之日人情踴躍以
爲禍本可拔乃漣疏未蒙發票而忠賢之奏先下愈其勢
勞錄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始下溢其忠愛罪其浩直
矣忠賢種種之罪案引爲親裁而代其任咎忠賢種種之
逆跡不能置辯而代與分剖安排布置倒行逆施自蹠自
票皆盡出忠賢之意與代草者之手而漣之疏皇上必未
經省覽也伏乞皇上詳加省覽將疏中所列之事一一確
究立置重典皇上何難割于忠賢何難割于客氏至謂左
右屏而皇上孤立于上夫皇上爲天地祖宗所式憑有臣

所阿護臣民所擁戴何靳于忠賢若忠賢一日不戮客氏
一日不放恐左右之人皆忠賢客氏之人皇上眞孤立于上矣
可爲伏耳疏入矯旨逮詔獄幽沉掠死懷宗即位贈太常
寺卿予祭葬謚忠愍

李應昇者字仲達江陰人萬曆癸丑進士授南康推官擢
監察御史吏事嚴敏風采大著多有人所不敢言者以晉
爻慢君疏叅魏廣微以黷貨無厭疏叅崔呈秀及楊漣疏
入不省遂具奏畧曰昨臣堂官楊漣疏叅魏忠賢二十四
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
賢甚于畏皇上故切齒不平搤手相戒漣獨冒死危綸感

悟聖心謂宜大奮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厥罪忠賢亦應束
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盈綸先下
羽翼四布謬曰孤臣恣睢無度謬曰忠赤不知誰爲代草
以欺皇上者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
也千眞萬眞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
自辯而皇上反復爲之辯則中旨眞可聽其僞傳乎閣臣
眞可聽其委立乎外廷眞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眞可聽其
驅逐乎直臣眞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眞可聽其自操乎爵
祿眞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眞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眞可聽
其在乎乎出入眞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皇上英明天

囊此必非皇上之意也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
忠賢但昌謗議動輒護說親裁昨閱邸報到閣傢然傳[■]
而明旨諄諄遂一一爲忠賢任過矣臣觀從來小人之[■]
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結主心根株旣深吞噬乃肆今
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及以帑猶假
來之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忠賢不去則皇上不安臣爲皇
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蜩影之疑[■]
爲忠賢計亦莫若早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而乞惟蓋之
賜不然皇上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餓
鴟鵂之射縱多方辯口百計防川鬼神忌盈物惡居上九

廟之靈爽必殛之兇于忠臣義士請尙方之劍者誠[■]人
忠賢大怒矯旨逮下詔獄拷掠不勝死懷宗卽位贈太[■]
寺少卿謚忠悼又有繆昌期者字當時亦江陰人萬曆癸
丑進士歷官右諭德時噴傳以魏璫賀出其手忠賢怒[■]
矯旨逮下詔獄加酷刑殺之懷宗卽位贈正詹事廕子[■]
子生謚文悠又黃尊素者字安白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
官監察御史亦上疏中理漣就忠賢怒削籍爲民歸里爲
蘇杭織造太監李實誣劾逮下詔獄拷死懷宗卽位贈太
僕寺卿錄其子國子生
左光斗字共之號浮丘其先左雛嘗佐唐封王世廟食於
淫後[■]徙桐遂爲桐城人兄弟九人光斗居五初生[■]
嘆屋上有火光遶屋人咸異之六歲就塾師閱卷一目數十
行九歲能文好購奇書喜讀節俠傳十四郡太守趙勸[■]
有璜章光斗作賦上趙奇之命爲文立就稱長才名益[■]
家貧教育諸弟兼授徒以資筆墨每語人曰貧家無樂事
惟率諸弟誦讀見其各有成就欣然忘寢食萬曆庚子舉
于鄉丁未成進士鄉會皆冠其經房授中書舍人明年戊
申歲大水民饑册封益府過里乃捐貲賑三黨與邑令會
賢多方拯救辛亥復大水以差還賑之如前或以官貧難
辭爲言則毅然曰不記十六七年游饑乎吾父爲[■]荒[■]

[■]皆指數米薪勞瘁遂進歷見文章色尙分甘親屬死喪具
棺殮無急客豈今叨朝廷升斗而反難之癸丑選爲監察
御史俟命八年强半依膝下樂山水課諸弟力學商確古
今一日言曰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畢竟是錯李綱於高
宗和議上疏極諫皆爭事而不知爭人蓋事之失只是一
事人則貽禍無窮百年之計無如樹人兄吏兵二部用人
知人尤爲喫緊因於簾中取人十中一帙牘藏圖默曰某
賢某奸其留心夾袋如此又謂吾在外靜觀官府鈞衡遲[■]
愈畫兒始以小人之奥托於婦寺繼以婦寺之禍釀爲[■]
翟發陰感召殺實收拾而本並從一念微渺始吾欲品[■]

清未有女子不貞而可議四德者也未始考選命下列議
臺是時神宗靜攝久邊境大擾光斗首請皇上御朝早定
大計時兵部採人言許天下能募兵者即自領至京光斗
以爲召外兵入京師恐蹈漢何進故智疏力止之遂中輟
緝參銓曹金鼎臣等褻假印七十餘顆文卷百餘宗假官
百餘名銓資一清嗣差鐵輔屯馬以勝國舊濟東南至以
御酒龍衣求米張士誠總山北人不知水利廢屯田乃疏
三因十四議上請屯田另行舉劾皆報可時孝端皇后崩
制禮部請勅差官訃告乃陶仰未奉勅禮部仰未請勅內
徑差官齎批代勅旨光斗以爲非禮疏參改正神宗不豫

東宮閹魏忠賢等瞞皇太子令旨以索世廟戚畹鬼產賣
貢至私窩賭以必從光斗封還不啓曰尺地皆殿下有今
日敢私授受乎閹忿而去既又疏參巨閹陳登奪民屯題
蠲免十三場逋租民咸復業又念零星開墾制不能久疏
請開功名之途倣漢力田科以田爲殿最使人自爲屯而
國已收無窮之利其屯學博士弟子員廩餼即取給屯墾
詔曰可既又改督畿輔學政執法爲文權貴不敢干以私
以道義砥礪多士疏請開武學教諸生射刻兼才錄與文
並與人競起距白蓮妖起收功者半出儒生其效也涿州
置水田三千畝贍貧生毎鄉試給諸生卷費亦爲例康熙

李時爲選侍光宗憑几傳進封后光宗崩李尚居乾清宮
光斗慫諸臣叩宮請皇太子出陞文華殿拜呼萬歲隨上
移宮停封疏選侍怒急召光斗光斗不爲動曰天子耳目
官不奉選侍召又從容與楊漣訣曰矢心無愧死自古有
之時熹宗即位擇先九月初六而選侍猶未移楊漣具疏
力爭乃移一號殿閹劉遜劉朝等以盜寶逮訃無從出府
賂邪黨流言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以搖人心外議紛囂
光斗亦不知移宮從上思禮選侍甚渥乃具仁義兼盡疏
奉旨切責時光宗年號未定或議削去否則仍以明年爲
泰昌元年光斗曰先帝一月堯舜何忍言削聖作物覩宗

祧爲重以大行年月須正朔受否且今日之事天啓之存
泰昌非泰昌之更萬曆也議出始斷以萬曆四十八年八
月爲泰昌元年是時諸閹內撰戚畹鄭養性輔臣沈漼宣
典重兵光斗乃上內戚典兵奸相典兵宦官典兵一疏言
甚危峻上是之先是熊廷弼初撫遼恃才剛愎光斗疏論
之廷弼不能平既去遼遼敗廷臣交薦復起欲處分前來
廷弼者以謝光斗獨疏救之廷弼愈不能平光斗毎語人
于朝曰廷弼才優而量不逮前以之守遼則有餘今以之
恢遼則不足其早見類此遷大理丞晉少卿踰年拜左僉
都御史邪黨极忌乃於魏忠賢處進百官圖某宜先驅某

宜後擧某宜正射某宜借攻審爲布置肆擠排會楊漣疏
忠賢二十四大罪而淮揚巡按崔呈秀回道考察都御史
高攀龍疏其貪穢下部議遣戍於是邪黨益急乃爲借端
而攀龍等俱去國光斗方草忠賢虧欲二十二斬罪疏將
發爲家奴福生所洩矯旨偵奪歸疏不能進里居嘗命小
奴扮楊椒山寫本姓西市數曲每飲擬演事漸聞京師忠
賢乃借移宮逼遷倚受廷弼賄楔封疆爲罪端先逮汪文
言下詔獄百毒拷訊文言甘死不誣服乃不責文言詞而
矯旨下逮緹騎至桐城光斗聞命神氣晏如惟私語子弟
曰父毋老矣何以爲別汝曹善解慰之勉其子曰修德力

學勿以爾父爲戒而謂善不可爲里人奔集哀號讀詔擁
廟揭竿張檄於四門示擊緹騎光斗曰是抗天子命不可
懇止之檻車出郭里父老子弟遮馬首哭聲動天緹騎爲
涕洟而從者約數百人詣闕上書光斗譬以利害至黃河
乃返闕卯拳心歸愈戒嚴防之下獄考訊坐贓二萬勒限
比體無完膚卒之夜里中咸見光灼灼大如斗三日屍出
肢骸穿裂面目如生年五十一是時亦族之北一日數十
驚變產完肢不滿千餘株連兄弟同宗以及三族無一免
者囹圄填滿[illegible]迨丁卯九月懷宗即位誅忠賢及黨
下詔優恤悉擇諸祭贈太子少保副都御史諡忠毅蔭子

國子生予祭建祠鄉賢建廟祀學者稱爲浮丘先生又稱
蒼嶼先生

贊曰鐵面稜稜豸冠巍巍虐焰薰天不爲氣奪首發大難
坐日同懸不䘏獄吏血書載傳左爲士宗世賴安危封章
擊怒千古揚輝死骨同聲五夜霜飛

史官曰世之議漣者有三一曰以移宮貪功一曰以交卷
鉤奇一曰以過激致禍予不暇置辯獨是二十四罪之疏
發之于羣言未鬨之先古云獄藿不採一掌堙河漣可謂
忠肝義膽矣卒寢移鼎之謀正參舜之罰漣之始疏折之
也託孤寄命若漣者足以當之矣第移宮不必使蹌踉而

氣歐聖母威挾眹躬之璽諭出自王安之手熹宗罔聞知
漣之死則同而過激之言則非矣君子于漣取其節焉若
光斗之立朝敢奏明試其于禮樂兵刑諸大政多所底績
而其談宮闈事與平昔章疏絕不相蒙意學博氣雄無所
不可耶惜三十二斬之疏存空名而受實禍悲夫魏大中
等申明之言烈烈有生氣亦皆慷慨男子也

明書第一百十卷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二　忠節傳十

周順昌附五人　萬爆附劉廷佐　周宗建　方震孺傳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爲諸生時與友輩相砥礪每感人倩日澆慨然有振起流俗之志多發之筆舌萬曆壬子領鄉薦癸丑成進士廷對時微雨有璫廷之入室固謝卻之授福州府推官殫精法比一切請囑略無所徇性極慈嘗日吾爲刑官每念用刑非以騁怒六年中未嘗用重刑時稅璫高寀爲橫順昌務至不與相見璫役犯法者悉捕置

之法璫所問罪贖屬郡縣追理或加嚴刑順昌爭之力民賴以少甦已而寀以民變劫撫臣質其二司或議以周司理代順昌曰此豈吾死所哉誓不往而與監司之媚璫者相左欲棄官去一郡大閧撫按固留之乃止操履清惠娸孽者終莫能難秩滿擢吏部主事銓部一人以數吏供之窮極侈汰後以美缺償之順昌一切謝絕嘗飲湯覺味有異叩之則吏所供人參劑也出金爾之戒勿再進嚴絕饋遺都人以爲從來所希至進退人才侃侃不讓所汲引多孤特之士其人皆不知所從來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順昌與味既別不能無左右袒人遂得因而位置之因推舉大僚失要人意遂引歸時逆璫魏忠賢已駸駸向用矣既歸而一時相與者相繼去國已而璫燄日熾順昌與人言義形于色其語嘶閧天啓五年乙丑巡撫周起元以忤璫削籍順昌爲賄言指斥不諱嘉善魏大中被逮過吳門順昌過之流連三日因以女字其孫于是御史倪文煥疏劾順昌不應與罪人結婚因言順昌署選時貨賄很籍至潛濟舟爲之沉而順昌實取道中州歸疏出聞者咸唾罵然順昌竟落職而璫怒未已丙寅三月織監李實疏論順昌及周起元黨比于是以緹騎逮問命之日親知畢集咸爲泣下順昌意氣自若明日人情洶洶蓋順昌廉又時時

爲上官言民間利病吳人愛之如父母緹騎至脅賄乘助至千金而脅者望益奢民間喧傳魏太監矯旨殺順昌宣旨大士民聚而與撫按抗言緹騎叱之衆遂大閧毆擊緹騎至死撫按諸官皆匿散順昌立不移請囚於獄又三日始以昏黑行所過道路無論識與不識皆曰清官清官有泣下者下詔獄順昌對簿不屈强坐贓三千五日一比會火起王恭廠停刑至六月復嚴比衆皆委頓順昌獨瞋目罵璫極口遂死順昌爲人篤孝少時嘗與友人飲酣母夫人戒之自是終身不飲居恒持論平恕而獨與璫事義憤激烈乃以口語致禍明年逆璫敗又明年倪文煥棄死年

寶以疏非其出未戕追贈順昌太常寺卿廕一子謚忠介
殴擊緹騎民顏佩韋等五人坐斬後吳人憐而塟于魏忠
賢生祠之基立碑題曰五人之墓奠酒禁者不絕佩韋就
訊主者問誰爲首對曰是日舉事者皆可爲首何問爲及
赴市揚揚不變色告郡守曰公知我等抱義死非亂民也
郡守頷之監司張孝以下皆爲流涕五人者顏佩韋楊念
如周文元馬杰沈揚

萬燝字元白南昌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調工部
歷歷虞衡郎中管寶源局時慶陵工甚急無所需疏請內
官監久積廢銅鼓鑄以資而忠賢以侵內權怒嗣調屯田

郎中應營慶陵至陵見百務未舉還上疏其畧曰人主有
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在人主則竭澤而漁飛人[illegible]食
而有毛將焉附之患由此言之是人主之權臣下毫不敢
畀兜而况刑餘之人乎太監魏忠賢性狡而貪膽粗而大
口銜天憲手握王爵一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爲皇
上有而盡爲忠賢有舉國側目不勝太阿倒持之憂爲率
先登于憲臣之首發與科道之交彈臣又何敢爲摭拾附
和獨忠賢有大不忠于先帝而敢不一爲先帝在天之靈
大不忠于皇上而敢不恩皇上永思之孝如盜利權侵陵
工爲通天大罪閹臣職掌者尚未言及臣敢爲皇上陳之

皇上之寵忠賢以服役先帝也忠賢既先帝之役則當事
先帝之事既受皇上之寵更宜心皇上之心然皇上之心
有一刻不在先帝之陵寢乎以陵工而用是皇上不以天
下儉其親也至捜財以急陵工是又臣下體皇上罔極之
苦念也陵工原無額派萬目于外解而外解無轉盼于事
例又不多臣承乏寶源局隨蒙調屯司陵工又臣之職也
臣在局目擊錢銅匱乏百計購銅而不可得咸言內官監
積破廢銅器數百萬斤但一移文可資鼓鑄而陵工可不
勞他項及請發而忠賢怒矣謂內邉之利豈可擅移[illegible]
臣隨具奏而忠賢益怒奉旨不允旨下而臣調矣嗟嗟以

無用之物而成皇上大孝之舉此微臣區區一念而不料
觸忠賢之忌也甚且詬詐及之倘忠賢少思丞妥先帝之
靈丞慰皇上之孝必不專制若此然忠賢貨賄山積何難
損此破廢以襄鉅典忠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握天下之
利權既搽天下之利權自全操天下之政權矣臣詣陵相
工轉至玉泉山見忠賢所營墳塋碑石崢嶸隧道深閟翁
仲簪朝冠而環列年虎接銅駝以森羅制作規模無異陵
寢且前列祠宇興建佛堂珠網懸星璇題炳日丹青照耀
金碧煇煌欷歔久之不覺失聲而嘆曰何物么麽僭擬若
此所費不下鉅萬是何來耶至今鑿山伐木斤杵雷動布

金施粟車馬如流曾不痛念先帝之陵未完營陵之用無
猶使忠賢少有心肝必且以營墳之急轉而爲先帝陵寢
急以美梵刹之貲俸而爲先帝陵寢貲伏乞皇上俯念陵
言要發廢以貧鼓鑄將忠賢立寘重典以懲其盜利權僨
陵工之罪褫其墳營以杜後來僭儗之端于以謝先帝而
使人心匪懈也奏入矯旨以僨陵工餙詞罪之杖午門外
一百不死忠賢矚校尉引錐刺心而死縣旣死而有劉廷
佐者字含白萬廣人萬曆丙辰進士歷任監察御史身贏
弱若不勝衣遇事敢言以直聲聞嘗以言事謫降後聞
見縣以杖椓死遂上疏言臣惟功名富貴人之所甚欲

死于貶辱人之所不願也然人臣有寧爲此不爲彼者豈
獨其性與人殊哉忠愛激烈不忍君之明蔽于宵小權
于左而國至于亂而不可救是以寧棄生存而蹈死亡
榮利而嗜斥削其苦心蓋難言之矣古哲后知其若此
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雖指及闕失亦霽顏而受未聞
拜彈一閹宦不能保其身加工部郎中萬縣者也縣劾役
陵寢循職盡言皇上若怒縣之攻忠賢即立斥縣以滅其
忿足矣胡因忠賢而死縣也皇上死縣已爲失刑皇上爲
忠賢而死縣不可言也忠賢借皇上而死縣尤不可言也
臣親見死縣之狀忠賢令惡校克毒鎭縣入朝一路拳毆
鄭賜衣裂膚碎是未杖而已欲死縣矣旣杖乃引錐刺心
是已杖而又加椓死矣皇上亦知此光景乎嗟嗟人臣有
言不當猶望聖主之能容彼引裾折檻今世之主能容之
留爲美談先帝期皇上爲堯舜而忠賢不嚮皇上爲何如
主使皇上有斃直臣之名傳之藝苑書之史冊大爲聖德
之累此之惡蹟又在二十四款之外皇上豈可仍親信倚
任之而不亟加誅戮乎伏乞皇上憐憫死于忠賢
之手將忠賢立置典刑以慰忠魂不然忠賢借叢惡社
肆益甚則自今以後懲縣之死孰肯據七尺以干不測之
威犯在旁之怒成一壅蔽監謗之世界使皇上孤立于上

天下事尚忍言哉奏入謫遣以死僖宗即位贈縣光祿
鄭贈廷佐太僕少卿
周宗建字來玉吳江人萬曆癸丑進士初授武康知縣
晉政以循卓擢監察御史入臺疏劾客氏以保姆而威
甚則官其夫官其子及賜盜竊名器疏入不報客氏旣
忠賢而嘆曰宗建應懸舌端耶何法以甃旁有聞者拍手
辭謂其富貴乃在斯以宗建爲奇貨擁城事以中之傳旨
廷杖以遠至午門復傳免及廷光祿復劾貪婪司禮太監
王體乾體乾諫之忠賢謂此人不去我輩耳不得清淨矣
復傳廷杖至午門又傳免忠賢敢于播弄如此宗建欲奏

官去不許天啓壬戌秋京師久旱上躬禱獲雨繼以雹傷稼羣黨皆以聖德格天稱賀宗建獨以爲災異因疏魏忠賢目不識一丁豈能詰大義耳目壅笑之際日與相親官廷禮法之事日以相托寧不壞政事干天怒疏入忠賢大怒時上御文華殿日講宗建應侍班方撤講忠賢猖暴指詈哓哓辯目不識丁語狂告號奔直造御座願乞爲僨上爲動容命杖宗建一百于朝輔臣葉向高等力救獲免尋忠賢益肆而給事中郭鞏附忠賢持內計掊擊排擠侍甚宗建力爭以鞏交結近侍律當斬大發忠賢之奸嘗書紳曰見邪不擊非忠臣畏死不言非勇士忠賢持章示輔臣

擬逮譴而向高復懇救之奪俸乃其黨曹欽程遂誣其按楚舊事下詔獄時許顯純掌北鎮撫司即訊五毒備至罵宗建曰犬豕此時尚能說老翁翁不識一丁否御史王心一奮然于朝以公義責執政執政厲聲曰宗建不宜言郭鞏通內時向高已去國心一反復論辯執政愈怒心一含淚出曰宗建死矣忠賢使人以鐵釘釘其體不死復令着緜衣以沸湯淋之皮膚捲爛婉轉二日而死懷宗即位卹其冤賜白金五百兩卹其家贈太僕卿官其子爲部司務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萬曆癸丑進士初授沙縣知縣爲政清嚴不可犯而仁惠在民民尸祝生祀之秩滿舉天下循良第一四十四年擢授監察御史神宗末朝政多爲諸要人所持震孺力請開門戶之禁薦起高攀龍李邦華等後爲名臣或死國難其人倫之鑒如此光宗崩熹宗立逆閹魏忠賢結客氏表裏爲奸震孺上三朝艱危疏屢以在牀在旁爲喻忠賢恨之及巡視南城忠賢甥傅應星强奪人妻震孺執法窮治忠賢遣門請震孺笑曰有執法御史無骫法御史忠賢怏怏謂人曰我與小方豈宿世寃家耶遼陽不守奏請添設巡撫疏通海道調集邊兵更換司馬皆中窾及遼陽破震孺哭請于朝曰諸君遂棄河西耶若以其地爲荒野危險請自往犒師乃言臣本柔脆書生當

此炎天烈日之中猶存熱血黃沙之想臣無足奇欲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使其心向東耳是時忠賢嫉之甚惟恐其不出及將行復奏以爲當此主憂臣辱之時臣不敢愛死惟是越二十七人而臣膺是役後來必有以擾差中臣者嗟夫臣何差不可擾而擾此危險刀頭誓死之差乎見其疏者多悲其語及至河西敵數萬騎隔河陣震孺集兵露處爲虛實示不測七月而敵無隻騎渡者中外倚以爲安于走卒中拔薦羅一貫劉徵可爲大將後果皆善戰有功守鎮武死之其識英才如此差既滿候代于前屯敵渡河督撫迎戰全軍沒大帥擁兵觀望震孺曰天下安危在此

一箭若敵大帥去夫豈有幸哉即日馳赴握手曰將軍[illegible]
否耶歸相保富貴不歸請即殺我以明心大帥泣下攜[illegible]
得兵數萬火器以萬計糧十萬而覘師者忌其功不以聞
震孺亦不言功而王事徐大化等逢閹意疏震孺擅差下
部議都御史鄒元標奮筆曰御史保全關外無過且有社
稷功何中傷爲劾罷免之而給事中郭興治劾元標庇御
史罷歸復劾震孺河西多贓私遂矯旨逮忠賢苦于對[illegible]
無左證囑緹騎曰死御史更佳緹騎至焚其居倡言燬三
族欲使自裁而親識仗義左右之至下詔獄震孺在獄會
揚州知府劉鐸以扇頭詩含譏諷忠賢怒逮併羅其與鐸

詩酒交通擬斬西市會皇長子生得免忠賢不[illegible]
卒伺動靜卒心恤忠義報惡疾旦夕且死得延而不死[illegible]
邏卒力也震孺賦羅刹成佛詩贈之懷宗即位釋之出獄
觀者如堵至馬不得行省臺交薦謂宜待以不次之擢而
[illegible]忌[illegible]憝或去當爲一贊震孺笑曰使方子而行賂[illegible]
璫時已九列矣遂老不仕

贊曰搏虎而暨未得勢也掊奸而躓失厥志也氣壯山河
志亦成也誅桑肅清勢亦行也

史官曰順昌清謹平恕稱善人惜義憤激烈不暇反顧以
口語致禍酷烈可痛也觀衆歐緹騎五人就死可以得[illegible]
梗槩矣爆以陵工諫讀其章忠賢罪可逭耶宗建謂忠賢
目不識丁震孺以在旁在牀爲語切熹宗不悟柰何震孺
眥曰天下無一才可廢廢之則成殄厲名言哉他如死于
璫禍者則有高攀龍周起元袁化中顧大章周朝瑞吳裕
中劉鐸等或抗顏直諫或題詩觸忌躬慘桁楊命畢狴犴
悲夫他如一將死者或以封疆失事或以賦賄多死謬附
忠直勝獲褒贈而熹宗七年竄謫廢處之官皆得借端然
灰皇路燕石美玉薰蕕驥駑可同日而論哉

范景文等死國難諸臣傳

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吳橋人萬曆己酉舉于鄉癸丑成
進士清貞端亮內行修備燥髮就學便以天下爲己任有
其先仲淹風父永年爲南寧守以偺修𠁅道聞于時景文
初授東昌推官署其門曰不受屬不受饋人呼爲二不公
平刑敬獄多所平反卯辰間山東大饑條行荒政躬親賑
恤所活以億萬計民皆肖像尸祝入爲吏部主事天啓乙
丑爲文選員外郎即一襆被臥署中絕餽不通私竇獎恬
抑競銓澄流品海內翕然稱之庚申光宗即位署司事仰
副闕門旁求舊德枚卜起廢無慮百人皆先朝名宿開績

建儲擁輔翊忌守正不阿者人以爲光宗一月堯舜其于
用人景文實襄成之天啓甲子冬起典選不報乙丑起補
文選郎見逆閹魏忠賢盜柄政府變關入朝首疏清仕路
養士節以勵廉恥杜請託爲言奸人耽耽側目之時大學
士魏廣微猶以鄉曲故多方招致景文竟不一投謁比當
例推彼先授意部堂發除異己如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
等景文侃侃與爭執義不爲徇兩魏啣其私人曹欽程疏
論李應昇等而訾文危甚於大選日嚙舌出血噴濺几席
遂以病歸家居閉門却掃同鄉知故罕行謝絕著書立說
皆有益經濟丙寅八月衛門循序進鄉寺矯詔不許時爻

秀年宦南工部營繕郎強項不拜逆祠亦乞假歸懷宗即
權省臺交薦即家起太常少卿尋以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不踰月遷鄖不守敵薄都成景文不待詔命慷慨帥兵勤
王所過秋毫無犯敵聞輒却保涿獲全移鎮昌平扈陵寢
上嘉其功擢兵部右侍郎護運通州尋養病歸起南憲院
右都御史崇禎八年乙亥進南兵部尚書於留都廢弛多
所修飭改北刑部轉工部極力裁節國儲頗焉懷宗親擢
入內閣晉大學士甫四十日冦薄成疏請發內帑鼓勵義
士聯絡人心堅守待援憂憤至廢飲食召對時已絕粒三
日矣欷歔泣入告辭不能續三月十九日夜直忽傳車駕南

遷景文曰主辱臣死分也予將與都城共存亡入朝房自
縊左右解之遂草遺奏畧以爲皇上翠華一移衆心遂亂
力盡難施惟有一死以報皇上惟皇上以可爲堯舜之君
而令出唐德宋高之衆固自多難殷憂運數使然而誰爲
爲之能不痛恨于悞國之奸也哉伏祈法湯改過如周維
新親賢遠奸以用人輕徭薄賦以撫民憤發精神鼓舞忠
義早圖恢復重還故都立成中興大業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又遺筆囑其子玄秀云身爲大臣不能殺賊雪耻死
有餘恨然力竭盡節生平已畢于死期死可見太祖列宗
而已爾以遺疏追奏見微臣一片忠赤耳慷慨賦詩遥拜

獲先人冠帶赴井死閤臣六人死者惟景文爲而景文獨先死難諸臣所著有昭代武功錄大臣譜師律諸書及詩文集行于世

倪元璐字爲寶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歷官祭酒以知兵事遷兵部右侍郎有文名一時制誥皆出其手崇禎十六年戶部尚書缺懷宗召元璐等于平臺言天下大務稱吉拜戶部尚書時軍興旁午一切倚辦闖賊李自成困京城人問元璐曰倘有不測將何如元璐曰臣死君死國何二三耶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寅刻闖賊破即整冠帶望闕拜復南向拜其先人塋及母不別其內

人衣便服至書齋呼酒奠所供奉關聖前對酌三觴復出廳正席坐攜袖中巾語僕輩曰分當如此意已決毋爲我遂舉手自縊諸僕欲解之一老僕跪于傍哭之曰此吾主成名之日竊已再三矣諸勿解賊至索戶部印見其面如生驚拜相戒不敢犯其室

王家彥字開美莆田人天啓壬戌進士初授開化知縣調蘭溪擢刑科給事中爲吏科都給事中多所建明歷官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奉命守德勝門城破端坐城樓賊至不動賊衆脅之大罵賊殺于城樓仍以火焚其遺骸

孟兆祥字肖形交河人天啓壬戌進士初以大理評事擢吏部主事遷郎中歷官刑部右侍郎兆祥初以劾權閹魏忠賢削籍直聲素著朝野仰之懷宗即位起爲太常少卿後累陞至是職奉命守正陽門賊至不屈死于門下子章明崇禎癸未進士未就官候銓京師聞城破曰吾父忠直必不辱吾豈敢辱吾父哉遂自縊闔家皆死人皆憐之

周鳳翔字巢軒山陰人崇禎戊辰進士選入翰林歷官左庶子聞懷宗崩于萬歲山北向冠帶拜題絕命詩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遂自縊死二妾亦同縊

劉理順字湛持杞縣人崇禎甲戌進士第一人歷官右諭德聞京城破乃題名于壁字盈尺有成仁取義之詞乃自縊其妻妾及四僕俱死之賊多河南人約一二百人相率冤之踵其門曰劉公居鄉良善里人咸沐其恩此來正欲護衛以報之何至于此乃羅拜奠獻而去有留守其居仍紀其喪者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崇禎辛未進士選入翰林歷官左諭德方食聞變投箸曰是當死僕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不死更辱親大矣二妾朱李自縊世奇向闕拜復南向遙拜其母裂帛自盡

汪偉字長源江寧人崇禎戊辰進士初授慈谿知縣以循卓選入翰林授檢討聞變與其妻耿呼酒對飲畢索筆大書于壁上云身不可辱義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雙芳遂就縊偉懸右妻懸左妻耿曰雖顛沛不可失序乃正左右易而死

李邦華字懋明吉水人萬曆甲辰進士初授涇縣知縣擢監察御史出爲山東參政入遷光祿少卿歷官兵部右侍郎魏閹時削籍懷宗即位起督通州入理戎政遷南掌院左都轉兵尚書改北掌院左都御史聞城破走文丞相祠慷慨哭拜縊祠扉上

施邦曜字詔易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自工部郎出爲漳建參議歷布政使入爲光祿卿再遷左副都御史聞變題詩自縊

凌義渠字茗柯烏程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行人給事中風采凝峻有直聲出爲福建參政五遷爲大理寺卿聞變盡焚平生所著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復望里拜書四十餘字付僕人歸報其父有盡忠即所以盡孝等語寓中繩刃皆爲僕所匿得短緶爲繫于牕之楞奮身自絕隨有賊居其寓五日始殮猶含怒色

申佳胤字素函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初爲儀封知縣陟吏部屢進爲郎中緣事忤執政謫國子學典再遷爲太僕丞時出畿輔稽馬政適賊逼都城相知遺書謂在外可暫棲僻地以免難圖進退佳胤曰君在何可逃乃單騎赴闕見事不可爲貽書里中云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恩誓以死報時其母年八十仲子涵煜年十四爲聚賓客行冠禮明日城破左右請易服避佳胤曰吾此來何爲者苟避也僕固守之紿曰吾自擇善地可避僕信之至王恭廠有巨井躍而入僕挽之袖爲斷入而水僅腰僕曰主人可登矣佳胤曰汝等歸慰老母即出吾亦必死徒擾擾乃俛首坐而死次日异出顏色如生兩目

炯炯有光其母撫之曰兒不瞑爲我耶有子作忠臣尚何憾遂瞑長子涵光有文名

吳麟徵字聖生海鹽人天啓壬戌進士初授建昌推官擢給事中累遷吏科都給事中聞變將垣中參駁諸要事一一備出付其僕曰賊入必縱焚史必失吾所掌不可沒也沒負君矣一語不及家事從容自縊家人星散海鹽舉人祝淵從賊羣中收其屍而斂之數日面猶如生賊皆義淵不迕之

吳甘來字和受新昌人崇禎戊辰進士初授中書歷官戶科都給事中寓與周鳳翔比鄰外城破過鳳翔寓鳳翔已

盡節慨然曰大丈夫當如此矣歸寓沐浴衣冠北嚮再拜
縊死
王章字芳洲武進人崇禎戊辰進士初授行人司選擢監
察御史與光時亨同受命巡城並轡走城上城破賊至衆
皆倉皇墜城避章攬轡神色自若賊至迫之降時亨下馬
降章不爲動賊三問章三不應賊斫其膝章堅坐馬上罵
不絕口遂被害
陳良謨字賓日鄞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初授大理推官舉
天下廉吏第一擢監察御史聞變與妻時痛飲至醉聯古
詩數十句相對而縊

許直字君曾如皋人崇禎甲戌進士初授義烏知縣擢吏
部歷考功員外郎城破其役至約投降直曰吾生可捐[illegible]
計已決時傳懷宗出齊化門南遷其友年君輔勸曰上已
南遷公輩正宜擁蹕偕行共圖恢復何必以有用之[illegible]
一擲也直唯唯相與結束出門一望賊衆蝟集曰當此乎
戈駕焉往哉忽傳懷宗崩號慟不能起君輔與諸僕扶[illegible]
日公親老子幼柰何直瞠目曰有吾兄在是夜書家信一
函遺几上作詩六絕云舉士皆臣自聖明狂氛何事敢[illegible]
橫驅除安得赳桓力一斬元兇盡洗兵貫盈巨罪豈容[illegible]
屠戮腥聞駭蒼穢罄竹南山書不盡任將寸磔有餘辜[illegible]

[illegible]淚曾傷古今公慮逆豎偪相侵欲軀自恨無兵柄殺賊
惟殷報主心在天靈爽念高皇開闢當年垂裕長願侍吾
皇逍謁帝祈哀仍使國威揚一死酬君見血誠滿腔忠憤
痛難平大讐未復身先隕漫化啼鵑灑淚盈擲筆欷然亂
世行老親幼子憫幽明再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死後
聲書畢命僕取麻作繯僕手戰不能成直叱出遂自作一
手持繯尾一手上握神明如生其友君輔斂之
成德字玄升懷柔人崇禎辛未進士初授滋陽知縣後擢
兵部主事再遷爲武庫郎中賊臨城即致書馬世奇曰主
憂臣辱我等不死臣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年

兄患孝夙稟諒有同心城破緣未聞懷宗確信忍死以[illegible]
懷宗梓宮于茶菴德衰服往哭奠之盡哀賊爲感動縱[illegible]
叙刎死
周之茂字松如麻城人崇禎甲戌進士爲戶部主事再[illegible]
爲郎中辭不就逮下獄踰年宥之旋復官守銓京師賊[illegible]
城左右曰公非見任官可早逸去之茂曰君臣定誼何[illegible]
見任旣不虞有從君耳城破爲賊所執使跪不屈大罵賊
以梃擊脛至折不跪如故遂以梃洞胸折臂而死
金鉉字伯玉順天人天啓丁卯年廿八舉鄉試第一明年
登進士高等爲工部主事時以戶工錢糧多委郎參差[illegible]

總督內臣王兩部錢毅立專署以太監張彝憲為之彝憲到任兩部郎以下皆趨拜于庭如胥吏鉉不往彝憲查知厲遏入署鉉堅臥即草疏諫不宜以中官綰利權違祖制上不省彝憲怒核兩部故庫藏重罪謫鉉督造兟火門不端弗堪用奪職尋甲申起兵部主事鉉風致曠逸居近西華門嘗徘徊于西苑金鰲玉蝀之間愛其風景每自携尊酌痛飲橋上或賦詩高唱內閣觀者如堵鉉旁若無人自如也每嘆曰吾死得葬此足矣聞者駭之聞變急衣冠赴萬歲山過其地號哭罵賊呼皇上者三躍身入水死

王鍾彥華亭人歷官工部主事城破左右趣令投誠鍾彥

笑曰豈有此理入房自縊死同邑人宋天顯為內閣中書亦自縊死

劉文炳海州人孝純皇太后兄懷宗母舅也聞城破奉祖母時年九十妻及子繼祖孫文炳文燿會擇一大井男女子孫十六人盡投于內閉門縱火焚賜第火發自縊死

鞏永固字皇圖大興人尚光宗第八女樂安公主公主先一年薨柩在堂遣子女數人聞變悉以黃繩繫于柩縱火焚死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字自縊于庭

王長錫孝和皇后兄也封永寧伯聞變自盡

張慶臻永城人襲封惠安伯許孝誠太皇太后紀圖門教十人登一大樓縱火焚死遺三歲兒稍癡為乳母所藏幸不得至今存

張世澤英國公也薛濂陽武侯也郭振明博平侯也衛時春宣城伯也周鏡懷宗皇后從兄也為都督皆聞變自盡

朱之馮字樂三順天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巡撫宣府都御史衛景瑗字帶黃韓城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巡撫大同都御史馮師孔字芝圖中牟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巡撫陝西都御史蔡懋德字雲怡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歷官巡撫山西都御史徐標字　濟寧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巡撫真保都御史皆以兵將降賊與城俱盡

贊曰天崩地坼宗國淪亡鼎湖痛切明運不臧主辱臣死況臧立王諸公盡節汗簡遺芳忠踰白日義槩秋霜方之古烈文山首陽

史官曰逆闖憑陵肆犯宮闕鐘簴失守廟社震驚致懷宗痛大寶之遽頹憤皇圖之覆沒含辛血袷飲恨雉經皇后宮妃魂消椒殿太子諸王身繫盆縲一時在位者雖不能策馬揮戈奮臆尚于綿竹力疾苦戰死示壺于清溪然而仗節殉君橫屍闕下如范景文等絕脰不辭湛族無悔非識君臣之大體明生死之至分何能有死無二取義成仁君此哉嗚呼若甘心賣國反面射天欲食梧桎之下流水

金珠之獻硯顏金紫誇漾美新者可勝誅乎至于托蔣淪
之絕粒駕樊系之忍辱以視景文等蓋霄壤矣悲夫

明書第一百一十一卷

史官傅維鱗 集

列傳三

儒林傳一

史官論曰夫儒者取其明理義闡性道使聖賢之傳昭然如日星之不晦乃稱功焉昔司馬遷述六家之指班氏申九流之畧皆黜儒于道墨名法此篤于時之見也漢施孟梁丘諸人多掐習訓詁不能有所發明使微言大義絕不復存而公孫弘兒寬之屬徒以經術取卿相彼二子者謂儒止此耳其事止于說經文而效不過拾青紫焉在其賢子

釋家衆流也自唐韓愈指辨邪正衛道孔嚴而後濂洛關閩大昌于宋相與明彌綸之奧析義利之微示求仁體仁之方發理一分殊之旨道學大明于天下而儒始尊而儒始真然宋人之論儒也嚴用心毫釐畫疆而守即楊謝朱陸一時同學紛紛有異同之辯伊訓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七十子之徒各具一體未嘗相詰要足以適物方弘道用而已若沾沾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而格一世于門外豈聖人無常克一之指歟陳同甫譏之似矣明興太祖重道崇儒徵聘四出講論闕廷建文篤尚文治太宗表章聖經而宣世兩朝克敦至道以故名儒輩出衛道甚勇至薛瑄

之守王守仁之用尤其犖犖者也諸儒咸能修身理性以
宗正傳俾聖道昭垂粲然明備以視漢人之篤守殘宋
儒之告密結壘者則有間也烏得與六家九流同日而語
耶作儒林傳

汪克寬傳

汪克寬字德一又字仲裕祁門人世傳理學父應新字生
實記識傳洽議論慷慨嘗著便民二十條力陳當世要務
克寬六歲教之孝經語孟隨口成誦於理學浸悟取四書
自定句讀晝夜誦讀恍然知道理之要旁極諸書元延祐
戊午郡守聘主道一書院往浮梁拜見吳仲迂以文印正
吳曰讀書明理斯體諸身文章異將可不學而能也聞之
惕然遂篤志聖賢之學既歸扁其齋曰思復銘于壁以自
勵泰定丙寅春謁嚴陵吳朝陽與論所學吳喜曰子可謂
真知作春秋心法矣舉浙江鄉試次年下春官第益刻勵

為學棄科舉業取春秋傳考諸家同異得失以胡文定為
主而研究衆說會萃成書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易有程
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有
凡例考異其餘論著尤多至于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
造詣深淵故為文渾融典雅而奬掖學者多所成就後以
經學教授宣歙間數與鄭師山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四方
從游甚衆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
為先至于文章特其餘事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心
諸學者稱環谷先生洪武二年聘至京修元史事畢將肯
留仕以老疾力辭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采段給驛而還

趙汸傳

趙汸字子常歙人少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慮輒不釋夜歸取大全集語錄等書緒閱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聞九江黃楚望杜門著述再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條條以歸又再往留歲餘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翰林虞集授館於家一嵗嘗爲書曰聖賢之學大矣學可不知其要乎嘗聞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虞大嘉之元末四方擾攘起鄉兵韓汪同保鄉里嘗論爲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職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賞罰不明故是非淆亂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illegible]不講徒欲以歲月制平安可得哉冀得其時用兵之弊[illegible]申明兵定嶽寓衛之柯山潛心著述不少輟洪武初有詔屢徵辟幾以義禮召皆辭已再以山林遺佚徵修元史書事得請還卒年五十二儒學稱爲東南鄒魯汸每謂周易春秋二經皆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蘊然後孔門之教乃備其於春秋不舍吏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以爲左氏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策章例下能無弊乃離經析意分爲八類辯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左氏傳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階其於易經則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矣之由大略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其學以積思爲本領以自悟爲歸宿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後作而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每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一時學者皆宗之稱東山先生郎以名集

張美和傳

張美和初名九韶以字行清江人從外祖聶先生學不待
程督日必自課年十三郎能詩合程度聶曰汝學駸駸來
過吾不能教汝矣往師前進士余復鄉於襄陽盡得詩禮
之傳隱居教授益攻苦於書無所不窺參互考訂以窮其
說來學者甚衆隨才造就各有所成元末盜起避顛沛中
讀書授徒如常語學者先須讀前哲格言以端其學術然
後能不爲邪說所惑乃選古大儒發明經傳中語自天地
鬼神人物性命總以異端闢其類凡五各爲之條目折衷
以己意去取詳明剖析精當吳草廬孫伯尚見之稱賞題

曰理學類編洪武初薦爲本縣教諭七年徵天下貢士入
太學銓用者多其弟子十年召至京賜衣一襲擢國子助
教氣貌嚴整將以篤實每教諸生必端坐不言有所請問
徐徐應答不過一二語然義理明皆人深服之十一年遷
編修十三年四月致仕太祖親爲文賜之曰朕聞古之賢
士莫不修己行仁爲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淑天下
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有功於後世以
其德垂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獨
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沃朕
心柰爾不任周旋所以命卿歸老卿之去矣朕將誰從於

乎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其始終者甚罕今卿善始
善終不亦美乎美和博學精擇善於著書故宸翰及之嗣
後應考江西者二考福建者一二十四年典文衡部二十
七年再典禮部會有蜀藩之命不果至在蜀一年王深敬
禮之無柰何復召較書翰林力勤雖蠅頭細書皆出手筆
書成辭歸賜衣被各一襲丙子卒年八十三所著類編八
卷外有羣書備數十二卷元史節要十卷

貝瓊傳

貝瓊字廷臣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爲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修元史既成受賞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上嘗坐奉天殿召諸助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誠諭皆頓首受命瓊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迺作大韶賦見志宋濂爲司業建議爲當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太祖不聽且黜辱之然士大夫猶有韙濂者瓊乃作釋奠解解曰庖羲氏闢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冕尚象以通天下之

變此爲治音莫過於三皇也乃至於孔子不得如三皇修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賛周易修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或欲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皆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之下云是唐虞於周所王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漢魏之主取含各異周孔迭爲先聖孔顏互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爲不易之典是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由是觀之古之設學原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世南韓愈諸記可考矣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蠻貊尊之祀以王者之禮謂不如是不能稱其德是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歷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若孔

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爲不可也或又曰古者舜祀於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周學舜禹湯文得以祀於學而不得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也曰王天下立四代故祀舜禹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然或曰先生詳言之曰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苦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怪誕無益於人與國且崇臺廣殿儗於王宮法亦弗之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特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豈其祀可也祀之於

學則非義矣時余為國子助敎適聞有以邪說言於朝者眞觀之制者郎斥而不用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其推正論類如此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教勳臣子弟璉為人文行超越素有名譽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於家有清江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朱廉傳

朱廉字伯清義烏人少刻苦勵志淹貫經傳悉領要義受學文於黃溍遂以文章知名師道尊嚴人皆式之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開鎮嚴州大加禮敬辟長釣臺書院洪武三年詔修元史聖朝日歷徵爲纂修官書成授編修八年乘輿巡幸中都扈行至中都進詩十首上覽喜曰佳詩朕爲汝和有頃召廉賜和詩當時以爲榮既而授楚府諮議長史久之病贖致仕歸窮經講論探研聖學多所闡明嘗取考亭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纂述言其爲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一十七卷

趙俶傳

趙俶字本初山陰人傳通經史為文道健名重當時尤明於毛詩洪武六年薦至京太祖召與講論經史俶援據傳說貫穿古今每奏對上輒稱善除國子博士隨扣輒應寔不樂得經師上一日御奉天殿俶偕諸儒侍側召至前諭之曰經學必宗孔子毋以儀秦縱横語示諸生也俶頓首謝歸而告誡士子并去戰國策諸書勿讀自是傳經者文日益醇明年詔擇諸生之聰悟能文者三十五人命俶顓教之且令修詞以漢司馬遷班固唐韓愈宋歐陽修蘇軾為法尋於諸生中擢李擴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為至大用俶自專師席旦夕誨迪不倦士多成業丙辰乞歸上御奉天門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寧奏博士趙俶以詩經施教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為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為無功今年逾七十筋力衰精神不完願陛下放歸山以盡餘齡上可其奏加俶翰林侍制勅給誥命致仕戊戌俶詣闕謝上召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上曰向為兵部侍郎圭玉出知衢州者卿之子耶對曰是也上因諦視之曰誠老矣歸養宜俶頓首而退嘗圭玉官法從時俶作訓忠之書教之圭玉由是服政有名世以俶為愛而能誨越七日詔出庫錢

二十五緡賜俶拜謝遂行朝貴皆賦詩贈俶成什學士宋濂等暨諸生千餘人送之都門聚觀者咸羨其榮遇云

黃鼎傳

黃鼎字伯羆一字孟鉉先盱人後徙吉永世業儒大父天衢篤行勤學於書靡不通究父彥粲亞諒和厚四子皆秀穎鼎岳尤傑出鼎天資絕人八歲能誦五經四書涉知大義成童爲文章馳騁馬班論議閎博不可窮既冠明於世務自許賈誼時翰林吳沈得其兄弟之文讀之歎曰今之軾轍也岳穎悟超越淸修篤學兄弟自相切磋然必推服其兄鼎洪武中用薦授鎮江府知事鎮江密邇京師庶事叢脞簡牒山積既至裁決數日而盡素習者不能及吏民畏服之歲中坐詿誤罷官退處山林取舊所爲文悉焚之

一志於性命道德之旨自六經至於濂洛關閩之說研精最微涵泳渟滀久益沛然其從學者日衆善開諭獎厲誘掖感之以誠學者無賢愚少長皆樂從之隨才質高下各有所成凡教人以寬踐爲務必使窮其理而體驗於身數學者專務科舉之業曰士固由科舉進然志於道者必不以是自足明道晦菴吾師也篤於孝友恬澹守約窮達一致爲文章脫畧凡近根據至理粹然大雅所著有四書五經精義學古齋詩文宋史論卒年八十三楊士奇曰師資立則善人多國家初興吉之宗師碩儒林林比立也一二十年物故盡矣學者方倀倀如失所歸俗靡後出汲汲諸

以成就來學爲己任故後之名碩多出其門鼎才高意廣襟度灑落玉絜而春和庶幾程伯子之風

趙謙傳

趙謙字撝謙餘姚人博洽經史時號考古先生蚤歲孤貧寄食山寺勵志聖學東遊郢台間金華鄭四表學有根源徃師之尋考亭紫陽緒歸石乃宅鳴山爲書閣博究六經百氏因績武王諸銘并列四勿箴於座右嘗謂士之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貫字故曰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遂纂考古篆章述六書本義以提其綱繼成聲音文字通以極其傳及其終也合六經百氏於一心而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以推所得於人天台林氏序六書本義有曰吾如此書包貫古今卓然特立其有功

於先王也大矣西邸顧氏謂聲音文字通功不在孟氏闢異端下門人合肥王惠謂造化經綸圖張前賢未發之秘啓後學既造之徑四明鄭氏有曰學者以斯爲範當爲名世大儒洪武十二年上聘修正韻年二十八宋濂深知之遣二子從游自信其說衆多嫉之出授中都國子典簿正韻成多用其說明年與僚友論事不合罷去益肆力於著述學者翕然宗之二十二年朝廷搜訪遺賢吏部郎中張膺薦奏上曰朕知之久矣將老其才大用之又具啓懿文太子太子曰吾識其人宋先生每稱之然其所著書非辯處不能就其以爲教官有忌者曰可行徽貊乃領教瓊山解縉爲文送曰教官聖人之木鐸也吾嘗賀聖人於南海之濱又增一木鐸矣既至作瓊臺布學範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雖將門弟子及蠻獠荷戈執戟之徒皆知向風慕義而遠方從游者若莆田朱紹三山鄭尚賓鳳陽孫岳臨川吳均輩爲最著由是南海始聞聖學而名世之儒發出矣二十八年卒年四十五永樂初門人柴廣敬擢進士以聲音文字通一百卷上奏詔藏秘閣先是臨終手書別瓊士曰予聞之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其聚其散蓋皆理數之自然相推不能自已豈有所爲而爲者乎此身在太虛中如冰在水而今

將爲水矣水與冰特爲之非其自爲也何所留亦何足戀聽其自然可也方圖成授王惠曰觀此以明其理務欲以養其心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矣易與中庸皆聖門傳道極致之言而讀之圖又所以發二書秘故臨終所得如此謙於世利聲華澹然無所累惟直義所在目無王公然終以此厄窮無悔

蕭岐傳

蕭岐字尚人泰和人祖方平以書記死於文天祥匡山寨公四歲母亡承父静安之訓恭謹知讀書爲文誓不失先業性穎悟成童以書經有聲元季退晦自守恂恂鄉黨間爲人所稱比壯博通羣經尤長四代之書講貫洞徹識見廣遠爲諸生卧誦四書経卷不失一字性端重不喜諧謔嘗宴會豪士有垂老者絡席酬暢舉杯相屬曰吾徒身後碑銘惟蕭生是托拒其酒正色曰須好爲人庶不關吾筆也一座爲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里宴集諸少年往往諠譁恣肆動至取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赴聞公在

側欣然相郎曰一蕭先生足可鎮席矣待諸少不厲而嚴語稍不當惟正坐不應四方來學者有被論道懇懇不倦或以爲太勞曰教人當如此矣一言一行足爲儀表以教及門之士莫不涵養造就與人交不屑屑責備愈久而敬不衰事父孝變遇盛宴有珍味不舉一筯諸生承意輒[illegible]於家始食明太祖大徵諸儒首舉不就洪武十五年春[illegible]舉天下賢良有司薦起之至京首陳十便書一曰審譽[illegible]告誅叛者以便善良二曰禁止實封者以便上書三曰免池塘之稅以便耕種四曰蚕分撥秋糧以便會計水脚五曰蚕行稅析收以便民間預備六曰雜料隨土地所宜以[illegible]供宜七曰雜造不必圖局拘留以便民自爲八曰罪坐所由以便同寅九日依律科斷以便當罪十日考覈生員以便學校書奏後懇陳氏無寸鐵之刃而受叛逆之名誠可痛也上嘉納賜宴明旦召入授潭府左長史以年老辭至再四忤旨謫教楚雄明月上念其忠且年老追還入見留京師朔望一入覲居歲餘一夕夢神人引至別室有古書筐篋之類指示之且曰先生就此得歸家矣覺而異之是歲除平涼訓導既至學舍則皆如夢中所見因歎曰何莫非命也自是安於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學者信服他嘗守帥皆遣子從遊善誘率就雅飭蓋與人爲善本於至

性故自大江以西經生進士多出門下名播省憲二十三年校文湖廣又三年校福建未詔考定典籍宴奉天門賜朝上目之曰直老成人可敬賜御饌令十日侍與供給入對屢稱旨宿會同館往來翰林國子凡四閱月學士劉三吾祭酒胡廣論議多所推重未幾放歸宴餞奉天門賜衣被韡韈給道里費比歸營墓東山自誌而銘之爲真自贊曰吾以此見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時語人曰吾已老若等宜守法律勿犯條例上神聖聰明動必加法不汝貸也二十九年正月誕日親友捧觴爲壽笑曰吾益衰白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於行乎三月浙江使者果至而岐以六

月得疾無一語家事每攬衣起坐曰吾其止於是乎言終
而逝年七十二所著有正固集金華稿歸來稿鄂渚稿求
文者塡塞常曰吾爲文不肯諛人片言但移置別人便用
不去有五經四書要議又嘗取刑統入韻賦引律理爲之
解併爲一集或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語先生胡爲合而
輯之答曰天下之道本一而爲用則有二曰得與失而已
出乎聖學必入乎刑統吾合二書將使觀者知所擇也陳
海桑曰先生養高龍門三華間清修苦節種學績文不求
聞達而亦未嘗不達殆古之不顯亦式者歟岐平生不信
鬼怪事鄉鄰有疫癘無憚昏暮赴救之曰此人家稟不正

之氣故得此症鬼安在也學者私謚爲正固先生子二盛
字用文始被鹵爲居臨洮岐自平京還思適入覲邂逅道
左遂得歸道字用道鄉里以孝名

曹端傳

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自幼立志以聖賢爲必可學務
在躬行實踐而靜存若自日潜心太極圖通書西銘等篇
嘆曰道在是矣益玩索不忘有自得處輒親爲之註釋以
暢其旨居家事親至孝父雅慕佛家流端月以聖賢之道
幾諫之父心回向因作夜行燭一書以進其言曰佛氏以
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
道人由之路言皆粹然合於道理比兩親喪哀毀五味不
入口衰苫枕塊廬墓六年孝思沉如也又建祠堂一事先
建義祠一薦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嘗詣縣上書

請毀淫祀年荒勸賑全活者甚衆屢舉同僚之貧不能
赴任者賑之客死者葬之永樂戊子舉河南鄉試己丑登
榜授山西霍州學正十餘年明聖學以訓迪諸生然教人
尤以身先爲本士子多薰其德而心悅服之者壬寅調蒲
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乞留蒲庠亦連章爭之霍州先得
奏遂允宣德甲寅卒於霍卒之日人爲之罷市巷哭學者
稱爲月川先生正德中兵尚書彭澤稱端爲本朝理學之
冠欲奏請從祀孔子因致書河南巡撫李某曰國家一代
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於
道學之傳則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所著有四書詳

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畧存疑錄夜行燭等書崔銑曰月川曹端之執篤介菴李錦之清固學皆守朱氏識或未逮沿襲之近也荒陋之中卓然自興今上日改民爲淺安得斯人矯之哉

先是正統末御史蒲州謝琚嘗著論曰釋氏老子之教流布天下舉世而尊信之莫能覺其非也能覺其非而距之而後可與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何者釋氏出於自私之服而專尚寂滅老子出於自私之巧而尊尚虛無三代隆盛未之有也秦漢而下始起而肆其言人皆尊而信之莫能覺其非也是以愚昧者惑於誑誘甘心進

役高明者膠於見聞醉生夢死嗚呼惜哉誠能覺其非而距之而後可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韓子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朱子曰佛老不待深辨而明只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了其他更不消說則所謂覺其非而距之者堯舜禹湯之道賴之而復明周公孔子之教賴之而復行聖朝道學大明真儒輩出於是河南崤澠之間而月川曹先生出焉方其幼也則以希聖希賢爲己任其壯也則以繼往開來爲己事而其言曰佛氏以空爲

性則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民秉之彝矣老氏以無爲道則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民用之常矣其於聖賢精一執中之傳果何有也豈非所謂覺其非而距之者歟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母齊氏將乾館先一夕夢紫衣人降舍寤而誕瑄幼有異質清徹透骨五臟露如水晶七歲通論孟塾毅參議李宗問欲致見之不往因觀性理大全一書嘆曰此孔孟正脈也其書不下數百萬言悉手錄之讀至忘寢食其爲學專務體驗於身心之間致知力行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以反求諸身心猛省而擺脫盡私累則身心皆天理每不滿陸象山所言人讀書爲義外工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輒嘆息若如其說未有不流入禪者日玩經書以及濂洛關

閩諸家粹言多所自得嘗隨父居玉田時有御史謫戍者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父皆命瑄往從之學三人皆待以吾友因稱之曰聖門有人矣舉永樂庚子河南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高第宣德丁未授御史時楊士奇在內閣求一識面不可得往監湖廣鹽場益[illegible]心理學每方寢成思有所得即秉燭起書尋巡按山東[illegible]言內外風憲緘默不言左都御史顧佐惡之比考滿署[illegible]下坐是不得進階瑄不爲動正統元年擢山東提學僉事以憲臣督學始此首明理學以淑士類山東士人稱爲[illegible]夫子已而吏尚書何文淵欲薦代已稱之曰不愧往哲[illegible]

王振有罷與瑄同梓里振欲效蔡京引龜山故事思拔一正人以鎮衆議一日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首薦之振即召入擢爲大理寺丞比至士奇勸詣振謝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竟不謝一日偕諸僚友遇振於途瑄獨不加禮振滋不悅會有戶某死遺妾有姿色振姪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其嫡妻賀氏毒殺其夫時都察院問已誣服及過大理寺瑄鞫得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怒譖之於振振嗾言官劾瑄故出人人罪論死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獄中日手周易誦讀不廢至覆奏將臨刑門人皆奔走先生神色自若會王振一

老僕素謹厚不甚曉事是日哭於廚下振問何爲僕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爲之動得不死仍繫錦衣獄尋除回放歸田里還政使李錫嘆曰真鐵漢也比歸閉門不出造詣益深未幾起原官景泰辛未秋乞致仕戶部侍郎學士江淵言於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終始不易其操非者奉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幾踰六十耳目聰明未嘗衰耗臣愚以爲瑄之才之學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徇其情聽之去也遂不許歸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時有太監金英奉使南京諸公

鄉並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以此重其爲人及回京言於
衆曰南京好官唯薛瑄耳時南京鎮守太監與安袁誠於
端午遣瑄扇瑄辭之曰賜扇天子事也二人皆巨璫亦不
敢怒瑄初被召至京會蘇松大饑民向富家貸不與遂焚
其廬舍夫之蹈海以避罪朝廷遣王文往案其事文坐以
謀叛連及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辯之獲理者衆文謂人曰
此老倔強猶昔耳天順改元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入內閣一日上方小帽短衣聞瑄奏事爲更袍服人曰不
冠不見汲黯是也未幾致仕蓋是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
恣橫日甚瑄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遂引疾懇歸

詔許之居家八年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六卒
之日先書其案云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是
日正衣冠危坐而逝有迅雷白霧之應諡文清呂涇野云
薛文清爲今代道學第一人給事中張九功侍郎姚謨布
政使許讃吏部尚書喬宇屢爲以爲世之真儒明道適用
潛心理學有功名教宜侑食孔廟無忝上不聽隆慶改元
御史周弘祖又疏請入祀而廷議竟未有成瑄嘗謂六經
四書性之一字括盡故其教人一於復性反已工夫絕似
曾子故其言曰讀書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方有味
不然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無益尤從事於居敬窮理久

之有得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
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理矣瑄於天下事皆理會得過故曰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又曰只順理而
行都無一事之勞擾吁其博而約者乎時有晦朱註爲訓
詁瑄曰四書集註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議理
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學者但當精思熟讀潛心體
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切怪人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
徧觀而盡識或輒逞已見妄有訾議或勦拾成說以行新
奇多見其不知量也少保大學士李賢嘗曰今日士夫中
能篤於學者僅見薛大理一人今觀其所著讀書二錄皆

身心體驗而有得者及其教人拳拳以復性爲事是以卒
能身以及其人而一時之死生利害略不能動也淺者或
疑其言之不華蓋指相如楊子雲勝於曾子之一唯邪楊
廉云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觀其
讀書錄考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於正未
有或之先者瑄嘗罷內閣歸中途絕糧其高風介節類如
此

胡居仁傳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幼穎異端愨孩提時言動卽
不苟此學於家塾師殊目年十七八習舉子業已而聞吳
與弼往從之因有所悟遂退而藏修於讀書窮理深慨記
誦詞章之非而謂聖學之成始成終在一敬因以敬扁其
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作故其自銘詩云謹獨功
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眞在此要不愧皇天其主敬如此
學先於主忠信而要於求放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由是
存諸心而理諸身明其體而達其用故自言曰惟已所從
不差然後可以及人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眞第二怕工夫

間斷嘗著進學箴以自勵云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
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illegible]
嘆學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矜不務操存省察爲何[illegible]
安能造道德之域時陳憲章負大名一時英流皆北面之
居仁深詆其學爲禪嘗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
得一箇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釋老養得一身之私
氣又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也又曰
禪家在空虛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
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蓋居仁於斯理一反
求諸身心以得之嘗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王道之本已而築室山中曰
禮吾日南谷四方及門者日與講貫因著居業錄蓋理有
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者皆筆之
而名以是名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意專以辨禪
爲急其言曰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做存心工
夫不得其眞多流於禪又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
賢之意甚多又曰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爲超
脫輪廻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久了精神光彩
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眞空這道理只是這箇極妙玄天
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

不幼身雖忘此不忘所以其妄愈甚楊廉云本朝正統景
泰間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有讀書錄近年乃得敬
齋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耳廉聞
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養體驗中來非
考索探討致然張吉云先生老於林泉無以考其本末羨
備之明驗然於斯理體認親切一反諸身心以得之吾邑
自曹無妄先生以後僅見斯人而已今讀居業一錄其間
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皆悉焉而於異
端佛老尤詳闢之使末世不陷溺人心變亂士習先生教
之澤不淺居仁嘗示人曰程朱發明道理如此明白開示

爲學工夫如此眞切今人又做差了道之興廢不係於天乎羅整菴云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做成又云胡敬齋力攻禪學但於禪學本末似乎未嘗深究動於想像二字斷之安能得其心服耶盖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所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是非得失遂於此乎判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脫洒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爲不易之論竊觀似之亂眞非精於禪者誰敢辭而闢之然而排似是之學於狂波之時實自敬

仁始

陳眞晟傳

陳眞晟字德晦又字剩夫漳州鎭海衛人氣清爽性頴特古樸年十七八即慨然不襲俗味遂厭末作蠢心而弃之惡異端害道拒之致儒禁先是從進士唐泰業舉子被薦就試見有司遇士不以禮嘗察搜頂遂歸盖自是不復應學屏居力學務躬履之實初讀中庸做存省工夫未有得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覺有下手處因讀大學或問知敬乃大學基本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只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人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因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動而主

於一則動有所恃而外誘不能奪遂從敬字做工夫而尤於愼獨用力最猛常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盖意有善惡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聽矣又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自號布衣學者稱布衣先生天順二年循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左曰靜右曰動推極於六十四卦其一爲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

動以黑白象陰陽動靜而分爲乾坤坎離總爲之說曰右
圖一二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
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性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
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
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
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
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圖終則敬
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誠意之事是爲聖功之
成也亦不外於此圖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
則天下之功至於前一大圖同一渾然粲然而無間矣一

敬之功用如是豈不大哉三代學校所以教者惟此而已
此非記誦詞章之所能與也自伏羲書卦示精之後堯以
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思孟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
者此也參寥千載至周程張朱氏出此大學明及朱氏沒
而後晦者只因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上又仍
隋唐科舉是以視之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真
傳焉今幸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
學之傳可以繼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煩解剥者但能體
此學下之功循循翻至於以得其上達之妙太極全體則

此圖在我雖四書五經無復遺理蓋祗是吾所得於天之
本心而聖賢相傳者也次乃嚴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
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奏先疏乞召見而陳其
說不報及書奏下禮部詳看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
說云何竟寢歸家因讀提學憲臣頒行教條有主敬窮理
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就尚孝弟忠信禮義等語嘆曰
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
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
朱子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
三等各有案例而摭而行告諸當道終不能行又寢已而

閩吳與弼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從子
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於道旁題曰閩南布衣陳某
墓足矣入南昌見張元禎止之宿因叩其學大加稱許曰
某敢僭謂斯道自朱程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
未是如與弼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真誠族開之若[illegible]
歸尋卒年六十有四後十年提學僉事周孟中知府彭[illegible]
立石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
墓提學副使姚謨表章先哲始舉入漳州鄉賢祠布衣平
日不喜文字有雜藁若干卷邑人林祺爲之編次名存[illegible]
云屑瑛謂布衣學有所得行之皆無所遇四顧彷徨不[illegible]

自釋及見張元禎許之乃歸莘卒陳獻章云聞中陳剩夫者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晢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康齋與布衣並起一時薦之者不及布衣人共惜之

明書第一百十二卷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三　儒林傳二

陳獻章傳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母林氏既孕將寢父先一月卒始生獻章有頴質目光如星臉具七星如北斗狀身長八尺音吐青圓喜讀書一夕夢撫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號石齋六年二十舉正統丁卯廣東鄉試明年戊辰及辛未赴試禮部皆不第一日讀孟子至天民者達可行

於天下而後行之嘆曰大丈夫行當如是時聞江西吳與弼遂徃學焉事母林氏甚謹嘗在外母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頗信浮屠及病以佛事禱獻章聽之始從與弼以伊洛成語及通史百子爲教獻章服其說而未悟居半載以母告歸乃絕意舉子業足跡不履城市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小困則以水沃其足如是者累年而未得乃嘆曰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傳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臺名春陽日靜坐其中又數年久之覺有所見然後見吾心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

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木之有源委也因答趙提學書云吾始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只尋書冊講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有得焉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其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常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兹乎又致書賀給事中言爲學須從靜坐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南昌張元禎問其學遺書問之答以詩云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溯𣸣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兹不窮縅藏及源泉吾能

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誰詔了心人素琴本無絃蓋向所謂自得者見乎此矣成化二年丁亥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一日試獻章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磨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藏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章固秕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軼駕但能漱餘芳持此大嚼桑其如轄不刪中

攬衣起沉吟復彷徨聖途萬餘里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奇德時含章爾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兹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斷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讓得之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颺言于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莊昶章懋賀欽輩皆樂從之遊欽時爲給事中聞獻章論即日抗疏辭官事爲師既家遂肖獻章像懸于別室有大事必啓焉獻章自京歸四方學者

聚徒日盛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于其廬獻章日與門生講學或賓友論天下古今事每至漏下壺聲不少倦時江西布政陳煒修復白鹿洞書院處以書幣聘爲十三郡士者師謝不往進士姜麟以事使貴州取道如白沙見之出謂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殆非人也至京師人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十八年壬寅廣東布政彭韶薦于朝謂其潛心聖賢之書洞達事物之理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上郎命有司以禮勸駕未及行巡撫都御史朱英又交章薦[illegible]至京[illegible]年已五十六朝廷敕

試吏部疾不果赴乃上疏畧云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
聊殷憂成疾老而强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日甚愈
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尋理難長久又以病軀憂老母
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
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疏入
除翰林檢討親終疾愈亦供職遂歸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
三學者稱爲白沙先生獻章初從吳與弼若支離比歸自
得主靜工夫故凡教人必令靜坐以養其端嘗曰人之所
以學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弗得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
於外哉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日從事於學亦僞人

耳斯理識得爲已者信之詩文章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
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蔕于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
可能也終一意勿忘勿助氣象將日佳造詣將日深所謂
至近而神日用而不知者自此進出向日來也其語門生
林光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有
內外無有先後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欛柄入手
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一齊穿紐一齊收合隨時
隨處無不是這充塞舞雩[illegible]兩兩正有勿忘勿助之間
曾點些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
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自此以往

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嘗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得山莫
杖臨濮莫喝蓋佛偈矣獻章晚年豪於詩與若大小遠近
喜憂哀樂山水花木禽鳥蟲魚毋每餐之詞章及語門生
直截上達一節皆玄虛妙旨新奇可駭究竟難爲事業如
云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者後學高明之士一
入其說非惟日程朱爲老生腐套六經芻狗之矣流而爲
猖狂一得志恐荀卿之門有李斯所謂害於其政害於其
事者不可勝言矣楊廉曰朱子謂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
極經世其花草是詩若夫留吹高明識見洞徹則誠所謂
振古之豪也近年陳白沙棲遲衡門優遊卒歲於吟詠諷

誦之際每稱堯夫不置則所以慕其爲人者已非一日矣
予嘗其所爲詩暇日擇錄若干首間以數言釋之用備觀
覽而已若白沙之胸次識見骨髓花草堯夫不堯夫必有
知之深者而不俟乎余之言也其爲贊則曰有評象山吾
嘗竊議儒以爲禪佛謂無事公學所期自得爲至箋經註
書非其所事平生議論詩以見意此即語錄無所隱秘堯
夫法門懷卷隨世何極丘致羅一峯書云近得陳公甫二
書及其門人林緝熙寄公甫書僕尋繹數日深喜公甫玩
心高明非俗儒所及斯道之傳有望矣但書中所言有不
能無可疑者夫道之難言也尚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是則所謂道者不外乎性命非窈冥昏黙之謂
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則所以入道者不外乎
存心致知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自濂洛關閩諸大儒繼
作其於道之全體大用與凡所以入道之方發明詳且盡
矣儒者世守之毋庸異說也今公甫之書云夫道至近而
神至無而動又曰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得非老莊
虛無之說與又曰不須廣覽前言徒亂心目得非子靜不
必讀書之說與又曰僻處作室靜處用功如是則學道者
必如仙翁釋子絶類離倫乃可以得道歟至於緝熙之書
曰終日靜坐杜門面壁無乃禪家之意歟又曰端黙喩月

從此得些光景無乃佛氏頓悟之說歟凡此數說叅諸濂
洛關閩之書誠爲可駭不知公甫何爲而然也近世儒者
所學詞章而已潛心道學者惟閣下與公甫廷祥數君子
耳而公甫之說又如此豈所謂智者過之耶羅整菴曰近
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
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恐前所謂徒
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
能研雖不爲白沙而發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
爲余言其爲學本末固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其
言皆有所據獻章之爲學如此獻章授檢討歸一出都門

便張盖乘傳作勢時人譏之

吳與弼傳

吳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父溥爲國子司業與弼自幼英異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遂慨然欲爲聖賢之學及觀明道亦嘗有獵心益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子業日玩四書諸經諸儒語錄尤邃于易嘗處一小樓收斂身心沉潛義理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者二年尤以刻行著稱嘗省親太學祖衣敝履入見識其爲少司成之子動履放古隱不欲仕獨有時名陳獻章師事之正統景泰間僉事何自學等累薦不出天順初石亨有寵門客謝昭請亨效宋蔡京

招楊龜山故事得致名士自翼亨信其說一日議事內閣談及山林處士大學士李賢首薦與弼亨慨然欲薦之遂懇賢代草明日奏入又數日上問賢曰吳與弼何如人對曰儒者之高蹈請效古聘入朝上領之是冬十月遣行人曹隆奉勅書往聘與弼幡然入京戴尖頂潤簷棕帽賢首咨以下學上達與弼曰且莫說上達之妙只說下學事賢笑曰老先生亦記註不得已而上問賢與弼當授何官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明日詔吏部授以左春坊左諭德辭不拜尋召入文華殿從容賜問對亦無甚奇時上諭之曰久聞高誼特聘爾來如何不就職與

弼以疾辭因遣太監牛玉以文綺羊酒齎來送之館既敦仍具疏三辭一日賢往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與弼謂書重以伊傅之禮聘却以此職授之故不授賢曰如此太固執矣朝廷待先生當大任今必欲如傅說伊尹作宰相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與弼竟不願除遂稱病臥兩月餘乃疏六事欲進過賢第適尹直丘濬至坐良久二人欲退與弼揖之曰大人先出吾有私語與李先生商量二人遂別與弼門人黃順中送之既出夫直却步謂順中曰帽非士服吳先生何爲乃爾順中曰遮日耳直又曰公事則公言之私事則

不可言況處士可語私事于宰相乎順中曰非他私事只說央去就耳直曰去就當自決豈可求央于宰相順中曰吳先生見朝廷授以諭德不允其辭意得先生終後把作得任方可就職故來問耳直曰把作得任否亦豈李先生所能預料此當自度才力何如耳適見所白六事皆幾生之恒談無大裨於治教且詞語寂寥學術可知不若勸其終隱免致他日實不副名貽笑斯文順中曰諒不可留與弼曰懇賢爲乞歸一日賢於上前從容言之上曰果如此亦難强也復召入文華殿賜勅嘉之賚以銀幣丁寧兼忘著述以繼前賢遂遣行人王惟善護歸仍命有司月給

米二石以贍之陛辭復條陳十事以進與弼既家居益自
多頗有傲世之志或曰中貴權要厚遺之輒造拜又藉朝
紳名刺爲一帆語人曰傳諸子孫見一時之榮以故士論
疑之陳眞晟聞其名擬負入南昌見張元禎因元禎語遂
不見而歸人張璝守撫州時與弼以弟奪其田乃自襯冠
遂首蒙衣束裙雜稠人中跪訟府庭璝閱狀始知其爲與
弼下堂禮之未幾又訴布按二司張元禎爲書切責首云
拈起此筆怒氣沖天末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
生久竊虛名爲名教中之罪人吾且拔兵以待成化五年
巳丑冬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學者稱爲康齋先生

說者謂與弼之學未究其所歸然好異而不苟苦心以超
譽亦近世之士也陳白沙云東海平日自謂其隻眼能辨
千古是非人物而近遺夫康齋又何如康齋易知耳予年
二十七遊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
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偏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
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暇論然而世之知康齋甚少
如其輩往往譏呵太甚輩咏變覩是非混淆亦宜東海之
未察也微吾與燕君今日之論則東海之於康齋其晏與
之孔子乎了翁之伯淳也門人叙述與弼不過著其勝概
稼穡遺風危坐尊嚴師道不受束修詩作雅淳奇古而已

尹春齋曰與弼自應聘後矜肆無復故態或者陳建曰與
弼文集序記諸作與夫疏陳十事皆枯淺寂寞草率粗畧
無所發明至于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而錄首卽說夢見文
王孔子與朱子中間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者至再
至三爲攀聖附賢嗚呼羅整菴曰吳康齋之夬夫所得亦
已多矣然好學如康齋節操如康齋何可多得當取其大
而畧其細袁袠云昔楊時赴蔡京之薦爲朱子所譏與弼
雖不拜官然石亨之薦不可出也其學無所槩見所著康
齋語錄及上言十事皆常談無過人者其惡宦官釋氏及
病宋末語錄之繁可謂有見矣要之力學修行不失爲儒

者

丘濬傳

丘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濬性最穎悟一目數千言輒成誦六歲能詩長博涉羣書殆極該洽嘗著論謂許衡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能行已之道不仕可也宿儒見之大稱嘆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舉正統廣東甲子鄉薦第一登景泰甲戌二甲第一名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寰宇通志時兩廣綏年用兵無成因條事宜上內閣李賢爲代奏上嘉納之付所司舉行成化改元時以九載秩滿陞侍講修英宗實錄或曰于少保死以不軌盍正其罪濬曰己巳之變可無議哉議功大過亦不可掩竟錄其實實

錄成進侍講學士五年轉學士乙未主會試事丁酉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以原官管祭酒事踰十年尊師道端士習時士子爲文多以奇怪相高至不可句嘗考南京鄉試及會試一切痛裁慫誹不恤以是文體復渾厚論者韙[illegible]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綜理微密則時勉不及十六年[illegible]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事嘗謂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illegible]者分門類纂附以己見名曰大學衍義補丁未孝宗即位首奏是書孝宗覽之嘉答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文綺擢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充副總裁官修憲宗實錄時年七十餘矣弘治辛亥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冬十月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明年壬子春上疏陳時政之弊畧謂我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陛下紹休太祖也遡觀漢唐宋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卒爲敗亡之歸故也今成化間慧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

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用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信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禮義以絕邪慾愼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變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二十一條設爲論答之詞奏之疏入上悅即付諸司議行七年甲寅兼少保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屢以疾乞休凡十三疏皆不允會吏部奏黜在外大小官幾二千人因言於上此非盡廣九載三考之法又非祖宗制請凡歷官未及二載者且復任雖經一考非貪暴蹤跡顯著者且勿斥一時不肖者

背喜然自是貪殘日肆吏部尚書王恕執不宥濬滋不悅
會醫官劉文泰以醫出入濬家文泰失職誣訐恕人疑濬
嗾之也以故臺諫交劾濬又乞休不許乙卯春二月戊午
卒年七十六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
孫榮為尚寶寺丞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
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行於世濬為學以自得為本以循理
為要平生有三不可及一好學至老手不釋卷一介慎絕
不為中官作文二廉靜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歷官四
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剮然立朝與人多好持
已議以此大不悅于人王鏊謂濬學于子史無所不窺而

尤熟於國朝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為非人所
共非必矯以為是能以辨博濟其說亦自恃其才故對人
語滾滾不休人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
與和親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為生事[illegible][illegible]
飛則以為未必能恢復論郊祭則以類於上帝類字强[illegible]
為同元始以同牢不為瀆不可以葬廢又謂夏至祭地[illegible]
地先天食蓋禰滯立論好異類如此其最得者黜元不[illegible]
正統許衡不當仕於元亦前人所未發也又謂公進大學
衍義補得進尚書李廣奉於孝宗因之得入內閣與同[illegible]
爭毋事欲有紛更時王恕重望于天下濬毋惜之甚杲[illegible]

休家居濬嫉之嘗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杲也吾當國
必殺之甲寅杲被召入京大學士徐溥以為言濬語人曰
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其量如此獨謂其性剛不苟取而恬
於仕進年七十以學士終濬嘗言明朝相業三楊鼎矣然
當其時南郊叛逆軒龍易位刺使安南頻泛西洋曾無一
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變誰寔啓
之其持正論如此

羅倫傳

羅倫字彜正江西永豐人性慷慨樂善自矜厲志聖賢之學遊邑庠爲舉子業嘗歎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處空而志愈奮吉安知府張瑄嘉其志憐其貧因遺之金謝弗受成化丙戌年三十六舉會試第二名及對策直言數千餘言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宰執見之曰宜截下何倫不從時請卷官吏尙書王一夔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宜居首大學士李賢曰論文不論書遂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會賢報憂詔奪情起復諫者不敢言倫詣賢私第告以不可

賢始以其言爲然上疏乞終制不允倫復上疏畧以爲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

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士論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

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
忠其君也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
鑑使賢盡孝於君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
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
方多虞而起復之典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
孝宗之時金人強盛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
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
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
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
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

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
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illegible]
衆庶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illegible]
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
燕屏衆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廣延納降[illegible]
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
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識風俗之盛衰[illegible]
遠方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illegible]
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
[illegible]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

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
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
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擧措大臣出處天下
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
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懼也夫賢之起復
猶誘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
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
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
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
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

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義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
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難爲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illegible]
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illegible]
澤足以淡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illegible]
足以稗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illegible]
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謀爲己地[illegible]
遭過喪之時則必曲爲譎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辨事[illegible]
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爲虛辭一
見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illegible]如劉珙者也[illegible]
歸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illegible]服奪情於未[illegible]

無干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合節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毋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己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

其事亦所以豫爲己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懸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然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援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背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然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宋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衣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

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雖肯甘心爲不孝之子靦顏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忤旨謫泉州市舶司提舉士論榮之直聲大震三年丁亥春召還會有奏事者辭連倫下錦衣獄一鎮撫見之驚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鞫成讞之倫得免仍爲南京翰林院修撰居兩月以疾乞歸不允六年庚寅辭益切許之既歸即金牛山結茅茨數間以居取給田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于世者日討經典諸生講習不倦用度空乏恬不介意其所自得充然不爲勢利汩汩也

倫之學專宗朱子陳憲章嘗遺之書曰先生欲理會著進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潔凈凈先生平昔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非紫陽語乎倫亦不以爲然成化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以疾卒年四十八學者稱爲一峯先生正德中追謚文毅倫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爲子者言依于孝與爲臣者言依于忠言居官必及民所疾苦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爲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己之生死禍福皆所不顧也胡敬齋稱所志不凡任道甚力章楓山曰羅一峯氣魄大風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立事先生剛

毅之資似程伊川劉元城至其脫官甘貧學以孝格克然有簞瓢陋巷之風足以廉頑立懦豈非吾道之攸賴耶陳憲章謂倫才大不及志考成化間論德行文章氣節者當以陳羅並駕陳克菴身既貴顯燕會唯服先人故衣冠客至危罷蔬食相對無愧色自河南閒喪還行裝蕭然惟車一輛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不及者羅一峯常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而力不逮或勸之堂食之錢則謝而弗受遇乞人死于途輒解衣以覆之家居時有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蓋二人所得

同故其趨向同而於世味亦同或問王廷相以陳克菴曰節行處世問羅一峯曰學術衛道請折諸聖曰由士賢克之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乎由堯正克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乎蓋躬行君子也焉耳昔楊士奇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議得折柴薪銀後遂爲例及倫獨不受

周瑛傳

周瑛字梁石莆田人爲學先以敬收斂此心然後博物以窮理而反約以施博造詣篤至瑛發科最遲登成化五年己丑進士授廣德州知州首軫民惑于鬼神著祠山雜辨又民不知葬葬法溺殺女子著教民雜録臨政有聲擢禮部郎中遷撫州知府調鎮遠府累官至四川右布政使致仕瑛嘗自撰墓志銘曰年過四十始仕庶幾覩斯道之大全而求見夫子所謂一者及領鄉薦遂沒仕路而勵志爲始奪云又謂其居官行己頗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檢於心求合於天而人有不及知者惟不及知而暗合於天則恆

自喜曰此吾學之得也先是與陳憲章友時憲章首倡習靜之說一時樂其說之新奇士翕然聽之嘉魚李承箕字世卿往從之遊得其說歸遂居大崖山以老謂靜則其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纆束細縛欲撤去之瑛亦知承箕致書云白沙予友也二十年前日相往返瑛見其神清氣完心地定疊往往以其心觀天下之動竊以爲古閉關人也今世卿從白沙遊不知其說果出於白沙否果出白沙吾欲盡己之說不當祖述其說而申告之也瑛聞人心無外以爲有外者非也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由體及用以一貫之自餘爲學皆由博以反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后一本可得一本既得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瑛請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即物以窮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由情性之微以及形體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

然又於自然當然求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體者亦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鷄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嘴角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互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攙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異然而既復本源則于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今之務此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吾見其難矣瑛自契於

中而見乎辭者如此瑛嘗講邵氏蔡氏著經世管鑰律呂
管鑰又若字學無師承乃傳采諸說爲字書管鑰其他詩
文有水雲稿金臺稿金陵稿桐川稿臨川稿若干卷

明書第一百[illegible]卷

史官傅維鱗纂

列傳三　儒林傳三

賀欽傳

賀欽字克恭世居定海其先戍義寧遂爲遼西人少穎敏
沉厚好學喜讀近思錄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部給事中
見陳憲章與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韜世即用我而
我奚以爲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憲章既别
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弘治初爲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
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敦眞儒以講聖學
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憲章天性
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大夫之矜式宜以禮
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
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衛門藏之祖訓內
官條其職掌不過洒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
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韋
或陷王□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
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
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竊虛府庫此其陷
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失內不

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窮之禍亦宦官無窮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祖宗之徽猷行朱子之禮但務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議之化未行孝穢之風日盛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乞其辭正德四年劉瑾括田遼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殺大姓則人變然非成日坊入京衛驚賀黃門欽聞刑論之曰東軍民擾悔悟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身跪求生須無殺人已而樵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後呵謀曰賀黃門無恙

語又趨跪欽里門欽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欽不務博覽專心經書小學靜思默識及身冠婚喪祭遵用家禮其與聖賢之道多所申暢鄉人皆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精粹手不釋卷著易說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稱為賢關先生子士諧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丁璣傳

丁璣字玉夫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為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嶷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長逾倍者皆尊事之吳寬與為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上疏言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于正心請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為權奸側目出為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恕為吏尚書雅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

赴奏記言今日無急于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恕題其言欲引為吏部郎竟為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伍以怨誣隣民為盜斷其舌罷之獄污蔑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隳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辨此一片心事君敢為欺邪內艱服闋從岳掌銓郎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肅遠山水暴發而沒翌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克養涵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群吠衆謗不震不棟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

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葬一取裏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毛純雅其爲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大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蓋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殘竊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岐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污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蔡清傳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氣質粹然飭躬厲行動準古人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四儒爲真派造益深而養之粹發爲文章澤於仁義道德粹如也舉成化丁酉鄉薦第一登成化二十年甲辰進士授禮部主事時王恕爲吏部尚書學以爲屬祭酒丘濬時稱海內儒宗不屑一世每對人言介夫學醇而行潔可以進之于古人嘖嘖加嘆賞不釋口尋以母憂去任服闋仍補禮部乞改南又補吏部主事未幾以父老乞終養居父憂既除擢江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以理學淑士類因出其作易四書蒙引授學者傳及

四方咸宗師之曰虛齋說時任江西者朝寧王皆朝服清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先是每朔望朝王俱次日始謁孔廟清力言不可狥舊例遂以初一十五先謁廟乃行禮寧王欲奏討護衛清阻之以是拂其意會都御史林俊有憾於王譏人因言清與俊頗厚王遂併怒清專謀孽清使人騰謗京師欲以併壞之清嘆曰如此誠慮一旦死於非名則非惟有孤朝廷任使其斯文責望之意而吾於身上下關係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也亟引疾乞休家居二十年始終一貧賁負轉展數口之計乃常不辦嘆曰此士之常也正德初起爲國子祭酒命及門而卒寔正德三年

戊辰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年六十六學者稱為虛齋先生林俊云先生平日精力盡用之易溫陵造就可謂易學一時矣又云先生督學江右寧藩欲子因譽介夫介夫引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沒矣嗚呼介夫之不為龜山非幸耶清常言介陞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故楊月湖稱之曰學識操履如介夫者幾不多見羅整菴曰蔡介夫中庸蒙引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王恕一日與清論今學者滿天下何異才難得清日是由上之人所以養之日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躐

之具平而售之急耳儒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官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為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幾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又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能學者無幾又且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既必薄規為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矣況自幼入學而其所學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又曰異才之難得果舉業累之耶舉業不謂累人而人自累之異才之稱非必其明歷班馬而凌韓柳也賜之悟不若曾之魯存乎其學實

有其學則有其才今世學者其始也依所業以干進循文子套子熟時其體式如販者然多招奇貨以祈售于人而進惟其貨之非已有也一旦登科入仕惟以是為事脫六經四書如敝屣然故夫親民事職薄書既以不暇于學若夫遷讀書職任絲綸者亦不過勦閣秦漢文而竊其似以號古作鯖想韓柳文而竊其糠以淹文苦觀六經四書為諳語目濂洛關閩之言為不足以藝于文而驚世駭俗也

張吉傳

張吉字克修餘干人生有美質四五歲聞父母之命即不敢違或口授之故事輒記不忘長從鄉先生學見諸生各治一經爲舉子業嘆曰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乃力購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久而有得喟然曰道在是矣日務窮理致知即聖賢言語體之於身驗之于心朝夕不懈尤以名節自砥礪故同類多忌援之惟教諭鄭重先爲之延譽成化丁酉魁鄉薦登成化辛丑進士高等除工部主事時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皆以術得寵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言吉

上疏請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因指斥二人之罪疏入邪黨切齒因摘摭其過不可得踰月乃嗾吏部尚書尹旻貶爲景東府通判時追逮甚急故舊皆畏避吉獨攜圖書數卷僮僕數輩出都門適然詣任先是景東僻處西南極邊民風鄙梟土官陶氏世握郡章不能易其俗吉至首布令以孝悌忠信禮義廉耻反覆開諭間有不法者亦薄示以罰約無再犯又彝人不知書吉手錄諸經萃齋舍討論其中久之彝人馴服漸聞中國之化寓官舍取服即取古聖賢教人修身之要分爲四門作愼獨窮理改過求仁四箴書之座右日以自勵時居京東未攜家室行[illegible]

土官謀爲置妾拒之尋以銀罌數事爲餽一無所受已而陶亦遣子[illegible]來學[illegible]亦遂能善事父母以孝著弘治元年轉肇慶府同知陳憲章講學吉往還與之論深究義理辛亥都御史秦紘爲總兵柳升所誣奏逮赴京詔獄吉上疏代辯秦遂得白壬子進表入京庭謁吏部堂時尚書王恕雅知其名甚禮待之曰以之淑士有餘矣欲擢以提學不果癸丑轉梧州府知府日躬課諸生爲講說聖賢大學之道士類賴之庚申陞廣西按察司副使正德改元轉按察使明年轉山西右布政使尋轉廣西左布政使以忤權奸降兩浙鹽運使轉河南參政調廣西轉湖廣按察使癸酉

陞貴州右布政使以疾乞休家居數年十三年戊寅[illegible]甲寅卒年六十八吉嘗謂禮之大者有四其冠婚喪三禮可守行之惟祭祀煞用斟酌其行於家最爲精當鄉里化之居常無可喜可怒之事及變故之來利害之際則惟義是從無所忌憚居家嘗訓子弟以節儉讀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嘗曰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吉早歲多偏於剛中年克養弘裕病且革必正衣冠端坐俟則[illegible]假寐楊康贊云五經四書深契奧妙呂陞是攻各鍼其弊及觀所著有闢佛學論古城集貞觀小斷[illegible]學訂疑

楊廉傳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成化二十二年進士爲南京給事中建議多國家大體邊防要務弘治十三年歷南光祿少卿轉南太僕少卿晋南通政使正德七年轉順天府尹再遷減役裁諸冗費愛人節用有聲京輔稱清十年進南禮部侍郎尋進尚書大禮議起與南九卿具疏請考孝宗母昭聖以崇正統一本之義疏出其手廉好學能文負時名吏事精敏性耿介耻則立論事多據經義通達古今淵源自六經權衡程朱低昂百氏故其發之詩文鑿鑿乎先儒之矩度尤篤好程朱之書自修身施政以致文詞書札冠禮

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舉言清雅人莫適從廉輒舉二夫子言曰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朱之行服程朱之服者矣嘗從余子積論理氣曰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此言尤有獨見他理義多所發明卒謚文恪所著有文集奏議家規及皇明名臣言行錄理學名臣錄等書

邵寶傳

邵寶字國賓無錫人性度端雅有古風而氣節尤厲接人未嘗有疾顏遽色遇事人或數百語不能終寶以數語竟之自當於理登成化甲辰進士授許州知州作新廟學論諸生以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急民事躬課農桑做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爲備荒計釐正糧籍士民稱便弘治癸丑夏六月許州小越鎮有誣言龍骨出土中縱口道禍福以誑愚俗寶恐其久而惑民也取而毀之於廷杖巫而遣之衆動風化煥然改觀陞戶部員外郎時尚書周經劉大夏皆器重之章奏多出其手擢江西

提學副使敦尚道義以身爲教一時士風丕變遷浙江按察使出疑囚振法紀正德二年丁卯陞右布政使轉湖廣左布政使振恤災傷奏蠲逋負民賴以全活者衆己巳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會劉瑾擅權仕者皆爲往來寶獨一無所通瑾銜之數遣人撼以危言寶不爲動瑾遂矯旨勒致仕遂歸寶於聲色貨利嬉戲絶口不言惟潛心諸書開拓古今粹然自出機軸嘗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檢身誠切操履端飭自登第至侍養一切餽遺倒不苟受價無長物惟圖書金石遺文蓄之甚富嘗取程伊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意乃博綜羣籍研窮有得著日

格子十二卷庚午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陞戸部侍郎辭不
就乞終母養許之實事母甚謹年踰六十朝夕不離左右
如少壯時嘉靖初人臣言官交薦起爲禮部尚書時母尚
無恙實懇辭如初世宗不忍奪其志温旨荅之仍勑有司
存問其母人以孝榮之尋卒諡文莊實曾作章楓山祠堂
記云天下之道德烏乎定定於一而已矣大哉孔子萬世
之師也孟子去孔子未遠也闢邪放淫勠一生以爲任大
閑立矣后數百年而有董子欲出百家於漢又數百年而
有韓子欲去二氏於唐然其識與力皆不逮乎其志故泛
然莫之能定也周子程子斷超於宋其識與力超然獨詣

繼往闢微爲世先覺而朱子繼之著書言行於天下久矣
先生以盛德重望弗惑弗貳而扶[illegible]之意惓惓其間蓋先
生之信朱子猶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觀實[illegible]
記可謂後學指南者矣所著有定性說消政舉要容春堂
勿藥諸書集其他簡端學史二錄都御史吳獻臣爲奏予
朝請實耿耿迴瀾老益惇篤其毅然任道之心乎秦金稱
之曰實于家稱孝子于國稱名臣于世稱純儒傑然爲天
地間完德君子

章楙傳

章楙字德楙蘭谿人自幼識卓志遠不以科舉學累潛心
大業慨然慕范文正之爲人尤持氣節而恬雅古樸造理
淵邃以易舉天順壬午鄉試登成化丙戌會試第一廷試
高等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再四十日會朝廷有事元宵
燈楙及莊杲黃仲昭公疏諫言直切忤旨黜知臨武縣時
稱三君子尋起爲南京大理寺評事陞福建僉事毅然以
振風紀爲已任嘗因歲序郡桃符題其門曰要使鬼神司
屋漏不須欝壘衛門庭時事多掣肘不獲盡行所志乃議
處畨貨公通貿易聽民採礦等事嘗因行部積勞觸瘴成

疾恐貽親憂歸志甚堅比考績入京遂乞解官時吏尚書
尹旻慰留之楙辭益切尹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
如何可退楙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楙之罷軟多矣古人一
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之視民如傷某之酷多矣年雖未
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尹爲之動知其志不可奪爲
爲具奏得歸時年四十一比歸杜門事親暇日即詩書自
學甘貧守道其學一以關閩濂洛爲宗要在精究而力行
之不襲口耳不涉支離故雖真見獨到洞貫道妙其發之
議論寔切當多有前賢所未發者嘗曰人形天地之氣性
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illegible]

方可謂之人又曰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
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
小不至狂妄矣家居幾二十年薦者無虛日弘治辛酉起
爲南京國子監祭酒遭父喪將北學亦缺祭酒吏部尚書
倪岳起謝鐸于北懋于南有旨懸終制遂虛位以待癸亥
服闋起視事首開示諸生以近裏功夫謹榘度厲廉耻諸
生翕然向風天下莫不賀得師焉尋上修舉學政條陳時
弊正德改元又疏治要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
詔令敬天戒再疏乞休不允是年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以
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緘公移繳吏部不待報歸後

三疏始得請已而閹瑾擅政公卿多遭斥辱而懋已先幾
去矣正德五年庚午起爲南京太常卿再辭進南京禮部
右侍郎致仕嘉靖初陞南京禮部尚書又致仕方璽書存
問使及門而懋卒年八十六賜祭塟贈太子少保諡文[illegible]
學者稱爲楓山先生自入翰林以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
官不過三考乞休凡十餘疏難進易退當於古人中求之
嘗懋論學術則云程朱久又大壞矣必須眞聖賢出方[illegible]
救得論政體則云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illegible]
后政事可舉而行論風俗則云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illegible]
田呂氏鄉約庶可變而厚論居常處困論伯夷叔齊餓[illegible]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論居敬自[illegible]
於專一上見功覺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私論窮理自[illegible]
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大
約懋之學粹然一出於正大人皆以其不盡究于時惜之
蔡清與董遵道書云今聽先生一人堅臥林下保全令[illegible]
斯亦足壯士風淑士類而爲國家添一人物雖然托老[illegible]
以亂正學假易簡以壞聖功天下且羣然而信之余喬云
謂程朱之後純無一語出於已固難稱爲自得之學謂程
朱論多非是則其狂悖僭妄不自量度可勝嘆哉先生學
術宗依遠惟程朱是敬是信不敢少有違戾其視近時敢

爲異論之人匪徒獲罪程朱而亦先生之罪人也楊廉曰
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先生則斂華就實風節[illegible]
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則旣博復約嗚呼在漢東都[illegible]
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立異說之伯恭

湛若水傳

湛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五年
壬子以書魁其鄉尋從陳憲章遊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
宗獻章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
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爲勸[illegible]
赴南雍祭酒章懋試睟面盎背論甚奇之十八年乙丑會
試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爲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王守
仁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王事王
崇龔和之道僨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
國王黎賙郄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塋荷塘廬墓

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史
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illegible]
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遠與言嘉靖初趨朝考九年滿陞[illegible]
讀尋進南國子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illegible]
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勸聖學等疏凡數十上乘爲獻[illegible]
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illegible]
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于新泉三山二書院年逾七十
乞致仕許之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illegible]
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illegible]
晉千百卷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憲章雖田莊亦[illegible]
書於所居天關精舍祭贊尚書府立祀聖所置倉廩館穀
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
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
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
抵得之師門爲多憲章嘗訓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
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
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不可不理會又曰學
以自然爲宗承喻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
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
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

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
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掇其得於指授者
如此卒年九十五若水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illegible]
俗後決定喪禮之制須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
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沈其像于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
葬爲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illegible]
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予多以湛名者

羅僑

羅僑不知何許人孝宗時嘗爲台州府知府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著有潛心錄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趣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魚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即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即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然其體驗於心身者如此可以爲儒矣

陳茂烈傳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先瑞安人戍籍興化遂居梅峰髫年喪父繼戍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書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翳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陳憲章語累日甚喜憲章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遇以民愛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惜妻嫁有嫉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媿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霽選授監察御史袍服樸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柢自固言者屢劾不動茂烈劾尚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井臼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麤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茂烈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若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受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嘉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

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蒙
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弟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
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遂其貧非誠有及
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
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
之養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
哺之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辭茂烈
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
哭襄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
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

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illegible]
公領悟既深而克養亦熟隱裹粹行對天地質鬼神[illegible]
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羅欽順傳

羅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性恬雅粹慤登弘治癸丑進
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先是不知所謂禪居京師偶
遇一老僧因向叩佛由僧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
子樹欽順意其必有所謂遂爲之搆思徹夜不寐逹旦攬
衣將起則恍然而覺流汗通體若有所得既而取禪家證
道歌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
焉凡幾年已而漸歸于聖賢之道多有覺處至弘治十三
年遷南京國子監司業尤篤志問學凡五經四書及濂洛
關閩諸大儒語錄未嘗一日去手久之喟然嘆曰昔兩程

張朱早歲皆嘗學禪亦皆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
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已力排痛闢又曰朱
子目象山爲禪學蓋見之審矣自後欽順始悔前所見者
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遂研磨體認於道心人
心之說盡心知性之說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旨奧
正德三年戊辰以忤閹瑾落職爲民庚午還職辛未轉南
京太常寺少卿晉南京吏部右侍郎十六年辛巳春召爲
吏部左侍郎條奏久任良法併及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
相爲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
之淹時不能用嘉靖元年陞南京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

十乞休歸養尋以父憂服闋起爲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皆力辭致仕許之欽順嘗追悔早年受學不過爲利祿[illegible]
年幾四十始慨然有志於道雖已脫然自謂苟能粗見大[illegible]
意亦庶幾無負此生而官守拘牵加之多病工夫難得[illegible]
一及是冢宰命下人多榮之欽順力不肯拜命家居謝客
不涉城市又潛心二十餘年每曰道之在是乃爲有以自
信者何蓋此理之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
亂自末而歸本一眞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乃
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故人心道心之
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誠立酬酢固當沛然是之

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尋卒祭葬如例謚文莊欽順信道
最篤一於尊朱子以上遡孔孟之傳遂得其正宗又於諸
佛書尤多博覽欽順以其似欲亂我之眞常辭而闢之曰
釋氏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
靈之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釋氏之學大抵有
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
所謂空空卽虛也既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卽
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
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
謂哉又云張子詔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

之耳目其得罪聖門實甚而近世之談道者或猶陰祖其
意往往假儒書以彌縫儒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
不能免先是陳憲章好隱談學人疑其禪憲章之言曰夫
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又曰致虛所以立本欽順深詆其
說之禪憲章之門人湛若水嘗致書欽順曰公指白沙先
師爲禪水謂白沙先師非禪也先師教人初以孟子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標的又以明道學者先識
仁一段末亦以孟子此段爲存之之法及水自思得因禀
問天理二字最爲切要明道云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
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李延平教人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水以爲天理須切體認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便合得先
師喜曰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著此鞭何患不到聖賢佳
處夫禪者以理爲障先師以天理之學爲是其不爲禪也
明矣欽順復書曰隨處體認天理一言孰云非是顧其所
認以爲天理者未見其眞切也僕安得而不疑乎未幾王
守仁又倡致良知之說天下高明士多從之者守仁之言
曰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
事物物則是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
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欽順以爲此非學欲致
書辨之而守仁卒因嘆曰王湛二子皆與余相知于王[illegible]

嘗相與論文而未細忽爲長逝可惜也湛則會晤絶少音
問亦稀然而兩家之書余皆得而覽之區區之見終未相
合蓋憂彼說長而正學愈凘滅矣世之士有喜禪者聚徒
談禪而程朱掌訴於是欽順又著論曰近時以道學名者
泰然自處于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
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又
從而議其後不亦可嘆耶先生著有困知記多辨近時學
術之非

胡鐸傳

胡鐸字時振餘姚人性質直謹厚言如不出諸口覮造詣
正大力排異說先是以易領浙江鄉薦第一登弘治乙丑
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正德初以忤閹瑾出爲河
東運副勵清節變頹風轉福建僉事大之日民咸焚香在
水禱之爲立生祠入閩守建寧獎借獨生寬獄政迹卓然
巡按御史疏其事二十條聞於朝下爲政式不報三年滿
進副使督福建學設科條正風俗士子翕然丕變人稱胡
道學又謂小夫子在閩時同列有以衔試鐸者鐸不疑其
詐久之且曰胡公篤實真古君子也嘉靖二年癸未以母
憂去徙既奔喪哀毀踰制坐臥一小樓三年足跡不至城
市官府服闋除順天府尹改南京太僕寺卿居滁陽地僻
事簡閉門著述作典學說的異學辨及天文地理律呂醫
卜兵陣諸書各有辨正十二年丙申秋七月寢疾忽舍後
星殞紅光燭天翼日鐸從容衣冠卒于官舍年六十六朝
廷遣官諭祭葬大學士顧鼎臣稱之日闢邪崇正如吾時
振聖賢之道有不明者予信吾篤行如吾時振聖賢之地
有不到者予孫燧每日聞公撰書皆立正心崇正道講正
學而闢禪佛者也我朝自薛文清公後僅見公一人而已
黄子羲曰文學肖曾子固篤實如司馬光務無侍妾宅無

樸臺信謂趙清獻一人鐸痛將多宗陸子靜者倡知行合一之說作異學辨爲錄其畧首曰象山異其所學好靜惡動是內非外心不盡而欲其存性不知而欲其養此學之所以爲異也是以老太極異西銘蔽錮伊川而支離其學又云昔列禦寇託爲孔子告顏淵之言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欲其不分所以不用也不用則不知而自爲無不知也象山亦曰人須要用不肯不用人須要爲不肯不爲而又譏之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以爲堯舜可以不用不爲爲也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夫不用而不知以用近于二故不用也不知而不爲以爲近于用故不爲也

其功惟在於不用而已謂之知行同功可也謂之知行合一可也然非吾儒之學也堯性之者也名其德者但曰克明而已舜於禹始以惟精惟一告之大學之格致知也卽惟精也誠正修身行也卽惟一也昔傅說之告高宗又以非艱惟艱別之孔子之告哀公又以三知三行別之是又其顯然而明較者烏得而混之嗚呼古之人惟恐人之不知而今之人惟恐人之行知其示老氏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之意歟或舉象山晚年悔悟書張魏公能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能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分爲兩截始悟夫知行之爲二而不可分鐸曰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力行先須知夫致廣大極高明者所以存其心涵養也盡精微者致知也道中庸者力行也誠如象山之言則存養無施於靜居之時必待致知力行而後爲之然則君子戒懼於不聞敬信於不言不動者將爲之盡精微耶躬之道中庸耶象山非特欲廢乎知又將并存養者而廢之惟欲歸於不用而已哀哉或曰然則不得存養之定而後致知知之盡而後力行歟鐸曰非也朱子嘗推程子之意矣三者以涵養爲主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然亦須一時並行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或又舉中庸天命以至位育未嘗言知蓋以存省之中自有知象

山畧乎知而惟從事于存省蓋有得於中庸者鐸曰象山止求於一心之念慮而欲廢其他於此而偶有見焉遂謂知行之功一舉而可以兼得其爲惑也深矣或又舉象山之言有曰踐道則精神又曰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此皆其近理者鐸曰彼以精明生於踐道一卽爲涵養此皆混合之意但讀者不知耳彼雖不廢知而其所知者不由致知而得皆其意見之偏不若不知之爲愈也朱子嘗告張南軒曰子壽兄弟欲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其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

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王守仁翻刻古本大學獨宗陸氏格物之說而訾程朱鐸辨曰萬物一源者也象山之學異異於惡物者也惡物不已遂以格物爲玩物又以絕物爲格物以物爲外而欲絕之則萬物皆非我矣象山以程子格物之說徒使人玩物以喪志嗚呼自鄒孟氏沒而大學之道不明學者茫然不知所謂格物者爲何事往往雖有求道之心而昧所從入程夫子出始發其旨以教人大然後學者乃知格物所以窮理如繳而射者必先明乎的如泝而行者必先視乎地象山反厭窮理之煩而欲誣其說何耶或又引明道嘗以玩物喪志箴上蔡

爲言鐸曰明道正以其徒務博而不窮天理也苟博學而篤志問思仁在其中矣奚其喪或又曰象山嘗令徐仲誠思萬物皆備於我是亦以物爲我有也何謂外而絕之鐸曰孟子云物備於我非爲有外也必心體乎物而後能誠象山言我有物非假乎外也必心不累物而後能誠故其告徐仲誠曰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語則似是而實非也毫釐之差已判於此矣象山以讀書之累心無異於外物之累心故欲內絕乎想外絕乎書曰只此是格物非絕之而何象山之言曰汝耳自聰汝目自明又曰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益言吾心與耳本自有知豈非釋氏以覺

見緣覺爲外必如亢倉子七竅自覺五臟所知方謂之本內耶程子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也苟專求之心而果易簡也孔子嘗先爲之矣何以曰思不如學也嘗聞讀書窮理之要也張子曰書可以維持此心象山顧以爲累心何也孔子施教先之以詩書子路曰何必讀書則佞故絕之象山乃欲廢書嗚呼學之蔽也豈不以多說之亂之也而誰歟或人又述朱子與劉子澄書亦云始知言語文字之外別有用心處是其所見亦以讀書之能亡羊而去之也何獨非乎象山哉鐸曰朱子答子澄之書正以其專事編綴異學以爲業而無日用切己之功乃託爲自貶之

辭以箴之觀其前後諸書豈其欲廢其言語文字耶或又謂象山之欲廢者諸儒之傳註也非古訓也故常言秦火廢乎道脉至漢而大壞故以讀伊川易傳胡氏春秋傳范氏唐鑑爲陋說益曰六經皆我註腳固已贅矣又復讀傳腳之傳註不亦糜弊精神矣乎鐸曰遺經之難知矣傳註之翼經也尚矣馬遷述古史之言曰孔子傳禮記否則儀禮之喪服非子夏之傳乎否則大學誠意以下之傳非曾子之意乎否則十翼非夫子之傳易者乎程子易傳序曰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予憐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以求源此傳之所以作也若夫漢儒雖非聖

洛之比其於傳經明制度辨名物功亦博矣使當時而無
此則後世亦將何所取以證而折衷之且老莊之教尚虛
無滅禮法爲我之過而不擇義利惟適意者取之楊氏申
韓皆其流也秦以其教而遂至焚書晉以其教而基亂華
之禍象山不此之追議而反罪吾儒且曰漢禍甚於秦亦
見其自比於俳王猾夏說淫亂而助邪以攻也象山之欲
廢書我知矣恭其於書初不甚解慮乎有問之不能答而
見詘於門人也乃豫爲是言以禁止之學者歆其易簡之
說而靡然趨之卒至塗其耳目而不知其賊夫人之子也
象山常教人曰格物者研究其理但不究於物而物究於

心去其人欲而存其天理噫研而究之者擇善之功去而
存之者克復之事象山不知天理人欲者焉能去而存之
何也象山以天人而分理欲非也象山謂樂記論語分別
天人理欲之言皆根於老氏則其於理欲之介混淪而不
欲區別者矣平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豫究其孰爲天
理孰爲人欲至於酬酢之間須臾之頃方欲去之存之甚
爲義外而襲也甚矣烏得以是而反譏訕夫精義者哉自
象山之倡爲是說也而近世之解夫格物者遂恣鷄橫議
而莫可禁止惟訓格爲正取尚書格正孟子格其非心爲
義似爲有證而實非聽者是之而不知其悖理甚矣或曰

曰格物者非正心也所以成其意也象山有言曰誠意者
毋自欺也總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夫物有所蔽
斯意有不誠惟格而去其蔽則誠而明矣是得其用功之
要者何子不憚煩而必瑣瑣之窮理之務耶釋曰此正象
山之學之蔽也非大學之道也今如其言以誠意代乎格
物而移於致知之前以致知不爲擇善而移於固執之後
非其序矣且自誠而明者非性之而聖者乎聖人無欲者
也既曰猶有欲之可去則未至於聖矣欲其自誠而明有
是理乎而其異學辨下篇力辨陸學之雜於佛老釋曰禪
家之言曰見性是佛作用是性夫天命者太極之流形也

其在於人爲性卽所受於天之太極也而禪以作用者當
之象山於禪學中認取其昭昭靈靈能作用者爲太極是
以氣爲性矣是以形而下者爲道矣至其論學惟曰端坐
拱手完聚精神是其所以爲學者惟欲見於已而已矣及
日余觀象山自鵝湖辨論之後亦兩致書於朱子自訟前
日偏見之說而朱子戲謂其自葱嶺帶來故其再會之間
辭多靳屈余竊意欲有逃焉而未能者也或有問人於子
靜不謂之禪而謂之異學者何釋曰禪者靜也佛老之通
學也象山之學之駁正韓子所謂雜佛老而言之張子所
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者禪亦不足以盡之二氏之教

虛無寂滅體若相近而用則大異老氏絕念去知而以微明爲用是猶役其情於權謀詐術者釋氏則并其情而滅之象山竅神爲學老釋其心獨儒其言若良心若仁義若四端必以爲口實聽之似是而非也虛而不受寂而不感於二氏之體則同之矣而又以捨捌乎人爲用是又純用老子之術而非吾儒道德齊禮之意矣或又問象山乃終與人異也而其所以爲學者其誤又非一端昔朱子謂子身不合以流於異者其故何在鐸曰象山常自言其性好靜之學只在不知性有氣禀之雜余謂此特其一也又其一乃讀書入門之誤又其一乃自廣狹人而不知取善於

人之誤又其一以養知即爲致知之誤又曰於其間仁象山獨謂顏子用力甚難夫子答之猶下克己二字仲弓敬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夫子但告以出門如見大賓數語嗟夫同已者則進之而異已者則退之象山之見其異乎人之見歟

明書第一百十四卷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三 儒林傳四

呂柟傳

呂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性頴敏誠確未總角時輒有志聖賢之學雅不喜辭章嘗着一綫布衣冠危坐日誦六經性理諸書雖盛暑不廢嚴寒則履籍麥草夜以繼日潛心通奧與馬理康海偕聲價舉陝西鄉試十名就禮部不第入太學以親老歸正德戊辰舉南宮第六人賜進士第一除翰林脩撰時年三十有四賜冠服帶履服若固有明日

有中官來賀卻之即劉瑾也柟學慕古是時瑾秉國事意柟爲鄉人欲引附已每啗以卿佐可力致且授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典機務柟屢遜謝之遂避不與往來瑾深銜欲中傷之會瑾敗得免九年在告歸嘉靖元年復任修撰三年議大禮忤旨出判解州六年陞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九年轉南尚寶司卿十三年陞南京太常寺少卿十四年轉南國子監祭酒爲四子抄釋以示諸生蕃彙周程張朱粹言也篤行率人勤於訓廸旬有條約動遵古誼經書子史博讀詳玩並有發揮論者謂其不媿成均重任云十五年陞禮部侍郎十八年致仕居家凡四年卒年六十四謚

著有圖書圖問五經說史館獻納奏稿謙野文集十四卷
枏之學大約從克己務實行至於闢異學之非則見[illegible]
卓枏曰所謂格物在隨時隨事處格念之所起身之所動
事之所接皆是要窮然鳥獸草木元亦與我也是一氣生
的怎麼不要格如伏羲亦嘗觀鳥獸之文但遠取諸物必
須近取諸身纔是若離却已身馳鳥獸草木格做甚又曰
聖賢之道雖千言萬語不能盡切於今日之急務者惟有
二焉一曰改過二曰卋貧又曰今之學以卋貧為本改過
為急故能行焉講知行之不和無損也苟不能焉雖講知
行知合無益也或問陳白沙之樂似與孔顏之樂微有不

同否枏曰孔顏之樂只憂處解不來便是樂故曰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又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如今人言樂只在
推開了事去樂其流之弊便是晉人竹林之風矣時陸伯
載弘齊鄒謙之東郭皆蚤從守仁遊者二人數以守仁之
學難枏枏曰子敢以陽明之學為是乎子敢以陽明之學
為不是乎二人曰如子之言不幾於持兩端乎枏曰不然
昔者先正以一言一字發人而况陽明之學痛世俗簡[illegible]
之煩病世途勢利之爭乃窮本究源因近及遠而日行即
知也知本良也亦何害不是乎但人品不同受病亦異好
內者不可與言禁酒也好奕者不可與言禁財也故夫子

訒牛之躁言色商之直義達師之務外兼由之好勇故各
無不成材無不達如今病痛有在手者有在足者有在耳
背者有在面目者皆足以滯一身之氣而壅百骸之脈所
病去則今體無不安矣故受藥亦異而起其病亦不難故
有之而後能行者也猶目見而後足亦走未有不見而能
走者也若曰見守齊舉知行並進此惟聖人能故陽明之
學中人以上雖或可及中人以下皆茫無所歸故論語不
道也亦何嘗盡是乎雖然自夫俗儒而言忘其良知而又
不知以行之為急也其弊至於戕民而病國則陽明之學
又豈可少乎哉又曰古之異端猶可闢猶異類也今之異

端而可闢則同類也挾術數者世稱才儒閑詩賦者世稱
雅儒記雜覽者世稱博儒趨時兢勢者世稱通儒談玄者
世稱高儒臨事含糊淹滯者世稱老儒蹈襲性命之言者
世稱理儒斯非皆誦孔子之書之徒者乎然誤天下蒼生
者皆此異端也老佛其細諸又曰達麼面壁之事學亦良
苦是益入定之功然使其心有所定雖終日入市朝猶寂
寂爾使其心無所定雖終年面壁猶擾擾爾王學謨云薛
文清公有言汨溺於聲利之中而不覺何道之敢言言之
適足以為口耳之末耳而涇野呂公亦云只不恥惡衣惡
食做將去便是實學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余觀兩公為

大潛心聖學不求人知晦迹其行事一不屈金英一示
劉壁至於解經訂傳安貧守道幾微不爽所謂儒宗也

王艮傳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甚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日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衆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爲有年王守仁以副都御史撫江西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艮誦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艮乃大喜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

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守仁異之下階迎入艮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餙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及服執弟子禮已守仁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贄乃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諸衆心而反而艮意終遠矣艮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即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學者聞其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釋

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剖析精審莫不
虛往實還而喜溢色梢也艮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
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
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
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
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
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朴切大嚴者曰君
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
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
無事矣其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學不誠矣

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或
問艮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
勸之著述不應御史洪垣搆舍居其徒御史吳悌抗疏薦
不報卒大學士趙貞吉謂艮爲契聖歸眞生知之亞所作
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學者稱爲心齋先生生五子衣襞
禔補雍皆有立而襞此知名襞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
生九齡隨父之守仁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守仁命童子歌
多囁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守仁召視之
知爲艮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
時守仁左右多名宿宗順以守仁命悉師事之踰十年艮
襞已之越後留者八年師友切劘汝氣竦神湧耳新目朗
由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溯其源沛如也久之守仁卒艮
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錚然艮歿宗順益
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
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耿天
臺嘗聘宗順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宜得君自謂若何
曰道者六通四闢之至也稍謂我有之將操取焉而又曰
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
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或問學何以曰樂
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

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迺
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學非學也而皆以學[illegible]
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所
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惑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
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
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
學顏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
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
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不爾君恒
不須羈勒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弗前不　盼眄巷旁

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廳堂
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恭艮以修身格物爲倡宗廟嚴[illegible]
予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以薦召用宗[illegible]
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illegible]
不及私艮之與從遊者甚衆推馴謹者以林春爲第一

林春傳

林春字子仁泰州人春生平束修之閑畏之若包苴行必必概人情之所安故不爲崑崖斬絕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爲要取浮潤之言於世紛華盛麗瓌巧慧辯未嘗一有濡膩也正德中登進士第累官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門第雖親故不往非春獨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推誠出部則徧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執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從恐人之不入意烝烝如也而同志日臻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

發揮師說者推山陰王畿志行悃愊則推春與吉水羅洪先洪先於朋友中兆沈密予仁猶而就之以其露才也然春本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慮臧否醇雜自程度而時學微本體益精顧以春爲未至鄉春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役蕩者失所歸而春終以質行名春官吏曹久以母病謝歸養掌選事慎擇[illegible]司守令而賢同志者薦進之恐後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與天下之人心合

則吾願畢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董澐傳

董澐字蘿石海寧人家約好學年六十有八以能詩聞湖海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咏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且遊會稽聞王守仁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守仁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詢其名日董蘿石守仁故聞之與之語連日夜澐退謂何泰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

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王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敝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王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王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泰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守仁守仁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澐聞之曰王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至謂泰曰此吾老妻之所積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王子其許我

乎秦人以請守仁曰有是哉吾未見此翁也今之後生屬
進苟知執事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傲然自大不復知
有從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鬨然共非笑指
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
輩矣一旦聞守仁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
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羅石固
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羅石乎深曰甚哉王子之拒我
也吾不能以從詩矣入而強納拜焉守仁固辭不獲則許
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
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深日有聞益充然有得欣

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詩社
者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
耶深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
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
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
後歸家以講學老子穀仕至漢陽知府亦精於名理著有
四存稿

王畿傳

王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
王守仁講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而不信畿首往授業
焉畿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
爲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
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師爲治靜室居之踰年乃
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
守仁命往不答守仁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
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樸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毅能闡
明之者無踰子今官學者咸入都門子曷往焉畿曰諾在

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
閱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
王瑤湖泊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畿與相辯証大爲推服
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已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
以文士彼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闈
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
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衆守仁不能徧指授則屬畿與緒
山分教之而畿所興起爲多守仁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
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
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畿謂夫

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
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
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
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
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
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
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
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
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
非善學也畿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

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守仁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請曰
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
所見請質守仁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
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
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
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
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
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
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
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

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躐等今旣說破亦是天機
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
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
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
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守仁發舟畿與緒
山追送嚴灘復扣玄旨守仁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
畿獨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
落斷常之見凡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守仁亟可
之守仁至洪都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
益守仁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居里究竟此事諸君只

褁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年守仁平思田歸卒於
南安畿方偕緒山赴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
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加焉畿請服
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
於墓究服心喪三年建天眞書院於省肖守仁像其中且
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聚春秋仲丁之祭無間及門私淑胥
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有畿取正焉心喪畢壬辰
始赴廷對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
言議選宮僚其骨鯁制郎吳春畿門生也首以畿薦言曰
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畿曰補官後

而求之非所願也言怒曰人投汝核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諸功備顧問言試爲僞學而能薦肖史科都給事戚賢官乃再疏乞休後以考察罷歸專學以講學爲務所至援引無他色自兩都與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肯豈與好勞但念朋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容制其命而不自覺省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大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長夕聚處幹辨此一事閑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肯自念已灰而耿耿於心不容自已者有二師門宗說今有所聞常年所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此一脉大壞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凡於後儒之臆測附會道聽學蕪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肯長夕參伺謬承受記聊舉六經疑義向相指投欣然有契稍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愧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借同志數輩

相與辯析折衷闡衆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見徵亦將以闡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鄒守益傳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

守益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六年辛未會試王守仁爲

同考官賞識之拔第一廷試及弟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踰

年告歸一意問學嘗讀中庸嘆曰得未缺格致傳而中庸

首言愼獨不及格物者何也積疑於懷會守仁開府虔臺

守益往謁論辯久復問風旋求釋曰道在是矣爲宸濠反

周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起官復謁守仁於越留月餘守

仁戀戀不能舍去門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旨下詔獄謫

判廣德州其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服神

明顧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

延同門友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徽寧池太閩

皆向風志學六年丁亥陞南禮部主客郎中在部日與湛

若水呂柟相聚講論辛卯聞告憾會稽會守仁卒存撫其

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眞書院戊戌起南吏部考功郎中已

亥奉旨簡官僚召入爲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應詔上

辟雍從祀議時與徐階羅洪先唐順之相砥切上頻與趨

書氣居頃之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尋改南

監祭酒於是明成憲申章程立號冊俾出入相友淑慝相

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若無何九廟災大臣皆自

陳守益於疏中寓支做意議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四十

一年壬戌年七十二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

冠而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有文集若干

卷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

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苦謂

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井而知

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

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己而已又曰良知

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

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

爲簡易以戒懼爲起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

其持論類如此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

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爲外者子善

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

家

羅洪先傳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擾擾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其非埃壒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之爲人年十五聞王守仁講學虔臺心即向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歛目端坐同舍生詰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手抄玩讀志忘寢食年二十二舉於鄉嘉靖八年廷試世宗親閱所對策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

深至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怨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守益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改左春坊贊善疏請豫定東宮儀忤旨罷爲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以義揆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illegible]其客[illegible]者非餅爲之潸消遊衡嶽僧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illegible]里中得石洞故爲虎穴荊莽蓊鬱闢之可容百餘人命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雲泯閣四方縉紳士人蓋者日衆贛江水溢洪先宅沓漂沒假宿田家巡撫[illegible]

史馬森以其家故窶而嘗卻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爲構室助辭不受唐順之以兵事起官約偕出洪先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兒任之即此自效可也癸丑出游相亦貽書致意因答書頗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全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順之訃始下榻哭邑當造賦冊念詭漏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請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數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遠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

中斂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於仁體丁巳提學副使王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爲之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私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之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塵而不知變者倡說以惑人也壬戌王畿以專靜不達順應爲舉講[illegible]

原問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即感應處便
自順適王畿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即如均賦一事終日
紛應吾未嘗惛厭執着放縱張皇毅侮偏黨自朝至暮惟
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
即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
世間豈有見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
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
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
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
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乎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歛不

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明年錢德洪以王守仁
年譜成請序乃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
爲下蓋有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
郡節推周弘祖問學洪先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
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
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變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
倖至也邦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洪先始歸田攻苦淡練
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
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
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

十禩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饑渴由已提而引寧之衷
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
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唐順之傳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川先生嘉靖八年己丑中會試第一及廷試時相使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順之以年少筮仕守己當嚴竟不與居二甲首第一則江西羅洪先一見洪先知其人品高因定爲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常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與黃以喬歸値母艱服闋起改吏部稽勳主事調考功居恒留心有司稔知某某賢後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用順之郎審白其賢多擢利道不使其人知之時張璁議以部屬官

爲翰林六部首推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於時王遵巖愼后崑高蘇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順之作心服之而自未敢以爲然也不其戒行雖若終少自得之趣順之尤自歎時則王畿居京師順之見之即守仁之說因得心要之學校對完例當陞賞順之不欲受又以璁愛已將薦某嫌堅告歸璁緣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貧甚而於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二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將會皇太子立選宮僚上面諭宰臣以爲春坊司諫又以吉例東宮落職歸自是卻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官於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而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爲榮劾爲無其目御史舒雲川奏曰學以聖賢爲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蹇諤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其真矣順之喜靜坐樂與外方之士遊日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卻自求之身者固賢於今之儒也居恒於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於曆筭尤精文章詩賦極於粹精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有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雅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咈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曰愚黠

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利要則深沉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於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人之痛癢困頓又若痌瘝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氣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箇武子之愚蓋自況也三十三年甲寅倭奴起蹂躪流血東南順之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外艱而趙文華者以上命視師海上來訪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胡宗憲不能平此氛文華歸朝首薦順之以南部郎中爲主事起之進北部職方

員外堅卧不起上勅巡按官促行乃赴京進郎中陞見後郎奉命査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順之奮然曰二月賊不平請罪將官三月賊不平請罪郎中十二月將至浙賊聞而遁去順之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蛟門而還未幾春汛患自登海船督諸將逐崇明沙沉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敗走匿三沙陞太僕少卿宗憲奏留同事尋進右通政於時江北告急宗憲檄總兵盧鏜往援順之以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赴江北與巡撫李遂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蕩賊遁復

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滷之故腹疾增劇方圍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順之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宗憲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順之每與宗憲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士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因積勞病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方倚任乃勉赴官値歲歉請於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倡有司劝米散各地方為粥以食饑民順之素仁愛又以淮揚為天下要道恐有變倭乘之貽患不細故於賑濟獨勞心焉時病甚治軍旅不少休三十八年己未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熟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革猶以為人與學問未成夫了十分工夫自恨時天陂陂間大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廹之卒

羅汝芳傳

羅汝芳字惟德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五歲從母授書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賢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嘉靖十一年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夔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十九年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汝芳曰非制欲

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汝芳悟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傳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乎胍著此一畫耶汝芳累爲解說宗正不應徐門隙窺益增不與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勸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汝芳愕然曰此物感通原無定執昔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言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汝芳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遂痛從見執念漸消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爲令入爲工部郎出知寧國府所

至不事刑扑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每至彬彬有詩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大學士徐階階喜曰吾初不欲爾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汝芳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其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階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汝芳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階曰我何以不知梁公汝芳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因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階首肯汝

芳復曰[illegible]以人[illegible]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脈不清則心事難一先生趣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得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階躍然翌日大會靈濟宮汝芳娓娓發明音吐洪亮興起者不可勝數遂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萬曆改元癸酉起復入京見張居正問山中功課對曰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居正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明水利墾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齋葬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居正

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十五年戊子八月抵家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興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遂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扶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

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稱曰近溪先生

殷邁傳

殷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純靖有雅志居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丈夫也嘉靖十年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游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滿考晋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參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卯穆宗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參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晋南太僕卿請告還萬曆元年癸酉復就家起南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卿子管祭酒事若數月復稱疾乞致仕許之邁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二始邁以南驗封考

滿如京士論擬留北銓力辭不就每進輒引遠若不勝事至所若職恒辦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爲訟者獄久懸邁恭其枉釋之夫亡而婦從死議者欲旌其節邁曰婦節只守死不二爲貴從死非中制也議者韙之在太僕値冏政蕩弛吏因緣爲奸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闡示名理六館士嚮嚮風其得大體類若此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邁不得至海內士與邁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少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吾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徧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陸樹聲稱邁坐鎭雅俗似房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太傅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窒欲編道遊訣測言朋雲館野語人約皆理學之言

明書第一百十五卷

列傳三　儒林傳五　　史官傅維鱗　纂

張元忭傳

張元忭字子藎別號陽和其先綿竹人徙山陰父天復進士官至行太僕寺卿生元忭元忭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母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元忭每篝燈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父時抑之會楊繼盛諫死元忭遙爲詠詞慷慨泣下沾襟天復大奇之元忭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

沉思久之聞王守仁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三十七年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血上抱蟲蛀之見不務即心印聖而猥躐其下風竟何爲也隆慶二年戊辰歸自京師而父天復有滇難蓋天復故嘗剿滇泉擊武定成勳有功忌者中以貲語卒從吏訊元忭身掖父萬里赴逮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天復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然跡天下聞而哀之四年庚午遊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自以遭逢聖明穆蹻取上第廪廪期有以自樹日棄鉛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

之詞林故清署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爲解元忭獨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爲首尾兩端萬曆元年元忭疏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六年戊寅外艱服闋起家奉旨教習內書堂元忭曰若曹日近皇上可使習爲善勿貂璫蘇非人乎乃取忠鑒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誥勅直起居館會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沅湘還取道武彝所至多題咏著有槎間漫筆家居久之歲丁亥起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清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嘆曰明主方孳孳

向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畢知以迪宸聽非天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有所感孚焉初上御曆覃恩乃即疏白其父冤狀請以恩及己者移父至是復申前情怍旨格不行元忭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胄斬首獲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明主而不能爲父洗沉冤長負君親吾死後已矣君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售志以殁願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徼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縲縶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瞑元忭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守仁然不空事口耳顓務以實踐

為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文成之外郛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非是予摘考亭所論著與守仁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袪世儒之惑持操端介絕不喜矯飾事人然用焉端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元忭之進也出張居正之門當其炎炎聲甲者競附高者皆鳴而元忭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日某門人也皂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歸其即死弗為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侃侃無少迴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於學人皆誦為美談天性孝友侍父母

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欒欒柴瘠喪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父病以屬元忭元忭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行誼力追古人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父作山陰縣志未成乃續成之已又著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斧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游漫稿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

史官曰　闕

趙貞吉傳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年十五自二親欲往從王守仁於越不許遂徧誦六經自求之嘉靖戊子甫鄉薦走謁故相楊廷和里第廷和稱曰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值母喪泣曰人世飄忽若是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刹不櫛沐解衣者數年父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廷相撫其卷曰雖治安策弗能絕也薦第一上嫌其語戇直置二甲詩恢之乃首列庶吉士特旨留館授編修貞吉感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惑方術遂上求真儒贊大業疏執政不懌貞吉日與同

志徐樾等切劘踰歲告歸為多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蜀士翕然知學起教習內書堂同修會典尋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高者悶守物理紛若射覆一聞知本之學反加詆訾於聖門性道之旨莽如也貞吉慨然曰學之不明未知性也進論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教為訓諸士聞之懼然舊習若澡濯新二十九年庚戌敵大舉八月入古北口由通州薄都城貞吉上破敵疏是時敵方有求貢嫚書入朝上召禮部尚書徐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者貞吉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既許貢則敵必入城要索不已既內外夾攻胡以禦

之體曰足下必有奇畫貞吉曰爲今計請上出御正殿下
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
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
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者上已偵知其言手詔嘉
其壯烈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勅宣諭并給銀
惟所措然勅未有督戰語可統攝諸將以行也貞吉以請
於相嚴嵩嵩故有郤又其黨趙文華素銜之莫相齮齕而
甘心焉故不與事權即兵曹一護卒不可得時敵騎充斥
乃單騎出城先詣總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宣上旨意激厲
付賞功銀一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敵則

屬鸞傳諭而以詰朝入城復命方貞吉之入也仍欲上請
督戰已摂有疏草矣而鸞陰畏其至遂令人請備膳疏故
爲遲之貞吉入朝趣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上上怒嚴
貞吉傾銀未覩措置第爲尚文東遊說詔錦衣逮杖落職
補廣西荔波縣典史三十二年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
南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
遷南通政司參議先是嵩已嗾吏部推以藩參因上問趙
貞吉何在故有是遷丙辰陞南右通政明年陞南光祿寺
卿聞三殿災發書執政言大工復作不宜提編加賦重困
民嵩見大怒庚申乃得陞南戶部右侍郎時貞吉已聞訃

闋復闕陞禮部右侍郎擢任上屢遣代祭示優眷嵩黨不
樂亾何有建議薊州增設戶侍郎督標練兵者嵩以屬貞
吉且召貞吉酒讌曰是行非公不可貞吉曰人臣之義死
生以之復何讓哉酒半貞吉徐曰今欲戶侍督標督京運
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即部中與出薊州何異邪
官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
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嵩在告上手詔次相徐階問
薊州事階對以查理當用習邊擾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爲
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忿貞吉而諉林侍郎嗾其黨
給事中張益劾林不數日并劾貞吉竟奪官去貞吉平日

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道林遊嵩高
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蔡汝南逆而問學貞吉遂列爲圓明
三教之所由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
之曰佛其實一也蔡梓以傳及家食多居玉溪莊嘗爲諸
生申致知之旨又爲講說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大要以中
卽性命卽天則也後儒不識中爲何物至以爲物物有之
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雕形之苦殊失其旨丙寅肅宗崩臨
哭最哀曰先皇帝知我隆慶改元詔起爲吏部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實錄副總裁仍有旨本學祭酒生
講嘗豫擇耆德攝之遂奉旨以原官暫掌國子事八月朔

駕幸學賜坐講禹謨后克艱厥后章上見其闡發精明音
吐洪暢大爲感動問之知爲新起用臣益喜尋命解監事
克日講官先是北門陷石州貞吉與執政數議邊事不合
乃求補南禮尚書既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岑用中
交章言趙某居啟沃之任可以格心贊治不宜置遠地適
上御講筵無貞吉不悅諭曰前年高往南京者仍令日講
遂復以禮部尚書兼翰學協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還京
會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十萬於張家灣貞吉執不
可曰曩南京建振武營致大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
城側哉況燕薊乃戎馬場豈藉南兵當事者悟遂移練兵

於薊鎮惟揀南兵三千教鳥銃議者謂其得弭項之奉命
教庶吉士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先師孔子爲皇太子
千秋講唐太宗諭太子章賜賚無虛日時薊鎮奏修敵臺
幾千座貞吉以爲徒費無裨戰守因講語中力言之語具
爲執政格不得上遂邑邑懷去志而上之眷用意益切尋
部以原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同諸臣入輔大政一日於講
筵謝上面諭盡心輔佐貞吉稽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
効忠貞之節第近日朝綱邊防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
陛下主之上色喜於時上多恭穆而面諭者再羣臣謂自
臨御以來所未有翌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貞吉已有閣

當同任閣事又撰勅令中貴捧詣閣下皆特典也先是大
同邊臣棄城走爲巡按暨科道所參而閣臣未有言治罪
者貞吉謂宜照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得已乃行
巡按覆勘貞吉爲是遂註籍不出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
瓜菜貞吉感上睠乃上疏乞解贊輔重任退供講職且言
大同之罪惟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今兵部
與閣臣俱仍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退上亟
慰留之是日上以原票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
諭而閣中猶以將才難得題覆上姑兩解之然信貞吉益
篤明年庚午上言遵古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畧云我朝內

外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
擁兵之害永樂末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
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
統末年胥變爲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
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
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
外兵籍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
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成
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晚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盡
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之

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
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得焉要令五
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敕將兵於關外事畢則納印歸本
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
兵隨所用而可矣上曰分營練兵乃祖宗舊制遂下廷臣
議行時本兵兵科挾前大同事議遂蜂起反失貞吉建白
本意上以貞吉兼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時閣大學士高
拱兼吏部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貞吉公爲分謗地故
推以兼院事已而兵尚書霍冀被科臣論劾贓私疑貞吉
前議大同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其主使貞吉疏辯欲付

法司究問以糾官邪且兩上疏乞休上不允乃請給假回
籍遷葬不允拱尤銜故相徐階欲中以危法疏言當時議
事臣假托遺詔凡先帝所斥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
加超擢死者贈官蔭子是讐先帝近於無君又引弘治間
彭程事欲有以治之貞吉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奸黨
碑矣拱色變強留之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
又因貞吉言去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逞於徐階後又以
故錦衣陸炳爲徐姻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
一品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勅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
擬票是日拱進貞吉久不至既至欲從容商之拱遂徑擬

削爵沒產自是拱與貞吉勢不兩立矣亾何宣大督撫王
崇古等奏俺答孫把漢阿吉等入降貞吉語李春芳曰此
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春芳擬旨傳曰是貞吉曰大約
浮言謂恐開邊釁然自俺答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
百萬何年無釁釁不在納降也惟當請甦與降人官職慰
來者心其制□機宜一付之督撫乃改如貞吉言與那阿
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時□求封貞朝議紛然獨貞吉
力主其議炁令督撫姑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答速獻
投□叛人趙全等九人易其孫去且當慎交質防□劫盟
又貽崇古書曰吾外憐悉但謀之附人內恐李文繞之失

助其爲邊計篤切類如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爲拱嗾劾
徐階而都御史王好問因訐齊贓事抵戍後齊倚拱辨復
力擊好問與刑尚書毛愷欲因以傾階乃奏行法司而刑
科給事中舒化黍寢不得行拱懷怨思一逞於是考察科
道旨從內出貞吉曰是將倚法爲報復計也疏請止之拱
閣郞上揭謂有成命不當中止貞吉遂同赴吏部有給事
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竄氏起用守伉直不附拱者
也拱銳欲去之貞吉獨不可爭至日中拱知不可奪竟從
之以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益恨之刺骨嗾給事中
韓楫劾貞吉乃疏懇乞歸且曰願上放臣歸田里令拱復

還內閣毋久專大權樹衆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欺
祖訓下不紊職掌上允暫還將論惜焉貞吉行後□果還
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上以貞吉與議廕一子中書舍人
明年春貞吉抵家諸門人請設教聖水寺會穆宗崩貞吉
哭臨至哀毀成疾乙亥遂杜門不復會講第擬作二通遺
諸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
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
部史通部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
術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
曰經曰律曰論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

之旨悉矣所貴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聚爲一書以俟
來哲是歲十月卽開局編述乃爲文祭諸聖賢告始事其
畧曰身居臣子之地毋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
出世之願邇來垂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書以類臚列
隨文點布各就部曲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出世之體出
世者不忘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
之念可少慰矣至冬末疾作輟編萬曆四年丙子三月卒
年六十有九訃聞上輟朝諭祭詔贈少保謚文肅貞吉孝
友天至從總髮與弟蒙吉自相師友剛忠英偉稱其氣貌
解褐卽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挫不屈至其學問淵源

上探堯孔之微而弁包逮於伯陽子羽爰逮泥洹雅自命
曰經世出世其古博如此其文章博辨雄深要歸於道所
著詩文集若干卷及進講錄

史官曰闕

鄧以讚傳

鄧以讚字汝德學者尊爲定宇先生新建青岡里人青風卜居自成和始和生瓊瓊習靜庵中夜半忽生蓮花紅光燭天四鄰驚爲火走救之則紅蓮也始異之卜者曰茲地其有至人挺生乎瓊其五世祖也累世有隱德以讚自幼簡默常閉其父嚴與人論學輒牽衣止其後間出語類夙儒而復勸學父憐其幼爲之斗室以讚遂習靜斗室神情益瑩出而曰心之精神謂聖千古聖賢只此一事一貫吾夫子宗旨多聞多見引人法耳間以所得者發之制藝少年未之奇也惟洪溪見之驚而語曰是兒終當以學鳴天

下王敬所謂以聖賢心發經傳旨吾道主盟其在斯乎大奇之隆慶元年丁卯舉於鄉辛未舉進士初張居正爲主考閱諸首卷不懌而置之晚得以讚卷曰刊落鉛華獨存元雅大奇其文置第一及相接君止以爲冷冷抑抑如丞如金神爲之悚歸而其兄衢州知府伯子問相國狀以讚曰相國心大有爲但恐稜急弛張絃韋不佩未知所終伯子怪其語後果驗廷試賜一甲第三人官翰林編修未嘗妄有交遊取予茹蘗忍窮寒甚僮僕方啾啾敗絮中以讚起以殘楮當火燃指戲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初服官時如此以何觀神宗即位高拱去國將春眷

多事以讚過居正時有匡拂居正弗善也遂移禪刹以蘇請居正持不下遣予就學已聞其父病始從之還里値外艱有終焉之志五年丁丑強起至武林念母老未遂歸時王畿寓西湖羅洪先張元忭約以讚對龍溪情合畿曰何功以讚曰此體無止即以無止爲功又問曰信得良知不曰新建云萬死一生得來豈敢置疑惟是以知是知非爲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畿業心服已而借語試之以讚曰天也不做地也不做聖賢也不做畿曰秀才家何得如此大言海內人皆以以讚必能光明絕學而居正奪情後横政愈甚羣望其出山言庶幾有入已卯一就列竟不入遂

還里朝夕依母側諸縉紳罕覩其面惟昆弟友朋互相切究友以用世進者曰學不到舍我其誰終非天民書屏凡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用世一番須令天地變化草木蕃育始爲不負然其功實基於潛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倘乘雲霧上青天人窺一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易之密書之微詩之綱皆是義也客坐偶有齟齬者即省曰我未誠耶澄心半刻客竟易顏常曰我常虛而人不礙我不設而人自化又曰從氣上起終是乖戾從性上發自爾中和其虛明若此居家常有鶡無虛日萬曆十六年戊子特起纂修不赴辛卯詔起中允管司業事既辭

已拜南國子祭酒上疏云文廟之祭以元長舉其酒謂之祭酒多士之業以師氏考其成謂之司成夫孔訓莫先禮義以冒進之心其禮必不享士習莫尚恬退以躐等之身其言必不從以進之心爲退之跡既前史所重憎居爭之實蒙讓之名亦造物所深忌將使不肖以臣爲趨巇仕路機變之巧抑俾賢者以臣爲戒掩家庭真切之心此豈修曠典開賢路初指乎上不允既至有謂之者曰南國士僞弗馴宜嚴以讚至多士洗心聽約束常示諸生曰懼我所有也願以神情與生相交勉諸生罷然頗化日動戚内臣且有聞先生名過而謝罪者我輩違先生約不得爲人以

讚自是益信曰嚴必律身始律身弗嚴誰能悅之晉南京禮部右侍郎轉吏部右侍郎方大計以讚指天自誓即故人親知不一顧時吏尚書溫純都御史陳蘗皆海内名德同心共濟計籍出人共稱服以何署禮部事疏請建儲者至再忽有三王並封之旨乃奏以爲天不言而信縣今日明日今年來年是也故信也自請册立以來蓋數奉聖諭舉行矣然皆指皇長子耳未嘗言待嫡也今驟而傳之人創而聽之故不勝其異至以凡人之見上窺聖衷而以爲非情也皇上以天自處身度聲律萬萬非以虛辭示天下但臣等竊詳聖王立嫡之條爲有嫡立庶斯爲責倫非必

有待也昔大典一行主器有託皇祖在天實所欣鑒臣等又竊聞中宮鍾愛元子朝夕保護不啻已出願早正春宮猶切於億兆臣民萬萬皇上以厚中宮而緩册立或者未諒中宮之心乎臣又聞古之帝王將舉大事既內決於心矣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無所不從而後行之蓋有見於人心不可拂也今日並封之旨至使人心不能釋然安在其爲順天下也且信者國之大寶帝王所以使天下精神相通指臂相使恃有此也皇上即位以來何令不信獨建儲一事屢示屢易人將謂詔令可更法守可玩自是令一出而疑隨之指臂不爲從此始矣時疏不知其幾獨贍

多此奏語語血誠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以何以毋喪過哀感疾扶柩將歸病宿郊寺僅存殘息知友皆道路是虞僅抵家正衣冠坐曰奇事奇事諸稱紳問此處見學曰不敢不勉遂端坐逝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潔贍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以讚自少即悟心之精神謂聖至終身日化月融精密廣大高明篤實所與諸生語及筆之成書皆發前人未發六十猶慕一生傍母人以爲至仁純孝平生殖半林坳退然陋巷人以爲廉靖孤介且衾影無愧一門藹藹內行純備人以爲其妙明性中流行時而發之然不得大行所學人多惜之

史官曰闕

明書　卷一百十五

楊起元傳

楊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人弱冠時賊躪東平焚民舍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明舉歲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績學邂逅盱江黎允儒歡然相得也黎爲羅汝芳之甥爲述汝芳言行甚具起元大契於中驍驍向往之萬曆五年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己卯授翰林院編修冊封崇藩取道盱江執贄羅汝芳之門而稟學焉往復參證因會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汝芳會語爲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編曰諷誦之并示學者十五年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人爭傳誦己丑遷國子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纂修玉牒充經筵講官勸上崇聖志勤聖學既千百言壬辰前及丙戌己丑三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吉士外艱歸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皇陵功成上命祭告起元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起元即中庸首章反覆開諭中多與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恭勸勤學既踰月輯高皇帝御製諸刻行之於其中稍爲詮註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上之遷南吏部戊戌召爲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有內艱還躬營葬事日荷畚揷哀毀之餘感寒疾卒年五十有

三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閭黨人有過耳不欲聞而惟就其所善獎成之儱侗有違亦不加鞭扑微以意諭戒之而已一闢羅汝芳講學銘心刻骨無須臾忘離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爲常四方之士受學者屨常滿戶外每隨機指授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卽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覩共聞卽不覩不聞之本體聞者始而疑中而譁以辨久之羣然服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笥稿楊子格言

楊子政序輯白沙語錄證道書義

史官曰闕

顧憲成傳

顧憲成字叔時涇陽人自幼沉毅異常兒讀韓文諱辨毎至學字以犯父諱囁嚅不忍吐師以告其父父召而語之曰昔韓公教子不諱忠兒柰何諱學背私書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以自傲一日師講禘之說章憲成請曰夫子既不知何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斯也惜或人未能再發夫子之蘊耳又一日講養心章又請曰愚以爲寡慾莫善於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強則百物退聽師驚而謝曰子俱如是觀五經註腳豈虛語哉萬曆四年丙子舉應天鄉試第一以外艱未計偕庚辰登會試高

等授戶部主事朝夕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切磋求不愧科名覩時政紕繆忠佞倒置輒憤不能平共擬書上大學士申時行鎸有所匡糺後覬覦劉書詞婉而意切遂焚巳書附名進不省張居正病傾國走羣望禱衆署名憲成走馬立削去後居正卒得轉吏部孜孜人才卽幽隱不遺以母老數請告許之閉門註易春秋丙戌起驗封司丁亥大計會有私尚書何起鳴者起鳴疑都御史辛自修陰嗾諸御史詰御史遂得降級憲成上書詆起鳴語侵內閣甚力而屬望大臣臺省與彼言者自當自反持論公正邊國傾服爲常路不悅落職判桂陽州先是蘇郴二公及燕

泉俱以謫至州人士望其來如三先生式臨之執經受業者甚衆以何轉處州府推官值內艱歸起理泉州壬辰大計舉廉正第一尋擢考功司南至值三王並封議定首疏爭及與大學士王錫爵往復爭侃侃無所回互竟得寢已趙南星司計典盡黜諸要子弟爛亞頗太甚南星奉旨罷憲成以考功同共事願同罷不報已進文選郎凡啟事與海內意所欲用者當路色沮不欲用錫爵所欲用者復尼不行久欲中之以其時望攸屬不果乘以憲成推內閣起王家屏遂削籍歸歸自甲午得重病者累年各有銜記況滑猝密與讀書錄相表裏學問者曰泉乃與高景逸等闢

東林集同志歲有會月有記其所最研辨者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曰如是則善可不爲而惡亦可横行蓋有感於世之儒名盜行者卽家三起光祿卿堅臥不起而卒年六十三憲成居家孝友可追古人平居恂恂雍雍居然古儒軌轍不少假借孜孜接引後學不倦故人樂得師承焉所著有藏稿劄記大學通考質言商語還逕錄證性編桑梓編學者稱爲涇陽先生友朋私謚曰端文弟允成字秀時號涇凡允成生有慧質頭角嶄然頗好弄其塾師使其父更傳以激之已幡然改請一切受教乃復之初謂口[illegible]耳卒業後下帷若老生也久之同兄憲成遊儒舊張原洛門

張以詣薛應旂與語大悅輙手考亭淵源錄授之曰洙[illegible]以還源委具是若志之異日無忝老夫也弱冠屬文道[illegible]爲識者所賞萬曆七年己卯舉於鄉癸未舉南宮心戀[illegible]遺歸至十四年丙戌始廷對時上册鄭貴妃允成憂治[illegible]明射策數千言纚纚不少諱其要云皇上以鄭妃勤於[illegible]奉册爲皇貴妃大小臣工遂私憂過計請册立皇太子册封皇恭妃不報寵則峻遣矣夫鄭之勤於奉私也太子天下本忠言國之輔皇上柰何以私掩公示天下偏則皇貴妃或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以愛憎弄威福於外閹人宮妾或乘而弄威福於內外之間又云頃皇上以天

下事付張居正居正罔上行私一時臣工莫不風靡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羣小然懲居正之專而公布之則可若轉而付之羣小臣恐居正之專尚與皇上二此屬之專遂與皇上一一則易間一則難圖也其辭甚剴切大約[illegible]內寵將盛羣小將逞兩端讀卷者驚怖其言擬置之允成退而自傷此言不得達上卽達上死不恨也尋以彈劾仲海歸久之以薦起南康府教授允成以母老又善病力乞致仕以何丁內艱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尋陞國子監博士癸巳晉禮部儀制司主事會詔並封三王允成謂此吾職掌宗社安危在此舉矣乃上疏略言本月二十五日皇

上出密札付元輔王錫爵臣等不知札中何語竊計得君
如元輔眷元輔如皇上當早定國本必不進迴册立以負
祖宗在天之靈及早乃接聖諭元子與三子五子一並封
王臣等不能無疑及聞人言封王之諭乃錫爵以寸晷立
就卽次輔趙志皐張位不聞而禮臣羅萬化科臣張貞觀
部臣于孔兼皆至錫爵邸並不得面乃知今日之事皇上
僅以錫爵一人爲政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蓋言
公也況册立一事關係何如皇上柰何易視之錫爵柰何
嘗試之臣等不敢危言遽引以瀆聖聽卽如世宗肅皇帝
於嘉靖十八年册立東宮並無三王並封之事臣固知皇

上不安於心也且聖諭惓惓大旨以皇后生子爲言皇上
獨不記正位東宮時乎維時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穆宗
莊皇帝曾不設爲未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近此言
可思也臣等謹惟聖祖寶訓一句一字無非維持宗社極
慮後來聖子神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賴以安不然
徒借虛詞擬飾過舉此奸臣借以固寵臣等所飲血椎心
寧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於地下
疏入不報當路切齒已而內計出判光州時兄憲成遡源
性道天下學士多宗師之因從兄參驗身心猶歉然以爲
靡當憲成使認自家允成曰聞者吾省吾矣思爲天下第

一流人情則近狂比按其實尚隘也性復近狷竊恐兩
無成耳憲成以中行進之曰世之中行夫子之鄉愿也我
何跂焉特自審膏肓將在粗耳憲成謂粗最近眞由粗覓
眞則中行不遠且狂是習情狷亦習性若眞性情兩者何
有從此究極便識自家譬之親承孔孟卽五百允雅當之
靡之彼魔雖厲兒晛消也允成憮然曰命之矣夫子之稱
中行以正奠醒狂狷夢寐半生蘧焉大覺於阿兄當下也
厥後義學既邃恒謂吾輩一舉事出言須從太虛起念若
勇出陰陽五行則猶形與影逐耳或有疑者曉之曰使於
本眞得定不妨六虛周流不然於此模糊便思融通和會

幾何不墮坑落塹自失性命且以誤天下蒼生又鄉愿之
纍理學直將弑逆萌芽伸人心髓使天下滋蔓不覺[illegible]
則天崩地拆無少關係在縉紳則明哲保身在布衣則傲
食諸侯而已其持論如此偶得楊龜山故址於東林請於
其兄爲築廬結社四方風趨雲就訂其會講皆以顧氏叔
季爲素王功臣云允成孝友得之天性家居色養曲當父
母心痛父之不逮祿時時與其兄品及交相泣也事諸兄
兄恭謹嚴取予不少假借平居布衣蔬食所巾徒步又倜
儻好施歲饑輒分半廩以賑所交多名碩與同志處虛含
平坦恂恂不言而令人意消至於論臧否策成敗初以駭

人久之若持左契故錢起莘曰允成有眼高存之曰允成
眞除魔手嫺於書削即數語寒儉或游戲筆墨具有關鍵
意趣居恒尤好靜終日據梧手一編竟業而後易之然讀
書不句櫛字比彷彿意象氤氳而止獨念天下多故見諸
司章奏百氏微言有關廟社者輒諷誦不置嘗輯朱紫陽
無極王霸諸辨冀以覺世又彙其論治者爲編南粤布衣
翟從先欲上書訟覲御史李見羅冤於朝允成力從臾之
代爲疏章病革語憲成曰吾第疑神定慮循循默默俟吾
天機若攙入他念便屬暴棄且我討身則身非我有討子
孫則人一乾坤非我與也斯已了然於易簀之頃去身世

如屣脫卒之前三日有大星隕於居傷至期自謂張睢陽
且至家人都從空中聞鸞啸聲年五十有四所著有小辨
齋集

史官曰　闕

高攀龍傳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自幼神釆奕奕善讀書言動如成
人母授果餌必拱手接或命自取一如所授習舉業超超
章句外默誦諸儒語錄性理諸書萬曆十年壬午舉於鄉
居嗣母憂丙戌丁亥顧憲成方講學聽之甚喜即曰學將
爲聖人也出口則議論入手在躬行豈可泛求一日看大
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使然曰是矣一以整
齊嚴肅爲主久之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
言身子耳蓮身是心大學曰修身爲本又曰知本更於何
處索本即身即心會歸於一道不遠人於斯可見己丑成
進士廷試三甲當爲令丁嗣父憂服闋謁選授行人自盟

曰吾道未有所見但依獨知擔負庶幾進道適僉事[illegible][illegible]
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不勝[illegible]
上崇正學闢異說疏上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尊論大
本大機語極剴切嘗論河東粹言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
又言律爲世用本因加意律學作日省編集崇正編詞讀
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功夫少也率以半日靜坐即出遊
公會水邊石上僧房皆其嘿嘿齋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
策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見
誠即邪存之即是舊字吾從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還朝感

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閣
之坦然降雜職尋調揭陽典史舟中嚴立規程只於靜中
着力當心氣澄寂時有塞乎天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
絕灘頂一一悅心當境皆爲學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
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
從來牽纏俄然斬絕抵官勤職事課藝集諸子要語刊示
之三月見差歸至漳謁李見羅李謂既知宗則心意知物
各止其所格致誠正不過就缺漏處照管眞有無所事事
的光景答以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要使學者辨志定氣
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爲自欺之本然後爲善

去惡意誠心正身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
也不然萬端紛起如何用力且修身爲本人皆知之矣
辨義利是非之極窮至無穿鑿之心斯爲知止工夫奧槩
沉著豈可平鋪輕說都無氣力并條目次第籠統做去李
無以難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已三轉手勢乙未歸再取釋
老二家參之謂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釐其精微處吾儒具
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病處吾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
字尋連居父母喪一依文公家禮護葬諸兄弟不可得盡
供柩葬餘置義田贍族戊戌作水居於湖邊中有一可樓
言無所不可也閉關趺坐坐必七日作復七規程取大易
來復之義嘗自言丙午以後方實信性善知本中庸之直
此道絕去名言程子名曰天理陽明名曰致良知總不若
中庸二字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本體如是工夫
如是一毫造作走作不得心矩學矩從有離合中造到渾
成處於諸子爲貫通於孟子爲集義所生於顏子爲不貳
不遷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信者庚申光宗即位廢臣以
次起用召拜光祿寺丞天啓改元冬再進光祿少卿署事
綜理精密中官初鬨於前尋即帖服嘗云頭緒雖多儘做
得去晉太常少卿尋值說并陳務學之要言明理以明
心明心以出治方從哲鄭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孝非

孝反以不孝爲大孝忠非忠反以不忠爲大忠黑白倒分
人禽反易何所不至上怒使重處大學士葉向高爭曰斯
人有重望處則蒲朝必爭吾亦與之同去得奪俸時魏忠
賢尚未大肆轉大理少卿進太僕卿再移疾有邪氣所干
元氣大伐等語以身謂前黨有感動向高留之甚力明年
差歸給事中王志道疏論兩朝事齊雜不倫致書駁之大
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
爲君父種禍夫皇祖成禍在于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今上祖考在念
妙於處分是今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

君讎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
謗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可予見者無不膽落
吏尚書張問達曰高公坐此人皆畏憚又自指其心曰渠
心明說出人自知畏尋奉差舟行至崇易詿抵家講東林
如故曰宦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臣何晉刑部侍
郎趣還朝時趙南星爲吏尚書給事中魏大中首吏垣相
約一以搭非其類內外藥藥頗忠賢已用事魏廣微結爲
族入閣初對衆猶諱之忠賢曰我家人殊不濟事然密已
輸欵導之爲并一日講筵後忠賢剩剩品評且曰莫用一
邉人則其源可知所發手惟閣臣未幾忠賢爲副都御史

楊璉所科列二十四大罪頗內懼謀於廣微謂必去向言
乃可因其求歸陽慰諭迫以不堪乃行始無所憚總憲缺
衆議楊璉署事忠賢不允議揚從吾爲代久之卒用攀龍
既入臺首科御史崔呈秀之貪穢官所贓尋其疏申嚴憲
約責成郡邑列五十條欵期於挨于所賊示書一之畔其
大端在調和閣部謂閣當借用外廷不可以外正直而疑
其激外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內抑殺而疑其終向高深得
此意未幾攀龍告歸旋革職爲民呈秀復用明年乙丑毀
書院屢起大獄殺楊璉魏大中等十餘人趙南星論戍欲
并坐攀龍會有力解者得免六年丙寅三月竟逮報至爲

十六日謁道南祠有別聖文歸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
生死四字以示且曰急料理爲出門計獨身就理可免他
累作字二紙示兩孫曰無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旅時已三
更命斬退移時聲寂諸子推戶入見燈火熒然發所封乃
遺表也諸子急從旁府奔池畔則赴水死矣年六十五都
人皆聞車馬聲如裂聲衣履整齊淤泥不沾身滴水不入
腹顏日成發面色如生其遺表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
臣受辱則辱國故北面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
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爲別友
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到此亦得

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聞者無不哀
痛崇禎改元忠賢伏誅餘以次滌掃得贈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賜祭葬謚忠憲廕一子讀書國子監
史官曰闕

史官傳維麟 纂

列傳四

名臣傳

史官論曰余讀書至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未嘗不慨慕帝世之盛也天挺純佑福王福臣賢才輩出其大者昌明渾厚穆穆迓衡人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其小者亦靖共持重愷悌敦敍効一官一方以自見智名勇功史不勝書於乎盛矣明自高文之世武功最競制科薦辟文學彙興洎至仁宣卷阿翽羽相得益章凡薪槱於先朝者蔚爲名臣憲孝之際號稱治平賢相企踵六官之長罔非民譽明之得人於斯爲盛世穆以後進舍日煩人才漸駁而議禮考文之臣多出焉詩云有馮有異有孝有德皆紀元首股肱相得成功之著者也君子覽玆而明之人才思過半矣

史官傳維麟 纂

列傳四 名臣傳一

章溢 附子存道 傳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始生音如鐘父遇孫疑爲不祥幾棄不舉成童疑然莊重諸兄應孫頗爲儕類侵苦溢忿然曰彼窮我耳我不自勵豈男子耶乃往受事衆皆憚服弱冠從鄉先生王剛叔游學嘗曰吾聞古人主躬行章句之習非其所屑故器宇英曠而於是非皆毅然折衷於理以身從之聞金華爲文獻邦出諸訪浙東憲使秃堅不花與語悅之不花改官陝西要與俱至虎林溢忽心動力辭歸則父病革越八日逝矣壬辰蘄黃寇起犯龍泉從子存仁爲寇所執溢奮曰吾兄止此子不可使後無胤乃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郎殺兒吾願代之賊素聞其名及得大喜繫存仁歸乃坐溢上坐問計溢曰吾有良策使諸公首領俱全父母妻子晏相保賊曰何如溢曰莫若釋兵戎而歸農賊縶縶之柱以刀礪其頸曰不降且死溢正色不爲屈賊愈怒愈大叱曰死即死何恐爲賊縮竟不殺夜紿守者脫歸集里兵往擊却之府判官秉是以兵來欲盡誅詿誤者溢走說石抹宜孫曰貧民迫凍餒故相挺從盜誠得一循

吏招輯皆爲良民今若剪屠失民望且資賊非計石抹宜
孫善之即檄無擅殺因留議軍事盡平屬縣上功授龍泉
主簿辭不受海寇起石抹宜孫移台州寧海民亦爲變應
之犯台急檄溢爲援溢方退居得檄即起集趫勇數百人
趨夾擊賊潰海寇亦遁去寧海饑豪民積穀閉糴溢言於
石抹宜孫行縣賑之柢豪罪發其粟充用龍泉饑亦閉糴
溢私以己田易粟貸里人既行勸分民受惠爲多青田崙
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虐民因邀惟賢來攻以
甘心寶忽丁寶忽丁走溢與王剛叔召豪傑戰賊敗走之
縣治遂復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溢等有功乃使人刺

剛叔且及溢溢痛剛叔死言於府帥檄兵擊襲之寶忽丁
遁去時處州盜起行省移石抹宜孫分治處州溢謂之曰
松陽小醜不速平將成大患宜孫曰惟君處之乃授千戶
曹勝安方畧一戰降之以功授松陽尹復辭不受尋討麗
水賊敗之賊首就縛復平土豪周天覺散其衆薦授武德
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至是凡三授官太息曰吾所將
皆鄉里子弟令子弟肝腦塗地吾因以爲功名不祥又力
辭不受歸結廬匡山自號匡山居士己亥冬明兵克處州
溢避入閩太祖采帛迎之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入
見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

對曰天地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上悅擢
僉營田司事課江淮田稅籍有等嘗有疾在告上數視小
愈入謁上望見喜甚恒問左右章溢康疆否左右對曰溢
念母邑邑未愈即日命歸省賜金綺浙東始設按察司以
爲僉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琛入剿及琛出師溫州復
命還守處州給餉無缺廣平設湖廣按察司調溢往入見
上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荆襄多廢田溢議分屯田上善
之鎭撫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溢得狀坐以法河南按
察使宋思顏等有罪辭連溢上遣劉基諭曰予素知溢守
法令毋疑也既而胡琛入閩陷沒處州震動改溢浙東副

使鎭之比至山寇多叛乃宣布詔旨勸兵誅首叛者餘皆
帖然尋處兵悉發戍浦城而慶元寇亂乃召故所部義兵
禦走之上以長子存道提兵爲游擊溢謂父子相統非制
請罷上不許曰吾方藉爾父子鎭靜彊場顧效他人嫌疑
耶浦城軍乏食上命李文忠至與溢計之文忠欲運糧處
州溢曰不便今軍中所掠糧甚多請俱入官均給償以直
食乃足時建寧守將阮德柔來歸或疑其詐溢曰陳友定
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圖自全非詐也時請以原官守之
擒斬茗陽盜周瑞卿通平陽瑞安之路處州僉水軍翼軍
府役煩而事擾奏設千戶專統之又奏免山田之稅時海

賊入寇千戶任惟賢退縮斬之自拒戰破擒畧盡會朱亮
祖取温州軍中多掠子女溢曰此非將軍所宜悉搜出還
其家海僧寧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方良苦俟平
吳有後命吳平入朝命分兵征閩而存道守處州上諭羣
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於邊其功不後諸將軍廷議
征閩以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胡廷瑞自江西入
溢密進曰二將二討固必勝而李文忠威信素馳閩若令
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上立詔從之時處州餉閩師
歲加徵十倍皆以溢言從舊額温州朱君達既叛又請降
奏聚之方造海舟徵巨材檄處州與諸郡均辦溢曰處限

以峻嶺卽有木何從出力奏止之上卽皇帝位與劉基并
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時廷臣多逢上意尚嚴
溢務存大體不屑屑細故或以爲言溢曰憲臺百司之儀
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覩搏
擊爲能哉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朝怒儀曹議禮不
合以致天變溢奏曰風雨已逮朝無足咎者總禮官議有
未善陛下精誠自足仰格神明願賜寬貸上爲霽威上禮
重溢嘗語溢曰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致疾不宜早趨朝
也先是上旣從溢議令文忠入閩溢子存道部鄉兵萬五
千以從及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鄉
兵農人也初詔許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上不聽
溢藉故常爲叛者籍爲軍使北征而寧其勿叛者以示信
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腐哉存道部浮海北
行走京師聽進止上諭曰汝父宣勞爲多汝又北上勉立
事功以無忝爾父因授處州衛指揮同知戍上黨尋移平
陽洪武二年溢喪母悲感過度居常忽忽營兆宅親負土
石感疾益篤卒年五十六上閔悼親爲文祭之溢孝友父
未葬而盜焚其閭溢哭抱父柩火遽滅事母備極孝養二
兄別居已久旣割弟龍淵請二兄同居奉母定先世祭享
之禮益田以供祀創義塾立義阡諸可以聳善扶義者無

不爲也器局彝曠撫世酬物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
事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宋濂曰生我者父母知
我者章公其相信如此三年存道從征秦隴取興元留守
明昇將吳友仁來侵擊敗之改平陽衛五年從將軍湯和
出塞至斷頭山戰不利死之

史官曰章溢未遇高皇時屢平劇賊衛鄉里威望已行于
江東矣及帝以儒術召而父子戮力出入括蒼閩海間招
攜伐叛以武功顯儒者曰不可測如是哉跡其始終部署
俱江東子弟溢孝友過人爭于鄉曲不忍以子弟肝腦易
富貴此一念可儒可將宜其得人心而成大業也

陶安傳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外樸而內穎有大志博涉經史湛心濂洛之學尤邃於易為文純雅疏暢元甲申鄉試戊子試禮部不第授明道書院長元末四方兵起郡當其衝屢以策干守將不見聽乙未太祖取太平與耆儒李習出郭迎見上狀貌奇謂父老子弟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生民今有主矣上召語時事安首言四海鼎沸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

江據其形勝出臨四方何向不克上又曰善留參幕府為都事丙申從克金陵陞左司郎中既而聘基濂溢琛至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皆天下才也臣與之語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敢為得人賀辛丑克黃州難其守者上曰無踰於安命為守兵荒之後政務一新甲辰改知饒州寬賦省徭招徠流亡民皆悅服乙巳信州賊蕭明攻城急與千戶宋炳協拒守登城反復諭賊賊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會援兵至賊大敗去諸將怒請屠從賊者安曰民為賊脅非本心柰何殺之明年入朝民為立祠祀吳元年置翰林院為學士知制誥修國史時開禮樂二局徵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為議律官洪武元年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試如卿言夫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自非豪傑不能央去因賜門聯旌之時御史有言安隱過者上曰汝何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立黜御史尋出為江西參政安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居四年疾劇草上時務十二事卒年五十七贈姑熟郡公國初諸禮多經裁定安有二子昱晟晟為浙江按察使貪信用輕薄小吏上并昱戮之其家四十餘人皆發戍州司過索安繼妻陳畏帛入見上問嫗為誰具以對上曰陶先

生嫂乎有幾子復叩頭曰臣前二子皆不肖伏法家人四十餘坐罪發戍州司督責甚急惟陛下念先臣安一日勞上曰晟死其罪言及陶先生令我惻然立名兵部曰朕渡江之初安首陳幾務先後蒙涉諸艱功在彝鼎家人所犯即盡赦之安前妻俞名德常賢著聞王師克金陵安移家金陵俞要母同行母不可俞曰四海兵爭惟高城深池都會之地可以托身母從之及陳友諒陷姑熟得以移居免難人服其先見云

史官曰陶安杖馬箠立軍門渡江數言開拓形勢何以婁敬輓輅之說鄧禹初見蕭王數語也可謂壯士屢守江州

脩撰著續天下既定稽古禮文之事皆取給焉無雙之譽不虛耳

唐鐸嚴震直韓宜可耕復仁傳

唐鐸鳳陽人自庚子從攻江州洪武二年授西安縣丞名遷中書省管勾出知延平府三載名為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陞刑部尚書改太常卿內艱賜半俸服闋除兵部尚書改諫議大夫坐事左遷監察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復為兵刑二部尚書初立詹事院兼詹事食尚書祿未幾致仕已而改院為府復起為詹事食尚書祿尋致仕再起為太子賓客尋加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參謀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鐸重厚愼密精廉不妄取予太祖初起兵時即侍左右舊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鐸上念鐸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鐸以德勝然不動聲色而政務脩理人咸愛之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詿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與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藹朝鐸厚重無疵又謂儒而無為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愚鐸賄賂公行鐸無可柰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為非淵德海涵者以為愚人之心不古有此耶

三十年卒年六十九部賻最優
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有器量貌魁岸性誠實不善讀書長於算數太祖起民間知輸糧若有司奸吏多索詐洪武四年令東南歲入田賦額萬石一家主之不入於官而集於鄉自爲徵督給勘合運入京及江北諸郡謂之糧長既久法壞多生事郡縣官往往獲罪乃議舉名家有行誼者主其事於湖州得震直清潔自厲二十年無纖芥可指名譽爲列郡最以布衣授布政司參議留中署通政司事奏對詳明改戶部郎中考覈江西賦稅二十四年賜第於崇禮街復其家明年陞工部右侍郎六月拜尚書時營建方

殷繁理周密以夫六十萬開膠脂河事辦繼奉命集天下工役二十三萬有奇請戶役一人父兄子弟不相緣計頃簡更定等次人皆便之里人有訐其弟姪不法事命震直自按理無所徇上并宥之二十七年以事降御史凡四有誣枉力辨之多獲寬貸它御史劾其傲且私留鄉人在署飲上曰此舊尚書也小事何足論不聽廣西龍州趙宗壽恃險恣橫潛通安南奉使往諭入其土咸聞示利害甚悉皆悚息聽命凡所餽獻皆却不受并奏減廣東西行鹽之半立接運法以通鹽販商民便之桂林河渠廢塞者因故道浚五十里導南江曰漓自牂牁入海北江曰湘自[illegible]

遶長江築隄治陡閘三十六旁通靈川千秋峽鏟象鼻口峯鑿灘磧以通舟車之路西人紀詞秦史祿漢馬援及震直古今爲三人云上聞喜曰老儒成此巨功朕任得人矣又均徭賦振風俗懲貪婪慎刑獄征南之兵需牛數千頭皆取諸民請給鈔償其價大師兵不戢及靖江王府人爲民害奏劾之猺氏嘯集後撫安邊徼以寧廣惡少父子胥法子匿而父出誣其子宗仁及將莫瀾將自脫事未白守守仁瘐死奏爲特訴惡少父子而釋其將三十年還起遷右都御史兩淮民食鹽逋稅罪不啻百人奏釋之上嘗召其三子宗禮等入見曰都御史有進見福未艾也以禁

御史李斌降御史八月陞工部尚書奏工役病還家者四萬五千人十一月重建太學指揮李忠奏役徒死者當戶丁以代凡四萬餘人與詰難發其事後悉遇赦免念起自畎畝自拜官及超轉拴辭廪祿不敢升斗被詔給其家種役力辭降御史不敢居賜第還家臨巷致仕居西塞山中太宗即位召入宣諭山西九月至澤州卒孫杰文梁並成進士杰御史文梁主事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元末御史辟爲掾不應洪武初以歲貢薦授本縣教諭轉楚府錄事十年拜御史持風紀甚振十一年左右都御史陳寧胡惟庸中丞涂節侍坐方笑

語直前長驍出彈文劾三人險佞怙寵反側請斬首謝天下上怒曰快口御史排陷大臣下獄尋出之三人釋不問然上心善其言疑三人且防之矣時重外臺之選擢江西按察僉事方中都役作凡官吏有罪咎以上悉輸發上言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合輪情之輕重等之公私罪之大小而施舍之今罪不問如何悉服賤役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論合律從之十三年寧等皆坐死歸朝上以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為奴獨不受且以為非聖人舊典尚書言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經也經不可廢制不可踰濫不可聽罰及妻子何

居豈以夫榮享其樂既坐當坐罰陛下一怒而羣臣家屬不問罪之大小皆不能保恐非聖明所宜有上是之著為令後坐事將刑正天朗忽震雷遶殿上驚曰非在此人乎留卹息趣免又上封事二十餘上皆嘉納之未幾罷歸復召還京命撰中山大江文諭曰本烏蠻節堯舜禹湯傳賢諭皆稱旨除山西布政二十一年坐事謫安南二十三年薦起雲南參政尋陞左副都御史以鋤奸顯忠為已任百僚震肅未幾卒官時大星隕地櫪馬皆驚以為其應云生平峭厲可畏而緣情酌法要歸平恕上為霽威者屢矣

羅復仁吉水人博覽經史尤邃天文書初陳漢辟為翰林編修遁跡去壬寅明兵取九江復仁杖策來歸上喜置左右從破友諒於鄱陽齋爛書招袁臨吉贛諸郡諭降武昌擢國子助教以老賜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飲食丙午使山西曉譬擴廓洪武元年遷翰林編修諭安南歸所侵地安南遺金貝土物甚多却之上聞益義之隨拜弘文館學士復仁性簡樸古草野倨侮而胸中了了每率意陳得失無所顧避至操南音以對上顧呼為老實羅而不名一日幸其第復仁方操塗具完壁急呼妻抱兀坐上上曰賢士豈宜居此命賜第城內遇天壽節制水龍吟一闋以獻上悅厚賜之尋乞致士陛辭賜大布衣題其襟曰朕肇基

忠直可喜賜汝布衣放歸田里久之復召[illegible][illegible]華[illegible][illegible]歲江西秋糧軍籍請不便民事上憐其老留三月賜玉帶鐵杖裘馬食具遣還未幾卒有玉堂唱和集子養蒙孫籥有傳

史官曰事英王者威福叵測惟正直忠厚為可久明祖深知唐鐸之厚德心許宜可之快口而震直復仁時以老實呼之故數人久膺殊眷雖罹文法而復免若才既不及而挾詐以御主心鮮不殆矣震直綜理周密多所建樹宜可風采嚴毅歷內外臺不吐剛茹柔又豈如鐸之才不遠德哉

王濂傳

王濂字習古定遠人少好讀書知大義習聲詩音節韻趣皆有法推擇爲定遠吏有謀策令長以賓禮遇之元季政亂豪傑並起嘆曰保宗族救民可也走潁亳說其軍帥使反虐政無害民軍帥喜留爲萬夫長歷官至工部尚書以其必無所成聞太祖克金陵乘間挈家南渡時李善長其婦兄也在上左右亟言之召見遂詔爲執法官悉心詳讞務協於中全活者多丹陽令白齊應天知府王子謙其舊也上深簡注進中書員外郎出爲浙江僉事巡行郡縣貪墨蠹民者擊去惟恐後餘則務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

日大風晝晦詔求直言濂疏奏歷述災傷病民上爲罷征戍尋嬰疾休於家洪武三年卒年五十七上痛惜之每稱善長曰王濂識力真王佐材今舍朕去朕失一臂卿肺腑亦安所托後善長坐事上歎曰王濂在必不至此濂恂恂儒者與宋濂善或共論議或張目吐氣指畫方圓滾滾數千言不休臨大事神采精緊毅然不可奪好面折人過性和在戎行多慈惠每以不殺進勸事親盡心力人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子二伯驥先卒仲佐篤學好古凡法書名畫多所鑒定善眞書以才爲鎮撫

史官曰闕

王嘉會傳

王嘉會字原禮嘉興人少博洽具俊聲元末累辟不第審松江爲人溫淳和緩後進樂就講論上海令熊循延見與所作敬禮爲上賓時吝文章曰非欲飾吏治然非公不能洗發我心也以明經聘至京師太祖命賦詩作文稱旨除翰林檢討洪武十五年十國子司業時宋訥爲祭酒太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訥及在司業與教嚴立楷範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髮皓如正衣冠日夕端坐諸生雲集堂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類率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上知其勞眷待殊厚十六年冬以老疾乞歸不許明

年許之未行卒於官舍上聞嗟悼命給舟車還仍命所在官司祭之同時松江孫作先亦爲司業稱曰海濱二老

史官曰闕

陳修傳

陳修字伯昂上饒人甲辰來歸擢理官講畫律令崇寬厚省煩苛復倫要黜姑息簡明正大四方翕然如有一統之制作上留心兵刑數數講求謂唐世府兵之制稍為近古而未精密乃進兵部郎中選任將帥條列兵制令內外相維兵農相資遂為定法太祖即大位山東新下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塗炭甚大將多練兵屯田其間非修莫可治出為濟南知府蹶勸勵墾荒有成効居二年詔書褒美超拜吏部尚書修引據古典參酌時宜審地劇易制事煩簡與凡貴賤陳數遠近寬嚴課功覈實賞賜黜陟之類皆

籌畫妥確未幾卒於官繼之者莫能易宣宗采其事載於五倫書

史官曰闕

杜斆傳

杜斆字致道壺關人質稟純明學問融貫通五經尤深於易心貌俱古舉河東鄉試第一除高平教諭陞臺州學正西安儒學提舉省院辟之皆不就歸授徒學者爭從之多感慨形於歌詠自號太行樵者學者稱為南坡先生洪武十三年特徵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司夏季御書官爵制諭以賜每進見講明治政必以古先哲王為範一日上曰朕治天下其於前代帝王何倣李祐對曰當倣唐太宗上默然斆對曰治天下之道莫過於堯舜上曰我非敢當堯舜卿等願效稷契皋陶時國學成上咨斆誰可為祭酒

者斆舉滑縣朱訥即徵訥為祭酒甚當上心上每[illegible][illegible]老杜舉訥其何能教如此再幸其第累加賞賜親與[illegible][illegible]尋以老疾懇辭給驛歸卒年七十二所著有樵[illegible]集

史官曰闕

吳伯宗傳

吳伯宗本名祐以字行金谿人父儀字明善元季鄉薦世稱東吳先生講學授徒多所成就尤深於春秋著稗傳類編五倫彝義二書辭深密嘗言世有楊子雲其將好之矣壬辰寇起集鄉黨自保入明其太守聘起之力辭卒伯宗十歲能文先達見者歎曰此兒王光氣終不可掩舉洪武庚戌鄉試第一府判官王毅夢城中迎狀元告人曰必吳子也明年辛亥中會試及廷對太祖親製策問詢以古帝王敬天勤民之道伯宗條答稱旨果擢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伯宗儀觀儼恪應對明辨上甚喜賜袍笏冠帶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與學士宋訥同修日曆時胡惟庸方用事羅致庭臣入其黨伯宗亢直不爲屈惟庸中以事謫居鳳陽上書論時政并言惟庸專恣不可獨任上得奏即召還使安南得方物以獻爲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皇太子嘉納明年改翰林典籍御製十題命賦之五就詞語峻潔上嘗稱曰才子也賜織錦衣陞太常寺丞轉國子司業皆辭不拜特旨貶金縣教諭至淮安復召還爲檢討壬戌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以弟仲實爲三河知縣薦舉不實坐累復降檢討十七年坐支孚進不以時謫雲南卒伯宗博學能文詳雅不苟合屢獲譴無所悔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史官曰明以制科取士士亦以此自重故得人於斯爲盛夌彝至於季世而采春華忘秋實爲王楊盧駱者多不稱其行制科遂爲天下詬吳伯宗制科初開第一人也驚才絕學不呈身權相首陳正心誠意之說其樹立何如哉予故表而出之爲取士權輿云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四　名臣傳二

樂韶鳳張智崔亮朱善吳沉劉仲質翟善滕毅錢唐

任亨泰傳

樂韶鳳字舜儀全椒人乙未謁太祖於軍門與語奇之是秋扈渡江參軍事從下金陵丁酉授江西行省管勾累任起居注給事中中書左司員外郎兵部侍郎六年拜本部尚書正月戊午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卒習於安逸弛武藝命同省臺督府定議教練軍士法并定賞罰各有差

改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定祀孔子樂章編集大明日曆爲催纂官又命偉唐宋名儒表箋可爲式者頒行天下七年九月上以祭祀還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韶鳳上所撰降神熙惠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辭存規切八年與諸廷臣正中原雅音書成名曰洪武正韻攷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定以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復定登壇脫舄禮上之上命著爲令未幾以病免起國子司業十二年陞國子祭酒定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劄禮部鳳考據精詳上賜諭曰文廟之設以尊先師因之爲國學焉歷代以之訓君嗣甚重故哲王必選名儒以爲表率朕命爾端是師範闡揭博通使幼者記壯者解其毋息忽以補於朕政欽哉十三年雷震奉天殿上以羣臣多不職罷斥者甚多韶鳳因致仕以壽終兄弟皆知名於時曰暉以人材知開封府曰禮太常卿曰毅諸暨同知并知名韶鳳有友五人曰趙奎陳旭陳友王才胄文質並起畝澮奎體貌魁岸有才略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從征甘肅猝遇敵衆皆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上喜加賞旭英毅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壯武文質攻醫

授太醫院判奎才歷官都指揮使旭以從燕封雲陽伯友以平蠻封武平伯

張智字玄畧延平人父昇元以神童薦補太學授秘書郎五遷至江西儒學提舉智生而聰穎讀書過目成誦不爲嬉戲正色端謹如老成人嘗侍父慨然曰釆玉必於崑山探珠必於滄海爲學豈可不出戶庭哉即挾策入元都交當世名士用薦入國學四方兵興以才出參閩省機務授智同知新喻州辭居建陽洪武戊午以明經薦爲彝陵州學正凡九載艱歸起以尚書趙勉薦超拜禮部試左侍郎疏請定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正色曰

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求幾實授是時諸儒多
不稱任使至嬰顯僇上謂智等曰古人務學明體實用窮
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澤被天下朕擢用
儒士布列百司而卒少見效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
爾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以聖賢之道自律修
已教人毋徒尚文藝智請首行於太學從之尋奏定歲貢
生員制語詳學校志壬申懿文太子薨智上議曰喪禮父
爲長子服齊衰期年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
畢釋之在內文武百官即日於公署齋宿素服入臨文華
殿給衰麻越三日成服詣春和門會哭明日素服行奉慰

禮其當祭祀及送葬者仍衰絰以行在京停大小祀事及
樂至服闋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文武百官聞喪易
服於公署舉哀次日成服行禮停大小祀事及樂十三日
停嫁娶三十日尋以時享在邇令智與翰林院參考古制
智等奏曰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
也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用樂外惟太廟乃祖
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備
而不作詔從之尋以事左遷爲國子學錄尋陞博士建文
中進司業智儀容嚴肅多識典故教人以規矩開導獎勸
老而弗倦卒於官

崔亮字義夫藁城人元末爲省掾明兵來謁舊館授中書
禮曹主事遷知濟南有善政洪武元年歷至禮部尚書詔
定官員親屬冠服及隸卒軍士等制各有差三年朔旦以
來日有黑子占者疑祭天不順禮所致詔亮議亮引用漢
宋唐及元損益不同復以國朝前議圜丘從祀之禮以漢
唐爲煩故正祀日月星辰太歲爲簡當上然之復上問郊
祀天地拜位皆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東西避正中可也
亮對曰天子祭天陞自午陛祭社陛自子陛蓋社主陰北
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之義也郊主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
答陽也若羣臣朝參無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

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則分東西立以避馳道其義不同上
是之復命議百官及內史監官於皇太子親王前稱殿下
自稱名若本宮內史本府官及承奉司於皇太子親王前
俱稱殿下自稱臣百官在上前稱皇太子親王稱曰皇太
子某王又定大朝會常朝及內外官員辭謝奏事侍班諸
禮并定皇太子及羣臣賜坐殿上坐墩墊制酌宋典爲損
益其他請旗纛止祭於當祭之月與大宗廟用時之祭皆
用四孟及歲除凡五定祭於清明等節各備時物薦享俱
允行又定大明禮儀定仁祖廟號請下太常祭告時國制
草創亮引證多據經典七年卒於官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善少聰穎十歲能文既壯以經學授徒兵變匿居以道學爲已任所著有詩經解頤輯釋史輯等書太祖開設學校初以薦舉爲訓導尋授教授洪武八年召赴京廷試諸儒善居首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制誥明年以奏對失旨謫戍遼東無慍色日賦詩寫懷有遼海集未幾賜還鄉語子逢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祖洞雲先生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考證以傳庶不墜先業十七年召爲翰林待詔時方革元俗嚴中表婚禁民習舊多犯法上疏論婚姻律曰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法不得爲

婚以故嘗家詆訟或以聘見絕或既婚復離甚或兒女行立有司逼拆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慟人心議律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爲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己爲姑舅兩姨子彼爲姑舅兩姨女無尊卑之嫌爲子擇婦爲女擇壻古人不以爲非成周之時王朝所與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至於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世爲婚媾又如溫嶠娶姑之女呂榮公娶姨之女今此事甚多以致訟獄繁興風俗偷弊願以臣章下羣臣議弛禁以通人情上是其言遂弛其禁十八年校禮闈進文淵閣大學士嘗進講心箴於文華殿奏言致治在任人今天下太平惟選用賢才以數文治惟留意焉上曰善尋遘疾賜告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謚文恪是時有思誠爲上游令博雅宏粹少負文名

鮑恂字有孚崇德人博學篤行所著有大易傳義西漢集全益安吉人張長年高郵人張紳登州人俱年七十餘廷薦思誠恂等明經達治體遣使徵之入見上甚喜賜坐顧問俱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高

不煩以政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爾兒卿當輔翼日長人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恂等復固辭聽還鄉惟紳後至以爲鄠縣教諭

吳沉字濬仲蘭谿人父師道字正傳元禮部郎中有文學沉累辟爲學訓導不就太祖取婺州改寧越府王宗顯知府事辟沉及朱廉徐原主教事洪武十二年以儒士舉奏上名曰信仲既除翰林待制謂修撰王鈍曰名既誤冒矣不更是欺罔也告改正上曰是誠恪人遂蒙眷遇參謀議尋以奏對錯誤降編修未幾復待制十四年給事中鄭相奏言會無二上稱臣於東宮非禮沉駁之曰國之大夫墓

妥得巽上是之十五年降渭源教諭未行留爲翰林典籍尋晉東閣大學士上將享太廟致齊武英殿謂沉等曰古聖賢垂訓立教大要有三君敬天臣忠君子孝親人道立矣其摘古經傳類編三事爲書書成賜名精誠錄沉爲撰序十六年八月進講後期降侍書改國子博士時方興文事沉獨謂兵不可廢每云聖人之兵臨文德而威不軌所以生人非殺人禦亂非爲亂尚義非尚詐武經則云兵詭道也非其本意遂纂易詩書論孟訓義涉戎事者立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題曰六經師律崑山秦約見而歎曰文武一貫有功世道

之書也十九年致仕卒沉富蓄遠覽志負經濟三適三黜而無慍色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禮自是布政夏寅祭酒丘濬皆主其說并欲去謚至嘉靖中乃行之而用王禮如故

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博通經史洪武初爲宜春訓導薦入京奏對稱旨擢翰林典籍校正春秋本末十五年驟拜禮部尚書太祖諭之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敘其功參乎天地其令天下郡縣學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丁巳上謂仲質曰國學新成將釋菜令諸儒議禮儀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上曰朕以爲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祀孔子入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遂拜朕深服其明斷不惑左右之言朕敬禮百神於先師禮宜加尊仲質乃與定議上服皮弁執圭詣先師再拜獻爵後又再拜退易服詣彝倫堂祭酒司業博士助教進講賜坐侍臣以次列東西講畢宣諭學官諸生而還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上從之尋命條學規榜行頒賜師生進華蓋殿大學士未幾坐事降御史後以年老致仕仲質爲人篤厚文多質實如其爲人云

翟善字敬夫泰興人洪武中貢入國學有聲授吏部文選主事歷員外郎二十六年吏尚書詹徽伏誅以善署部事勤慎稱旨特陞本部侍郎仍署事會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命善同翰林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舉凡設官分職之類編爲書名諸司職掌二十八年實授一日上諭羣臣曰善雖年少守量宏闊他莫能倖也善明于經濟凡所奏議多合上心上每曰善朕良佐哉命工部爲善營第于泰興善辭曰江鄉地僻宗親且衆不忍奪人以自益況未有所報稱何敢當上嘉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善

與寇準同風矣善故戍籍上欲免之善頓首曰戍卒宜增
豈可以臣破例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二十九年免歸
滕毅不知何許人元末兵亂流寓江南乙巳太祖征吳以
儒士入見言事稱旨留徐達幕下尋拜起居注命毅同楊
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桀紂秦皇隋煬所行事以進上曰
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以爲鑑而惡尤以儆吾所以
觀此者正欲知喪亂之由以爲戒耳又命毅與朱濂等日
侍左右講說經史吳元年出爲湖廣按察使尋
命毅與李善長劉基陶安周禎等定律令毅於湖廣務存
寬大於休養爲急民多宜之洪武元年超拜吏部尚書六

部初設一切選除考課皆毅與省臺官裁定不濫不遺人
稱得體二年出爲江西參政卒於官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舉明經陳王
道稱旨授刑部尚書二年詔春秋孔子釋奠於國學遣使
降香於曲阜每仲月上丁致祭京師而令天下府州縣不
通祀唐上言孔子百王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事天下
祀孔子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從之祀如故上
以孟子有視君寇讎之語嫌之欲節略其書并議廢配享
法曰有諫者死且命金吾射之唐極言孟子言仁義得罪
道不可廢祀袒胸受射曰臣得爲孟子死足矣上見其誠
懇李射不洞胸命太醫療之時已撤主復之得不廢一日
召講虞書陛立而對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正色曰以
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踞又嘗諫宮中不宜揭
武后圖上怒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飲即命撤圖以老
乞致仕不許尋坐事謫判壽州卒於官
任亨泰襄陽人貢入太學洪武十八年廷試第一授翰林
修撰歷少詹事二十七年擢禮部尚書時日照民江伯兒
以母病割股食之不愈乃殺三歲子以禱祭有司以聞上
怒曰絕滅倫理宜極捕治之遂逮杖一百戍海南命亨泰
等定旌表例亨泰議凡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割股

臥冰者聽不在旌表之例從之詔定蔡氏書傳學士劉三
吾等總其事亨泰與焉時酒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
謝上大悅二十八年秦王樉薨詔定喪禮亨泰奏喪制宜
輟朝五日今遇時享暫輟朝一日因議世子襲爵禮爾其
集議以聞亨泰議凡漢諸王薨遣使者立嗣爲王則玄冠
衰絰喪服以承詔事畢反喪服諸侯受天子之命亦宜服
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而哭又議大臣犯重罪雖蒙
恩宥不得列本班必少加降抑示懲上命列九品班後
請罷朝參賜食先是每日視朝御門敍公侯一品官於門
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於門外五品以下官於丹

拜叩頭皆坐光祿以次設饌叩頭而退率以為常亨泰以
事頻諳罷從之十一月特征龍州以其地界安南命亨泰
同御史嚴霽往往論之國王日烜以壯貌磊落議論英發
敬禮之明年使還上聞市蠻人為僕降御史尋免
史官曰明祖投戈講藝延見儒士惟恐不及士之一技鳴
者皆得論難侃侃于天子之廷樂韶鳳崔亮諸臣皆議禮
制度考文之選也雖庶事草創比于叔孫之綿蕞與張蒼
之章程規摹弘遠矣

周禎傳

周禎字文典江寧人元末兵起流寓江湖間庚子平農以
薦擢授江西僉事吳元年入為大理寺丞尋進卿詔禎同
李善長劉基陶安等定律令洪武元年設六部拜刑部尚
書尋改治書侍御史及建廣東行省出為參政開省之初
經理曲盡奏施香山縣丞沖敏能集流移寇至敏率民捍
禦以勞死雷州同知余興孫開設府治增築海堤揭陽縣
丞許德關丞著核田畝廉州知府脫因招徠流民農多復
業惠州知府萬迪興廢舉墜不受私謁乳原知縣張安仁
創城池立學校撫綏流徙清遠知縣李鐸勤政興學歸善
知縣木寅剏立廨宇長於撫恤由是有司競勸治績以聞
兩廣東大治會下詔開科舉禎奏應聘名儒司考事從之
二年刑部尚書世家寶坐黜復召禎代多行寬政三年致
仕去
史官曰闕

端復初傳

端復初字以善先賢子貢之後以亂遷溧水爲溧水人生有遠志不肯寂寂落人後兵亂袖策言時政無能用者欲歸溧水道經僑居金華曰以書史自娛明兵取金華常遇春聘爲幕官辭去薦於朝召爲徽州經歷均田賦定科徭闢官舍政績大著遷吉州府通判俗尚譁訐教誨殷勤民不忍梗尋擢磨勘司丞凡泉粟刑法物貨勾稽精密歷爲令佐僚屬皆以貪敗磔東市惟復初以清白稱超拜刑部尚書按律持以平恕以杭州馬甲飛糧事逮繫者百餘人詔往勘分四別所人各鞫之合其辭參驗同多者情真否則僞郡守以下皆服罪洪武壬子出爲湖廣參政亂後土廣民稀多方體綏民復業者編其賦事皆豫計時設官爲闕復初擇在職賢良吏攝其政稱得人事舉民得以安召還疾卒嘗著座右銘曰爲官實難貪然後安事有不可盡中存寬又曰心契上天腳踐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學士朱升謂復初爲人其謙退似懦夫其專謹似腐儒其觀精悍似俠客掀髯談笑世事似辯士而精神超越又似逸民隱者世稱實錄子仁字孝父義字孝思皆以儒士起家仁翰林待詔義翰林侍書先後使朝鮮以清節爲人所服朝鮮名其所居館曰雙清

史官曰闕

明書　卷一百十七

劉敏傳

劉敏肅寧人洪武三年舉孝廉爲中書使暮以小事出龍江市蘆葦日載於家而後入蒞事妻織蘆蓆鬻以奉母人或職[illegible]以青磁瓦罌遺其家者懸於梁候其人復來竟還之進楚相府録事值中書給沒官女歸於文臣家咸勸其請納以事母固辭曰事母子之事何預他人及奸權事敗獨無所與人稱其識時與茹瑺皆爲上所知十二年擢工部侍郎勤於其職十三年改刑部詳獄明允賜以誥有善治國者必撫仁人刑期於無刑之語十四年出爲徽州府同知尋卒於官

史官曰闕

彭通傳

彭通字萬里南海人少孤勵志讀書工爲詩隱居教授從游者常數百人洪武四年由儒士舉上親試之拜給事中參駁封駁嚴明有威同列皆憚爲勿知時上方嚮文學多擢近侍賓左右俾應制公詩思敏給上稱之賞賜預宋濂醉學士賡和之列九年與方徵等十六人俱轉御史巡京郡薦進賢能搏擊貪暴有能舉用事者以金帛賂力辭不可遂欲上聞乃已陞山西參政廉出河東運司官匿羨寘於法賜寶鏹旌之某甲本僧也官方伯以材辯受上知嘗譖殺僉事張丁其家人橫肆諸藩臬事之唯謹偶以事干直數其罪且斥辱之以聞上不之罪也尋引年致仕卒爲人恭謹外柔而內剛直爲政不事檄察然所舉刺動無遺失故能以功名終

史官曰闕

范常傳

范常字子權滁州人宋青山先生孟申孫也常學淹貫古今彝彝無競篤於行義太祖克滁召見問曰天下惡乎定常曰常聞之好生惡殺人之本心今四海擾亂民鰓鰓懼不保于公能以除亂救民為心不妄擄掠燔燒俾令安堵丙揀精銳半從軍半乘城擇寬厚長者牧字之使得耕守不為他盜攻劫則四方之人雲合務集天下不足定也上悅禮遇之從克和州常見諸將恣橫擾民言於上曰使人捐棄骨肉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主公當有以處之上即召諸將切責凡軍被驅婦女悉遣還民大悅上問與論兵常曰古者寓兵於農今兵興宜有制所下郡縣雖田野之人豈無材勇宜精加簡閱為伍各設長貳典司之耕作隙則習肄毋懈事平之日聽其為農如此則兵無坐食而不誚於用一日上以聚雉未一命常為辭禱於天稱上意尋命與兵曉克太平授元帥府都事丙申三月定建康預謀議命為太平知府募民種藝時兵亂後乏穀種官廩貯穀數千石請悉發貸民熟則收之秋大稔公私充牣與學校民甚安之召入為侍儀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直對無隱又嘗紀滁和事蹟上之洪武元年擢為翰林直學士尋兼太常卿禮樂之事多委之嘗賜坐賦詩上覽笑曰老范詩質樸而無華類其為人遷起居注足疾累在告賜安車出入尋允致仕御製詩四章褒獎之賜宅於太平門遂家焉常自號瑯琊山人或曰山人隱者之稱今君朝夕天子左右奈何用此號然曰士各有志吾今雖忝列侍從抑鄉土之念誰能忘之犬馬之齒且益衰暮天子倘賜矜憐首丘之願可以終遂山人之稱固其志也未幾卒子組行修潔官至雲南參政從子準材武立戰功累官都督僉事

史官曰闕

汪叡傳

汪叡字仲魯婺源人能詩文元末應鄉舉不售會兵亂與其弟同集義旅協官兵復饒州元以同爲餘干州同知叡爲浮梁州同知叡辭歸其帥固留之對曰叡本儒生不通軍旅遭寇荼毒忠憤激切以至於此饒既平定則婺源山中可以少安養親教子其素心也弟同爲國吾當爲家耳遂得歸事親至孝進內外艱廬墓明兵下婺源同方率兵爭鄱陽不克亡走西淛朝疑之錄叡及妻程子淵存爲質會同爲閩所殺釋之授安慶稅使壬寅奏事還京安慶城陷於漢妻子竄入山谷復安慶令舊任尋與詹同隨軍參贊以肺疾辭歸尋從王克恭由新安移鎮會稽調入閩越洪歲又以疾辭歸因病教授鄉里子弟有白謙者濠梁人壬寅來爲宰廉公有威强暴者畏而疾之甲辰冬鄰境寇來犯城陷白遇害叡爲擇地葬之洪武甲子召入京命纂西伯勘黎篇發明詳盡稱旨勅備顧問侍東宮授左春坊左司直郎與宋善劉三吾稱三老開陳善道從容獻納太祖憫其年老賜朝房以居續製薰風南來諸詩皆見褒賞當春夏時有罪至死者輒涕泣俯伏進諫請決以時無傷天地生物之仁上輒允奏曰此發於眞懇非他徼名市恩者比恒稱曰善人善人再踰年丙寅力請歸允之將行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宜召至賜坐顧曰若知所以召見意乎叡對曰未知曰昨有不須辭別之言已乃思若光鬢有限今既言歸若雖耄嘗病恒見負此病者往往壽考朕若屬者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所深知孔子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但若心素善於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爲未能全好善之心今若還鄉郡邑官勢須來見當閉門筆之於柬俾僮豎示之曰奉蒙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其敢自速厥戾如是不亦善乎叡頓首謝曰聖上愛人以德適茲聖訓是欲臣全其晚節敢不欽佩毋負上心明日行送車數百輛觀者莫不歎嗟以爲榮遇生平和而純莊而毅默而智言而信[illegible]爲不憂樂而不淫爲學推孔孟之道必期中道所爲文章深厚古雅賦頌詩歌要歸醇於正名浯溪集卒年七十九

史官曰闕

黃哲傳

黃哲字庸之番禺人幼孤刻苦讀書通五經能詩造晉唐奥域性好山水結廬蒲澗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辭家度庾嶺過吳楚燕齊間一時英豪皆與遊當風雪時泊舟秦淮遇宋文昭涂穎相與握手吟咏沽酒大噱二人嘖曰君才如白雪如寡和何名大噪太祖駐金陵建國吳拜哲翰林待制侍太子讀書尋兼典籤遂文太子甚重之屢應制賦詩稱古大見嘉賞尋奉使青徐諭諸反側以事出知東阿胥隸初以儒士易之公剖決如流一邑帖服歲大旱哲齋戒徒跣暴烈日中廿澍應祈民驩呼曰此黃公雨也浪溪有怪物恒出沒竊人啗哲爲文禱於神須臾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人稱其誠感時亂後民多流徙剛哲善致復業者數千人辛亥遷東平通判是歲河決梁山中書省發民疏浚哲董其役經畫有方民不告勞有司欲復堰黃陵岡哲建議謂此乃故元覆轍可永戒毋貪目前事遂寢尋上書陳時務數十事上怒其狂俯山東行省奏哲捐俸修先聖廟築河堤有成績上乃釋不問未幾乞歸有司請領郡校事横經授徒四方至者多名士歲凡數百人乙卯以東平事詿誤竟死於法哲始北上舟行倚蓬聽雪嘗自詫曰天下奇音雅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構軒曰聽雪蓬學者稱爲雪蓬先生

史官曰

程麒傳

程麒字國祥定遠人負英氣多謀畧上在臨濠分兵趨定遠之池河初縣大姓陳氏與麒謀拓徤兒屯守挾縣尹爲帥自固聞大軍且至皆棄妻孥走麒獨扶尹來降上指謂侍臣曰衆皆潰而麒獨降非有識者不能留與飲食壽征討之事咨謀曲算當上意禮遇甚隆既取滁州擢行軍總管府經歷司其倉廩兼掌晨昏曆以指將帥之失伍者未幾取和州軍威益振上以始事之初惟兵食最急仍命麒滁州倉既度江克太平開江南行中書省徵還陞爲郎中是時上左右唯麒及善長凡政令軍餉羽檄皆二人相與

協贊之及建康下遷參議戊戌冬上親征婺州署中書參事方寄心膂委任俄病卒上親爲文御鎮淮橋而祭慟哭良久直至葬所視其窆始還子驥備宿衛命就儒師學長親訓督卒爲晉軍千戶大兵征漢鄂定襄沔下吳與俱從征有功上即帝位擢親軍指揮僉事從平中原陞指揮使世襲滕州段士雄反驥帥師討平之倭寇浙江率浙江太倉諸軍征之捕斬過當進僉大都督府事

史官曰 闕

王溥傳

王溥字士淵桂林人進士洪武二十六年爲廣東參議時匠藝之家勢要占役弗克營生溥禁止之有持部檄來徵舵木者立期過取又木多不中民苦之溥親臨揀閱十取八九先是行海運多漂沒民不勝困溥自臨庾嶺徧覩險易命有司鑿石塡澗修葺橋道教民造車運之民賴焉時兵起無糧無籍軍司恣甚溥曰國以民爲本令一槩起取賦稅從何出耶遂入奏上是之停取餘皆獲免其弟來廣適遇承差何秀同舟知爲溥弟送以布衣弟至告其實溥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愼此汙行辱身之漸也命還之隨遣

弟歸及奏績父老遮道留不可得歷官數年常無重衣庖無食饌爲胥吏麗庸誣逮詔獄行李蕭然寮屬餽贐皆辭不受曰吾豈以患難易其心哉比至得白歸卒年三十六廣人惜之

史官曰 闕

王敏傳

王敏字進德浙寧海人爲諸生有同舍生能文往叩之其人以年少固靳不以告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爲狎其所爲事每欲異恒人家貧好學饑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粱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讀書舍中夜半鄰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獨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因疾呼使聞於外其友愧謝不敢出鄰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目攝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跫步即皆畏避之洪武中貢入京師試高等時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陛見以行得太原[illegible]嘗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illegible]趾倨侯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illegible]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爲儒者不可媢犯藩鎮王將苦其清介異己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illegible]幃婦人倫室酒酣內其中鑰門以去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廄馬乘之逃還王將驚謝後徵分教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己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至數百千紙敏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受諸生罪發多誅死敏獨得免尋監收嘉興糧以舟運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舟陸行爲自全計敏坐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illegible]

君命以事天何以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敏所部舟獨無虞還拜御史尋免歸再起爲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卒於家年三十一敏容貌端偉有威重恆交與不挫屈於人而居家孝友兄蘊德爲燕府紀善師事之終身不懈弟琦能文章謹操守有名金華胡翰嘗與宋濂論獨行事自言於衛得一人曰王琎琎故嘗仕序不用敝衣繩履卒於窮死然其議論卓犖不凡而敏亦每稱琎爲人蓋其操持如此

道同傳

道同河間人先韃靼族也洪武三年以才舉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潔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強橫需求百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比同至視民如子堅執公法凡事爲理者一切不從民賴以安槿要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懾時有土豪數十人遇閭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鈔法莫敢誰何同廉得實捕之悉械繫通衢諸豪苗亮祖求辦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爲言之同厲聲曰公爲大臣不當爲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同衛被械者方縢

郭資傳

郭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爲戶科庶吉士試主事戶部總部歷改湖廣陝西司爲眞曉練錢穀陞僉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參議上言弊政陞參政不數月進布政使燕兵起資獻策防禦已而留侍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扞備輯睦兵民輸給饋餉盡心瘁力不畏強禦太宗即位陞戶部尚書上曰資朕蕭何也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即建北京置行部與雒僉並改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七年罷行部復爲戶部尚書時巡狩營建百費並興皆資調度仁宗即位念其舊勞存有寵資

立東宮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勅給半俸致仕復其家宣德三年夏輟部務明年復召入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參資矢恭愼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官其子佑戶部主事資受眷三朝屢登八座衣食僅充歿不能葬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純山陽伯吳中茌平伯金濂沭陽伯

列傳四　名臣傳三

史官傅維鱗　纂

黃淮傳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三十年丁丑進士爲中書舍人建文四年燕兵渡江淮同衆官歸順太宗即位坐奉天門左室召見訪政務稱旨伊朝解縉及淮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上寢即賜坐榻前論議密務不敢日令入內閣專掌制勅既又選五人與其中名而文淵閣是秋陞編修進侍讀立東宮陞左庶子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大學士兼

侍讀進講東宮太孫立又兼輔太孫六年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太子仁厚留汝四人宥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明年上北狩又明年上征□長沙妖人李法良反皇太子遣豐城侯彬討之漢王忌沮太子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擒不備既而法良就擒十一年上再北征淮復留守漢王日夜謀奪嫡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淮十二年坐淮奉表迎上不敬逮詔獄凡十年獄中有省愆集自省錄仁宗即位出獄中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入內閣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支三俸辭尚書俸仁宗大漸皇太子在南京未至深機卒禍中外洶洶淮與楊士奇佐鄭襄二王監國候皇太子至淮憂危嘔血宣德元年漢庶人反上親征命淮留佐二王監國班師始還第二年秋固請歸時淮從卒賜葬襄事人謝賜遊西苑與公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俱扈從登萬歲山安山麓比辭又宴太液池諭之曰明年慶生日瀬其復來至期淮至上喜寵錫有加八年禮部會試貢士命淮與少詹事王直爲考試官十年宣宗崩淮奔喪留逾月辭歸正統十四年卒年八十三謚文簡永樂初黨獄大起兩人避北官者又有編戍法淮言不可九年時□□阿魯台歸款請并女直

吐蕃東西諸部聽其約束欲朝廷出誓詞鑄金定集諸□磨酒中飲爲盟衆議且從之淮曰古言外彝狼子野心黨勢分則易制一心力則難圖後患滋大此奸謀不可許上善淮言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輩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賜大寶法王王章示淮璞淮言朝廷賜外彝用敕命廣運二寶彝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矣上從其言

史官曰黃淮神識洞朗徒力峻拔有古社稷臣之風纔脫縲絏不一二年遂居跡丘園計淮閭土十年家食二十餘年而同事七人縉既雅罹廣亦戁滅胡儼早休惟士奇秉

鈞最久欒諜惺最審是皆有幸不幸焉說者謂方孝孺之誅黍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淮而祭酒劉益謂淮好訾毀同列矜之始進弗端百善莫贖淮之蒙訴不亦宜乎

蹇義夏原吉傳

蹇義字宜之初名瑢巴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一日太祖顧義問汝瑢叔後乎頓首謝不敢上喜即書義字賜之易名一者當詔命滿九載朕且用義建文皇帝即位知太祖欲用義超陞吏部右侍郎太宗即位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紞當是時盡改建文諸例得洪武之舊義從容爲上言默成憲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問舉數事陳說本末上尊其忠實從其言或遂諧義不悛建文上不聽永樂二年兼詹事上欲輔太子乃令義往導意太子尤愛重之七年巡北京佐太子監國諸王及遠彝奏請詣行在所餘悉啓太子處分義熟於典故達政體不動聲色事賴以濟九年與夏原吉同滿考賜宴勅獎諭十七年外艱歸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京明年從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問民疾苦考察黜陟文武吏義言國家多事時盡法繩吏人將不勝斥出太甚者數人遷吏部二十年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楊士奇謫繫錦衣衛獄尋釋仁宗即位預政議者四五大臣首進義少保兼尚書支二俸歷進少傅少師賜義及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夏原吉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諭曰朕有過舉卿卿

具疏用此封識進內制呈五臣及黃淮誥草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未幾又制蹇忠貞印賜之義重厚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決然忠實無他腸傷上前謂義勿過思義應曰事不熟慮有後患上嘗笑曰義上奇吉皆是楊榮或誣義語聞上上不直榮義頓首言榮無他即左右有譖榮者願皇上慎察上笑曰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初征漢庶人軍中進止多從義所議赦交趾義及夏原吉力吉祖宗疆土不可棄上不聽命擇人使交趾義薦伏伯安楊吉奇語夏原吉以伯安不可使義當樹前力爭當是時

上尤信任原吉比召諸大臣入議義竟薦伯安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義曰伯安有口才羣臣不及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機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使義亦不以二人為異已三年秋從巡邊還上顧曰蹇少師老不欲煩以事勅曰卿事祖宗積效勤勞朕嗣統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況師保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毘可輟吏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進代為尚書又賜義忠原寬弘銀章一七年秋令有

司治義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禮部義生日賜鈔萬馬一英宗即位日義齋宿得疾越五日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義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勿至議典法不苟為包含必歸於正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于二莊若皆尚簡可丞太宗時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部尚書四人義及郭璡王直王翺而何文淵協佐者不與焉自後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吏十八人而尹旻最久十四年

夏原吉字維喆湘陰人洪武中以鄉薦遊太學選入禁中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之會勅諸司息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某人教尚書者意中原吉上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原吉專尚書柄吉前事實原吉教尚書上曰問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文皇帝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太宗即位轉左或言原吉為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朕忠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

大水命原吉行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士吉賜以水利集累
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寺少卿袁復陝西參政宋性佐之原
吉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
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
入三泖頃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
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
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
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
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
十餘里湖汐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

大且灩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
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
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
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到下
流艱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
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
海之跡矣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
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
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亦勞暑日中吾何忍獨
饑民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淺農田

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發下番營北京費億萬計皆
取辦于原吉從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事八
年上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
房玄齡視卿原吉且入朝獨近宸前參決機務朝退郎官
御史環請事原吉口應手判不動聲色駕還扈還京尋命
侍太孫周行鄉落取蠶黍進太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艱
苦九年蒲考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高皇養成賢德欲觀
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
侍太孫居上營後十四年侍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
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太子太孫於南京十九年三殿災

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
殺儀曰吾與大臣審議數月言遷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
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自
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原吉曰臺諫職
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
死罪再問對如初上悅盡釋言官大臣上御便殿闕門無
召原吉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雖平
上問歷賞孰便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歷費於後日無窮
上從之西番大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原吉以為不可法王
見便殿命原吉拜又不肯拜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

郎楊勉之遠矣十九年上議北征原吉力諫上議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林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訃至太子走原吉繫所呼之哭曰楊榮至父皇賓天矣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召問國事原吉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仁宗即位復原吉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有母我無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原吉和手

勅膂剳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原吉與二三大臣密議間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激上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原吉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太子去南京上崩昭皇后命原吉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臣郊迎后留原吉佐襄王居守宣宗即位時時密咨原吉或袖小帖付之原吉亦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原吉徵赦租為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為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親征上難之顧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概流臨事可知兵貴神速

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原吉三年賜範金銀印曰含弘貞靜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上念原吉老勅報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資代是冬從閱武郊外原吉生日上繪壽星圖為詩賜之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復其家朝議以宜贈伯楊士奇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原吉天性寬平靡德不報靡怨不釋其畫財賦以愛人節用為先酌大體畧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繹騷雖倜儻無矯飾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謂為君子長者呂震嘗於上前短其柔奸震為子求官

上問原吉原吉稱震有守成功陳瑄于太宗初欲殺之後原吉力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為長史或薦為郡守原吉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當是時蹇夏齊名蹇義簡重善謀原吉弘裕善斷太宗時外兼臺省內參館閣呼俞可否期于濟國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屢監修太祖太宗仁宗三朝實錄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原吉監修學士解縉表永樂初修者元年六月上凡一百八十三卷原吉再修者十六年五月上凡二百五十七卷然於建文事多曲護失實又寶訓十五卷原吉治水東南有功吳人戶祝

之正統間豪勢家奪水利溝防盡壞周忱治之幾十餘年
又壞景泰中侍郎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侍郎徐貫又治
之正德末又壞尚書李充嗣又治之

史官曰蹇夏遠事六朝爲高皇養成人才所謂穀求輔後
者也義質貴簡厚無智名勇功而左右監國滑多啓沃每
事推讓有盧懷慎之風焉原吉外總六曹內參機務文帝
方之玄齡東南水利至今賴之才臣而濟以含弘誠大受
之君子也天佑人國壽耆克延斯仁宣所以致治歟

張紞傳

張紞字昭季富平人父月川文行著名紞洪武中舉通經
爲東宮侍書歩議通敏皇太子器重之十二年陞通政司
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擇守臣改右參政陛辭
上製詩二章以賜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
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紞裁定蠻民爭競遠邇
負笈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常不聞議不議皆
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年秩滿入覲治行爲天
下第一賜勅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貢輔民居人樂
雍熙載諸方册雖不備述畧見焉當時才良並出所命皆
賢是以君有易位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載亾異吁今不
然道善勿從縱欲如流朕起寒微出望外統天下竭氣勞
疲精神論人爲善從者罕焉何其艱哉西平既平爾紞撫
守實先今五年矣言出則蠻方耳入令布則人信心爭功
出九州十二牧上朕不待考而知茲復命仍治汝往欽哉
賜宴及道里費紞治雲南既有次第乃設廟學北功厥錄
上勅諭三侯及諸武臣所以經理蠻方者藏之廟學而序
其端曰書具六禮雖兼著臣言皆君道也故一代謨訓功
勳必言命言天而臣奉承之洪武辛酉歲大兵西下雲南
自興發之始既奠定之後神機妙算出自上裁有詔有勅

或諭大將或諭守臣幕下明見萬里綜理微密所謂通天
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廣書以典命篇稗者謂册在几上象
尊閣之意臣純謹按敘事再拜錄藏於文廟之尊經閣上
嗚呼西南之地方數千里皆山林幽脉種類龐雜性如飛
走易惑難化仰惟創業之君膺運之臣風雲際會於一時
而威德周匝於四表故能投之斯中取之斯獲豐功偉績
如是神也於以見聖人經營之勤睠焉西顧者屢矣詩曰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逸不忘勞安不忘危敢告後之君
子二十六年再朝褒賜如前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滇
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新立旁求遺逸日集闕下率命純試

鑑識精絕各當其才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
考第高下得楊士奇策喜曰此用世才也奏第一授吳府
審理副太宗既立仍其官因錄中朝舊臣二十八人純與
其數既迎附赦爲尚書如故與戶部尚書王鈍並召曰卿
等皆老矣可解職務月給半俸居京師純出遂自經吏部
後堂死

史官曰闕

董倫傳

董倫字安常宛平人遨遊山林間布褐蔡藿已懷憂世之
志學者多從之遊其先爲恩縣人恩古貝州也因稱貝州
先生元末徵辟不出太祖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薦倫
徵爲贊善大夫事懿文太子陳說多長厚語太祖聞而善
之洪武十八年陞左春坊大學士東宮薨二十五年出爲
河南右參政盡心民事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爲
之記嘗上封事數千言多當上意又上書薦辟州吏目葛
伯衡太祖立召伯衡爲陝西參議三十年詿誤免官典教
滇南太孫憐其老賜道里費行過成都蜀獻王深重之賦

詩八章至滇作養成就雖蠻童彝豎皆知向方建文皇帝
即位以東宮舊臣召還拜禮部侍郎兼學士與方孝孺同
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扁及髹几玉鳩杖各一賜之
倫上表謝畧曰恒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
題舊學於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
四海或有饑餓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
之歎初御史解縉嘗代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觀泰恨
縉中傷縉上令縉十年讀書來京擢用未及期上崩縉赴
臨有司持之謂非詔旨謫縉河州衛吏倫於縉善左右之
得詔還爲翰林侍詔倫質直敦厚富文學爲時所重建文

問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燕兵至倫年八十餘致仕出
京悒悒多疾數日卒

史官曰闕

解縉傳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選中書庶吉士
大庖西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言其畧曰陛下挺生南服
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偏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
貨利聲色遊畋玩好之欲既皆遠過于漢宋又何遜讓于
唐虞惟願陛下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
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
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肅立國至今將二
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
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
心經者臣切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灝
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横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
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兎園
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
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下及殷
周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删其無益勒成一經豈非太平制
作之一端歟禮記出於漢儒踳駮尤甚宜及時删改日御
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
世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
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

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
巧易制閹寺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挿皆為吉
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
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木榦朴居而土木
之工勿起佈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
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
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
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
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係大臣有過惡當誅不
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時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

謬伏見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
也孳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簠簋之
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
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距之巧此治民治強
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
問囚多寡為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
過之不給何暇刻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諫諍之
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知除奸蓋入人之罪
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賞
救甚難而多得禍也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

輕重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
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
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咸布于朝省驟歷清華
椎埋嚚悍闒茸下愚者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
綰組符剕劓之賤夷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
賢無方亦豈恍詢有德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
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
未備紀綱不立節目無張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
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
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此不可視為迂

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
神怪誕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
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所謂傳國寶者臣
考按前史焚燬久矣屢求屢得真偽莫明卽真有之亦
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為寶哉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
商稅之徵率皆定額盈也奸黠得以侵欺歉也良善困於
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
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又多貧下
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
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為

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上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常平義倉之法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逆世狃于晏安驕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都至望風而靡武備驕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修葺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

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原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有何取夫節義哉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illegible]中員外郎何職也而以名爲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名[illegible]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摽楚屬官甚於奴隷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但知聲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急於陳獻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擇惟陛下垂鑒焉上覽之喜稱少年有才志封事留中諸太臣皆忌之上顧數稱奇才兵

部尚書沈溍忌縉年少得上意乞改御史使違上縉在臺常爲國王用草諫書雪韓國春長兒爲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太疏太切齒恨之縉又時時敢直言竟作深文得罪且不測上憐之召對便殿慰諭賜鐵曰汝歸益讀書盡心古人後十年來未晚也又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以尒子歸益進所學然猶命修元史誤及[illegible]成宋書删定禮經凡例皆留中歸家八年太祖崩來奔喪有司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建文元年詔入翰林爲待詔燕王渡江縉與胡廣等迎出金川門燕王大喜及卽位召縉及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遂

命入內閣未幾又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輩並侍讀不數日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此始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驕嘗笞人左順門下縉之叱曰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退永樂初重修[illegible]廟實錄充總裁官又修永樂大典古今列女傳諸書上寵甚信用嘗賚輒與六卿等當是時儲位未定上密詢縉縉言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尊奉宗自古致亂上不應又頓首曰好聖孫上曰已喻遂册仁宗爲皇太子進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頗泄丘福等訪縉洩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未幾用兵交阯縉力言交阯古羈縻國通

正朔時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上遂陳縉出爲廣西
參議李至剛奏其怨望改交阯永樂八年入奏事南京會
上北征見東宮辭去高煦密疏言縉瞰上出私覲儲
君徑歸無人臣禮上怒逮縉并至剛下詔獄十三年正月
死獄中籍其家妻子徙遼東至剛不死仁宗時以宮臣得
爲通政尋亦謫遼郡初太宗寵信之手書大臣十人褒義
等名授之曰汝疏其人品縉實封對以爲蹇義天資厚重
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
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
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

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
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太宗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
燭餘係驗東宮因問縉建文君所用人何如對曰此皆
武中人材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
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仁宗即位
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
非狂士因赦妻子還鄉官其子禎期爲中書舍人正統元
年又盡還其沒產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鳳生
奮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妬中道夭閼不盡其用
其重義輕利遇人婁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

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援士類或訕其汎愛
者終不爲變襟宇淵異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
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翰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倦或
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雅勁奇古新
意疊出長于敘事詩豪宕豐贍其教學者恒曰寧爲有瑕
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先是燕兵逼都城
縉與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楊士奇周是修約死難是修
死縉與衆迎太宗入後縉爲是修作傳乃謂其子曰當時
若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耶當是時胡廣頗有辭望金川將
啓縉使人覘廣見廣如廁回問家人餧猪否縉知之笑曰

一猪不捨肯捨性命耶遂決策迎太宗

史官曰太祖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元臣親如善長賓
如惟庸廣洋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震罔不糜
碎縉以一少年上疏酉萬言批逆鱗無顧忌而大度優
令其進學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召旋河
踐歷清華啓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者卒罹讒口其
之與仁悲夫跡其開猪易盟作傳戕菑縉之狂粲其解

胡儼傳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年舉于鄉明年會試乙科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師道訓勵諸生敦行檢爲講說經史寒暑不廢內艱服闋以長垣乞便養親改餘干著爲令建文元年陞桐城知縣心存撫字政尚寬平鑿通賑之除虎驅蝗表祀循良歷有惠績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以達天人之際智足以資帷幄之籌下吏部更召儼比至京燕兵已渡江矣太宗即位擢翰林官吏部更薦儼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欽天監官言儼果通象緯及風雲氣候解縉又薦之遂授翰林檢

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儼每承顧問應對從容至論成敗得失之故必反復明切上爲傾聽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講外艱去奪情道過南京入見東宮論及民情所對皆救時急務儼持論少顧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儼學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出內閣儼率以身教士心翕然嚮慕上幸太學御彝倫堂賜坐講經上俯聽甚說賜賚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業八年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留國總密謹數上下無間言洪熙元年以疾乞休賜璽書加太子賓客致仕復其子孫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敦尚恩義時諸生托故告歸者法坐戍邊儼申論得免儼既出內閣雖不復預機務諸大臣不自安凡朝廷制作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志皆推儼列總裁歸田後乞修白鹿書院及春秋祀許遂章丹家食二十餘年八十三卒儼自處淡薄衣食僅足閒居日與學者講求問學方術重臣待以師禮然終日言不及私其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審度情理務求相安舉倫中有不如意即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敬愛之其資性朴諒問學該博凡天文地理曆律醫卜皆通其說文章質不事辭藻晚年沉潛性理克養蘊粹言行慥慥稱者僕焉

史官曰胡儼端諒持正頗好直言嗟夫三代之遺冀衍守叔季也勝其平生絕少奇策異能而樸重無佻習師道臣道兩盡之矣噫儼蓋急流中勇退人也世稱儼爲祭酒太宗亦寵之公卿莫不加嚴憚士由太學出仕至巍顯無不執弟子禮惟謹可以知儼矣

況鍾傳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員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永樂十三年授禮部主事二十一年陞郎中初令五品以上京官得薦士鍾薦右中允張宗璉上召問楊士奇曰人皆薦下僚鍾乃薦朕宮臣耶對曰臣與王直擬薦宗璉不意爲鍾所先上喜曰鍾能知宗璉乎即日陞宗璉大理寺丞宣德五年擇郡守九人鍾知蘇州府賜勅乘傳之任初至郡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鍾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輙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召諸吏詰曰其事宜行若顧止我其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擲

拔庭下輙死者數人諸吏又皆大懼謂太守神明鍾乃盡罷屬吏斥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八年夏旱既發預備糧賑濟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與周忱請究收糧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緬道遼遠糧長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除正供及僦車船費盡爲糧長乾沒議別立頭同收受互覺察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費餘皆入濟農倉爲來年經費本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九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綢數十萬疋小麥數十萬石及穰出供費並代以餘米上無逋事下無橫科民大悅每旱又輙發此餘米賑活輙數萬人二十餘年積弊不戮一人而盡除民援遁終歲在官不得貪敗鍾緘丁差歲不過三日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篙防運夫侵盜又置館夫篙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大抵鍾爲官專厲豪猾善良勢家恣犯法立死杖下吏民大驚奉約束寒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賑贍諸儒生喜爲流聲譽爭獻詩頌美有鄒亮者獻詩鍾稱賞欲薦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正統元年勅御史王璉罪狀法司論逮璉罪歲薦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進鍾正三品仍知蘇州七年

卒罷市巷哭送其喪競立祠祀之鍾剛正奇偉潔廉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固千大莫回令行秋霜肅暴弗馴惠流時雨靡悴弗甦國初蘇州知府有王興宗右輿葉春及況觀事詳循良傳

列傳四　名臣傳四

金善王英儀智鄒濟傳

金善字幼孜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元年進士乙科授戶□給事中燕兵渡江迎順太宗即位入內閣改檢討數月□侍講時翰林坊局官日講經史東宮凡經義皆內閣閱進呈上覽已進講緝閣書士奇閱楊廣閱詩幼孜閱春秋上太子春秋直指三卷五年陞右諭德兼侍講七年扈巡北京八年從上征□上歷指所過山川諭幼孜記之登野狐嶺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勢遙望似高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茲嚴險雖鐵騎千羣安能飛渡耶次鳴鑾戍曰此太伯顏山其西北小伯顏山東北即開平歡環瓊圖指塞北山川曰古交河在哈剌火州兩河相交水嚙沙出唐碑尚在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色皆如之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曰此南望北斗矣經闊灤海曰此周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注之賜名玄冥池次通川甸遙□海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十一年扈巡北京從征□十二年復從北征陞翰林學士兼諭德十四年還南京明年□巡北京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二十年扈從北征二十二年復從征北次開平上曰朕夢神人語朕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時聞軍中有訛言因力請班師上曰善立命草詔還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使歌高皇詞五章曰此先帝垂諭叙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鴻業惟恐失墜尚相與勉之遂賡五章言奉天法祖勤政恤民事命內使歌之榆木川之變楊榮南訃幼孜留軍中護喪仁宗即位進戶部右侍郎兼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賜繩愆糾繆銀圖書洪熙元年陞禮部尚書支三俸當是時法司論死罪多寬上令臨決必三大學士會讞奏幼孜知律例多平反未幾還省母母卒宣宗即位起服中爲總裁官修兩朝實錄明年持節出寧夏冊慶府兩郡王妃還上封事從上巡邊度鷄鳴山上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常度此山對曰太宗尋悔是役以故建閔忠閣至宣府還宣德六年卒贈少保謚文靖幼孜簡易沈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爲文和平寬綽類其人子昭伯宣德二年進士

王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英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至闊欒兒海旋師至威□

命碎李陵臺驛令碑沈河中絕口爭上顧英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當衛爲用宜宣力勿憚勞英因言口道幸勿入險窮追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關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上怒英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餼及幡斎二十二年上崩榆木川太子命英與諸太臣定喪禮議國事宿內閣凡七日仁宗即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兼俸明年乞省歸朝宣宗名八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內艱起復英宗即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正統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年不允十三年陞南京禮部尚書景泰元年卒謚文安英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贍尤善草書寬弘樂易豪俊豁達不屑曲檢顧直諒寡過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卒不得大用人多惜之

儀智高密人洪武中薦爲敎官知高郵州高郵人皆愛之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德悍又畏敬之曰太守不可犯永樂二年遷東宮官陞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陞瀾廣布政使三年入爲禮部侍郎十一年元旦日食禮尚書請賀如常智獨爭議不可未幾上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侍太孫明日太子名問得人未塞義楊士奇薦智又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太子曰若常舉李繼鼎大誤惟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楊士奇稱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上顧太子問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應曰舉禮部侍郎儀智議上未決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能直言元旦日食智執議免賀智可用智寬平嚴正務持太體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輒別白爲太孫陳說不屑附會年八十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謚文簡子銘字子新學於吳訥天性易直孝友舉經明行修洪熙時爲行在禮科給事中內府校書改編修陞侍講正統中爲郕王長史景帝初陞南京禮部侍郎以立懷獻太子故加太子太保未幾爲兵部尚書尋掌詹事府事卒贈太師謚忠襄

鄒濟字汝舟其先嘉興人徙餘杭洪武十五年舉通經儒士授餘杭訓導累官平度知州濟博學修行能文章樂易無崖岸兼通老釋太宗即位大臣薦修太祖實錄成永樂元年陞禮部郎中已而修永樂大典諸儒臣推濟總裁征安南濟參贊大將軍軍事草獻俘露布八年陞廣東參政

十年坐事改考功郎中仁宗留守南京擇宮寮改右庶子
進少詹事當是時宮寮多得罪徐善述王如玉馬京梁潛
周冕相繼下獄死濟幾瀕死地者數矣竟積憂懼成疾[illegible]
宮僚之書問曰卿善自攝即不諱卿苗裔余為提携不[illegible]
墜入蓬蒿濟尋卒後仁宗悼念舊學贈太子少保謚文[illegible]
建祠令有司春秋祀予幹仁宗監國時遣人應天學給米
月二石正統四年進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致仕年
八十四卒贈太子太保謚康靖善述天台人為左司直郎
陞右贊善耿介恬靖汝玉長洲人仕贊善兼檢討坐戍邊
東宮特宥之以累下獄死汝玉聰敏過人文章精粹洪熙

初贈太子賓客謚文靖善述太子少保謚文肅京武功人
洪武十八年進士靖厚端方累官北京行部侍郎兼宮寮
謫戍廣西已而有薦京者竟坐前事下詔獄死洪熙初贈
少傅謚文簡潛太和人洪武二十九年鄉舉歷訓導知縣
太宗即位名修實錄成陞修撰尋兼贊善永樂十五年以
廷臣薦副楊士奇輔太子監國坐事被讒與周冕并逮詔
獄卒妻楊氏隨潛北京潛卒慟毀不食亦卒潛闓爽弘[illegible]
通諸經尤長於詩易為文章務去陳言出新意冕寧波人
為右司諫
史官曰文帝雄武蓋世顧喜與文士周旋雖行間左右無

學士則不樂金幼孜王英皆以縫掖負羈靮以從者也天
子幸遼儒臣載筆登陰山脊碎李陵碑南望北斗與銘[illegible]
然封很居胥者同雄心矣儼智鄒濟皆以宿儒為宮寮[illegible]
老而傅太孫故獲免濟傳太子幾得罪竟以憂死一時[illegible]
臣周冕梁潛蕭皆不免焉豈傳聖神策實啓嫌猜抑[illegible]
牧圉佑者不如行者之無罪歟

宋禮附金純周長藺芳傳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按察僉事坐
事左遷戶部主事謫成密變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辛巳
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郎太宗即位命署禮部事俄陞禮部
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進工部尚書時營北京宮殿
命取財川蜀七年督伐山通道深入險阻時下勅嘉勞
之九年治漕河已又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
又入蜀是歲理獄江西十七年又入蜀是年病不還京理
部事造番舟十九年造黃舟是年又入蜀禮初治漕河於
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閘用濟

寧同知潘叔正策役夫三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
浚黃河故道用侍郎張信圖策與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
瓚自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
禮居第一長以狥私虐人不得賞又于寧陽築堤成遏
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許堪策疏浚衛河至海豐大古河
入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京師罷
海運禮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資洪熙元年賜葬祭正統
七年賜祠祀會通河上禮剛果負下有經濟才馭下稍嚴
以故事亦易集金純泗州人洪武中太學生爲文選郎中
出爲江西叅政召爲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
尚書太子賓客所至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
陽伯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初決司疏獄
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飲繫錦衣獄上念純老賜
與致仕去純在刑部仁宗嘗論純及寺劉觀虞謙曰法
司尚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
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決失中卿等須執正周
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燕兵白溝東昌藁城戰有功
歷官都督府治漕河晉膠萊陽伯謚忠毅又有藺芳者夏縣
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秀廉爲刑部郎官知吉安府有
惠政民思之坐事謫爲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爲工部主

事永樂十年以禮薦陞工部右侍郎清絜無私

史官曰大夏之成非一木之任也天下之大非一士之智
也宋禮修復會通浚黃河故道遏汶入河爲漕輓百世利
賴運四百萬石無航海之勞厥功懋矣然皆任用羣策而
已受其成智豈可專耶故知鯀績勿成厥由圯族禹功當
錫益在昌言禮之用智大矣

郁新傳

郁新臨淮人洪武二十二年進士除戶部度支主事賜名新明年陞北平戶部郎中又明年超授戶部右侍郎考[illegible]上廷中對舉臣稱新才陞尚書在戶部者凡十三年[illegible]甚悉而取民有節上嘗問天下戶口田賦地理險易計數新應機響答無遺謬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賜物又萬石新議定歲一萬石并定郡王將軍中尉主君祿建文中調兵食各有勞績太宗即位復戶部尚書永樂元年言淮河間漕多淺灘跌坡阻運舟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溪口跌坡下復以淺船

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河至八柳樹諸處令河南車夫陸運至衛輝入衛河輸北京二年上屯田賞罰例三年卒上顧解縉等嘆息稱新才新理邦賦能令計量出令誰可代新者嗟不已新篤實有禮家素餘財慷慨彙舉賓客樂賑施

史官曰闕

段民傳

段民字時舉武進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除刑部主事又與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累進郎中永樂十八年妖賊唐賽兒反山東十九年冬陞山東左參政討平之廷議擇守臣當是時索賽兒急盡逮山東直隸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民撫定綏輯曲為解釋人情始安太宗再親征北□粉民轉餉舟行濟寧至通州民又令陸轉估甫關出塞民節約曲算省財力民不擾事集道中忽降勑令民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二年召考會試禮部三年召入為戶部右侍郎滿期

奸垢出納清允尋改刑部特賜勑民廉介端謹令考察在京百司先是楞例越訴者杖百謫戍邊民請罪加律九年卒官貧不能喪吳訥為經紀始克殮成化間葉盛請褒不果民好古力學精練吏事廉平勁直人莫敢干以私

史官曰闕

錢幹 附羅玘 傳

錢幹初字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才敏力學永樂六年鄉貢上禮部七年會試中甲科時上北征又明年辛卯始舉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除檢討上喜幹幹之鄉人惡幹者持幹短長幹行絜修無可摘乃指爲練子寧姻宜坐奸黨刼幹幹懼告楊榮楊榮閒聞上曰習禮有文學史才廢陛下憐察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且用之況習禮乎幹感泣自奮勵仁宗卽位陞翰林侍讀知制誥宣德初與修兩朝實錄四年十二月朔霜寒上顧光祿卿文官早朝寒盍賜羊酒又顧幹曰皇祖考臨朝每旦常賜食朕偶忘

習禮謹識之五年陞侍讀學士七年上過史館示近臣招隱歌幹頓首曰皇上聖性聰明文章清麗優賢覽古天趣悠然上喜正統初與修宣宗實錄三年陞學士七年以故鴻臚寺爲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幹不設楊士奇楊榮座問之應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楊聞上上命工部具座禮部敘位次二楊始自內閣出坐諸學士上九年乞致仕不許十年上特用爲禮部右侍郎或賀幹者答曰吾今且爲有司又奚賀爲未幾陳循高穀等皆得陞侍郎入內閣公尋兼署吏部稱疾辭致仕幹孝友忠信篤於倫誼厚生送死推財賑贍好古秉禮動有矩則文章議論士類宗師歸山十五年年八十九卒謚文肅南城有羅玘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爲翰林編修時武崗知州劉遜忤岷王被逮給事中龐泮等以救遜下詔獄玘上疏救主事李夢陽[illegible]外戚收拷又疏救太監李廣死言官劾文武大臣附廣[illegible]請按籍斥逐玘言不可暴其名羞朝廷宜令諸大臣自陳或坐他事黜便正德中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上大本急務疏言逆瑾逐榮王虛朝廷上未有子諸大臣依違不肯爲國家遠慮忤時宰致仕去潛心學問文益奇偉宏暢寧庶人致百金壽玘走避深山中李東陽處瑾永問曰調護善類玘引大義責之願削門人之籍卒贈禮部尚書謚文

肅

史官曰闕

胡廣胡濙傳

胡廣字光大廬陵人父子琪洪武三年爲御史疏請遷都關中已而出爲按察僉事謫知彭州陞延平知府率建文二年燕兵起廣對制有曰親藩陸梁人心不搖建文喜擢進士第一更名靖爲翰林修撰太宗即位名入內閣爲侍講復名廣改侍讀陞右庶子永樂五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勅吏部廣等侍朕日久纖介考滿勿改外任十二年十一月命廣及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明年九月書成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坊學再從上出塞征□上時召帳殿語移時或夜宿數刻遣出道中相

見必惡遣兵騎四出尋諸學士時時顧左右問諸學士來未廣不知兵以文墨論議侍上備顧問上不得請學士相與語不悅也廣敦質簡重持大體存心愛人上諒其樸厚信任亞於楊榮禁廷應對愼密不洩樸儉淸謹廣退輒杜門讀書賦詩寡交遊崇儉素爲文下筆滴滴制命典册多出其手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廣力言封禪非禮上斥訥言廣因却封禪頌奔母喪還朝上問民間疾苦頓首對曰百姓頗安給惟有司窮治建文時奸黨株附坂連坐誣著良甚苦上立命罷追詰者人或毀廣上不信或遽斥去數者廣善書行草尤善十六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已而上念廣官其子翰林檢討仁宗加贈少師楊士奇曰我朝文臣有謚自姚廣孝及公始然建文時嘗謚王禕文節

胡濙字源絜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陞戶科都給事中時或傳建文皇帝崩或云遜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去者上益疑大發建文諸臣遣濙巡天下名訪張儠傝又頒書名偏行郡縣察人心及建文安在時又傳建文在滇南濙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復爲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二十一年巡湖襄還朝會上駐宣府濙馳夜上謁上已就寢聞濙至披衣急起召入勞濙賜坐與語濙言不足慮也先濙未至傳言建文蹈海

去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上疑始釋太子監國藩王謀奪適造飛語上命濙往察密疏闕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仁宗即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闕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濙忠愼朕不及知也俄崩宣宗即位復召爲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會濙來朝留行在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於關使三年賜文恭世家淸和恭靖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沒常州豪人田宅盡賜濙尋兼詹事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濙有才猷深厚不洩禮典財賦雜畫有章國家大議與諸執政相可否必執正論上嘗曲宴

濙及楊士奇蹇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英宗即位益禮
敬之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給行禮部印九
年疏引年不允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上皇時王
文厲色曰孰謂敵可和彼不索金帛且索土地憂方大耳
衆相顧不敢言于謙徐曰吾變方略我與總戎責也俄旅
退賴濙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濙言
上皇蒙塵已久宜即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
旦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三年以太
子太傅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師是年十一月
巳巳上皇萬壽濙乞令百官拜賀於延安門不許六月疾

作又明年上皇即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寧來謝
上念濙疏屢請令百官朝延安門忠悃授長寧官錦衣世
鎮撫卒年八十九謚忠安濙平易寬和廉靖寡慾自奉儉
備與居有常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未嘗疾言遽
色人皆知為君子長者
史官曰文皇維倚惎忍大臣小失意即須繫雖蹇楊不免
為而胡廣以謹身慎密出入侍從數十年特文墨傳朋同
本鮮遇舉胡濙尤荷心膂之寄厥愛諸詢于父子君臣
調護甚厚歷事四朝典禮文章較然可述此豈不對省
讒東敘馬之亂歟詩云小心翼翼天子是若二臣有焉

楊信民傳

楊信民新昌人永樂中舉人宣德間擢工科給事中正統
間歷廣東左參議嘗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人
走萬里詣闕疏伸信民公勤廉能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
適南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信民宣布恩威獎勵士
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卒於官廣人手香燈
弔哭者幾萬人錄其子玘為太學生廣著民又相率走京
乞立祠祀著祀典成化中謚恭惠
史官曰闕

顧佐軒輗魯穆熊繡鄒清（附師逵向瑶周新潘禋胡拱辰王琦李崙朱裳孫需陶瑛薛遠）傳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爲莊浪知縣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隘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蘇改順天佐歷兩京尹剛稜不撓貴戚斂戢永樂十九年貴州有獒蠻改貴州按察使蓋以勲戚家不利佐以故相排擯去仁宗素知佐廉徙召爲通政使宣德二年臣寮奢縱御史多淫貪不法都御史劉觀被斥上問楊士奇楊榮廷臣孰可掌憲者二人末即對上曰未必乏人至此楊士奇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楊榮亦言

佐尹京威廉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與璽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愆謬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奸宄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恥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遂考核御史貪淫不律嚴皚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宜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五年皚潛入京造詞脅人佐又劾皚踪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皚西市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摺奏佐受隷金私遣歸上以佐臺端不欲發其過密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士奇開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或資之隷遣隷隷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誣佐必下法司法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恩法並行矣上召佐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謝佐呼吏至言上命我治汝汝

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告佐久淹不理上又怒名士奇論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佐請老家居十餘年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擯之去先是有師逵者東阿人太宗北巡常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上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廉耳逵起太學生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永樂元年陞兵部右侍郎改吏部領行在吏部事征敵總軍餉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逵孝行絕至操履

端潔又有進賢向寶洪武十八年進士歷職方員外郎九年滿陞通政使不能奏對自陳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永樂元年復府尹坐繫獄數年左遷選司判官仁宗知其廉直召爲副都御史兼詹事宣德初涖南京致仕薛有文學敦經術既介飭不渝蔬食水飲布衣泊如也

軒輗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一年進士嘗渡淮上嚴冬忽墮水拔出甚憊有司慰進衣却去竟俟備衣乾除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苟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

飯唯一肉或致殺雞見者皆驚異軒廉使殺雞爲客大破費遭參即行僚屬尚未及知時守浙監丞阮禮亦清謹安靖與輗善輗既去陳璇代亦清嚴浙臬稱治景泰四年起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八南察內艱天順初首用輗爲刑部尚書耿九疇爲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未幾九疇欲去石亨不果反爲亨逐輗亦稱請致仕上召輗至文華殿面諭留輗輗疾不可強與致仕及陛辭上復問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籠是汝乎輗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輗又頓首辭疾上賜金爲道路費輗去上復思之召爲左都御史掌南京糧儲輗[illegible]

毅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跋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佐間其來輒避去不樂與之處南武庫郎沈琛常言留都大臣唯輗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嘗令史寫公牘數十冊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輗前有南海周新者永樂中爲浙江按察司廉使有威爲錦衣紀綱中傷死仁宗毎悼惜之人稱新爲冷面寒鐵公

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仁宗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陞福建按察僉事雪冤濫懲貪墨摧豪強泉州人有李姓者妻與美貌與宮婣林

[illegible]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李道中並殺其僮奚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穆故廉得蹤跡甚詳一訊林即服瘞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過嗣而妾又有子與兄子貲三之一托以己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逐去盡奪其貲穆大名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事許種也兄子始服罪其斷獄多類此超陞僉都御史召入掌正統七年廷視應天穆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通經史常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同遺並絕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殁不能斂[illegible]

贈賻僅足棺衾

熊繡字汝明通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爲御史坐事謫清溪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履潔廉饋廩有羨不入私室在鎮西寇三年不窺邊人以爲難滿復出愛去起拜兵部侍郎陞兩廣右都御史逾年召入南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致仕繡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卒長子已夭繼子又夭巡撫秦金爲請於朝贈南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剔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狃近功言

無爽於矯恒行無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澤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謚卹孤惟寢褒軫允宜甚詔給繡繼子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時有工部侍郎潘禮歸德人清廉恬退未老乞休弘治間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當草廬蔬食不求安飽詔給月米三石南工部尚書胡拱辰淳安人著勞蹟晚益清謹弘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輿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卒贈太子少傅謚莊懿邦問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卒仁和有王琦字文進舉

人乙榜授汝州學正歷御史山西僉事提學改四川乞歸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僵臥不能出門戶或遺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飢寒無不樂也天順間竟以餓寒卒臨潼李裕字世贍篤實莊重雖祁寒暑雨手不釋卷成化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參政清慎絕俗吏畏克修卒之日貧不能葬妻郝不免飢寒守臣爲奏上得給米終其身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提學御史衛潛知裳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爽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裳爲長齋御史出爲叢昌知府歷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

浙江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乞歸再起裳治河卒清堅自信士頌其廉民懷其惠饒州孫需字孚吉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皭然不滓雖不能發揚功名有赫赫之譽顧正德間大臣多掊克回適需獨以廉約稱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絳人陶琰字廷信成化十七年進士歷仕至都御史三理漕事嘉靖初爲工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乞致仕加太子太保歸琰宏才偉度累試繁劇卹國勤民動著聲績中忤權倖屢進屢退方毅直亮喜慍不形自奉儉節每飯一蔬微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笥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少

保謚恭介子慈正德九年進士爲武選郎中論大禮謫戍
薛遠原籍無爲州人祖祥佐太祖有開國功歷陞工部尚
書以怨言開下獄死家徙瓊遠遂爲瓊州人以進士授戶
部主事天順初使交南還陞右侍郎母憂去起復爲工部
侍郎治河河南寺營稍利河四十里成化初兵討兩廣叛
獠改戶部調兵食論衆能破賊者即付其輜重人人奮勇
師至大藤峽賊平陞左侍郎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
行視漕河十三年致仕又明年起爲兵部尚書參贊軍務
十六年致仕弘治八年卒年八十三遠於禮樂兵刑天官
律曆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

出其手改定戶部事例至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
寡輕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
始一人以爲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爲可罷而罷公一切弗
聽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
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

鄒清字士廉江寧人甫三歲母疾革置之別室哭不已撫
家人曰死者吾母也易伸我一視聞者哀之爲弟子員即
以文行爲當路所推許爲領袖諸儒應天尹葉綺欲以此
贍之擇維揚運司委焉辭不往弘治壬子領鄉薦明年授
江西德化學諭正巳率人流俗惰遊無敢及門者乙卯秋
主山東試去取咸自主事竣就道有謁贊者拒不受滿九
載留於家督學御寶巡撫林俊累疏薦之吏部移文趣行
十月詣部試第一吏尚書馬文升都御史戴珊廉其賢授
監察御史委督蘆溝抽分痛革宿弊奸無所容近侍蕭敬
陳寬託院堂相囑不少貸正德改元以清竹皂禁諸役原
額百名外院長及年深御史用之清悉核以應役戚畹張
延齡奏人負務若干緡得旨追給清曰御史執法之官豈
爲人索私負者耶駁馬崔元都御史張敷華咸以爲囑清
不從隨進二疏一崇大信以全國體一停織造以清鹽法
所論劾皆中貴人下戶部議行之七月核鹽長蘆兼理河

道清核餘鹽革買補懲竈丁禁應捕勢豪鹽商廉原重足
立貪吏多棄印綬去自天津抵濟寧一路夫力清查意節
縮逮諸奸豪倚威宦爲窩者論如律權倖及中人多不利
于是閹馬永成家僮及諸賈人合謀奏閹瑾因遣官校
逮清榜於午門外家人泣清慨之曰我非自敗名節以辱
先人至此況得失在我何哭爲抵家杜門屏居灌蔬課子
而已瑾怒未釋撫清所陳停布匹罰米一百石及保定
都御史雍太罰米二百石瑾伏誅都御史李充嗣巡按王
完交薦嘉靖二年癸未起陞雲南僉事至任適巡撫王啓
惡臨安推官江魚啖于戶缺勝魁魚欲坐以貪淫黜之清

知其誣擬以公罪還職啓大不悅後巡歷新建諸寨繕兵旅修城垣來商賈疏溝洫爲久遠計滇南多珍奇所入廩祿柴薪而已比貐賀諸京行李圖書之外無一長物事竣回滇分巡洱海會叅議趙淵往勘武定土官紛動甚嚴下至胥吏輿臺一無所染衆人悅服後以覲察嘗調閒報節南家居逾時佳夢重其名檄取赴京以疾辭八年己丑又檄補廣西至巡桂林後改左江兵備忠州能州土官罪惡日甚清不動一兵而坐擒之彌陞然巡撫以其清苦之節明敏之才方倚重之而清倦游上書兩乞休得請歸無室廬依外氏以居日中或未舉火意豁如也督學御史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貧無茗具可設林嘆息而去禮尚書霍韜以沒官田饋之力却不受二十五年丙午秋卒年八十陳鳳贊曰嵬嵬介士邦之司直可賤可貴簞瓢必飭萬里來歸蓀菘固窮蕭然素業逝矣高風

史官曰傳曰無欲實難故既冨方穀明主不以苦節槩天下幸而有其人則褒異寵邺之者無不至凡以磨鈍而矣貪也如賜顧佐之璽書識軒輗之竹龍周熊繡之孤給灊禮胡拱辰之輿廩使人皆艷其名而爱其鼎若夫介性天植皭然不滓如王琦之偃臥冬雪曰吾求無愧於心雖饑寒無不樂薛遠之言曰吾少事親恒不足今安恐有餘斯其人豈以名實毀與動其心哉蕭然素業逝矣高風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劉實傳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未常投足權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實竟且得教職竟爲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操亘節綽有聲稱金華旱賦逋叢積催科恩民或鬻子女實疏得免又贖還其子女公餘輒探閱經史郎視事掩卷巳則復然搴僚或竊笑不爲改郡有孝子顏宗忠簡呂東萊祠墓爲之修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爲疏乞免役擢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咨承屈遜見他人書不合已竟輒大笑聲徹閣陛聞聞者驚愕相戒勿以稾示實尋擢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鉅萬知南雄者輒盈饜推其餘餌遊客得其歡心且爲游聲譽實至存稅十一籍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中官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郡人擁之竟出中官去至韶部人爲言南雄守廉且驛言中官憤索賄辱太守事中官懼急傳馬馳奏實抗敕使毀敕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養愛小民不忍勞費以足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實喜著書尤長於春秋

中夜有得蹴童子燃燈起書如獲至寶生平清强甘心貧窶與古廉吏范丹李及無異彭時傳其剛介過人之操屢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不回勢惕不沮

史官曰闕

史官傅維鱗

列傳四　名臣傳五

高穀王直林聰傳

高穀字世用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illegible]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爲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士奇薦穀學術醇正充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上北征曹鼐從行穀居守景泰初進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是年敵數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

[illegible]也中書舍人趙榮慨然獨請往穀壯榮解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京穀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穀所穀袖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宜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穀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穀自縛闕下下詔獄上亦不深罪遂榮[illegible]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東宮爲沂王而立後[illegible]爲太子穀悲憤不爭加太子太傅穀亦不辭是時內閣不相能穀上疏言內外諸司惟賢是用況經筵日講關係聖德尤在得人遂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鼎充日講官右都御史王文大理寺卿蕭維禎庶子王詢入內閣上令翰鼎侍經筵文遂得入內閣文既入內閣又輒與穀相擠五年劾穀覲南畿災辱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不坐七年加少保爲謹身殿大學士是年首輔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許順天考試官劉儼上令穀覆試穀曰貴胄與寒畯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爲之辭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英宗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惟穀以忠謹故英宗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致仕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穀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其方毅端靖廉介無私卓然有古大臣之

風一時內閣七人議論多相左惟穀獨持正常曰清議可畏以是見忌於同列亦以是受知於英宗成化初贈尚書姚夔及王佐鄰塋前後上言穀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終翰林學士侍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孜孜爲國恪持公論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之天順初以老疾乞歸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illegible]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王直字行儉太和人永樂二年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名入內閣書機密文字尋授修撰上巡北京留黃淮楊士奇及直輔導監國再巡扈駕還陞侍讀洪熙初進侍讀學士

立太子歷右庶子兼故官記注聖政聖訓宣德初進少詹
事兼職如故英宗初總裁實錄成歷禮部左侍郎兼學士
尋典制誥正統六年出部佐胡濙八年爲吏部尚書代郭
璡十四年上北狩學士周叙自南京貽直書曰永樂宣德
間常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
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愼終於始又曰惟
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
慮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
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
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

及豈得卽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叙官至
學士又自爲宋史之修倘不卽死成此一事竊名穹壤間
他富貴皆無所望所念者國家安則民皆安叙輩亦可偷
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屢
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爲可採否自是以往亦不敢瀆告一
語矣尋被劾得白初上欲親征敵直率廷臣諫止不獲命
留守加太子太保景帝初進少傅屢乞遣使奉迎上皇不
允景泰元年禮部議奏復迎上御文華殿門諭大臣言官
絕口直言報使便勿使有後悔上不悅曰朕無意大位若
曹過爲朕宜今奈何異議于謙曰天位已定孰敢他議祇
答使紓邊愆耳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羣臣退總出文華
門內臣興安匍匐而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
乎衆未答直面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唯上是使敢
弗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塞遂遣李實羅綺使□三
年立東宮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何文淵以左侍郎加太子
太保爲尚書佐直中書舍人何觀劾直上不聽未幾文淵
去王翺代文淵爲御史練綱等論劾直累請老不許英宗
復位請老去直方面修髯氣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
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精緻在翰林三十
餘年恭勤不怠旣秉銓軸益廉愼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

專屬吏部直留意人才干請斷絕奔競稍息居第隘陋曾
不屑意臨川聶大年常誚直直不爲憾大年卒泣銘其墓
恨未能薦大年也時江西有二王名東王謂直西王謂英
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直歸田康樂常言西楊不欲
予同事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于西楊若使
不出部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刑科給事中劾石
亨楊洪孫鏜諸大將及內臣善增金英著風裁景泰元年
遷都給事中上皇將還會有投匿名書者王直得之高穀
所直與胡濙欲聞上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已而或出

危言事且止聰疏言直濙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衄辱太
政詔按之穀曰得之小隷小隷曰得之道路上怒懸捕千
戶龔遂榮挺身自白曰迎上皇禮本當厚遂榮投此帖墊
感動無他腸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或言也先遣使行成
口不可信即迎駕一車二馬足矣聰言上皇北狩與陛下
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竟從其議三年抗
議易儲改右司直郎四年商輅薦復為吏科都給事中劾
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通政司李錫工部侍
郎張敏諸大臣益多忌之嗾御史屢劾其挾持吏部揭選
教官得善近地下廷議按致聰賂不得坐比擅選法死胡

濙不肯署稱病臥數日上遣中官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
欲殺林聰殊驚悸耳上聞意立解乃左遷國子學正英宗
復辟超陞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饑進副都捕江淮鹽賊天
順三年內艱明年起復又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寃濫
目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聰時署院事力
請禁戢平雪雖嫌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聰往賑奏截
漕粟數十萬明年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
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又三年
召入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
事遼東馬文升及御史強珍竟坐謫戍明年乞致仕不許

十八年卒贈少保謚莊敏聰恂恂和易身若不勝衣遇事
可否大義毅不可撓抗議易儲直聲大振

史官曰景帝時迎鑾之議廷臣窺上意指瞏顧不敢發惟
一二小臣毅然請往請從厚俱主高穀穀之忠義可尚也
王直面斥興安林聰抗議易儲皆義激于心惻隱故主盡
計復辟之後身名獲全乎咸躋上壽為四朝耇老厚德之
報也

楊士奇楊榮楊溥傳

楊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早孤從母敎勉力學手不釋卷年十三通舉業爲鄕里師有威生揚書數册過館下色懷甚士奇問故云有母不能養也士奇曰嗟乎人孰無母亟分徒十五與生弱冠游諸貢章貢守儒者重士奇令攝琴江敎事琴江令亦儒者重士奇士奇道令平怨邑有冤囚士奇爲言令得解囚悅金爲謝士奇曰吾以敎爲職縣官事吾安所預問辭不受已而游楚中楚中人皆慕士奇諸楚中吏欲薦之輒辭建文初延臣薦士奇名儒徵授敎職時年三十六未任會修高帝實錄留翰林充編

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紞見士奇策驚曰時務有用之才也奏第一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名入翰林燕兵至江上與衆迎頋導侍入金川太祖即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內閣于東角門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諭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忠勿自疑畏二年立皇太子兼左春坊左中允一日講大學士奇呈講義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曰與常人言亦樂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

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illegible]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五年[illegible]東布政徐奇來朝載領南土篚諸物或得其目以進上覽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曰徐奇自科臣受命赴廣東衆皆作詩文贈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上遽命燬其目是年陞諭德六年冬以巡狩北京郞告天下命士奇視草既稱善即命與諸尚書皆觀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可勿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上喜

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黄淮與士奇專職輔導皇太子春坊贊善王汝玉每[illegible]詩法進皇太子士奇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殿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意文字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年上還南京一日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士奇對曰殿下[illegible]敬無比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illegible]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曰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疾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下人上曰此

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
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
上問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禮尚書呂震曰日食
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郞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
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
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
者言口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
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
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名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義對
曰不知若朕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旣知矣言之

何害耶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
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
徙都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唯陛下善處父
子兄弟間全天恩爲永世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
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以東
宮力救得免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
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
上命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
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別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
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分列兩傍上出所書位次與

士奇合卽遣鴻臚官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上遂以
與士奇實藏之皇太孫勤學好問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
侍講讀士奇蹇義同舉儀智衆以爲老士奇曰儀智道理
明執守正當今廷臣未見其比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
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二年八月上北征崩
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卽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
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不發喪顧慮未
有所與士奇言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上卽取付
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此卽當歸汝汝就留之旣而謂
士奇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

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而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悉
究心吾當重用卿士奇曰此收人心之一機也恩之所及
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仁宗卽位九月癸
未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
倣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徧語羣臣易從吉士奇謂震
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太宗
皇帝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於皇考可遽卽吉乎震
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
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答明朝上素冠麻衣經出視
朝文臣唯學士武臣唯英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右曰

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言是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進少保是時大理寺卿虞謙上封事過激上怒降謙爲少卿而以蜀吏楊時習爲卿士奇執不可上從之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階榮祿大夫時天下官皆來朝兵尚書李慶言十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壯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執不可慶忿不納士奇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

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士奇又奏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新領多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于道路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于學問矣此令所失非小上曰吾偶忘之當卽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眞忘之耶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勑止散馬也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時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乞敕禮部設而不作上是之洪熙元年正月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迕旨後已陞爲湖廣按察副

使矣及卽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卽位皆悉寬宥令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衞綰不赴卽位用綰前史豔之上喜卽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勑獎諭二月賜士奇田二頃士奇懇辭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廷臣交奏其賣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陛下容之上猶不懌因免謙朝士奇又進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

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夠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上惕然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士奇曰臣言安足信當以璽書開諭上遂命士奇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四月蹇義夏原吉及奇待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慘然曰天命也嘆息而起又明召士奇及蹇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二臣亦流涕慰上上曰仰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特賜士奇璽書其畧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左右憂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猷入告于

內明予于治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用藏于家傳之後世唯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唯艱共思保守唯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例緘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南十六北十四則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宣德元年漢庶人高煦反上親征捻庶人尚書陳山迎見請移師彰德襲趙王上問楊榮榮亦力贊上又問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而已榮隨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已言

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義原吉言不可狀義原吉曰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乃往見榮曰太宗皇帝唯三子今上唯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曰汝不草勅吾當以聞俄復召義原吉二人乃以士奇言白上上不懌而止而言者不止乃特召士奇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唯趙與陛下最親上曰吾固念之欲封羣言以示令自處士奇曰善須矣得一璽書于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上名士奇曰吾與趙不失親親者爾之力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

利反矯陳氏有嫡孫暠爲表乞立上密示張輔輔曰此黎利譎詞當發兵誅討示蹇義等皆曰利不可信與之無名徒示弱明日召士奇與榮榮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使士奇曰榮言是也太宗初心本欲求立陳氏後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來兵民困于交趾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謂示弱臣侍仁廟久聖心毎憾此事恐有意外虞願陛下勿疑上意遂決六年秋上頗微行夜半從四騎至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伏地

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塵埃昏昧中上笑曰思一見卿談夜闌乃還明旦遣太監弘問朽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寃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獲二盜嘗殺人捕急詭稱約侯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羣盜不疑以謀告遂爲所獲上歎曰士奇言不虛遣弘賜金綺七年二月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使用犯贓連坐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保人有驗

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英宗即位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爲患出于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第令吏部選除士奇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頗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宣宗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爲喜今乃以爲不美耶唐太宗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于下夫自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恩豈出下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隳壞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聖斷只依先帝勅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唯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詔如士奇議六年麓川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叅軍事士奇以爲不可贈詩有征夔勿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實爲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等御史陳員韜等劾士奇不能教子

齊家何以服人事上士奇疏乞致仕上優旨留之九年復賜璽書曰卿歷事祖宗實唯簡在暨朕繼統啓沃弼贊厥勞尤多卿子既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毘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仁宗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名士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爲文仁宗召至吏部擬授國子監博士上曰此當在楚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相識因夏原吉治水蘇州得繼文以歸偶見之故薦焉又士奇偶見屈昉詩一日崑山知縣羅永年以事入京士奇問崑山有屈昉永年茫然慚赧而退未幾有詔舉明經修行之士

士奇以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其留心人才如此又國初諸
司皂隸土騎從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因士奇言京官
祿俸改名曰柴薪銀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降卑定立名數
每歲銀解部以戶爲計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
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宣宗嘗奉太皇太
后謁陵士奇蹇義楊榮等皆從士奇等進見勞問慰勉加
以厚賜既數日上諭士奇曰太皇太后爲朕言皇考徃在
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
不任事皆有評議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
言不避迕意方議事時先帝本不從卿然卒從卿始不敗

事士奇對曰此太皇太后之盛德仁宗皇帝之盛德願陛
下常奉聖訓太皇太后大漸召士奇等至榻前問朝廷尚
有何事未辦者士奇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
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曰曆日已革除
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一時史信于萬世豈可蒙洪武之年
以亂實后頷之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太宗朝
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
令存而傳之嘗疏乞極刑之家有賢子弟勿棄宣宗曰朝
狆亦極刑家今不在近侍乎遂弛其禁又宣德中上謂朝
臣貪濁奈何士奇對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止問何故對

曰永樂中太宗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
忌耳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甚劉觀上撫掌歎曰除惡務
本觀去誰可代于是乃以顧佐代觀又英宗嘗立文華殿
召士奇屏左右言張瑛嘗謂宗以馬甚富今察之皆遊將
餽榮者士奇對曰榮嘗從太宗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
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隘塞險易遠近及□情順逆唯
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卿而非義
原吉卿顧爲榮地耶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
榮又云裕陵即位沖年高皇后臨朝獨委任士奇嘗乞屯
田以省漕運竊通慎獄作養士民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

卿蕃臬頗稱得人上又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
減三四閹瑾上畏母后下憚士奇猶自斂戢七年昭皇后
崩又明年士奇卒瑾乃大肆士奇預修四朝實錄太祖實
錄凡三修初建文時王景總裁永樂初解縉總裁再修則
士奇總裁人謂寢失其眞言壬午事多謬所著有沙美錄
石臺稿文籍志法書志東里集三朝聖諭錄人稱爲西楊
又曰東里先生
楊榮字勉仁初名子榮建安人領福建鄉薦解額建文二
年庚辰進士高等授翰林編修太祖即位上爲更名榮直
入內閣初入閣之臣七人唯榮最少最警敏一日晚寧王

報被圍上悉召解縉等六人皆已出唯榮在上示以奏報
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臣嘗
奉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敵必退矣
但勅守臣固守及鄰近諸堡隄備夜半報至敵圍解詰旦
上以報示榮曰何料之審也進修撰陞侍講永樂二年七
人侍上勞曰天下事朕與若等相商確非若六卿分理並
賜三品服皇太子立陞右諭德仍兼侍講四年疾上命御
醫守視時時報瘳乃已五年丁亥夏奉甘肅規畫軍務歸
奏對盛暑上取瓜親割賜榮六年外艱起復明年內艱會
上北巡又起復留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甘肅總兵官何

福言□脫脫不花王來歸榮復至甘肅受降還復命又持
節詣亦集乃軍中封何福為寧遠侯又往寧夏與寧陽伯
陳懋規畫邊務還復命陳邊境便宜十事上皆嘉納八年
庚寅二月從征北敵壬戌上度野狐嶺召胡廣及榮指示
山川形勢各于馬上賦詩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
敵自相殘之句未幾諜知敵情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
讐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諭曰敵自相殘前詩果讖矣三月
駕發棱霄峯榮與胡廣金幼孜金純四人失道太宗命中
官率兵士追尋得之時已夜中官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
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去榮下馬為幼孜整鞍轡不數

武復墜鞍裂榮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騾馬從夜至旦登
高涉險至午方詣軍中太宗見之大喜笑謂幼孜曰此中
狠多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五月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
上親選勇士三百護衛以榮領之班師軍士食乏榮言宜
召乏食者即日赴中軍以御前所儲散給並下令凡軍士
糧多者許假貸回京官倍償軍得飽食秋七月至開平召
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月扈駕南旋上賜鞍馬錦
衣路費九年辛卯乙奔母喪賜金幣六月還命復其家命
侍諸皇孫讀書文華殿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臣
宋琥言老的罕等叛數入赤斤蒙古為邊患上以榮曉暢

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進兵方略還具言出嘉
峪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又冱寒士馬疲瘠不
足以勤大軍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上從之未幾叛者
皆附十一年從幸北京明年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皇太
孫侍行上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勇今令從行俾知用兵
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命榮兼掌號令宣傳之
事勅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發乙卯師次大石鎮上坐御
幄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也用將得人則
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
北京賜鈔幣十三年乙未命榮督修性理大全成宴禮部

賞賚有加十四年陞學士庶子冬扈駕南還十五年三月復從幸北京屢名問民情賜鈔幣文綺十六年賞翰林臨上眷注益隆諸臣多忌之屬北京缺祭酒衆薦榮上曰榮可但求可代榮者于是衆意銷阻十七年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嘉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臣言之則羣臣益猜疑忌當使御史言之御史鄧眞上之上飭諸司悛改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兼學士十九年四月庚子夜三殿災火勢烈切近宿閣榮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文書舁之東華門河次上嘉之賜銀盃酒古銅器各一鈔千錠時侍讀李時勉等爲飛語所

中上大怒榮力救得勉是冬兵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夏原吉等皆下獄呂震侍左右言夏原吉儉邪誣罔上益怒榮極言其無他上釋不問二十年三月從征沙漠秋還京九月宴隨征者榮坐前列賜鈔幣及二品金織襲衣冬又請西征或以建文中江西梁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發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且二十年復徵非信勸衆非仁料兵非勇上笑曰善二十一年秋從西征八月駐宣府軍務一切悉付榮晝夜或三五接或宣詔但稱楊學士而不名冬十月次天城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納款衆疑懼莫敢定議榮親往受降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從北征五月榮言軍士疲甚宜遣使諭敵釋其不順之罪請班師時巡按浙江御史王復奏處州山寇反請發兵誅捕上問榮榮對曰愚民爲有司所苦艱衣食不得已嘯聚勦則毒民宜遣使撫諭當遂散既而撫之皆順服七月丁亥上坐翠微岡帳殿諭榮以傳位太子之意榮曰太子仁孝天下歸心必不負上托辛卯次榆木川上不豫召榮等受遺命遂崩時皇太子在南京衆危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榮乃先馳訃皇太子八月至北

京致遺命仁宗卽位陞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加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錫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東宮令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缺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于再三愼毋憚煩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洪熙元年五月詔修太宗實錄榮爲總裁辛巳仁宗崩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洶洶榮急迎太子入卽位是爲宣宗益倚心委任修仁宗實錄榮復爲總裁宣德元年八月漢庶人反皇太后召榮計榮力贊親征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

皇太后壯之輿上從其計榮卽起行晝夜疾馳至卽合圖
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大駕至庶人出降事平賜鞍馬白
金鈔幣交趾黎利以立陳氏爲名據地反大臣皆言發兵
滅此賊榮及楊士奇請棄交趾畀陳氏是年秋從上出喜
峯塞召榮問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對曰命德討罪上曰
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
之好惡爲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卽墨大夫不以左右之
好惡爲好惡也人君賞罪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榮頓
首稱善曰願陛下勿忘今日之言還進少傅賜範銀圖書
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

勉仁十一月己未皇太子生上親酌酒賜榮并賜白金鈔
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三年元霄節賜
文武大臣觀燈于萬壽山榮進元霄賦二月命榮同蹇義
等十八人至入內苑登山泛舟上乘馬至召士奇與榮詢
問民情甚悉賜酒八月扈駕巡邊給內廄良馬班師榮進
平湖頌十篇五年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榮
于中府二月上奉皇太后謁陵召見榮等五人于行殿諭
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
贊襄之功丙申上親賜宴于文華殿八年少傅滿三載賜
宴禮部九年扈駕巡邊給天閑名馬英宗卽位命榮視山

陵秋九月修宣宗實錄充總裁正統元年少傅滿六載進
光祿大夫柱國宣宗實錄成加少師五年從耕籍田禮成
請告展墓詔許之命內侍伴行力疾就道次杭州卒于武
林驛年七十訃聞上慟悼輟朝贈特進光祿大夫左國太
師諡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等諭祭仍命中官護喪歸里
工部營葬予世指揮使先是都御史盧睿在邊以敵使入
境節損供給爲中官所毀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榮曰事
固有輕重使吝其小費而遠患或生則所費益不資矣此
不可不知太宗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榮自編修
入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值上不樂至怒榮至輒霽威事

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榮從不卻人之餽凡人有餽必
先詢訪其人之貧富若貧則酬以別物如所餽焉榮總戎
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
羈靮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
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
祿厚財豐賻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所著有北征記
默庵退思二集靜軒雲山二稿訓子編兩京類稿
史官曰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儼
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
上下多危蕭牆交構匪才弗定強敵窺伺內猜外疑匪才

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
張良借箸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士奇正而不
譎榮譎而不正烏乎可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建文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太宗卽
位侍東宮爲洗馬兼編修皇太子覩漢書稱張釋之對曰
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亦未得行其志思采文帝事編類
以獻皇太子大悅時漢王巧中東宮宮寮多得罪永樂十
二年東宮遣使迎上遲上怒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
繼至上曰且宥士奇問何人乃得侍太子下法司訊詞連
溥及芮善王豈遂與工部侍郎陳壽俱下詔獄溥在獄中

勵志讀書不輟獄中人止之曰命且叵測無徒勞苦爲應
曰朝聞道夕可死奈何輒自棄經史諸子讀數周太宗崩
仁宗立釋夏原吉並釋溥溥出獄哭太宗伏地不能起上
亦哭陞翰林學士宣德元年陞太常卿兼學士入內閣是
年仁宗崩先是仁宗欲近寵之建弘文閣思善門左命溥
掌閣事又選侍講王璡侍讀改傅士陳繼學錄楊敬爲編
修訓導何澄爲給事中輪對上手弘文閣印授之曰朕用
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卽有建
白封識以進溥嘗密疏言事上褒答至是上還弘文閣印
宣德元年上召與語次及治兵溥曰兵貴訓練有方擇將
得宜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若素不訓
養一旦驅之矢石間進退失措安望有濟三年扈上出喜
峯口征敵四年上坐齋宮召諭曰朕毎念創業難守成不
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于不虞嘗爲憂惕
邇來羣臣好進諛詞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臣
不敢忘報稱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又頓首謝曰直
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上曰然是年秋內艱遣中官護行
賜葬母一品夫人禮遂召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
雞鳴山六年冬上坐文華殿三楊並侍上諭曰朕念祖宗
積德累善篤生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宗迅掃姦回

再安宗社皇考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
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
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
命今以刻本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
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尋陞禮部尚書兼學士
英宗卽位昭皇后宮內助理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
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靈鑒
如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早
開經筵預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厚識
大體者數人以共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亦

養本源輔成德性昭皇后喜一日后坐便殿上西面立后傍召三楊及英國公輔尚書濙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冲年幸并力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諭曰先帝每念卿忠屢形愁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溥伏地泣昭皇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先是永樂中太宗時巡北京太子居守以讒故宮寮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死獄中溥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仁宗每與后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昭皇后爲言后又顧上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機宜與五臣共計正統四年宣宗實錄成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溥風

稟淳實操性直剛不尚機警每崇忠厚至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或有躁心浮氣能舍已從人略無係吝時俠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東楊溥南楊正統五年楊榮卒又明年昭皇后崩又明年楊士奇卒十一年溥卒而王振肆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

史官曰楊士奇玉質金相通達國體隨事納約不詭於正而意嘗近厚轉導監國保身濟主有大雅之明哲焉楊榮揮斥游刃遇事立斷柔遇英主相得益章累從出塞羈靮萬里文經武緯俱展其長者也楊溥安貞履節中更險難遲二楊者二十餘年更入弘文昭后臨朝與民休息調燮

釀醴寀合成名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范理傳

范理天台人性安義自守登宣德庚戌進士授知江陵縣時楊溥在內閣其子自石首入京因述所過州縣迎送餽遺之勤獨理不為禮以告父溥因而奇之後廉其能即薦知德安府其為縣才八月而已後尋薦陞貴州布政使所至多惠政或勸宜致書謝理曰為朝廷用人非私於理及溥卒理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後任至吏部郎

史官曰宰相以得士為功士以守己為正溥之待理與理之自處可謂兩盡之矣世道下衰奔進之徒且無因而登宰相之門者又有朝薦一人夕不登謝即以為薦而後中傷之吁讀此其可愧感乎

明書第一百二十一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四　名臣傳六

呂原傳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性質朴渾厚貌容端偉未冠已讀書博洽能出入經史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或勸之火葬原痛哭不肯從權留景州時時至墓痛哭景人及道旁行聞者皆感惜已而躬扶柩南歸家甚貧攻苦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嘆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藁中者急召之見原入見衣藍縷甚試以舉業文詞理皆勝問以經書輒能默誦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不受令理其齋舍與之諸餘材木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弱此且得薪價又謝不能懋益大奇原當是時太守得輒薦學諸生懋即補原入學是秋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修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原十人習制誥於東閣十四年罷景泰中倪謙及原初教小豎黃賜等書於文華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謙講詩國風原講書堯典上悅問二人官謙對臣左中允兼侍講原

對臣右中允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
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合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
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
至二人遷坐旁輦下上曰何跼蹐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
當臨生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
東西行不復坐天順中改通政司右參議兼侍講如故入
內閣預機務尋陞翰林學士曹石寵用事知敬原原朝會
青衣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揚綵原不答未幾岳正與原列
上曹石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上意大恐遂共謀構
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上上大怒坐便殿召對近
臣厲聲正大胆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正去原得
留原與李賢同在內閣賢通達見事立斷原守正謹恪稍
濟之特重修大明一統志充總裁母憂去道景州啓父塋
歸合葬或以陰陽五行家說沮之不聽奉載舟中寢苫
塊極哀毀如初喪竟病抵家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
原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紈綺篋中惟
賜衣甎分祿贍宗姻貧匱者清心寡慾禍第無愆過至老
勤學晨夕不少輟子常麼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
南太常卿有學行
史官曰闕

劉儼傳

劉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
憲宗在東宮儼爲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副總裁陞太常
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
有子試屬儼儼不爲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
其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譯官劉淳卷注翰林考中送入
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逃制并摘命題雖欲自
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例坐罪重開科試士上命高
穀覆試穀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故鮮有定額儼等無
罪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上
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乃已先是盧陵羅崇嶽
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縣學時人爲之語曰榜有姓名
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英宗復位二人得罪
其子竟不得試禮部儼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儼舉
有沉潛文無險塞取予明潔而剛直之氣百折不回人稱
爲鐵漢
史官曰闕

李時勉陳敬宗孫鼎魏驥陳選謝鐸附夏寅 悅魯鐸 張傳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號古廉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
年進士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
省選入翰林爲庶吉士預修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刑部
主事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
條上十五事未幾讒搆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仁宗
即位時勉有疏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
命力士棰十八瓜折其脅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
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上恨時勉言憩觸仁考怒令縛時
勉來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

指揮出端西旁門時勉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
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其人亟走還縛送西寺然已得見
上傾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其桎梏復其官預修兩朝
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尋陞國子祭酒是時
祭酒缺楊士奇歎祭酒難其人時勉曰豈遂乏人耶程信
在旁言無過公者時勉不悅竟以爲祭酒初時勉與陳敬
宗在翰林袁忠徹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
儀觀魁梧時勉貌少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
嚴肅下時勉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時勉每崇廉恥抑奔
競別賢否示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
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督諸生讀書寢興有常燈光
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其守正不阿
事搆之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
走闕下請赦時勉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
走涕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爲罷市又明年閒北狩信北面
頓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迎還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
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贈禮部侍郎改謚忠文

陳敬宗字光世慈溪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吉士七十
餘人再選留曾棨及敬宗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上時
臨試勘其文行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永樂十二

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修太祖實錄成
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湖頌及爲善陰騭頌十七年春
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于孝陵松
栢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賦內艱去宣德改元
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秋滿陞祭酒
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
自任嚴立教條痛革偷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瞽宗
之政肅於朝廷因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係屬生徒懷忿
誣之法司請逮理周忱曰盍疏申雪卯爲屬草不果上事
亦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敬宗

學上從鼎至監清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試第二仕
至戶部尚書敬宗善飲飲襄城伯李隆所隆知重敬宗賓
罷輒留再飲飲酩酊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
兀坐喧頹中人伺敬宗見其拳握最謹其矜嚴如此敬宗
剛正介潔不見喜慍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
敬宗獨久不調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
世稱南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驥同致仕敬宗德望文
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庵居士至是又
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曰澹庵居士集天順三年
卒年八十三

孫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
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溥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
政鼎教一以德行爲先而文義次之學置本源錄錄諸生
善行以身爲率不事嚴威有部令勿先之從罪與率至諸
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illegible]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
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嘗見庭檎方熟命左
右摘嘗因公畀諸生同啗之一生獨取其二鼎問之以奉
親對鼎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饑甚奏免其租什七賑
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景泰元年庚午秋試畢
英宗北狩鼎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務花藻
餞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
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詣闕上疏請隨所用
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上章所部道遇尚書金
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
其忠憤如此庚午勑封其父母得告歸省後聞恩命至擁
騎郊迎鼎益行控御其度觀者榮之明年遷朝念親老請
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薦不起郡守金陵張宜疏
鼎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之職名卿大夫過其
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無虛日守君令以
下時從乞言焉居六年爲天順元年十月朔卒年六十六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爲松江府學訓
導諸生讀書學宮或夜攜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
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景帝監國令還任後教三年
十七年師逵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
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爲真八
年老辭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陞尚書景
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所取
士謂驥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驥曰君爲
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英宗復位進榮祿
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簡約廉勤性好吟咏矢口適

情自有雋味耄年事其允敎諭騏愈恭謹成化間監察御史梁昉疏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時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粲月三石驥病遣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辭驥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父員韜景泰間爲福建右布政使選自幼端慤寡言潛心理義銳然以聖賢可學而至惛克己求仁爲進修之要因號克菴凡古格言多手錄不倦舉順天鄉試庚辰會試第一人登進士高等授監察御史貌古而粹應接人言若不出諸口其執法也正色直言不

忌權貴憲宗即位首疏論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愼言甚剴切時學士倪謙錢溥嘗敎中官書時欲授幸閹柄用選力擊之遂得不進修撰羅倫以論大學士李賢奪情起復謫官選抗疏直之不報出按江西貪殘吏望風解綬人稱名御史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服入選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韻獨殺於御史前乎未幾督學南畿時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行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彌封曰吾且不信何以信於人修古禮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宮徐行密觀周旋磬折絃歌邁

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珍瓏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人稱謂南督學第一人遷河南副使仍視學河南如南畿會閹汪直被命巡邠幽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耶選曰提學直愈怒曰卽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其詞嚴義正而諸生皆集門外不可犯逆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是不必來選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卓有善政寃獄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賍吏不貸服闋起爲廣東布政使任廣數年首除徵役罷和買備賑濟以甦疲困先是

有閩人賴究哥等三十人漁於海爲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官司以通番論又邑民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爲盜選皆廉其情悉處分有閹弟冒武職逼娶孀婦選爲奪還之時市舶太監韋眷倚進貢爲奸利招集無賴驅儈數百人分布郡縣專魚鹽之利役戶苦於供需選奏裁其數番人馬力麻與海商通私販詭稱蘇門答剌國使臣眷利其貨不問選因發其偽縈之奏遣歸眷深啣之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以獅子入貢得厚賞比還國又欲航海滿剌加國市獅子邀賞選言此西域賈胡爲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諸番之笑且珍禽奇獸之好不可以示外夷罷中國

事竟止春每縱當道沓沓嚼知縣高瑶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選獨移文獎瑤春以每事爲所沮抑亦不勝恚憤於成化二十二年遂奏詰選以他事朝廷遣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騶兵民數萬人塡溢衢巷向諸使號訴春復以賂啖選所親吏張褧者誣證褧死不敢枉時勘者覈實不得必欲文致以罪竟逮赴京行時民數萬擁留之不可捷日夜從行者數百里入見選鈴赭蓬頭坐舟中夾道哭不休已而病作至南昌卒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麤絡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而張褧走京師上書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消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誼岡怙冒之衷尚罹枯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忠貞孑處群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而知縣高瑶按法持之移文嘉獎以儆貪饕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怙勢保奸首尾兩觀以致眷横行肆騁汙蔑清節營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風旨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眷發意臣必憾選以厚賂陥臣令扶同陥選臣惟

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痛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願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辭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其爻爲妄姑誣夷齊爲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它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潜遣養子密報選死於眷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横罹讒搆君門萬里孰諒其寃臣以罪人擯斥田野未來自給百無取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寃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它事罷眷鎮守選雅尚澹泊無異常布每食飯一盂韮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凡事涉風教必捐俸爲之日使瞽者振木鐸以徇道路豈深衣幅巾擇耆民有德者予之以教子弟聽訟不事刑朴隷人推令業網巾於左右以開其心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使自詣官罔不如期者民感其德皆不敢欺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其操行確然一出於誠爲文理緻精密讀之

有味選正直忠厚立朝不苟所施人多借之正德中追贈
光祿卿謚恭愍初選倣范文正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
名思遠莊迨卒族人以選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
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讚其有子云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戌進士資性澄朗博懷
儒素以古人自期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預修英宗
實錄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
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上親賢講學以史書質經傳窮理
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皆嘉納之進侍講以艱去孝宗
即位起修憲宗實錄李東陽貽書勉以乘運拯世之義乃

勉力入朝供事史局於汪直王越開邊事書之不諱正氣
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清修勇退恥絕功利不
爲時局所惑弘治中爲兩京祭酒以道義廉節爲教復嚴
約束明出納廣建置上疏正文廟祀典及申明禘歆舉墜
凡所建白皆師古義不徇俗以希世正德初閣臣用事矯
旨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所著有眞西山
諸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四子釋言赤城志方石文集鄉人
方孝孺隕身滅族沉鬱百年鐸不避忌諱收綴遺文梓之
以傳於世嘗著說曰我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攘克蠻
翟收復諸夏一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二威加勝國鋒乃不
交三躬自臨業臨御最久四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五聞者
以爲格論
夏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巨人志
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初爲南京吏部主事歷郎
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爲文章淵宏典雅脫去流
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實行黜浮華閒
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騎射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
讀書臺陞浙江參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曰須
夏參政來寅檄至即散成化二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
敬簡有容愛民節用寅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

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常曰君子有三
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張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力行鄉
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自刑部郎出爲浙江提學副使
劾糊名鄉士爭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爲
動成化二年陞湖廣按察使與覲時東廠尚銘怨悅同察
無所得不得陞者久之未及銘敗歷陞工部侍郎孝宗即
位改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陳六事又上修德圖治二
疏時王恕在吏部倚信之上恕致仕衆望屬焉徐溥丘濬
皆不喜悅建議用翰林入吏爲侍郎出爲南吏尚書尋改

兵部叅贊機務常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猷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令之人去古遠矣遇公忠猶恐不至況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悅笑此正不善讀書耳四年六疏乞歸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常有言揭牌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殺饈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章飯雖大賓不宰牲匪有而久亦以安生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楊守陳嘗曰吾友三人時勉廷秀屬儀皆始仕刑爲名卿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庚吉士入翰林閉門斂跡不事交遊爲編修益沉潛學問不專爲文詞歷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已淸愼不渝雙請告屢起屢辭性情鄉棻益競持名節嘉靖初交薦不起卒年六十七歲謚文恪

史官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內之司成外之學使者是也非其道德可師坊表可樹節槩可風如昔賢廉頑立懦者而徒取儒雅章句之末剿名易書之文以示公程奬欲得人而醇化也不已細乎南陳北李聲太學而李尤苦勁類死者數矣陳選爲提學不屈節權奄石亨之死何異夕

陽魏驥不受權臣之私孫鼎清液山河之憤謝鐸表章正學之文皆不避死壁立千十仞高風偉節百世可師以之化民成俗何多讓焉

劉珝傳

劉珝字叔溫壽光人少溫篤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病在珝昧爽入家問安畢復詣墓所人稱所居曰仁孝里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陞修撰天順二年陞右中允七年陞侍講學士侍東宮講讀憲宗即位陞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英宗實錄成進卿仍兼職外艱服除還任成化十年陞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明年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機務珝在經筵久上甚重之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十三年進戶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修續資治通鑑綱目纂文華大訓成進太子太

保謹身殿大學士珝鄙薄萬安時對客罵安負國無耻安積鬪深恨之百計中傷二十一年九月乞致仕允之歸家卒贈太保謚文和珝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慈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密疏言宜早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珝與劉吉同在內閣人因上呼珝東劉因謂吉為北劉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狎昵興土木不挨任躁上干宸怒蕭頸俱縮縛下詔獄鬼簶為位惟公立為上解乃得薄譴崔銑曰公秉心不疑諒直無頗而讒嫉肆作搆惡於羣小假威於邏卒竟去位嘉靖二年言官疏珝孝友孚化於

鄉閭為立昭賢祠祀之

史官曰闕

陳音傳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執古有烈士風登天順八年甲申進士成化元年授翰林編修常上疏陳時政數事如起用李秉張元禎復羅倫章懋用陳獻章黜法王佛子名號語多剴切當道者或銜之不為動時中官最貴有母喪或議往弔音奮然曰堂堂翰林而拜內侍之庭奈天下笑何議遂寢丙申侍讀加從五品祿侍經筵會憲宗首闢西廠坐以中官緝事勢焰不可當其黨常瑛者夜帥邏校八兵部主事楊士偉家并掠其妻音居比舍亟乘墉呼曰爾何人乃擅辱朝臣其人曰爾何人乃不畏西廠音曰我翰林侍讀

陳音也聲氣愈厲其人為之少戢放其妻縛成化庚子大學士劉吉有父喪詔起復視事吉已疏辭陰托外戚萬喜言於上固留之音貽書勸其力辭吉不報音業詩經學者多從之若太常卿齊章進政吳裕少詹事王鏊皆其所授經弟子也歷官至南京太常寺卿致仕

史官曰

商輅傳

商輅字弘載號素庵淳安人舉宣德乙卯鄉試第一正統九年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為翰林修撰十四年景帝監國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敵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郕王即真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輅叱而斥之敵逼都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畧戰守遣官撫輯甸居之敵延各邊塞選兵入援揭榜敵營購敵人首偽為喜寧報誘也先書敵得榜與書自相疑遁去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八月迎上皇於居庸關景泰三年陞兵部左侍郎歷兼左春坊大學士翰林學士太常少卿賜居第

議易儲輅獨曰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時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內南事中官阮浪死之猶窮治不已輅極言憸言不可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忠始坐罪衆得釋五年章綸請復儲上怒下獄輅力救得免景帝不豫太監興安飭廷臣云何輅於公疏援筆增二語曰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復立宣宗章皇帝之孫他非所當立者疏未及進石亨輩奪門英宗復辟即日以迎立事置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與高穀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今正欲用爾其安心辦事勿憂惶也因議改元年號草詔預勅石亨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

抹光不湞别具條欵輅曰祖制孰敢擅改亨等不悅騰誣
謗輅欲附致于誅刑案興安爲輅解而上亦怒興安奏曰
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
復銜耶上怒乃解但削輅爲民輅去上每念商學士朕所
取三元也旁有擠者久之竟不復召憲宗即位明年追念
舊學遣使驛召至京以野服見復官入內閣首疏入事勤
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
天開人德之基以造士又言文廟從祀諸賢洪武中增董
仲舒正統中增胡安國蔡沈眞德秀但仲舒止稱舊官安
國等贈謚未稱乞如伏勝等封伯爵四年議慈懿皇太后

祔禮得祔葬祔廟是年慧星見言官劾輅力求退上怒詰
言官門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輅又力請宥言官
上喜曰輅稱大臣言官得不問尋陞兵部尚書兼學士五
年冬與七年慧星再見天田入太微垣八年天下大水輅
上弭災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愼賞罰納諫諍勵官
守恤軍民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上
常召見從容議及郕王監國時事輅言景泰有社稷功當
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謚輅因對請
立皇子東宮先是悼恭太子薨上憂念已而知西宮有子
六歲矣但畏忌無敢言輅上疏畧曰皇太子聰明岐嶷國

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
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
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
令就近居住皇上仍頻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
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慰朝野之公論上召輅擬皇子名[illegible]
月皇子母紀氏薨於永壽宮輅舉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贈
淑妃謚殯悉如禮是年十一月立皇子爲太子十二月加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十三年建玉皇閣宮北輅疏言皇上
爲此上爲母后祝釐下爲生民祈福聖心誠敬人所共知
但稽之於古未爲合禮昔傅說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

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停罷神祠像送宮觀祭服祭
器樂舞之具盡送太常收停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
爲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上從之是歲進謹
身殿大學士會黑眚見條上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
符券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諸色人許直言自達公府遣
部使者慮囚理冤抑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
隘增置雲南巡撫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
悚輅疏言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
洶洶不安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羣
小如韋瑛王英輩并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上

怒曰用一內臣輒能危天下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應請旨乃敢問渠敢擅抄扎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咋舌而退奏上乃卽日撤西廠由是諸內臣大忌輅會楊榮孫曅及董璵以罪逮至京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誣輅不自安屢列又輒從旁切齊輅遂請老加少保致仕輅去萬安[illegible]首輔遂復西廠直掌之諸大臣皆諂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手儀岳峙方果奸直言與

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劉吉常曰吉與商公處數年未嘗見其筆下妄殺一人馬文昇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予良臣爲翰林侍講

吏官曰商輅方正端亮見事透朗處永壽昭德間順以濟險斯實難矣說者謂其廬高峯四合千巖撐豁殆間氣所鍾也及讀國史見諸疏侃侃有大節嗚呼宋之王旦王曾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相若輅者視古先哲何愧耶

周忱傳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盡心簡牘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忱辭越靖王至江南召父老問利病興革之人悅服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年不允明年請老[illegible]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巡撫二十二年先是胡槩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忱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忱

不及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忱笑應曰胡卿勅有祛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蘇州府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忱閱牒大駭異[illegible]父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多流徙忱創爲平米法官田民田並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忱與知府況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忱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啚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啚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illegible]

次定支爲舟橋剥轉諸費塡山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
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徵更有
羨縣爲倉名預備倉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綱運風漂
盜奪者國復轉假至秋抵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
人支口糧以爲農事故不責償時挿蒔農借貸不驗中下
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熟不償者
來歲不復給時襄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僱舟
又經年往復失農業忱與平江伯瑄議奏軍舟民至淮安
或瓜洲水次交兌江北衛所漕者出通關還繳淮安一石
兌加五斗瓜洲五升如襄河舟未渡江南京諸衛抵倉兌

者加與過江米及襯墊蘆蓆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
勞費不貲忱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
止三十兩南京輕齎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
京米賤時銀一兩得米七八石忱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
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支京
官俸蘇有官布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觔比解又以紗
麤十退八九忱言農間布疋觔重紗麤價額錢紗細布輕
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濶如式耳傳中馬衣被諸應客
者舊皆傾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蕩產忱令田畝収
米升九合與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揚

災鹽課虧忱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
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
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時采繪宮殿
計用牛膠萬餘觔朝廷遣官勅忱上供甚急會忱議事赴
京遇諸塗勅使速忱且還治忱不應至京言京庫貯牛皮
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上從之十四年
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忱出餘米造上明盔者須
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忱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正統末年至
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
年費萬計皆出忱度支海竟不能爲患每遇凶荒輒便宜

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學校賢
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給餘米歲不下萬計
施給僧道問報饋遺往往不吝各得其歡心江南之人愛
戴如父母沒而尸祝永思周尚書不去懷忱宇量恢宏才
識通敏涖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
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
遺算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
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覘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
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
十三謚文襄先是蹇義秉銓夏原吉掌利權皆二十七年

劉大夏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胡濙爲禮尚書三十二年忱巡撫江南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所長後鮮能及焉

史官曰善理財者權萬貨輕重操奇贏轉輸以利其餘名不加賦而用足其敝或與商爭息雖劉晏趙開不免焉若周忱止爲江南貧民平賦減耗耳而疏剔之餘不可勝用至於備凶札給上供興利補壞百廢具舉而民不告病誰謂理財無大道乎然忱善用人其夠算蘇賦以況鍾條畫清晰以平江伯瑄知忱所以不勞而成功也

明書第一百二十二卷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四　名臣傳七

鄺埜王佐傳

鄺埜字孟質宜章人永樂辛卯鄉貢士理刑都察院以廉平名十一年爲監察御史時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滯衆謂將起大獄埜往擒而豪一二歸奏曰市人聞令懼鈔法通矣事遂已十六年石州人告變擢陝西按察副使勘埜事即實會官軍剿埜察其誣乃反獄千命衰言冀脫死聞上止弗問誅誣者宣德四年陝右饑發粟煮粥全活甚衆埜最清謹父叉賢常而褐寄父父貽書罵何處得此褐者以不義汚我父教官埜欲見父聘陝西考鄉試父又大怒罵辭不至歸憂服除起應天尹興利去害而征田稅皆酌其平豪猾不得爲輕重正統元年進兵部左侍郎時尚書王驥西征埜獨任部事有勞上與除戎籍四年京師淫雨壞廬舍埜言此陰陽爲沴兵陰也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不許久之進尚書時欲變易軍伍使南北人各適土性下羣議埜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十四年上北征敵力止不允比出關又請回鑾王振惡之矯旨令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至淮安堡

馬幾殆從者請留就醫藥曰天子在前可托疾求自便力
病至雲南還至宣府敵大至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而殿
兵爲殿皆不報最後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敢談兵
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言何得以死懼我振
愈怒叱左右扶出明日次土木師覆遇害贈少保謚忠肅
佐海豐人永樂中貢士爲給事中正統初陞戶部侍郎六
年陞尚書十二年兼吏部事佐狀貌魁梧器宇深厚政有
體要心無苟睢恥不若人晚嗜學問贈少保謚忠簡
史官曰土木之變自英國張輔學士曹鼐而下死事者數
百人或諫或否史不勝錄然未有如鄺埜王佐之數請面

鑾力折逆閹幾以死諍而回天無術竟以身膏草野也埜
父子俱嶽嶽屢平大獄賑饑民活人無筭而遺家不造羅
此鞠凶天下尤痛之

樊瑩傳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御史巡兩淮豪有
力者憚其清介莫敢撓阻條上清軍事宜行之著爲令又
巡雲南交人誘邊氓盜掠殺吏民有議用兵瑩移諭禍福
交人畏其清梗皆納欵出知松江府府故富贍瑩布衣蔬
食乎于士民有議折徵米穀或布縷征通斡漕法數事行
之後人遵守再知平陽以黃孔昭薦陞河南按察使未幾
爲應天府尹三年陞南工部侍郎改都御史巡撫[illegible]
掄錦田賦酋款解其黨奏省諸藩王營造費金兩百萬計
尋以疾致仕薦起撫治鄖陽鄖襄流亢安輯馬文升又薦

召爲南刑部侍郎雲南豐驛五日勅瑩考察雲貴諸吏罷
遣千餘人召還部爲尚書十八年致仕正德三年閹瑾[illegible]
瑩妄理醴平候事及擅減上供布収贖奪其官瑾[illegible]
巳三年詔復其官十四年贈太子少保謚清僖瑩明習律
令潔巳好修侃侃自樹交遊稀寡人皆敬而畏之
史官曰闕

王槩傳

王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敏達有才暢習吏事初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屢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寃訟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寃且言王廉使清勁飭豪猾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爲百姓奏皇帝還我王廉使上喜立命法司雪槩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入爲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諳律比者頗多深刻槩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

所審駮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頗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疏陳時政十事上嘉納商輅深知之薦代姚夔爲吏部主議者不喜竟用尹旻十年卒謚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出爲廣西參政托病歸

史官曰闕

崔恭傳

崔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爲戶部主事有能聲出督延綏邊儲大學士李賢薦知萊州府府庫故廢入漕海布數萬輒浥爛破庫人家恭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爲軍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萊旱蝗捕蝗發賑乞免下邑逋租又善辨疑獄人稱神明明年敵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萊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及和市苗賊侵武岡暫餉訓民兵勦賊賊皆聽撫恭按監利流民相殺恭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

定調左江西囊中惟律比圖書衣數襲江西省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沒至五十萬恭發其奸都御史韓雍竟莚連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爲役法調輕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所至進耆老詢利害爲興革會都督徐恭請浚儀眞漕河恭役夫六萬人程工贍稟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四年王翱薦爲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秉爲尚書不久罷歸九年起爲南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恭寬平坦易中無芥蒂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毅其在吏部愼惜人材獎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嚴憚

史官曰鑿

明書　卷一百二十二　六

王翺郭璡李秉年富傳

王翺字九皐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士入南京者甚少舉進士者往往弗獲前列是年初會試北京翺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以寺事註誤遷行人宣德元年楊士奇薦陞行在御史謹重達大體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推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翺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敵入塞殺掠吏民我師敗績遼東震動且撼漁陽翺提督軍務敵退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敵有功陞右都御史十四年改左是年

秋敵分犯廣寧清野困之敵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四年建州長李滿住上番書乞留翺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遷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王翺乞用一人上曰翺練兵務可督兩廣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尚書何文淵下獄致仕翺轉吏部尚書官銜如故初翺入四川尋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帛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敵至不戰戰亦不力

翔至命諸將責之曰某某玩寇喪師失律當斬罪中股慄
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翔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
原繕濬隍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敵
見嘀指走翔編簡練卒伍嚴則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
遼塞孤遠軍興轉費綠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
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餉器械明利士馬飽騰人皆願
戰報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敵斬首千餘級比至嶺
南亦用收贖法時翔威望素著諸蠻聞其來大懼翔暑兵
威推誠撫諭盜寇止息阿長信向翔常言蠻戎撫捕各有
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繹騷之患翔初入吏部佐王直

天順初落太子太保直致仕專任翔翔嚴考察公銓註抑
奔競杜請謁一時任使竝稱得人時李賢為石亨逐去英
宗召見翔問賢何如人翔力言賢才行得復留內閣英先
倚任賢在內閣亦左右翔上進退大臣時時召翔面可否
稱先生而不名翔屢乞休不允以故得行其志五年加太
子少保上常諭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
尚書王翔老衛時翔年七十八賢對曰臣聞獻命之說翔
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
易得賢對曰若繼翔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憲宗即位免
其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

贈太保謚忠肅翔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體范信耿九
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其薦用翔本北人常召對英宗
每曰北人質直雖無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願緩急得
力非北人不可以故翔推轂北人為多至姚夔為吏尚書
皆反翔往往右南人清典稍不及翔功名損于禮部時翔
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
待旦居第二十餘年不改於舊上時命有司起第縣西公
餘退宿朝房惟朔望時令歸謁先[illegible]曹欽反亦知重翔不
忍加害李賢常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
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韶曰王翔淡然無欲不識多

姬而兒苞苴乎古三不惑于翔見之矣人皆以為確論子
屿世錦衣副千戶
郭璡北直隸新安人初名進以太學生于永樂中為戶部
郎官質直寬簡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
宣德初為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為改名璡四年
代蹇義為行在吏部尚書罷兼職五年冬上諭曰朕以用
人之柄付卿卿宜為朕擇才非卿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
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
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李賢入
選璡試賢嘉禾詩即目賢為輔相材特奏授驗封主事未

幾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
乞去謝天譴璡獨不可曰正上沖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
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璡老矣官至冢
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服其言疏上盡留諸大
臣璡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義然潔廉務採實行不用浮
薄游聲聚之士雖爲內閣所仗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正
統七年請老歸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才識宏
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督
宣府邊儲參贊軍務即劾貨縱內冂都督董斌共之又盡

更置諸不才將校三年秋尾刺入貢上言迤北使臣納哈
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費
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illegible]
供敵使且永樂宣德間敵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塞草地
牧放不許入境驅飼寬何正統間許住牧大同以故深知
地利數犯邊今敵使畜多譎詐之計不可不防是年冬僉
巡撫尋改提督軍務秉遂薦葉盛參贊獨石諸城軍務劾
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上曰寒困方棘不得以細故摧大
將下巡按御史劾報廣亦訴秉擅專召秉還京以右通政孫
琳爲僉都御史代之言官交章請留秉上爲止留琳遣直
官即勘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巡撫秉留宣府四年撫土
木鷂兒嶺戰歿遺骼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荊諸鎮弁掩凡
十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一子視疾後起復起巡撫遼
東其在遼東能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畏服又能識拔
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即小入輒先覺驅出塞
即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敵亦知秉名輒徙帳避
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秉及武靖伯趙輔討降
山建山至廣寧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尋入掌都
察院爲左都御史四年轉吏部代王翺爲尚書請寄不得
行五年春致仕先是秉與王竑並以剛方負時望坐廢再

起巡撫秉遼東竑陝西未行改淮揚尋都給事中張寧薦
秉爲兵部尚書竑左都御史葉盛入內閣時盛自廣東入
議事御史呂洪言秉尤可薦葉聲名損于嶺南不可[illegible]
秉及王竑上用竑兵部秉都察院葉亦改宣府未幾秉入
吏部其在吏部時崔尹爲侍郎不相能適巡檢事爲考功
郎中張褒所持御史康定又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
且劾禮戶兵部尚書馬昂姚夔程信學士商輅定向與秉
善諸大臣每忌之請會堂官考察京官大臣被劾聽自陳
上留姚程商而馬罷去又有御史戴壽者請方面官復如
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話促吏部御史劉

壽又言爲衆闢貌門不可是年朝覲斥退者衆又多大臣
媢嫉兩侍郎狥時短秉科臣遂劾秉下廷議兩侍郎唯唯
曰吾二人常吉之參不肯聽何秉遂致仕與來朝被斥官
同辭竟快諸讒忌者諸吉官又疏吉王槩欲入吏部彭時
爲之內主以故逐秉時不自安稱病尚峪欲擲吉曰請用
崔侍郎吏部尹轉左葉盛右侍郎代尹旻劉二御史並論
官秉家居朝臣屢薦爲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卒諡襄敏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中鄉貢爲山
東德平訓導疏乞修定先師廟配享從祀封爵禮儀召爲
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陞陝西參政巡歷郡邑

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贓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
政使饑民流聚十數萬剽掠鄉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却
侈靡風俗爲之一變時敵也先數侵邊陞右副都御史提
督大同軍務衆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
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襄垣王遜燂誣富富請老戶部
言富廉威爲奸豪所忌不可許景帝爲敕王守法度勿得
汚風憲大臣黜卒吳淮誣富不法詔侯郛總兵坐總兵上
于謙上議曰穰苴布衣監韮買軍以軍法誅買卒破燕晉
齊以一穰苴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猶請大師平蔡
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

上以軍令出翱等淮受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富又
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富恭監獄訊景帝曰
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欲以逞事付富終不以
一人發富厚竟例籍富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
又誣富巡按御史爲雪富誣狀事得已天順初有彪倚亨
中富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富大學士李賢又力爲解得致
仕未幾賢薦買銓爲戶部尚書召銓[illegible]又薦富左右不悅
富者輒巧譖沮之上諭賢曰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
不喜富上曰富執法宜可倚計竟召爲戶部尚書時王翱
年七十八上又諭賢曰繼翱吏部非富不可富經理財賦

誼以勤蕪不動聲色出納節適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
人屢乏軍興富薦楊璿余子俊吏部疏論富侵官富上章
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巳動率尤人恐乖協恭之
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富剛正朴忠簡言寡慾
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七十諡恭
定
史官曰郭璡秉銓十四年潔廉能自行其志賦嘉禾而識
宰相未易才也王翱李秉年富皆以封疆之臣入參密勿
功名著于邊徼及統均司計皆剛方有執衆正連茹使人
主計其祿命以爲克任於都哉王明並受其福君子論世

而有餘梟焉

何喬新傳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進士常知
溫州府蕤靖平恕郡中稱治召入刑部爲侍郎請告歸正
統中薦起吏部侍郎景泰中進太子太保佐王直同爲尚
書彼劾乞致仕去喬新幼敏穎有奇質舊昔發難出人意
表初爲南京禮部主事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
文定葬父廣昌子孫貧欲鬻其塋地衆謂比吉壤喬新曰
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轉刑部郎中孤介嚴冷持法
平即執是莫可撓奪爲按察副使福建擒豪强捕海盜減
礦課罷牛租控險設縣表儒賢政績高偉不瑣屑簿書歷

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强援莫敢詰喬新盡鋤暴坐法
去撫輯南陽山谷流冗六萬戶歷湖廣布政使會荊襄大
水漂千家民饑喬新均賑平糴列九等授役成化十七年
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會山西又旱饑出倉
粟賑糶三十萬石敵自河曲入塞急遣伏兵夾溝旁斬敵
大敗去召入爲刑部左侍郎敵人擁衆犯大同殺邊將紫
荊居庸告急勑喬新巡邊遣諜覘敵營譬言遣兵搗其巢
敵懼不戰遁去山西又饑人相食即命喬新賑贍得便宜
行事因請內帑淮鹽銀及𠛬祠部僧道牒得粟數十萬石
分部賑恤又做饑人疏濬溝渠出粟償直凡活人三十餘萬

播州宣慰司楊輝嬖妾仍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算㚇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二寨安寧宣撫司立友爲使張都御史輙爲輝畫請得旨會愛母死友母益横專其家結凶黨愛反交通唐王朝廷疑愛遣喬新即訊友母子又輦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喬新因愛待命衆藉藉爲友遊説必欲去愛喬新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罪狀條上白愛無反謀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章與産業自給播州遂定歴南刑部尚書疏奪内臣守備蘆洲還民孝宗務召爲刑部尚書喬新執法嚴毅凡中外貴有力請寄一切不得行上疏乞禁京

師邊服邊語邪御史者凶横欲躐大理丞喬新薦郎中魏紳鄒御史恨之會喬新外氏與鄉人訟即誣喬新得金錢與行賂輙下上其手要地人又從中主之喬新杜門引咎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踪跡事雖湔白竟不安其職請老去公卿臺諫交薦起竟不得起卒久之得謚文肅喬新守官清愼律已方整博學精法律敏於吏事事無難易㚇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

史官曰闕

陳俊傳

陳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歴官戸部郎中徵秋青草天律諸衛俊言舊負未獨新額薦積人不能堪詔減三十五萬束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假俊便宜勅督軍與内艱奪情明年蠻平解兵始奔喪成化元年起歴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爲戸部右侍郎俊練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請芻粟爲裁盈縮條析利害曲折佐尚書楊鼎鼎亦能聽其言七年京師大饑勅俊出太倉米百萬斛賑糶俊禁絶射利者請石以上閉不與八年敵入河套兵出俊督餉上便宜乞内帑助邊除徑道發丁飛輓軍與不

乏榆林大捷進俸一等明年改吏部十三年侍郎九載歴南京戸部尚書歴兵吏二部又九載請老俊孝友廉愼沉毅簡質南曹務閑惟戸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内外諸司相關多挽阻不可盡如法俊一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卒謚康懿

史官曰闕

林鶚傳

林鶚字一鶚浙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授為御史時言官得志輙妄言摭拾中傷人益交結橫甚鶚獨持大體畧細故嘗監試禮部内閣陳循王文子不得舉誣考官劉儼又以鶚邑子林挺得舉誣其私挺逮挺考訊且并逐鶚及校挺文文固有辭理事得白英宗復位盡左遷諸言事瑣猥挾勢為張者簡諸守正持大體者為大郡知府鶚知鎮江北辭召見賜食及楮幣諭擢用意鶚至郡汲汲興利除害不出一言暴前人短鎮江漕河孔道徃經孟瀆險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鶚言道遠多石又

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稍深浚通川春夏啓閘秋冬渡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民居地利甚便竟停役從其言未幾吏劇治蘇州鶚一切簡靖即有建革必審核再三吳人重其名旦夕責效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筭畧久遠利即又稱林太守康濟才也超拜江西按察使平反冤獄必據律不肯輙重輕徇上下意廣信有妖賊妄稱天神夏尚書等旁近邑盡驚鶚榜縛其魁事遂解否且用兵或起大獄歷兩布政使歲饑奏減民田租十五萬石嶺南有猺寇急調兵食捍境上寇不得入境成化六年歷南刑部侍郎審訊刑獄必從容調劑僚屬間務適情

法内艱服闋召刑部侍郎時年未五十譽望出諸卿右[illegible]

其鶚大用未幾卒官貧無以為斂黃九昭謝鐸二人為經紀歸其喪鶚秉禮崖義造次必恭愼公餘輙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寢必夜半漏盡即起馭下稍嚴交遊不苟事母程極敬愛母不說跪請移時必母說乃起歷仕中外二十六年家無益產篤行孝廉君子也嘉靖二十二年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史官曰闕

周洪謨傳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少有奇質歷官翰林春坊專心問學爲文詞簡直有理致不爲奇澁語而有意宛轉可愛尤熟國家典故議論建白綠傍吏事應對有客出入經史初在翰林即勸英宗勤經筵以明聖學謹內治以敦政本未幾上時政十二事條蜀寇防禦便宜成化初爲祭酒兩任國子表率生徒規閑整峻又上言祀禮備當省刑減役薄稅禦敵撫夷等十事明朝尊崇孔子屢循前代用天子制而禮樂不稱封爵不加洪謨以爲闕典宜更議下禮部尚書鄒幹不可憲宗用洪謨議增籩豆十二舞八佾十四年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十六年陞尚書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洪謨又言書蔡氏傳璿璣玉衡與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有西番烏思藏者合諸族貢[illegible]被賞踰舊額歲益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又詭烏思藏[illegible]不可詰洪謨請視海中倭夷給與符二十道每貢書貢使名及貢物符上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是納否斥去成化末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洪謨言月能抗食陰盛故也不可賀竟不賀弘治元年致仕歸聞有敵驚力疾上安中御四夷十事又三年卒謚文安

史官曰闕

夏時正傳

夏時正字季爵其先慈谿人徙仁和正統十年進士歷刑部郎中讞獄福建會上杭大饑盜且起輒發倉賑贍不待報上聞之喜不問天順初進大理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乞移近地便養改南京進少卿成化初改太常已又進南京大理卿七年歲大祲延視江西斥貪墨吏二百二十人革冗徭理庾賦放無名之稅十餘萬勸民粟七十萬石賑饑民三十三萬修南昌城堤城不得壞長河洞人叛畢[illegible]撫定疏時弊二十事當路者不悅謂其好名遂致仕歸僦居民舍布政使張瓚爲西湖書院於孤山處焉久之書院火歸慈谿已又還杭居家食三十年卒年八十八時正篤學高才工詩文善書多著述尤詳禮文之事葉盛稱其[illegible]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又如簇蠶抽繭秋鶴引吭云

史官曰闕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四　名臣傳八

姚夔傳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吏科給事中條上政務八事內艱闋復入科會寇變累疏言禦寇方畧景帝監國議即眞夔預議有力景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禮部勑考察雲南諸吏四年還朝留禮部上不豫羣情洶洶英宗復辟調南刑部未幾召還禮部天順二年楊溥薦改吏部代孫弘佐王翺七年代石瑁爲禮戶尚書上顧夔儀度豐碩奏對都雅喜甚憲宗即位率羣臣上思艱難戒逸欲重名節數事成化四年疏請謹小星葛蔵之分以召百男之慶慈懿皇后崩議合葬禮又議祔廟禮上以孝肅太后故輒報罷夔疏言先帝治命錢后與我合葬書內閣無忘朕言此綱常大事臣不忍誤朝廷又率文武百官伏文華殿門哭諫頓首再三請太后竟從百官議孝宗嘗見夔及彭時疏謂劉珝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五年李秉去商輅欲薦夔彭時欲薦王槩而尹旻又欲[illegible]尚書相持久之乃以崔恭爲尚書是年六月夔代恭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是時屢有災變夔力陳薦遺賢異[illegible]

亂將起夾心危論冀上感悟因乞歸不許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夔姿儀山立論議河懸雄才偉度遇事立斷獎誘後進振拔淹滯意所交識不避親故成化初夔言少保黃福得謚忠宣于謙死非其罪大臣尚書王佐鄒幹雖贈少保未得易名佐廉介正大經畧弘遠幹心術端介處事嚴恪沒於王事乞謚如福例制曰可謚佐忠簡幹忠肅

史官曰闕

于謙傳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基仕于金爲汾州節度
使子孫世世爲大官至高祖夔仕元爲河南江北行中書
省叅知政事封河南郡公曾祖九思仕湖廣宣慰使都元
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爲杭人祖文始仕明
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德謙生而頎晳美容止
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異日救時宰相也爲
諸生時按察僉事督學責諸生過峻爭噪而擠之方詬擾
間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謙獨前掖之起僉事脊乃
欲以罪歸謙謙徐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事也令

不罪噪公者而罪不噪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貿
何僉事悟乃止謙由此顯名宣德中舉進士年二十三矣
拜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暢毎奏對宣宗前上爲
爲傾聽是時顧佐爲總憲御寮屬嚴獨才謙以爲已弗如
也按江西辯明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藩國掠和買爲
市曆害謙復按懲之一方若滌歸復偕錦衣官校搜捕官
河之匿私鹺者所按聚于權幸不小避扈蹕下樂安州叛
虜人降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
高煦俯首服上大悅還師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議增設
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上手書謙授吏部

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奉璽書以往時年僅
三十三謙感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
苦歲饑則多出官鏹糴民粟歸庾儉則出庾粟減值以糶
公私得相贍而于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
各給田予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
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督
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利
行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稀至地往往
黷抑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
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克濟謙于吏術民事亡所不精

剴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當是時居政本者
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載
遷左侍郎食二品俸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冠
內歷太行遇盜有伏竄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走曰不知
爲我公死罪幸赦我謙與數當人朝議事人謂即不棄金
往寧無一二土物如合薌乾菌裴頭克交際耶謙笑而舉
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叅政孫
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閹振持柄勢張甚以謙
無私謁嗛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
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晉藩上振怒適解乃謝

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忞甚欲治之今乃非
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
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畧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
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
乃以少卿復撫二省又明年復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
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
幹著而謙佐以弘斷部事雖稍飭然尚扼于王振不能大
展亡何爲正統己巳外國也先既破畧衛石馬營諸鎮至
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鄺埜上言也先醜豎
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柰何不自重

乃與近人角乎請毋煩六師上不聽埜乃從治兵留[illegible]
治部事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illegible]
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王振雖[illegible]
殁敵中外恨欲食其肉于是九卿埜諫廷劾振罪請用[illegible]
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言
比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
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府[illegible]
奉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謙獨直前
擁王且啓王下令曰馬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復
請皇太后即族振與順等家衆始退于是王乃起[illegible]

徐徐步出掖門吏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執謙手歎曰
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
辭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皆以失機論
即死亦不宜濫郕報許郕王既即大位益賢謙虛己委焉
人對慷慨泣奏曰敵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畢
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滯卒自益司空
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
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
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妄揷毋食
失所而豫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敵則可惜宜令

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敵所[illegible]
者草諸厰宜亦聽軍務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敵[illegible]
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誅謙惜其才勇[illegible]
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揔其機宜進止不効則
治臣之罪以謝天下景帝皆嘉納之敵報益急而侍講徐
理者以聰暢術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官召詢之則力
謂紫微中官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官之鼠竄者
懲土者相軋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奮聲
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illegible]
更康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

矣且敵乘勝驕貲不足畏也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太上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弟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示弱是使彼張也亟擐甲親大營營于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把二十二萬敵見我兵盛而嚴不可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于空屋使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諜諜上皇車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詔褒嘉加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徼功賞能無重恥哉復上疏固辭又不許

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賻其幣以款敵而徐爲討伐謙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敵隨入犯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徼太上一信其彼爲侮我而慢我何似而可言和況敵不共戴天讐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敵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貴以介冑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敵不能挾重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貴矣欲歸太上而謙之伏禍孽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賢等分將之以石都督楊俊師爲皆屹然成重鎮俄謙報敵過總兵朱謙于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于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敵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官喜寧者故俘馘也于叢室得近而後復沒敵爲敵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爲敵間者小田兒敵自是計益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鄉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佗言和者覬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于是左

都御史楊善以奉使往而上皇返駕先朝處降敵近畿也先入犯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貲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宅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亂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棄之何以通滇雲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廣蕭養又

有鐘猺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
出謙獨運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律
即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耀霆擊靡不惴
惴効力切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景帝
能用人太上既歸亡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
職不敢爭而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
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
以示風上弗許時巳巳城下之後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
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
云縱臣欲為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轉于石亨

亨聞益愧且恨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敵人未滅何
以家為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饗此又不許
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于堂而加封
識歲時一謹視而巳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逆
上使中官興安携醫視之云治痰必需竹瀝上為親幸萬
歲山伐竹賜且命計謙日用所需悉出自尚方謙惶恐辭
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留
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官往往役
占土木之難半以委敵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營
不相屬相支調為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

都督令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徹
歸五軍等營以備犬調雖有楊洪石亨鄉薄為大帥而進
止賞罰一由謙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貪縱侈自快謙
每事裁之洪死而子俊恃勇驁驁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
營與諸鎮兵大舉逐敵而犁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
日大舉未必能值敵值敵未必勝而彼牽其別部異道而
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說塞後竟以不法為謙糾論削亨
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强謙出之為大同遊擊將軍
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官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
亦銜謙氣凌之景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鋼迎

太上復辟南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誣謙文與
中官舒良王承張永等謀迎襄王為帝坐以謀反律處斬
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鈷鑽鍛煉文不
勝憤辯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辯何益既奏上上猶
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有貞與亨比前日不僇謙此
舉為無名謙遂論斬棄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
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
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
杭之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與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
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代為尚書不一歲

而敗籍其貲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覘巳愀然曰于謙終始
景泰朝被遇若一身而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
邊報甚急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敵
至此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
獄流金齒又二年亨下獄瘐死家籍沒棄市又二年吉祥
與其從子欽反族誅有子冕赦歸憲宗初上疏自究狀上
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
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
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太傅諡肅愍賜特祠于其墓曰旌功冕改文累遷至應

天尹有幹用聲無子其族繼者數世而至嵩嵩爲都督僉
事鎭福建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儁然少裁剳獨其于
奏疏明切剴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
文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史官曰李夢陽爲謙記曰謙死一時痛之爲語曰鷺鷥冰
上走何處尋魚嗛當敵之擁太上而南至宣府宣人登陴
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復如之而謙又謂
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嗟
夫否耶謙以本兵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太上之迎復嗟
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景帝之信謙謂其能因國

有布衣腹心之素一不合則疑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
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
故天命所歸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夜發元勳甫就
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決悲哉

劉定之傳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正統元年進士授翰林編修四年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定之上十事留中進侍講景帝登極又言十事乞奪德勝門戰功陞職及崇廉恥作敢愾陞洗馬尋進右庶子北敵邀使廷議未決定之言宜遣使縻敵我得益修內治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参議兼侍讀成化二年大學士李賢卒上欲得人入內閣勅吏部慎簡擬上柯潛萬安定之纂盛吳節上特用定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三年進工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明年改禮部定之在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定之博學能文性尤孝友微

時苦家貧授徒賫束脩爲養既仕分祿自甘菲惡色溫氣和與物無忤至居官論議據理直言略無沮忌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史官曰闕

楊繼宗傳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性鯁直言動磊落初爲刑部主事獄中重囚數百人桎梏多臭腐死繼宗巡獄曰此曹罪皆死即未死亦宜善視時與食飲擀沐蘇人無算會廷議擇郡守王翔薦知嘉興府繼宗攜一蒼頭書一篋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士閱農賑災夙夜不懈民有事至郡即顏曲間盡得郡中諸豪奸及良馴狀與民所疾苦爲圖制與革有孔御史者挾威變有司杖殺人繼宗榜通衢孔御史酷撻人至死者言府孔御史見之即之旁郡去嘉興當江南孔道內臣往來百方索賂繼宗直

與菱藕曆日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或好布絹繼宗曰諾即出諜取庫金云與太監帀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劵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繼宗有大節猶風裁藩臬御史皆憚敬之在郡誅鋤奸豪盡束手斂跡但得改過即止不深究滿九載民遮道扶攜不忍舍去爲立生祠祀陞浙江按察使繼宗在嘉興廉聲正氣滿天下比至浙臬威信益著貪墨吏望風尤避盡革諸司和市鎮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繼宗一符下杭盡革未幾內艱歸一篋自隨惟衣數襲律書數冊而已制闋起爲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戚宦庄田占民者盡奪還民成化二十一

年上疏忤旨左遷雲南按察副使弘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再陞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卒於官繼宗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與人不苟合人亦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或言其別白太明節目太疏言論太激非知繼宗者也孫新民嘉靖朝爲御史有聲清節大著有祖風

史官曰闕

張寧傳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大學士陳循王文以其子不得鄉舉順天考官劉儼錢中傷得罪寧疏言元寧私其子陷考官失大臣體天順中數數裁曹石請乞事上以是知寧朝鮮毛憐仇殺內降遣寧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既行遼東奏至勅臣取便進止寧時至遼陽拜勅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竟至朝鮮致命憲宗即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又薦起王竑李秉爲兵部尚書都御史諸大臣不說皇太后壽誕設齋醮禮官斂大臣金錢祈福寧言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辮香非可祝釐行之祗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劾李賢獲罪謫邊寧又合六科申救以故諸大臣益忌之適廷薦寧及岳正可任清黃侍郎都御史者即其疏竟陞爲汀州知府及至汀先教化後刑罰盡蠲厲民弊政勵學生造祭器八百事表節義恤孤獨禁遊惰郡事一新諸上官故忌寧才寧爲給事中時才高不屑下人人以故輙推挫之寧亦抗志求致仕歸家居三十年卒寧貌偉修度雄文直道御命萬里專對不辱出守南郡勤邺民隱早見遥歸養高林壑閑家有則孤踪無玷

史官曰闕

徐有貞傳

徐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後改今名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日光炯炯注射顧盼絕世十二三即能爲古文辭以其業贄都御史吳訥太子賓客胡儼皆賞異之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是歲以三月迺進士尹昌等爲庶吉士僅六人至十月而復選庶吉士得十三人而有貞居首上甚屬意焉居二載上爲御文華殿試之有貞仍居首授翰林編修預修實錄玉牒進侍講有貞博洽而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誚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待職而後習則已晚矣英宗即位天子承平久執秉者新方從事西南夔而不虞敵有貞憂之上封事千餘言皆關係國家大計而於備敵事尤切下所司議行久之也先犯宣府大同諸陵閣王振挾上北伐且啓行而有貞指天象詔所親曰茲行也必敗上不歸矣已而敗問至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謂有貞知兵郕王監國召有貞入使大璫興安等問計有貞爲言宗徽埴俱已動急乘敵未深入還故都爲便興安等面叱之尚書于謙廷請斬倡南遷者刑部侍郎江淵亦自稱知兵夾入對以固守之說進得直文淵閣而有貞屈景帝即位有貞以才舉行監察御史俾鎮河南以備緩急援有貞請於執政者必便宜

行事易璽書而後發時所治彰德郡民驟聞變爭亡匿山谷間有貞擇倅丞之爾素見信者使捐之皆歸業有貞乃建牙躬兵人衛且萬人然多太行群盜有貞厚其餼敎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使自相團結而不籍其貫址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爲官用俟敵退有貞罷鎮徵還京師充經筵講官進右春坊右諭德仍侍講有貞既負材謂急欲大顯用邑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大學士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先生帶且玉矣居無何循加少保心喜有貞數爲上言之上不答國子祭酒缺循以言上曰是徐珵耶南遷之謬也而可長成均也有貞久之不遷不能無望循循見之第云君無仍舊名而已有貞悟始改今名是冬河決張秋石㵲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有貞擢僉都御史治河有貞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觀范究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于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泄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堙而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有

貞往來經營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
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
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于白嶺灣又三里至李𡼏
由李𡼏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豬潭乃
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有貞曰
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用其水勢
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
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之九長亘皆至萬丈九堰既設
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鄄東曹南鄆
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田百數十萬頃又發綜古法就

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下捍以長隄
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閘廣三十有六丈厚倍
之隄之厚如閘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
石而鍵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源出
諸水滙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濟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
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于東
昌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
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宜用平水道初議者
欲棄渠弗治而出河沁及海以消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
因奏蠲顏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

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間役者
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
之鐵斤十有二萬鋌三千緪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
荊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筭然用糧于官僅
五萬石為月五百五十有九先是有貞嘗欲祭一決口下
木石則若無者而惟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
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
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
矣鐵能融珠乃淬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
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景

帝大悅召對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駸駸用事不能稍自
制而比於石亨從迎太上皇於南宮始亨與許彬善以謀
語之彬曰善應天順人功莫大焉雖然彬老矣無能為也
必徐元玉而後可亨乃謀之有貞有貞指天象曰豈其復
爽耶遂與共決南宮錮而英宗復辟捕于謙等下之獄有
貞之銜治河命則大學士商輅與有力焉至是併陳循等
皆弗能救從之下石即日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
文淵閣于謙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
請于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為言之上上曰
為我語有貞但戮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上乃下

詔封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武功伯歲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爲錦衣衛指揮使
進兼華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事賜貂蟬冠玉帶公服旬
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張軏等埒時上既以虛己委有
貞而石亨與曹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積不能平而私嗣
上於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抑之且爲上微言其
貪橫狀上亦爲之動會御史楊瑄糺亨吉祥使占民田諸
不法事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合乃獎瑄
敢言俾覆覈所使田於是御史張鵬等遂具草悉糺亨宅
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以告亨亨馳訴於

上謂鵬乃已謬克堅永衛子結御史爲永報讐上遂御文
華殿悉収諸御史面詰之諸御史具亨事俱有驗上怒曰
亨即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連有都御
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皆下獄亨復訴於上謂有貞實
實使之於是併下獄獄具有貞謫廣東右叅政李賢謫福
建右叅政諸御史獨楊瑄張鵬戍而九疇綺等從輕比謫
官尋以李賢素謹重不預稍留之有貞既行而有以飛章
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之上謂有貞實
又使之逮歸置獄拷掠極鍛鍊無所得而摘其語詞繢爲
神功語謂爲所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會

爲民發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謫金齒之四年而復指天象
語人曰曹石作禍矣是㒳於我我且歸而石亨死獄中籍
家其冬上御文華殿諭李賢王翺曰徐有貞才學亦難得
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軏所陷如後世議何可釋歸田
乃赦還里又二年吉祥族誅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上思
我必且召上竟弗召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惜于謙才甚
於有貞其冤有貞又不如冤于謙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
推轂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文雄奇詩亦遒
勁竟鬱鬱不得志而卒
史官曰徐珵狡獪傾險恃才技幸天下有事沾沾自喜

當駕出而私語所親驅妻子夫國不聞叩馬之忠及北狩
而倡議南遷傾搖人心幾蹈靖康之禍賴廟堂君非宜和
臣有宗李屹然不惑再奠鍾簴而珵自愧其言之不酬包
藏禍心嘗欲動危天下而已有大功奪門之役所自來也
玉帶踣陳猶貂冠比亨軏志驕意得潛伏殺機遂至薇麟
舉之誅碧萇弘之血貽人主藏弓之悔傷天下忠臣義士
百身莫贖之心珵之肉豈足食哉跡其守國之智曾不如
金英而媢嫉之才乃甚於林甫千秋萬世當比於盧之殺
顏張之殺岳並汚青史區區河功何足道哉

莊昶傳

莊昶字孟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權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花果烟火等項面帖詩讚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臣謂陛下即位之初下溫詔放回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流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以奉其懽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玩好母后恭儉德著天下不在烟火況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敵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水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臣知陛下決不暇為此也且翰林以論思代言為職雖供奉文字而鄙俚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因薦召至京徐溥言當復昶官翰林止復行人司副遷南驗封郎中得風疾居野寺明年乞休不允輒歸先是廷臣薦丘濬惡之曰我則不識莊定山卒不獲入翰林及補行人司副張居正語人曰昶復能作大字縣帖耶人謂昶不如不出昶家居潛心理學從講者常數十人海內望如羽儀人稱定山先生

史官曰闕

陶魯傳

陶魯字自强鬱林人父成為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魯得一胄監年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歷維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懾慄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强險難下者方設策魯府直飲食侍左右漫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搤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

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甚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笞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統廢邑事後乃為蜀名臣公幸無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為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二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於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為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筭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illegible]者衆益奇韓雍大稱賞言於朝擢為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子為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鼓慄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為良民得無死幸甚所用終此三百人魯有以服其心累用不躓蓋有之一夫决萬夫避兄茲三百

史官曰 闕

明書第一百二十四卷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四 名臣傳九

儲瓘傳

儲瓘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瓘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臧否不循交遊稀寡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武宗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權南京閑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國朝故事又明年入爲戶部侍郎劉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瓘悒憤引疾求去李東陽與瓘善爲允致仕上以瓘有才望行且起之去數月瑾誅乃起時爲雖誅諸倖佞繼用瓘亦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年起南京戶部侍郎是年冬改南京吏部辭益力起益數其痒易[illegible]靖人皆慕之卒謚文懿

史官曰闕

李東陽傳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祖以戍籍隸金吾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奏上上大喜抱諸膝賜寶鏹及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大義命肄業京庠年十六舉順天鄉試天順八年甲申進士二甲第一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十年陞侍講十九年進侍講學士明年充東宮講讀官受去弘治二年己酉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預修憲宗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七年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時占城爲安南侵擾請遣使上命中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特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搆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中官李廣以燒煉蠱惑被寵東陽與同官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亦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疏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

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
卒使乘輿播遷社稷覆沒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煉
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胃為禍百端憲
宗藥發致疾飪杖殺方士鄉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
神樂觀師殿及番經廠皆焚毀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
天戒其儆亦已明甚彗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
怪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
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
平之業可保矣適武岡知州劉遜以侮闒逮繫科道公疏
奏救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申救得釋尋召至平臺

奏事云十一年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復召見面議團營總兵官去留是年清寧宮災東陽復與
同官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為
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為天下太平患
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禳災此乃邪妄
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熒惑聖聽莫
此為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
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
災異之積正此之由其時又有為乞賞乞祠額者東陽執
不可及清寧宮成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執不

可上皆從之十二年己未給事中華昶劾程敏政考會試
通私命東陽覆試十五年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加太子
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闕里還上所
政疏十八年上召問東陽極言奏詞鹽法之弊語具食貨
志上不豫召入御几前受顧命武宗即位加光祿大夫柱
國少傅餘如故正德元年丙寅上不親政又與同官上疏
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游漸廣夫奔靡
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田野
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戰鬭之象不可施于宮禁
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竊憂之近六

月中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
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
回天變人不聽又與同官上疏語在健傳又陳政令十失
是冬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
閹瑾擅權藍恣暴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
卒誣執荷校長安門外東陽力救得戍邊大治內苑御船
為獵獸之戲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炮火聲徹都邑
厩牧厮役紛充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疏備不敢諫
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廩祿養士將焉用之伏望鑒古
道以端好尚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

盛三年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件瑾荷校東陽又疏救釋
之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是夏旱朝有投匿
名文書數瑾罪者瑾怒留上坐東角門凡五品以下羣臣
班相近者三百餘人悉逮詔獄即日仆地死者數人東陽
又力救出之五年夏旱靈上疏條四事有山東衆姓者自
陳常捕盜七十人乞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七十
家窩主隣佑俱發遣籍沒東陽執不可曰七十家尚未必
眞死若干無辜耶皆得免瑾又巧取橫斂因窘迫文臣凡
公移錯誤以姑免提究爲名各罰粟初一二百石漸至千
五六百石俾輸邊東陽委曲開導瑾不從乃奏移邊倉爲

附倉地稍近猶不堪後因瑾欲天下府州縣預積倉粟東
陽言各官罪納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使納之原籍其隨
事應變類如此四川鎭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主之
東陽力言不可因上疏以爲太祖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
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穀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按
察管糾劾刑名而餘則不預其權蓋分而不專此祖宗防
微杜漸之深意也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
番漢去處則置鎭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鎭守撫安軍
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敕諭之詞曰會同計議
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
川所奏王府宜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强
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
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旣革去巡撫若
并付鎭守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鎭守一人亦自擔
當不起也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鎭守
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上從之遂上便宜
陳俊之徘罪也瑾因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
米等銀爲賊致大獄必欲置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
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
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河通漕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免

死豈可盡革以傷世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鄧皆百
戰功今子孫且革陳瑄不從廝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
漢高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不曾廝殺但因供餉不足
遂以爲萬世之功位居第一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
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成功蕭何餽餉猶是一時
爭戰之日陳瑄通漕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
之利也瑾不答止革熊爵會寘鐇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
諭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
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
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

矯托眞僞莫辨今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眞者取囘則僞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語塞會張永發瑾奸伏誅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廕其從子兆蕃爲尚寶丞是時籍瑾文書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文中間稱謂過于卑諂上見大怒欲降勅切責東陽諫曰自古定亂賊者正名定罪誅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交通文書會諸將焚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況劉瑾亂政假上威福以刼天下天下誰不屈意奉之書信往來雖於法有礙但因畏罪避惡多不獲已况王府懿親若指此論罪則遠近傳聞各不自安事有不可測者

今瑾既誅惟聖明置一切不問悉燒燬以滅其跡使人心安帖上以爲然悉取文書焚之無延及者東陽見上多乖政乃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托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

不報七年流賊數十萬幾破半天下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能出馬中錫以祖墓恐爲脅制倡爲撫議東陽憤然王劉賊就平上以爲有功加廕一子錦衣指揮辭上以京軍不習戰陣使至邊練習調邊軍衛京師東陽疏陳不便者十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無事而動一京軍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京軍出則駭人耳目致驚疑三京軍在外恃勢攫奪淫汙將官護短不肯禁小民受害不敢言四邊軍在內狎恩而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則愈爲恣肆五遠鄉井背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日費不繼而嗟怨六正糧之外有行糧布花之外有賞賚

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往來交錯無寧日或變起道途或患生肘腋八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啓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聽遂乞休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有詔東陽採劉瑾造立眞觀碑極其稱頌人始以其泄摘瑾等事故得全而鄭曉謂東陽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俊排抑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晚事孝宗稱忠勤武宗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淸議弗淪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吏官曰李東陽高才絶學掩映一世而休休容物使慕[illegible]

者傾忌之者服故能濟謗於治朝委蛇於亂世弘濟時艱保護善類天下陰被其澤而人不知也夫陳實不去以全鉤黨呂好問不去以圖反正彼以潔身之義見繩惡知龍蛇之用乎

馬文升余子俊葉盛傳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生有異質貌瓌奇多膂力童時常與羣兒戲毎仆羣兒百十地下識者知爲異人年二十六登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時王文王翺領院皆叢重鮮可而獨以文升爲國器出巡晉楚有神君之名天順七年陞福建按察使憤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詞謳載道成化元年進南大理寺卿未幾憂去四年固原土湖滿四反據石城我兵屢敗即家起右副都御史爲巡撫佐總督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餉道五日而嚴駐

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提聞轉左副都御史賜金帛時流賊起漢中李鬍子潼關火蝎兒滿城王彪聚衆刼殺敵官軍文升悉計剪除又破敵阿樂出乩加思蘭八年敵入寇平凉臨鞏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𡾎烈孫斬首多遂上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命飭至三邊九嶺敵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獲之不可勝記擒斬二百勒石以紀又勦平岷州叛番擒其首文升毎奏捷不爲夸張中亦無王之者至十二年始召入兵部爲右侍郎出總遼東軍務制五花營八陣

團訓士皆成精兵上禦邊十五事敵退轉左加俸一等士
四年巡撫陳鉞誘屠殺貢夷屬由是羣夷譁懼爲亂命文
升偕大璫事往撫時汪直倚寵倖功陰主鉞議邀文升偕
行文升弗聽竟疾馳至鎮撫乃盡放其被屠家累厚賚等
數百餘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三衛皆嚴兵來聽
文升察其詐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果入寇伏
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敵駭焉稱是因以兵威
諭都督產察悉請歸命比汪直至敵已解散直無所襲
忌文升鉞行事乖方文升多更置約束不得動亦大憾文
升會直巡邊鉞具戎裝逢迎除道傍廚供張鮮備賄託無

從文升獨與直抗禮又無所遺奴視其左右左右多毀
詆文升鉞乘間譏毀直還奏文升妄起邊釁謂三衛諸敵
皆以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上遣直及刑部尚書
林聰即訊遼東直銜禮聰上報盡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
文升上言實禁鐵器非農器竟謫戍重慶已而直敗鉞亦
敗下詔獄文升得宥復官孜仕十九年起爲左副都御史
巡撫遼東禁帥科害人無敢犯文升三至遼東皆樹奇績
明年進右都御史督漕兼江北巡撫旋入爲兵部尚書念
天下方用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令三鎮兵進討
文升不可惟遣官撫處卒無宅人服其識術方士李孜省
寵倖欲有所薦引取中旨改南京參贊機務弘治元年入
臺爲左都御史是春上耕耤田既幸教坊以雜劇進出狎
語文升厲色曰此皆弟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
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二御史以科糾下獄文升
言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又上時政十五事上
特命提督十二團營掌院事如故時了總以鄉貢士待選
文升使請外日必大臣子爲京秩誰當外者明年改爲兵
部尚書京城大雨上時政十事於貴幸多所侵又嚴聚六
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換者二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
矢驚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上嚴令緝求

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
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敵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
同邊外勢洶洶上使內臣挾醫視文升疾文升謂此敵方
敗于宅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備而揚聲逼之敵果
徙去南安侵奪占城五州地詔勅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
國各入貢乃請而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
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其從姪相讐殺巡撫
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勝者戒飭已皆悔悟和解時天下
多水旱文升力請敕撫臣發庫以賑方馬政弊甚民苦甚
生寄養諸騾數栽定其額著爲令加太子少保又加太子

太保時傳陞畫工張玘等為錦衣千戶二十七人文升力
諍謂此先朝奬孔顏上初室之今復啓之無功而目武職
徒使邊將解體也江南歲殺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
等官文升復諍以為予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宜弟予散
官上皆為停之四年内艱起復敵伏當加叛繫至京不服
文升折數語伏地請罪竄南海先是哈密忠順王者故元
遺孽太宗寵其王予金印居哈密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為
土魯番鎖檀阿力所擒奪金印去弘治四年鎖檀阿力久
故子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文升言哈密國回回畏兀
兒哈喇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又有小列秃也力克

數種強敵時肆侵凌至難守必得元遺孽襲封理國事可
彈服諸番與服哈密不然禍變未已且提甘肅動關隴因
訪得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阿黑麻復敵陝巴及
金印去邊臣檄聞適阿黑麻遣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
入貢丘濬曰哈密事重煩公一行衆言文升不可去甘涼
委四方邊事始以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緱謙往經畧
修嘉峪關捕遏阿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戍廣西文升
言此敵旣遣使入貢復敵陝巴金印迫勅使往輒久不報
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戢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兩廣
關建閉關示絶西域諸番入貢孤其勢且使歸怨阿黑麻

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敵二百餘據哈密城文
升日事急用兵不可已顧方畧何如召肅州撫畏指揮楊
翥至京問襲牙蘭策文升遂薦許進為河西巡撫與總兵
劉寧彭清統番漢兵入哈密城襲牙蘭牙蘭遁去阿黑麻
以故懾遏遂遣使入貢弁以陝巴金印來歸于是文升奏
還其貢使賞賚誠諭而哈密復時皇清寧宮災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仁壽宮上命文升與工部議修建文升言國
營軍饑于役不可復若楚蜀災不勝採伐三廠有儲木尚
可材太僕馬犏薪薪其價可以賚工匠木石費猶不足則
率發内帑數萬金足之故落成而民不覺皇太后[illegible]

輔養予有加十一年皇太子出閣文升上疏畧曰太子國
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
以浮薄之流恐虧損盛德上嘉納十三年□□火飾擁衆
寇大同京師戒嚴上賜宸翰又召入便殿咨戰守方畧文
升薦保國公朱暉等整兵為備勅各邊謹斥堠修戰具又
選文武大臣許進陳銳率師出宣大分遣諸大臣守天壽
山潮河川居庸諸關尋敵遁去十四年拜吏部尚書十五
年加太子太傅十七年早朝畢上坐煖閣召文升面諭明
年天下覲吏畢至卿用心採訪大彰黜陟對曰聖心圖治
如此宗社之福也臣敢不盡心命中官掖下需明年考察

來朝官汰不職無異議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孝宗崩梓宮
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里武宗立吉凶之費計黃
金白金約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欲裁諸王賜弁借
公侯勛親莊田租課文升言人主卽位例推恩恩未下而
先奪之非禮也命與戶部搜括那借而大禮具舉內臣王
端以大婚禮欲用儒士七人篆刻西天番字已得請文升
力言方杜塞倖門堅執不肯從不聽給事中安奎疏乞聽
文升言不可墮奸計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
家之利瑞慚誣文升拒命賴諸大臣力辨事始白文升累
上二十一疏求致仕去會劉瑾用事恨文升持正三年焦

芳搆中官坐薦許進雍泰為朋黨削籍謫文升子錦衣百
戶琇鈞州所瑾誅復官琇錦衣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傅
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
議衆莫敢決文升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後
舉止嚴重修髯偉貌望之知為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
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
害屹然如山不可推奪無幾大盜趙鐩亂河南行剽至鈞
戒其賊黨此中有馬大人家不可動捨弗攻去攻泌陽獲
焦芳家劓其先塚時焦芳先逃匿鐩取芳衣冠縛草為人
而戮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幼孤有大志過異
常兒為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開霽精敏有吏才兩勢家爭
田久未决子俊一言立斷出為西安知府西安關中都會
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子俊
酬酢從容上下孚悅西安民苦城中水鹻飲輙病子俊為
開新渠引山泉匝徧城市人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余公
渠涇陽山高水下溉田病迅不得畜子俊出府金責清强
吏鑿水開山道瀉斥滷灌田千餘頃歷左布政轉副都御
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
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

始置衛八年子俊請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乃請盡籍
陝中伍籍之詭落者及罪讁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
聽還五實榆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
為弟子員俗多棄地不圃藝子俊又教之樹蔬果開界石
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十萬石自是榆林始為重鎮東渡
河連大同西接寧夏敵不敢復肆出入子俊又上疏言陝
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
出北敵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于沿邊立
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敵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
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

我邊人爲嚮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敵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墻立砦堡況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爲邊墻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兩月成自是敵犯益稀矣十二年移鎮陝西會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厲兵之方條上七疏皆行之著令十三年陞兵部尚書子俊在邊久熟知敵情

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敵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子俊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筭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自謂不及也十八年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言禦敵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爲兵部尚書乞致仕不出子俊凝重簡默外和內嚴正不詭俗廉不近名每奏對符檄揮筆立就會文切理不事文飾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爲最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墻沮於讒忌功方有緒竟不能就常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必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身任其責豈得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以故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子俊巡撫榆林時羅山徐廷璋以選舉巡撫寧夏亦浚濠築墉繕亭障有功馬文升巡撫陝西稱關中三巡撫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卒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謝天下然後練兵選將討敵復讐如此則大綱既正大義自伸一日三疏悉中機宜敵退請明賞罰言効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清宜

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示懲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劾于謙德勝之捷時北敵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敵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九門耳如陵寢郊壇田里生靈何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爲變勅盛往視除貪虐賑饑寒稍解散得安輯景泰元年春還朝疏進沒各書請迎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庫務獨石馬營八城被敵殘毀未復列上利害可與革八條

得丈第罷行又設騾備便行旅均蒐圖給將士賻死扶傷
與學練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又請官銀買牛千頭擒戍
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二年召
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起復盛至廣請令鹽商入米餉
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萬級八年移鎮宣府
代李秉修建屯堡敵至烽堠輙發不得掠人畜養老幼與
賢才留意風教盛在兩廣時丘濬不喜以故李賢亦惡盛
遂有謗盛殺降至斥盛勞擾嶺南者成化二年賢卒上欲
得人入內閣勅王翺愼簡之翺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及盛
吳節五人上用定之四年陞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

奉命賑圻內八年北敵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
套驅敵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盛
往議方畧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
爲遠圖宜令守臣剏制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
士兵以助奇便上從之九年轉左盛在吏部留意人才務
求實行議論恒守經義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盛博學
宏才清修苦節言行相孚文武兼濟每稱慕范希文之爲
人尹旻常問張寧宣德以來制科中人物誰第一寧曰李
聰旻曰李聰何敢望輿中

史官曰好水川之捷馬文升武功爲最至其安海西紋黔
粤率坐制勝算不以武力可謂伐謀允而成書荆者矣項
忠坐困滿四處置荆襄流民余子俊增築墩墻使榆林屹
然重鎮葉盛修復獨石破兩廣賊砦皆功在巖疆犖犖彪
炳而不免於讒故知衛禹作相甘陳沮封克國功成主由
魏相自古爲然矣

黃孔昭傳

黃孔昭初名曜以字行改字世顯浙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年十四遭父母喪哀毀骨立既長執友建寧守賀沉知其賢薦松溪訓導不果嘆曰士有志用世乃藉人薦舉耶權居讀書刻苦特甚志忘寢食清介有守自舉進士郎著廉名爲工部屯田主事寮友忌之嗾奸吏誣奏事竟白局寮坐傾險去官孔昭以故眷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持銓清愼汲汲以人才爲慮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項嶠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

何由知之凡出署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於册量其才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不可即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孔昭不妥交遊陳瀛謝鐸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孔昭體貌嚴重不蹀語戲笑沉靜自守厚倫睦族讀書尚理致尤精詩格謝鐸言其在文選每見色喜則知賢者之得進如見色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進如是蓋有十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陞右通政進政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王恕屢薦之竟未及柄用而卒褒悅稱其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俌亦爲文選郎中俌子綰官生從張璁桂萼後論大禮歷官禮部侍郎遣使交南陞尚書未行落尚書以侍郎致仕

史官曰闕

王鴻儒傳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鴻儒自少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常致鴻儒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其書顧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耶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生文章經世非直舉賢未幾發解河南第一登仕南京戶部主事進郎弘治九年陞僉事山西提學十五年進副使仍提學在晉九載孝宗勵治思賢常召見劉大夏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

致仕賜誥四年即家拜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常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與宸濠通鴻儒極稱夏原吉王翺二人賢可師法完意不悅十四年二月陞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鴻儒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武宗南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諡文莊鴻儒博聞多識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央成敗可否通窒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南陽知府段堅蘭州人治南陽脫畧簿書宣導化理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清有吏才

史官曰闕

劉鉉傳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樸不離俗介不附權有上世君子之風以楷書選翰林秀才舉順天鄉試授中書舍人宣德初預修兩朝實錄成遷兵部主事正統初再預修宣宗實錄進侍講常因內閣曹鼐薦命教庶吉士十四年己巳進侍講學士景泰改元充經筵官遣祭濟瀆先是鉉有同鄉人楊翥侍上於王邸至是常被召入內殿翥因主於鉉家甚譏其為人手疏鉉可大用以上授太監宋某曰俟有缺言之久之莫聞也會宋病召醫盛叔大治之愈問醫何許人曰長洲人曰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乎今為何官盛以劉草

惷曰為吏目宋曰非也翰林學士爾盛曰劉學士古板人宋曰上亦察之且將召之矣盛退以告鉉且欲與同見鉉謝曰見之何為既而怒曰上奚從知我哉必翥之言也主於我而言我何貴哉時易儲之議漸萌會部缺兩正卿廷議可任者宋即出手疏於上上令送閣曰可用學士為之大學士陳循等遂擬鉉以進時江淵不喜鉉乃退語內侍曰鉉素不能幹事不可用乃用編修薛琦鉉聞喜曰江公知我者三年壬申陞國子祭酒嚴條規以淑諸士未幾報易儲諸司無大小俱勸進同官司業言於鉉曰百官俱勸進國子獨無可乎鉉答國子監課士則可勸進則不可也遂止後英宗復辟閱諸疏見勸進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上曰吾欲一識之乃召對文華殿上曰卿可還傅東宮遂命為少詹事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恭錄其子䃾為尚寶少卿

史官曰昔人謂鉉介特自持言行不苟楊士奇楊溥常過其所居名假菴甚湫隘亟稱為古人嘆賞久之觀其不謁中貴則與薛瑄之不枉見王振同一貞操不表易儲則嘗勝於商高陳諸人且輸一籌多矣如鉉者豈非可大用而不究其所用歟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四 名臣傳十

陳鎬 附弟欽 傳

陳鎬字宗之系出會稽以祖嵩通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父爵由鄉舉爲豊城教諭鎬賦質卓穎少受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二十二年丙午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明敏有吏幹蒞學時校閱精核公廉詳慎始終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輒洙泗誌振發士習諸

生感其風誼與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參政正德五年庚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嚇附其間徒黨日衆鎬設方畧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廷卽晉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誘賊爲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其威信見檄卽盡散歸農盖負固阻深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七年壬申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菴漫稿金陵人物志弟欽字諒之早負文譽兄弟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事秉持清格峻拒請托豪貴者側目成思中之晉武庫郎中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握手避莫敢暴白欽獨奮身疏其寃狀詔并逮欽鞫繫者二年性病日篤賴欽周旋得不死久之性乃獲免而欽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填委欽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踔厲風發百廢具興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毋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天下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以欽爲首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厲風以疾卒時論惜之欽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爲

文典則閑達知其於忠愛孝友甚隆也所著有自菴集四卷海山聯句集

史官曰闕

王竑羅通傳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戍河州遂爲河州人正統四年進士竑正直剛毅有經濟才㔝爲戶科給事中郕王監國劾在午門南面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竑獨前捽順首曰此正奸臣當亟誅百官扯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爲擊死血漬册陛內臣滌血長史儀銘曰勿滌爲若曹鑒後彈籍振家并其黨是冬敵犯京師命竑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敵京師解嚴竑上言敵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

訓練士卒繕塞險隘軍政一新又能諭以大義感動羣心北門屹然壽病還京以蕭啓代景泰二年總漕淮上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有方民多賴之劾巡河御史王琡貪淫謫民戍開平四年會災傷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淹沒老稺顛連流徙避者新春風雨連月寒沍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常觀易泰卦彖曰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彖曰內陰外陽小人道長其候類秋冬是陰盛陽微矣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儒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懟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傲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奸若愚即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稽忠良者任政奸邪者屏處又必省刑罰而止聚歛節財用而抑貢獻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邪正又必本于聖德之明廣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庶幾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上覽曰賢哉都御史勿

自劾乃自引咎勅諸大臣修省下災郡邑賑濟竑又上疏言饑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沿河贍賑毋遏過舟董令出米爲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勸諭富有力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銀三千六百七十兩錢絹布半之量給被災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鈌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十七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無來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百餘家奉賴聖明盜賊稀少顧鴻鴈之哀鳴方息鷦鷯之棲戢未寧更藉休養庶底康寧四年陳循金濂皆薦竑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冗總督漕

運奸貪畏憚兼理巡撫民兵募戴陛副都御史仍治淮安
上皇復辟謫浙江叅政英宗百猶曰竑者是請我弟籍振
者也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孛來犯
陝西我兵再敗薦起竑視師會敵退再蒞淮上威行惠戢
聲望益重憲宗即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時兩廣蠻反
竑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蠻而雍新得罪
衆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竑非罪
廢者耶議乃定竑守法嫉邪人多嚴憚不能盡行其志三
閱月請老去歸二十年乃卒正德中謚莊毅竑與李秉皆
一時名臣比居鄉竑抗志寡交秉出入里閭博奕諧謔故

聞之曰牝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語竑
曰所謂大臣者豈宜異衙曲矯激爲哉
羅通吉水人弱冠舉永樂十年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遷
四川有風節十九年通偕諸御史上疏諫忤旨未發亡何
交趾通上詔諸御史爲其地知州通得清化已而黎利叛
來攻清化通累擊却之時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趾
拔吏士歸慨王通怒髮上指詣衆將曰王通不奉上命委
地辱國此城乃置通生死所耳衆將曰如教於是獨不與
利清化有大發兵八萬晝夜攻圍通以少擊多殊死戰大
敗之踰年而詔使至如王通議乃挈吏士歸上怒收成山

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餘皆罷謫有差而獨召見通改兵
部員外郎久之坐法免徙邊赦歸正統初起兵部職方郎
中從尚書王驥甘肅征阿台朶兒只伯有功十四年冬英
宗北狩報至以通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荊關廷議
並授僉都御史時景帝初即位面諭吏部誤云副都御史
二人竟得副都御史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以三萬騎逼
居庸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敵去而宣府叅將楊俊者以
精騎入衞京師道闗夜遣人告通通伏劍厲聲曰若欲保
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渡者斬
以狗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敵

乃趨紫荊選兵追敗之未幾□□那言帖木兒五千衆南
襲至紉牟山通率兵斬捕敵有功召入叅贊軍務理院事
景泰元年通疏乞勅石亨楊洪各率精銳亨自紫荊出太
同洪自居庸出宣府巡哨提督官軍堵塞關口修理墻榨
勦除賊寇防護耕種又疏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敵勢德
勝之戰近在都門斬敵幾何陞六萬六千有餘又疏言腰
玉珥貂者皆苟全性命忘能僭言與于謙不協謙上言德
勝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
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何至六萬因乞罷兵柄放歸府
部院翰林科道疏乞留之謙亦言通志在滅賊爲國計無

他議等宜同心協力勿互猜嫌是年通乞下令擒斬也先伯顏帖木兒喜寧者賞萬金封公侯于謙上言口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敵犯野無所掠擁衆以送駕爲名突至太原則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可憂矣宜選有謀畧文職大臣任鎮山西上以命通時昌平侯洪乞差文大臣率兵出鴈門用鹿角撞營護山西餽運大同兵部請命通通意不欲行疏言于謙楊洪建此策乞令與臣同行奏下謙復疏曰當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謙請熟山西事情謙宜去上仍令通往三年冬通言敵恃馬力出入塞下今也先使臣有馬四萬宜增價酬之價重

則馬盡至不數年塞馬自空此坐弱强敵之策也是年督兵逐敵懷來至長安嶺又斬首有功加太子少保龍門鵰鶚諸城殘破守將撤兵內徙遺芻糧數萬通上言敵來有鄉導欲奪芻糧守則軍力不足運則民財不足焚則國用不足乞廷議戶部尚書金濂奏下通及總餉侍郎劉璉總兵朱謙共計上巳而敵退通請班師還京協贊軍務四年上將傳要畧命以訓練將士是秋進右都御史天順二年致仕弘治十八年隆慶父老奏巳巳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勅祠居庸關

史官曰任天下事者必有蓋天下之氣方睿皇北狩中外岌岌莫敢誰何手捽奸臣之首血濆殿陛者王竑也邊帥入衛伏劍厲聲不令隻馬南渡者羅通也可謂有蓋天下之氣矣卒之守居庸遏敵騎北門屹然皆得兩臣之力豈徒以伉厲自雄者乎

顧璘傳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知縣陞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五年庚午知開封府癸酉謫知廣西全州丙子起知台州府陞浙江左參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爲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已亥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會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還朝改南京刑部尚書璘詠朗濶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涖廣平甫弱冠判决敏利摘伏若神至爲開封盜起燕薊流刼中原所在驛騷彭澤領兵壓境上簡璘自輔璘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戡亂謀畫居多鎮守中官廖堂侍瑾黨闒奪自恣璘每折其萌芽瑾誅堂罷去而王宏者尤詐設繼堂出鎮璘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荅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爲援矯詔逮赴詔獄璘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巳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徙全全僻荒邊陋璘不鄙夷其民而拊教之久之民用乂安士興于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緣爲奸璘爬疏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

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没恒歲一築築輒壞璘鉤得所侵漁悉没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若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璘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徙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驵儈得肆倖牟璘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奸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堤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矣而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其先見云璘久于台悉浙中事宜繼起爲參政與左布政日益練達展采措事惟志所欲爲[illegible]賦發科謫調補吏胥皆吏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璘抉根絕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事剸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斂手無所事事迨撫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璘軺車徧歷州郡跋踄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隨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桑平徭稅民用安集而歲亦登此在鎮逾年多爲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遐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不得徧欲添差御史分涖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茂異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

選以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顯陵之作經費
不貲璘長于料簡程省弗辦覈他所營葺損費十五而功
實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爲刑尙書不肯骩骳徇人
苟權於葺必以法繩之而怨讟是興蓋璘負天下重望高
視濶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
講均敵禮華蓐奬進之唯恐不給坐覩忌者側目雖睨璘
尙書卒困于讒以沒人多惜之平居事親孝父病疽時已
五十餘與同卧起吮擢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
委勞于人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少學于李璠璠死妻萬
困饑寒日爲賓給又爲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子卒困

以死乃迎萬養于家死爲殯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
衰至於里黨族屬婚喪緩急多倚成之爲文不事險刻雕
琢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峭樂府歌詞不失漢魏風格自
少巳有名世志舉進士即自免歸與侍講陳璿南太僕王
欽佩及從弟副使璁相友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獻
吉何仲默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璘頡頏其閒所
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不忘觴詠所
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炤耀林壑有
古高賢特達之風所著有國寶新編近言顧氏七記浮湘
藁山中集息園集憑几集登衡小記總若干卷弟璁有脊
節著寒松齋集並行于世

史官曰闕

耿九疇黃紱高明傳

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爲禮科給事議論持大體有清譽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弊擢運司同知九疇性節儉嚴肅尤慎交接無毫髮私吏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常條奏鹽法便宜事著爲令內艱鹽場數千人走闕下乞留奪情陞都轉鹽運使常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被誣逮下獄得釋進都御史仍清理兩淮鹽法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屢辯疑獄勢利不能休有婦訟其夫坐離異九疇不可杖其婦歸夫尋又出理兩淮鹽法已而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九疇善循

拊流民復業者七萬家勅録諸郡大辟囚冤得釋者甚衆有婦人來何苟家者去而死婦家訟苟與弟殺婦苟誣服九疇疑之釋苟兄弟已設法竟得殺婦者代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出陝西鎮守代陳鎰文不欲行諷諸御史留已九疇以侍郎出陝西鎮守除弊舉貪威望益著先是巡撫參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不肯受約束九疇奏得徑下邊將請增調延諸衛戍兵下九疇議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鋭氣何不可一以當百加之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是秋詔九疇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冬陝西左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御史不相攝文移輒礙改九疇右副都御史鎮守會有旨市羊角爲上供燈九疇疏論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遂止天順元年公來自陝西留爲右都御史掌院勅考察諸御史是年諸御史劾曹石逮詔獄并逮九疇降江西右布政使尋調四川上知九疇清正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李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以禮部右侍郎召至京陛見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曰遂卿優閑耳四年卒上聞之嘆曰可惜此老九疇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

無他嗜好退食焚香讀書而已交遊不泛請寄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事是非確然不肯詭隨好善嫉邪別白太過以故與衆寡合累遭讒困謚清惠子裕裕字好問景泰五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七年除工科給事中天順元年九疇在西臺改翰林檢討是年石亨被御史劾恨九疇斥去謫裕爲泗州判官改定州成化元年召還翰林歷國子司業祭酒誨教有恩義時異姓諸侯年幼者令學于國學裕類古諸侯勳戚言行可法者爲書授之十二年陞吏部右侍郎尋轉左二十二年進尚書代尹旻清愼簡平銓法疏理諸請寄者不便忽改南京禮部而以工

部尚書李裕代孝宗即位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弘治元年召爲禮部尚書婚喪諸大禮傳經律酌古今行之崇王請朝下廷議裕請遵祖訓遺書王勿朝西夔由南海貢獅裕曰買胡嗜利輒開海道宜却去六年復改吏部尚書代王恕加太子太保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閣李賢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官少擇新進士授翰林檢討充王講讀官至是諸王將出閣亦按故事選十進士侍王十進士請吏部請九年滿考得陞改出王府裕以爲例不可十進士語不遜裕劾十進士首爲除名餘調外裕在吏部薦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淆奪守正律身干謁斷絕郎內

降斜封封章抗議杜塞倖門父子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裕偉幹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弘治八年卒贈太保謚文恪

黃紱字用章封丘人曾祖思豫事太祖掌太常事以罪編珉沅州又徙戍平越紱以故爲平越諸生舉雲南鄉試正統十三年進士爲行人歷南刑部郎中爲人廉直遇事颺發郎重忤時貴不恤必欲行已意人或笑黃郎中呆紱正色抗言不稍沮亦竟以是得名人皆稱曰黃呆譚千戶者大猾任俠結權貴顯人常奪民蘆場萬畝貴顯人業與譚千戶酒飲食往來郎知民枉不能直紱竟盡法直蘆場歸

民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數年初督松茂軍餉劾治將領侵冒擒諸倚勢豪肆還上者參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紱曰即有冤且散吾爲若理遂止抵州沐而禱于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紱密訪州西去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紱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詰僧中一人少而壯甚獰惡詰之無詞謂即塗醋塈額上晒洗之隱有巾痕紱曰是盜也即訊諸僧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囊貲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窖中恣淫毒久矣紱盡按律殺僧毀其寺捜出人妻女給貲還倉吏倚王親侵

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紱竟按如法紱爲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擿奸伏威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綬去爲右使時奏閉建昌礦爲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勢薰人紱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實逸賊棷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庸弁擒豪奸紱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大慚俯首嘆曰我爲巡撫令健兒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延綏特甚往往巡撫者輒厚自奉健兒雖凍餓不問延綏人素[illegible]樸至死無怨言聞其慚嘆人人感泣願[illegible]

死力爲黃都堂一戰敵敵亦不至俄有詔毀庵寺緩令汰
尼盡傳軍門給配軍中非無妻者至緩去延緩多有携子
女拜道傍送者進戶部尚書威稜赫然盡革財賦內外諸
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其風采綏戇直崖異忤
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巡河南糾斥
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游地畝收歲數斛議
者欲履畝坐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
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天順四年御史趙明等疏
劾來朝吏語觸上怒詰疏出誰手明任實草疏都御史寇

深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乞貸明過上怒亦解顧喜曰高
明能御史先是明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下獄死
汝言潼關人代于謙爲尚書不數月奸贓萬計誅石亨明
及門達籍亨家明言亨無反謀蒼頭得免死者百人王翱
薦歷山東按察使上嘗謂李賢曰高明宜內用又謂寇深
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明振綱紀劾罷諸貪
殘吏會澇而極言內自宮禁外至藩翟皆陰盛陽微急宜
修省以回災異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勅明勦捕明造巨
艦榜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畧御史戴琥顧以山
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侯賊出沒蹤跡不
得逞江海間稍靖中官粥私鹽縛儀眞指揮羣卒大鬨明
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及陳利
害十餘事衆始忌明明亦三疏請終養成化二年上杭賊
起即家賜明勅便宜討賊明力疾赴閩先諭撫賊降賊恃
險不應進兵搗其巢大破賊俘四百人誅其渠魁十一餘
並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爲永定縣控賊海口民矯令募亡
命謀不軌明不欲再起大獄或至用兵坐誅妖言衆遂定
即上疏乞休納符勅去常曰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
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
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明天性孝直

俊暢有通才難進宜退出處皦然

史官曰明制設都御史出撫軍民入總臺憲任至重也樹
威以德倡法以廉故埋輪攬轡而天下安之若耿使君之
清逾止水黃都堂之俯恤徤兒斯稱其職矣高明能劾陳
汝言貪賂必有以自立者宜其有能御史之目也

李賢傳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宣德七年舉於鄉第一人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酹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明年成進士才藝有名以核荒使山西時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學益好學沉潛英宗即位上疏言帝王之道赤子黎庶羈縻外國理一分殊愛有差等今京師韃官萬餘以俸言之指揮月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當華官十七有差冗食橫賜其何能繼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晉湖迭亂殷鑒不遠乞勅兵部漸次徙之於外不惟省國家

萬萬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之而已已之變羣起應敵言始驗矣正統元年授驗封主事上言國家都北京以來頹弛莫甚於太學繕飾莫多於佛寺輿措如此可謂大舛尋詔新太學又有旨文武語勅三年不得請必待九年賢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九年得者少矣無以分貪廉立勸懲上從之十年陞考功郎轉文選選法公平十四年扈駕土木得還景帝初立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儆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抑貴近振士風結民心景泰二年詔議禦敵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銃行可禦敵守境止可衛民力耕然善用長技存乎將士養

馭將士存乎賞罰是年冬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奉命察四川諸有司又明年癸酉遷京改戶部上言也先弑君併吞諸蕃包藏禍心今聽其講和貢馬削浚膏血輦送金帛饋賴日強民生日困持此悠悠實非良策乞勅邊兵臣練兵觀隙于謙壯言其情下賢章勵邊臣五年轉吏部采君鑑中孝友恭儉事爲鑑古錄獻上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殛遂召賢入內閣兼翰林學士侍郎如故山東饑請賑金內帑徐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救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力請發三萬兩上

特贈四萬當是時曹石表裏奸橫弄威福上不堪密諭輔臣稍抑其干請會御史楊瑄劾吉祥亨上壯瑄令吏部籍瑄名且大用瑄曹石意出內閣哭頓首訴上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有貞賢必欲傾奴二人使無噍類又伏地哭不已上不得已論言官劾有貞及賢下詔獄是日忽雷電大風拔木損殿宇公署瓦木上悟釋之詔調外亨吉祥亦輒對上言天怒有貞賢故變意如此上不應賢得調福建參政瀕行適吏尚書王翺得專對語有開上曰賢不當與有貞同罰翺因頓首力言賢醇謹可大用請改南吏部翺意賢且遠去避禍上頗不喜曰南京遠仍留賢吏部左侍

郎學士亨吉祥又大恨願上意屬賢不得已匿怨接慇懃
得同召對輒喜獨召賢卽不喜疑賢或短毀踰月進尙書
天順二年東宮將出閣領春坊事吳與弼聘至上問授何
官對曰與弼老儒可授春坊諭德侍東宮與弼辭再三賢
請從與弼請歸風節三年亨坐誅上因問賢迎復事對曰
當時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怪之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
若景泰不起羣臣亦請復位名正言順何須以奪爲功也
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貪富貴非爲社稷計萬一景泰
先覺此輩不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孝而專成此輩得
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歸嚮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

節用愛人與民休息今爲此輩十壞七八矣上竦然詔革
奪門功陞者凡四千人中外肅然是年賜第於京師嘗是
時上視朝左右顧必呼賢與錦衣門逵與賢久乃已五年
敵騎來入雲中塞至雁門明年敵又入河西塞賢薦將帥
顏彪等調兵食畫上五事籌邊時江南北大水賢請下詔
寬卹之遂罷所取花木夜枋及暫免采柴追馬清匠刷卷
諸事歲省銀三十餘萬兩曹欽反擊賢傷首及耳又刼賢
疏申救賊敗上急召見賢請下寬卹詔散解逆黨開言路
加太子少保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王竑白圭出禦
敵敵引去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

爲老且敵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更無休息之期兄人民
其輸疲困已極宜班師使民得屯種上從之章皇后崩値
冬享太廟上賢賢請俟釋服七年癸未上以足疾不視朝
召賢曰遣官攝大事可乎賢請駕出郊壇卽不能行禮人
心亦安遣攝可也上力疾至齋宮復召問賢曰朕拜下不
能起起須人掖禮可藉人掖否對曰疾而力行禮見敬天
之誠掖何不可二月空中有聲賢言上不恤民厥有鼓妖
請下寬卹詔靜慈仙師者宣帝廢后也上念之問賢更諡
恭讓章皇后錦衣門達寵而橫訐臨川弋陽二王陰事訊
無左驗賢請戒緝事者達又誣袁彬下彬獄有疏雪彬者

達又并誣疏出賢賢乞罷不允未幾達坐附中官譎戍嶺
表時禁中有讒言謂憲宗不宜復在東宮者上疑之一日
上不豫臥便殿召賢諭曰今度事顧寧而大者反掛奈何
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
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
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得行八年憲宗卽位
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會災異屢見疏請出宮
人又請簡近侍左右人大風雹拔郊壇木壓死賢上疏乞
無御左右聽其冑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上遣衛士宿賢
家出入呵護會奪門功冑陞者又舉賢訴乞復官賢言曰

自古亨華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
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官以雪幽枉上是其言有司請造
幽簿賢恐入言先朝所造未經御者尚多貯庫今恩詔方
頒何須以此擾民上寢其事成化二年二月外艱詔起復
賜賻甚厚遣內臣護行營葬事畢促上道五月入京上懇
勞有加疏言古大臣若張九齡寇準雖常起復人無非議
以其才足勝任臣非其人乞賜矜從不允修撰羅倫極論
賢不當起復詬官賢上道中所見軍民利病八事又幸廷
臣言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惟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
嚴內外閉密內帑充積無得妄費遊有常所無起離宮賜

有常慶無開倖穴祖訓一書載此明備願垂省覽十二月
十四日卒於賜第年五十九贈太師謚文達賢恭莊端重
練達政務不屑為小廉曲謹先後薦用耿九疇軒輗年富
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文武大
吏皆得其人天順四年上諭選庶吉士必北人賢曰立賢
無方何限於地政務任九卿議擬不相侵奪時於上前恭
酌可否為行止王九皋馬昂在吏兵部皆上信任賢又能
調護以是兩尚書得行其志貴帝葬時左右請汪妃殉賢
請存妃以全其母子上是之先是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
十年欲赦之問賢賢對曰陛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

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亦並赦吳庶人於東府
命中官護送厥陽自便

史官曰漢文自代來絳侯等欲請間文帝謝曰所言公公
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大哉言乎杜萬世邀立邀功者之
倖門矣英宗以啓寵北轅及復辟之日貪功怙勢實繁有
徒倒持太阿使天子不得舉手微李賢忠以犯難勇以斷
割知以當機奪羣小威福之柄以還天子其不蹈土木之
轍者幾希矣賢之功以是為烈至於止汪后之殉出建庶
人之錮其言足貫幽明古稱社稷臣何以尚諸

彭時傳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會試第二廷試第一人歷官翰林侍讀十四年與商輅同日入內閣景泰元年乞終繼母喪忤旨去三年除服不得入內閣供職翰林敕入閣與陳循共事稍周旋相可否天順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諳罷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捐前問曰汝十三年狀元耶對臣不才誤恩拔擢因頓首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唯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賜酒飯出當是時內閣進退甚經召見後

命以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復入內閣專典機務陞翰林學士上嚮用李賢每召獨對或并召吏部兵部王馬兩尚書相商確賢陽退每諸時時持上論不相徇或至失色爭議定不相嫌賢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天順末錦衣門達怙寵中傷賢上曰去賢行專用時內臣或語之時變然曰李公有經濟才朝遂至此因力辯其誣謝內臣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語頗聞上賢事竟寢戊寅春上皇列慈聖皇太后徽號詔天下時謂李賢因此事宜有恩典及人賢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曰非詔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敕百姓年八十者與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始與徽號相合賢擊節曰是也即擬進呈上大悅後因著爲例河南衛官强橫凌人刺事者誣謀及煅煉成獄時持不可坐如律活其家百口憲宗即位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尋進兵部尚書議上兩宮徽號時力持同尊及加二字事詳宮闈紀成化二年賜歸省還朝三年四川宣府遼東地震上疏陳六事上嘉納之英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兼文淵大學士時侍講江朝宗錫守陳以實錄成陞洗馬久之以不兼翰林銜不得與院事志二人疏乞兼舊官且言祖宗來宮寮未有不兼翰林者下內閣時言諸君考滿時咸言寧無兼官得陞二

級足矣顧復有此疏謂余不練朝章乎永樂中楊士奇以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未常兼舊官竟不許四年慈懿皇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覷莫敢發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王當祔廟具疏言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此國家綱常宜從典禮卒從時議是年秋彗星見起三台時儲位久虛時乞修省疏言外庭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急望正名均愛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聖衷不可專委旁近如皇上素知其人亦宜召吏部兩議或召臣等參詳庶權歸朝廷人無希李七月陝西土達滿四反時請追問激變之故行

聞烝劉清敗績兵部請命各鎮兵赴援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軍多敗劉玉忠至分兵剿賊于石城會毛忠戰死京師聞益危懼以撫寧侯朱永領京軍四萬助戰命已下永難之奏定賞格時見其張大難於遽止第令且整軍裝待十一月忠知別命將乃請星馳赴援倘破賊則一面奏報上命中官召兵部尚書程信至閣議信謂事急宜行時曰賊若四出攻劫誠不可緩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二月賊必窮困就擒京軍何用再行因問信曰京軍何時可至曰來春時曰事之成敗在歲終此益緩不及事信

忿忿出危言曰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相知者盛爲時危時曰諸公勿爲時危時觀忠疏曲折知賊必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已而十月執四賊寨皆平羣言始息五年無雪疏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怨苦感動天變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掊尅太甚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膏血充奸佞囊橐伏望從華以惠生民進吏部尚書大學士如故七年冬彗星復見疏言德政之要一罷佛事二謹命令三請退朝之[illegible]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兼問軍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察治[illegible]俗得失四重官賞節刑獄五聽受直言六戒勵百司掊尅之禁太監劉永誠沒家人陳有軍功乞贈伯爵公力沮得寢八年水旱復疏時政闕失乞放歸田不許十一年正月加少保卒贈太傅諡文憲時賞稟既異充養問學於謹粹溫休休好善秉謙抑誠終歲未常一二宴會即會未常有音樂愛惜天物片楮寸縷輕費非其義一毫不取

史官曰彭時練達朝典能斷大事觀其並尊兩宮全人主坐策西師止京軍之行皆有定識定力卽韓琦之調護魏相之決策不是過也與南陽同心輔政曰賢去不獨留又古者師師休休之風矣視崇悅之齮齕何如哉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四　名臣傳十一

徐溥傳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編修天順元年兼司經校書成化元年陞左庶子兼侍講十年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十六年轉太常卿兼學士明年禮部侍郎二十二年改吏部孝宗卽位以吏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是年十一月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弘治四年憲宗實録成加太子太傅改戶部進武英殿七年加少傅兼太子

太傅改吏部進謹身殿是年上言機務日繁詔勅委積正統中王直王英皆侍郎兼學士在內閣專誥勅上從其言用李東陽謝遷未幾星隕地震京師雨土飛蝗乞罷不允八年命撰三清樂章率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特不過牲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乃邪佞之說謂一天之上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至於郊祀樂章皇祖舊制今所傳樂章雖在永樂大典是書博采弗精不可以黷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祕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

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上嘉納欽天監正李華者不職罷忽傳旨復職溥言皇上卽位來大小陞除皆出題擬別無內降指揮以故干請斷絶華遂張巒塋地有勞宜量與賞賚傳帖旣行倖門遂啓臣等不敢阿從十年三月常太監忽走內閣言上坐文華殿宣四先生溥及劉李謝倉卒問故常對不知溥等至殿頓首上曰近前溥等前諸司禮皆環跪御案傍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溥及劉健以片紙數幅與李東陽謝遷每一疏上必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批荅上上覽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應手疾書畧無凝滯溥

等懼不能稱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將下閣看詳擬上上稍不說曰文書尚多欲書閱閣中亦閑盍就此面議諸輔臣又頓首曰唯自英宗召見李賢等後四十年憲宗祕歲不過一二見道二三語是日溥等得見上天顏明睿聖心仁厚大喜顧應對不能副上意又輒慚懼自是不復召十一年溥目眚乞休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諡文靖溥在相位數年間六部多得其人當是時災異屢見旋復消滅敵犯跳梁亦竟遁去天下稱平溥能任人凡弘治中所上章疏皆屬李東陽而溥因事納忠隨才器使屢遇大獄保全善類從容調劑弭謗消讒雖無勇功智名而培

養國家元氣爲多溥常置義田八百畝贍族請下戶部著
籍
史官曰語云達視其所舉況端揆以用人爲職者乎徐溥
在憲孝之世雖無大建明然能舉李謝自輔六官之長罔
非其選休休不專此亦有兄多者太平既兆奉身而退視
李謝晚節則又幸矣

王恕傳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翰
林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古文辭務以明體適用博綜經
濟無意文事所以不得留出爲大理評事遷左寺副條上
刑罰之不中者六事上命行之景泰五年出知揚州府屬
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作資政書
院教郡子弟天順四年以考最治平第一超拜江西右布
政使嶺寇犯贛州恕奉檄率師討平之安輯流亡有方轉
河南左布政使成化元年陞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南陽
時以襄南多山秦楚之流民萃焉而豪多爭礦殺人特開
府鄖陽恕首隸之會兵擣襄盜平其巢餘孽解散煌生乞
避位因勸上去奢崇儉俄內艱會荊襄大盜起起復會朱
永勦之劉千斤石和尚作亂佐王師三年討平之帥欲縱
兵搜山恕不可下令曰擅殺者斬因榜示流民各使復業
流民爲建生祠繪像祀恕母憂歸四年即家起復轉左巡
撫河南賑災均賦獎廉抑貪人多稱之明年陞南京刑部
侍郎外艱七年改刑部總河道濬隄刊溝省河隄吏有成
功九年改南戶部十二年復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
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官橫
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懾二僮往中官錢能使

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美裝玩好馳驛謁安南
王黎灝灝報以異寶生金牟象諸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
細軟還恕廉得之遣騎逆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鐺其
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
當是時灝別爲私郵通滇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
錢能使之乘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
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
狀又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麓賊
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上爲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
騐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禀奉三尺恕在雲南九閱月疏

二十上十三年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都察院參贊
機務徙返丟書一奏而已條上江操京操事宜盡撤營將
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禁番使毋得互市考選軍政
郎同事者無干瀆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
南直隸兼督糧餉恕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若收取過重
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緊及庖人賤工請歲
戮省皆從之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其夏稅又以
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
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計二
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

周忱二十八年恕二年以忱仿姚崇恕仿宋璟時中官梁
福以中旨下常州取古玩諸物擾民恕上言古之明王有
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恐
因而妨政害事力爲屏絕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
恭儉爲天下先召還織造官明勑中外無獻珍玩奇物生
民幸甚中官王敬乘傳至東南大索奇玩所至驚擾恕上
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遣
使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李
大亮蘇頲不奉詔臣不敢不效之又中官王敬挾千戶王
臣以妖術取中旨齎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

勢搜括富人財寶人情洶洶恕乃極言敬苛暴失人心損
國體傷和氣而召災沴盡條其狀罪三劾奏之上立詔戒
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斬王臣梟其首于江南并戍其
黨十八人中外稱快二十年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時錢能復夤緣守備南京與恕共事語人曰王公天人也
吾有敬事而已尋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論妖
僧繼曉建寺下獄督府經歷張黻救俊亦下獄恕上言二
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奸邪誤國
誰復肯爲朝廷言者疏入不報會侍郎馬顯乞致仕內批
附恕名洛宮保與顯並致仕主事王純言恕忠亮不可去

下純獄論思南推官當是時天下無事內則宦戚外則閣
部各引私朋置清顯及汪直李孜省內外交結得進退大
臣大臣皆頫首甘心依附惟恕著節不撓孝宗即位召爲
吏部尙書加太子太保恕薦楊守陳彭韶張悅周經爲左
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久廢如王徵
黃仲昭賀欽剛直被抑如周英祁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
褒獎名節無敢以私干者劉吉在內閣每持恕恕直已不
屈南科道劾吉薦恕宜入閣吉惡南科道會南守備內臣
與南科道相訐南科道多貶斥者恕力言宦中府中俱爲
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槩御史李興以忤吉下

獄恕力解得減死內旨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恕
言祿出科目自能遷到而越次超陞非所以愛祿幸以天
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徐生諸醫也傳陞
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
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成憲不可
更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疊疏上上曰卿持正
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
每溫言留之內閣滋不悅謂爲好名滿三載授柱國上念
恕老風雨免朝徽王乞陞鈞州爲府晉王乞爲世子別設
典膳恕皆論止兩廣都御史秦紘劾安遠侯柳景不法反

爲景所誣坐致仕恕極言紘不當罷卒留紘爲南戶部尙
書恕在吏部時臺諫劾巡撫又播郡官內批下罷斥恕以
爲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南臺又薦宜入內閣內閣
宜忌之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任恕吏部若有謀議亦
無不聽也弘治六年時丘濬忌恕爲御醫劉文泰草疏指
斥恕恕疏辨上留恕恕力求去遂致仕恕仕四十五年凡
上三千餘疏皆忠直剴切蓋憂世之志如范仲淹濟世之
才如司馬光直諒如汲黯惠愛如鄭僑年九十猶考論著
述言動必揆矩度常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卒年九十三
贈太師謚端毅子承裕歷官南戶部尙書謚康僖

史官曰明制文極六曹天造無論矣蹇夏經綸悃愊太宗
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大平君佚臣勞所謂
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李賢密畫顯斷萬機精覈局體一變
成化間王恕王竑秦紘居則岳屹動則雷霆大事斧斷小
細海潛帷幄傍幸請劄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僻斯其
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
不同耶抑委任權力殊耶弘治中劉大夏韓文馬文升許
進周經耿裕倪岳劉宜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
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
直亦運數然歟

劉大夏傳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又明年成進士高等改翰林庶吉士辭館爲職方主事歷郎中時有獻取交南策者下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甚悉大夏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沮得寢朝鮮使貢苦建州敵遮道請改道由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爲地下部議大夏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迂回三四大城戍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乘有敵入尚書必問劉郎中云何劉郎中言輒行行輒效尋出爲福建參政

延海海道兵又弛大夏至追哨船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陞廣東右布政使常過崖山弔大忠祠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左浙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擢右副都御史治河不能塞再遣平江伯陳銳內臣李興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疏乞召還銳與專任大夏及抑損外戚以回天意茂元謫長沙同知大夏集山東河南首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隄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境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十年敵入塞師行乏軍興進戶部侍郎經畫饒需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一日榜通衢云其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各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郎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十五此

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糧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十一年三章乞致仕賜歸杜門修勵築草堂于東山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即家拜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即擕二童行兩廣人聞大夏來大喜大夏至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更正十五年陞兵部尚書時邊事急上以兵事屬內臣苗逵謀出兵擣敵上召大夏問力言不可上曰太宗頻出塞破敵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奈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一日陷敵今之將又在福下不

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王曰善一日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鋭氣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行餉何以故貧對曰江南困于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卽詔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宮門誣大夏者上曰宮門外人不能至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士耳修清寧宮勅下部役軍萬餘人大夏請減十五督工訴上上令內臣語內閣擬上詰責之大學士劉健曰借軍力兵部職也劉尚書輒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得如此用人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大夏議

是年以災求去不許因上十事皆兵食要務下諸司議輿華上常詔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大夏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曰善常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卽召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卽治太平上曰劉健常薦劉宇才堪大用朕觀宇小人內閣亦豈可盡托上常召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卽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刑部尚書閔珪讞大獄忤旨批答久不下大夏獨對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効忠朝廷珪所奏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當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皐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頷之明日允珪議十七年北邊缺總兵上諭內臣語大夏用李李

本外戚所薦也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尚執奏安肯[illegible]口語上默然一日朝罷召大夏上手一帖付之帖書李李名大夏退至部語同列曰此非將材豈可爲大帥明日別推二人上內批竟用李李去鎭無幾劾章至上謂大夏曰悔不用卿所薦先是大夏應詔陳言盡罷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內臣恨之上召與密議又或及裁抑內臣事一日上召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大監李榮掖大夏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匿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

毀譽人某今日立未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蹤跡疏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時戴珊爲左都御史上有大政事每召大夏及珊面議十八年春二人對畢上賜二人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上崩大夏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閹瑾專政劉宇恨大夏孝宗時面對不爲宇地謂瑾曰籍劉尚書家可得幾十萬金瑾因尚書潘藩總兵毛銳獄詞有大夏名三年夏矯制逮詔獄且欲殺之下廷議居濟

曰根律劉尚書無死罪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五年赦歸田瑾誅復官致仕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礙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碩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期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亦如也常預作壽藏東山陽記曰予常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於其墓作國史者或患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躋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濫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乎地下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里其事則核予心安焉又常曰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卒贈太保謚忠宣

史官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侍從則楊守陳謝遷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如劉大夏升大夏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憲宗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難節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耶文

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撓蓋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愧造膝之語少有傳者

程信泰紘鄒延瓚 朱英姚鏌 附程敏政 傳

程信字彥實休寧人生于河間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選給事中景帝即位疏薦薛瑄敵犯京師信監軍守西城上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都督孫鏜禦敵西城外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呼城門求入信不肯疏言鏜小失利即開城納鏜敵益張人心益危趣鏜戰必効死士上立詔勿納鏜敵逼城鏜兵亦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鏜敵退遂請勒石亨于讓移營關廂外禦敵且號令諸將景泰元年使蜀還言道過

畿輔民饑乞賑貸又言河間困敵患罷官生徒并府學乞復舊廷議本迎太上皇時有蘘千戶者投密書高穀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信倡同列會疏入上取書留中不報明年上中興固本十策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又明年上修德疏歷山東參政備兵遼東憂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餉松番天順元年入賀會録景泰間進言者歷太僕卿信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信言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即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是其言歸太僕如故二年

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敵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使信廉得僞制疏請先發代其謀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遼東塞董山匿不承出僞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會□孛來欲犯遼東塞信提兵出境屯三月解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貶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發霖奸贓罪四十事信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繫其家英得霖賄末減霖冤深遂劾信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信不肯引咎徵下詔獄降太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歷刑部侍郎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侍郎當是時兩廣川陝荊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畫方略皆中

機宜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朝議遣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或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信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鵝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航舖賊恃險拒敵飛梭下壘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扳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躡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塞斬首五千捕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

竄幽暗不可入室溷鬭守月餘賊死幾盡九姓土獠附賊
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衛渡航鋪控諸蠻分山都
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就撫
論功兼大理卿言官論信上首冦不實信四疏請老不允
七年無雨雪信應詔條闗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獎可
申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
賀上下相蒙戎虜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
起中土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罷甲頓朽非
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叅贊機務信曰叅贊謹非
常有司事非所宜預八年合南都大臣言興利除害三十
餘事乞召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宗
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以功得世錦衣
百戸信才雄氣果然沉思曲筭顧不輕泄先是敵入據河
套中議遣大同守備楊信將兵十萬搜套信執不可信征
南蠻制詞賞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輒賞殺一人曰賞
賞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柬擇人卽奉事
輒自專非分有奇嗣少時力耕養父及貴寡慾自檢素
鳥書盡不接耳目割田五百畝爲義庄贍姻族人子敏政
字克勤成化二年進士敏政幼穎異少時讀書一目數行
下以奇童薦入翰林登甲科益攻學問淹貫經籍成化弘

治間翰林稱敏政學最博贍李東陽文章後罷陳音性行
真純敏政爲諭德侍講武宗于東宮弘治十年起復副總
裁修會典辭不至明年召至京以太常卿進禮部侍郎兼
翰林學士復侍東宮又明年主考禮部忌敏政者謗敏政
洩會試題嘗進士得金錢無筭言官輒劾上逮治午門
敏政素負時名不能忍辱十人朋非要津人亦牽敏政敗
乃蹴去不可復起不復相左右敏政竟奪職逾年憤懣卒
敏政讀書皆述尙本實議論傳經義參法理揚揚行檢凡
此皆讒忌之口也敏政少登時請正文廟祀典謂戴聖劉
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宜罷從祀鄭玄
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鄉后蒼說禮萬言號曲
臺禮戴聖等皆受業今禮記非后氏不傳王通胡瑗身立
師道百世如新宜加封爵從祀乞別祠祀啓聖王以顔無
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程珦朱松從祀大抵敏政議與
宋濂相表裏疏下禮部報聞又請錄開國功臣後裔嘉靖
中議禮考文敏政言多採行敏政又請楊時從祀文廟請
孝穆太后比周姜嫄別廟享所輯有道一編心經附註新
安文獻志皐明文衡瀛賢奏對録宋逸民録近二百卷
桼絃守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史有風裁
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誣

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寃得宥調知府谷縣
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初爲鞏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
和市吏民畏愛十三年陞陝西叅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
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敵柴溝堡轉巡撫陝西
時秦府旗校肆横苦軍民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訐紘
凌親王憲宗怒逮下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
疋故衣數事亨還言紘貧狀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立釋
之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命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
屈禮紘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
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出紘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盖

稱其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破岑欽于
鵰鵨嶺走匿四城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隴木後山賊
四年劾總兵安遠侯柳景貪不法逮景下刑部獄追贓鉅
萬譏其胥于內降減贓因摭他事誣紘亦被逮坐免臺諫
交章論救上報聞王恕在吏部極言紘廉直忠信不可棄
上特旨用爲南戸部尚書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一年致仕
十四年敵報急以王翺馬文升故事召紘戸部尚書兼憲
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花馬池鹽課
買馬開豫望成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寨一萬四
千所劃山崖三十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太子太保是

歲華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十八年卒年八十贈少保諡
襄毅紘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
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
幾子孫貧乏不能自存閹瑾專政時紘義兒丁玉與其繼
妻弟楊瑾爭訐瑾因誣紘子𡺸有資萬計瑾喜即籍其家
無所得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民
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秩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
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知廷瓚爲知梧州府會母憂去
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蠻獠雜聚難治以廷瓚知程番廷

瓚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蠻
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
四境晏然蔚如中州超陞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適黑苗
久叛盖肆守臣告急勅廷瓚往視兼提督軍務勑撫不從
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
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寇既平奏言都勻清平
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蠻
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軍疲于戍守民困于
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剷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
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

山林峪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右副都
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梧州兩廣自成化初韓雍平寇後
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
廷瓚性不瑣瑣蓋思安靜為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
職特去一二太甚者奏除諸冗吏曰祿俸出于民毋徒費
顧羣蠻以劫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瓚言都御史
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
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可以設兵備憲臣遷
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為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
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為久計廷瓚于羣蠻結以恩

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爐大桂諸種作亂以
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廷瓚所獲首
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瓚歷
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寬廓加莫規其際所設施動中
機宜其中明炳人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敏兩廣總
鎮又有桂陽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為御史禦賊葉宗留
處州劾外戚汪金內臣善增陞廣東參議葉盛每事詢英
參政陝西調兵食征固原巡撫甘肅條邊事陞兩廣督撫
專意安輯兵革久困民得休息流人復業者十五萬家出
入十年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保諡恭簡英性度宏

暢才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慈谿姚鏌弘治六年
進士有文學達吏事倜儻有負荷嘉靖中督撫兩廣土寇
岑猛積凶稔數十年鏌討誅之遭讒而去三人齊名兩廣
祀之稱為三神公

史官曰兩粵多深崖箐險為羣蠻窟穴與黔楚羹獠相表
裏往往有事朝廷嘗選大臣威武者鎮之韓雍尚矣秦紘
廉威尤著西匯南越讋焉庶幾馬羊金粟之風矣至結以
恩信不草芟其民廷瓚之德甚厚善矣程信之言曰兩廣
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羹益肆然則
不貪功不黷武如數公者威愛允濟庶幾招攜懷遠之畧

歟

劉健謝遷傳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將大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如有見也時母白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父大異之景泰四年癸酉舉于鄉天順四年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十年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孝宗即位録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賜湖騎蕤奴戊申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

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傳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是年五月一品滿九載賜宴禮部賚予有加當是時國家治平上顧健甚諭曰勞卿久矣兼支大學士俸先是率同官上疏近有旨令中官往武當山設像懸旛修醮命臣等撰勑并祝文者竊惟玆山宮官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民生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及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十七年又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朝陽門外修建壽塔者臣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爲甚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如宋徽宗卒囚虜塞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鑒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以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關于治佛塔之供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疏言臣等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封號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貞勵能雖卿士夫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況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臣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八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賜予儒臣所擬撰天下後世其謂之何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時上憂勞求治益明

習機務眷念民瘼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竭忠悃上未常不嘉納也健又引李東陽謝遷入同輔政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俾不得聞左右大懼每從屏隙窺但聞上數數稱善而已健確直見事稍遜東陽才敏遜遷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上性至孝望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易有時語宮府欲教然剏抑盡洗刷近侍權復太祖之舊健贊成之不遺餘力上大漸召健等入乾清宮進御榻前洗手歔欷令皇太子侍立共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語秘不傳武

宗卽位徤以顧命大臣冀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閹劉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徤率同官自劾上奏其畧曰陛下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傚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

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諸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若諉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詭隨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徤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剴切上付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及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爲內應徤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徤不附己力攻徤希入內閣致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常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上已信之至是遂令徤與謝遷自陳致仕歸李東陽相餞欷歔泣下徤厲聲曰何用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瑾尙恨不已矯詔奪其官譎罰粟瑾欲起大獄盡殺諸不附己者矯勅將內官王岳范亨徐智及劉徤謝遷韓文戴珊楊守隨林瀚郎中

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茝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崑張鳴鳳蕭乾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倬朱廷聲劉玉爲奸黨榜示朝堂徤杜門謝客瑾誅得復官致仕聞上數巡幸嘅泣不食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世宗入繼詔求遺老方欲召用而徤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諡文靖徤有知人之鑒先是何景明年少而文

人謂其必宜在翰林祖曰此子顧薄能詩文何用景明自
中書舍人至副使而卒人服健之識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一年甲午鄉試第一明年會
試第三廷試進士及第一授修撰滿九年考陞右諭德孝
宗即位推恩宮寮陞左庶子兼翰林侍讀弘治四年以憲
宗實錄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憂去八年與李東陽同
入內閣典機務十一年戊午春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十二年己未加一品服俸與成
進太子太保改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十八年加少傅
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如故孝宗大漸入受顧命武宗

即位閹瑾專政遷不得其職正德元年乞致仕許之歸瑾
矯勅榜奸黨列遷第二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
寬及遷二人皆以進士第一人遷儀幹修整寬溫粹合弘
遷明暢亮直優於政事寬詩文尤有古意一時並負公輔
之望丘濬卒寬適憂去遷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正不
失爲賢相寬竟不得入內閣劉健爲首相遷數言寬健曰
吾且去用之未晚他日又言又曰我且去用之未晚遷曰
吾豈私原博耶顧渠科第先予年齒先予望實先予予越
次在此慚甚故言之而公終不聽耶健笑不答正德初天
變輔臣皆上章自劾遷求去不得復上疏薦寬及王鏊自

代遷初入內閣徐溥劉健相繼爲首輔當是時東陽位在
遷上凡條答敷奏章疏皆出東陽手遷與健並勅致仕而
東陽爲首輔矣鏊以時望所屬焦芳欲援以爲重告瑾內
閣宜南北各用一人以故芳與鏊同入內閣先是焦芳入
閣憾遷嘗舉王鏊吳寬而不及己會鄉人以賢良應薦芳
和閹瑾謂遷違詔格與劉健俱褫職又矯旨令遷弟武選
郎迪致仕子編修丕除名庚午瑾誅詔復職致仕世宗入
繼遣行人齎勅存問迪起叅議丕復任廕其子正爲中書
舍人遷上謝疏曰臣匪才誤蒙孝宗知遇顧託之重欲圖
報稱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既而格心無術輔導不效引身

退避杜門省愆俯仰懷慚罪責難逭分與草木同腐幸溝
壑未塡遇皇帝聖明嗣承天統一新萬化疲困更生如臣
衰朽特軫聖慈不加負國之誅重錫優老之典寵命下及
慚懼交并顧茲垂暮之年敢無圖報之日惟有一言獻納
庶幾少效涓埃臣聞傅說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
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訓者二帝三王之典謨訓
誥及諸經史之所載者是已成憲者聖祖神宗之典章法
度凡今諸司之所職者是已仰惟聖性睿哲生知而聖德
成就必資問學經筵儒臣分直進講所以薰陶涵養者在
是燕閒之時尤宜博覽羣籍以廣見聞苟有紀載難明即

召勸講之臣面賜質問務求通解戒一暴十寒之失積日就月將之功則聖學緝熙追蹤古昔帝王之盛近代不足言矣我朝祖宗之法斟酌古今之宜諸司而能恪守萬世可以常行奈何世遠人亡政久弊積漸失其初者有矣聽覽之際宜申飭百司講求成憲苟有窒礙難行即召執政之臣面加商確務合舊制究詰舛訛之端振革廢弛之弊則聖政有恒而聖治之成可以紹休祖宗垂裕無疆矣夫一日萬幾固未易縷陳而一心萬化惟在於知要臣故特舉君道之至要以裨聰明之萬一其他軍民利病政治缺失陛下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況以言爲職者林立于廷

必能爲陛下次第陳之惟望留神省覽兼聽廣納不以疏淺而或遺不以拂逆而見拒則宗社幸甚生靈幸甚嘉靖六年春復召入內閣時年已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明年三月乞歸十一年辛卯卒年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史官曰當孝宗之朝君明臣良劉健相而李謝迭茹以進所造膝密陳皆天下大計或謀或斷蓋有房杜之風焉晚際冲主姦閹擅朝機事不密幾蹈訓注之禍連翩去國以明請獻語及顧命未嘗不隕涕也嗚呼忠哉均躋上壽以俟河清斯平格之佑矣

明書第一百二十七卷

史官傅維鱗纂

列傳四　名臣傳十二

戴珊張敷華傳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爲監察御史督學南畿成化十四年出爲按察副使督學陝西窮鄉下邑無不躬至約束堅明風雨不奪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右布政使弘治二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利珊刻日令自首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

罪莫敢發珊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郎訊荊晉兩王府獄明允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御史益自檢飭務持風紀嚴簿書之細必極精核上親勒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折天威頓霽上知珊清慎每廷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去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珊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珊私懇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珊病大夏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渠倩卿奏乎

對曰珊在告臣往覗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
下日爲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
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歸大夏以上語者
珊流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恭
簡珊德性和粹廣戢戢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
不爲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酉
出窮寒暑不變剔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爲御史
沒於土木敷華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木爲怪年七歲即指
魔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爲庶吉士與劉大夏同出爲兵部

主事歷郎中大夏醇亮端恪敷華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
化十一年陞浙江叅議景寧有礦盜衆且議用兵敷華力
請撫執十二人其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陞湖廣左布政
使今歲大饑敷華給粟散粥藥病掩骼高價來商畢且告
羅亟修學宮資其傭直以寮饑者得全活甚衆三年陞右
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巡撫山西奏增鮮池鹽
課補落祿餉大同多折色民則敷華請太原北可車行者
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發兵討之屬
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果設計山中父老
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理
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貸築假銀太倉
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敷
華曰丁剝上據漕兒以窘閔貸取息大非政體奏勿假築
高郵湖隄濬殺水勢又築隄資應民賴之十四年改右都
御史總南臺與林瀚林浚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
南刑部尚書尋召還北都察院首請嚴禁奔競貪酷者上
知其名與劉大夏馬文升戴珊同心效職一時並稱名卿
正德元年瑾矯旨逐歸田又明年卒病且革儼衣冠揖家
廟退終正寢敷華風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貫儲吏
治贈太子少保諡簡肅

史官曰孝宗語戴珊曰朕以天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
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君臣魚水情溢乎辭此與帝欽
阜賡何異讀史至此未嘗不感慕而三嘆也妖僧事起朝
議發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必能了此當此之時非但君
知臣臣亦知臣哉於乎盛矣

倪岳周經童軒傳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
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
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售遂被誣謫戍開平久
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
文僖謙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岳因以
爲名岳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
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
講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上喜歷陞侍
講至學士留心世務經史之餘凡生民休戚財計盈縮邊

禦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慷慨持正論一時儒臣文士
典軍國重計多岳裁定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illegible]
下至頊府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憲宗
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岳侍郎疏言國朝九廟
已備今憲宗祔廟議者咸謂德懿僖仁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是知尊太祖而不知太祖之尊其
祖也昔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國
家自德祖以上莫詳其世則德祖比周之后稷不可祧明
甚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太祖太宗爲周文武百世不遷
禮也憲宗升祔當祧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一
祧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庶古祫祭
之制又有言孝穆太后宮別廟者下廷議岳言周姜嫄爲
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之舞蓋指姜嫄而
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證且唐宋以來皆有
故事可考如奉先殿儀奏上詔可時將止京師諸淫祠刪
刮諸冗費議皆出岳手耿裕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岳
見岳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左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
敏政又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岳言馬融王
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
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之註疏咸祖其言

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況七十二子名字
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詩進
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眞畏天戒七事未幾復
自陳八事守嶺南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
岳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耿裕
爲尚書內臣常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抗言領
占竹潛號法王謹昏矯僞上勑登大寶首納諫言制奪斥
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復殊駭羣聽馬文升言成
化間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岳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
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

千石奇十年一度國收日耗異端日繁思耗民財坐發民食宜立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兵部參贊機務兼正達變百廢頓舉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省疏勸聖學開言路減齋醮省供應節親藩徵歛廢郎用窮核名實疏淹滯擇將領節差遣愼公賞停工役斥奸貪進忠直恤刑獄等二十八事十三年召爲吏部尚書稽正品類獎拔卻躁不恤恩怨正色昌言干謁消沮或勸岳毋別白賢不肖太過且召怨讟撓沮不得盡行其志岳曰冢宰職固如是岳才學識量優於經濟狀貌魁梧又足稱其志意於諸卿中推遜馬文升

至論國事亦不肯相徇先是弘治六年文升言五嶽之祭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北嶽下禮部議岳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從禮官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常據都改嶽岳議良是文升又嘗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計無所出獨莫侶折俸銀價今京府增以足國用下廷議岳曰東南民力已竭又復重之且中變難任其咎因是得止十四年卒贈少保諡文毅國朝史子爲學士翰林得並爲文自岳史子始文集並傳自王偉後再見云岳奏議多不

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畧云論事者貴審理勢酌古今乃肆奪大耻甯同皆非爲國忠謀者也近歲邊寇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大爲邊患盖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箚腹裹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韓於榆林者若狐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韓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韋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通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通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進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擧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倪者挫衄快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敵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

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虛於窺窬窟穴既安遂無去志敵勢不輯邊患不寧上煩廟廑遑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擔爵優游朝行靡帛爽金充牣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沉弗聞掇拾彼罷械旅張聲勢甚至濫殺破寇平民妄稱逆寇首級未嘗至其敗北輒以斧逞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鋼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廝養而當矢戰麾血肯草野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胸機几深非細故也況夫京營之兵素爲

冗怯臨陣退縮反累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為敵人所侮此宜招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于奔軼況禦東擊西敵人奸態搗虛批吭兵家與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交敵遠近坐困詎為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

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illegible]井落空虛幸而計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去矣他尚何計輪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持引者有專請託者有占窩名為商賈買倍徙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減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各為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廩庾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illegible]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illegible]竊取之計巧為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聞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為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散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勠力乎採之建白案之議論則又往往紛紜操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

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策本[illegible]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北以為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為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艱彼或佯為遁逃潛肆邀伏或[illegible]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之絕進不得戰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慢敵[illegible]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illegible]成武掃蕩不庭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貴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饋則重不及事[illegible]

其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
郭之若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
衝突撓我因懲邀敵安守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illegible]
勝之機斷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illegible]
必請曰州之衆除參領之從東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
之於口州參領諸衛不過萬衆修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
使散人生心藩籬頓壞蠶食鯨吞遺孽滋多是果何知[illegible]
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
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退行關陝得以安枕
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

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illegible]之害
鍾於關陝而京師震動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是
實衆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
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爲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生
典兵謂詢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己
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昔向之圖復西戎既爲[illegible]
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
啓釁而示怯遠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禮推是以
往其他可知徒使士弛兵機上累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
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仰古人已

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
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
斥堠以保衆而遠賊曰募民壯夫省兵以弭患而省費曰
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
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遂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
南所給而二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
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仰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
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
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
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

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嘗潼關之北數十里[illegible]
達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華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illegible]
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
達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
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
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達倉以備倒
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濬河務在疏通
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
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周經字伯常陽曲人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宣德乙

卿鼎于鄉初為刑部主事歷官南京刑部尚書致仕瑄宦
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
江陵卒謚莊懿贈太子少保經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
孝宗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
經宜遞請東宮坐聽經不從弘治二年進禮部侍郎條奏
傳經議改吏部靈壽奸民以其縣山水之間曰大明川民
田獻太監李廣戶部稱議不得允經會諸司奏覓奪田歸
民八年帝大臣以災故上言偽經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
節修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語甚切直頗傳蹤跡此疏
出誰耿裕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經又曰疏草本出經

倘有罪罪經上章不聞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上疏阿臨
稅錢沈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粥兩
淮淮給監銀一萬兩又沈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
木稅又與不與上疏經言僧停織造大同缺戰馬文升請
出太倉銀市馬經言擇馬各有司祖調六部不得相壓兵
部輒侵戶部官非顧調上見其言吏命太僕銀市馬給事
中鐘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余錢輸太倉經曰
國用不足宜儉于國不宜朘于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數
濫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上容
之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經又執不肯發內

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糧經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欲
調役山東七千人經曰山東歲歉民貧尺不可輒動請以
戶部羨銀僱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
得旁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經曰河間地多
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四圍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
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為流徙且王府賜田畝
稅三分外歲不宜獨優又聞憲宗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
切豈民言孚侯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雁縣有以退灘
地獻為東宮莊者上念經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武
宗即位起南戶部憂去正德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謚

文端經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罷又
務守正應變剸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童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欽
天監軒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
吏科給事中軒思舉職業居倜出不妄與物接常上疏言
省冗員公考察借武功擇師儒杜倖進檢京民又言南京
羅貢民饑請命官賑之俾御史嚴察多見採納時詔南京
守備採辦翠毛魚鮓諸物以萬計軒極言止之英宗復辟
覽軒奏嘉其敢言時上疏言頗論安民數事尤切時弊天
順己卯以嫡母艱歸服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考禮部

會試得倪岳輩十數人時稱得士憲宗踐阼軒首上疏言
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
備本也簡簿書則名其末也願時行儒臣講求祖宗謨訓
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
品大臣歲舉其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
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
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貰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
凡兵報災傷即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
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詳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行
之軒又言滄河為官舟所阻請命大臣督其事仍乞省賓

舟商旅禁之未幾四川盜作命軒往撫軒至遍歷賊巢宣
布恩威命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聞軒名羅拜乞生悉聽
遣之還六月進都給事中會賊首趙鐸桿不聽撫旋復叛
夫軒借鎮巡三司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舉
人縉坐帥國紀為明年復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咎于
軒且議出師軒曰賊已平矣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
坐言者謫江寧令成化五年己丑入覲上疏自理廷
議以為寬於是擢尚書姚夔薦改軒僉事督雲南學政軒
精于考校隨才造就士風為變撫按交章薦召拜太常寺
少卿以世業入官掌欽天監事軒嚴考天文諸生公儉晨
之薦告曆紙之費夙弊一清己亥夏進卿仍掌監事教諭
余正己奏言曆法之差上命軒與之考論不合軒上言歲
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為精密雖日月薄蝕
不無先後杪刻之殊分抄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
故耳正己乃言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置朔望置閏皆非
人力可為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頓以小智亂成式
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
制十九年癸卯春予告歸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
縉紳重之弘治元年會欽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軒薦命
軒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軒言日食紀元之初當修

省火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擢
掌天文舉吳昊張紳高銓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
松潘軍務兼巡撫時蜀歲祲軒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饑者
給糧以歸流移平訟以決久禁先是久旱軒至雨亦隨足
乃為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
帶諸蠻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計奏以四川官都儀
布代之戍卒乃安軒復以其地險遠蠻獠雜居疏言松茂
威茂戍邊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
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
之復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獠共有資

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
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
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常創兵罷給諸關堡爲禦敵具
薦按察使林涉可大任時論韙之辛亥晉南吏部右侍郎
甲寅夏進南禮部尚書累疏乞骸骨上再四勉留軒力陳
數千言謂朝廷大政闕問一議不足决是非宜如古公卿
大夫各得獻議以俟采擇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軒身
若不勝衣强學好問至老不倦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
體裁書學遒勁見者寶藏之性孝友事嫡母備極色養分
祿以贍兄嫂撫親屬皆有恩平生喜賑人之急而自奉蔬

食水飲泊如也刑尚書顧璘作鄉正篇以訓士云公擇地
而蹈擇言而出吐辭濡翰必軌其方慎哉願乎君子以爲
知言所著有清風亭稿桃肱集海岳涓埃論蜀稿籌邊錄
憂徵錄各若干卷

史官曰倪岳通達國體曉暢邊務指畫時弊一瀉千言晁
賈之流也要其大指如伐病療饑歸于適用與表餌請纓
者遠矣周經謇諤有執持正敢言童軒條奏懸河能議能
任幸遇明主得行其志殆邦之司直乎

石珤傳

石珤字邦彥藁城人少博雅穎悟通周易與兄玠齊名先
是皆舉鄉魁同登成化丁未進士時稱二鳳云珤選庶吉
士除檢討弘治初以纂修憲宗實錄成進修撰侍經筵爲
講讀官賜金帶四品服正德改元進侍讀學士掌南院事
士風漸漓珤慣嫉作諷說以諷己巳陞國子監祭酒絜己
好修士類信嚮會閹瑾用事以勵精爲名常令監生查對
軍冊有出病不容給假珤力寬之又令稽覈黃冊有不至
者輒行典簿驅取供令其旦夕畫酉珤以祖宗成憲不敢
擅改咎之明年召爲北監祭酒癸酉晉南吏部右侍郎尋

調禮部右侍郎又改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十六年辛巳陞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嘉靖癸未代王瓊爲吏部尚書兼
輒以職名書片楮爲九納袖中探而出之囑託不行時柄
臣不悅僅兩月辭去吏部遂以尚書兼學士仍掌詹事府
事甲申夏五月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乙酉
夏六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召平臺燮閣議廟
樂再議朝儀又議章聖太后皇后謁世廟儀珤守已見力
爭上謂其非通儒遂忤旨六年二月致仕尋卒加少保謚
文隱珤清修無玷毀譽不撓持論堅確不避夷險稱其爲
文初法古後頗脊莊列在南監時取多奇崛文體爲之

一變癸未後王倫試所作録文乃更醇雅人因莫能測也

兄玠累官戶部尚書

史官曰鄭曉曰瑄秉銓清勁不悅於楊廷和數議大禮乃不肯負廷和自瑄去國而吁咈之風微矣

楊廷和毛澄蔣冕毛紀傳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父春進士為湖廣提學僉事廷和成化十四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弘治二年歷修撰陞侍讀九年進左春坊左中允十六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十八年陞少詹事兼學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二年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初武宗御經筵講書故事講畢必獻規諫語是日廷和同學士劉忠講罷上詔閣瑾曰經筵講書何故增若干支語瑾奏曰此二人當打發他南京去乃陞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五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十月改戶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二月改吏部尚書進武英殿學士尋加少傅進謹身殿七年加少師進華蓋殿九年正月奏請視朝御經筵及罷邊兵西僧市肆諸事上以早朝深居在朕自處經筵昔有成規邊兵何必議罷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十年二月疏請重視朝嚴宮禁三月以憂去十二年服闋大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廷和復入內閣而已遂居其下十二月上巡邊廷和言北□不時出沒正統末年可為明鑑不報十三年六月上復議北征廷和諫萬乘不宜輕出上又自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敕廷和等又諫俱不聽七

五年廷和同大學士毛紀上疏謂大祀之禮行在正月祈穀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卽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裁發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并各衙門題奏文書不報十六年三月武宗不豫廷和等密請太后懿旨誅江彬籍其家會世宗將至京廷和奏由東安門居文華殿上箋勸擇日登極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途啓上謂長史袁宗皐曰遺詔

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命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謂其爲奸邪當斬七月進士張璁疏論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上令送至內閣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頃之召廷和等入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既而御批復加興獻帝后皇字廷和等復封還御批曰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矣願罷歸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録皇號廷和等倡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劾張璁等邪說乞罷斥不報嘉靖元年壬午春以翊戴功加伯爵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録廕二年二月以少師十二年考滿奉手勅楊廷和輔翊朕躬勳勞懋著特加太傅不拜三年二月以議大禮忤旨致仕後削籍爲民先是劉忠與廷和偕南忠曰此行別瑾否廷和曰事已如此再趨見人必謂我輩交瑾矣忠不往廷和以錦幣賀

後瑾乃厚廷和而疏忠人謂其賣友隆慶初詔復其官賜祭葬諡文忠子愼正德辛未廷試第一人以議禮謫戍自有傳在文學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弘治六年進士第一人方正端毅有濟務才初授修撰預修大明會典陞右諭德充東宮講讀官又預修通鑑纂要進右庶子兼侍讀賜金緋武宗卽位預修孝宗實録瑾惡之矯奪其官仍侍讀尋進侍講學士正德十二年爲禮部尚書澄在部特正守典禮不與諸貴倖通存謝恭默靖愼諸貴倖亦不恨澄武宗崩奉昭聖皇太后旨偕大學士梁儲駙馬都尉崔元壽寧侯張鶴齡韋

太監邵皇親迎世宗于興邸以功蔭子一人世錦衣衛指揮同知辭元總副裁修武宗實録未幾大禮議起澄守濮議請以益王子崇仁王子後獻皇帝上不從章聖太后至請由大明左門入又不從會議所生不得稱父母郎不得帝后其所生又不從上不喜或有勸其將順者霍韜再移書詰今日主濮議非是澄不從嘉靖二年三月病請致仕加太子太傅令驛吏護行至與濟卒贈少保諡文簡澄心術平夷學識淳正狀貌抑抑謙恭至是非義利禍福確乎不可拔也

蔣冕字升之廣西全州人十四應鄉薦又十年而成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改右中允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以母憂歸還爲侍讀學士進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遷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爲禮部尚書改掌詹事府入東閣理誥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三載授光祿大夫柱國尋進加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冕在翰林久最名有學行清修自好而無所見其入內閣值上多出巡幸留連塞外不肯還京師冕與楊廷和梁儲毛紀疏請前後以十數皆不聽冕乃自爲疏上之其言尤危切上不之省亦弗罪也既南征冕與梁儲扈從以時請迴鑾上所從倡樂遊讌雖不能諫止亦不肯依阿而是時中官張永張忠與都督江彬許泰挾上寵勢張甚然不能親疏冕以是望實頗歸重而武宗釁疾崩冕與廷和合謀捕江彬與商輅詔草有社稷功世宗自興邸來論封伯爵力辭至五乃改蔭錦衣指揮同知及五品京職皆世襲後辭冕故推重廷和既相得權甚而冕尤耿介抗顏執諍侃侃有大臣體兵部右侍郎吳廷舉者其鄉里同年厚交也有所建白冕廷之遽上章謂冕在先朝不能格君心不稱輔導冕恚甚因盡暴白其所上疏而謂廷舉爲睚眦詆訶故舊斥之南人兩病其[illegible]廷舉更累進秩冕弗問也其所持追崇興王禮既雅與廷

和合而朝議因之廷和罷上遣中官織造尙未具草冕卒不肯具草上責之引咎而已因移病不出上優詔彊起之再三乃出時上欲崇獻王及母妃得張璁桂萼等疏益央雖勉稱本生父母欲立廟於奉先殿側禮部議不合則罷尙書汪俊以怖冕既與同官力諍復獨疏言其不可因乞休優詔不允乃降詔本生皇考曰恭穆獻皇帝本生母曰章聖皇太后冕益不自得復上疏乞不與議立廟而以骸骨歸上責之然猶備大臣禮畧如廷和錄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給事御史皆請留冕不報冕去毛紀爲首輔距其代廷和止兩閱月歸未幾卒年七十贈太保諡文定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少惇敏好學二十四舉山東鄉試第
一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滿九載進修撰
充經筵講官俄侍東宮講讀修大明會典成遷侍讀武宗
即位進左春坊左諭德丁父憂歸服除閣瑾恨之奪左諭
德復爲侍讀孝宗實録成進侍講學士尋爲學士權戶部
右侍郎遷禮部左侍郎母憂歸服除改吏部左侍郎進禮
部尚書時遣中官使西域齎番僧供紀力爭之不報亡何
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入東閣理誥勅賜玉帶蟒衣尋
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加太子太保進文[illegible]
上以宸濠反欲親征紀與楊廷和等泣請留不得遂同[illegible]

和召守滿三載進少保改戶部進武英殿階光祿大夫勳
柱國武宗崩紀與廷和等合策迎興世子及捕誅江彬等
世宗即位與蔣冕俱同知經筵事充武宗實録總裁論功
賜封伯爵力辭改文武廕襲復辭以一品六載滿改吏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追崇興獻帝勅諭甫下而上復入
張璁桂萼等言驟遷其官下禮部議稱孝宗爲皇伯考獻
帝爲皇考與聖母俱去本生字禮部執奏不聽令具儀聞
於是詹事府翰林院給事御史部屬百餘人各上疏爭之
上大怒逮爲首者下詔獄紀乃與大學士石珤復伸其說
報聞於是紀移疾乞休優詔留之嘗上聖母册時大臣多

不至者上益怒會紀扶病入朝有旨捕繫言事諸臣他待
罪闕門者尚衆人情洶洶紀乃上疏請乞少霽天威急收
人心上使中官諭數紀朋奸背君紀乞休益力上責而許
之其恩禮猶視蔣冕紀之代蔣冕亦僅三月廷和子翰林
修撰楊慎以倡寮寀伏闕慟哭杖之數十幾死謫戍雲南
之永昌又三載璁萼益貴用事所撰述明倫大典成下詔
罪狀廷和謂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僇市削職爲
民蔣冕與紀俱冠帶閒住明年廷和卒又三年冕卒紀歸
老無恙爰恩詔得復官年八十命撫按官即家以[illegible]
禮慰勞又年卒贈太保謚文簡紀無子家貧甚

史官曰世宗大禮之議論忠佞則楊廷和蔣冕毛澄毛紀
及伏闕得罪諸臣皆忠也張璁桂萼霍韜等之附和[illegible]
論則爲人後爲子之說與繼統不繼嗣之辨皆是而皆未
是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失則忿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皆名之至大而不可易者也考孝宗而不考興獻非名矣
帝興獻而后興國可謂名乎以父子還興獻必當以君臣
還孝宗乃稱考不已尊之曰帝稱帝不已益之以皇必欲
稱列宗而後已徇私恩而忘大義則璁萼等長君逢君之
惡不可蓋也善乎席書之議曰舜繼堯統未聞不以瞍爲
父禹繼舜未聞不以鯀爲父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

父爲帝此萬世大公案也稱曰皇考興獻王則君臣父子之名皆正矣廷和等不知出此徒執定陶濮王之議言不順矣使小人得乘瑕蹈隙肆其辨博以遂其阿私此皆不學無術之過歟

史官傅維鱗纂

列傳四　名臣傳十三

薛蕙傳

薛蕙字君采亳人蕙性寬簡質直不與人校尤善施與拯人之急歲荒歛捐金活民爲多自幼穎慧七歲能屬文年十二有詩名題三教圖曰斯道有三教聖心無二天陰陽動靜機活潑一圓圈試問一歸何處此理玄之又玄人咸異之十五攻文詞有聲時都御史儀封王廷稱之曰是李何之流也登正德九年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尋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進考功郎中尤鋭意爲詩凡樂府歌章溫雅麗密遠乎追躅漢魏矣嘉靖初議大禮廷臣論奏紛然蕙著爲人後解大要謂太宗不可絕而義變則遍子可以爲後又著爲人後辨爲繼統固繼嗣而繼嗣所以繼統且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忤旨罷歸所居之西曰西原故有水竹之勝築室日遊衍其中著書樂道逍遙自適凡一十七年儉約常如貧士人亦不敢以非義干之紛華聲利之言一不出口已而當路者屢薦于朝堅卧不起卒年五十二蕙晩隱沉酣釋老諸書久之深於其說其言曰老子之道即仲尼之

道也性一而已則老子即仲尼之道不得不同特性與天道之說孔門所罕言故老子之書雖同於仲尼而後世之不知其同也遂詆道德經皆飾以儒語又曰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地之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數言者雖有精粗詳畧之不同然語老子之言皆所謂殊途而同歸也至於論佛氏則曰性命切近之實非荒唐汗漫之論特於其至近至神難以覺悟故謂之玄妙耳儒者拒以不信既不足以知此然世之禪學猶皆以明心

見性爲原無他說也至於方氏之流則大背老莊之指旁門岐徑不勝其變西方之書曰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不眞是菩薩又曰一切聖賢皆以爲無法而有差別此與老子之言豈非同條共貫乎即二端而觀之可以見方士之道之陋矣其大指如此人多翕然從之唐順之亦以爲矯識云

史官曰闕

王鏊傳

王鏊字濟之吳人成化十一年會試第一人殿試第三人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嘗奇之目爲天下士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弘治初歷侍講實錄成歷右諭德又年薦歷侍講學士爲日講官時內官李廣怙寵干政鏊進講意存諷諫上退謂左右曰若等知今王鏊之論乎蓋謂廣也上每出遊後苑鏊進說無盤于遊田辭嚴意暢上悚聽自是不復出遊其凡事進規類如此鏊學問贍博有識鑒爲文春容爾雅議論快暢試士南宮專尚經術險麗奇袤者一切屏

去弘治間文體一變鏊有力焉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端國本首薦鏊歷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尋進吏部右侍郎時馬文升爲尚書韓文及鏊爲侍郎會口火篩入犯鏊上籌邊八事一定算二重主將三嚴法令四恤邊民五廣召募六用間七分兵入出奇遂薦秦紘起陝西總制又請科貢之外畧訪前代制科如傳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量才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而脫去謏聞之陋矣其選將才亦然十六年憂去武宗即位復除侍郎兼學士會災異謝遷求退

薦鏊自代當是時八閹導上遊狎中外洶洶臺諫交論不
聽韓文時爲戸部尚書與諸大臣伏闕請誅八閹召諸大
臣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鏊對曰八
人者不去亂本不除上竟不去八閹反分布要路瑾入司
禮監韓文劉健謝遷相繼逐瑾欲引焦芳入內閣而廷推
鏊瑾恨之迫公論不得已遂與芳同入內閣進戸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逾年加少傅兼武英殿上時政四事曰講
學曰延下曰用人曰節用時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
枷械死鏊謂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辱而殺之吾尚何
顏於此瑾恨又不已必欲置死地又欲以他事中健遷鏊

前後力救得免瑾又欲殺黎淳逮詔獄坐激變土官罪死
鏊曰土官未叛何名激變或惡楊一清於瑾謂築邊大費
瑾又欲罪之鏊曰楊總制高才偉畧爲國修邊豈可以功
爲罪初瑾見鏊開誠與言亦强聽之芳專事媕阿瑾驕横
日甚鏊無可柰何居常戚戚四年夏力求去瑾毎恚鏊相
忤又輒發怒欲中傷之鏊惴惴杜門瑾敗得免嘗自贊曰
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茫然
無聞者乎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者乎
責戚赫奕不能附麗權當枉御不能媕阿一有違言超然
不辱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規避歸卧

空山晏然寤寐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于
世自槃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在下之
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崇者乎居閒十餘年
世宗立遣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鏊疏謝乞上講學親
政畧以爲國家經筵之設盛矣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
之以爲希濶之典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日不過三日
三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
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
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
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于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

于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商周之君好學如此夫人主
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
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
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今乃濶畧如是暴之之日
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
且不獨高宗成王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
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
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具
觀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資王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
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

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葉日相講論其後
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膚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
製文集是也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
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
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
度之書日臨數過夫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
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
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
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
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

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
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蓋亦曰講之義而加親焉大
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
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
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
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言親政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
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
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
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
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嘗朝於
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
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
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臣愚以爲欲
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
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
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
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
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
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
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

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
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
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
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慶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
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
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
靴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
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
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
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

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
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
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
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
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慨于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
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
恨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除近世壅隔之弊常朝
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
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
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

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
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粲然畢陳于前
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官未及起病卒年七十
五贈太傅謚文恪所著有震澤集記門長語行于世
史官曰當劉謝去尚焦芳入閣高之勢成鏊又與韓文詆
言入閣者也夙夜翰林之內宜以全身復多所救正要必
有以服其心矣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況終于去乎

彭韶傳珪陳壽林瀚王雲鳳傳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爲刑部郎時張岐以
壽寧侯兄從外臺驟僉都御史入院韶疏岐不可用乞召
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
得釋尋晉郎中其司有華歡間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撓
沮韶屹然不吐茹外戚家昌賜額奪民田勅韶即按頃畝
韶至眞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
債于薛驩故折券矯賜薛人今眞定田祖宗以來許民開
種即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屢
奏虐民賴先帝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彧又復強詞

饒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屢祖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
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上
怒顧左右曰周彧爲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奈何又以[illegible]
請那當是時何喬新與韶同官刑部純懿貞方並負重[illegible]
成化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尋進按察使請王府塋祭停
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貢珍奇擾驛遞十
四年爲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illegible]
獻又劾市舶太監韋眷矯柄進奉私庇富豪輒亂舊章[illegible]
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尚有餘戶又劾[illegible]
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馬騷動帘廢又劾錦衣鎮撫翠海[illegible]

者太監芳弟也芳見疏大怒會詔應詔陳言條上瀚不[illegible]
終罔事上不喜芳從旁言詔毋事輒邀名命左班相左[illegible]
得大官上亟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謂詔貴州未幾吏尚書
尹旻薦詔大臣罷上故知其名二十年遂陞右副都御
史巡撫江南督糧儲明年召入爲大理卿未上又坐論內
外官貢獻道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孝宗即位交薦召入
爲刑部侍郎會浙江不靖敕詔巡視詔劾罷不職守臣[illegible]
其渠魁事遂定戶部鹽法沮壞復敕詔理鹽法詔續奏[illegible]
貧人爾游茲負折閱則責之苦節爲入圖以上獻覽之[illegible]
然動容曰貧丁如是耶召入吏部爲侍郎弘治四年晉刑

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奸贓鉅萬景
有挾欲破法擠紘詔竟抵景法褫其爵景賄方入八百兩
忽降獨旨詔言景贓始些須即獨他日遂可營復爵位爵
位既復遂可營求征鎮漸不可長詔在部二年請致仕卒
贈太子少保謚惠安詔孝友直諒寡欲清心儀狀歉然不
啻寒士所著有國朝名臣錄贊莆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
餘卷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閹瑾惡翰林不附已
矯旨大明會典文訛舛奪預修者官珪降修撰瑾敗復中
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陞禮部尚書當
是時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
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
王與聖旨等珪佯不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
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罷給藏賢
請改牙牌珪曰優敢亂祖宗法邪藏又欲改教坊司邸珪
曰優敢亂祖宗法邪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誾
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益出後曹內臣統
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珪奮曰兵老賊疲賊日熾以目功
者冗償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民間囂然

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疏上
竟遣監鎗諸內臣俄有旨令致仕歸杜門謝客及卒遺命
無請塟祭嘉靖元年理守正文臣贈太子少保謚文毅珪
朴端簡詠自檢甚嚴孝友之行孚於鄉典
陳壽字本仁新淦人戍籍遼東成化八年進士爲中書舍
人選給事中弘治元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爭
寺丞劾壽吏部尚書王恕言壽廉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
少卿陞南鴻臚卿十三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
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劾逆瑾被逮壽抗
疏救諸言官瑾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西未幾遷南京

兵部侍郎九上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乞致仕許之祕
壽任科方貴妃寵族人橫甚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繼曉干
國是壽疏論繫詔獄得釋在延綏會火篩入犯出奇兵邽
之加俸一等既蹄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鏜暴虐
吏民楊一清言壽忠鯁嘗去就宜起撫陝西壽至陝清勁
鏜畏斂戢比去陝人號哭擁之不能行壽卒久之都督楊
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卹下知兵能遏敵請卹其後歷
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尤無
所歸諸子旅寓飄泊殆不能塟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
壽爲言官時直諭時政得失無隱然不喜彈劾人曰吾父

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楊一
淸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才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
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
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林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爲翰林編修
歷陞諭德弘治三年爲祭酒上疏請開科進人才大畧謂
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
無遺材淹滯之歎詔開貢瀚爲祭酒垂十年待諸士嚴而
有恩請託不行故事祭酒膳役銀歲百數瀚悉貯官構祭
酒公署及監中諸師儒寓舍九年進禮部侍郎仍掌監事
十二年入吏部爲侍郎明年爲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羣
僚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弊定莊田折鹽鈔處
監生嚴軍政省供應收才望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時有
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貧緣傳奉授中書舍人上疏
申救御史乞寬宥全風憲之職收回中書舍人成命杜倖
進之門則天命大討自協至公所吝自劾不報十七年復
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因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
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
增進賢才以重政治之根本明年甲子適符洪武十七年
聖祖開科取士之期宜加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是年請

老疏云臣在南京親見諸尚書翟瑄董越謝綬王繼陳道
乞休不允三年間相繼物故言辭懇切亦不允正德元年
吏部尚書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其學優才贍剛方貞
介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
曰隆大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陛下親承付託惟
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貽謀
斥遠近習力體先帝先賢遠佞不假貴戚力行先帝割私
任公戒飭邊備常若先帝不忘綏翟節省財費常若先帝
不忘生民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做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
之則大孝之實通於天下矣其次集羣議以決大政改州

法以奉陵寢崇儉德以節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
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
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
言路剴切無忌尋是時閹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
言事被逮瀚獨往送瑾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
科道招詞逮瀚爲黨矯詔降浙江左參政致仕瑾恨未已
復矯詔指瀚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等爲奸黨瑾
誅復尚書致仕按察司副使陳伯獻常稱其賤者郎之不
知其爲貴卑者郎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郎之不知其
爲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郎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

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子庭棉嘉靖中爲工部尚
書謚康懿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康庭機子燫亦爲
南京禮部尚書謚文懿三世皆爲祭酒燫弟㷆舉進士爲
參政

王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十年爲祠
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倖進者是歲十二月
朔駕自郊壇還坐事謫陝州知州編修劉瑞上疏言雲鳳
守官廉正持行清介顧獲罪宜早賜召用不報明年陞僉
事提學陝西十五年改副使提學如故政尚嚴厲士始不
能堪終感戢多成就正德四年入爲國子祭酒益嚴厲明
年改南通政使請告七年起家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益
發舒才氣日夜理邊邊吏憚其威憂去十年又起家副都
御史理鹺兩淮浙遂上疏乞休又移書吏部尚書楊一清
曰山中竊聞讜言近留王鼎一疏人尤傳頌昔唐介貶數
月兩轉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鼎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
公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峯論落以死岳
蒙泉坎坷終身極貪陸布政頗得超拜尚書今文達貴勢
安在哉切恐奔趨富貴嗜欲利達者相見則稱功頌德乞
憐求官直諒之言無由上達雲鳳曩辱薦奬感激惕懼敢
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效冀得耕田納稅養親讀

書惟俯垂憐念使獐鹿魚蝦各得其性幸甚疏上予告雲
鳳樂於從善勇於聞過居常言動儼然終日立朝立色不
避權貴當官孤立直行己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遭
閹瑾誣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妻女五人幾凍餒

史官曰衛蔡霍者必猛獸逐鳥雀者藉鷹鸇孔父立廟莫
敢致難拂士之重于國家久矣彭韶傅珪陳壽王雲鳳之
所彈劾執奏者非奮戚畹之門卽折中涓之角使人主屈
于朝論宰相視其移書排姦其有鷹鸇之至乎陳伯獻
稱林瀚曰賤者郎之不知貴愚者郎之不知賢獨非意相
干者郎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諸君子之風規可槩見云

劉忠費宏傳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十四年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陞侍講幾三紀始昇侍讀學士忠修勵行檢時國家無事翰林程李輩有文學詞藝好交遊有聲譽忠獨恭欽沉默正德二年丁卯春與楊廷和充經筵侍書故事講書義畢後必獻規諫之語既罷上問太監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許多說話瑾對曰此二人嘗打發南京去遂陞南京禮部侍郎時南京無缺為添註及行忠謂廷和曰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再見之人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以錦幣辭瑾瑾喜曰劉先生不足我耶

後瑾厚廷和而疎忠至南京進尚書明年改南京吏部忠性峻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士人競趨自處常過抗貴人亦力抑之以故久在南京南京名吏隱多俛仰苟合忠獨毅然持風裁奪越關黜吏冒名籍詭冒者千人焦芳顧知忠薦忠賢五年正月瑾傳旨召入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管誥敕是年瑾誅始被推入內閣是時張永幸用事大臣事永復如瑾忠益持重永遣其黨廖鵬來謁忠不加禮如僕又却其餽永大不說忠在閣不滿三月乞致仕不許累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忠每進讜言貴倖茲不悅正德六年累疏辭疾未允强起考禮部貢士出院即乞省墓上忽召李東陽至煖閣摘錄中語言欲罪之東陽為力解忠即日陛辭去歸即杜門其在內閣未久以故無大建明然重厚持正同事皆忌而擠之嘉靖初遣使存問卒贈太保諡文肅侍郎崔銑初入翰林見忠忠慨然曰古薦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取非義財況祿食者乎前進常與銑論當世人物獨推許章懋羅玘且曰子初仕慎事大夫翰林惟司直一人耳其見重於人如此太常卿魏校曰忠留意人才嚴於考績臧否精當人不敢干風裁整肅為一時之重

費宏字子充號鵝湖鉛山人祖授五子長瑀鄉薦早卒次

瑄號復菴進士官參議瑄宦遊于外而宏父五峰璲暨弟順菴璵遂主家政宏生而秀異與季叔雪峰瑞相上下瑄喜曰亢吾宗者必二子也攜入京躬課督之成化十九年癸卯甫冠遂與叔瑞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丘濬為祭酒甚重之二十三年丁未舉進士廷試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初宏之上春官也瑄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宏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宏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第令人北監也瑄笑曰此爾從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北監領班鼓篋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常遊北監中狀元矣汝勉之至是果然是歲

八月憲宗崩孝宗即位預修實録弘治九年丙辰皇太子
出閣改左春坊左贊善武宗即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
院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時閣瑾竊柄變亂公
卿會瑾敗諸所變更悉皆釐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
試解額瑾增其數宏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令
科姑聽之俟後復舊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尚書鑄印局額
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
下數千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宏於食糧二名
外預聽缺者四人習字四人擬次第補度可逾十數年由
是投考及請托者皆絶跡辛未十二月以文淵閣大學士

入閣預機務甲戌二月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會錢寧入
宸濠賄規復護衛宏執不可有[illegible][illegible]嫉宏而覬其位者陰
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宏因引咎力請退有旨令致仕而
從弟編修寀亦罷抵家仕門謝客不敢履城府築樓一區
日課諸子會其從行與鄉人爲讐者赴愬會城濠知之招
讐家人令捃摭又奏欲以聳動上意奏入下都察院時兵
尚書彭澤掌院事瞷得其奸既敗罷又欲加罪濠知計不
行乃嗾羣兇嘯聚奸細焚掠其室廬積聚又使毀其先墓
宏恐避處縣城正德十四年己卯六月濠反隨遣數十騎
趨信圖宏過進賢爲縣令劉源清所斬會王守仁以羽檄

徵兵列郡信州知府周朝佐鉛山知縣杜民表等皆率兵
往宏爲贊畫方略遣人間道致書於守仁畫方略濠平守
仁欲上聞時御史謝源伍希儒方隨軍紀功乃奏曰大學
士費宏編修寀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壞先事之
憂及逆謀之既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逾年世宗
入繼甫旬日即降勅起宏而寀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嘉
靖三年甲申五月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八月大同
卒叛殺參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欲遣將出師
以討之宏曰變出于激不叛者故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
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

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
命都督貴男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乙酉武宗實
録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宴禮部時弟寀從子懋中皆
翰林編修預史事寀進左贊善懋中進修撰丙午六月獻
皇實録成加正一品俸進華盖殿是年累以疾辭上不允
丁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允之時子懋賢登進士選庶吉
士疏乞歸侍養并允之令疾瘳日照舊作養十四年乙未
上念宏召起用遣行人王憲芝捧勅催促宏遂于六月朔
冒暑行至七月二十日至京召見文華右室賜銀圖書一
文曰輔舊元臣入閣辦事郊陪祀歸一夕卒年六十八贈

太保諡文憲

史官曰劉忠宣毅嚴蟲再作權閹斥不獲立朝難進易退暗然磨而不磷者也賢宏拒濠護衛幾蹈虎尾濠敗獲免獨有天幸父子兄弟俱躋清華抑守正之報乎

楊守陳吳寬張元禎傳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家居八年至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成化三年累官司經局洗馬充講官經筵守陳進講武成曰論語稱大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顧後世人主深拱禁中委政內侍反召闔樂之禍高居無爲唯對嬖艷反啓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能舉相除凶惇信明義後世人主直安危利災耳上傾聽稱善八年遷侍講學士內艱去守官五品一十六年孝宗爲皇太子出閣簡守陳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倣大學衍義事涉中官令不得刪去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譽望日起薦國子祭

酒薦吏部侍郎又薦入內閣皆不果用孝宗即位進宮寮官柄臣忌守陳擬南吏部侍郎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即塗去南京字未幾詔議祧禮禮官請祧懿祖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守陳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宗功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辛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攻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畧曰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翫放遠奇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

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於實難若內養勿深外資
弗博銳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上善其言
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守陳奏後數年上時召
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守陳發之大臣頗畏上英明
一見即頓首伏地請退上留再三又謝容臣等出議上下
毋退歎息守陳在吏部偘偘持正論會修憲宗實錄充副
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又辭且請老曰吏
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況臣迂疏
宜亟退上不許請老益力乃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
而以張悅代云守陳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請難後不記

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
今蒐采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
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多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
不得登實錄宜先付史館以備遺亡未幾卒謚文懿後二
年實錄成贈禮部尚書守陳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誼
居常恂恂若不出口至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
識文詞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
數百卷弟守阯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理寺事工部
尚書謚康簡守隅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
四川按察使皆能濟美克世家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年三十八
寬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徐有楨常稱吳生館閣器
歲貢入太學張汝弼尤奇寬新授修撰歷官春坊詹事侍
武宗於東宮東宮中侍堅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
讀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
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況
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傅欲離近習親
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上嘉納寬於經
筵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雅正安危之際尤反
復剴論上改容聽之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議祔葬廟

禮先是成化四年孝莊睿皇后崩中外藉藉言周太后萬
歲後塟裕陵祭睿廟禮皆如適至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
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部禮官議議未能決賴上仁聖
張王綱常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殷悲愴感悟必欲如禮又
下廷臣議寬以掌詹事與議衆促寬言寬出拱衆議臣曰
魯頌美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來皆然至
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繆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
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致仁宗傷痛
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爲法衆議臣皆是其言定議上上
[illegible]曰大義深思宜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

殿奉慈殿者在奉先殿西上初建奉祀母孝穆太后令稍展其制中室奉孝肅左奉孝穆嘉靖初右奉孝安邵太后

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王鏊稱其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興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寬方之無愧焉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少以奇童知名七歲寧獻王召見命爲詩大加稱賞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憲宗即位勸行三年喪及上疏論王道幾萬言語連萬安等萬安等惡之乃告病歸家居二十餘年潛心理學名益大著

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陞侍講學士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衆交薦修大明會典爲副總裁陞學士日講孝宗立熟元禎文名時特俾講說每奏輒稱善丙艱歸久之即家進南太常卿召入修通鑑纂要改太常卿侍武宗東宮尋掌詹事府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謂孝宗亟取二書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將大用之竟困於讒口久之進吏部左侍郎未任卒爲人孤峭奇拔以是不容於時輩平生博涉羣書尤好探經傳多所獨得詩文平實爲人所重楊廉稱其造詣高以一時必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以讀先生之作

史官曰明祖有言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者如守謙寬元禎之講學議禮文章足以華國問學足以明道所謂先進於禮樂者矣歟後世經筵爲具文議禮如聚訟如三人者蓋其鮮哉

明書第一百二十九卷

列傳四　名臣傳十四

史官傅維鱗　纂

梁儲傳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籍南海人別號𤄓洲居士晚更號厚齋成化十四年戊戌會試第一廷試二甲第一改庶吉士授編修二十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事孝宗於東宮日侍講讀旋丁內外艱弘治四年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憲宗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侍武宗於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册封安南國王充正使

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辛酉再主試順天壬戌奉詔教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充正使册封魯藩正德改元詔纂修孝宗實錄及續修會典俱爲副總裁轉左侍郎明年進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會試時閹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已者輒以計去之乃指摘會典紕繆貶爲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憾儲不置捃摭媒孽俄有旨調南京吏部尋加太子少保五年瑾敗召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既至進武英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世千戶辭改尚寶司丞又辭改中書舍人又固辭弗允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楊廷和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儲言於武宗勅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即其家督促上道廷和至儲遜居其下士論多之武宗之將幸宣大也楊廷和暨蔣冕皆在告中外洶洶莫敢先發儲與毛紀泣諫於左順門內既而紀亦在告儲獨廷爭累日不得命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牧地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爲閒言楊廷

和蔣冕皆引疾不出儲曰公等皆托疾如國家事何是時上怒甚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草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日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所請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王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愼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會上欲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令內閣草制楊廷和同儲力諫不聽屢使促勸廷和稱疾不出至是上御左順門面促儲儲不敢草上震

怒手劍立日不草勑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臣草勑泚日陛下覺而恚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大赦矣上擲劍起不促草勑矣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賄謀入寧王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遂滿儲大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鉞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欲寢十四年己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兼給誥命褒諭賜燕禮部會江西兵變大駕上欲親征儲與蔣冕扈從至南都凡七請回鑾不報時且欲郊儲與冕疏言南都郊仁祖配天北

都郊太祖太宗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乃不果又將南幸北歸尚未有期儲冕復跪請於行宮西階自卯至酉汗浹衣上遣中使傳諭再四儲弗起曰未得俞旨不敢起上乃曰予不南矣乃起庚辰冬至德州自劾請罷不允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歸言妻喪未葬先壠未修老病之軀無所陳力上固留遣官爲治塟事葺先人墓而賜祭遂與羣大臣同受遺命策世宗自興邸入正大統儲與冕實奉行勸進事稍定復申前請既而外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儲嘿不辨攻詆者屢屢儲乃復固申前請上始可其奏賜勑特遣行人送歸命有司月給廩食歲致輿隸[illegible]

十六年辛巳夏五月也儲歸日與弟叅議億徜徉山水間嘉靖四年乙酉秋上念定策扈迎功唯儲未錄詔蔭子世錦衣指揮疏辭上重違懇詠報可而遷子均輔爲上寶司卿儲疏陳謝悃勞有加六年丁亥三月二十五日卒年七十七贈太師謚文康諭祭九壇遣官營塟儲沉重博雅接人和易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故羣邪用事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鬱洲集霍韜著論曰儲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不肯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之聞謗不辨故謗言日積平生好施德於人人或賴儲以自庇反操戈向之故海內後進之士未面之者徒聞謗語云云

亦附和而毀焉始宸濠未反時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唯儲與王鏊無受餽廣州同知沈尚經曰南海梁儲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廢畝不堪之土其家儉樸如此御史王溱請典刑儲給事中田賦儲門人也請没儲貲以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遂寄詔籍其家儲在南京初聞報色不動及抄閱家無長物世宗御極言官連疏劾儲假宸濠衛兵是爲故縱反者請召置獄正罪如尚書陸完儲曰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辯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辨儲不辨而劾者不已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儲實廷和當制事在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蓋舊例是

陛下嘗制擬旨人親署御著筆迹故不得而誣儲唯引罪速疏乞致仕無片言自明人服其渾厚焉黃佐曰蔣冕方在庶寮儲延譽宮府力拔爲輔御史西王張璁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儲以璁才引愿往謝立意薦揚竟至大用璁終身慚感後楊一清在內閣親承世宗面諭命撰勅召用而訃音至世宗悼惜久之

史官曰當武宗時君有穆滿之荒群小在側強藩外伺而能家難正志執羈絏以捍牧圉入左腹以獲明夷益其難哉惟梁儲晦以全身誠以悟主退讓和易以遠患同天納牖不避艱險蓋兼蹇之蹇之愚以成其弘濟者當世一人而已

許進李承勛胡世寧傳

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巡甘肅山東風裁卓然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李總兵不遂誣[illegible]兵反汪直欲爲已功逮李自口至京鍛成獄下法司讞進發道士奸即日磔道士於市御史滿三考陞山東按察副使明敏發奸伏如神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挾一儒生飲酒家是夜武官被殺無主名有司疑生逮生酷訊生誣服進閱牒疑托他事徧取商曆入閱至布商家乃武官子死之明日酒家市數十布價厚進曰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遂伏儒生得釋不死弘治元年陞廣西按察使尋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數條邊事或政修明小王子尨剌兩種聞其威名遣元哈桶察察少保等兩年三貢僅費帑銀六萬兩雲中上谷河曲塞境無敵患當是時士馬強壯軍容嚴整進才智忠毅又能幹旋應變以故毋貢多至三千人少亦不下二千至關皆下馬脫弓矢入館戢戢聽命代藩諸郡王或驕與巡撫通酒食乾沒芻餉進一切持法行已慮諸郡王黼惡進會武邑王聰沭不律進發其罪廢爲庶人讋動諸郡王諸郡王自是不敢譁忤巡撫四年上言守內臣石岩剋侵士餉撓軍政岩亦誣進擅用庬械降兗州知府以寬簡宜民七年冬陞陝西按察使明年吐魯番速檀

阿力及其黨牙蘭刼忠順王據哈密馬文升薦進以巡撫
甘肅至鎮結赤斤東諸蕃爲援又結小列禿截吐魯番後
誓言遠征不恤浮議冬月與都督劉寧彭清冒雪夜行出
嘉峪關二千餘里擣哈密城牙蘭遁去得忠順王陝巴及
都督罕慎後哈密城斬首百餘級獲牛馬駝數千時牙蘭
既走遁別種八百人登臺自保將校請曰斬此八百首功
公且得封侯進曰脅從柔遠人期在安輯恐以多戮
爲功逆天道無後遣者斬八百人竟得不死疏請懷輯罕
東諸蕃相援離吐魯番黨與孤其勢西域遂定九年歷右
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進爲革役調餉與水利開屯田去貪

殘奬循善格强禦馭下有權人稱神明關隴大治十年召
爲戶部右侍郎會刑部主事鄭岳言事下獄疏救岳彗星
見又條上修省事外戚奪河間民田進往核田歸民與戶
部尚書周經上疏曰此皆小民恒產國家賦役之地若奪
彼與此仁者不爲十三年敵入大同塞且犯宣府京師戒
嚴進兼憲職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師勒敵銳失律
總兵王璽遇進飭制又敗銳璽得罪進致仕既歸廷臣論
薦四十八疏孝宗知進時時稱許進可大用又曰劉大夏
若入吏部進可代大夏未及召孝宗崩武宗即位首召爲
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正德九年代大夏爲兵部尚書賞

是時大夏屢求去侯進至曰吾可去矣謂進曰勉爲國家
負荷報先帝時上不親政進疏乞勤聖學戒遊逸改吏部
尚書代焦芳時閹瑾專權進持正不可干撓三年考察外
官瑾得賂輒欲留諸貪殘吏進不肯瑾怒百方欲中傷之
不可得以劉吉壻員外郎再署郎中爲非制又誣進薦雍
太非其人除籍瑾怒猶未解又据進在大同時籍士出屋
役錢失勾校爲吏乾沒且縶進家督瑾誅得解復官致仕
卒贈太子太保卒後十七年巡撫上其功得諡襄毅進子
八人詩卿進士詰進士歷官吏部侍郎南戶尚書博學能
文卒諡莊敬贈太子太保讃歷官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乞致仕上不喜罷讃小心守法不敢
任喜怒進退人上常稱讃端愼爲夏言嚴嵩所持在吏部
不得盡行其志諭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有才畧好談
兵進以子讃贈少保明稱父子科名官爵極盛輒推許氏
云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
承勛幼靖敏長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
顔相師友修勵行業初知太湖縣力行善政歷南京主事
刑部歷戶工部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
藩內外孔棘承勛深畧雄才撫機應正德六年贛賊

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
瑞州承勛廣詗諜結壁壘扼溪澗屢進戰擒胡雪二幾晝
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承勛諭降徤賊王奇約內應
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卽上疏請
蠲逋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執兵部呉廷舉總制俞諫請
邊兵勦賊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
南昌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果走裴源大
敗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其功誣承勛寬賊詔命大理卿燕
忠卽訊未幾誣白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右左布政
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敵患自

汪直開邊敵輒携貳擾開原懿路汎河三城極殘破承勛
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鎭夷松山柴河六堡堠望一百八十
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
隍樹木爲阻固東圉少寧進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
掌南都察院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爲吏部尚
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
御史代胡世寧提督團營惡郭勛驕縱剪其羽翼勛怨之
欲幷中世寧承勛辭營務不允八年爲兵部尚書當是時
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若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
哈密擾河西小王子歲入塞承勛與世寧相繼本兵同心

經理戎事頗戢承勛奏裁各省鎭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
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依城社
坐耗國儲朘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莫敢向問者承勛
恃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
詰上言宮府一體淸宮軍考選淸核並如旗手等衛制曰
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隷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敵東市
勦曹賊皆四衛功以宜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承
勛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
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上從其議九年大
風晝晦上恐懼憂邊詔罰方畧答曰聖祖有訓謹備外戎

去歲氷合北敵盡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延寧固原爲急
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西災窘
曩時河西急若土魯番亦卜剌又深入兩下夾擾孤危益
甚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經蔣涢被其殘害急宜繕塞設
險斷臂截踵使賊相隔絕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卽爲
門庭之患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起
贖山持从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歸命請
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爲警備以保社
稷幸甚十年議耕桑禮詔問之承勛答言禮有儀文政有
根本惟上下儉節裁川興水利足民衣食今日急務議郊

稀又詔問之承勛以傳經術順人心爲對承勛楚人久有
重名上稔知之欲用爲吏部尚書不果是年春充正使册
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年五十九贈少保謚康惠承勛學
有源委才無枝枉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
發絜廉自守家無餘資子敉益府長史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世寧骨相奇古家
貧力學志節清峻長益韜戢留心世務初爲德安推官陞
南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問學
時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春詔求言世寧條上十事其一
言用人宜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

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翺
以大理左寺正後爲御史今一切叙轉專泥科條以故才
賢抑塞朋類引援之人佐理其來有漸出爲廣西太平知
府太平瘴鄉多土官苗獠世寧至訪接示禮意不擾一錢
翕然帖順一檄創壺關萬夫畢集工費數千金皆土官辦
閱數旬成太平州酋豪李濬淫刑撓法莫敢詰世寧密受
方畧龍英土知州趙元璡元璡擒濬來獻散其兵四千人
歸農元璡者濬外兄也土官世及甄轉展結勘索賂土彝
土彝以故怨叛益輕中朝士人世寧令土官生子即聞府
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攜之見太
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官於朝土官
大悅服謂胡太守仁廉內覲歸土人走送者數萬服闕北
上過滄州會流賊攻州世寧入城爲州防守賊攻城不能
破去補寶慶知府節約公廉有威藩府人不敢忤盡平其
役賦當是時川蜀江浙盜起陞江西按察副使兵備東鄉
東鄉盜藪初縣世寧鋤旋撫順東鄉安戢督戰裴源及廣
昌城三邑時都御史俞諫用兵桃源久無功寧庶人有逆
謀世寧上平賊二策惟勦與撫今素無定恩威倒施事多
轉展賊益無忌惟舊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
撲滅于微持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戢戰與農救傷

郵困治安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
禍結後患未涯殷憂方甚又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是可
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
來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
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
被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于外府擾
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爲大盜
臣下懼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寧
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固
寵瑧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

聖明廣集群臣及江西鄉士有識士夫會議推舉才望重
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巡
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兼
揚清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其新舊盜賊應撫
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區處久困民窮妙選
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
益崇謙順遠避嫌疑仰遵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
郡縣應有政務遵事朝廷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廢法
該府更宜嚴戢官屬恪守禁例施舍已責惠及貧民莊田
基址悉還原業再有稔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提問

如例更乞嚴勅鎮撫以下官欽奉太宗聖旨事例凡遇王
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奏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
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盤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
上宸濠大懼偏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
完都御史石玠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世寧世
寧先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皃
徒挾上旨襲世寧巡浙江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其家人
索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間道歸命
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于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
皆聞微臣贛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輩並

論救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得出獄謫戍瀋陽居四年
宸濠果反釋世寧士伍薦除湖廣按察使未任嘉靖初擢
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世寧疏勸修德講學條上四川為土
番所苦飭道梗阻乞用人理財增兵將明賞罰未幾召為
吏部右侍郎未至外艱去服闋乞休時大禮議未决世寧
疏乞早定大禮赦羣臣小過簡賢求治又聞羣臣伏闕爭
大禮得罪復上疏言羣臣心欲效忠詞乃過激乞擴然開
釋消除疑沮嚮同治安召為兵部左侍郎上京東邊備二
十五事又上大學仁人能好惡洪範惟辟作威福臣無得
僭易大傳不出戶庭無咎講議三章疏入留中言官因劾

世寧告密世寧乞下其章宣示引罪求去不允又上知人
官人疏尋以病乞致南京吏部侍郎未幾擢南京工部尚
書以左都御史召與李承勛同過沛疏漕河事宜改刑部
尚書霍韜言世寧廉直宜總憲加太子少保仍右都御史
提督團營尋復為刑部尚書張璁惡陳九疇世寧力爭九
疇有功河西忠勇不可殺九疇快奸回輕中國九疇得不
死風霾詔求直言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轉兵部尚書加
太子太保力辭疏言外敵方強內憂日甚天下之人奄然
皆無忠義之氣我朝尚書兵部者臣鄉里所聞方賓于謙
耳目所逮劉大夏彭澤忠勤為國不得保全其幸免者惟

阿軟媚坐視養亂者也援姚崇李剛故事上定武畧崇[illegible]
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士夔定邊儲絕弊源正謀議
惜人才十事時桂蕚倡言太平勸上銷兵興禮樂世寧又
特疏申論武畧人才二事上知其忠梗促上任議行十事
又議棄哈密不可勞中國奔命小夷閉關絕貢便芒部酋
沙保本末誅嬌誣請賞力薦陳九疇馬昊可任軍旅唐龍
可爲兵部侍郎相佐助在告又上武備人材邊儲三事自
度不得行其志決意辭疾去李承勛代爲尚書逾年又召
赴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辭不赴嘉靖九年九月端坐
而逝贈少保謚端敏世寧樸忠直諒氣壯才雄濟以學問

優於經濟淡薄寧靜清素不涽席書嘗稱其論事如結舌
草奏如懸河邵銳曰胡公疾惡如讎善則猶已余爾爲公
屬吏手書勉余忠孝大節公兵曹不數月夙弊大奸利事
整剔十五六議哈密與方獻夫不合論芒部功王瓊以爲
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桂蕚以爲傾官相壓亂政發怨訴
於朝哈密士魯番疏制置極詳士魯番切曲先衛人牙木
蘭爲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我士魯番遣使來而大臣觀
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乃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
蘭及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士魯
番善貢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於今中國

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
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
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
印賡不辱王命且士魯番方恫惕中國懸衛諸夷但遠越
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畧以離其黨購賞義務使相破
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發夷及薦馬昊施儒
楊必進及九疇爲將皆報聞河西之義語侵張璁彭澤陳
九疇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得以厚
賂故誣朝廷桂蕚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之賴上明
聖憐其忠梗終始眷注焉集有奏議行於世其危言正色

遠慮深憂天性然也子純肇慶知府有材行幼子繼幼讀
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
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請教繼乃指示
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顧兵官非
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具實告世寧嘆曰我自子自不識
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
一也世寧劾宸濠繼曉曰疏入必得重禍柰何世寧曰吾
業以身許國疏入下詔獄繼奔哭病死世寧毋獨不哭曰
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史官曰許進撫代撫河西關隴威遠夷䂊強藩跡其雄畧

馬鈞陽之亞也寧失首功不獲脅從宜後世有興者矣李承勛提兵南北屢平劇賊其大勛尤在中樞使宮府內耆一旦廓清誰之力歟胡世寧懷柔苗彝結以恩信勦撫定策爲行間寶符至於直道侃侃發江藩之奸與舉朝文武爲難抑何壯也史稱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直匪躬之大臣矣

楊一清傳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父徙巴陵又徙丹徒年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憲宗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于黎淳十四歲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矣成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交結海內名士益有文名從學者日衆出爲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在陝八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修文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三邊學多士廩歲必一試其蒞事愈久愈嚴夏楚之用殆無虛日士試廩守法及去任士追德往事凡中才以上可貢可舉者未

常一朴及之性明知人方進取日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其言嘗語人曰陝有三奇士康海呂柟馬理後皆爲聞人故其造士五十餘年猶用不盡當是時雖宗室不能奪諸生之席雖撫按不能撓課士之權爲明提學第一十一年召爲提督四藝館太常少卿十四年進南太常卿弘治十五年劉大夏言馬政廢壞陞副都御史督理茶馬鹽馬陝西人素喜一清一清官益高才益展布清牧地凡十二萬八千兩百餘頃條上茶鹽牧事宜及易置馬吏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闢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凉固間雲錦成群又奏准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篦轉

運茶司每一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如此可得馬二千匹官耆而商不損與開中不同著以爲制十七年敵入花馬池塞十八年勅一清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一清條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裁折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敵紅古以援固原築垣濬河以捍靖敵敵入闘一清至輒遁去正德元年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敵衆折墻而入犯環慶寇固原踏平鳳臨鞏其間糞土

雜處倘兵連禍結內變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敵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墻二百餘里開濬溝塹延綏地方得有壕塹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敵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漸疎墻既日薄塹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敵由花馬池折墻而入戕破固原敵大得志姑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築墻挑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常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陳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邊至環慶地方挑空邊塹僅七百餘里自謂可無敵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各敵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折墻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廑宸慮勅臣經理臣闒劣歷官陝西有年敵情邊事頗常究心但今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敵衆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

州一帶邊墻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勅常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之忠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

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敵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敵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敵衆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

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備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冬北敵若復侵犯謹當獨率諸將恭行天討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避今首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增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伏望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勑一清便宜經理二年一清言臣卽兼巡撫已不能專力馬政令且總制事益廢閣乞仍遣巡茶御史兼馬政是年引疾東歸閹瑾惡一清不已又羅織逮詔獄李東陽力救得釋兵部疏言一清修邊方有端緒而去凡糴餉費銀十餘

萬兩起戶役銀十六萬兩及諸犒勞藥餌轉運木石皆一清精神運用計慮周悉今付之新任撫臣意有異同事無統紀恐徒費財靡益邊務乞遣大臣專理議上兵部右侍郎文貴右副都御史張鼐陝西巡撫副都御史曹元乞節用瑾意不欲脩邊內批罷役銀鉻大鏦解京事竟止五年安化王寘鐇反寧夏召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軍務同太監張永討賊兵譏至陝仇鉞已擒賊一清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柰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

廣矣柰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清上問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卽不濟柰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卽退瑾殺奴餧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卽行事無緩須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一清見如一清策竟誅瑾永力薦一清才

望上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六年改吏部尚書中
原盜起上平賊十一策金山之捷皆其貽書陸完指畫機
宜卒如所筭賊平加少保一清在吏部時給事中王昂劾
吏部謫官一清疏救御史孟洋劾內閣謫官一清疏救雲
南陝西鎮守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逮
下獄一清又疏救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
大學士尚書如故一清不屑曲謹錢寧惡之以災異自劾
去歸丹徒宸濠變起一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
則三吳無虞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貽書調金山軍爲
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地方恃以無恐武宗南征幸其

第宴飲賡歌兩晝夜有導上後南幸者一清從容婉諫遂
不果嘉靖初遣使存問大禮議起一清見張璁疏曰張生
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璁蕚向用力薦之嘉靖四年敵
大入寨擾關隴起一清兵部尚書兼憲職提督陝西軍務
未幾召入內閣首薦起大學士謝遷費宏遂請老一清亦
請老尋加少師改華蓋殿上憐其老令朝朔望一清復銳
意修邊及選將練兵屯田防敵上亦用其言竟中止一清
惡郭勛驕橫諷御史趙鏜劾勛奪勛後府及團營八年秋
一清計去璁蕚霍韜曰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張桂去且
及我悉上疏列一清二十四罪上立召璁還內閣俄朱繼
宗獄起坐一清受張容金錢名請永誌又氦與容指揮
錦衣上又憐一清老有功不問言官蔓劾削籍明年疽發
背卒繼孫元援詔請得復官二十七年贈太保諡文襄一
清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曉
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拈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
引人人或嘗已顧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亦爭趨其
門先是一清在靈州日習演營陣人多笑之一清知之曰
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聞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
爲法毋論諸將日無事嘗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嘗如無事
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

野戰以爲能耶笑者服其識一清明於知人如拔仇鉞於
列校擧王守仁於庶僚錄楊宏於編戍而有功漕運識伍
文定而首倡義搃用喬宇而捍禦留都拔俞諫而總制江
右皆儲賢於無事之日卒靖大變有幹才人多稱焉
史官曰韓魏公自謂才周四面方是經綸好手如楊一清
之有猷有守好尚既端于邊防馬政造士用人投之所向
無不卓然利今而法後近代才相鮮能儷之至于用寺人
去寺人肘腋大奸如距斯脫劉謝諸賢不得不讓美矣

梁材劉麟蔡太吳廷舉傳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十二年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尅苦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材還禱於城隍賊未幾就擒材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爲我擒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正德二年晋刑部廣東司主事獄大小無遁情刑尚書洪鍾每命諸司錄其讞案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閹瑾誅榜諭天下出材手筆大學士李東陽見而絶愛之及爲史記先是東陽與楊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刑尚書何鑑都御史楊綸

令其屬徧爲之東陽見材作喜曰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天下後世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冨名材至愈以清約自厲入覲具一書二帕贄京貴槖中無一長物而其廉幹益著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中官畢真爲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材曰事急矣將若何材即就案草檄調兵方畧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説真令撤兵衛自是奸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爲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殺者六載未定御史須材爲之材即召致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頫額輸服御史難其太輕材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詗知夷果寃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晋貴州左布政使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王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即畀蔬弗受也材兩典名郡及爲藩臬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廵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文定往平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晋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任駕謁山陵材受勅偕宣城伯衛錞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

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贊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才上命之起原官加太子少保材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筭張璁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璁意其黯黯未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上念吏治靡雜特命材以戶尚書行考察事所汰簡者數百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上命兼刑尚書讞勘之居

數日盡得其情擬奏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此前此未有也平生爲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卿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時翊國公郭勛恃寵擅專損兵冒餉材疏劾之上下其章所司讐勛威莫敢詰役按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爲僚友泄其語反爲所中遂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興邊費無藝加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災材籌之殫竭心力必不稍以加賦於民在職力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初世宗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材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

世宗心不善也頃之材去且死卒後邊儲大窘計無所出世宗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恆約敕僚屬壹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尚書處公廨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廣東日右布政林富而肉數多召其僕誡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踉蹌而出詈不已材頗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爲戶部尚書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飲有干謁能峻拒之乎坐部治事無敢闌出入以故貨賕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治材猶縈正直出於天性佐食圖蔬絕無葷味公服用淅蕉極下者底裘不厭澣綴唯褚鮮潔而巳爲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室

崔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召爲梁公矣此與司馬光入朝何異西長安街有屋一區尹嫌其陋公至即居之但掃地塗壁而已尹甚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鄞邸典除慶初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劉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至麟始登弘治九年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橫骫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麟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孝宗爲之霽威事尋得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疏雪冤滯無慮數百人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

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聲不和閹璫啣麟出守不修謁猶擬郎中時瑣細覈爲緝取郡人爭致鹽麟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旣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時與龍霓及湖人吳琬施侃陸崑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太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中興焉璫誅起知西安遭內艱去郡服闋還陝西參政陞關內饑數深入朝遣大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異麟曰肅邊本以衛民也民亟先困乎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參政共圖其便議遂寢麟亦嚴核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起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

撫北虜後引疾章至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其才節再
起爲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
之府高第士頗避之麟㕡白吏部盡選才廉克曹任仍請
築外帑制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
納上嘉其意賜庫名曰節愼實自麟始凡工部上供率繇
內府所徵多溢典式不受核麟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
裁之中官用此銜麟會上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蘇松麟請
罷遣忤旨勒令解職卽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
者其於文以沖夷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竊耿穠纖
寘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還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至與人

談謔往往出微辭臻妙趣早黍玄理兼達天命常請王廷
相預作墓銘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爲作樓圖
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卬
以時事不答公卿交薦不知也性情約疏布自喜事繼母
戈遇異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
約累志吏尚書李默言麟儉居溧陽常遣門人候之麟引
至臥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嵋
山逸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酤風雨瀟瀟欣然達
夜其風尚如此常以爲麟掞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
不撓似羆之至于廉約省素家無餘貲位列三事以功名

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異世稱二劉不其然乎年八十
八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雍太字世隆陝之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知吳縣吳濱
湖湖漲淪田千頃太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有老
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
夫曰妾逃兩月蹤跡不可得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太使人
視其尸乃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於石下此又其
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一拷而服十
年召爲監察御史舊令行吳人冨好饋太不受一錢巡鹽
兩淮淮灶丁貧而鮘者幾二千人太巡滿俱與完室歷陞

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人劾尤幾至千輩盜
竊橫行太先收冨家人抵罪羣盜悉平晉僉都御史巡撫
宣府叅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太具草且聞上稽跪堂
下乞受責図自新太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股慄
稽乃譖太時相言官遂劾太以擅辱將官罷退居常曲嗣
墅不涉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薦其有敢死之節克
亂之才詔起左副都御史操江固辭弗允尋陞南京戶部
尚書時閹瑾用事以太鄉人欲親用太太不應遂斥太秦
而諸所常薦太者馬文升許進皆獲罪太歸復居常曲日
焚香讀書與鄉人論稽事不與上官俯見族黨有犯必告

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以大故屈法年八十卒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戍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
廣東順德知縣絜己字民時劉大夏爲左布政使知廷舉
移文輒具尺書廷舉益盡力效職都御史屠滽召見廷舉
甚溫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鐺某者屬我修其家
廟縣令可理葺之廷舉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
役一錢不敢費也滽漸已之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廷舉節
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謂還金且葛雷產也太
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者會
廷舉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

會其值竹木碎屑計斤兩廷舉因服梏手日詣訟所士夫
羣泣訴其亡私盗狀御史大慙釋之弘治九年滽入爲吏
部尚書時廷舉爲令十年矣遷成都同知起復改松江上
疏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盗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三村
池水盗正德二年革兵備三年改鹽法兼屯田四年陞廣
東右參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時閹瑾專權廷舉[illegible]
鎮守內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作帑解京皆非正[illegible]
日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illegible]
廷舉五年瑾矯旨坐其枉道荷校不死戍雁門再月赦[illegible]
還郡是年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參政討

桃源賊時總制數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費萬計賊益熾
廷舉饒智畧勇不避難及遂監錯益喜與副使胡世寧發
憤欲設奇取捷平賊且諭解散及爲賊得賊刼廷舉求撫
廷舉詞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誘勁賊執其酋出[illegible]
舉後入討平之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舶進貢交易
之法平傳役十年嶺西猺獞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illegible]
嵩府十一年轉左十二年湖南饑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
年勑撫永順保靖兩江口獞情廷舉爲堅明約束條奏上
十四年還京後出湖南定諸獞地界又疏言六事備宸濠
變宸濠大根惟恐其巡撫江西嘉靖初召爲兵部右侍郎

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
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亥工南圻肅然廷舉長身而瘠
面如削瓜敝衣帶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
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予不
較有亡陞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二年卒年六十六所居
湫隘亡郭外田頗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殮都御史[illegible]
鎮爲之經理崔銑稱其貞才絜廉厚行亢力鮮儷也又曰
廷舉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朝夕官四十年百疴九死
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擇屈已卒未聞報德者
史官曰大臣之負經濟者類以才掩其節若梁材之食無

兼味劉麟之四壁束書風尚可挹也供典名郡供莞國計
磊磊有治辨聲梁之才至今兼拜六曹其經濟何如哉雍
太能完範丁之宰而延舉不肯修大瑞家廟遺愛遺直古
之人歟雀銑曰吳公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百辨九死
卒未聞報德者苦節如是亦可為世概已

明書第一百三十卷

列傳四 名臣傳十五

陳察陳袞傳

史官傅維鱗 纂

陳察字原習常熟人母諱夢斗間氣下衝體貉而視腹有赤文曰夙已遂娠生察察生嶷然壯甚動止自矩下帷日夜誦不輟舉進士初為南昌推官選授南京監察御史劉瑾擅權察持議忤所屈坐罰輸米邊百五十石瑾誅寧彬焰起益甚察力爭不得嘆曰死耳而不難老母耶是時母諱老乃移疾歸養又九歲會弟袞免檢討亦歸母諱趣之

起曰若母以吾老為念而孤天子恩乃起升故官僉[illegible]按滇上疏言天下大計五曰備荒曰治兵曰屏盜曰水利曰民牧俱下所司著為令寧王宸濠反江彬說上以南方饒樂可游上欣然嚴中外且發察抗言弄兵者陸梁彭[illegible]閩寧能舉大名甚發三千騎渡江可徑縛取柰何屈萬乘尊奔吏士自且上出而京師空然無六尺寄撫臨即北不憂敵不憂蕭墻內耶上不懌切責之奪一歲俸按滇屏[illegible]呵以身閲行營棟而微判民間得失滇中別産銀幸臣[illegible]縣官易而征之歲可倍度支費什一下使者議察持不可曰此兵端也且上以采用事者視其利余視其害而從[illegible]

之不可竟罷議金齒帥沐崧挾中官勢而嚙察劾治如律
上未有子察抗疏畧曰臣越在外微妄干國家大議死罪
死罪陛下之踐先帝尊者十五年矣先帝十八年而棄羣
臣亡卒然之患以有陛下也陛下多狎游壯未有子群臣
心怦然竊慮萬一宜早定大計擇親賢宜禁邸端良之士
屏翼左右陛下固萬壽無量庶有以培本根消窺伺臣民
不勝大望不報亡何武宗崩世宗入繼詔求直言而察遷
自滇數上書陳君德興革利弊復出按蜀察奏上以罷蜀
鎮守及諸織造中官具其狀甚悉中官尾得書郊之刺骨
謀格不下然上固巳心動後疚躬有所裁其如其奏其按

鎮蜀一罷青驪布袍導二吏符節而已方面而下大驚服
愓愓亡以奉下風墨吏多解印綬去內艱歸服除再入爲
御史王邦奇者壬人也側罷所任千戶不得志祿上意誣
大學士費宏等給事中楊言因糺邦奇上悲爲大臣遊說
朝詔獄訊備五毒察大呼曰臣察願以不肖軀易楊言地
下衆錯愕引避而上連日賜之不爲動退具草言亡論邦
奇請非是大臣不自傍并支罔亡以消厭人議惟上體貌
終始其聽自劾邦奇則下司寇獄彈治勿令天下有以窺
見風旨上曰善因遂寘言獄郭勛方挾幸爲奸利巨萬察
將監軍事發其陰請賜罷上謂御史類吾不愛勛以訐爲

史其令勛就第察守御史久同列變起大位幾偏始遷太
僕少卿垂拜察後辭薦代人太僕於故事不得辭又不當
得薦代人坐謫潮州檢校察怡然卷衣出倍道趨潮眾謂
儒生讀經學諸儒生人相勸亡倍陳公恭蔵移信州推官
距筮南昌吏可三十歲治如南昌晉浙江按察僉事陞副
使踰年遷山西按察使尋遷山東右布政使巳又遷浙江
布政使入爲光祿卿既上皇子生賜詔爻官錄一子太學
生改左僉都御史撫南贛至鎮申約束定保甲稽要衝動
習技射士畜獒搜之捕搜盜魁盜相戒請明吏毋汚陳公
鏞爲也而察益頌高皇帝大誥閭里社社人給小學彬彬

矣乞骸骨疏數上許之故受經羅欽順而友張潤章丞相
其劇切爲君子歸杜門益讀習濂洛諸先生書布潤外事
監司歲時行部間造察察度其人長者乃巳或其人非長
者而後則徐出所仮麥強飯之曰余田父耳也又多異諸
刺刺是非咸逡巡避去所緩卽生平不二余蔬食衣冠爲
亡易弟令綴以絲縷色錯然久而失其故少年覩以不堪
或相率竊哂其非情云既老病且亟捐私田三百爲邑庠
博士弟子貧也曰吾異乎所以爲子孫侈者卒年八十二
有集記奏草若干卷弟曰寰字原大生而秀髩眉孩提誦
斂母譚宿治佛殿晨從樓誦諸品經而臥寰樓下竊聽則

已闇記可十餘品譚母驚曰豎子安所得之笑曰媼長不
樓誦耶爵者吾固聞之弱冠舉鄉試第三人明年舉進士
選庶吉士年授翰林檢討大內災褎上書言先帝未殯色
而起謁上帝巳復告於寢出朝群臣召對以問考得失祭
必躬裸獻終十八年卽亡以寒暍小故廢罷者主上所親
覩也今奈何獨厭法服謝拂士貂狐之褻貝帶翎翿而射
馳大鹿之墟乎臣愚東之諸王邸仰都先帝嚴藩屏備不
虞甚愼悉也上徃奪中貴璫莢邸罷王王不置璫自以孤
上以發耳臣愚以爲修故事擇近屬賢者寘邸中上一旦
有子令還國亡害也疏入發奸人諸又他條絕逸欲遵顧

命禁橫歛正法度節濫用語多戇上不省奸人從帷中下
其奏奪半歲俸褎鬱鬱不自得且念母老謝病歸與其兄
更出入侍養母暑中疫不解衣而持侍者月餘衣側牖垢
生蟣貌損髮盡白穆宗卽位修武宗實錄召仍檢討褎言
邇者采尚書故實上六館此不過從牒囊中探得之何關
人主大計卽翰林臣臚列具員耳今以爲宜復古左右史
記言動秘燕之間備列形管亡令他日蓋喪國事又太宗
下金陵諸緣故主斯僇父老一二志焉臣不佞首陽之餓
豈紂聖武王非耶上幸人賜一傳瑕璫不掩庶有以風示
永永不報楊廷和器之謂曰吾老矣薦爲經筵講官其所
陳析治忽要致訾豐不厭上恒目屬之且爲閣臣若講不
當如是耶宮中有妃之戚或謂且罷講褎言人主寧以一
微戚廢大典無巳則殺吉而事乎上曰善時褎以久當遷
會艱日馳一騎倉頭從而南哭不巳邸家工方爲母譚像
未成褎尸息有間欻然啼曰余庶幾得之跪命墨點丹粉
啼未絕而母譚之像儼然兄察自蜀來望大號曰母而在
哉服闋守故官會張璁等由議禮驟貴患所羽翼寡而宿
嚴重褎欲以風致之褎謝曰諸君吾故人非不知從諸君
佳第吾憂身後耳乞南遂爲南司業亡何兄察坐事謫朝
褎聞棄官偕行萬里抵嶺而别遂歸臥益堅後以薦起爲

國子司業世宗制禮樂下有司毋得仍孔子王稱其尊爲
先師而言者遂上書言闕里廟罷物王者非當褎持不可
曰陛下尊孔子先師以抑之耶將尊之也卽尊之闕里制
當益亡所裁言者不自惟而謬推測聖意宜寘罰上從之
陞南京國子祭酒巳拜則上所論次大學章及勸上進德
勤政戒土木省齋祀上覽書善之謂褎忠愛朕所進留覽
褎先後蒞太學其大指寬體輔情而行最後整條禁策怠
惰時時周訪諸生貧老病老賚給之以故爭自喜得出[illegible]
公門卒甚然褎晩更官薄助教劉世龍上封事多所譏忤
下獄柄臣疑其出褎鄉之遂致仕褎歸兄察亦罷歸日夕

相與考問德義間出而雁行白鬚居譽嚴甚都稚子走相遜指曰此陳先生也卒年六十三所著集二十卷

史官曰事親孝則忠可移于君陳察陳褒至性孝友人也觀其思成母像與徒步隨兄萬里可謂孝子悌弟故一出而輒關寺死諍友建國儲皆犖犖大節風百世史稱陳元方兄弟閨門雍睦有德有行以今絜古何嘗二方而宦業殆過之矣

王以旂周金傳

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鍾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金澤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解圍帶贈之曰君異日服此不難也正德六年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揚旗剽劫庫獄以旂集鄉兵要害處遍置鐵蒺藜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數十人闔境帖然益省刑紓賦與民休息縣大治選監察御史掌院左都御史彭澤甚見器重一日指其坐曰當拂拭待子矣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閹瑾者黨濠倡議罷試以旂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事事如故瑾又傳武宗親征道出汴輒下

牒取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以旂執不可謂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勅至圖之未晚令豫發公帑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瑾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時泉漳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以旂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代還先是以旂父感風痺再疏終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御史督北畿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以旂繪四省交會圖繞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

都御史佐院事辛丑轉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淸漕舟滯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脈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閘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漕舸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地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塲曰昭陽勢豪侵没多獻德邸藉其牽制有司因循不敢問以旂謂水櫃復庶畜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涸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事竣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人皆憶金澤賂帶事至是驗矣以旂處父母那務持重屏騶

從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滄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爲法也乙巳考察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參武弁至千餘員有旨竄罪以旂念衞官多貧値熱減詔至即承德意悉蠲之歡聲載道丙午召入爲工部尚書至則琉璃河圓明閣工興經營節縮得不重費工完賜銀幣者再九月二品滿考上遣中官賜寶鏹羊酒丁未改左都御史掌院事以旂思彭澤語益感奮尋轉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銑倡議復套業奉命集議佽吉出遠銑即命以旂以尚書兼右僉都御史代之陛辭馳入關亟罷

郡縣單需停造罷且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扨營之奬勵諸將愼固封守雖倉卒建牙而能推布腹心畢盡羣策如延安設遊擊一人淸平高家二堡與淸水營文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縣參將改分守靈州參將移橫城平口西寧二守備改參將疏入皆得允前此哈密熟番久留甘肅以旂患之同都御史楊博廉關外鉢和寺傍可田可廬召諭諸番爲繕室廬分比舍即口授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關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遂徙帳房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而數十年穣類爲之一淸自二十七年入鎭

至三十二年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口西番無大舉無深入戊申敵犯山丹巳酉犯波羅及莊浪巳又犯高家堡再及鎭羌皆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敵圻都庚戌敵擾磨石移軍敗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凉鎭敵斬首一百三級盖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敵於淸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騸馬城燕麥川七墝溝神塘嶺巳酉番賊出没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凉斬五十七級辛亥斬三十七級計斬敵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㷀纛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

敵及番族三千餘人邊人自敵中聞而歸者千二百有六
十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窑塞四千六百四墩臺一
十二築完兎査梁及蘭州邊墻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恩
蔭子者二賜金帛者八賜勅獎勵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
年滿考加太子太保癸丑春病劇撫按代奏得旨致仕不
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固原聞者莫不奔喪失聲諸鎮軍
民爲罷市者數日蓋以旂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
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要之
久遠不出已意違衆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
三年間所治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訃聞上震悼輟朝一日

予祭葬贈少保謚襄敏蔭一子爲冑監以旂性恬和事父
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洇䆗亦自浣滌與鄉人
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凛然而無幾微見于顏色於宗族
如舊恩義尤篤爲工尚書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
厝逆兒窩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遣
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其長厚自金澤後方再見云所著有
漕河奏議漕河撮稿督府稿督府奏議若干卷
周金字子爽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歷太僕少
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歷
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巳歷南京
刑部尚書改戶部金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爲
榮金爲人凋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餘
上度可施行而後言武宗數游幸金上疏請早朝躬覽章
奏總權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
乃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討引鹽暴
横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宫外議云已娠請誅
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是時閹幸擅勢與言路
爲仇不旦暮死則竄金爲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愼卒免於
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卿貌瓌偉善議論矜在科每九
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屬金金口對甚辯聞者心懨壬

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金笑曰不然將
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叅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
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
督府而叅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
酉議用兵土魯番復哈密金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
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可乎衆曰如土魯
索金幣何金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
也卒從其議于是衆以金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皆推
金往金既豁達不拘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其在兩
鎮人見金色詞既巳心安金金益務寬簡以慰帖之常欲

笞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金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
不忍笞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
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疏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
勞邊人益愛之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金愕然踟
蹰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
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
之爲得巳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金曰不然
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
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
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及之宣府總

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金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
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
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因圍帥府金
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金金曰吾在也毋恐卽便服出
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
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金不委罪若也氣巳
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者罪也是總制者
罔利不息我衆耳金從容懇諭以利害衆讙曰公生我始
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金延宣皆敵衝金內撫諸軍
外策強敵關城晏閉邊昕緩帶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

爲才自金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金時起巡
撫保定矣遂往拒紫荊擒大同諜者數人送京師會眞定
巡按李御史有娠疾人其邑開銃聲驚以邑令誅巳欲扶
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巳至遣吏發卒捕守一城
盡空金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
黨爲之訟究金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金而黜御史金本
通達不務爲崖異然大體所在不肯苟爲婀此蓋金所
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章聖梓宮南祔始奉吉山江
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眞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
險邑[illegible]不敢任金獨言沿江出陸路不可通欵且奉王體

馳峻坂上下撼頓上聞之悲惻柰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
大臣亦需探沿江路果險如金言乃决從江之議以鉄維
舟行如期至承天以埜江千千里免於伐樹壞屋役夫數
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金之力也入爲刑部尚書轉戶部
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明年病卒年七十有四金書
讀書雖稗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爲詩歌羽檄雜
傯中幸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書有昔人風骨家居好獎
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
勤榮與不取其有論平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
先款客極豐潔曰賓祭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常畜媵

[illegible]言子愛商有法。飲食必有訓卒。賜葬祭贈太子太
保諡襄敏
史官曰明自中葉武功不競宦塞上者以增烽堡遠斥候
爲務井自曾銑以復套議見戮益噤不敢言出塞而王以旂
在井寧靖間頗奮首功[illegible]過當而此未有也周金暨
撫邊[illegible]以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安文倒成愛兼克斯
封疆之[illegible]

張時徹喻時沈啓陳堯傳

張時徹字九一勤人少內斂而狀默默就外傳日授書數
百言輒誦盡之輒又誦又強以十日所當授書盡之輒又
誦人多異之二十舉於鄉又三年登進士授南京禮部主
事改進兵部員外郎還復爲禮部郎中官南京八年所日
與呂柟鄒守益顧應祥華游工詞賦名籍甚陞按察副使
督江西學江西爲貴臣藪諸造請一切報罷以是不能無
嗛意會九廟災嗾言官論調之時徹笑曰一博士長應天
道耶尋得白補山東以故官飭治臨清至則盡持風裁罷
使客額外供重錦文廚剖決風發又時申束約境上毋得
容尺刃寸鏃入境絕剽攻督所部稱治轉福建右參政閩

徭故無準乃衡準着徭書以式來者遷雲南按察使多辨
冤獄黔公釀怒釀者與抗利囊三木以徇時徹道問之日
釀旱不當釀時徹曰釀無預旱破而縱之遷山東右布政
使時左使以疾請告代視篆凡案如洗吏自逋復署者五
十餘人外艱歸服除補湖廣時有苑變諸司出入陳兵衞
時徹獨否曰誰敢干天子法也諸冗散當滿不得去鶉衣
而俟命時徹憫之謂孰非臣子乎趣吏治移一月而得滿
去者百餘人又常脫屛吏戍并釋連坐六百人臺臣無以
難也遷河南爲左布政使諸內賦首至即驗入之日毋使

居亭鍛工窟民也巳微其道里費而官輸之塞曰毋使道
路虞民也王將軍當須祿籍封之人自爲授受曰毋使國
臣得侵漁民也有損吾任之守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行未抵川而白草番攻陷堡寨殺裨將人或謂撫之便時
徹奮曰蜀獷僻不以此時一伸法將柰命吏何乃率搗之
克砦寨五十餘處斬首千餘俘獲五百五十餘人與降者
約出賦視內地擢闕進兵部右侍郎治如故巳又平馬保
番賜金綺巳又平叙瀘蠻以中蜚語罷歸尋入爲南京刑
部右侍郎未上以敵警召入兵部是時仇鸞挾重肘腋間
藉寵勢張甚既巳奪侍郎商大節兵又勒使聽約束大節

疏劾之不勝下獄論死淹繫而時徹毋與鸞議左鸞惡之
當出邊挾時徹從治兵欲遂中之而鸞病疽死於是爲白
大節寃且當大用會大節部兵上書請得復以爲帥時徹
署部事如所請上大怒謂帥生死由其部卒耶且責其無
若餞二秩適內艱歸倭寇起東南起復爲南兵部尚書倭
有勁者僃百人轉鬬千里所抵皆奔潰至南京郭外時徹
發兵出禦之不利方調兵逐倭而嚴世蕃夙惡之搆勒致
仕既歸益肆力文章所著述不休毋弋釣山水張宴樂與
文士爲詩酒之樂者二十四年少時其族子邦奇長時徹
十六歲先入翰林爲庶吉士以經術行誼稱天下時徹方

髫見其父曰叔父其代與哉邦奇爲南兵尚書時徹尋經
之人以爲代與之言大信
喻時字中甫别號吳皐光州人成進士爲吳江令吳江巖
邑戶口財賦甲天下吏緣是得乾沒爲奸時則嚴句校具
得其狀始爲㮚法提衡之秋旻稅以限上毋事敲撲力役
以則應以時毋待號召鄕小民鬬鬩毋復之三老就時片
語立决大者笞遣之各自得意去臺郡國下訊諜及他利
害關白錙一大櫃中手自封發吏亡問不得事也即不敢
望得一嚬笑以少見指而鄕小民亦不復知有吏治不爲
操切撫按巡郡邑時有所刺促皆取大猾吏治警之竟時

任無敗墨吏卽諸按部抵吳江亦不問吏及大猾每日令
治之久矣以治行第一徵拜監察御史屬敵欲求貢或謂
敵狡紿我且事體大弗許便時疏曰毋爾也敵以虛紿我
而我遽絕之是授彼名也敵以實輸我而我逆拒之是創
彼心也我且又代爲夫不爲彼先不爲彼後內固吾守而
外探其幾此在一才邊吏任耳又條備敵十四事奏之上
皆嘉納時嚴嵩初得幸有墨聲時抗疏論列謂其人險而
獪久之且亂天下業巳上卽素服候訊北闕上心動時言
而難去嵩勿究視醝河東屬歲旱時禱雨旱弗利民而當
饒得醝或強時毋禱曰國以民爲本吾不忍以吾職易吾

民竟禱雨立澍歲大稔而鹺額亦不虧嵩日益貴用事乃移疾歸會內艱服闋守故官出按蜀自嚴厲操守有風稜即方面大將骫法不徇情糾彈之窮治亡所縱舍汙吏望風解印綬去蜀以大治一夕夢數百人焦頭哭請救次日問所部則有大火飛渡江爲災延千家焚死者不能殮時調恤甚爲設薄奠夕復夢來謝如初還遷應天丞轉太僕少卿俄以右僉都御史撫眞保日夜拊循具吏民練兵實選將扼險敵騎入犯距浮圖峪十里覘我師整而和逡巡引去亡何改督操江佐南臺數上疏陳便宜討擒大盜范然朱艮𠃌等振武營兵驕再倡亂時奪其謀進左副都御

史督漕運時故常爲令屬江南運爲四議以請其大指約束長賦者毋私兌留減存料銀添給運卒行糧改徵腳直詔可著爲令時益精勤於職爬搔垢弊殆盡籍羨餘數萬計皆上之朝時人爲謠曰鼕鼕鼓下長淮眞若翁青天來偕提督陝西三邊軍務至則獎率將士出邊逐捕首口百餘馬駝牛羊稱是口吉能賓兎台吉入犯時合三鎮兵徼破之獲首口五百餘又以延綏兵擣口獲百餘級三上捷敘白金文綺進食二品俸入爲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上八事其嚴補督禁奸詭定編汎於戎政尤切敵入犯京城時佐大帥鎭遠侯營於郭敵不敢越而南手詔慰勞賜王

食法酒尋改南兵部侍郎會尚病在告而時撫武選單政進其屬矢天諭之一時翕然稱明考績至家有嫉之者史以浮言詔候別用遂歸里居三年召爲南戶部侍郎督留儲時業已病強起供職踰十四年日明注選重部運介解納分水兌詔次第行之竟以不勝劇卒年六十五時好爲古文辭源出盤庚周禮追步喆匠世謂之喻氏學

洗啟字子由吳江人啟弱而爽發爲諸生時聞儁有聲常構失產勢家且訟且讀書訟勝而書亦就舉應天鄉試更七舉始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世宗當幸楚所從水道則南京具諸樓船以從具而上或改道耗縣官金錢不貲而上猝至且獲罪尚書周用意疑之以問啟啟曰召勑買

材於龍江關忌驛傳上所從道以日計册可立辦夫舟回歸直於商不損而歸材於商不難也已上果從陸得不匱木需用乃大質啟中官請修皇陵錦衣朱指揮往視之肉書朱景請啟與偕往朱指揮訶啟竊有請也錦衣故當避部曹而指揮秩高於曹郎請以秩坐啟唯唯朱指揮大悅有間啟曰竊亦有請於公太祖制皇陵毋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不能無動主而死可畏也朱指揮色懾曰請如教見中官人啟具以前語對朱指揮從旁史之乃慰傍道差以報所省役巨萬萬計蓋賢啟不以官稱而恒稱爲先

生當三歲考北上京師餞於郊曰主事固不當餞自爲賢
士餞耳考最留爲刑部主事歷郎中時尚書聞淵積巳賢
啟而啟後先所承詔獄三十餘事讞定情法間至損上威
以信所守淵亦時時從中調護得不罪尋陞紹興知府紹
興轄縣八獨會稽新昌蕭山田與賦左累其長至貽產以
償啟平其徵而役之里俾輕而易完人人稱便郡田於山
多苦旱室廬櫛比苦火又濱海苦颶爲虎者啟禱於神颶
應至虎徙爲颶渡海去其他政績往往數是而買船之議
起蕃舶客許棟王直輩挾萬衆雙嶼諸港郡要縉紳利互
市陰通之而持上吉凶喝之且授疏稿曰公第上必郡受

其利而公得善遷啟持不可縉紳怨之刺骨陞湖廣副使
時督撫侍郎張岳蜀紀功啟即請從軍中往岳不懌曰撫
至不若道戰危事一旦叵測奈吾何啟起謝曰故事也卽
不在行而以級請賞誰爲辨者遂與監軍張副使偕之軍
所卒狠跳挾一首至云此黑苗酋某也公訊之黑苗酋某
久若功而此僅踰冠必詐也監軍不自得引去俄而黑苗
酋某復出抄掠監軍乃前謝曰公實得我時官兵利級賞
多所縱殺啟令生獲口與級同自是全活者甚衆岳亦嘗
賢啟且欲薦啟大用而以守紹興他事罷前後四爲南北
曹獨守郡監司五受其長知而其長皆海內稱名臣碩德

皆大賢啟然不能勝其郡之要縉紳與一二用事者知者
寃之既歸築室仙人山結詩社以自娛快出入俛素若不
爲官者其教子弟治經術孝弟力田斬斬有法不輕出入
公府而使者千旄以時至詢卽爲露見利病佐其守攤稅
巳佐其令築城度行而有私損勿恤也性孝義急人之難
甚於巳常與計偕還道遇其師虐生病傳其從者舟人皆
舍之啟與共載且夕護視湯藥未抵舍而愈竟不染也
卒年七十八至老視聽不衰啟博學無所不窺諸經子史
陰陽律曆水利洪範紫微堪輿家言而尤邃於易所著有
家居稿南北稿西臺評稿越吟稿楚吟稿鷄巢嶺稿南廠

志南船志收越議略吳江水利考杜律七言註[illegible]
若干卷
陳堯字敬甫南通州人幼而穎異就外塾日誦千餘言即
他兒所受書耳之皆成誦甫髫工屬文知通州高鵬得其
經生業異之巳偕諸生試文益奇爲飯齋中鵬間謂媪有
寧馨兒可念也蒼頭出漫語是且入見夫人見必一叩首
堯怒叱之曰唉吾豈汝曹抑項人耶鵬問而得其故愈異
之撫曰生自愛必爲國羅駒冠舉於鄉名聲驟起然困公
車者久之顧於文益工尋從呂柟游反而求之身心之間
純如也成進士隸事工部時議爲獻皇帝立廟於大內世

世勿遷部尚書以試尭尭乃上議謂禮緣情者也而制於
法夫所謂勿遷者德祖也太祖成祖而三也獻皇帝之世
次則孝宗也其廟宜以孝宗祧則亦祧而藏諸夾室俟大
袷則並出之尚書弗能用然心韙其議授都水主事當治
清江廠遷部郎朴春內賢尭欲引以自近而不得尭旣之
任有廉勤聲好讀書思以著述自見其所論白改鑿黃河
之上游違灌口以達清江而沮於都御史不果後都御史
檢故牘行之世世受河利歷營繕郎中時上方勇於宮室
之事無虛歲而將作諸僚且緣以傳功賞尭獨務爲節省
建沙河行宮尭與一主事監之主事欲徵商尭爭之不可

乃日事畏相撓請得分半而任之尭所任獨不徵商主事
亦不敢征也迄工畢所省金錢以數十萬計已復見大高
玄殿尭入視工籍曰何多也汰其十之三已又視工直籍
曰又何多也汰如之所汰率多中官之私人與虛直度無
如尭何則更日尭曰陳古人陳古人云所省又以數十萬
計工完當上功籍尭獨辭尚書意甚恨之比奏上獨不遷
从之擢知台州府比至掃去一切供億所讞決以情衷三
尺而行吏抱案堂皇受成事伍伯持梃兩廡惴惴至日旻
不得一飽然率以善謝去竟尭任無嘗蹶者暇則延見諸
儒生講說經義遇旱禱雨輒澍歲獲稔如是者屢上治狀

第一而鄉貴臣中飛語調知南安府郡當領南孔道香藥
犀象之類故守之市之若餽稅者尭併不復市尭所領郡
多佳山水數從其賢士大夫游以其不好飲相與稱爲醒
翁作醒翁亭以配宋歐陽修尭亦因自號云踰歲轉長蘆
轉運使時鹽課歲不登尭白其御史云私鹽禁不厲則下
鬻官鹽者不爲官鹽利便則驅而入私鹽其要莫若嚴私
而寬公所謂嚴者若而條寬者若而條御史是之課驟增
至萬餘而商不病居長蘆役五載人意尭不能無望尭笑
曰我何望爲郎薄我而以中大夫佐人主急哉遷廣西右
叅政二載遷貴州按察使時三殿災所採木倚貴州兵民

不勝力尭爲畨畨之議以紓其劫布政使用苛法採丹砂
貢都御史議開永寧銀池尭皆力持之三載遷雲南右布
政使未上移廣西左其再至廣西也吏民鼓舞相慶時靖
江宗人無慮千計率童而祿於官尭曰天祿也非朝命不
可他郡兵歲五百戍會城浸溢而倍者三尭悉勒令如原
數諸降湖徙粵者世廩已別子則以報効世半廩已又其
別子則又以報効世半廩尭第令廩及身而已所裁省幾
賦役以萬計陞右副都御史撫四川嚴嵩以非其意調客
曰彼何人也而亦劉帥尭聞之不爲動旣而嵩以論罷六
畨招討楊氏死二子爭立勢且用兵尭曰無庸也移檄

其嫡長符遂定安民相習爲白蓮教至聚千人有欲捕以爲功者堯第致其首抵罪衆皆解散滇大酋鳳繼祖跳之建昌滇撫移文欲堯擒之堯曰建昌去滇一水而兵不渡將嫁禍蜀也悉之則竄獸且挺緩之一夫力耳繼祖覘知堯亡他意東身歸其不貪功名先大體類如此遷南京戶部右侍郎未上改工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常議修高郵河堤當用石堯曰石所從遠而湖力薄不至嚙多樹木隔以板而菱土實之費率省半又鑿淮徐之河負三萬金召爲刑部右侍郎未代而景恭王自楚返塟輜重千艘而漕艘後入之黃河徙道者百二十里堯憂之甚選一大

校探刁陽湖得故漕道舟自瀆口入轉而達湖陵亡所失堯既得代即移疾歸再請不允轉左侍郎請益力許之母尚在生事死葬邁恒常堯天性孝友嘗以餘俸置丙舍負郭數頃既而念其仲冠叔完孺悉畀之冠有子大壯成進士完亦舉鄉貢皆成立堯他亡所好顧獨好書雖老持一卷不廢有治河副使梁巡鹽御史張皆出堯門每請所託謝無有則爲梁言通夫役若第寬之可活數十百人命爲張言通有言舍而領眞州鹽不便任之可蔵減民數千百緡二人唯唯行之鄉人皆感焉堯後先持憲以嫉惡聞然嘗奏記大學士徐階曰天之生大賢大不肖僅僅耳即中人賢而中人者有志而未練則見欺有才而無施則見棄此兩者稍使之近賢苛責之近不肖姑置而觀其後可也階善之卒賜祭塟祀學宮子大科成進士爲河南府推官文學政事有士風

史官曰張時徹按滇能雪冤獄帥劉多戰功所至有聲績而扼㧖不得竟其用喻時筮仕吳令即赫赫循治辦聲係列東南財賦可運諸掌首劾嵩相識蹈辨姦尖洗敵壁厲風發應事明敏獲上而不能諧下負介志焉陳堯著績水衡通工恵商其所省將作河堤金錢以億計皆優[illegible]劃之才不束于流俗有爲有守之臣也詩云或哲或謀或肅艾

又諸臣有焉

史官傅維鱗　纂

列傳四　名臣傳十六

翟鑾李時傳

翟鑾字仲鳴其先諸城人永樂中籍爲錦衣校尉遂籍錦衣至鑾而始讀書以孤童善屬文正德中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預纂孝宗實錄成當增秩而閣𡍫抑之與其儕俱外遷鑾得刑部主事𡍫誅復舊官滿九載進侍讀主應天試世宗初以選侍經筵日講鑾長身玉立美☐止工進止上固已目屬之預修武宗實錄成進官時侍

學士董玘超爲詹事府詹事而鑾得學士雖以久資故而大學士費宏欲拔以與張璁桂萼埒甫十日而推南京吏部右侍郎鑾以次後得之上忽心動曰是安可使之南因罷弗用再主順天試擢禮部右侍郎仍日講上所以慰賜往往同尚書而會閣臣缺命廷臣會推上意欲用新貴人顧所推皆耆碩上弗悅也命再推始及鑾上不得已用之俾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直內閣首輔楊一清頗以鑾爲後疑上報曰用鑾於顧問差得益耳未幾竟用張璁爲尚書大學士出鑾上久之賜鑾銀記二其文曰清謹學士曰繩愆弼違佑以勅諭俾參封言事時一清位高而輩前☐

幸用事時有所陳啟鑾塈塈而已上詰之則曰聖德無可獻替上以是心易鑾而鑾獨謹身自守明倫大典成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又久之始進武英殿後王者輒屬鑾上累加至保傅鑾前後六年故自如也上建無逸殿於西內命鑾與輔臣李時坐講鑾講詩豳風七月之章賜宴賚又賜縱遊苑中使中官持紅藥於帽懸蜀扇於帶俾賦詩稱謝賜飛魚服人以爲榮時內製服除而鑾家故貧其在政府不以苞苴名既久不召至不能自給上旋思之而時議南狩臭言當扈從顧鼎臣若守上曰北敵且伺間而動柰何鼎臣請延推重臣按行九邊以兵威懾止敵上不

應已而曰吾得之矣翟鑾自內閣出足稱重臣也賜家居克行邊使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以往賜蟒衣金帛一切得便宜行事總督鎮巡皆聽約束鑾乃齎內帑金二十餘萬自宣府西巡至大同益西入偏頭關保德州渡黃河歷清水營入榆林仍自花馬池而西抵寧夏由莊浪涼州越甘肅盡西嘉峪關而止還歷鄜延取內道出潼關以東撫保定轉自遵化永平出山海關至廣寧遼薊門喜峰燕河太平馬蘭諸鎮所至宣上威德散金錢以賚士練兵保臨其在宣大則與總督尚書毛伯溫議築五堡屋成加太子少保賜金幣在喜峰則與總督左都御史劉天

和議拓關關成子一子官中書舍人還復命仍以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上所以褒諭有加再諭邊斬級功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鑾以輔臣出行邊邊之文武大吏咸橐鞬出迎儼儼望顏色鑾一切以寬和待之遂至監司而上皆盛供帳酬飲謔浪至連日夕甚始而畏中而悅終而狎且易之歸橐皆盈而清素之風衰矣尋以二品滿六載進太子太傅賜玉帶蟒服以陝西捷加少保安南下賜金幣及俘奴夏言既以忤旨歸鑾代為首輔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滿三載考授光祿大夫柱國鑾頗以溫厚同上意上嘗怒言官奏事不實鑾徐對曰彼豈能許風聞故

耶為之解又嘗從容語邊將鑾曰邊將驍勇者多所見無踰於周尚文小過嚴耳上曰卿言之善嚴固當以寬劑也尚文果為名將常以所厚門生張椎一為吏部尚書許瓚欲調之選曹為瓚特奏上兩不問而為之斥選部郎以其誤許瓚也鑾在內閣前後垂一紀居其上者若楊一清之巧張孚敬之強夏言之倨俱貴重有勢力鑾皆以柔道承之故得久自安而其為首輔則嚴嵩次之其材謂藻飾皆遠出鑾上又能以勤敏結上知上所以謀揆錫賚嵩者時時越鑾而致厯對以鑾用事久不忍棄也而鑾猶用故事持嵩下所遜避嵩漸不懌至鄉會試而以其子中書舍人汝儉太學生汝孝廷占高第物情洶洶嵩尤忌之給事中王交等因而劾鑾鑾奏辨上大怒會鑾不候處分肆行擾瀆屢以直無逸為辭罔同夏言禁苑坐輿罪止一人全不知懼以肸不早朝並君行事二子縱有軾轍才豈宜分明並用下部院參議疏上因盡奪鑾官秩併二子削籍為編氓旋以困厄死年七十穆宗初其子疏請昭雪詔復其官諡文懿子㕘進而二子卒不得牽復一子汝儉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李時字宗易河間之任丘人父嫛舉進士累官山東右參政致仕時生而端重沈默有大人度三十餘成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纂修孝宗實錄兩同考會試進侍讀加俸一級再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主武舉試再主順天試世宗初侍經筵日講同纂修武宗實錄遷禮部右侍郎修睿宗實錄充副總裁俄以母憂歸服除為戶部右侍郎復改禮部轉左侍郎遂拜尚書時素以寬厚不立異同得長者譽而上自講筵故已目屬之既擢尚書則上與少傅張孚敬相推明大禮後則采用都給事中夏言議大者如四郊分祀而祀太祖出太宗進獻帝令皇后親蠶裁定孔子廟祀時奉行而已度有所不可則稍稍持諍然亦不能堅而上以其終長者意安之賜玉帶尋以四郊告

成加太子太保俄進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加少傅孚敬
方得罪歸時入即居首位對文華殿面見上諭以事天安
民修身講學一切毋負簡委裨益聖治即命充祀儀成典
大明會典總裁官上於西苑建無逸殿成而御之賜時坐
命講周書無逸篇大學士翟鑾講豳風之詩談宴甚歡且
引見章聖皇太后賜白金文綺俄而孚敬復用時居次敗
兼吏部尚書事孚敬甚謙亦不敢有所抵牾而孚敬意更
不能容如議孔廟及言官為恩獄咨疏諸時出異語以微
結物情上亦不為動嘗星見條陳三事曰務安靜曰惜人
材曰慎刑罰且請有大禮大獄諸臣報聞上與孚敬務以

刻核嚴切為惡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救解不少始時
在禮部上賜銀記一其文曰忠敏安慎至是寘之閣中適
失之疏請罪上弗問特為補鑄以賜久之加少保冊皇后
為大禮副使上在位久益明習政務當召時與尚書夏言
從容品騭諸大臣材祕皆精當時歎伏以為非所及孚敬
得請老起故相費宏代之輔兩月宏復卒於是時始居首
累賜飛魚蟒服麒麟服上謁陵命時等扈從途次供張一
切出尚方朝夕驂乘以備顧問禮成冊繇奉母后泛西湖
時與侯勛尚書言數侍前導復命泛舟西苑之太液皇史
宬成加太子太傅累朝訓錄成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
九廟成加太子太師予一子尚寶司卿尋進加華蓋殿大
學士昭聖既以尊重失上指而其弟延齡復犯大辟章聖
與並列而取為之下既各居慈慶慈寧二宮矣而章聖亦
不豫上忽諭時以慈寧宮多不肅欲令居地待邸歲時朝
謁時皇恐不知所謂第云聖母莊和寧佳遠追皇上膺社
稷重寄豈宜遠出凡持之者再三而上始謂昭聖實為巫
蠱且欲行大事時益皇恐不敢明所以第云臣萬死不敢
聞命上亦止常從上幸九龍池有民婦號而訴其邑者上
震怒欲逮令抵法時爭曰此風不可長也令付所司核治
而當民婦犯蹕罪上許之時為相于親故間有所庇徇然

亦為老成詳謹以體肥不禁勞得疾卒年六十八贈太傅
謚文康子坦舉進士為光祿少卿先卒
史官曰昔姚崇相而盧懷慎伴事推崇遂有伴食之目翟
鑾李時蓿鑿不及懷慎才又遜之而俯出俯入皆一時才
相其不為伴食者幾希矣時有守多所救正力拒昭聖之
誣兩宮宴然時之隱德也

景暘傳

景暘字伯時少產揚之眞州尋徙居金陵爲人襟量弘雅嶷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閹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爲阿者暘及何瑭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若謬言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愼

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旣不得成敗厭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也已夫語弗愼爲誇爲毀譽爲誕爲凡近爲諂爲易爲飾爲謔行已弗愼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淫邪爲率易爲苟且爲徇媚爲薄居家弗愼爲兄弟妻子媵女廢童僕輿皁里閈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恥能無怍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況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譽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於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爲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覲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暘曰朝廷官人敢自擇邪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暘於請託壹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餼廩私

益以斛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眞州病卒易簀之地卽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暘爲人篤于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燗然舊疾如失人謂其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暘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暘哭曰曩業心許之恐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蹀蹀行旁觀者率不能堪暘自若工文以意勝恥事鉤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達意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韙其言所

著有前谿集若干卷

史官曰賈生爲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近世視爲冷局類以詭偈自放而賜爲詞以自尅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應仕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唯身家是營聞賜之言可以愧矣

劉天和歐陽鐸傳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少穎則十歲能屬文十五從父進士璲令豐城命天和從楊廉談理學因以古人期之嘗告其父曰此子資實可與進道二十舉于鄉天和爲人長身玉立顧盼偉神三困公車游太學人爭友之成正德三年戊辰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居二歲餘會武宗誅閹瑾于臺臣多所更置天和以茂異徵拜監察御史出按陝西前是鎮陝太監廖堂貪横甚而其弟鵬官錦衣表裏爲奸及天和當出鵬候邸中甚口肩爲堂請一日歉天和正色不之顧既抵陝首榜堂不法事於衢飭諸司毋曲狥而又

縛其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爲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天和亦冀其貌悔小寛之而謗書則陰上矣會癸酉監鄉試事而鵬素奴事錢寧從中道地堂謗書誣天和詔逮天和既就繫堂使所親信詗㕭校卒且啗之利以求其心焉長安吏民萬餘人慟哭擁車車爲軏不得發顙聲震地壯者至掊挺求堂欲搥殺啖其肉堂恐杜門引避咸寧民郭鎮等竟死車下堂遣親信尾天和行欲酖以滅誣而其豪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齧臂爲盟護天和所過舍傳必遍視食必先嘗堂所遣尾者不得近竟以免入京下詔獄帝臣寧入鵬嗾考掠其罪不得遂長繫於是給事御史俱疏救出獄

論金壇丞十年乙亥遷爲令有治理擢蘇州府同知陞
孝豐大盜湯毛九等倡亂撫按檄天和往蕩平之陞湖州
知府亟謝則尊禮一隱碩德者與謀政所當先後折徵均
耗賦其民大悅以擬前代湖守晉謝安石唐顏淸臣宋文
彥博凡六載世宗勑考績天下第一晉山西按察司副使
督學校以母老乞歸養家閒時仍故官督陝西學校嘉靖
六年丁亥遷南太僕少卿尋改太常卿以其年爲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督北畿屯政乃條所以當革者五曰指赴曰
占役曰溯賜曰派擬曰侵漁所以當興者五曰開墾曰墩
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又備禦者四曰明賊當處曰海

賊當防曰零賊當勦曰番賊當撫疏上以次報可行之尋
以母老乞告不許改督諸邊糧餉尋改撫陝西天和前後
凡三撫陝其一切利弊興斬若鏡燭首疏鎮守中官當汰狀
罷之因嚴申守令不經於豐者三十餘事民又大悅毋出
則共相指曰此吾罰者擁車公耶何吾奈之多幸也出師
洮岷叛番阿十二族獲甲首三百敵倍之巳又平湖店大
盜礦其魁論功賜白金文綺巳又平漢中妖賊悉殲之凡
再乞依侍養其不允進右副都御史仍撫陝西十一年壬
辰內艱歸憂毀踰禮以終喪詔許之服闋時會黃河驟漲
徙壓濟而徐皆涝溢不可以漕乃起天和以原官總理河
道比至晨夜改舟車爲梲搆探求盡得其利便濬淤以故
導濱以新疏汴河自朱仙鎭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又
疏山東七十二泉自兗㠶諸山達南旺河濟其上流役夫
僅二萬不淹時而河工就天子嘉之晉工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仍其職是冬召入理部事未受代丙申春遷兵
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至則申軍
令豐儲侍廣埋塹選鋒銳飭甲械士氣踴躍思劾是年七
破敵明年丁酉十一破敵又明年巳亥又十一破敵所上
級多至二三百餘少亦不下四五十上以屢有功推恩加
右都御史再加左都御史其侍郎俱如故進兵部尚書則

都御史如故其金幣歲至三四賜積幾數百千巳虜酋誅
敵吉囊將大入萃群帥而誓之大出賜金爲牛酒犒士醵
二寶劍堂皇指左劍曰將不用命者徇此指右劍曰卒不
用命者徇此敵衆果大至狄詐乘我師酣遂埋登焉天和
前巳圖警率所部夜行八十里抵花馬池即故壘營之敵
錯愕不敢犯引而西天和召諸帥二三詰得其狀立斬以徇
衆皆股栗遂奮擊敵會天大雷雨敵弓膠皆解馬蹶蹶泥
濘中天和以所徵延綏兵搏其左寧夏兵搗其右固靖兵
擊其鋒親以大兵尾之強弩火礮四合敵遂大敗走梟首
首及強敵五百餘級敵人畜器械無算捷聞天子行告廟

欽至禮下書褒予甚篤郎軍中策拜太子太保予錦衣正千戶爲世官賜金幣踰等尋加少保改南京戶部尚書工何入爲兵部尚書督團營時中官大將多所私役服其麋以空名予營天和力欲清之而諸共事者爲首鼠臂螳以尼天和天和鬱鬱不得志會報敵將大入天和日夜治軍不休因以成瘁疾敵去因懇休上答而許之賜馳驛歸歸四十四年乙巳十二月卒贈少保謚莊襄遣官諭祭塟天和賦性忠孝歷官三十五載修絜正大家無長物所著有聞水集關陝奏議安夏錄督府奏疏若干卷詩文多雅淡可觀

歐陽鐸字崇道別號石江泰和人少穎卓四歲能盡識雲臺二十八將名氏六歲受經輒成誦十三工屬文踰冠登鄉薦明年成進士自是力爲古文辭而尤精治經史曰其退可視身而進則牢天下者授行人上書論時政語剴切報聞尋使蜀蜀王奇其貌欲自結厚遺金帛㲉皿鐸一無所受曰使事有職不敢以私拜王賜歸下峽舟泊於盤渦欲覆衆叫號不已鐸神色自若徐命取羅物投之渦殺其勢而會風怒泊舟於灘以免人自是服其器量遷行人司副陞工部員外郎中時有鎮清江中官假寇警請得如江西故事督軍務疏上請大臣皆茅靡鐸時在郎署乃獨持衡大臣問曰奈何無事而弄兵以邊鄙我中土而要節鉞夫中土無大兵節鉞不輕假中官不當妄帥勿聽便大臣賴其強乃已其事鐸以便養乞南得兵部武庫戒藏吏懸隸直以待至則給之毋得先顯者其顯者亦毋予羨諸曹署甚稱之時喬宇爲尚書賢鐸至引以自副每語輒達丙夜曰吾老矣固當讓歐君也出爲延平知府鐸思所以易其俗首下令禁驛祀淫祠故數百十所悉撤以其材葺學宮里一建李侗祠館諸儒生文治彬彬矣禁死者毋久匿弗塟塟毋張宴毋得爲佛會民翕然從之司禮太監蕭敬其隸民外謬爲共謹而群從子弟多丞郎緹帥諸舍人子

里居暴橫時強買民田而遺其賦列肆櫛比侵官道至不能方軌民苦賦爭徙竄鐸歸賦于蕭黨曰奈何重困吾民也已又正官道界斬其餘椽曰後爾我盡役而肆矣已又得蕭氏奴殺人狀立決毋所縱舍人子憤跳之敬所議之敬大恨曰令乃魚肉我一旦失上意吾無歸地矣謀中以危法將爲緹騎逮吏尚書陸完微聞惜其才舉構繫劇改調福州鐸嘆曰彼亦有大璫在將冀我奔也竟投劾歸部留檄鐸上及上而鎮福太監尚銘果盛氣以待曰蕭公誠貴人無奈桑梓何吾而帥也鐸不顧裁減其橫需且半郡有祭嘗須脯故事益市肉肉且及其客咸徧勿爲市肉肉

亦不及客銘恚使隷委肉郡庭而去鐸陽喜謂諸吏曰尚
公毋以若相禮而勞苦耶趣分肉詣謝銘益不自得會迎
春鐸又飭其宴劇銘益恚因謁次庭詰之鐸不爲動銘至
出嫚語鐸徐拱手曰公以臣子恐爲是言即上聞得無
不可耶遂趨出而城中士大夫爲鐸陰喝銘客曰府君盡
得而奸私矣已則曰吏民爲府君持若錢而橐矣客大懼
語銘以解而鐸益自厲爲苦節覓省刑役牧養小民肺石
之鍰不以自供皆備廢賑至絕一切會賚銘廉得治狀自
愧服舉治行第一嘉靖二十癸未入覲賜綵幣羊酒明年
擢廣東副使督學政滿三載陞雲南右參政未上召爲太

常少卿是時世宗方有事禮樂議建南北郊改太祖之舊
下群臣議咸唯唯而鐸獨以時詘未可報大爲人望所屬
遷南京光祿寺卿上六事皆爲官節省援乾沒稽出入上
嘉納之著爲令尋以繼母憂歸服除即家拜南京左副都
御史督操江兼僉院事會役以外數不果上服除召補前
職未幾改撫應天十郡督糧儲頃爲吾不處他郡獨虞蘇
蘇以一郡漕餉天下半即不給奈何厥困雖上下伯季也
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是驅而蕪也于是議均法
請於上比其最重與最下者而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
者爲遞減耗米派輕齋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爲
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
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奸巧無所容逃竄漸復而鐸又令民
歲以田出役錢僱役毋得仍十年舊裁省鄉置濫費定收
納凡數十百條推行之無害民大悅時顧鼎臣在政府以
書貽之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千石然爲百貧家減十
石鐸惠政於十郡非一而獨於蘇者又獨於田賦著是時
章聖皇太后梓宮祔顯陵道經所治鐸第籌飭守令將佐
儲粮備除戎飛廣游徼毋令梓宮有他而已問所以待山
陵使者鐸曰使非徽侯中貴人耶此有司事非吾任也既
事竣所經由撫臣以次受賞山陵使獨劾其不飭鐸既已

遷南京兵部左侍郎猶奪俸上雖以山陵使言奪鐸俸而所
遣詗者交得其治狀以聞上心識之云何吏部闕右侍郎
以應補者請不應凡再請再不應而特用鐸其入佐吏部
當考察鐸佐其長務以精核行之不阻勢不修枝其斥黜
以否不以毀人皆服之九廟災大臣當乞休鐸引老乞罷
上以其不老而僞老怒許之明日即束裝辭就道人謂公
姑緩上姑怒行且召矣謝曰夫弗敢留召弗敢稽人臣節
也彼知我者以我爲恭不知我者以我爲懟及歸卜武溪
之勝搆竹武草堂讀書休咏其中甚樂也可二年所有薦
者累二十餘疏鐸不動已而寢疾其坐瞑目不語而卒卒

之前一日有光起旰武若落星越木蜀江而墜故若年五
十八
史官曰當世勳將入王與端居宮室而能親裁章奏京阿
封壁不予吝有以損故劉天和不免于廖堂之手而歐陽
鐸得伸其志于鎮閫之二豎員以威福不測有以用其心
也天和著功西邊士畏民懷成樂為之用如廉頗之用趙
人交歐陽撫叟曳至今思之守其賦法不變雖田疇之歌
何以尚諸

徐階傳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元年壬午舉於鄉明年賜進士
第三人授編修會張璁議撤孔子像下儒臣問狀衆莫敢
持異階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上以不奉詔罪之謫延平
推官至則毀淫祠刱社學清久繫獄囚以文致入者咸得
平反盜阻尤溪為亂監司以屬階乃設方畧窮其窟穴旬
日而獲其渠魁并餘黨百二十人滿三載遷黃州府同知
未任擢浙江僉事督學政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政
會皇太子出閣選宮寮入為司經局洗馬兼侍讀久之進
祭酒為籍籍諸生淑慝月朔延誦之以吉服受淑緇素服

受慝籍然有曖昧失者多務覆蓋之諸生以故人人感激
相戒勉擢禮部右侍郎尋轉吏部故事吏部官率錮門示
重階以為不能盡人才破例延訪無倦署部事所推轂多
愿厚長者稍刻深儇旋者之人當大計所貶退能不以衆
口為定天下翕然賢稱未幾兼學士掌院事尋擢禮部尚
書時敬皇太子薨階議塋禮稱上旨上察其慎勤召直無
逸殿階遂累請立皇太子不報二十九年庚戌敵薄都城
中外震恐階請出戴綸李珍於獄復其官俾激憤自效又
密言敵間潜入請上還大內備非常上雖難於還而心念
其忠會中消階敕歸為敵乞貢上幸便殿問群臣階曰賊

深入不許激怒許則探左券以責我臣請討緩之上曰俟
指階曰遣辦士風諭以無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
於羈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返久曰我備完而兵益集敵且
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必得所欲上稱善因請上視朝會
廷臣議廷臣皆言貢非敵始意許之愈一小伏耳而[illegible]
欲長敵志不可枯數日勤王兵集敵亦退時聶豹以副使
坐法戍豹曾令華亭階悉其才曰欲威敵非豹不可即日
爲起行伍爲都御史階上言延安卒善戰而雲中卒善騎
宜各用所長上從之時以朶顏三衛爲敵耳目請顯責之
階謂三衛導敵有其情而無其迹罪之不可置之不可不

若責以扞圉失職使彼易受而後撫之上以爲然當是言
便宜者率密諮之寖益任用吏尚書缺廷推階上曰階素
內直柰何中道而棄之外乎亡何方烈祔廟之議起初孝
烈方皇后自九嬪冊立與于宮闈之變有翊護功上德之
既崩一日上忽諭禮部議祧仁宗而以孝烈主祔廟階言
女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先殿別室上盛怒趣再議階
不得已遜言曰祧廟乃聖子神孫事臣子之心何忍頌上
親議無已宜做古廟數遞加之蓋太廟奉先殿各一室今
仁宗祧而后先祔或可上不許竟祧仁宗祔孝烈然天
下皆歸階議未幾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上欲寵入衛卒

階言其非計又請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實[illegible]
勇敢皆見納一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主會試
時倭亂東南上疏請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校北[illegible]
用軍典法而守令無悉及城潰矣後坐將校死而僅左降
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
令兵一而民百柰何以戰守併責將帥將校畏肝腑以死
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勸則餉時其
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智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
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又疏請罷浙江撫臣與更江南督臣
皆報許階念敵益逸士不得田畜宜大米麥貿[illegible]得而

戍卒月餉七錢僅易粟二斗時識何二麥熟石止四錢
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錢可出居庸抵宣府貴入
鎮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飽士卒
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上如其言給事中吳時來刑部
主事董傳策張翀極論嚴嵩罪狀嵩念階於吳張俱座師
而董又鄉人於上前其道本吉所以爲者上下三人於獄
拷掠無所得三人遂戍階復解嵩加太子太師嚴嵩所以
危者百端無如之何會上所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
宮隘甚階朝夕旁皇曰此豈至尊居乃請諭三殿餘材營
之數何而宮成更名萬壽宮進少師時嵩奸益露上久穿

階忠密札諮問亥午階所鮮及嵩矣居無何御史鄒應龍
疏論嵩父子不法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擢應
龍五品京職上雖退嵩而心憐之忽忽不樂手諭階欲傳
嗣令擬詔階謝不敢部奏歷應龍通政叅議上忽切責部
臣以應龍爲邪不宜官階力陳亦悟弗責輟嵩直廬賜階
階既首揆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
然想望風采初嵩在事操權自利六卿皆束手階盡謝却
之或謂非宰相體階曰夫操表啜以希望者而亦負舂荷
鍾耶前是奏功率賚閣臣階以爲不稼取禾無以示勸自
是報捷不復與賞匠頭徐杲有寵上欲崇以官保階力

持祖宗無是法無啟倖端上默然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
辭階小疾上親爲調藥溫諭諄切方士能顯等進長生藥
階力言不可餌又問階比日乩何以不下階謂此曹持紫
姑術實得於衆口而託之神語未宜深信上由此稍怠厭
方士語矣北敵由墻子嶺入犯通州報至兵尚書楊博以
上方有行宮祠鼇不敢奏而便宜令關門戒嚴敵阻白河
水掠香河階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敵果
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兵敗上創恨博不早計轉
危懼階從容言博悉兵情盡力於官上始解階以張家灣
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一裨莉始爲重

鎮穆宗在裕邸而景王來之國覬幸日冀奸人謀欲更樹
階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上下制
建雩壇及更興都故宮殿階第以藏匱爲言工遂已天下
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嵩當國令都御史鄢懋卿
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爲功遂著額額不登商多亡匿
急則雉經階請仍其舊流徙悉復而額盡登海瑞上書斥
乘輿上恚甚逮詔獄欲殺之階疏言草野倨侮然不過仰
恃聖明以死沽直名耳不如置之則彼訐失而聖德益廣
瑞獲免上久疾欲幸興都階力言不可至上崩穆宗即位
階推先帝意罷齋醮土木復諫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

及括退久廢者所草登極詔擧擧悉民利天下大悅階明
習典制中外倚重上欲幸故邸力言祖宗時非郊祀幸學
耕籍駕不出今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邸可乎上雖不
輟幸而以頃刻歸亡何御史齊康受高拱旨力詆階乃引
咎乞休於是九卿大臣皆爲之辯雪而臺諫因劾康及拱
拱竟去位康以遠謫而階少安時有中旨令館臣撰中秋
致語階爲先帝新棄群臣非宴樂時臣不敢奉詔上爲罷
宴上謁陵甫至齋宮使中官以意問曰祀在明日欲輕騎
一出觀形勝可乎階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
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悅祀畢始出觀上

欲以大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場勒中官習騎射階持甚力乃止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詔留慰加伯爵俸固辭久之乃視事上數幸南海子階諫不聽又與中使李芳忤遂稱疾不出御史張齊因劾階好刊六事階再疏辭允之還里杜門自守而高拱再起以舊事銜階拱知交爲吳監司郡守者皆伺階凡與階有睚眦怨者皆乘是侵之會拱爲張居正馮保所逐階獲免萬曆二年甲戌孫元春舉進士每戒之曰無蹈之地可以遠怨無恩之身可以遠謗咸謂名言十年壬午年八十神宗使使存問賜諭優渥階村而好學少從聶豹切磋理道後與歐陽德輩推明

王守仁良知之旨相爲磨淬獨屬躬行以抒經濟生平不置姬媵不爲臺榭之飾友弟惇讓肫肫無僞田宅錄廢輒以推弟姪十一年癸未閏二月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爲文有根抵嚴於法度

史官曰徐階事世廟之君且與奸相伍而能謹身近王納約自牖不府權不斂怨善處大事克厭衆心故前有嵩而不能養後有拱而莫之勝也然拱賢者何以相厄蓋嵩驕而階愼拱直而階婉蕭蕭也方員也皆不可同罷者也休休有容自古難之矣

胡松傳

胡松字汝茂滁州人幼即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論觀之喟然歎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少即負聲譽嘉靖七年戊子領鄉薦第一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擢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進郎中陞湖廣參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參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爲陝西參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擢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陞兵部左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不能

致捕設法擒獲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已方置于法故民莫不愛其惠而畏其威至搆祠祀松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猶有餘暇即聚經史求微詞與古參機考互必決於義暢而後已且日爲學如積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藩職掌簡僻值湖北拔苗鎮筸之變松紓籌策親授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賜白金綵幣其督學山西時松樹風聲明程術將以儲實材爲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會土酋入南地抄掠民舍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松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遽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

於是松遂上疏曰敵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猶懊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外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衂冐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寇安得不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堠曰懷攜貳曰蓄孳牧曰愼任使曰利權具曰廣閒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痍疊疊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上可其奏擢叅政協守鴈關上嘗語侍臣曰胡松可大用松以文臣一旦起言邊事人多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松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搆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

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時松同年友羅洪先唐順之亦以言事廢二人並有志學古者與俱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松之神情脫然也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松乃起陝西駐平京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爲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報軍食傳時松案發之賍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殺長吏松受命卽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其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寃獄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蘇息祢廣西賊帥張璉者黠慧獷猂爲諸酋長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群蠻時出寇抄諸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松之力居多云松勳隆望重不數遷爲吏尚書天下望松大用而竟卒松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輒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唯其所用爲文出入班馬其大旨本之程朱體格嚴峻有奏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

史官曰闕